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九册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六）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〇〇一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六）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荒政

宋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上奏曰臣契勘本路八州今歲旱稻多旱惟泉州為甚汀漳興化次之福州南劍又次之建寧邵武不至甚損臣所治福州自六月十六日蒙恩降香祈禱之後相繼得雨至二十七日大雨連旦連接至七月初四日方止其時雨勢闊遠詢之傍郡亦皆得雨露足晚稻尚可望七分豐熟祇緣本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糶今歲適值二廣更旱米價比常年增及一倍以上州縣閉糶客舟至彼者皆空載而還緣此雖是秋成之際本州米價全不甚減泉州興化其價尤貴臣方欲措置差人於二浙豐熟去處博糴又聞得浙西日來米價亦自頓長竟令疑惑未敢發遣竊恐將來本路必至大段闕食推時倉卒無由措鐵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沿海平江鎮江等處朝廷封樁米內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糴內泉福州各四萬石興化軍二萬石令逐州自備舟船前去般取仍元和糴本錢價認還朝廷臣詢訪得今歲江東西大熟米價甚賤却有傷農之憂朝廷若降指揮就彼和糴必不至虧損元數委實利便

汝愚又乞選江北監司守臣招納流民耕種疏曰臣伏覩往牒見古之人善能因事為功多致轉災為福其理非有他術亦惟所以勵之之道如何耳臣比聞江浙州縣自夏秋以來水旱相繼細民逐食漸多移徙往往去向江北諸郡蓋緣其處地廣人稀尚多曠土若有土著人戶因而接納使之耕種猶不至太段失所或者日復流徙若衆而富室之力不能盡給其勢必有狼狽道路之憂陛下深軫皇慈每令所在賑給若乘此際就選本路監司守臣中有忠實堪倚信者委令踏逐條官閑屋及寺觀屋宇權令安住外別踏逐荒閑田土及人戶請佃限滿未墾之田選擇利便去處措置與蓋屋宇竢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計口授田使之耕種其人父母妻子皆是作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盡力耕鑿俾無遺利其規向來屯田之兵老於行伍者其為勤惰盡不侔矣待其三數年後家業漸成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際敎之戰陳之法此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制臣所患者惟恐朝廷責其速效而所付之人不能久委于彼耳試御之以長策誘之以重賞毋俾少勞毋怵小費則事無不濟矣昔張全義為河南尹時經黃巢秦宗權之亂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邨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戶口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比戶皆有蓄積遂成富庶夫全義一刺史屯將皆匹夫當唐室大亂之餘集一時流散之衆猶能有所植立今以朝廷之力官吏之衆當國家無事之際而用此以習勞之人誠付之得其人處之盡其道而事有不濟者臣未之信也

汝愚又乞蠲放旱傷州郡夏稅身丁錢疏曰臣昨蒙聖恩令臣相度欲蠲減月樁錢或折帛錢如何得實惠及民事臣不量淺陋已具述管見當日實封進呈訖竊聞聖慈深以折帛錢及上戶月樁錢亦未必盡及細民以故遷延多日未賜處分臣仰惟陛下至仁如天地恭儉如禹湯菲食卑宮薄於自奉而寬租減賦之令爲民而下者殆無虛歲凡前後蠲減之數臣竊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矣方此連歲

旱傷。所在流殍未定，誠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若聖意矜以月椿折帛爲疑，則莫若將今歲旱傷州郡人戶來年身丁錢紬并第四等第五等稅戶來年諸色夏稅錢物盡數蠲放，使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有征催。自然人情稍安，天意昭格。臣區區愚慮，如蒙聖明采納，即乞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汝愚知信州，又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曰：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糴，則已居後，於是走糴發嘗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強有力者，又不肯甘受其饑，則攘摽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幸不致此，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實，則亦

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矣。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速降睿旨，倣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赴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廒，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積有備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荐饑之，心無自生矣。如以臣言可採，即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常平司同共措置，先次施行。

汝愚又陳荒政五事疏曰：臣伏覩今歲夏秋以來，雨澤不繼，傳聞近自淮浙，遠及江湖，皆有旱傷去處。陛下夙宵軫念，當宁懷憂惻怛之情屢形於溫詔，焦勞之意備見於玉容。始則齋戒虔誠，祈禱備至；繼又緩刑含禁，寬縱爲多，至於務稽薄征，惻分發廪，凡所以致天保民拯災救患之術，無不畢舉。臣智識短拙，何補涓埃，獨念蒙被深恩，備員列位，義當殫竭思慮，少報聖聰。是以不揆狂愚，輒陳管見五事：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其二審知所在人材；其三條具諸路事宜；其四酌量事體輕重；其五申嚴義倉之法。其間雖有朝廷已行而未盡者，臣亦不避煩瀆，輒申述奏陳，惟陛下裁擇幸甚。

其一欲盡取見諸路豐歉次第者。臣伏見已降指揮，令浙西諸州軍守臣各將所管諸縣疾速委官檢踏，目今旱傷并得熟分數，逐鄉從實開具申尚書省，甚大惠也。然猶未及浙東、江東西、湖南北及兩淮州郡者，蓋緣所在監司守臣人人各懷意見，未必能盡實申奏，致誤朝廷行遣。陛下觀此意趣，豈能定已爲人識爲檢踏之官，又皆觀望自營，兼慮遷延日月，致失朝廷事宜。欲望特降旨揮委逐路監司各具諸州大約豐歉分數，諸州守臣

各具諸縣大約豐歉分數，並限三日申尚書省，朝廷便可互相參考，莫得其真。若身爲監司而不知諸州，爲守臣而不知諸縣，致所申或有大段不同去處，亦可委官體訪，別議責罰，庶幾人人務實，緩急不致誤事。

其二審知所在人材者。大抵講行荒政，全在得人，苟任得其人，則必能仰體朝廷之意，每事隨宜措畫，表裏相應，不至乖疏。苟任非其人，則朝廷雖有良法美意，勤勤而督趣之，然或心志不同，或才力有限，亦鮮有不敗事者矣。臣伏觀近制，已委諸路監司體察守令之不堪倚仗者，至於監司一路之責，所係尤重。今賑發常平義倉，是隸提舉司；計度財賦，並隸轉運司；盜賊刑獄，專皆屬帥憲二司。在於今日，尤須謹擇。若旱傷有分數稍重路分，欲乞朝廷遴委帥臣監司中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

其三條具諸路事宜者。蓋緣所在山川風土各自不同。若是州縣
瀕水去處。使可招援商旅。措置舟船。隨遠近雜糴。猶易為力。若
有州縣鎮寨僻在一隅。舟船不通。商旅不至。即與令本州措置
及令未納秋苗之際。先次約度合用賑濟賑糶米數。從便充撥
苗米。許本處委官送納。準備將來賑濟賑糶。却以本州常平米
數撥還。方為利便。其次諸州或可用會子。或可用金銀。或可用
度牒。或可用鹽引。如此等類。其事多端。在於朝廷實難論度。乞
令監司守貳。各具逐州事宜。朝廷斟酌重輕。即可次第酬報。非
惟畢竭群慮。周盡事情。亦可詢事考言。觀其能否。
其四。酌量事體輕重者。蓋謂朝廷德意誠厚。特不可以泛而行之。
謂如檢會乾道七年立定賞格。官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
許給降付身補授名目。緣所在豐歉各異。米價貴賤不同。若使

泛然補官。却恐丞至冗濫。欲依取到諸州豐歉分數。通算傷及
五分以上方許作旱傷補官。其次者欲斟量重輕。廣與支降會子。
令本州縣作糴本賑濟。如撫州的缺米四千石。補承信郎。米每
一石以會子二貫準之。計價錢八千貫。若支降會子八十萬貫。可
省承信郎百員。夫與其速會子。在朝廷初無甚損。若更負深多。於
國家重有利害。又所在積糧米斛。有久年陳腐者。若常歲豐登。
人無所用。但在歉歲。猶可充饑。並當裁損舊貫。及時變糶。此皆
化無用為有用。以歷泰易兌。貴在於聖明處謀洞映。
其五。申明義倉之法者。蓋義倉之法。本起民間。上緣人心不齊。遂
納難阻。遂致歷代權制。悉令收斂在官。其實取之於民。特為聚
之倉廩耳。此不可與常賦等也。故本朝常平免役令。諸義倉計
夏秋正稅每一斗別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斗免納。如今州縣之間。不問

豐歉。每正稅一斗並納一升。又令即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
貧不濟者免納。謂如本戶正稅額管十石。若放稅及二石以上。
即其餘八石並合免納。今州縣之間。雖有減放。猶計餘數催取。
實非立法本意。方此百姓饑饉。猶欲仰食縣官。豈可違法征催。
置之座廉。欲望申明法禁。咸使聞知。庶能感召至和。允答天意。
臣所言疎淺。心實勤拳。仰祈聖聽。俯垂采納。臣無任惶懼隕越
之至。
汝愚又奏綿竹什邡二縣饑民賑濟狀曰。臣契勘去年成都潼川利
州三路。緣秋雨過多。間有損傷去處。然亦不至甚害。臣不住行下逐
路監司。隨宜措置賑糶。已於正月十六日附遞奏聞去訖。臣近詢訪
得成都潼川兩路諸州。日來米價不至踴貴。但與常年相似。稽舊之
家。尚患有米無處發泄。亦非是無米出糶。只緣是數年以來民力窮

困。米價雖賤。亦無錢可糴。故所在細民。皆有饑窘之色。若官司一例
普行賑濟。非惟州縣力有不及。兼蜀中風俗易動難安。一聞某處賑
濟。便至千百為群。輕棄家業。將口就食。或官司奉行無法。往往所利
不償所害。若欲只令減價賑糶。又恐如前所云。米價雖賤。細民無錢
可以得食。故臣不敢立為定説。只令逐州逐縣各籌事體。如何隨宜
措置。近聞得漢州綿竹縣自正月末間。先行賑濟。本縣初不曾劄
戶數。出給牌曆。但就一僧寺與同衆鄉官逐旋給散。緣此四遠之人
扶老攜幼。皆來就食。旬日之間。至萬餘人。本縣却憂無米可繼。遂乞
於附近州縣。同行賑濟。責得稍分其衆。旬日之間。什邡一縣。所聚又
二萬人。臣恐其聚集不已。別致生事。已選委成都通判馮熙祖漢州
通判郭德豐。逐急措置本府常平錢一萬貫。分諸兩縣。措置各添鄉
官置場。務要分散其衆。勿令群聚生事。并再行下諸州。委官知

州通判多方措置，賑濟賑糶。伏念四鄰細民貧困已甚，禾稼微有傷損，便至闕乏紛紛。如此。萬一有水旱災傷，復當如何。臣聞戊子年數郡飢民因目但起，不約而同。蓋其困窮非一日也。臣愚私心不勝憂懼，謂不可不使朝廷知之。謹具奏聞。

知建康府洪遵上奏曰：臣竊見今歲淫雨為災，江東西多被其害。聖心焦勞，哀矜惻怛之意，溢于詔旨。以至賑濟未辭，給借種本，甚大惠也。臣兩蒙宣問，已節次具奏說。臣體訪太平州官私圩岸三數百所，浸十之七八。比之諸州，受患最酷。數雖未雨之前，蠶麥收成，今茲室廬資產蕩然一空，扶老攜幼，轉而之淮上者比比皆是。州郡存恤甚至，而緡錢有限，催科及時，其人不惟餬口之迫，且無以輸官，且非急行蠲放稅賦，未易安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照隆興二年蠲放四年體例，行下轉運司委清強官前去被水縣分檢視衝破圩岸，全行損壞去處若干頃畝。特第二等人丁夏稅和買倚閣一年；第四第五等人戶全行倚閣。候豐歲帶納。庶幾流民聞之，不致乞徙。自餘州縣被水尤甚者，令逐州守臣覈實申奏，特與蠲減施行。臣備數一路，不敢不以聞。惟陛下財幸。

遵又上奏曰：臣今月十日恭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宸翰，本路旱傷民有棄擲童幼於道，令逐州守臣措置收養，支過錢米，告從御前給降。惻怛之辭，七應所教。仰見陛下視民如傷，如是切至。臣遵依聖訓，即已施行訖。臣蓋嘗聞奏屢以管下旱灾，歷遭大饑。恭惟陛下軫念民瘼，朝夕行下。更撥米斛兩郡，所得錢二十萬，甚大惠也。惟是元旱非常，二廣撫地，土堅於石，間有微雨，纔可濕塵，不能滋潤。秋又復可慮。竊見赤地千里，九空七十之老，以謂平生所未嘗見。已戶細民日以為陛下之憂甚者，或易子而食，或赴井而死，誠可憐憫。臣竊見建康等州太平廣德去歲水澇，蒙朝廷將三等以上夏稅倚閣一年，第四第五等全行倚閣。自非陛下博施濟眾，則四郡之民已填溝壑矣。臣契勘饒州南康之旱被害尤酷，殆非四郡水災之比。今降指揮第五等人戶夏稅倚閣五分，所稍第五等流離飢餓之餘，存者無幾。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處分，將乾道六年十月十二日倚閣四郡夏稅旨揮行下。庶幾兩郡數十萬生靈蒙被大賜，不勝幸甚。臣冒見流離，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遵又乞倚閣饒州南康軍夏稅劄子曰：臣等伏見建康府寧國府太平州廣德軍，去年水澇，陛下惻仁愛民，將上三等夏稅權行倚閣一年，四等五等全與倚閣，四郡之民賴以存活，甚大惠也。契勘本路管下饒州南康軍今年旱暵最甚，民間合納夏稅紬絹并折帛錢，今春雖稍得蠶麥，纔造問遇旱乏食，往往倚縣急遽之責，州縣係斜由此費力。然上供之數，不敢稍遠，不免嚴督上戶，令來上限所催猶且未足，其下限一半，並係下戶合納。目今闕食，全賴官中賑給，豈復更有輸官。比旱暵水澇事體一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饒州南康軍特令今年夏稅紬帛并折帛錢起發上限，一半其下限合起一半權行倚閣，候將來豐熟，作兩年帶納。庶幾窮下之戶不至重困。

遵又奏饒州南康軍旱災劄子曰：臣竊惟管下饒州南康軍去歲旱災非常，旱種不入土，晚禾枯槁。自六月中村民已食野菜草木。目今米價雖未騰踴，兩郡飢民或有相聚為盜。臣已於八月四日十日具奏說竊見江西湖南間有旱傷去處，已蒙朝廷指揮帥臣守令并委帥司監司勸誘米斛等事，惟息今來未蒙行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照江西湖南已行體例，以濟[illegible]施行。

遵又上奏曰：臣[illegible]陛下近以甘雨[illegible]，獲膺優勤，形于玉色。

精誠上通霈澤響應臣所奏饒州南康軍大旱兩奉聖劄以謂比來
亢旱憂不安寢仰見陛下拳拳愛民知是切至今歲江東大稔惟此
兩郡接連江西旱災尤甚人民流離或相聚剽掠州郡不即奏聞臣
竊見去歲江西旱潦自非陛下惻意民瘼移粟他邦則兩路之民已
填溝壑矣臣已別具奏乞將本路見管常平米寬數撥下兩州接續
賑糶并乞檢照江西湖南審量守令勸誘米斛指揮行下欲望聖慈
早賜處分

遵又奏張遇助饒州賑濟劄子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檢坐
湖南江西路勸誘上戶出米賑濟賑糶賞格劄下本司照會遵守施
行臣仰體聖意即行印榜四百道曉諭及下饒州南康軍督責守令
務在實惠及民今據知饒州何伯瑾申承左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遇[illegible]劄子情願自備人船裝載米二千碩赴

州倉送納以助賑濟本州見行措置分撥諸縣訖臣竊詳張遇以侍
從之舊獨能爲國救而義以爲諸路倡誠可推賞況積粟之家所在
不乏使人人如遇所爲則饑民不至轉於溝壑臣愚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量與推恩庶幾有以激勸實荒政之一助也

遵又奏收養童幼劄子曰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降下御
筆聞本路旱傷民多艱食有棄擲童幼於道路者深爲惻然可令逐
州守臣措置於穩便處收養無使凍餒候至來歲食新以歸其父母
自十月爲始奉行將收養過人數及支用過錢米逐月從實奏聞當
從御前給降本路監司常切按行覺察無得滅裂徒爲文具付江東
帥臣監司臣已即時恭依聖訓關牒本路監司并旱傷州軍守臣奉
行外臣謹具已行事件如後

一收養童幼專委知縣及巡尉蓋知縣之職於民尤親巡尉日以
警捕爲事道路村野之間無所不歷或有棄擲童幼皆耳目之
所聞見庶幾收養無遺

一童幼中有自能飲食者責付寺觀收養官給錢米住持知事旬
具養過人數及有無病患申官遇有疾患官給藥遇有死亡
官給材木埋瘞

一小兒尚在乳哺者在城委都監城外委巡尉體探弓手及軍伍
有乳之家責令收養官給錢米都監巡尉旬具養過人數及有
無疾病申所屬病者從官給藥死者官給材木埋瘞

遵又奏乞借椿管錢收糴浙西米劄子曰臣照會建康府管下舊歲
上江米斛般販江西而下本路之所仰給今緣江西荒旱商旅止就建康
府興販加之轉運司照年例和糴必致踴貴臣竊聞浙西大稔官司
又不曾拋降和糴萬一失時富家射利儲蓄米斛將來雖欲收糴亦

不可得臣區區愚見欲乞十月初委官往浙西以來收糴一二十萬
斛以爲來春之備庶幾可以少抑米價兼接濟饒州南康軍賑糶欲
望睿慈許臣將椿積錢內時暫借撥三五十萬貫應副收糴春初照數
依舊椿管不敢分文虧少

遵知太平州奏乞借江西米劄子曰臣契勘本州今歲災傷甚於旁
郡臣自到任措求荒政惟恐不至比以官圩興工而縣所役二萬夫
日給錢米民賴以濟今來修圩已畢緣河流日淺舟船艱阻商人覬
望增價本州賑糶常平米今已數月加以修圩之費所餘至少臣雖
委官前去江西告糴米到亦慮來年艱食設或一日住糶甚見翔踊
兼鄰近寧國池徽州廣德軍皆係旱潦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
江西椿積米逐州量撥三二萬斛接濟出糶令項椿管價錢候秋成
收糴塡還於國無損於民有利官米雖未即來庶幾商人聞知以爲

朝廷支撥米斛不致深藏固惜以須重價賣爲數郡之業冒犯天威
不勝激切俟命之至
知長沙王師愈論和糴之弊疏曰臣竊見和糴之法本欲利民而足用湖南行之乃大不然其名則美其實則重爲民害始也無見錢以爲糴本或給官告度牒或給三合同關子或給乳香茶引令州縣變轉現錢不免强散之於民甚者撥有名不可催之積欠從而追捷其爲害一也次則以本錢不足或低估價直或多量升斗出納之際加以官吏奸弊其爲害二也終則裝發綱運雇船水脚之費無所支破又從而取之於民若運至荆襄間泝流而上江路遼遠水淺灘多動經年歲所費又倍之其爲害三也是故民之所憂者水旱所喜者豐年今則豐年之憂乃甚於水旱以三害若此耳臣又聞每歲逐路漕運自可足一歲之用只陷折至百餘萬石遂和糴以補其欠缺諸措置漕運不致陷折雖免和糴可也縱不能全免或不得已而爲之明撥本錢及支破起綱之費庶幾事舉而民不被害惟陛下留神幸甚

師愈爲江東轉運使借米賑濟劄子曰昨奉御筆令預講救荒之政已粲條具奏仰惟宸心憂民切至臣等敢不上體聖訓悉心講求如蠲刑減征已責勸分凡寬恤之事各已次第施行外竊謂救荒之政雖有珠玉金銀不能療飢其所急者莫急於食遂多出文榜招誘客旅於有米之地廣行興販前來出糶嚴戒場務不許作名目收税苛留緣地里遥遠米未可卒至其價日增不得不慮抑嘗論究往年一州旱則取給於鄰州一路旱則取給於鄰路故易以辦集竊聞今年之旱稍廣大江東西至于荆襄淮甸亦多不熟雖招誘客販逐官收糴政恐米亦艱得米可指准臣等竊見從來飢儉之歲人情易搖監司若所在縣鎮鄉村有米可糴人心自安若無告糴之處往往便收

費耗子就食他鄉山不可不預有以處之臣等相度欲乞諸處興販收糴到米亦須是一兩月之外況有無米可知流民一散收之則難臣等切見朝廷見樁積在建康府太平饒信州等處米斛無慮百七八十餘萬碩穀五十餘萬碩而常平義倉不在此數其間亦有七八年前所積之者恐易得陳壞累蒙朝廷指揮令以新易陳臣等今來欲乞存留見米一百萬碩穀二十萬碩以備總領所逐月支遣兩司官兵可准一年之數餘外有米穀欲望聖慈許臣等先借米二十萬碩穀二十萬碩通融就便分散諸州縣量早傷輕重隨多寡而糶先次散榜曉示令人戶通知又從而發常平米以賑濟之如此則民心可安不至流移而鄉村豪富有米之家見官司賑糶賑濟福及遠近必不至閉糴又客販之米或來則亦不敢乘時要索高價如此庶幾民不艱食全活者必衆此誠莫大之實惠所糶到價錢臣等自當認

數收簇寄納樁積庶才候來年稍熟便行收糴補還以陳易新公私兩濟何以加此今來被陳似若太早正恐往返待報動經旬月怪至急闕臨期有請緩不及事是用冒犯天威詳悉奏聞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中書舍人崔敦詩經筵附進救災五事狀曰臣備數經筵輪當供進故事臣謹錄太宗皇帝所以速於救災之事上進臣竊謂天久不雨今雖未見災傷的實臣先事而言有當早正而亟行者五事條列如后

一救災郡急全賴監司守臣若監司守臣不得其人責以賑救洎至施行失序民有流殍雖行黜責已爲無益臣愚欲乞廣廉明諳幹爲衆所歸臺諫先次鐫察災傷路分監司疲老庸懦及循常無才未足倚仗者奏聞令三省選擇易置仍令諸路臣常平官

一面關具管下闕兩州郡守臣有無罷老庸懦及佔常無才之
人限一月各具保明聞奏取自聖裁施行仍使監司郡守皆得
其人則朝廷無所慮矣
一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將省各一臣竊見諸州禁軍自來紀律
廢弛往往不嘉營辦不成行伍集切恐一夫審替於市
人與當者防備鉛厭處所當先臣知之睿旨旱傷路分安撫司
中嚴協制令諸郡盡刷禁軍自九月始逐日點集教閱至來年
四月止其巡尉弓兵亦令諸州嚴行戒束不得名色占破盡數
按刷各就本處逐日教閱施行
一臣竊見近者朝廷第去歲救荒之賞監司守臣皆有奏差臣竊
聞去歲災傷州縣官吏宣力者多今賞不及無以爲勸臣欲乞
睿旨行下諸路諸臣常平官及州郡將來救荒各先具逐州逐
縣所差官吏職位姓名聞奏俟至結局參詳考覈如有曠職乖
行責罰施行上下協濟保無誤事
一臣伏見在法災傷檢放及七分以上賑濟賞給各有成法臣竊
見州郡檢放自來既以受與災傷紐算分數然一縣壤土高下
不齊此縣被傷有至懸絕且如一鄉災傷者及十分若使統計
一縣不及七分則十分被災之鄉例與輕災鄉分一同不獲厚
卹今來檢放月分在近臣欲望睿旨令後紐算災傷分數各以
逐鄉爲率凡及七分已上並令依條施行
一臣伏見諸路州縣有早禾種未成熟近當刈穫及有下田乘暑
已施布種去處可望秋稔人來市原尤象訪聞官司驅催夏稅
不知體恤饑饉則抑留暴賦絹則捋沒逃移鄉縣與農民淹留
務營求不得趁時了辦接我口食臣欲望睿旨令諸路監司嚴行
覺察按劾聞奏其四等以下戶夏稅並候到豐稔行倚閣施行
參知政事周必大論和糴疏曰臣昨聞見高郵和糴行在約三十萬
石臣竊見近不妨臨時降旨今偽聞來傳自戴至日下使合施行但
近緣印會子稍多止可作七百七十一文行用若更損一二分見錢
則所費不過一二十萬貫而輕重相權其利博此事臣思之甚審
蓋將來有所調發不患見錢不出故也又臣每聞陛下預念年歲之
豐歉雖陰陽家說亦行採訪臣未嘗不歎仰聖德救民事切不
豈非如漢臣所謂前而慮遠遠慮也臣觀月貳曰取月見歲是
豐歉若其然考之古書亦主歲錢審問太史為官或云是然則不近
爾此臣觀之有德可懷聖主自以備爲有備無患人事自當深詳
今儲米積粟則所謂錢物自可力致
吏部侍郎李椿奏常平義倉疏曰臣竊見義倉法自隋唐以來行之
以備凶年賑給災傷下戶其利甚博其常平倉數十年來難糴本錢
糴擾有常平之名而無其實惟有義倉米在焉蓋本聚來於鄉村里
正之家遇凶歲則給散不致農民流徙是議者因里正兩有侵盜遂
移貯於縣倉因自難以及於鄉村人戶項年州郡又官令人戶赴州
倉輸納苗米隨苗帶納義米遂不復及於縣民所以每遇凶歲民必
流徙雖無里正侵盜之患而官司務先侵借陳腐便爲虛數災傷則
患不及民可謂因噎廢食盡失義倉本意遠矣仰惟陛下欲恤元元
一遇歲饑則勞宸慮數下詔旨勸諭賑濟存恤之意備至而州縣之
間不過於州城附郭擬難官米略行籌濟市井之人在農田之家不
預況農家遊手而不得食實爲可念其鄉落之間往往錢穀積贍給
之艱難則鄉民餓死者不知其數是不得其術及發廩之充非賑
給之法今來連歲豐稔粒米狼戾不爲之備

欽之時後付隨[illegible]令就逐都保置倉輸納保正副掌管[illegible]
界交割仍止令納穀係可存留縣尉封樁逐量數檢過凶歉刑縣[illegible]
官量事給散申提舉司照會檢察穀有保正副使專可以隨[illegible]
比之在州倉陳腐究換數擘到侵移而農家不得食無以救凶歲
事體大段不同仍免官司般運賑糶付給農家流移誠為實惠今具畫
一如後
一逐都保除沿邊州縣外於有人煙去處約穀之多少以五年之
數為合數係[illegible]置倉逐年旋增置
一縣給受納[illegible]義倉數關印赤曆付逐都保正收掌支納每[illegible]
具數縣尉躬親盤量封樁
一縣別置義倉簿籍注[illegible]隨秋等赴州用[illegible]
一義倉鈔一紙二鈔給人戶一鈔縣照銷簿即不得官吏鈔絏

一人戶先就本都納義倉穀請鈔連粘於苗米鈔前送納苗米
納義倉不得交苗米
一義倉關印用至省限識日繳申縣毀以防作弊其殘欠卻令赴
縣倉交納用縣印印鈔以別為限外欠納之人
一每都隨等莊子一名同保正副掌管倉穀量支鈔時縣收量穀
利潤錢每斛不過二文足保正副縣量收利潤以為倉費用
每石不得過二十文足
一官買承點義倉隨行[illegible]有[illegible]行會錄其縣給關印曆
有取[illegible]人戶[illegible]官[illegible]其著奏[illegible]官奏[illegible]
一逐都貧富[illegible]逐都[illegible]近[illegible]有[illegible]給出三十里之外
一逐都置板榜於倉前納來備坐朝[illegible]倉所以備災傷[illegible]
之意勸諭人[illegible]依時輸納乾好禾穀保正副在[illegible]

穀一有災傷從實申官乞行量撥免有移移之患務得實惠
一有上[illegible]事理合提舉常平司條具申請施行
一義倉既有穀在鄉村所有諸州縣見在義倉米並撥充常平
遇水旱災傷則減時價賑糶收本錢以充置歲糴本既有樁蓄
則常平之法不為虛文一舉而兩得之仍申嚴常平攙充之法
守而勿失誠為久遠之利
唐仲友台州入奏劄子臣伏覩近歲屢歉而戶口日繁雖[illegible]
以秋蕃積未至充衍年一不登民已艱食陛下軫念元元力講仁政
所以周急繼困無大小使利百姓之道甚備自雖[illegible]
竊覩近降旨揮秋下積貯宜令勸諭富室上戶更加[illegible]
了還如是質之事無從與不得因此特利為本及非理[illegible]
奏成熟方可[illegible]行理索臣謂勸諭借貸以為救荒之急此令既有為

利甚悅臣愚[illegible]
不能併還米[illegible]借貸更宜明為期約示之必信[illegible]
河北災傷[illegible]之策[illegible]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illegible]
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illegible]臣謂先言於今可行
欲望陛下采先之策明降睿旨下諸路轉運[illegible]應災傷州縣並令官
令勸[illegible]富民自陳蓄積之數除存留其家歲計之外實數若干以十
分為[illegible]分出糶[illegible]分借貸細多以分數借貸者[illegible]
開坐[illegible]日下[illegible]以前節次借貸[illegible]
富民[illegible]每月[illegible]不得過二分[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作新借
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法此令惟出朝廷民糴不借如蒙聖慈采納乞下戶部勘當疾速行
下施農詳[illegible]民無害實遠不勝幸甚
蔡戡[illegible]奏曰臣聞穀貴傷民穀賤傷農古今通患也是以[illegible]
手糴之法李悝行之於魏耿壽昌行之於漢彭果行之於唐皆[illegible]
賤則其價而糴穀貴損其價而糶亦古今良法也粵自去歲江浙[illegible]
[illegible]米[illegible]真百五六十錢今浙西兩暘時若高下之田皆有豐登[illegible]
[illegible]其直倉賤老[illegible]歲謂數十年來所未嘗有苦者難[illegible]
農[illegible]為最其價傷公私皆病之田家作苦十得一粒獄以輸租[illegible]
令也[illegible]市人莫之顧不得已而委之僅得千錢而去[illegible]
不之[illegible]日前之急何暇為後日計所以粒米狼戾而[illegible]
也米價既賤錢幣益重人所艱得何嘗輕賤所在客旅[illegible]市[illegible]
修工商游手之徒冀不坐困民間錢既艱得父祖常蓄[illegible]

所從出州縣催科所以[illegible]倍於常年此皆穀賤之患[illegible]
民不若行手糴之法今秋成在即臣愚欲望睿旨行下[illegible]於
蘇常湖秀四州添差空閑寺宇置場收糴隨市價低昂而少增之吏
胥乞覓者坐以重罰米價既增又無它費米之所在不憚遠近皆當
運糴而至所糴既多可以代江湖上供之數卻截留綱運於沿江州
軍樁管以為遣備不唯民力稍遣備異日萬一有歉歲損價而糶
亦可以濟飢民補國用也
光宗時蔡戡又奏曰臣竊見八月十日以後連夕大雨本府
管下天目諸山洪水暴發餘杭臨安新城被害最為富陽於潛[illegible]
次之餘波及於鹽官仁和小則淹浸田畝大則漂蕩廬舍甚則喪失
[illegible]以六縣[illegible]之[illegible]皆千人被害者五萬餘家[illegible]之[illegible]水勢
[illegible]

[illegible]遣官分行賑濟[illegible]但可紓目前之急耳
去夏熟尚有七月若人人[illegible]饑民與窮臣竊計五萬
餘家約三十萬人大人小兒各居其半大人日給一升小兒[illegible]
升日支米一千二百五十石月支米六萬七千五百石半年通[illegible]
用米四十萬五千石以臨安六邑豐登已四十萬石今歲淮浙諸郡
去以旱[illegible]朝廷[illegible]遍臣曾見不若行賑糶之謀計口給曆
減價糶[illegible]所費不多所利甚博可以[illegible]市糴更候來
臣伏見朝廷樁管米斛有百七十萬石[illegible]枚糴正欲為水旱凶
荒之備其間有積年陳腐[illegible]以新臣竊意擬於樁管米內
且借三十萬石減價糶與飢民每石貳貫叄百[illegible]
每升只作二十文省出糶庶使飢民易於收糴以二十[illegible]
官所損不過九萬貫而所活飢民至三十萬其利豈勝[illegible]

惠特賜詳酌行下省倉不累或豐儲西倉太近便矣更[illegible]所有米
脚費本府自行出備官吏並給本府自行措置既糶之價收到錢
數還從解還可報矣一面收糴新米補足元數公私實為兩便
寧宗時[illegible]
陛辭[illegible]
前[illegible]
見[illegible]
木[illegible]
之[illegible]
麥[illegible]
因[illegible]
講[illegible]

忠謀以[illegible]以[illegible]陛下聖德又新天心明[illegible]遠
[illegible]所覩諸之事鄰置以開[illegible]助陛下[illegible]天威無
任戰慄
貼黃臣竊見漢元帝時[illegible]
猛用事之[illegible]及[illegible]有日變[illegible]元帝乃召[illegible]若
如貴之陛下遇災而懼不[illegible]臣謂[illegible]人[illegible]有指陳主
盛天聽施行或[illegible]未免為元帝之惟臣願陛下[illegible]言之實
知精察擇是而從不勝幸甚
臣[illegible]文論准浙旱潦[illegible]未[illegible]免總領[illegible]臣[illegible]
者之所成閉糴諸[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而況人主君臨天下一視[illegible]
[illegible]彼糴此界之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illegible]
兩[illegible]被旱潦如常[illegible]楊楚時[illegible]收成之時[illegible]

四百上下無下三百足陌者近日行都米價[illegible]
給糶[illegible]已[illegible]而米價[illegible]不減[illegible]時春冬[illegible]大[illegible]實爲可
慮詢問江西湖南北州軍間有豐稔去處[illegible]知[illegible]官司
交易[illegible]
欲望[illegible]
船[illegible]免力[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以[illegible]阻[illegible]客旅如[illegible]
貨[illegible]所[illegible]州軍[illegible]人別用[illegible]伴[illegible]稅[illegible]報商路官司[illegible]
漕司[illegible]而下不特[illegible]之[illegible]
救民[illegible]
嘉泰[illegible]
[illegible]臣採湖南
[illegible]

而中家[illegible]臣當[illegible]矣江湖之[illegible]無地不[illegible]一舟出門[illegible]
里[illegible]民計每[illegible]之外[illegible]以貿易大商則聚小
家之所有[illegible]
[illegible]
里不能自相[illegible]
家而九[illegible]諸司當任[illegible]而[illegible]司為一路[illegible]
然湖南漕司[illegible]而入甚少[illegible]江西[illegible]
六[illegible]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illegible]
不[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不自[illegible]
司[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臣比承之[illegible]郡[illegible]雖先事[illegible]政[illegible]不能有所[illegible]

司之[illegible]今歲[illegible]圖十借糧[illegible]
欲出少米以[illegible]力不能及竟[illegible]而止[illegible]以為一司[illegible]
此乎[illegible]不足以自[illegible]萬一水旱急難[illegible]
司所[illegible]文有定規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百姓[illegible]
[illegible]
臣[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下[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

適來又進遣還使人尤無罷人入貢於國於民有害為於州縣擾害
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弊病以慰天下企望之情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七

荒政

宋寧宗嘉定七年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奏乞蠲閣夏稅秋苗疏曰
臣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稀少臣一經由池陽之日其時不
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而乾旱益甚自五月之終九旬之
間有雨者纔六七日焦熬之稼萬不存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
夕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然事止於建康及寧國池徽南康
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行部所至究及因關會親至東來為經行
原野望北赤地四顧所及今自秋苗晚有種植可以車戽之地或已
栽插然水熱如湯不堪蔭養然亦長茂又復焦黃訪聞當塗宣城營
下河埋之地無歲常苦水勢亦種不入土與陸地同近甫行過太
城埂一帶見蝗蟲飛泊蘆葦間綿亙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皆由東
北而來蓋天降日過其所落草木為空又據諸處由利若建康府之
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
未申者為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略也常平義倉之儲總一路凡
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
二千斛而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奇以
之賑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况能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
倉已不足恃況江諸州元非有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在相
望所出為少經運起發之外其貧乏細民稍積販貨作客數令則兩
淮既得還糴而河舶運不通上流客舟亦皆不繼然米價漸已日
增糶食之家在在朝夕價糶之又更日以增而稍雖支時為難雜種
麻豆蕎麥早穀之屬縱田中漲水不得種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
家皆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憂危官司雖

當夏秋略不少留與賣豐歉不足以償所種子價而無錢可糴而不
能種凡田陸種可收歛近年官司私種不敷每遇撥收拆為熟田
責令輸納苗米不免賤糴所有貲糧所無以供公上只其地之所不
是以輸所以更相滋創而人敢種臣自關此得為之指揮縣官亦
之旱實與往年不同所有之早苗在夏秋田皆已布種故雖大傷
之甚什亡七八而其熟處猶居一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為荒土儻令
雨以時若雜種可投然歲豐於癸卯之田而既雨未可翻種未可必
方來之患日月尚長民情懼離已有流移之漸臣近與轉運判官蔣米令
議羅海卸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雖行所以哀窮多方擘畫矣
籠羅安交行已餓而行難請之急不若其未餓而加存卹之愚謹具
畫一事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据太平州百姓丁繼等一百六名狀稱自

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旱死陂塘乾涸不了食用皆今
秧苗又盡枯死蓄麥並種都得錢財亦無收成雜田地乾亢土
甚亦難耕種未知日夕憂惶不謂舟施欲乞備申朝廷特開分
年夏稅臣方欲具狀披陳忽準戶部符臣寮奏請內一項竟望
地之賦以爲秧苗未得種插之時亦且量重而折者擬催手貴
見錢誠曾既有成例州縣前後追責征疏顦悴之民不減星火
之急農困會晴夫種其子孫嘆甚於不雨此當亟行截約
江浙監司州郡體認先來詔書之意一面行下縣將第四第
五等下戶折帛等官物稍寬前月之限以俟秋將了畢即兼催
當先從行日等不至甚送仁勸撫民俾少寬暇而不追行下
即已鏤榜曉諭州將令自榜到日爲始催理一月即足以寬目
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能使民無謬移花不猶之時從必要

促為維擬是無可償納後伏更牽挨緣得為苛擾入戶憂迫不
免流移坐實然非臣過計竊本路近年民田比賦荒田逃戶
所占抬望今既未能依條不可使見存之戶更有流徙伏望聖
慈速降旨揮將本路州縣旱數不曾種蒔去處第四第五等人
戶夏稅權與倚閣俟將來得熟日併催庶幾少解目前之急臣
不勝大願
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累為災傷寬之令德澤深厚
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官多以趣辦財賦為先鮮以保全民命
為意下吏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太平蕪湖繁昌當塗
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時多不及分日自臣到任累
詳者多事已後時無從蘇實而求之衆言[illegible]
上倚閣放苗之請伏惟聖慈已賜從令截日受前所未有生

仁如天倚睹民隱特米苗稅此是優異蠲除臣深諸衆情似
懷憂畏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寬爲賛遂料將來亦如此至於
不敢耕種以避輸苗其情尤可深憫臣謂令敕斷多人情使無
遂從寬若稍吉朝廷先行降旨約敕州縣應本路官私田畝元
不關雨處特來成熟自當依條輸納外其久旱不曾種蒔去處
並與全放秋苗其雜種麻豆之屬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輸納
苗米以至重困庶臣備坐旨揮嚴行曉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
狼狽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乾道二年四月詔曰向來因夏旱雨而民間播殖失於
播殖所宜今據漕臣奏所作令年夏租委實在官吏檢視
民田雖見苗者上聞二十八年八月[illegible]諸[illegible]
辯運疾速行下州縣將見實被災傷去處數目及合[illegible]數目聞奏

惟太祖皇帝開造艱難天之業高宗皇帝中興萬世無疆之
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爲本故於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
以四月而蠲夏税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毋乃太早蓋
救災卹患當於民未告病之時若待其飢莩流離然後加惠則
所全宜矣爲民父母亦使吏爲兩朝詔書所爲 陛下今臣所陳
一事如蒙聖慈卑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使利一則
征斂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家稅賦亦無失陷
二則農人有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狼狽下官司亦寬
三則貧窶之民粗有生理而苦輕捐其身而今則無累蒙萌之禍
錢物尤多臣切蒙聖恩昇以漕計一路休戚責在臣庸敢寡
沐投識仰于天聽臣無任震惕俟罪之至
八年德秀又乞撥米賑濟劄子曰臣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

入夏以來亢陽猶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illegible]言救死荒
種遣禱遣從虞苟可銷弭致和氣所當措臣等布宣元訴部
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
成問得沾濡處天毒熱土赤苗焦斷絕不入赤地極目稍有近
水可挑救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餘一州雲中行[illegible]
卻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間糴米價騰踊民食已艱
村落之間必有飢莩向秋以後稍稱又多累擾諸處人口所
并州縣滿中平氣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盜賊劫掠於寧縣
數有人入今丞縣未能存恤品縣百十人劫奪門有兵居民[illegible]
非饑所迫年年豈至此見得今年甲冬下同當以本道異常之
患已將國之根本在此江東廣待外處乞欲安輯使一道飢民
不傷天地父母之仁不章雖獄有司莫不重閔原 惟有遠[illegible]

見藏不多重費救荐民命度勝留君處[illegible]通天意消弭事端
今災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無窮朝廷接[illegible]
將有待以生則錄鎮治本雖亦不能盡且及早于民所費既省
所濟甚博待其賣盡于廉鄉井填委溝壑聚山澤而謀爲之
其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經豐歉荒田
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至無人可耕國之所失不在
寡從臣等無衝豪傳急得叶心盡力爲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伏
不至全飢流亡散爲盜賊以遺朝廷憂已行下州縣[illegible]
劄羽妙到州計七八郡所當濟者不下百餘萬戶戶給
米一百餘萬石所在州縣廣乏豈有寬餘而義倉見管纔四十
三萬乾糧在內非陛下撥數十萬石之米未足以濟之
惟今年有既多諸郡必然以錢要爲請朝廷難爲應

副是以會約一道當濟之數總爲若干候諸州申到戶口撥實
分撥合本道所前其數若多撥之州縣循以爲少臣等自行斟
酌下於此數必支給不數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姦十倍
六七之比陛下轉平之初不處煩與其急以銷災變蘇民瘼令
赤子嗷嗷赴惡汞廷旦夕之命然不惜力所費不以持之臣聞
種種聖懷昧死上奏伏望朝廷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
轉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濟飢民如蒙內
循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陛下奉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敢擅
從吏姦失陷官物敢上孤聖慈廣[illegible]陛下
始之
德秀又乞撥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戶口[illegible]
臣近以本路旱蝗爲[illegible]以饑民迫逃[illegible]一更

仁恭惻隱發於廉衷。恩意憐恤。與天同心。臣等欲體聖懷分
遣官吏抄撮戶口。躬行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
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數月。以官家之力有限。難食之日甚長。委天
以恩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
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爲渡歲之
資。目前雖甚艱難。然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殘
欠舉貸之。首[illegible]因今麥價所在踊貴。其殘年處處不爲[illegible]
上不下二百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所儲麥種。十戶[illegible]
已病其難。第四等以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足[illegible]
月之食。飢餓所迫。豈有蓄積。尚存雖欲趁時播種[illegible]
秋田苗稼。生之無救之路[illegible]多。官司[illegible]
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稅輸納必難。上供之數何所取辦。況老幼[illegible]

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然覩四五月之交。萬民可
諸風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皆官司振卹。實難辦。已可家
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覩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一十八日。兩浙轉
子。勸督令采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轉運提舉
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糧置收羅麥種。并給借來年[illegible]
行。甘致有災市糧。竟郡之恩載在詔令。煥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
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麥種人戶。爲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
升。其數亦可勝計。雖當至下所部諸州郡縣。官錢收糴。給[illegible]本州
郡大抵[illegible]無錢力可支。而常平錢米[illegible]
不復更有錢。只得[illegible]
錢貸。令臣等須下諸郡。斟量[illegible]日。令民隨錢[illegible]
當拘穫還之時。官不取分毫。俟[illegible]

德秀知潭州。又奏繳畫民倉狀。曰。臣振以[illegible]推擇假守湘土
牙惟安寄之重。朝夕殫心。苟可以惠養民者。悉圖報本者。不敢不用
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illegible]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
苦艱糴[illegible]
江歲豐穀賤[illegible]成不[illegible]市直。數增。貧民下戶
[illegible]
歲不敢輒請糴[illegible]
以羅而不敢委發[illegible]
將中常平[illegible]五萬石[illegible]
已甚屢矣。今歲一[illegible]
之計。惟[illegible]
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斗

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糶城中細
民。計口給糶。俾輸元估糴之錢。爲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凶饑
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illegible]
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稈者[illegible]苗之數。其後折錢[illegible]
守西[illegible]未遠。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爲始。將[illegible]
折稈令人戶輸納本色。吏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臣計戶合
正典耗。爲米五萬餘石。別[illegible]名曰惠民倉[illegible]
基[illegible]
又[illegible]
天[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

為勸諭。而課其人爲者之令甲。前後狀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
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特從中書省特降勅旨行下本
州。分示遵守。使凜人世世蒙被聖勅[illegible]之固實一方大幸。
德秀又奏置十二縣社倉狀曰。臣恭惟孝宗皇帝深[illegible]惟民食之重。因
朱熹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由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
歲人無菜色。里無嚚聲。臣少時嘗親觀其利。竊久法壞爲之太
息。嘉定乙亥。嘗恩持漕江東。歲遭旱蝗。[illegible]置義廩。於是屬郡
說元飢羸之處。惟鄉落富家。而穀粟又爲富家[illegible]者。不[illegible]
於[illegible]使社倉之法徧行而不廢。[illegible]
深也。某則當不博氣。至是益知孝宗皇帝之聖。[illegible]
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害弊多端。往往頗爲[illegible]法。至[illegible]之。然
不思古今之法。焉當無弊。亦在夫鄉村善爲之爾。如以[illegible]

之。使凜粉易其官亦不一矣。然辛不可廢者。以其害不[illegible]也。
何獨社倉不欲舉而廢之哉。抑惟[illegible]知此法。未[illegible]監
司守臣有欲從立者皆許可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等州縣
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回是少者亦有倉二十八
所。嘉定元初。知縣事就縣所在[illegible]。今三十餘載。猶不能亡[illegible]民
賴之亦多。臣[illegible]湖湘道源。八建歲歉飢。[illegible]
審居深念所以爲一方飢饉之備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息穀之數。大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行伏望

聖慈奏臣所陳。爲民之心。使臣所請[illegible]降旨揮。令本州常加遵守。庶幾良
法美意久存而不壞。實與天下[illegible]以蒙天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
[illegible]傳上奏曰。伏爲廣德知軍魏峴按劾教授林庠實[illegible]轉運副使真
德秀乞[illegible]實辨明事。臣聞論事者當辨是非。責治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
無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每患乎言之多端。聽之易惑。若不覈實之過。誠
即其名以覈其實。則是者固不可以爲非。而非者亦何可以自掩哉。臣竊
觀近奏院報。知廣德軍魏峴按劾教授林庠不法。且乞將轉運副使真
德秀奏旨罷庠。而別與峴一等軍壘差遣。臣竊有見與德秀心有[illegible]是一
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者不難辨者。蓋峴之奏雖爲庠發。然以
臣所聞。峴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峴之按庠。雖其[illegible]臣
而[illegible]郡守。夫以一郡之民。飢困歉荒。陛下大捐廩粟以活之。[illegible]
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當峴之可抑當此之時。[illegible]

[illegible]爲重乎。出身爲物[illegible]儒者事。峴昧於輕重。而以庠終日坐廩爲可羞。
峴則亟與主於賤役郡將。則誠不可不治。然猶當問庠之所守爲如何。設
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婉順。而所守者正。峴亦當屈己從之。未可以陵忽
言也。況庠之於峴。初未見語言禮節倨慢之實。則峴之[illegible]於庠者
果何爲哉。以此言之。峴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故[illegible]也。
德秀與峴。此何事[illegible]。德秀雖任[illegible]。若德秀所[illegible]。其以
上聞。執而不可。然臣不知果峴爲是乎。德秀爲是乎。[illegible]也。
若曰[illegible]多。而不能[illegible]
之[illegible]出入之不明。[illegible]
不[illegible]其實[illegible]之。庠固[illegible]。而德秀之失於任庠者。[illegible]
夫[illegible]峴之奏千餘言。略不及此。特以[illegible]
[illegible]是乎。德秀[illegible]是乎。夫自[illegible]人臣之[illegible]

史089 016

者人主之大權孫炎因君子所慮而為君任則必求世人所說如何所
謂陛下操縱而易之以權使下欲難以易之以成以為有司事權以統攝也
別羅非臣所任不能十分然綱紀雜具名皆不至於不應各有所措矣
以應之謝米有缺而乞耀未必益之權宜出於東歲或欲又請具存日無佑
況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出陛下之所許未至深其專也至於臨是一深則
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職於他任非父之事而已則職無他任
其君之身而已故稱人子之孝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臣之忠者必歸美於
其君臣甚惑世是我於其職而人善之事欲其不稱職而人稱之者若使人
臣甘怨於下歸怨之者推其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主何利焉且明所言之
矣朱陛下之未民陛下之民也獨不曰臣亦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為陛
下之今致陛下之命未陛下之民何往而非陛下之總浮哉天下亦皆意之
實之名也臣之事君君實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救民阻饑豈可

奏議卷之二百四十八　七

當世此則知為母之乳其子初不為名既乃有恩歸知己逆事朝廷之言則
其所見之異哉臣民飢而不得食則怨既得食矣又何怨於上之有乎既
之言無是辯者然臣竊見近世風俗日以壞臣學願一見臣當之至而
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不肖每竊憂之既之設科謹自今分輸任者在
以自專擅者為賤使又自智能任陛下事者則言所關甚大非自專在也
為所以上漬天聽不自知其煩也既與德秀一是一非必有公論以少陛下
特選朝士或委憲臣或監司考覈其實若果德秀徇私則臣何罪陛下
不可獨責臣既言與實既是以私意報之致觀望上意則臣罪難
使天下知是非非不可混於黑白之世臣與德秀皆可為異忠
所激是復違聽且見尚居部內在所當言為此以深
左司諫黃序上奏曰兩淮旱蝗如李珏知滁抗聲趨所然陳鄂州
趙德繇蒙亘夢祀為蓋經略則貴少於多薄積則衍少而歡成

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佃則佃與益苦使之從便羅借多寡皆為
已有則不勸而勉民可無餓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
有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穀苗庶幾農民
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
寧宗時袁燮輪對劄子曰臣聞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
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至哉聖言
子有疾痛則父母知之民有疾痛則人主知之其知之最先故處之
最切洪惟我藝祖本父母斯民之仁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潦
其祖宗恤民之心稍後有稽報不及者嗚呼奇謂至切矣仁宗時
適屯江淮旱蝗命范仲淹安撫時民有食烏昧草者仲淹擷以進御
且請宣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其言切矣而不以為忤嗚呼信民之
艱食因人主所欲急聞者歟人主雖儉而六宮貴戚或侈亦是以傷

奏議卷之二百四十八　十二

財而害民此仲淹所以併及之而仁宗所以嘉納之也今陛下躬行
儉約一念愛民同符於藝祖而休於仁宗矣然不知閭閻之疾苦果
能盡達於冕旒之前乎近而京輦米斗千錢民無可糴之資所得
食用有餒而死者有一家而數人死若老而無誰累累千數千餘
者急而為盜騖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
隆冬或以凍死是民氣息僅屬雖逢春和豈能遽有生意乎淮西澧
臣目其飢羸困憊之狀寧至為圖觀者無不悲惻不知亦嘗達御如
范仲淹之進烏昧草者乎寶有言論俗之弊多拘諱諱所忧意則
務其言安所聞則小其事以誤當時恐荒之不以實也今聖德寬
仁監司郡守固宜以實告然願陛下更咨訪之使閭閻纖悉之情
畢達於九重之間如家至而親見之則父母斯民之意篤矣臣竊古
者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蓋為其必於是時之五穀皆入然後豐儉可

豈入以為益𩔗歲用度非豐年民救也。今當饑饉艱危之時而中外
支費猶如豐登之歲可乎。小民艱難仰哺方切望觀則不恩賑卹則
不給惟有裁節冗費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司無用無所不節以為
施惠之具或可以救不然將何望耶伏願陛下臨朝深以務存為
為喜而又軫念飢民之艱更難為濟以直給之聖意切失臣願陛下
更推廣之凡立事責手車要惟救荒獨不可緩。假日憲釋厥急蠲賦
廣救成厥以貴政有二聚為民當是時當歲天下民生與飛遺
水深火熱業也而難飢之身多端如是盡不敢不如是也臣竊下世深
思此凡可以加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舉過于嗣夫之罪矣
安危周治而赤子可活矣願世宗五季之君所猶曰民如子也今
官子倒垂而父不解者今以聖主如天之仁豈其論聽有者夫
及吾民困極矣惟建救之皇衡生靈之幸實宗社之幸。

浙東路安撫使袁說友乞救糴淮麥疏曰臣竊觀國家[illegible]
神宗皇帝因以河北歲饑倚以救之凡民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
食不可一日無耳。乞糴穀於他路州縣仍多潛江淮之麥御寨然之
然則糴穀以賑饑民固不可緩。若先事預備多方為舊劉光賞於臨
時之迫急之伏自前歲水旱相仍舉行荒政諸以救金原秘[illegible]
急累月間諸路賑糶所在儲粟付用八九然猶未能足用也今
處見管米斛甚無餘。事去歲中執朝廷移和糴日今所舊自
不多若今歲更得一稔則饑饉當蘇然近日兩浙久
阿新禾明越兩郡稀[illegible]如饑自常而乾
旱已甚。所謂先事豫備豈容不講。今和糴未非其時縱增價
糴所得亦幾窮閒兩淮麥已大熟[illegible]江浙此
作[illegible]此流轉江浙極易閒田民麥價甚平臣本聞仁宗皇

帝慶曆四年遣內侍齎內庫銀三萬兩下陝西糴麥以濟饑民。蓋穀
與麥其救饑一也。今淮麥已熟宜及此麥穀熟之時早行收糴以為
他日賑荒之備。誠為急務臣嘗詢之淮民謂麥極可收若乾燥之
麥倉敖不濕可收二年。今若朝廷捐錢會三十萬分委兩淮總司每
路各糴乾燥好麥十萬碩以郡大小定數增價收糴選委明曉官
屬措置並無不擾纖毫科擾於民各辦高燥倉敖將所糴麥更切照
映候乾燥後入敖。如一年內便致濕不可用者罪各有歸。取見糴
足實數具申朝廷然後委官覈實存救得此十萬石麥或有歲歉使
可應用其利一也。淮人既得官司增價糴麥又三十萬緡會散在兩
淮民敢兩得其便其利二也。若今秋幸得豐熟不用[illegible]則此十萬
石麥或且椿留一半或盡運近官司以元錢充擬充造麴等不患其
無用此其利三也。欲望聖慈詳酌臣先事預備之意或其言可采乞
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說友又乞增糴常平米疏曰臣切惟國家常平之法最為近古。今州
縣常平之未改所以均斂散之宜平豐歉之弊者所謂不負[illegible]
歲必無以均斂散而平貴糶者非常平之本意臣在處[illegible]
路州縣常平米數目尤少除紹興府有五千餘石台州有四千餘石
外其溫州止一千餘石明州止一百餘石處州止二十餘石[illegible]
兩州並無見在。總計七州之數不過一萬二千石耳常平之名蓋義
倉不同義倉隨苗帶納歲歲而有常平則取之租課若與租課錢校
糴耳而租課錢未即入戶請佃沒官戶絕田產內所輸甚少歲千斤
當朝廷行下將本路應干沒官戶絕田產並行估賣其錢令各州解
[illegible]今年正月到任[illegible]已節次措置出賣而民區切有願買
[illegible]若涉規避之嫌不敢具奏今幸[illegible]清光得以披露且浙東一

路所管常平米已是數目絶少若又盡賣沒官戶絶田產則自此不復有佃人租課錢米是絶常平之本矣歲既無入又有州縣支動及賑濟糶糴所謂見管　萬一千石將不　一年亦無復有矣豈不重失斂散平糴之良法哉故臣謂出賣官產甚累民以助經費之資猶曰可行今浙東一路估到之數不過十二萬貫而臣到任後今方措置方賣及四萬貫既使足二萬貫文數於朝廷如太倉　如米耳所得不多小夫飽暖既如中人之家雖至於甚迫得方　常產以逸既入之利盡棄產得金金易盡而產不復有豈思以保常產則歲歲有常入矣此理甚曉然臣愚欲望聖慈以常平為重深念浙東一路常平米數少所賣官產不過十二萬貫望置田與盡賣平之入特發睿斷行下浙東提舉司日下住賣沒官戶絶田產其已賣者即以其錢各令本州趁今年曾熟數收糴米解於常平倉樁管限冬季糶足其未賣者與免出賣而未交錢者並只付元佃人租種仍前輸納租課錢米其後來續次收到沒官戶絶田產自此並不得出賣勸州縣及時召人租種庶幾有留所佃官產不絶常平之本更民之殘莫切於此仍乞速賜行下施行可勝一路幸甚

理宗時知安慶黃榦代撫州守上奏曰國家頓　以來常苦荒旱是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脩之過也人事既盡則雖天災亦有不得而害若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使世良吏往往以興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棣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為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勞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為曠土近年以來飢旱薦臻大抵皆陂塘不脩之故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及水泉涸縮之時實事於閑之際責都保聚民浚深其

下而倍築其上增水既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也行考察課其勤惰而為之賞罰其始雖若勞民其終乃所以利民如此則天災不能為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朝廷賑恤之勞矣

榦知漢陽上奏曰臣恭惟國家以深仁厚澤覆露字育一民一物之微撫摩愛育不忍使之不得其所爲於水旱凶荒預無素備之策而民之死於飢莩者不知其幾甚可傷也今之守令所以救荒之策者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為低昂則客旅稅戶不肯上粟若聽其自為低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閭閻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歲亦有鼓篋已無於借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坐待其死耳夫事固有若迂生常談而雖然不可議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可為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十餘石僅足以解起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旋行收糴累未嘗有蓄積也自前知軍孫祁首糴萬石知軍王從繼之亦糴萬石今歲大旱偶未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郡帑借貸給錢糴客舟稅戶米三萬餘石漢川縣亦糴萬石自六月以後米價騰貴藉此六萬餘石之米發以賑糶每戶數石則亦可以及萬餘之衆日食既來而無慮以是推之則利附者信其為天下之大命也臣愚以為莫若及今行下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諸路擇近江十數大郡各立倉教使可積數十萬石儻遇豐熟即於諸郡和糴積積則十郡可積數百萬石雖有水旱不能為害憂矣況朝廷日費中原陂塘指日可復師旅一動恐發此米方舟而下何慮糧食之不繼哉方旱而思造舟方暑而思借衣雖若近於迂闊然此事而慮可以無憂事至而憂則無及矣惟陛下議而決行之天下幸甚

兵部侍郎董弅論流民劄子曰。臣聞今日之務至急至關於弭亂存亡之大者流民是也。臣竊迹往者未暇救恤。姑以晉事言之。永嘉間。李特雄竊其始不過挾流民為亂耳。特雄單人事子而能因流民蟻附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旬月之間有衆二萬。遂據全蜀自古帳有已亂之方者乃能祈倡亂之端。西晉不知已亂而縱貸雄之倡亂故慕延以及東晉雍州流民多在南陽。王如因之以為亂。巴蜀流民布在荊湘。杜弢又因之以作亂。逮其後也江西流民聚衆爰薛欵寰。建都震驚。謝尚自歷陽還衛京都。周江備守。此皆倡亂之始不惡至加寡耳。故其流毒蔓延至於此極耳。況今歲未傳應預事論目。在在皆然。以外之流民與內之飢民不可之而一旦有審亂之徒群起。國將奈何哉。夫不但內地之飢民。則凡轉徙道途者皆流民也。又加以在外源源方來之民。吾舍豈無策必將四散且淮民皆

吾赤子。今不加拯救。反從而拒之。是驅之也。以予盜糧有人如何忍為此。臣之愚慮謂宜劄下監司盡如救頭然。雖有言行而未易行者凡數條。為今州縣遇流民入境。未知數目多寡。宜責之長吏預為措置。或分寺觀而暫為居止之計。或隨力聽其所之毋其遷徙之令。其說固當行矣。然諸郡亦立經常實錢。一旦重以此費。帑空竭計將安出。雖有巧智。於何取辦。此其未易行者一也。惟民勁悍。村落與江浙不同。轉填溝壑殊可憫惻。其收其不強壯者籍以為兵。如近日新招拱衛一軍。亦可於數仍鄉在諸軍。多有應籍。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淮民之壯丁。其說固當行矣。然養兵猥衆。今大農不能供。而又益之以衆著無窮。反致激變。此其未易行者二也。兩淮瀕江伐鬧錢糧之計。宜給田賦種尺椽寸草之助。獨有山水寨阻險為固者如故也。因而葺理。增立堡寨。以處復業之民。其說亦當行矣。然民多

窮必問之以容葺理之費官給之種牛犁。聽民自為而官助之耳。俱非空言之所可辦。況此又在狂虜出退之後耳。誤阿止渴。姑目前此其未易行者三也。措曰其務復業。官司為之主盟。還其自有之田疇。以力耕之務。其說亦當行矣。然自經殘賊蹂躪之餘。種糧盡矣。牛畜盡矣。耕具又皆盡矣。小民積蓄藏久。尚不能集。一朝還鄉。決難措辦。是亦驅而就死地耳。則雖情願測去來無常。民未知復業之為利。反不如寄窮之暫寬。此其未易行者四也。則今近郡聞有剽掠之衆。輩下已有攘奪之風。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長聲勢。吐隸徒往往滋蔓矣。新未撥等皆勁兵也。群起附和。如水赴壑。流民之禍。豈不甚可畏哉。陛下亦嘗憂夫為帰一者之念。務無以衆蓄魚遊釜中之憂。凡前四條利害相形。若非獨見畢慮之所可窮。望詔宜說布集衆議。詔侍從臺諫兩省官以及京廷之臣。參酌事宜。竭盡忠計。各上議狀。不

許職名在我人人得盡己見。先至當同案貴。陛下與二三大臣合衆謀而斷之。至當歸一。無有缺貳。乎以安近懷遠。保邦固本。實宗社生靈大幸。臣不勝惓惓。

用為中書舍人蘇緘進說書進故事曰。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褒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得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臣竊謂匡救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為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

曰散聚其民於下而總提以綱於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
群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剽劫殺傷松江出兵擊
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轉入金壇若宜興若溧陽若當塗所在蟻
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之民率多附和目前勢
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救
捄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
措置[illegible]路而排之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
在分之[illegible]養之[illegible]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
臣之臆說也[illegible]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
隨所在賑之又擇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illegible]薪水濟
之所作可謂詳盡矣今日果能推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
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有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視

如一家或[illegible]國[illegible]則彼此當聯絡爲一體而所謂閫帥者又不
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當其[illegible]有[illegible]者貪其業其閫有爲士
者則散於庠序爲商者則定之以遷心有所繫而無所動此
皆分[illegible]則養之之道易而其[illegible]在督府制閫以及總
漕諸司爲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貴乎合所謂散其
其民而[illegible]統[illegible]富[illegible]行[illegible]長史
任責一如[illegible]州故事流民[illegible]宗社幸甚

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
平價出糶一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糴乾
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
日所當法者今糴價翔踊未知所屆市井之閒見糴而不見米推原
[illegible]富家大姓所爭閉糶所以糴價愈高而[illegible]價[illegible]減陛下急

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
詔官吏使之任[illegible]救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糶價
一平則糴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
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
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
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
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臣聞食貨相資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者也虞書曰懋遷有無化
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孟子曰許子
以釜甑爨以鐵耕以粟易之蓋一者不能以相無爲人上者但
當其均節其重輕使交利而俱贍未聞有力加遏絕使食貨不

通以至於飢餓死亡而不加恤者也管子曰計本量委則足矣
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藏者何專於一處而不散也天
生穀粟所以養人乃[illegible]推而閉之夫絕民命使[illegible]於溝
壑谷之中何其忍也自古[illegible]孔[illegible]閉其蓋藏天
下貨物未[illegible]禁米也國家[illegible]米穀不稅[illegible]閉糴
有誅祖宗仁政吏可不恪守乎臣竊聞近者有司經行閉
糴米爲使[illegible]吏囊民共主其事[illegible]舟車擁不泄山澤之隱
貨無所售貨無所得飢民[illegible]之[illegible]法禁嚴峻[illegible]呼偵破櫃奪搜
以與官與其有捕獲傳送有司斷者執哉向也救死於[illegible]而不
得今也救死於頸而不能進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夫移粟
移民一國而相通者也晉饑秦救鄰國不相通者也尚有矜恤
天子縣內之民而肥瘠相視哉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生民[illegible]

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作俑者猶有罪矣。況尤
禍也乎。不豈乎。今鄰耕秣猶未散也。遏糴之令猶未下也。正
當疆場日駭之秋。列郡有粒入取貨於城內者。家邑有蟻聚蜂
屯於田里者。豈此不已。豈不為姦人所甚以擾吾民乎。願陛下
申敕閩家。遠惟先號之鑒。亟命有司毋取更索。無輕民命取數
年[illegible]之[illegible]舍之[illegible]。[illegible]獨勝論。使遠近山澤溪谷之民。咸不困
知[illegible]。病[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專兵會而移[illegible]賣刀劍而[illegible]牛犢
矣。惟陛下垂何之意。甚幸甚。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
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紇石烈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
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
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

於是令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章宗泰和四年。河北大飢。尚書右丞侯摯上言曰。今河朔飢甚。人至
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
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援河往來者。特
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濟
[illegible]皆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
[illegible]之況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
[illegible]死而不救。[illegible]老臣恐其兵
之[illegible]特以糴口而起[illegible]民[illegible]

宣宗貞祐二年。中都路[illegible]在京貧民缺食者衆。宜
立法賑救。乃奏曰。京[illegible]人若宜[illegible]而聽遷官陞
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illegible]丁憂。入[illegible]求仕

官豐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政化並言則化切於政。民合諸則
食急於衣。欲天下之化行。莫先於義。欲天下之食足。莫在於農。豈可
預防而業可永安。義有素行而俗自相睦。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
軍民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
檢校。勿使損敗。當社飢饉。即用賑給。至于隋末公私廩積可供五十
年。蓋長孫平之力也。欽奉至元六年八月間聖旨條畫內一款。諸每
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遇年熟。每親丁留納粟五斗。驅丁[illegible]斗
粟不收。許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勸支。從[illegible]給社民
[illegible]利長明置收支文曆。無致損耗。數以[illegible]自是[illegible]十餘
年于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空如也之處。頃年以來水旱相仍。蝗螟
蔽天。饑饉荐臻。四方迭苦。轉互就食。隆寒暑道塗之中。繼屬不絕

雖扶保抱婦泣於侵子。既於流離老弱不能遠者。而殍者衆矣。死及京
失所者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東。山野之民飢食樹葉。衣蘇大[illegible]
多矣。若更飢饉。不息民將奚以為生乎。復惜立義倉之後。而[illegible]
義倉之後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蓋當[illegible]
氣未和。人事未盡。以致之哉。若幸從臣所謂[illegible]
有餘粟。是國家無[illegible]
其意以為及饑[illegible]丁出之故[illegible]其社粟而計丁納[illegible]
也。又條款使驅丁[illegible]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偷之
曰驅丁。豈可獨不食哉。又割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
村居無田者。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月[illegible]義倉者責其義。[illegible]
納之錙銖。輕親鄰之多寡。則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也。[illegible]歲粒米
狼戾。[illegible]者陰門。猶宜與之。況一社之人而乖[illegible]豈宜分彼此哉。是

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陛下之本心也若從臣言限田壓之法之
後其田數之多寡亦不告矣次照陛下舊納聞詔[illegible]農民凡一
社之社長社司各令社下諸家共率桑舍屋一所並不算凡子粒
成熟之時約則計田産項畝之多寡而收之凡納例平分無[illegible]
不稻麥一升凡人有急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蝗螟以白
相告凡同社萬一豐歉均宜免其歛若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
民之時照則計料家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illegible]每口日一升候豐
年則勸為定體凡社長社司董督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
得拘撿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簿記存焉如是則非惟共相振救而
善風亦興矣

文宗時虞集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方數
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
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灾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
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
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illegible]
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illegible]
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illegible]
識然[illegible]三代之民將見出於[illegible]帝稱善[illegible]

順帝時蘇天爵[illegible]
百姓為民之財國者民之[illegible]民者財國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言易
有聚人曰財之文我國家聲與百年子育兆姓雖賦稅專征於郡縣
而[illegible]朝廷愛自去歲以來[illegible]天災時見或值旱乾或過
霖雨河水泛溢[illegible]江浙遼陽行省山東河北諸郡元元
之民飢寒日甚始則質鬻與田既不能存甚則鬻妻賣子僅自延

朝廷雖嘗賑恤數日又竭今朝賢聞官民食野菜飢腸暫充形容
已槁父子不能相恤[illegible]得同處[illegible]者相與為盜賊殍若死於途路
聞之亦為[illegible]心[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始茲春夏之交將為[illegible]麥可望鑑已
損其桑株蝗之食其青苗夏麥既已不收秋田猶未下種大災若此
民窮奈何衣食尚且不充賦稅何由而出誠恐州郡官[illegible]依期
征[illegible]益甚夫民惟國之赤子財者[illegible]以養[illegible]從朝
起[illegible]關奏[illegible]彼災傷去所[illegible]賑濟之家[illegible]
[illegible]因[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之心和氣既洽陰陽自順
時協[illegible]百穀用成蒸民乃粒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九

水利

周靈王三十二年（[illegible]）穀洛鬬將毀王宮（[illegible]）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illegible]）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illegible]）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illegible]）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illegible]）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illegible]）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illegible]）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illegible]）地無散陽（[illegible]）水無沈氣火無災燀（[illegible]）神無閒行（[illegible]）民無淫心（[illegible]）時無逆數（[illegible]）物無害生（[illegible]）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illegible]）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illegible]）申呂雖衰齊許猶在（[illegible]）其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illegible]）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illegible]）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illegible]）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鮌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illegible]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漢武帝初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illegible]）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illegible]）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illegible]）鄃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郡無水憂邑收多好害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

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曰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

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

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

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

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五郎反）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

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廼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晉武帝咸寧三年杜預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

徙運通時下都督處支其處寓各據所見不從運宦臣宗進亡市運
道東諸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邊地界壤地凡萬三千餘
頃傷敗成業遵縣湖陂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
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憂而都督處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
難宜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
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
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
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
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
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滿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
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
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

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
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
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
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
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
是今日之實益也詔從之
後魏太武帝延和二年以刁雍爲薄骨律鎮將雍至鎮表曰臣蒙寵
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
屯以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
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
課兵人口累率皆飢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
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爲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

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
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
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
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
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
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
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
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
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
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
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
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

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從之
宣武帝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左中郎將崔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
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
唐堯致歎衆庶斯儲帝乙罰己良以爲政與農食繫民命水旱緣於
以得濟險難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
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
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舄鹵菽麥禾黍化作雚蒲斯用痛心徘徊潛
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乂復同紀自虞誥亮
由君之勤勞佇用劬勞日昃忘餐分慮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懋
契載熙道邁九有德被八荒魏階隸路貫維英鑑虎門歸闕宣曰賢
明天地咸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
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入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蝕鹵

史起曰之茲地荒薄臣實為恥不揆愚蠢敢陳之計水之溢下浸
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槩古法皆循舊隄村者河決然
子渠楚欲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跡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也民兩
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通靈嶋水田一路往昔膏腴
十分兩九邑居凋雜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漳決吏不開瀉泉仍雜窊
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遠邇穿鑿溝塍分立隄堋亦在疏通預
決其路令無停蓄隨其高下必得地形上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
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通
瀉其境潟泄此陂澤九月農隙量役計功下月訖正是臣本職跡遣
能工廣畫形勢鄴發明使審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斟酌分岸
錄廢從往別使案檢分野是非蹤跡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宗帶
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蓺

棄廢必使室有久儲門無餘積斯實上策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
之利郎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
遥迳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蓄微事耒耜而跟踐未稼糧色然苦罕
有飢饉豈天德不均致此偏罰蓋是地勢異爾有強豐收既鄉居
水陸目視荒殘每思鄉白屢想王李風宵不寐言念皇家思誠丹懇
實希盡力有心營增乞垂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
恩有賑飢荒之士黔首深蒙息自一朝經之生誠申於今日詔書頻
年水旱為患黔民阻飢歸言念之時不遑食寢此事條深協在處從
計畫功費非朝夕可為宜付外事間事遂施行
宋太宗淳化二年秋涇陽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內舊有石翣以
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翣壞三白渠
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笆

築堰不截河流但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
暴至則堰壞漲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頗數投終不能固乞依
古制調丁夫修疊石堰可得數十年不挑所謂暫勞永逸也詔從之
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渠舊涇鄭渠
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
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
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
皆近代改修渠堰浸壞舊防繇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為
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跡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
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
據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頹壞陸廢已

久廢凡制置之始涇河中流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
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岸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
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
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
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隤
圮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
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壅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
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翣廢壞已久杜
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
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
以葺之數歙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置
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

十人踰年遂堙塞復其利因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浚陽縣側以時行視從復甚便又言鄭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內有陽渠蔡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同行檢覆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貯水利者先耕一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

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給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

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蕩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

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兵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亙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

歲罰漢之衆。方可舟而下。由是白沙趣東關。經歷壽泗。泊步泰康。見
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
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
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
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
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
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
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以戰。德宗蒙
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
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荊揚各五萬人。襄宣
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
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疋。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
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
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
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
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
刪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
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天禧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
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
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
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
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
下。泉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勞必

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
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
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
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
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
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
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為二渠。一逼大
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
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
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
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
自固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
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仁宗慶曆間。守平江范仲淹上奏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
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
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
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
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堙之。雖有
隄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
田係出租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計米七
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
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
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
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

備禦。江南圩田浙右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條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寒。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而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皇祐三年。直集賢院劉敞論修商胡口奏曰。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

淋溢。山谷發泄。經川橫潰。盛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濮魏之埒。如商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洛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於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父母號痛。無所控告。蓋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繼疲殆之餘。以極其力。殘耗之後。以畧其財。蓄為事而罰所不勝。役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況開河之為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不為仁。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以禹為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若耳今朝廷之聖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擇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壞矣。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費矣。雖塞河未能有救也。今且順水之所欲。徙而利導

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倘嫌而不為。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唯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至和二年。翰判三司院歐陽脩狀奏曰。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盖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源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德博

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於滑州天臺埽。尋而修塞。水復故道。不數歲又決於滑南鐵狗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

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於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塞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

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眾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脩又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眾，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費財，不精謀慮

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罷止。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而及興役遽已罷脩，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近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戒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務安靜，振恤之猶恐飢民起而為盜，何況於兩路聚大眾，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

今又遺此旱災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未有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說河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况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瀧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瀧至海二千餘里堤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況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而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趣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

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瀧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復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今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摧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往往□□捐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旱特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今可遣

可復已作豐年餘力漸次興功爲臣實慮爲本無遠見得於外論可否言謹具狀奏聞

三年備判三司院又奏曰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瀧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因於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難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決爲害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

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爭既使執奏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異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難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宜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說誘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未害猶重雖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以

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一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illegible][illegible]兩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illegible]遇。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堤防，則河患可禦，未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illegible]五年[illegible]五州困弊，河[illegible]溢久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下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患三而為害無涯者也。今為[illegible]議計[illegible][illegible]今一患而又就三患，以臣思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六塔不能容大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本以商胡淤難行而開六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增流而[illegible][illegible]口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illegible]之[illegible]成，又不[illegible][illegible]求如此等

事甚多，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曾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堤防為是。下情如此，雖未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管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灾，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奏曰：臣竊聞有內臣劉[illegible]奏請於京汴河兩岸增築堤岸丈段高闊，以防決溢之患，見下三司相度，併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八作[illegible]寨等司檢計施行。次日近，自有此行遣以來，於汴兩邊居民戶口非常驚動，搖邊日夕洶洶。其[illegible]者則曰：官中果有必行之令，奪民之地，毀民之屋，[illegible][illegible]撤徙，[illegible]父子夫婦不能相保矣。其富者則公行賄賂，百方請囑，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夫河防為害，須順其情性。在先朝時，歲歲開濬，[illegible][illegible]行後數十年，沉澤底淤，官司因循，以擾民為重，因監轄[illegible][illegible]以治工得罪。今汴河之底比於昔時已厚數丈，而汴河之堤[illegible]不起，今却相通[illegible][illegible]，堤高下已與居民屋瓦相等矣，復更欲如何增展之耶？以臣愚見，莫若向去每年開濬不輟，使水性既下，下底漸深，則自然無橫流之虞。京師溝渠積帶內而大可流布通流，波[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堤愈高，其勢愈危，況非國家經久之利，又有居民[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陛下審斷，子賜聖旨指揮，且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吏[illegible]特[illegible][illegible]猶[illegible]之說，而二縣師局傳以逮求[illegible]為名，下以安民心，上以圖報體也。

嘉祐元年右司諫馬遵疏開浚汴河奏曰臣竊聞本朝舊制每歲興
功開浚汴河故水行地中而無壅遏填閼之患祥符中巡護使臣韋
繼昇表請罷修一年以省物力又請今後三五年一浚從是目前汴
渠之利而不能思患於久遠故近年以來河底漸高口地數易水小
則東南有漕運之阻水大則京師有浸灌之虞歲習為常人恬不憂
夫禍固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暴水可為寒心雖使橫流僅紓
大害而所殘無數者甚可哀臣欲乞朝廷指揮官今每歲農隙之際
檢計開淘以深快為限縱未能一切如舊積功數年可以增集
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
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宋昌言說
置上約二月翰林學士司馬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人力
引使就高橫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

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九

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
去尚近地勢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漲水必復西合入北流
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
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
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
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
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其急流邊
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
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
湍悍之勢於兵夫潰溢撥岸其勢必有所向若壅塞二股下流既
無堤防必壞民田護岸河門未堪大衝恐勢於淤上下約隨流而脫
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冀等州舊劇生堤甚衆則大水西

來其西則西山諸水奔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
與在外官合議詔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張茂則再往四月光與茂
則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
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
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
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
捍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
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
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令帝曰欲作簽河甚
好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
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
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

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九

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
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
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
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
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
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
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
惟是東流南北堤防未立閉口修堤工費至大須備經畫望選習知
河事者與臣等詳議其間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
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己亥光入辭
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成或可塞則東流淺狹
堤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

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上之使帝曰東流
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
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
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則事不可知惟當
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爲難保然昨經
大水而無害今歲地腳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隨河北流稍徙
不保今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
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
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
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
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
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

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
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又
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流
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
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

水利

宋仁宗時知陳州宋祁乞開治渒河奏曰臣知壽州日伏見本州安
豐縣有芍陂自古所傳元引龍穴山水及渒河水入陂每歲溉田甚
頃近年多被泥沙淤淀陂池地漸高為水轉少龍穴山一派水源既
小今來只藉渒河注水入陂後來渒河一道水渠本縣又不修開遂
致水道咽塞陂水淺涸只自引往彼併值二年乾旱去年自六月放
竭陂水只是救灌得側近一二千頃是以壽州米價湧貴官私妨闕
臣切聞得壽州正是出米之地全藉此一陂舊來陂水若滿當無歉
望是以牒石安豐蓋取此義臣欲乞朝旨直下本州委知州通判親
往陂上相度開治渒河令水泉深快於渒河內真堪開水入陂注滿
陂內高築陂岸及量開掘陂內淤淀之處令稍深闊其工亦不甚多

只乞就未春農隙之時少借壽縣并本縣人夫二五千人約功一月
可見次第如陂水稍足則溉田萬頃永無凶年兼得陳潁至京都一
路客米來斛湧可供應

神宗熙寧二年司馬光乞使賞宋昌言劄子曰臣聞國家大政在於
賞罰若賞罰明當功雖不成臣去冬承勑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
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
置立上約擗攔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
斷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降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
等同往商定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上約閉後昌言
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亦累非已出意遂欲以爲二股河必不可成
不如併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一一親聞也賴陛下
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今秋擗攔水勢一併入東流其

北流導已閉斷雖頗漲溢損近東諸埽川民田廬舍然因堤深溢以西州軍家計亦為不少其余昌言不可講之說功今若與同列猶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也受責居窮州當言之人擘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晝夜操舟一臣今皆上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昌言者傳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俱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事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朝廷必不負之也

四年開修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問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興害勞民先王所謹惟以供道使民雖勞不可不恤今少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

五年發運使羅拯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淮者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閘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閘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

八年程昉與劉璯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啟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啟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徑抵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堤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宮北京城中利害易視今始初冬已見阻滯距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僅能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淮溯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卻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兵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害尤速此乃獨擅四年枉費功料治御河之廣當時朝廷遣二近臣督役備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慮之未承今春河流所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監丞之旨不作遠慮回報謂候修自御河堤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堤

遣使如黎河之勢若欲分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補恐不依例蓋乞
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
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
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
河乞置雙牐倣舟船實使與詹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
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泰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惠
淮沿邊糴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
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
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
河故跡決口置牐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罷設
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
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闕河行水綠百餘日所

通船纔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
左右民田渰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則是所謂如
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三河之會
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乃提引河水置牐之地便及堤身
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
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遇大水與流湍悍乃在牐口之上以湍
悍之勢而無堤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之流移墊溺之禍不特在
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以牐之利一歲所濟舟船幾
數止此而築堤治牐所以備之者積無窮不貲之費實陛下所以養世俗
民之意哉臣恐御河利病歲以損算數揆舊新存新牐而
勿治藉可以銷淤殿兵溺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臣一世日欲由此河
漕粟塞下則斷閘區止或可紓飛輓之勞

十年八月河決鄭州滎澤文彥博上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
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
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
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
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
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兵夫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
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已審擇
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嗷嗷吁天上軫聖念而
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
激訐也
熙寧中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奏曰臣伏見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
宜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預備需

索倉卒出於非時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稍草梢樁之
外又自差官採漳堤榆柳及監牧司地內柳株共一十餘萬皆是逐州
自管津般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麸等燒用及經冬泥補而防
等妄奏民間不用己料一萬餘乞差本司兵士採斫州縣民田內自
行收刈所役人夫其非處用往往追使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
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于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
樂於功役無不歡喜民夫與兵從兵尚衆本部廂軍劉剝都盡諸處
無不聞事而昉等奏事不實以州縣憑傳吏訐於洺州諸知
急夫又欲令以如此等路監司畏昉
之勢未敢言其非而日則不知以之是僥冀利賞在或聞
欲泄那州大名等處積水之意遣行而北緣下流耕
發所容受不盡令裏朝廷既令擘

則利害始置之。如聞閘防爲民擾，恐爲僥倖有進休之請，朝旨又令總
須淤田司事甚謹，按程妨奪宜之，將命興事物，不以事之可否，實聞于
執貪功幸，擾民，多加訾謗，復奏報事皆欺罔，而功又不敢避，君肆情狂，於
典憲，可誅無赦。君尚命功以都水丞領事，河上建淤，恐生事興患，未有窮
已。伏乞明論功守罪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擾之民，使天下皆知興役
之害作，朝廷是以戒徼幸，寧賞圖上賊民之人，請具舉劾以奏。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口歲開閉，修堤防，通漕纔二百餘
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
渠，功大不可爲。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
闊，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
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
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爲塘，
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閘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濼，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
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
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
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
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詔東流故道淤高勿塞，乃開大
吳以護北都。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同知院事趙瞻議曰：自河決已
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illegible]爲朝廷
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illegible]歲之計，以
繳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illegible]之役非可
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老待機不待時，[illegible]
歷年虛靡百萬，以河漂外國，留之役盡廢，[illegible]
勇故設防以授[illegible]獨河[illegible]

艱國事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請。
神宗時，郟亶奏曰：臣准中書劄子節文，奉旨令臣候到兩浙相度利害，即
詣司農寺商量。臣今已到蘇州，切緣臣所言蘇州水利，與自來建議
之人不同。蓋自來建議不知古人治田之法，但循目今決水之末，舍
小務大，略近治遠，求効欲速，而久遠無功，所費雖多，而水災仍舊。臣
學書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由小以成大，自近以及遠，要利雖各，而
收功甚速，用工雖大，而爲得不勞，所以與自來建議者不同也。臣今
欲再乞先詣司農寺，將臣元所上文字地圖，與今再所陳利害，逐一將來合
行事件，就所辨析子細，敷白則利可盡於一全之田，工可定於數月
之內，小功可見於一年，大功可成於五歲。臣今往真州聽候朝旨，先
具到治田利害大略書一關奏，所有將來合行擘畫事件，容臣前去
探成文字，至司農寺，但上詳具所陳利害。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昔禹時震澤爲患，東有岡阜，以隔截
其流，禹乃鑿斷岡阜，疏爲三江，東入海，而震澤始定。震澤兩之地
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
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
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
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
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畜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
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災，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災，如之何而可
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其環湖之地，則
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
勢而棊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
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

之南北別無水除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闊其塘浦以使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且如塘面闊三十丈底則二十五丈深一丈積土二萬七千五百尺分為兩岸則每岸積土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尺故岸基可闊五丈面可闊一丈而高二丈已上然其間塘浦亦有淺狹處所取之土未必盡能為岸故田高者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也今蘇州水田之岸高者不過四五尺低者三二尺而已塘浦闊者六七丈狹者止三五丈而欲禦湍悍之水其可得乎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

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岡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浦其塘浦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岡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岡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為闊深塘浦以決低田之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堰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岡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

災而數[illegible]常獲豐熟也

一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堤防治浦港故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古之圩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鶴段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家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其實古也開河之卒而名之為撩清者堤防常存而[illegible]今之[illegible]消乎年紀[illegible]古法隳壞其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中因以為家欲其行舟及安舟之便乃鑿其圩為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安泊船也涇浜既小堤岸不高遂至壞卻田圩為

白水也今崑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新顧晏[illegible]等之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illegible]亦是外水高於[illegible]令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論也或因人戶請[illegible]而隳其堤塘浦久不浚治故[illegible]遂之利請射為田官中利於租稅或因請佃逐圩於外[illegible]作小堤於外終無大堤於內萬一小潦遂為[illegible]隱積或因官中開濬而減少丈尺每州縣舉畫[illegible]開治塘浦不知古人闊深其塘浦高其堤岸之意乃謂只一欲行舟決水不須如此深闊[illegible]及朝廷不從多是小破工料[illegible]計日月[illegible]三[illegible]也自此虞浦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illegible]只闊十餘丈至和塘[illegible]闊六七丈[illegible]因田主[illegible]而不得堤

岸。蘇州租米上田每畝一石，下田只五六斗。又論納苗稅借使年年遇熟，每畝不過剩得三五斗。若一次做岸，每畝約用錢三二百文。故田主寧肯反田，不肯做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淹浸。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故猜於常稅之田。而所納租亦依常數，而租戶幸於問年淹浸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做岸；一圩之內，既是眾人之田，邊圩之人往往侵削邊圩之田以為己田；及其圩岸既壞，邊圩之人豈肯更出己田與眾人做岸？所以無由完復舊堤矣。或因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百姓既無力浚理個岸，官司又謂本是民田，不肯勸發夫役與之修治。上下因循，遂成白水。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

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常潤，湖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禦水之具也。民田既不能容水，故水與江平，而潮盛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各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據，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睹昨議狹浚河者，謂浚明處[illegible]而[illegible]，未至疏決湖浚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illegible]行尺[illegible]大湖水[illegible]可及[illegible]而欲三江不浚，未可得也。欲[illegible]已[illegible]而一江[illegible]堤岸驛低田之水盡入於[illegible]松江愈塞，則震澤之患不止於[illegible]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illegible]率以治港浦，港浦既[illegible]，地勢既高

沿於海者，則剏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堤防隳壞，水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堽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illegible]，[illegible]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年，湖秀二州與蘇州低田[illegible]，則堽阜之田幸一大熟耳。此[illegible]不浚[illegible]江海之[illegible]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也。蘇州不有旱田，即有水患。但水田近城郭，為士人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城郭，士人所不見，而稅輕，故議者止論治旱也。

亶又奏：臣已於五月二十日離廣南東路，[illegible]六月十九日起離廣州。今已於[illegible]州出陸，[illegible]兩浙，[illegible]臣所[illegible]水利委實浩大。蓋蘇州之水田，東南美利，而堤防不立，溝洫不通二

三百年間，風波蕩蝕，僅若平湖。議者見其如此，乃謂舊本澤國，不可使之為田。上偷下安，恬不為怪。至如堽身之田，皆肥衍膏腴，每遇大水，一熟其收倍差於水田，只因陂堽隳壞，不能瀦水，而歲為旱地，深可痛惜。夫天生時而地生財，人[illegible]天之時，順[illegible]以為衣食，以自資也。今乃不能承時順[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之[illegible]地之高下。幸其自成為[illegible]者，則不知所以[illegible]之方，[illegible]又不施所以教導之力。而欲吾民富庶，不可得也。臣[illegible]係[illegible]太息，正在水田旱田之間，稍知利害。伏見[illegible]治水者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所治者，隨曲直鬪狹浚[illegible]之而[illegible]於此方[illegible]形高下之宜，求古人舊[illegible]之[illegible]便廣通民之往來，而富田若[illegible]之[illegible]民田而可[illegible]之如此，惟可治水。若夫[illegible]次道[illegible]總[illegible]實公私終能經久之利。臣今欲乞先

詣司農司東西利害然後往兩浙運司倉司提刑司同商量謹具狀
奏聞伏候勑旨
右司諫蘇轍論京西水櫃狀曰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
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
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
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職水所占及
已出數目然退出地皆係還本主其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
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臣尋深詳所得利與民所斬措所存甚遠然
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猶是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
櫃為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墾如鄭州本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
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
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

罷然乞朝廷體合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
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哲宗元祐二年左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竊以君論一相相擇百官
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今日朝廷內外無事唯治河
為大役竊緣河之所以可治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
所用物料所役兵夫長官既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特來成功則當
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所取信而不致遙
舉下不敢欺罔可以實使事臣今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
當竭財力以應副而水官不任其責倖成功則自擅已力以幾重
賞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倚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伏見此役非
小役也其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少若水官自不任責則朝廷
何所取而聽從大役伏乞朝廷指揮下修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
以迴復大河指揮狀庶使身任其責必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
所繫事體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右司諫王覿上言曰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
廩以振濟以遣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廢時而流轉於道路
者不已二歲將聚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
今河之為患三泛濫漫流無涯侵吞良民田業見窮已一也緣邊
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瀦
水所經邸為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選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
運使范子奇及都水使者王孝先暗鄙罔擇人時知樞密
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蘇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
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
恃以北限彊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

流既益西決口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必屬遼界彼必為橋
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
之効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行直抵京師長[illegible]知驕虜[illegible]不久
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
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尚書王存亦言
使大河決而東回而北流遂斷則皆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
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
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
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
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
費勞民為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
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

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
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河為阻。況今河流
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存亦愈乃奏。能親聞德音。更令
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
思慮有所未遠。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擬所見不過如此。徒
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將沿邊塘泊淤
河滑還突中國之險。還西山之流。若欲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
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於今日。故欲遣近臣按視。若李
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據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河州□自
恩魏以北。增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
三省共同商量。堙塞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
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脩塞令入河身。不聞□引

大河今既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成戒詔書。
侍御史王岩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奏曰。臣伏以朝廷知大河橫流
為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使利□□而導之。以
救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臣竊意朝廷既有定論。必不舒患矣。
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故而先罷議。紛紛竟使反命。未知何所取
信而議復興。既彰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詔兵部□工。有定日矣。已而復
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也。且雖有命令。亦不可易
論特信之表。利害之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然朝廷之上。方
主一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興。一人言之輒罷。大
事大繁而易興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河之為害其七。為不
可不早為計爾。北塞也。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水之險。今河更復淤淀流
絳不可審。遂失此塞險固之利。一也。從河□□□□廣耕無田。大

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
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虜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
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
西路。阻絕虜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
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
則將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當
為陛下審處。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
聖慈深詰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
愚忠。
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論回河乞付有司熟議。疏曰。伏覩朝降黃
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有興役。不可中罷。宜

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
敢為天下先。此言三寶。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
用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則無所趨。則必偏倚傾覆之
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小失其
道。則非一言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兩降指
揮。明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
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虜所并。倘先帝不出建議
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未□□之。後以為萬全之勝。計
日可謀。遂興靈武之師。至今痛恨。伏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
鑒也。臣乞□□論熟議。前日降出文字□等已見。但一面商量。使進
入。第列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知此則免有□合之臣。冀聞聖意輕塞

大役上誤朝廷備有黃河利害宅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以來必
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切見自來邊事陛下多委樞
密院及邊帥與經亦委執政并禮官今來河事正與此同況利害尚
在久遠不至倉卒可容詳熟商量。

純仁再論回河畫一疏曰臣伏見昨日議論河事大臣各有所見望
心慎於裁決天下幸甚臣輒更陳一二節裨聖聽具畫一如左。

一大河為中國之險此乃人所共知今欲改移須先審觀河勢所向地
形高下可為則為固不可以人力國財強與水爭而求無敗經行之
不預慮已往所過人功物料不少今來又欲不顧可否必要施功只
恐將來用過財力斷多朝廷欲罷不能財盡人疲別生他變則咎歸
之利未成而疲敝之弊難救矣昨來止用兵夫一非不聞已至多
君下諸州取索救減生達入數使見的實

一凡發軍事雖小亦必預計財料兵備人手然後度力可為方議下手豈
有大河之役擧率天下生民休戚未曾計定約准人工物料便要興工
將來事至垂成水勢壅遏上下危急之際方知從前誤計必致況臨時
備倉卒科率於民何由可辦擾人害物莫此為甚不以宜加深慮也
一河役所費既廣則既回之後亦要數年安流若水小之時僅能防護
至水大之後便復橫流及恐壅住上流或東向舊河吞納不快卻致
別豪決溢則為害愈甚此事須當建議相度之臣審度保明然後定
議如此則民力國財不至耗用朝廷所舉求為天下稱議
一議者本欲回復故河今見議論不同已自不敢執守卻稱來年且先
開減水河以分殺水勢若此小工料猶可引試若大段費耗豈
得不先審處所以衆事及去料來若河有決溢不是本官此是亦人
各責逃罪之本無故河北流今已數年未嘗知為大患而議者先事

以改移失中國之利止如西夏本不當得而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
恐失幾會遂興靈武之師所以臣言與前時邊事正同望聖意深察
純仁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又論回河利害疏曰臣聞堯舜之治
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蓋小人之情希功
好進行險生事於聖明無事之朝則必妄說利害歎惑朝廷興事以求
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弊常必由斯臣不敢遠
引古昔只以近事言之國家自仁宗以前天下無事百姓安樂皆有
元昊雷叛捐陝西瘡痍不易未聞四方遺有百姓有嗟嘆之聲也自
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更改法令而後乘間妄作者紛然矣
主用兵之議至於勸興靈武之役而生民被害衆矣且以先帝聖明
衆動因欲辯嘗然小人利口無獄執政而致執政復誤朝廷也其勸
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興靈武之師者復曰

機稱壯盛所亟時不可失臣前在政府又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
勢方東趨復故不疑時不可失臣以前事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嘗
屢有奏陳以為百姓久勞方賴陛下安養不急之務未可遽興蒙陛
下尋遣范百祿趙君錫相度得陳回河之害甚明然後宣諭大臣
令速罷備河司臣預奉行詔旨然以後見堯舜知人安民為度三兩
月來郡聞孫村河溢岸水自然東行議者以謂可因水勢以成大利
朝廷遂始向來范百祿趙君錫之議而復興回河之役臣竊念之舉
動次第是同時不可失之說而決為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難成及雖
成三五年間以其小漲為慮只且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隄防
調分大段錢糧物料開河防守之費歲加數倍其財用之耗盡與生民之
勞擾以為心已之成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下有司讓約回河之後逐年
而□□□□□□之今回前曾幾何及添□□物於甚處出辦

則利害灼然可見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若利少害多尤宜安靜臣愛陛下不次拔擢之恩雖屢病猶未敢自同衆人坐視成敗而以圖避僭越之嫌而伸補報之萬一區區愚誠惟聖聰博察

戶部侍郎蘇轍論開孫村河疏曰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懼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鄙探邏蕃部驛騷河議未息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路蝗蝝稍復成熟雖東西陝西災旱相仍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扣關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實費梢草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學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有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為費擾又倍於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illegible]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情而復本河所謂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意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尚未能決然更張畏於遂非雖欲[illegible]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說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此所以熒惑聖意而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天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雖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漲溢雖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為之破蕩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居丘冢以避漲水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每亦如此遂為隄防未興之害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憂害兵民樹藝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完復為利不貲今用逆天地之性驅而東之竊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皆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尾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畧如此可以[illegible]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死者數百人持根藜之藏動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

報所遷之處狼狽流離盛夏暑疫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
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來年歲春改復調
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知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然今建
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患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
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
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
准斷自聖心盡罷其役則天下不勝幸甚
殘舜論回河說同時開剔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
之以為天下對此因遇所謂突傷之後民力未復求堪此役然奏言
不便既而據察眾議罷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劉[illegible]言於朝曰黃河
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未易奪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溢之患而下流
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亦當

一全千年之間保無所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
瓘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私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
難成故於議狀亦未復言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之責罰然
下洶洶傳答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隨內批明
付三省如云東河流不復故道[illegible]之甚外廷殊遠未知[illegible]
信否然眾心憂懼深恐聖臣由此繼是不敢正言得失臣[illegible]
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輒復推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illegible]
矣縱大臣固執[illegible]以臣口奏備有遠功一[illegible]係安危
可以情動[illegible]
不共耳昔真宗皇帝[illegible]其致亡與結[illegible]是
以來尚[illegible]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
石晉之歲黃河非不在東[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河南無患河北亦自

無兵患由此觀之交兵與否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
下之河升諸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
也昔李垂孫民先等號知河事皆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跡以為河
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
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
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徙北去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繁其
為患止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屏蔽欲壓竭民力導
河東流且為契丹之謀則多為朝廷慮則疏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
或請丹為界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射獵之利
而非所能且若河勢稍為當先兩岸進築馬頭交伐木為船其功不細
契丹物力寡弱必不能為既使為之今兩界條築城柵比昔小增輒
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

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
順流而下則長驅臣境可以一舉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
惟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
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illegible]之
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
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百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
出數倍公私費耗心有不可勝言者今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
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
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
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
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
罷此大役推[illegible]神宗之旨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

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
入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愛國之誠干犯
斧鉞死無所避

韓二論回河疏曰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
終爲河北之患竊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爲黃河西行已成河道
大臣始謀欲塞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
望誰敢以言方患心交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自
釋然咸知陛下虛己無心欲求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
正人端士始有敢合盡言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椿錢
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繩又商量發
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
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

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
開之形欲令使者默諭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己無心
欲求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使范百祿等
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
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不屬戶部既是百姓膏血不
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年止用役兵
如臣前奏所言役兵財傷爲害已甚待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便
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講兵買梢似非今歲可急若百祿等以開
河爲不便則取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況
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貴不貲
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弊陪
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得下力微竊不

自量再三干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

水利

宋哲宗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轍論黃河必非東決疏曰。臣去歲
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爲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嘗三上章
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已深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
之議多謂故道已淤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錫親行相度
以人情論之附會大臣則易爲言違背大臣則難爲說而百祿等既
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
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
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
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
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其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

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緣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使偉
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
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無可僥倖惟有河事一興
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縱聽其事。臣竊恐見今河
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由報漲水出岸由新
開口地東入孫村未通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牽入二三丈河
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
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還之
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汩陳五行違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
不成。鯀以殛死。今一回河所消百萬生靈安危所係何不計
利害而輕動之哉。乞賜早下聖命有司且令撥水所可句成罪年復
水勢利。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然故道堤防壞缺

之處量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
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
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群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
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興創。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
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
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
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蒙大之害而塞默。臣竊懲前事無有一人爲
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誅譴。
轍又乞罷修河司疏曰。臣於去年冬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
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
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
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

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
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
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
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爲一聖明見千
里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莫能爲蔽惟減水河役遷延不
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發端遣回既爲
聖意所臨要當遂罷盡罷今月六日果奉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修
黃河。候今秋取旨。又臣獲奉聖旨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
旱。皇皇之際聞此德音無不感悅。臣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
可開而託名旱災出令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文之以請罷諸河
以蓋掩減水之跡。上下相蒙事實未便。何者比年堤防積歲不治。
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因堤防決壞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

官吏寫奉其事因以爲回河減水之說既不依常四興功貽誤甚者
又大詔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當請役此費用相當
則孫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滄等
州衆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
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聞減水河雖不開撥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
歲於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撥深廣可於一上必不復得於此總功物
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爲此勢因可知然臣之所慮非特在此何者河
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與大役雖傷財害民亦患不
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違悟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
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僭固爲[illegible]去所厭[illegible]後行
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延以便其私[illegible]
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既天語數切中外聞者衆至

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宜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寧害物而必
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
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違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
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
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顧望有不爲陛下用者矣故
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illegible]不可復
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
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illegible]其欺罔之罪[illegible]天下曉然知聖意所
在如此施行未獨河事既[illegible]數以虛誑欺朝廷弊
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illegible]納忠誠村費[illegible]罪合萬
死[illegible]切知縣數二聖[illegible]五年所在禁近因德不
重蒙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能言者矣所獻之誅下[illegible]數四

懋爲御史中丞又乞罷修河司疏曰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
成河道每年夏秋以漲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攢閘等築欲
開朝廷遂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可夜爲遷徙之
計監司守臣及勑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不知其難矣而去歲八
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乃得衆議僥倖萬
一私覬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劇役[illegible]差文武官吏
收買梢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擾動爲口一詞知其
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但令且開減水
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援救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
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勑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
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候秉得一
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

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況有前件聖旨尤非虛言理當檢舉
施行以信大臣前議今漲水已過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正
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往北京司相度孫村口全築村
河身內妨礙處取掇碑擔候冰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
深闊隨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起蓋猶挾舊意觀望朝廷欲徐爲興
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畧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
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得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
之修河司若不罷漲者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
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勑流竄李偉以正國法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官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
昔人遂爲隄[illegible]倚於村而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
之地全諸[illegible]宗若邪大惠今日李偉等閉塞三

河門築截河馬頭，掐水銀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
七鋪開撥河道，怨令漲水離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來，
幾與北京築橫堤平。南堤綿亘凡五十餘里。是時北京官吏[illegible]
止風不定，本京必致殊虞。今傅等申請行役，與回前實害[illegible]
言北流深瀛汎濫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彼人
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皆決，
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
小溢，必不至深害。豈無東流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傅等所言
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罷河回之
臣慮也。

中書舍人曾肇奏：臣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
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飢饉瘡痍，若來年夏秋大漲，河

得止。今備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
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稍
草先具，將安施乎？會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爲東流高仰，北
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
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撒井，尚行
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
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
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各赴都堂，用又乖，以一年爲期。
及朝廷詰其成功遲晚，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稍快，工料粗備，
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候新河勢緩，四河[illegible]
此蓋孝先倚[illegible]等知今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資[illegible]
未及寬權度事理，知不可爲，故爲大言。又以若失此時，或河勢移[illegible]

豈獨不可減，亦恐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遷其常事。水
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海故道，
並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然爲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
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
年正月癸未，吉材等使回入對，復言備減水河役，選兵夫六萬二千
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疋兩束，
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將來官員
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頗聞有害無利之狀，那
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已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爲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河
入海，不惟於塘濼有妨，況水入界河，向去淺澀，則河必北流。若河尾
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趙

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
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
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
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
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刷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
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今[illegible]引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
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illegible]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
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illegible]八年元[illegible]之深，非[illegible]而去。
異以下數百里[illegible]歸納處，河流深駛之證也。
[illegible]有限[illegible]之實，今之塘水，又與昔時淺[illegible]以[illegible]
步[illegible]遂[illegible]州等處[illegible]之決[illegible]
二[illegible]十二年[illegible]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

首以此動煩聖聰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消
退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
援之乎自古興州諸關置中朔方趙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
南北往來之衝豈嘗以界河之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
河安流合於禹跡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
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
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
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

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奏臣竊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
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
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洛以
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
地以引洛水中間鉄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導河以助洛水之淺涸
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猶大
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一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其失無
慮數十萬爲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或以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
不爲虞而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禦悍河大勢之奔則湍堤潰散將
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爲一
之患亦已謬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禍若折其首衝以終除其
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通祖宗百年
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爲得策仍存洛渠以備成敗免廣武傾注以安京
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寨大河水勢以解河北
決溢之災使東南漕運以免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壅淺打
淺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船以供京師之饒爲萬世之利有六此

不可勝也惟汴去兩岸舍屋盡廢倘錢爲害者一而甚小所謂省小
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耳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
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事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
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
而河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亦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
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
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各之後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開引分
水卽可以行汴一分既不爲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若
既已無動古水而河尤爲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亦有
自然可復之理望以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此地
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奏與安持等議不協
嘗上河議其略曰河順有司因河決三年功廢騷動半天下復爲分
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横截河
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
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
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惡有司不得信耳臣請
[illegible]大河北流兩堤復[illegible]上下約闕閉村河門
使河流端直以成[illegible]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完緒而
河患庶幾息[illegible]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
外丞司[illegible]河去
八年三月[illegible]不監而奏門下侍郎蘇
轍奏[illegible]害蓋明是衆流本人力所開
[illegible]歲冬月河流斷絕故數壞回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

東流僅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輒雇何由雖有蓋不宮之責欲
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用歎權
之請不宜復從趙偁沿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五
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謀議暗昧理使大利不
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廷下溷民患積役枉費物無窮已臣切痛之所
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
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因為害今不
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
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關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
也去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
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說欲為軟堰知
河衝之不可以軟堰塞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

戲也請俟堰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
紹聖元年正月偁為轉運使又上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
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景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
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
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
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
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成功也請開闕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
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宗城洺邢將首廢今之利若令
故道止從北流則應河下已[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直閉北流
東從故道則應奔水不盡入[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因孫村之口以行
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
大至乃將放還[illegible]入[illegible]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慮之則孫村之

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
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
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
哲宗時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論回河狀曰臣伏見元豐四年五月
河決小吳六月三日神宗皇帝詔旨更不修閉決口至十二月又宣
諭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其詔書及聖語已書於實錄謹節錄
上恭惟先帝聰明睿智窮神燭理不出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斷
以聖意如親臨視雖神禹復生亦不過此所以終先帝之世人莫敢
輕議河行大吳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異同朝廷疑
惑故爾違先帝神宗遺德又遣范百祿趙君錫案視皆言無可塞
之理即用北流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衆矣昔堯
之時洪水滔天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薦鯀堯知鯀不可用

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為人狠戾必不能順五行之性也四岳皆
曰試之堯乃命鯀治水九載而功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
從四岳者何也將于衆捨己從人也雖勉從四岳然鯀治水果無成
功卒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捨己以從人而況執
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夫河為四瀆之宗萬水所會
自大禹患其難治猶尚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已漢武帝時河
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方憂河
決方士言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
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者也以此說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
仙及見其難可知矣自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還
祭山川因過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而作瓠子之歌河卒塞之名

曰宜防其難亦至矣昨朝廷從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
解下流之患遂命偉專管勾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偉止因開沙河
直堤第三鋪口放澇水入孫村口雖名之為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
理必難久行就使大河能成二股則東西兩派占地愈多所備益廣
隄防之費自倍先朝亦嘗為二股而終不成者河之大勢必歸於一
故也而李偉因此乃欲以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遣大河復
歸故道奏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
衆即依偉奏置都提舉修河司亦未嘗審問其安持可與不可即令
與范子奇同提舉安持既開直堤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觀安持
奏自八月八日放護至二十八日日數不為不多用梢草等百萬物
料不為不豐調急夫至六七千人力不為不至官吏自夜達旦不為
不勤埽鋪愈危勢即墊去甚於為危何時窮已然不能□而直堤自

潰決百餘步今總開一鋪而河勢趨移人意已不能測功役已不為
小安持而奏已載兩端於未開截北流河上萬指於此若其無求豈
肯任責又聞范子奇爭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析所謂御材委乞
兼領河事制置一年必使減用不加費役力不如舊河□往□物料
住買水行地中冀不決溢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春兩界京東不
肯調夫亦免科出大錢又乞赴闕禀議河東自河決以來監司未嘗
肯任怨方謂梢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試之一年若其無成願行
黜責以此則誰不盡力孰敢妄言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聞
奏不令赴闕所先移御材河東乃復置專河司而改用范子奇意謂
子奇必不敢違自□子奇□□□□□□□□□□欲遂朝廷我子奇久
任河北必不知其□□□□□□□□□□去年秋遣二使之時天陰方
且□□敍曰可□或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朝堂無異議

之人止用一李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所用物料發急夫調兵已不為
少凡河役一起則公私遂空將來數十萬兵夫不唯窮困河北一路
生靈京東京西亦皆震擾人民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此
今河去北京止十五餘里若是馬頭退盛河水則其勢不可測知臣
有陳奏此宗村何以捍禦自此之時雖誅李偉輩未足以謝天下生
靈陛下安之何及夫河不可塞在理甚明稽之帝堯則當從衆歸之
神禹則當順下質之先帝詔書具存陛下昨欲遣使之時先已降詔
恐人有觀望之意復追改之此乃陛下以大公為心絕所尊主不輕
河東路之至也及二使還奏大臣論議猶不能一獨陛下聖意至堅
退然從河可數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無不以為至當今纔經三時
復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為不可陛下又以為不可而執政獨其前
言之失必欲遂非不復顧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

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強從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為言以北流有決
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河中河陽鄭之閒猶
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地無所阨束而北流隄防未理以往趨
下安得今不為患也今秋水勢多於常年如此潁昌水入城蔡□□
亦有水災豈由河不循故道□寧中□決書村東南注鉅野□□□
帝時瓠子王固河決而南不可不塞故大興人徒塞之雖當時之役
人力已竭所施一夕河□□□□乃成□□□以為天功非人功
也祖宗時王楚埽斷□□□□□□□□□□□□不可塞也先帝
知其如此及□□□□□□□□□□□□□□□□通近都邑之
患而河猶□□□□□□□□□□□□□□□使之北流當
時議者以□□□□□□□□□□□□□其地此乃天意非
人事以大河者天地之氣緘之不可諸能禁之今東行故道已高仰

使能以人力隨之。至於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以
人功開上界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欲使水隨人
意。此乃鯀陻洪水汩陳五行之失也。[illegible]中[illegible]為武濟之役。以
橫絕大河。費國財害人命。未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其肉。凡
其敗事。悉臣黨庇。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貶竄。今欲塞北流。復
淵何以異。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
正如邊臣欲生邊事。官員使臣利於功賞。條約吏[illegible]主典利於官物。
諸大將為羨。使豪民利於售捎草。頻河之人木杷聚[illegible]營為[illegible]
田可之利。皆[illegible]此輩。非為國家計也。且以國家今日事力。何如[illegible]
武帝[illegible]之時。以漢武帝之雄材。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為難。而
今日執政容易為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勢。
方今國用虛乏。民力困弊。朝廷唯宜安靜。稍留積貯。息民。況必無可

為之理。今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於增[illegible]。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
國之險。此皆私憂過計也。塘水不依元法已久。非緣河決而後然。
今河入界河。日益深闊。東流幾二百里乃入于海。[illegible]以界河為阻。今
以大河為限。其為天險。豈有過於此者。昔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
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
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
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illegible]萬世大利。武帝壯
之。詔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
通於神明。恐難改更。[illegible]
故不為也。今議者[illegible]
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則失二百里之地。何足[illegible]之灾也。今
於我何必欲專之議。昔又以為恐虜渡河入寇。此又不足慮也。今

河上流自西夏經北界乃入中國。自古未有戎狄以舟師入寇者也。
況其居下流乎。若北虜能以舟楫與中國校勝。此則書契以來未之
聞也。假使東流成功。北流湮為平陸。臣不知朝廷能聚兵於北境。使
彼不能[illegible]水而得界河乎。凡以北虜為說者。皆以虛言恐動朝廷。望陛下拒絕
勿聽而已。自古欲舉大事動大衆。必先盡天下之言。不惑異同之論。
使人人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焉。至於治河之未也。實[illegible]
人。其論議必斷以經術。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漢武帝使汲黯鄭
當時塞瓠子。猶復壞。成帝時。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今乃
欲望大禹之功於王孝先李偉之徒。不亦難乎。陛下凡兩遣使行河。
執政皆不以為信。而獨信一李偉。輕犯大河。與[illegible]一處無異。
其費雖有限。極國財民命委於洪流。比之邊事尤不可計。而朝廷晏
然為之。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論入臣[illegible]

回河勿輕動衆。無以有限之財力。生民之性命。與不可[illegible]功。勿為
無窮之役。與無用之費。以徇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都提
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預於[illegible]然之患。其北流未[illegible]。官敕轉委
外都水使者。以來春為始。專理隄防。仍速[illegible]相度修閉諸處決口。臣
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illegible]使指。言出臣口。
理亦有緣。是以請罷至於閏月。今中外訩訩。皆言不便。臣所言意嘗
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隱默。坐觀國事有誤。則臣之罪大矣。陛下亦
何賴焉。是以冒昧竭盡其誠。唯陛下深察之。無任懇悃[illegible]切之至。
祖禹乞罷回河劄子。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illegible]陛下擢
任言職。夫在[illegible]分掛補。亦當[illegible]慚懼難勝。實無以上
報。然臣[illegible]不諫。臣自九月以來。聞朝廷復置修河司。竊見
人情恟恟不安。皆言回河不便。臣固經與傳堯俞等具講求利

害。臣以為此事至大，未可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避入文字，令經數
日間，忽承改授吏部尚書，臣除左省之職，臣非不知給事中職高而
責輕，諫議大夫班下而責重，人情誰不以非避為榮，以免受責為[illegible]。
然臣竊以回河之役最為當今大患，又聞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
九州刺配兵赴役，又差內臣大使臣四員團結點發汴第，如此天
下豈不騷動？且河北百姓未嘗告語，乞朝廷回河，而無故興此大役，
違天地之理，易山川之性，以困財民命，填無窮之壑，而[illegible]不測之處。
此實宰相所繫，臣尚敢不力爭？夫河不可回，[illegible]朝廷君以
臣言為非，即乞罷回河之役，以免河北將來[illegible]所圖
[illegible]。臣願以一身救數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illegible]一回以
臣言為不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卻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以[illegible]
職塞臣等之口，使人貪利而不言。其朝廷若使執政得以官職啗人，

則畏義者無不鉗口，貪利者亦皆結舌，天下利害，[illegible]人主何由得
知？此非陛下之福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方[illegible]，皇帝陛下未
親政事，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大臣乃以陛下[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日
雖在愚蒙，不敢當此。臣若[illegible]，[illegible]政，何為[illegible]君若[illegible]，可用
覺悟，以臣為如何人也？伏望陛下詳閱大臣所引先帝[illegible]
與不可用，陛下昨降聖旨令[illegible]司指揮，可行與不可行，今來[illegible]
司是與不是，中外人言便與不便，然後[illegible]，是非[illegible]
乞賜施行。若臣言[illegible]
臣無任懇激之至。
祖禹又乞罷回河[illegible]
晉諫以為不可[illegible]川[illegible]而
[illegible]天

地之性也。今大河出數路之北，又經王者之舊，以何理而欲塞之也？
六國之時，[illegible]，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
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為渠，[illegible]以一
渠疲秦，秦使毋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illegible]，而自困民力自竭國
用，又多殺人。[illegible]河勝言之害，此乃河北[illegible]之幸也。是以臣冀
侍從[illegible]江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實家安危，朝廷輕重，
繫天地血脈，已北向[illegible]年，[illegible]人力[illegible]今之河流，方稍稍大
為舊跡，入界河趨海，初無瘡疵，萬姓[illegible]聚，其來達大，必無可回之理。
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
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國[illegible]安危輕重為急，速
賜指揮，傳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只望早降指揮，免生民飢凍死亡，正
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為不然，方同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

北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縣大患，不至苦虐數路民力，役以
致[illegible]，[illegible]起為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梢草，[illegible]新伐林木，
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illegible]村坊，[illegible]之災，當貴錢
百姓驚駭，流離[illegible]，又[illegible]黃河[illegible]，[illegible]遺之倉庫
空竭，[illegible]則[illegible]事[illegible]，作過，但令大臣
保得必無上件[illegible]，回河必有成功，[illegible]為謀，豈可但隱忍
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illegible]後來乃可以示朝廷無
法。今不識[illegible]臣等所言[illegible]奏，繳下來，反累日
即蒙優加褒擢，[illegible]不知大[illegible]為[illegible]國，[illegible]當公天
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illegible]則是[illegible]
欲人之同己，而不欲[illegible]大臣身[illegible]
亦為得也。人臣[illegible]加[illegible]當[illegible]君念切[illegible]

聞命遂緘默不言。但臣心實有所懷。有識之士必[illegible]上[illegible]
恥忌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
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孰是孰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默。
祖為又乞嚴[illegible]按狀。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illegible]如
支河陰汜水等處刷采五萬石。及屋敷卸兵士二千人。洛口柱武埽
鍬手各[illegible]。自人之在京館場監徒四萬餘個役兵營寨之類皆有[illegible]
下文字。臣昨為諫官論回河不便。未蒙施行。今河役不急。功費不
大抵修河司須索亦止於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顧[illegible]門
下亦無由可行。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外人言。竊以此功
必不可成。恐雖痛罰枉費財力。有害無利。謹具所聞見回河不
便畫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地勢東高西下。其
理不疑。而胡故道已行二十餘年。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illegible]
積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為平
陸。故道千餘里。欲使復為洪流。殆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瀆著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如人之有[illegible]脈。不可壅遏。今北流已
九年。豈非天意有定。既下趨海。乃是其形順便於衆。回河上違
天意。下違地理。勞動數路數年。下枉害兵民性命。竭公私
財力。投之洪流。不知紀極。此使無[illegible]更取患害。已上是河不
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也[illegible]遂是成河。近[illegible]並隄防。是為永久之利。
若歲歲增修。[illegible]已歷九年間
次隄守屯一萬餘處。使冬不變。況北埽指人力[illegible]
史司則罷。將此人力[illegible]如村民水得多年不使

一旦成水。豈不難頭。況水之性。必不捨下就高。設使雖以人力
挽向故道。必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獲。水攻不備。埽岸法壽全無
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溢。自古未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
暫使決潰。便欲全河回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
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近年決潰。皆緣隄岸薄深。冬壁凌衝破。臣不知
去冬以人當與不當增葺隄防。如其不然。則今冬壁凌之際。豈
可保其無虞。訪聞北流兩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至罷[illegible]
昨南宮埽止高二尺。闊五尺。斷河先要[illegible]不足。又官中累年
不講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罰。指揮河清兵士為備河司諸
處抽使。所存無幾。水如此。豈得為河不為患。及有決潰。歸
咎北流。便欲回河。豈為實論。

議者謂北流橫絕御河。失漕運之利。及西山諸水壅塞為患。豈
大河向北。自可漕運。何必御河。西山諸水。自上古以來[illegible]林
獨今日。大禹舊跡猶西山而行。與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諸水
入河無疑。但築隄防。堅留西山水通使之入河。何為不可。

一。李偉元奏欲以閉宗城決口。及還孫村之費。回奪大河。天宗城
決口雖大。必不至費一千八百萬物料。竊慮元初檢計官特作
許大數檢計。蓋欲朝廷見其費大。求若用以回河。然後李偉
知宗此數自謂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別行檢計的確合用
物料。當見虛實。且緣今河與宗城一決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
臣竊計一千八百萬物料。塞宗城決以多。塞北流。亦不足。李偉
必是且索此數。將來一[illegible]八百萬必了。不待朝廷既已興工。不

可中輟必須接續應副大抵興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武濟
之役已用此計致坐敗事又無窮損害朝廷知其不可方罷而
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為不應副非是功不成今李偉
與子淵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武濟之比奈何信偉此言
一熙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復移者人情重遷故也今欲回河
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顧北京可乎昨沙河第七鋪潰決已逼北
京河為塞心今欲移一深州三十年猶不能也況北京之大豈
比深州將來河不可測萬一北京被患如何可移
一李偉稱北流破蕩者稅近一百萬臣以為此是堤防未理水政
不備今若理隄防脩水政則河不決溢不占民田河灘可耕者
稅可復而又東流故道多為高堆輔數百里皆出省稅今為失
稅而欲回河不知先費用幾百料稅

一閉塞北流東水既高則上流必深諸處隄埽豈可不慮大抵河
患常出人意外如昨來開華一帶門而第七鋪決將來閉合未
知為患所在豈可保上流諸埽必無決溢
一昨吳安持奏第七鋪危急調遣役夫七千人而役兵不在其數
稍芟一百餘萬聞其實數不止於此計七鋪埽皆被吹蕩移
知屬危經二十日用功終於棄捨任其決潰此乃救護積年壯
隄上一決口猶不能為力而況兩岸斬進馬頭於急流巨浪中
起下梢草索土欲合龍門此必不可為明矣
一北流雖有決溢乃是天災非人所致則河之民雖被水害然亦
有填淤肥美為稼之利不無少寬之歎今回河向東若
有[illegible]可以[illegible]皆探其[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如[illegible]人人天[illegible]自是實勞人大必責難發且當古未有無患

之初利多害少即不須改作今北流實有大利豈可以有小害
使妨大計
一塘濼淤淺非因河決所致熙寧中先帝以塘水多埋塵嘗遣監
司以巡歷為名案行檢視此乃積年不脩然先帝亦未遑疏浚
也且朝廷與契丹通好幾及百年豈是塘水能限胡寇乃朝廷
恩信深結其心每歲歸遺金帛虜貪厚利所以不動若其棄好
背盟何路不可入寇豈塘濼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嘗恃此以為
險固
一河入界河幾一百里乃入海此最為天險實中國大利議者曲
不計此乃憂河入北界若入北界當於初決時一直北注不應
初東入海又西隄塞決水復還河以此可知河北地形高仰設
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災況必無此理

一竊聞欲用沙囊以合龍門自古唯韓信用沙囊壅濰水以敗楚
後來聞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與范子淵用鐵龍爪濬河無異
河水所向尖山亦摧豈有布袋沙土可抑洪流也
臣見傳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積草石後非常翔
貴此乃八月中所聞未知今又何間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
錢五百文方了納梢草一束今也此則生靈何辜朝廷聞之豈
得不動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請降朝旨下河北轉運司并修河司疏諭州縣
民戶令去冬預料所科物料[illegible]恐此亦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
何從而得雖動大役當不[illegible]擾未[illegible]朝廷雖降此指揮民
間因苦六[illegible]已盡知去役兵死未免尺[illegible]逃亡申報民夫[illegible]
當中更不知數此尤可哀憫者

史089-057

一、修東流故道，必須一大役，須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勝言，此民力所難堪。今西北未敢服，萬一更有邊事，將何以枝梧。

一、天聖初，朝廷遣參知政事魯宗道往滑州相度塞河口功狀[illegible]。後欲塞商胡，亦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偉，即興舉大事，臣竊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公衆於中外之論，無小無大，皆言不可塞，此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村並於四鋪已下至孫村口大河水面，即日高如孫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聞前年鐘臨、鄭佑、林丕、先唐義問、陳祜之、張景先等數官措議，親相視擬孫勘等開孫井簡頭，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餘，取引不過，難以迴復故道。後來吳安持密視與前所驗無異。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時，猶高二丈五尺已上，則昨來夏秋之際，漲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奪。不過且京師去北京不遠，河水源湲地形高下皆可案驗，而二年之間，前後所定如此不同，豈可不考擇虛實，坐受欺罔。既使孫村口實為低下，要是東行故道大勢已為流河不快，所以既下。若漢成帝時河決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抵欲就大持事王鳳言延世前受楊焉術以塞河，而楊焉[illegible]延世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illegible]是其善[illegible]而使之，風如欲[illegible]成者，若欲與大事，衆欲入為[illegible]反覆[illegible]至於窮極，然後利害可見，朝廷折衷而從之。[illegible]先羅、范子奇至河北，歷兩月，又以疑義[illegible]而專信李偉偏說，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竊聞歐陽脩當慶曆中嘗謂橫隴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時脩為河北轉運使，親見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下流既淤，乃上流於商胡口決，據此，則先是下流不快，上流乃決，小吳之決，恐亦無異商胡。今修河司專閉塞北流，而不言故道可行與不可行，海口快與不快，若海口淤澱不快，將如之何。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盡。

一、李偉稱北流河道動闊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緣大河行流，譬之一潦，一進豈能必使之攤平過，故每灘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蓋無堤防拘束之勢者。臣觀古人惟不與水爭地，故遠為堤防，使游波寬緩而不迫，正以堤防拘束為水之害，則多決溢，居兩堤相去數十里，其河自有中流，皆有灘平過滿之理，水退則人皆耕蓺，比及水至，家已借救，是先帝當時欲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乃欲以隄防束水，不唯極於先帝聖意，亦正與古人治河相反。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須回之事。

右臣竊以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即言其事，今其理已極，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先帝所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於以事治水，乃後世之弊，先帝之所不取也，若知其不可使治水，縱而四岳詩試鯀，若堯固知鯀違衆意而害天下哉，蓋當時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說以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復橫隴，歐陽脩極言不可，執政不從，而聽仲昌。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仁宗之明[illegible]功已無成。然而用仲昌者[illegible]一照河北流[illegible]神宗[illegible]

光可信而筆等功必無成以而用筆等者非堯殛鯀之意也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西北晏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使休養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但恐河役一興中外無復一事豈可試一事僥倖必待如鯀及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方冊自古塞川瀆必有禍敗共工廢為堙卑以致滅亡鯀堙洪水上帝震怒殛用無成殛于羽山周靈王欲壅穀洛太子晉深陳禍福以共鯀為戒梁武帝代趙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竭境内之力以爭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怨毒盈於遠邇世以為無道今塞北流與壅淮何異且梁武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役正如兵事招討之儒則言知兵介胄之士則言征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說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說也欲水官之欲興役如將士但知攻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擇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為此輩進身之資臣今雖罷言責而有所不可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心審如眾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役夫物料可備用備塞諸埽決口委外都水使者修理北流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齊桓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二

水利

宋哲宗時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論大河利害狀曰右臣伏見南宮埽口今年以來有隄備漲水在近權住閉塞宜候將來隄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工雖日下苟安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議竊有可憂須至開陳乞賜詳覽臣訪聞南宮之決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微萬一夏秋之交山水泛溢與大河相合奔過河身一向西流則深州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勢已急而未見朝廷如何擘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北來若理西堤須留九門以通西山之水使河門太小則勢必壅遏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黃河暴漲却能出溢一害之弊皆不免與民為害而又稱聞南宮水口之後亦未保他處終無斷決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來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使者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有前項患害一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國事

安世又上奏曰右臣等訪聞大河西徙今已累年所占流數無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埽決南宮未閉信都又決近日復有保家堤之患則其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全復故道議者以謂新補理水堤亦未高闊自大名之東埽岸久已廢壞難向有橫堤頭係堅實然尚卑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嘗濬治一旦泛決浮村則孫村口放水東下可以分減目下漲水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稍緩輒自淤澱今孫村開口修理水埽而百水去堤面纔五六尺至孫村以下與堤平兩處下埽僅免決溢或聞北堤分擺大約三四分水[illegible]物力以積淤而增未閉塞決以使東注地勢高仰[illegible]堤以南金堤以北決須受害臣

等竊謂河事素未講論不一。遂致中輟。今水官既知利病皆然敢為
固有是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然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曾
疏濬而向下隄埽全未完葺。遽決水利。放水理有未安。況今日已後
水勢漸小沙淤尤多。第一建埽舊河不能遂復。則是前功盡棄。進退
誤患。為今之計。當可重慎。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都水官吏及本
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為儲備。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
績。乃河朔生靈之幸。

安世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議之眞偽。臣初與
同令之言北流者。以謂害及民田。大破省稅。雖邊西山之水。為淤澱
濼莫之患。吞併御河。絕邊城轉餉之利。於壞塘泊。北使通徑。而又疑
防守等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四處決溢。臣再三推考。實不如此之
患。是以議者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既遷。地形
高仰。而舊堤廢壞。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皆目之所睹。百無一
二。若河流果然東去。未免後患。故議者皆欲先葺舊防。堅致遷以
功物料悉令具足。然後乘春夏暴漲之勢而順導之。方有可回之理。
昨來都水官吏。恐慮不審。惟務速成。既未嘗究歸落堤。亦不關治
河道。乃於水勢向衰之際。兵引東注。臣聞只是減得四分。已來漲水。
纔至復轉還已。然無緣。自來河水稍緩。且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咎
都水官吏。以為輕聽張村埽寓。故過非特不能舒北方之患。而反貽
壞舊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深不惜之費。廣備薪石。調發兵夫。並
數十萬。勞民耗國。數大於此。而典領之人。終不能保河之必回。惟遠
觀望。徼幸論古害窺覦之。伏望陛下明詔執政。深究事理。若大河決
不可回。早乞降旨。標便令罷役。備還通利之處之人。既令所行事
細。值實。長久禦備之計。若故欲使回故道。則乞令都水及逐
司官吏。聲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甚月日
興功。至何時了畢。務得不敢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誅賞。使
苟簡之吏。莫敢難誣。而利害明白。中外不疑。大眾大役。不至舉動。惟
其特留聖慮。早賜施行。

安世又上奏曰。臣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具所
聞。悉已面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輒復論列。上裨廣聽。一
臣竊謂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澶州之東。地形高仰。而又隄道廢壞。久
不完葺。楗木竹索。靡有孑遺。今若不繕舊防增濬故道。一旦河勢全
奔東去。而下流未有備禦。未有疏通。或瀕處何以救捕。其可畏者一也。
臣聞昨者北流之破。北京官吏科配梢芟。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
星火。民間勞苦。尚已不堪。今回大河。計其薪芻之費。想須百倍於前
日。雖朝廷已降旨揮。禁戢擾擾。而有司尚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為和
買。實是抑配。若必來歲興功。竊恐日月迫促。地產有限。勢須強責
因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政。審議至
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擇官吏委任責成。寬假歲月。無求近效。
應備河所須之物。並許漸次備置。只命和買。不得擾民。地有遠近。並行
降黜。伏三二年。堤防完固。薪石具備。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
勢之所向而順導之。庶幾協河可回。而民受賜。比之得尊之論。妄舉
莫大之役。其得失固不侔矣。惟陛下特留聖慮。早賜施行。

安世又上奏曰。若臣伏見大河西今已累年。雖頗涉隄侵。若與都
水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因以評興。而未害。乃紛無略論。臣
聞自尚開之未。余三十年。以東高於西。徙所以歲歲決塞
必浚理。有必至河徙者。而乃誘建議乃欲回復洪流。使歸故
道。而用人工數以億計。薪石役錢又數千萬。蠹費民力。莫大於此。或

閻孝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淤塡已不可非時是妄興大役
以徇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則先入海容蔑口執咎諉過自便姦
佞朝廷操心如此何足倚辦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作事謀始未敢自用而廣謀從衆之義
合乎天心也今將動大衆興大役而廟堂之上學非素定付之二
三人肆爲臆說治一梢灘已費五百餘萬役千里之故道則又將費
何營幹費而水衆因不足恃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命如
何負於此事而聽其輕用乎況謝卿材與張君先同爲一路漕司而
二人之論自不相合豈非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慈特遣深知河事
之人同命經度然以本順持民先之書擇其可用俾千緊官吏詳析
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之執政定從一議所貴庶無遺策不貽後悔
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見朝廷先差都水監丞范子淵開封府

界提點刑獄仍專治積水其羅適同知開封縣縣尉淨遣淘已有成效
今春於太康縣開淘主河一道呼來穎昌府已下大水暴河決蘇太
康縣大雨持作若非主河通泄水勢縣城亦未可保完此民間共傳
固非妄譽臣聞治水有道必先疏導下流若下流壅塞則上流用力雖
多難見功利今詢問府界及開封府界上流蔡陳亳下流也臣竊不若
從羅適充京西提點刑獄兼治開封府界宿州水事當能盡其經畫
委曲臆則若二三年間此數州可以不被臣甘伏妄言之罪
堯俞又奏曰臣伏觀都水使者吳安持與李偉等決大名等三埽口
欲因漲水回大河入孫村口使還故道舉集薪芻屢費夫力而河之
民殆不堪命況興役以來費不可勝計若知不可而強爲是負責於
天若果可爲而不效是不度時事欺天毀事未嘗顯刑無怪之人競
無所懲艾故今又欲興作大役數十倍於前日假託神怪偽惑朝廷

先爲譎怪之說而不專任責是國家持傾半天下之力徇安持等以
徼倖於萬分之一苟不成功生靈何罪此爲此者豈朝廷之福乞重
責安持以戒將來又李以議從黨由衆定令衆人之論不然者多新
差水官亦從與議欲望聖慈且罷修河司以安衆心少休民力謀慮
大河之變果有大害徐從議之詢謀僉同然無後悔
堯俞又論河事狀曰臣今月二十二日面奏理合令臣與宰臣等共
商量河事蒙宣與奏聞臣與之答傳呂大防已下商量臣以才識怯轉
不能回奪如今都中議論咸當究順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冬已
役五萬餘夫兵乃不在其數將來諸路科差人夫數十萬癈國病民
力以從非急不可必成之役蘇處春夏之間遇有寒暑不惟怨嗟潰
散枉費物料錢糧亦恐傷害人命其數不少此陛下之所知也不復
具論今主議者云欲回河以復北流之患而未嘗於北流略爲堤備

若將來河勢不肯東流不幸又加大水則北流之害豈可禦哉欲望
聖慈或因寒雪或他事批出指揮直罷回河司留孫村口准備分減
漲水使令檢計北流堤岸疾速修完不管疎虞俟三五年更看
河勢然後別議則兩道俱無所失上下安帖可以存全河北生靈
禍爲福其利無窮在陛下神斷一言而已
劉摯上疏曰臣聞水之利害與天澤上下以流則其爲德大矣言可
知與服餞急若有嘗數若此年以前天下之水無一夕不號如血脈
天下之田無一畝不化也曹陂言利者害我利者實障利者責可謂
盛矣功中休情伺机以言利者則與不甚遠隆利者衰天下之水
有況生之衰而猶行之此之四可具擧而塡而猶耕石也此豈
獨人知之雖凡寂常者仕者天文水以可利庫豈富國政事之
所推而理殷不從普逮伏時以先王作其道而所由之意乎朝廷

自集功起滯于今十年小人軌挾以敗天助亦宜少哉然賴以兼治
而秋者不爲不多矣蓋沮謗扶惡者常以輕衆沽費爲辭說以害撓
惜力爲忠告。抵一無功者而旁達其阻人害義之私意此方今之不
可不察也。以臣所從部觀焉萬安予路淵三湖事襄萬餘頃利歲千
餘族可決可塞可興可復此猶日者所知也。方是之初則人人以
利嚴及經歲之後人人以害攄是利害果無端倪而特因時高下隨
風向逆而難塞以爲權衡臣所目擊也。臣所目擊如此則其不見
者違利失時何勝遠限邪置年禁歲賴天澤而不動固凡時也。及斯
時也。是而趨功則食已養力足使上以轄天下以相地則夫幽年飢
歲難食歸力。上下不相扶持之時豈止倍從兵萬言利者莫知其言
利之積叔獻輕而家謀叔雜事則有不如其言利之精[illegible]家奏之少
然故萬事則不稱其興利之意使朝廷擇賢者而爲則宜叔獻未肯
自熙以自必矣。臣常功與人君有歸治之識。人臣有肯治之材。天下
有可治之實。三者合會如四時成往成來而循環中。不幸一塞則
三者俱發。從心矣。法使汙漫。舉大利。動大功。亦安得無全害者耶
而之治水。今不見者。特其功已成。道已順故也。然難從固窮於不
言之間。在所意舜豈可以枉民[illegible]其功[illegible]臣恐朝先能
監司各分所隸郡縣使從所隸水土之利害與之[illegible]其可興其可復
其可寢其可廢[illegible]財若干。用力若干。遂熟處[illegible]之中斷其是非
然後責成焉。又特設提點司[illegible]其[illegible]則彼各分所隸
不得不思而有實[illegible]不[illegible]往年兩浙提益司
與水利小人沮功類以無[illegible]朝廷亦不[illegible]信如
[illegible]亦熟肯從勵其間[illegible]以成朝廷輔相天地之心乎。大直
[illegible]果有常數。蓋以人爲私憂耶。不然是不爲也。且以名伯一

堰言之險阻陷[illegible]塞于以爲不利。而畫陳潁於必復者又非一人
也。而獨令二年付之悠悠如此則尚可望疏天下之水如血脈。化天
下之田如膏腴也哉。臣所言特利於未相者而利舟楫者尚不在焉。
陳次升奏乞開陳亳溝河狀曰臣訪聞陳亳之間地勢平下溝河湮
塞。歲有水患損害民田今年尤甚。宮中蠲放稅租丁帑大半。民又艱
食。所害非細。若溝河開通此患可息其開河雖有所費若以逐年放
免租稅較之則放稅之數多而開河所費少。其利甚博。竊聞知陳州
陳絳奏乞開陳州河道。及元祐間淮南轉運副使黃隱亦曾具乞開
亳州五河利害申奏。民間却以爲便。然未聞施行。臣欲乞朝廷特降
陳絳黃隱所奏下逐路州郡監司疾速相度。如委有利便早賜施
開道以除民害。
翰林學士蘇軾上疏曰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
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
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雖獲目前之安而遠
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關
孫村口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
者[illegible]大臣以及庶人以下無問能否有識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
都水[illegible]不至[illegible]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仰勢若登屋功
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問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
一孝先以爲可。昨聞[illegible]孫村至[illegible]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
五千人[illegible]五千[illegible]物料[illegible]小吳之決故道諸
埽皆廢不治。[illegible]餘[illegible]役[illegible]
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illegible]幸而
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illegible]於今。孝先建議之

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朝勝方牒北外都丞司令四十五埽並剔北
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因檢計春料使令計置今來
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堤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特
之費也考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考
先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無望取辦
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難逃其餘患害未易盡數但臣採察
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
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以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二千餘萬此
外民勞之甚變故横生嗟怨之聲是以復致水旱若將二千萬物料
錢作民間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間必獲安
流行之物一夫之私計違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
所謂措置不當之忽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亦有論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

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而其所當利害措置可畧施切今日之事
臣以為可用故撮錄焉且可祖宗以來除授任執政外仍以侍從
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於經筵日分白意已參除執政臺諫開封
尹外更無人得對從有邊帥續換部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
是耳目殆廢臣愚深恐不敢觀望上下苟為默諱從錄今日進
讀之言上陳聖鑒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軾為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乞開杭州西湖狀奏曰臣聞天
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
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
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
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
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

皆以為巳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
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
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
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
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
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
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
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
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
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
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為涸轍之
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

奏議卷之二百 五十六

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
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
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
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
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
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
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
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
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
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
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
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

侍從出處竊觀西湖有必廢之漸五有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㳂下若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對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

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昭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軾又奏臣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濘又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伯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劃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以天下之力徇其意之所欲出諸山爲無難而獨畏浙江水之惡從狹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

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深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之人不忍聞從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illegible]一二性命之公私亡告不知一歲凡幾千萬[illegible]於食歲[illegible]上江[illegible]笑而去以[illegible]于山之險[illegible]又備艱難以守州及杭

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
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
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
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
地形訪聞父老與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
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
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
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
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
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
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一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
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

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竊欲不言已而終無所逃
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illegible]日以[illegible]大萬之險
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illegible]何舍以[illegible]者[illegible]浙江之險
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illegible]二千[illegible]以開[illegible]浮山之險
非特長蘆[illegible]山之比[illegible]將捐十五萬緡以平
此積險也謹[illegible]上臨[illegible]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illegible]
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illegible]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
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illegible]下本路監司或
更特差官同共相視看詳與臨[illegible]物[illegible]
行臣觀古今至事[illegible]知之難[illegible]
共知臣謂此河非[illegible]有知臨
者乞尊[illegible]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

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皆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軾為翰林學士承旨又上奏曰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
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
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
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
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
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
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為太
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
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
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

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
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十里
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
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
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濬治海
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
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缺
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
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
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
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illegible]得十二
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illegible]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

聖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
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
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
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軾又錄進單鍔吳中水利書曰竊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
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之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
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
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
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出處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
力均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稍
垣家遂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

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
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
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
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
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
因相為之謀罔紿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
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荊溪由荊溪而入震
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宜興
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泄荊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
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
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失之理而互詆攻之民焉得以稱[illegible]今西自五
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荊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
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
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
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
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
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
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衆竅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
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
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
堰猶未為大害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
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
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
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

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苟併置百瀆及傍穿
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雖去震澤甚邇
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拱手槁死自熙寧八年
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災民益憔悴昔嘉祐中
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災洪上書監司乞開通百
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
瀆之驗然水旱皆不可不備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
河橫亘荊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
蠡河同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
瀆泄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湮塞其名不可稽考矣吳江岸界
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
莫不趨[illegible]而[illegible]與荊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

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泄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樁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鉄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餘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洪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黄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穀瀆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鋸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撩作港皆以古人名或以姓得之皆以泄東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至一十四處立為石碶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堤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得見雖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慶曆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訴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奚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鎖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昔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一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奚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鄙意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覩主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只言欲則欲去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梘夾茨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聞見函管但見函管之內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使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illegible]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豈入宜興之荊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滆湖然滆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瀆杜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不亦知利便者歟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因滆湖長塘湖所害冬限三分之二為殺田戶皆家衆不

知利便唯恐壅己田陰拂所委吏皆依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吉奏請包圍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處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於三州之田也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竊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得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嘗爲檢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縱或之歲或過頻年不收則飢餓[illegible]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於豪右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由水爲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畔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鱉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之親骨得廣埋錄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污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琥令屬吏殿丞劉悊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淤澱爲沙泥壅塞將欲取泥以快流水悊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損民田[illegible]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損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時而[illegible]西流則有時而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然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擁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illegible]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常流遲緩則其勢[illegible]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況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

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得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𥔲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請民以築田圍昔郟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滔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鍔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利害未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佐可觀其水勢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敕當州諸縣各畫港瀆[illegible]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從其老人[illegible]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鍔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私鹽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若能截兩頭相[illegible]其害實大又況措置而就不爲難事蘇州近[illegible]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

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斛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鍔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未逾日數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當去諸浦沙泥矣鍔故躐道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斛門茶堤制水入江此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觀今開三州諸港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賴許之久人人樂開說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還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斛門茶堤一十四條堤

制水入江開夫除于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常州之後以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港浦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鍔今先下三州度諸縣抄錄諸通江湖海一切諸港瀆並浜自古有名者及供具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龍不終月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夫泄水有先後則上水亦淨東下備復在下附不畢瀆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蘇人創建吳江二堰以障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於二堰以節運河之水東下不備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營郡治平附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而不廢綱運常以鍔日晦之太湖及西來眾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illegible]故運河之水常患走泄入於

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瀆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西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乞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荊溪鍔切聞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地中或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荊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故水不積是河高於荊溪是以置橋廢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眾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眾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此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

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瀦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鵝鴨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為塘是猶堤之為堰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二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鍔據此塘為無益以古人為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其智經營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所謀嘗見不達古人之大智新經營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之知欲使粮運而不知[illegible]也水尺以泄害又若慶青賦安亭江[illegible]知不為所旅之柷又不失反侵水還以還百八今之人可以度其事凡如此也鍔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自橋而南下

有小寨寨南有小溝名曰偉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闊不越百步堰雖有而不浸船故梁溪即溪之水昔人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見底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涉船後而開是堰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物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遺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立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緒營利害凡一溝一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昔范仲淹令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議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之泄始蘇之水不知其利而返以為害今昔范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二

水利

宋徽宗即位初左正言任伯雨論黃河狀曰臣竊以黃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若使人力可勝有利無害則昔人固已為之不應留以待後世也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眾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只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謂異計欲為奇功以徼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牙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水行地上而已旋壘旋防旋壅旋決經涉數年兆人愁苦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其稱逆河之河必曰九河九者究也物窮則變此禹之治水所以示河流之無常而不可使從人力之意也今河流既復故道乃相宗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東而北或北而東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之不至於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只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甚非利民之舉實自由之道也伏願陛下特賜睿[illegible]

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上奏曰臣在[illegible]姑蘇[illegible]詢問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illegible]自太湖距海有三江[illegible]積水視去歲損二尺[illegible]

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藏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選之吏偕諳江浦講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大綱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路吳澤仁村虞以聞

二年都水使者吳玠上言曰自元豐開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勢之策而歲月寖久侵犯塘堤衝淺淤澱損缺若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即又全藉懷使與地分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

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上言曰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馳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岸瞰口二十里運河正出瞰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孟昌齡措置之

四年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遇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

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揆上言曰大河連經濬滑灘而已高聳河流激因東岸全為修隄上埽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

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依山為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壞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為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孟昌齡

六年四月發運趙霖上平江水利當相度之說曰[illegible]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illegible]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illegible]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止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illegible]

相去特遠諸州所聚之水決溢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堽身堽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雖若微高稍水南入江于北由所以白茆海浦以開鑿堤浦者藉此源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諸港浦不可不先之滌濬既已滌則諸經久不堙塞之者[illegible]以臨海潮衆水不得洩外沙日以積此瀕山諸浦淤塞[illegible]堤身之民妄闕兩則恐衆水之議不能渾泥為壩堤以止流水臨江之民冒遠開於洪濠開小浦以供己用為壩堤斷以留餘潮此常熟縣諸浦堽身之南也亦營置閘缺後可以閘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瀦之為一派沉浸民田者一遇風作[illegible]東之[illegible]

挾其流乃為上等所謂上等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
水日則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置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
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
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脉絡設為港浦若經緯
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或名涇或名浜之類或謂之瀆又
詢究古蹟得其爲利之大者三十六浦爲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倍
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十之二下等則較上中等之間或自
大浦而分投别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濱海濱江之地
形勢高仰古来濬浦盡於地勢高處決瀉在一旦須以閘蓄之也[illegible]
濬奏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嘗置閘者惟四處
浦唯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爲江外多
但以失之近衆未免易淤治水者總於開浦開浦其總於置閘置閘

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若
上灘浦則有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處積水早潮退無
得隨流歸入浦口則既潮復上之水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遠矣[illegible]
潮相爲往來所以緣岸退今閘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則啓外水無自
而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
常得通利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湖水以溉高田若鹹潮
多作堰則易失之使通浦時遇旱暵之候亦有儲積水今置閘啓
閉水有節而無入鹹潮內之地盡得灌溉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
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潮汐沖積假令歲久淤泥地里
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江海通
貨船木栰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泊貨官司
亦可以閘爲[illegible]收稅課以助[illegible]五利也復有二[illegible]崑山諸[illegible]

微東海沙漲而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制各朔月潮以
堤爲限過閘閘不得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
於水田利倍與歲於平江雖平江水田以低爲勝昔之賦入多出於
低鄉今低鄉之田祇積水浸深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
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爲一遇東南風則大湖淞江與崑山積
水盡奔常熟遇西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盆盂中水隨風
往來嘗停怨惡崑山與常熟山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言
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爲民田害賦以[illegible]
之地皆良田以爲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有[illegible]圩岸爲
與諸州地形相應皆人築圩裹田非獨得以播殖也將恃此
之而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全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
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爲風浪衝擊塘岸浸滅往來者動輒守

風經宿有覆舟之患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illegible]
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狀水患治之上也倘
作全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
田盡令脩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閘熙寧四年大水衆
皆汲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
參兩觀此亦築岸之驗也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亦能作小塍[illegible]
裹已田又稼無害而積水本不爲[illegible]而圩岸皆可築[illegible]民與年豐[illegible]
力爲之必當可借[illegible]利[illegible]衆借工役力[illegible]
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以爲岸所取之田衆戶[illegible]
借錢穀官爲置籍責以五年[illegible]
策君其當開之浦[illegible]除[illegible]及白茆
港以二[illegible]開三十六[illegible]崑山十[illegible]

史089-072

一。請塩浦下張涇。七丫浦。茜涇滸。楊林浦。六鶴浦。殷涇浦。川分浦。五
岳浦。蔡浦。溅港浦。常熟二十有二。請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
門浦。崔浦。耿涇浦。魚潭浦。鄒黃浦。戎浦。獨浦。高浦。釜涇浦。石撞浦。六
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釜涇。錢涇。黃嘗涇。皆積久不浚者。
分為三等開脩。

徽宗時趙鼎臣徽進河議奏。伏曰臣伏以先事而言。則言有難信之
患。後事而謀。則事有不及之憂。雖然。忠臣憂國。不謀其身。孝子顯親。
思述其志。言之先後也。顧當否何如耳。伏念先臣甚當元祐之季。
實為河北路轉運副使。方是時。水官建議回河。蓋以累年初之議。
于既八九。獨先臣居中。而敢阿拘。謂順水性。導使北流。[illegible]
子勇四審。孤忠論奏。抗章屢陳。衆議[illegible]。不[illegible]。
下衆[illegible]。詔遣使按視。既施行矣。不幸後來水官[illegible]

議竟興力役。斷塞北流。康功告成。中外稱慶。已而先臣以病罷歸。遂
伏田里。雖及困篤。不忘朝廷。常慷慨謂臣曰。河本無事。妄人擾之。元
今及如是。殆不三數年。河無安定之理。誰當復為上言之者。臣欽承
泣血。退書其語。刻之肌骨。銘在肺肝。方是時。[illegible]持狀告
徒以不敢之誠。著白乎。苟難然。有用[illegible]而今不可[illegible]也。伏見去年
河已東決。擧齊之西。凡置于罪。有司極力修塞之。而[illegible]久為終
不順快。從及今夏。滿然北流。自於館村。如[illegible]水勢下[illegible]
悼勢弱臨。[illegible]大[illegible]。共視河事。[illegible]
近聞決[illegible]而人人[illegible]然歲自
以為更主[illegible]不獲申。[illegible]思[illegible]之崇。而
言未及用。遂先朝露。[illegible]今日[illegible]之關。乃先臣之所願聞
者也。今日既淤之東[illegible]力爭者[illegible]皆使[illegible]有一如先

臣之言。則所患庶幾不遠矣。而水得所歸。功必有斷。決不至於敗
壞蕩溢。如今日之貽朝廷憂也。回河之役。數年之間。[illegible]之所費。方役
之所用。臣不敢為朝廷惜也。金泉之所耗。爵賞之所須。臣不敢為朝
廷惜也。所宜為朝廷惜者。兩河數千里。間有田不得種藝。有廬不得
歸。死者轉體於溝壑。生者寄命於道途。去歲既已若此。今年又復
如此。所謂天災。臣竊以為非歲之罪也。恭惟朝廷清明。議論公正。方
遣使出臨河防。宜有成謀定策。歸報于上。然[illegible]猶抱遺謀。
諫父者曾不測之誅。而敢[illegible]之議者。非以希榮於[illegible]。往而于澤於
方今也。誠以河溢阜陸垂二十年。已失之機。事不及悔。將去其從必
謹于先。而先臣之言。彙實[illegible]中。奏草具在。尚可推考。[illegible]諸賜
采擇。參已然之得失。察既往之成敗。校短量長。皆[illegible]當。[illegible]以詳贊
大條。協成[illegible]功。使長河底平。得功庸[illegible]結草之報。[illegible]如此。此先

臣之遺志。而臣之所不敢忘者也。然後退伏鈇鉞。[illegible]見先臣。使九泉
之魂。得以瞑目。豈非臣之素心宿願者乎。臣愚不足以知河事。竊嘗
有聞日久。嘗聞諸先臣曰。河之可以一言蔽者。趨下而已。自積石六
盛而南。明小異。城內[illegible]百年之間。水皆西決。則地勢高下。豈不可見。
今之大議。不過東流與北流耳。使河就東而可以行。則雖及天下之
力而回之。猶將請諸朝而不敢以為費也。奈何地有高下之形。水有
逆順之勢。今年雖塞。明年且決。來歲償行。後議必然。借使神禹復生。
亦將無如之何矣。知或順而治之。則庶幾數十年無河患。乎正今
日之明效大驗也。然議者每[illegible]以為言。不以近事觀之。河既東
徙而濬泊固已淤矣。雖有司[illegible]欲浚泊之。[illegible]亦有所[illegible]為而未能也。
且其所浸害者。獨滄與乾寧耳。[illegible]之未嘗有湧泊。則將無以為
禦敵計乎。臣有以知其不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當之城。則西戎

潰溢決古北之口則北狄請命賈魯恃此以為固矣今雖未能復之而西北二邊皆有一日之守備焉此尚人事之所及而猶可以力勝者耳水之為物非有情也奈何責之貌而不釋哉先臣之論河事進言者甚多臣不敢以偏聽諸取最後乞治北流開闊村河門及甲相度黃河利害所二狀繕寫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降付有司看詳裁擇施行冒瀆天聽無任隕越昧死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李復乞開黃河中灘劄子曰臣某竊見蒙恩差知鄭州於八月四日到任首見差發人夫急於星火知大河漲溢原武等埽危急[illegible]備事因漢臣久知原武一帶隄埽諸處不同為其北岸是[illegible]陰明指遠直接國門又地勢高於京師若有決溢勢迅東下[illegible]遠費至甚[illegible]體度水勢次第今見大河於原武東二里以來中心一灘一道長三里餘闊一百餘步其灘已老兩人云已十餘年沙土堅壯河流為險所激奔射南岸水勢甚緊逆埽費力臣見多方措置兩日病勢次第然今年補貼雖得稍定來年漲水還作上轄宸慮下勞百姓臣今分下都水監特中灘於中心東西開濬令引放河身於河槽中心通流雖有暴水來偏著岸更無危急搶東西只是長三里有餘用工不多可絕後患今并畫到圖子隨狀進呈伏候勑旨

王同上奏曰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務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川澤之禁而後世備之未嘗廢也自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總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關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以何以治當為三輔都水都尉[illegible]當以時為其領護河隄蓋其[illegible]職之人未嘗不備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是則有都尉水衡之職皆常屬[illegible]同都水臺或為水衙令及都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illegible]使者或改曰監曰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illegible]以天下之廣於外而未知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以識之聞求之為[illegible]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處之今國家每歲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為之都水之任尊其[illegible]以知水之性此廣患之本也夫以患而旋假求其功效而使[illegible]虛任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illegible]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既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備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水安則事益備矣故為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欽宗時李光乞廢東南湖田劄子曰臣契勘東南地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以來皆有陂湖蓄水以備旱歲蓋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水旱之歲荒蕪之田也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為田者二司轉運使下書切責州縣復田為湖當時條約甚嚴水之蓄泄則有閘斗之法禁民之侵耕民有賞罰之法近年以來[illegible]皆盡廢為田[illegible]水增益不已旱則無灌溉之利而湖之[illegible]然況[illegible]已來田租復代期所收租穀虛充御前所謂漕司暗虧[illegible]民之害者不可勝計可謂兩失伏望聖慈遠賜[illegible]東南[illegible]湖[illegible]以為湖[illegible]湖庶之民指揮次

高宗紹興間大理寺丞周公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為清水浸灌蓋緣溪山諸處併居太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于江其江洩水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沙泥淤塞每歲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泛溢遂致浸傷農田欲望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為四州無窮之利近年以來沙田富於水患公私交病崇寧紹興間派導故跡尚可尋訪乃未有建明者四十二浦舊云九里為一灣一灣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三江口江面闊九里地勢低於震澤二丈湖水來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矣澤即太湖也所以謂之平江三江口吳江水與湖水相會之地謂之匯也

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上言曰太湖瀦數州之水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開諸浦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之既而古言平江常熟五浦通江誠使若依所請以五千人月[illegible]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三十九年守臣又言[illegible]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丁涇必倒注于[illegible]令開濬也

孝宗乾道[illegible]建康守臣張孝祥上言[illegible]秦淮之水流入府城河[illegible]而[illegible]淮新橋[illegible]其[illegible]自天津橋出柵寨門入于江緣柵寨門地近[illegible]有力者所得遂築塞青溪水口[illegible]每水流緩在府近[illegible]城內居民包被其害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道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若疏而上之[illegible]於西園浚異時河道開浚使水通柵門入從之[illegible]孝祥疏淮水[illegible]源一自華山由句容自廬山由溧水一自溧水不由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為一縈廻綿亘二百餘里溪港溝澮之水盡歸[illegible]而上水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水門限閘啟閉[illegible]後廢[illegible]稍狹雖便於時防守實遏水源流通不快頃兩岸居民填築河岸添造屋宇若禁民不許侵占秦淮既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言東門號東水關有順聖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連綿上源奔湧則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于江故秦淮無泛溢之患今河半淤塞為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數畝之田跡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博

七年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浚湖其禁以惠民然稍禁疏甚暴[illegible]雖秋無雨漕渠或澀但泄湖水一寸則為河一尺[illegible]不治堤岸閘不旋貯水強家因而專利耕以為田[illegible]記又其害益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為盜決侵耕之法[illegible]幾練湖新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illegible]一措置修築

[illegible]九年知常州章沖上奏曰[illegible]港[illegible]黃田港[illegible]五十浦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illegible]之東曰[illegible]蔡港曰沙港石頭港陳茗港黃港[illegible]今節[illegible]以為[illegible]無窮之利有也今所在堙塞不能洩[illegible]折然不費財而實渠早不乾水不溢用力者而[illegible]以為悠久之利者惟[illegible]

乘巴四鎮殺自金堰歸此而下可溉田餘里君州上古
田灌渠一無乾涸之患上至河自泛入而下上闕
二十餘里更命濬達則大永與一百七十餘里可更濬治
之變至若望亭堰歸留於隋之…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
年復官求無又毀之臣謂復此堰唯有三利荒湯漢諸瀆之水奔趨
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濟一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
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有所節則公河之中旱歲資以灌
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
通舟楫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措置
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濟自北關至秀州…師旦可訖
水相公河上舊有小堰設置斗門低昂以防遏水勢留以時加啓閉
治蘇江河下岸連並廢多其水入長安…堰塘學…由六匹堰

下私廢壅浸患入江湖以私港深而運河淺也自前朝運河下岸一
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
水相連而平江閶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
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堰損
年當是開堰徹底放水則更…河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
不獨潴水可以通舟…無錫…亦有揚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
畝皆無旱暵之患獨如自常州至丹陽地勢高仰雖有舟牛臣城二
稀別無湖港瀦水自此丹陽…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已淺
下能濟遠雨晴春…此為甚…當先濬…以
為然
孝宗時蔡戡乞復開太湖…臣聞江淮之開…地自古…
才大夫建立事功…世遺跡可考…彰著

至今不廢晉羊祜杜預之在襄陽祜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
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杜
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浸原田萬頃餘分疆立石使有定分
公私同利衆庶賴之以是知古人經理其地不過廣屯田儲水利二
者最為急務不特為固國之計所以成闢國之功南北既分襄陽為
重鎮朝廷詳師選將不以輕畀殆今五六十年之間宜其算無遺
策地無遺利民有餘貲軍有餘糧然而曠土未盡闢水利未盡修
運不繼則軍有乏絕之憂雨暘少愆則民有凍餒之患其故何也
今之人智力不如古也古人有志功名今人志在利祿古人專為國
計今人先為身謀蓋無意乎事功之不立襄陽之宜城有曰木渠後
漢王寵所鑿溉田六千餘頃至曹魏時夷人聚萬家據其地而食之
謂之租中當時號為天下膏腴吳將朱然爭形之不克自是渠廢更

八百八十餘年本朝治平中縣令朱紘按故地而鑿之三月而溉
田如古鄢郷記其事甚詳靖康之亂渠始湮塞逮今方五六十年是
渠也延袤三百里故跡宛然所湮塞者木眼山之勢二…而已渠
中之水猶沂流不絕惟是山林藪澤人跡罕至居民無力開墾官吏
無意興脩是渠所以殆廢也且廢於八百餘年而朱紘能鑿之不三
月而成湮於五十餘年歲月未久…必省費…人為出
力任之可不勞而辦矣本路帥…于綱計其工費已有成數難
以行下止以因…於戰所歲獲一歲梁人以…是責臣欲
望…前…一…應辦如…
不足本司可以那融支給仍委…司差撥軍民
各千人分番工作均給其直人心…副都統與曾臣往來督役於
農隙日三兩月之間…之利不幾昔向來荊襄

蘆葦之場，皆變而為沃衍膏腴之地，然後分兵屯田，而盡其利。募民請佃而收其租，雖暫勞而永逸，小費而大獲，實攻守之先務也。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上言曰：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交錯瀰滿，宜創立堤堰，以為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堤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柴墟鎮舊有堤閘，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閘壞久，亦於此處創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為石䃮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為名，鑱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堤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降詔獎諭，擢為淮東轉運判官。

寧宗嘉泰元年，常州守臣李珏上言曰：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滆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瀉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汛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以隄其堤，豈特病田，關費而已。乞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務令深遠，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固護水源。從之。

嘉定五年，建康守臣黃度言：府境北據大江，是為天險，上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五曰南浦渡、龍灣渡、東陽渡、大城堽渡、岡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錢額。六渡歲為錢萬餘緡，歷時浸久，舟楫廢壞，官吏篙工初無廩給，民始病涉，而官漫不省，遂致嘉泰間置法，別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卒苛取以充課，徒手者猶憚來往，而車檐牛

馬，幾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錢物。竊以為南北津渡，務在利涉，不容簡忽，而但求征課。臣已為之繕治舟艦，選募篙梢，使廩既優，檢為監渡官，於諸渡月解錢則例，兼江面闊狹，計物貨重輕，斟酌裁減，舉三之一，或四之一，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雕榜約束，不得過收邀阻乞覓。穀一歲之入，除烈山渡常平錢如額解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費，以其餘給官吏梢水手食錢，令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餘則解送府司，然後盡去私渡，不使為民病。從之。

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灶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洲港瀆，蕩為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呼吸盪出百里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況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牐，上徹臨平，下

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皆經由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淹浸之患而衆河堤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修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且脈丸實不爲怒潮所衝徙之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聞錢糧之數在歲有天時在人有地利天時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廢傾亦不容無責焉竊見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江浙居其太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爲畿甸尤所仰給旁及他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多江湖陂塘之利雖小有水旱未能爲災自豪右兼并之家既衆始借墾闢之說并吞包占創置圍田其初止及陂塘多浚水猶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所存亦無幾矣夫江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爲甚急江湖浮廣則蓄瀦必多遇水有所通泄遇旱可資灌溉儻或狹隘則害受必少水則易盈未免泛溢之憂旱則易涸旨見焦枯之患事理曉然州縣之官皆可以舉職然豪宗巨族必有所憑藉其勢力足以陵駕公府非得健吏莫敢誰何浸淫濫廣江湖之利日朘月削無復舊時之舊圍田增租所入有幾而平歲條收之田[illegible]旱澇反爲不耕之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農人失業流離負販[illegible]其害又豈特存民而已竊惟國朝成憲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濼與衆共者不得禁止及請佃承買官司常切覺察如許人請佃承買并犯人科斷以聞及諸水之地縣許人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嚴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illegible]不施行凡係積水草蕩並權且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是皆熟視慮停蓄水利河道有湮塞處[illegible]衆專委行開掘仍每歲然察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illegible]屬縣如有[illegible]害民戶買佃江湖[illegible]許人戶越訴罷置之重憲仍委監司糾劾此淳熙八年七月指揮也凡有陂塘自今下之後尚復圍裹斷截附捉犯者論如法將據與不行[illegible]者並坐罪此淳熙十年四月指揮也是皆通揭大書人所共覩其他載於簿牘者當不止此奈何條畫雖備奉行不虔或易名而請佃或已開而復圍或謂既成之業難於改壞或謂豐熟之時不可毀撤是知千百畝之田爲可惜而不知百萬畝之田尤可惜不忍於絕損之一夫而忍於貧弱之百姓上澤阻於而不下究下情蔽塞而[illegible]通此則有司之罪也臣恭惟陛下灼見本根訪民疾苦詔旨屢下亦爲虛文姑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斷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要束本路監司州縣常切遵守如委御史臺覺察然不徒爲務在必行惟陛下留神裁擇幸甚

貼黃臣所奏圍田止爲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圍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既廣行包占又欲侵奪側近民產多蓄無賴惡少及刑餘罪人謂爲佃戶實是姦民遇豐年租得無幾歲收稍不能給數十爲羣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即被劫掠甚至殺傷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竊恐饑荒之歲遂爲剽竊[illegible]民無所聚集[illegible]盜賊之一窟伏乞睿照

汪又履曰臣嘗謂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太半中興以來浙西[illegible]給焉[illegible]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illegible]大抵[illegible]高下[illegible]湖爲於田[illegible]而入海惟瀦泄[illegible]年[illegible]因事中援[illegible]水[illegible]工力[illegible]創置堤埂[illegible]民田[illegible]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三 十六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三 十七

彼且害而猶未至甚者，瀦水之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遍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乃甚急。陂湖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瀦水之地或爲耕殖，則容受必少，旱即易涸，已見焦枯；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決甚艱，水即易溢，爲民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置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陵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彼此上下相蒙，恬不之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爲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

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逢水澇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爲壑。圍田僥倖一熟，增租所入有限，而常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爲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既不足償，類州縣得以移用，徒資貪吏之費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竊惟祖宗成憲，煥若日星，應江河山野陂澤湖池瀦與衆共者，不許占據，及請佃承買，官司糾劾以聞；諸潴水之地謂衆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並法之可考者。向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始撮其一二：諸路如有人戶瀦水池地者，悉與改正，此紹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草蕩，已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不行，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圍築田畝，侵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熙三年六月

指揮也。詔浙東縣緣淤漲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越訴，並與實，仍委監司糾劾，此又淳熙三年八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縣官民戶懷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此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陛設之衆多，立法之詳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絕，而措世之利盡復。曩時之弊何也？蓋慶年浸久，陂湖之爲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已圍者豈能如其舊，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創圍裹者有之，曰民詞訴已獲據而復修築者有之，易名爲天荒而請求給佃者有之，寺觀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果不可禁戢，武吏泊苟循而止，令之行之遏也。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慶姦猾豪家利晨衆失業，其害又豈特在昔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一日宣諭輔臣曰：聞浙西自有圍田，即有水患，嘗有人理會，多爲權勢所梗。已而令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圍田九千

餘畝，湮塞水勢，並命開掘，仍戒敕不得再犯。淳熙中，臣姚憲言：傳法寺情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棲沈窖兩湖八百畝，可以爲田，不十餘畝，即令仍廢爲湖。其圍斷如此，孰不悚服。其奉行有司之罪，而斷民疾苦，則有所赴愬矣。臣仰惟陛下恭儉愛民，率循祖武，詔令之下，不爲虛文，如以臣言爲然，乞賜指揮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始，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如敢故違，許人陳訴，著具名聞奏，責之於提舉本路監司州縣常切遵守。或有違戾，委御史臺彈奏，庶幾法不徒立，豪強戢斂，農民安於田畝。此亦國家根本之一務也。惟陛下留神省覽。

貼黃：臣昨對自紹興開行經界之後，至今五六十年，生齒日繁，豈復有可耕之田，轉徙不時，其日今而[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實皆衆共水利，必不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一本路監司約束

應今歲被水圍田尚去只許據昨來標記四至埒捕塍岸不得
因而侵占比近水地其有自昨來標記之後續行圍裹妨害衆
共水利去處既因水潦發更不得再行修築如違許被害民戶
越訴仰監司委清强官相視具奏取旨拖行伏乞睿照
貼黃臣又照得所在圍田雖是形勢之家包占然田間利害形勢
之家本無從得知多是鄉村豪猾富室意在假託形勢使侵良
民或署用工本廣行侵占因以為己利採執書契詐稱獻納此
尤不可不治乞委監司州縣覺察如因圍田民戶詞訴即與根
究元獻田人姓名重作施行伏乞睿照
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疏曰臣聞水在地中猶人之有血脈一日壅
塞必有受其病者故水利一事憂民者多疚心焉或曰去歲風濤之
災殘逮郡國敗屋推壞所在相望其害未見其利也雖然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於風雹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其利因風濤而不為旱暵
備治因噎廢食豈不大哉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春夏之交子壯婦農
至有爭涓滴以殞其軀者東浙田多依山而本郡蓋其一也巖谷峻
塢渠塘鮮少故灌溉之事不可一日廢天水溉之則流涸之則竭其
蹤之也必有源其埋之也必有故彼細民之所爭者涓滴而殞軀者
止一身爾強宗右族種畎盈野每每春皓澤以自豐而不顧他人之
痛其所激寧有算哉十雨五風未見其害也猝有旱魃羅析交見其
人之尚自若而貧者廢地多□□之乃始皇皇於禱祈逮其無年
又皇皇於賑恤□□□臣疑故今州縣之間多以水利為不急之務
既以為不急之務則往日之已壅者愈壅而未壅者亦壅矣近日之
方浚者不浚而未浚者無時可浚矣為計不若嚴敕郡縣得守臣□欲
□濬告守臣遴選官吏編行根括甚者以不當為大姓所壅者

極力疏導俾還其初至於陂澤未廢而可經營治者亦必廣為濬
鑿以宰使攜毋許豪猾與民文脫遇歲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為豐
而利澤亦過半矣
金章宗明昌二年二月上諭平章政事守貞曰王汝嘉田櫟專管河
防此國家之重事也朕比問其當於南岸行視否乃稱未也又聞水
決能打南岸去又亦不可知且水趨北久矣自去歲便當經畫今不
稍緩如是耶可諭旨令往盡心固護無致失備及講究所以經久之
計稍涉遲慢當併治罪三月行省并行戶工部及都水監官各言河
防利害事都水監元擬於南岸王村宜村兩處開導河勢緣北來水
勢去宜村堤稍緩惟王村岸向上數里臥捲可以開決作一河呈無
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擬於北岸墻村疏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
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復當築大堤尚書省謂以黃河之

水勢若於墻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溺設
使修築壞堤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虛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也況長堤已加固護復於南岸疏決水勢已寢兵河入梁山
濼之議水所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堤矣先所修清河舊堤已遣罷
之並依田櫟言定陶以東三埽棄堤未當修止言決舊壓河口以導
漸水入堤北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當水衝屯田戶須令遷徙且等
所見止當堤前作木岸以備之其間居人未當遷徙至夏秋水勢汎
溢權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業此亦戶工部之所言也
宣宗貞祐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蓋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
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宜悉修築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
没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為說必以浸沒河北良田
為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

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詔爲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允解矣詔令議之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脩築河堤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於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尚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失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爲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懈備愈難此甚不可

元成宗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撒令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尚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洄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三

賦役

漢武帝時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illegible]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illegible]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illegible]限民名田以贍不足[illegible]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東漢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呼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魏武帝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長廣守何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帝從其言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范甯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豈不怨於稅役之繁[illegible]未足也又舊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久安業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故也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傷天理困百姓謂宜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矣帝多納用之

宋文帝時司徒王弘上言曰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身也切患窮民[illegible]實由之今[illegible]

惟新國方興事役多之際有乎消息廿五至十六宜爲主丁廿七禍
金從之。
南齊武帝永明中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
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
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
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
可訪察即啓隨王東中郎長史顧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
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
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
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
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
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之從豐良由

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携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
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
元懿幸災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
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
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
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服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
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
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
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
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
時詔折租布二分取錢事轉將軍竟陵王子良啓曰一月入朝六

登陟所履觀人衆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以天高聽遠見地卑
垂跡民下妖訛競生嗟嘆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縷縷雞鳴閉門鄰嶺
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轄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
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
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
承准令上直每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
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
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
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
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
貿會非委積致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
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定頻

他邑民持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猶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服
給若遣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同舊鎮往屬兵虞實爲鄰土
密邇邊疆兵無寧歲編草結廬未遑安居披荒聚落靡有生向但軍
人雲擁無盈總服欲多少而均次實讚凡在荒民應加寬贍又司
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衛府人增
估求侠彼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
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及賢戮凡求試者無非庶譏
未解在官而以開參
後魏孝文帝時徐州刺史薛虎子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萬代
承之聖主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虛懷孽生恩齊造化仁
德所覃無遠不洽逾跨古與衛盛治方將千載之韓法中當今之宜
用足者賦之所資均品賦之等今可蠲改以代耕卿戶享其餘

晉魏子娛焉未可量也臣竊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牧馬之所資計
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緡若年徵責不
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急裝
聖化延頸企足千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盛虛
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
於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
取其必死逆之士重何吝君輕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
亂朝章但猥藉恩私備位著無愛貴之地敢不盡言

孝明帝時諫議大夫張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
綿麻恐其勢必不遂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
軌夙宵惟慶慨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慶惟新但可復而
不復所以歎遠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

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
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
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調天子信
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
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
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救其幅廣度長秤重斗
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
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易
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
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
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付都量絹布匹
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

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
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
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
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
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
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
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計俸所出以布綿麻
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
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
至下騁芻生之心

唐太宗初即位諒闇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復一年又有勑已役已
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為準折魏徵諫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

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在路又聞有勑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
造餘物亦遣輸了待至明年總為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非
平分萬姓均同之養然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知皆謂國家追悔前
言二三其德臣竊聞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初膺大寶
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
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為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計
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則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

武后時鳳閣舍人崔融上奏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
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
巧關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
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往古之時醇樸未
散公田籍而不稅關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漸進桑麻疲弊稍

擒拿勢。於是各肆遊手，爭趨作亂，挾往攜之，逞忍成計之能，遂使田
業日荒，危無不有，[illegible]休廢，蠶絲斷如，飢寒[illegible]亂，所據。今上體
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考行科罰，[illegible]增稅，大關市之稅，[illegible]謂
市及國門關門者也。雖欲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illegible]
商人達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在情悠悠，未代於何[illegible]誇盛朝
自取嗤笑。雖欲[illegible]，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
按易繫稱，庖羲氏歿，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illegible]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
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
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
職，則人各專[illegible]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擾之。[illegible]何又[illegible]人[illegible]不
可復動，[illegible]又[illegible]曹[illegible]務安國安集，大稱賢[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相曰。

[illegible]議卷之一百五十四

以[illegible]市為[illegible]勿變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illegible]不[illegible]
市[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也。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安所[illegible]是以先之[illegible]市[illegible]
受[illegible]困窮[illegible]人與所[illegible]寬[illegible]且為[illegible]人[illegible]而天下[illegible]
峻法而刑獄繁，此其[illegible]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
正。然欲以違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
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illegible]，輕死重
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
化，[illegible]是相驚，乘[illegible]因窮，[illegible]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知其不可者三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為[illegible]

以為[illegible]今行者皆[illegible]本末同[illegible]如天[illegible]所[illegible]旁通巴漢，
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
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
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
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
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
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
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illegible]執事
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也，三王之
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存文。秦政以
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
為御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

[illegible]議卷之一百五十四

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市不安
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其人久扇變
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illegible]大[illegible]時小[illegible]關
征，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illegible]之所以稅關市者
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illegible]為虞，[illegible]行[illegible]兼有[illegible]然也。微臣敢
請[illegible]所以籌之。伏惟陛下當[illegible]聞[illegible]心[illegible]于[illegible]刻石于嵩，講實
[illegible]以[illegible]東[illegible]慶[illegible]
[illegible]動計日[illegible]一[illegible]餘里[illegible]
靜[illegible]此為[illegible]邊[illegible]不起[illegible]當[illegible]
後終成[illegible]不[illegible]征役[illegible]者
矣[illegible]大[illegible]人力[illegible]人[illegible]實封[illegible]
主[illegible]先[illegible]之用心也。且[illegible]

中一人年數年謹嚴進言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憑相驚況承平
歲久俗尚奢恩知自樂若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
擾[illegible]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
地僅存若不足為患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
姓農夫藏於[illegible]陛下詳之必吾師與有貴國備多矣
印請借[illegible]強人免[illegible]天下幸甚臣
知其不可[illegible]陛下留神熟表屬想茲[illegible]書疏炎熾早朝晏坐一
日二日機務不遑先天後天靈心妙應時政得暑不子何知率陳瞽
辭伏紙惶懾
中宗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
朝廷諮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黃門侍郎張廷珪言兩
道倚大河地雄奧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

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四

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羣馬山南楩柟之銅錫鉛錫
之處[illegible]皆免蠶賦河南北外於王度或瘞恤處處未徵救
事準[illegible]行
肅宗時高適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巡分劍南為兩節度百
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illegible]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
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
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illegible]山南佐之猶不能[illegible]特
歷彭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於綿日
雖[illegible]而疲瘵未[illegible]三[illegible]木無留屬尚資成都天下何得使不
困矣可[illegible]或[illegible]彭蜀漢四州以[illegible]州[illegible]一
其弊可見而害則甚於[illegible]
噬患責及郁侍威[illegible]

蜀以北一[illegible]入[illegible]說而料斂無厭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
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伏
言之利戎伏為國家言之足實土亏奈何以險凡地而困全蜀太
平之人哉若[illegible]之城不可廢也之兵不可收願羅東川以一
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蕩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
貽朝廷憂帝不納
德宗初門下侍郎楊炎疾賦役之敝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
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
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
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
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
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四

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其帝善之
自元問諸宇而稅既而屬疫水旱戶口減耗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
陸贄贄陳三弊請釐革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illegible]國朝著
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
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類無役
難於防檢春秋之際乃不能行故國家釋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
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
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漢賦法國家因之制為一之事丁各隨
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
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一戶額而收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
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倍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
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准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

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illegible]復疏，較斂成殷，[illegible]精劃。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illegible]故不果行，利害非相因，不可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爲斯事而不知。

原始要終，皆以除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恆，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埽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疏，竭耗編甿，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illegible]重斂[illegible]之困窮，乃命使臣數揚惠化，[illegible]以遂[illegible]風[illegible]以紓其厚斂，[illegible]乃[illegible]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illegible]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寠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

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囤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illegible]已各

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illegible]可勝言利害相形，[illegible]使作法而不以[illegible]立意且爽，彌綸又疏，[illegible]緣[illegible]重[illegible]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illegible]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illegible]每至徵配之[illegible]

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而人未甚弊及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

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徵財賦之饒紈素之餘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併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illegible]或[illegible]或水旱荐災因是荒殘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之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曆二十年

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毋遇陛下纂膺寶運憂恤生靈詔數聖語猶前弊重變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黎衆咸謂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阻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綜提綱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和無怨[illegible]無傾[illegible]漢文懷忠[illegible]則命鄉國無乘[illegible]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斂煩重非止不均求取繁

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甚者是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須因軍興每貫增徵二伯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如從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illegible]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恣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敢獻上亦無求邇歲已來稍復前旨今[illegible]賦斂日滋[illegible]臣竊有貪饕之輩因此擅肆侵漁[illegible]郡縣財賦[illegible]理須下詔

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
月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疵窳，退則不在戶人，
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附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
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
百姓。根本既自端，稍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
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諳詰旬，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
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
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
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
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
務盡事宜，斂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容
低昂既甚，擾人且不廢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微默易從，亦冀
遺進新息，俟稍寧息，更擇所宜。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曰：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
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
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夫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
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稼穡，非
力不成，衣食之原，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
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定貨泉之法，
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
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
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
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逾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
雜出繒纊布[illegible]錢[illegible]徵，曷嘗有禁
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算
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
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
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
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
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
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
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
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
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
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
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
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
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
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
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
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絲綿雜貨，亦隨所出定
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知之，
不違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廢其布帛者，務於紡織，綿絹是則
事於蠶桑，自什月營，自然便於各備家[illegible]伊守[illegible]求人[illegible]之
矣。無勞貿買之費，無[illegible]斂之弊，[illegible]煩物宜與而
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illegible]均而
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謂[illegible]蠶出之營室
究其[illegible]臣請[illegible]以時[illegible]致有意

手持思著生將務收物但恐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
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恆答曰國初約法
已來常賦率由布帛縱一時令制用不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
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
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
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
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物權貨豐約之度
不得恤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
而不貨以錢財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俸納方廣色錢未嘗盡
復古規處慮不足若但據當月俸之數隨百役貿估之差各依錢
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錢若干疋其隨月給者亦若干
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錢而官

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衰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
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錢以供衣從事之家由是自給以
茲制事誰曰不然夫斂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從以為賦復河所傷
議者若曰是皆實處稽積布帛至於以時給用權物價重輕是在
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究
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
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
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
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
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公私兩病諒
存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而也不使以鑄錢
下足矣有雜貨以入其直有權而約其貨物以資錢可收

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足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
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
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
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
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處度有亡雜以權宜天之災而急於功賞
先帝遇今始之德而務於耕織由是用頗殷繁貨亦靡弊公賦已重
別獻繼興別獻所行私求益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
曆之間而聚斂之極甚者也今既悉以極甚之聚定為兩稅矣所定
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曾加徵矣近屬於納價錢
對又多種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倍為徭重斂屢豐
與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
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

雖更減其稅亦可也尚務逞其情傷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
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
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
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
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飢用
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
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書不甚衍哉而
能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下通商務農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
接秦項積久傷殘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蒸國歷殘已不暇給
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爲帳而不御罷露臺而
不修賞賜田租以寧蒸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富安

垂札將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數十載不識市廊府之號。
貴於而不可救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事
遐福後無令名人到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救合板
蕩膺造家區武德年中華東屢動經以兵燹人多流離貞觀之初將
屬霜災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餓殍
相藉太宗躬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
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征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
之官君損乘輿所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
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自
數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至四五錢俗尊化行人知義讓行旅野
里歲不齎糧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
之崇則必稱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始豈不艱窘哉皆以畜用

奏議卷之三百五十四 十九

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雖節儉處必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崤函之固
藉雄富之業尊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吞滅諸侯奄制天下功成志
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
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妄語順隨者謂之忠恩彼徵發未終而
宗社已淪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時廣興作外
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犬馬財貨築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
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怯下哀痛之詔罷
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者作危而存
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戶口尚繁是時公私
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職斂不知止息
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二君者其所憑藉豈不富厚哉皆以無欲
之人竟以處殘是所謂不節用雖盈必竭之効也秦隋不節而遂滅

漢武中衰而復存乃徵與不徵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違復有存滅
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將安
底而議者但爭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
之德罔見稱者皇清揚之政辟是戒哉欲是道復何規乎事屬休明
將則陵遲怨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其二論長吏
以增戶加稅開田爲課績曰夫欲勸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
著也先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備其
表惠又設比族黨職任相保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安方
可爲理厥後又對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救恤明之方雖誠
導術儆而論制猶容歷代因襲以爲舉章其理也必謹於堤防其亂
也必慎於經界撫道密精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知量守宜
失之則不可發縣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數

奏議卷之三百五十四 二十

之紀綱綱紀士經之條約不明恩人浮流莫克禁止緩之則遂棄鄉
之則驚離轉徙隨心所適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數分不行長人者又
牢乖推思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遂行小惠競誘以徠
奇鄰境誘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徒得此者收而獲寵
餘怨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者不遷于使之日
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逃移者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
澆詐此由牧宰不克弘通所非其道也又夫廉使奏課會府考
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
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
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
詞求之所勸則人興僞以困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
則巧僞益生而同此勤而益失法標史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

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
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驗斂所析者不勝重稅
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爲績能忌其效人相
扇以成風競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
墾闢者豈不以勸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
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畬反蕪人
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
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
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捃摭雜碎取財苟媚聚斂
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於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
先期者豈不以物之撫綏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
有常限迫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蒸黎不暇於假貸

靡不齊遲不恤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逃賦
人怨宰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之從督之過
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
則真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以分人固有命
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
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因所謂考課之法必於賦斂則如斯所
失將有毫手當俗而務理豈不剌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
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加
安財必贍焉則暫損者所以成永厚也中而稅額有定數凡管公
績任責於如者率務於減戶假如八十中稅額有定數凡管公
許百姓稅得等差科每等有若干人戶每戶出稅若干稅物各令條
舉都數每則一中使年餘詳覆然後錄報戶數若實管之內

人益阜蕃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
等第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
者次焉下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
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墾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
據總使吏不勸責檢以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定以誘導
於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而人必休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
校之田畝則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下
務而人自勸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
在陛下舉而行之其四論稅期限迫促曰夫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
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
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
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瑰公私相

全上下交愛君之得衆者其率用此術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
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徵賦繁多更無端緒至於徵收迫
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
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
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速所較
不爲益何急毆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審旋屬征
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
察使商議吏計定徵稅期限閑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
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其五請以稅茶錢置
義倉以備水旱曰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飽
之一費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
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恇懼

相寇歷稱兵罕以貞先傷之盛若在於遺患餘殃耳以歲稔后時謹
储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
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寡雖以糶出
糴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
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飢饉貞觀初歲胃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依爲
固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州縣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爲
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開元中鄭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備
嘗是知儲稸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
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
公庾未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

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惟計廩庾夫藏人之
食而不知檢撫養人之胃而不能恤亂雖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
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
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
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稽耶明於本所務本不務本則其意
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與以爲衆人爲郡旅送
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伏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
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
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糇糧已
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計息倍每不得還饑遂至顛沛室
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賃不售或行丐鄉里或斃死道途天
災流行四方代有譬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

人父母之心每爲之傷悼常有可救之之道焉可捨而不念
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山殷藪水無贏餘緣之累糧終不能致
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以聽遠計不害
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所戶
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
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
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於所管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
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委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
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
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或若穀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
上下準平數價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
飢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

財息債者不復輕舍人聚斂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
飢豐不至傷糶儉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係人小休勸
私積平糴之法斯存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
弘長不已升乎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
古也顧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實有不在其六論兼并
之家私斂重於公稅曰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
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
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
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
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罔有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聚用不偏
乏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
則豪強不守教化不從惟貨是崇惟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

販鬻并下錮寡人之業奉養僭擬侔王者之尊戶籍豪恣以司
奪既濟嗜欲求廣遠畜肆其貪惏曷行兼并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
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
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
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此其間窮困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
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指其宅而
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
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
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
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
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
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

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
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
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
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
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
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
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
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
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
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論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
奉恩旨令且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伏閱於書曰無輕
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illegible]

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
夜孜孜思求理致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惻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illegible]
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驟奉德音竊謂一代黎元必齊富壽之域
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
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興難所戒信而有徵亡國
聖戒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
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服膺耳目之任仰負於陛
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
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儻兆庶幸甚謹奏

賦役

唐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曰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缺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到贄人兼濟公用帑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亦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非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書敕百萬束亦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價值稍及浚救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宣審有緣草不足上閣寢處者于延齡撒術已能顛覆舊制苟收鉛黃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窘竭因告闕頻煩聖聽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通春夏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盡送入城即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擾理在不疑何況且然四方安似假使時當豐稔家息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蒙作既缺西成曷期況癃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亦殊今忽併徵率皆雇車僦必騰貴併徵稅草實草價必倍高是使蒙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之之輩因桑緒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十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給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凝今遠近相補準以百里為程則每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估徑以臆料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廢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堪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散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貴錢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絕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以之和徵則不同尋草有舊制是可遵行何必措易而即並無利而從害臣誠暗昧未見其宜伏望榮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充給既有所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不施用並計必免稽違陛下若以軍戚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蒭藁可以給當年如慮水旱不虞則須蓄積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設法有方不宜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令因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盡隨要便官自置場分場貯貯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必易招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苛違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和市滿十萬束度閑奏使以府司鄉遠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從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諸用足濟公實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別有所陳為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上奏曰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繼以為軍費有權宜法遂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

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勢微者釋之。敢有侖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穆宗時，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右拾遺李珏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飮，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弊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

後唐明宗初，金部郎中張鑄上言：國家以務農爲本，今以勸課爲先。廣開田疇，用資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戶，另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頃，植木未及十年，縣司已定色役，民畏責斂，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徒設招携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始臨差科。從之。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金部郎中張鑄上奏曰：鄉村浮戶，植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廢業，貿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已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徵役。從之。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張觀拜監察御史，會三司言劍外賦稅輕，詔觀乘傳按行諸州，同令均增之。觀上疏言：遠民不宜輕有擾，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衍，用輸京師，愈煩漕輓之勞，固不可也。或以爲兵儲，然食亦非安存之策。徒斂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深以爲然。

太宗時，五路進兵討西夏，令左諫議大夫張鑑乘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罄於運物，加以浦洛之行，苦經剽刼，原州之役，更致遷延。非獨今之科役，勞於力而不遑，況復先輸糧草，見今遂處追科。未曰稅租足遣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嗟，無充寡益。歧自春徂冬，當採暫息，擾攘之絕，方用拯窮瘵。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凶已。縱令驅迫，必恐挑潰。願陛下特垂慈旨，無使重勞。因茲百姓俾務東作。況靈州一方，僻居絕塞，雖西陲之舊地，實中夏之虛邊，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護送，蕭然空壘，孤立一外，曷若以賜繼遷，使懷恩奉籍，稍息飛輓之役。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苟待川決而後防，火燃而方救，則敗溺之患深矣。雖欲救，其可得乎。

真宗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陳靖論江南二稅外沿徵錢物，疏曰：臣聞爲國之本，重乎養黎，致理之先，存乎教化。養黎者而國乃永，教化行而理道昌。前古哲王先定天下，未有不由是而能君兆庶保宗祧。本朝奕世綿綿，無復之休也。然則烝黎之所以養者，必在衣給食足，賦均斂平，使安得其居，職得其業，無非棄而怨者，爲盡而得之。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道教化之所以行者，在於智。致廉恥，德厚信若使徵有一毫出於下，[illegible]然而上以害人，紀違公私取利，故曰：忠惟

善政在養民定也今國家奄有萬陸垂五十年。膏澤所及邊遠必至。然臣學非博物材不逮人。罔能周知四方是非休戚。惟敢極言本歟利病根源。伏願聖慈仔細詳覽而留意焉。臣今年正月內准勅差充淮南轉運副使兼同發運事。於二月四日到任。方欲求民疾苦與國寵光。詎未遂心。治且移所自受江南轉運使。僅逾半年。俗病民瘼十得七八。其小者乃當官而行。固不避事。其大者實干邦計。非可自專。然敢隱不言。誠恐得罪。且江南偏命。自於吳越王錢外有元征錢物。自鹽博紬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脚斗面鹽博斛斗鹽面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甲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鮮魚蘆蓆米麴脚錢等凡一十四件。甚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僭竊江淮。摩費爵祿。尋納朝廷之琛貢。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充。征斂苛暴。太祖恭行天罰。誠欲吊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者。蓋欲知古始。怨偏朝不

與名業據蘇去國歟。幸復仇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略於時。既任轉輸。罔思為遠。而輒恐懟其主。求害其民。使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吊民之實。因仍舊貫。以至于今。又其江征數內鹽酒麴錢鹽博紬絹鹽博斛斗。昔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當散與官鹽博換絲綿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則不支。上件沿征准前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綿鹽其所由亦皆類此。前後迭撫綠訪制置茶鹽泉受體量發運等皆不奏會不察疲羸。不唯不察疲羸。而復益之瘡痏。遂使貨家罄產。償債鬻之征科。去土離鄉。入適亡之簿籍。目擊堪嘆。天高莫聞。加以累年荐飢甚不堪命。今歲雖稔。亦半寡居。饑飯未之轉移。仁化而未洽。列夫苦極則泰。感而遂通。通泰之期。計在今日。伏惟陛下膺圖受籙。纘業承祧。念太祖丕變之實。燉省太宗兌己之不暇。恭思道邁庶績以

成。庶慯靡為。懷豈一物之失所。故臣得以有犯無隱者。誠願陛下必能澄流於源也。又臣嘗觀周書。讀之漢史。見文王高祖開國創業勞苦艱辛。無所不至。武王孝惠纘功述德。而措天下多故。域中未寧。洎乎周成漢文。治定刑措者。非文王武王不及成王之英。睿高祖孝惠不及文帝之智。畧。蓋開國創業之際。定霸爭雄也。纘功述德之時。去惡取賢也。誠雖霸之未分。賢愚之相半。果斷靡暇。舉置皆難。故顯忠遂良。然後治定刑措。乎於成王文帝之世也。我皇朝太祖東掃江浙西克巴蜀。南平嶺嶠。北擒僭偽。非定霸爭雄歟。太宗躬三晉之富。迭斥兩河之醜虜。舉邪於荒服。採多士於草萊。非去惡取賢歟。是知是太祖則文王高祖之時。太宗則武王孝惠之日。陛下則成王文帝之世。太祖太宗已無愧文武高惠於前。陛下必超邁成王文帝於後也。今江南州郡民物凋殘。太祖太宗未果安輯。非獨二聖遺善以貽

嗣君。抑亦周漢治平。悉在三世。逮周作八百載。漢祚四百年。庶代延洪。無出於是。陛下得不動心哉。臣所貴勤善。蓋當成德。陛下倚文遵討。唯賜主聖。則顯忠遂良。治定刑措。起於此而成於後。亦將不遠矣陛下果賜主聖。無令沮難。則臣願竭忠。亦復得為陛下剖析而親白也。列江南歸命二十有七載。賦斂關市山澤権酤。至於百貨之物。奇庶物之臣。細發處所入。有增無虧。執事于外者得以敘為勞能。坐邀恩爵。計于內者得以資為緩用。因依隆崇。只務財帛之贏。食貨之富。足以實國。足以供軍。殊不知物貨待取。人民之受弊。人民受弊。盜賊之必興。盜賊必興。干戈之不戢。干戈不戢。郡邑之凋寡。郡邑凋寡農桑之失業。農桑失業。則國食無所出。貨帛無所求。縱欲圖國謀。不唯不充。今有。抑亦庶幾于亂。則蜀川事。商鑒未遠也。臣雖甚狂瞽。亦識便宜。既累民為識為本。事既則積幣。敢不用心。然或我彼常違

昧於至理。不過每州府長吏。事分按問刑獄之有濫。枸枉殺之
盈虛。降次小大之務場。稽考出納之文簿。孜孜點莽。一一看詳。有疑
問則尋究元由。有錯誤則責推官吏。遇裁判之類。錄為己功。捱推易
之財。奪其民利。苟且適時之譽。希求進秩之榮。待至宮滿歸朝。勤不
失所。如此亦為稱職。亦可安身。其或有時君親無益政教。臣所不忍
也。臣今所陳前項必任一十四件者。盡偽飾虛辭也。其瞬歸之後。亦
更有甚於此者。臣未敢縷言。陛下寄振聰明。孜孜求理。苟或審其子
細。必是大則聖懷。臣終俟他時。盡布愚款。史上件必任數內。各有可
采且仍舊。或有可易而從新。或有可推作劄。亦可就為民便者。撰
臣專採摩畫。釋朝廷必未施行何者。供億尚煩。儲蓄未備。衆人不知
別有徵旨。或相排沮故也。願陛下察此愚管。且許留中。俟他微
臣趣闕。發問。倘事可采擇。則繫於否臧。如理涉淺浮。則甘俟典憲。援

慮。陛下以臣欲歸京闕。別有希求。且臣自是遠人。所得已濫。始望崇
階責秩。非敢有心。但恨天賦性靈。不能苟循時俗。致此喋喋。煩瀆聖
明。
仁宗天聖九年。侍御史劉隨上奏曰。臣伏覩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敕
書。千里之畿。四方取則。如聞賦租之式。倍於郡國之名。積有歲年。動
成逋負。實外臺之俗吏。賜輕徭而訶限之。民仍供重斂。求之於古。謂
若是乎。特放為民所宜寬恤。開封諸縣人戶夏秋稅賦及沿納錢物
選差清強官與本縣令佐。具逐縣稅數。聞奏。當議體量減放者。伏自
太祖開基。因仍五代建都汴。其是為東京。當時江浙淮南荊湖交廣
川峽四路。并皆一隅。各擅土疆。不賓正朔。國家用兵征伐幾三十餘年。
輒與飛芻饋餉居首。但是降國盡其煩費。深有王畿。地增賦斂。昨者
無分寒暑。發聲四野。[illegible]在內外。時[illegible]。遲令逐戶自供

地盤嚴切。旨揮不令隨漏。其及鄉保非不丁寧。然自降敕以來。頗聞
起恐。以為拟定。此說必是增添稅租。出其之民多不曉會。縣吏誑惑
搖動資財。係而為姦。無以禁止。然則本欲卹而安之。翻成勞而擾之。
前史大事有抑揚法。有起姦好事。難行居常如此。況畿內之民去秋
不熟。重遭災疫。益成困窮。伏望聖慈睿念愚民。且令停罷。俟一二年
間大段豐熟。民間盡信。卻乞施行。其已載敕書。未欲權住。即乞更不
檢責田段。只令為見管夏稅額。例普減分數。如此。則獄訟不興。春
農無擾。司吏不能作弊。鄉村亦自安寧。時雨所需。民乃受賜。
慶曆二年。知諫院歐陽脩論方田均稅劄子曰。臣竊見近有臣寮上
言均天下賦稅。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嘗有均賦
者多以不知均定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
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書丞孫琳與

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洛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稍立千步方田法。
括定民田。是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
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以臣料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
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講近
州軍見今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於數州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
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
職官。郭咨為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
脩又上言。步指揮[illegible]臣歷中書批下送二狀河
東都轉運司[illegible]四日勅[illegible]路強壯選充
指揮使[illegible]得[illegible]別差已後編
錄[illegible]一等[illegible]及[illegible]家活[illegible]人戶。今來
一[illegible]不實[illegible]均業[illegible]量得正副

指揮使等候是上等人戶，係充義勇等第人戶，數稍多，
亦是一般點充義勇，欲乞仍更不充州縣差役，所有軍員已是役使，
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餘只影說，卻令係鄉村差役，卻是下等義
勇人戶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欲乞
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已下，依其餘義勇常例，
各依等第戶例輪次差充州縣色役，所貴以分勞逸。勘會河東、陝西
兵籍係籍強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其[illegible]七萬一千八
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官閱，州縣因而請差使者，秋冬、遇
地支官私賦，和糴遞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戶三兩丁者，二人
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前後[illegible]，
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甚忠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
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戶，當有係役最甚，留者獨得寬優，無

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戶，累世勤儉積富，只於三
五年連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往已破敗，而州郡卻多差役，遂致往
往將第三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戶少處，差到有家
活客戶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宜獨
免，兼自置當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卻數年色役，當家人若於勞逸之
際獨推究發之，章已多，爭臣累過州軍體問，將逐處義勇指揮使等
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有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寬
下戶之民。其都轉運司勘會，特賜允許施行。今具奏聞，伏
候敕旨。
嘉祐五年，[illegible]為樞密副使[illegible]
熙寧[illegible]孫琳[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施行而議者多[illegible]

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所以兵衆尚不為
信，次見陝西州郡官上言，錢檢民舊已經均稅者，捐已疑此一事，果
為難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入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
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衆千人於京師，此
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作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
既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
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指出民間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
均減，遂者雖與貿佃戶，卻別生五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而民所
以喧訴也。又聞深州[illegible]今實額管催數外[illegible]自[illegible]
名為[illegible]年稅數[illegible]已[illegible]
長興年指管[illegible]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
等田有白礬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種地，死沙不可種地，並一例均

稅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
賜恩，許放行鹽不禁，民今轉益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
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
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民何以納也。遵衛[illegible]近偽可聞
知者如此，其餘遠方所均稅，患使於民，其可得[illegible]此見朝廷行
事至難，小人希[illegible]不言害為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
則已，苟已知之[illegible]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
只如朝廷本[illegible]均之，其餘生出稅數，及遠
年虛數起[illegible]目罪均[illegible]均稅一事[illegible]
言。聞今[illegible]
慶曆三年[illegible]加驗三司計度頭
於[illegible]錢田可實行聞遵

史089-099

路不知信否臣竊以國之要安民為本地有常產不列其未民有定
賦不盡其力男耕於野女蠶於家各輸所有以得國用也自禹以來
守為奏制先期而輸者無此法況累年之間料率類併當今天下錢
貨至少江淮之地名為錢荒請宜改制與力以救其弊而乃令百姓
盡委田野蠶絲之利一之於錢必於僧寺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輕
北人轉輸力屈財盡散為盜賊雖有噬臍之悔將無及矣臣又聞竭
澤而漁明年無魚百姓不足君於何取伏乞聖慈特賜矜允裁賤其
半令納本色其第四第五等戶下人戶願納本色者聽仍各依每年
夏秋期限送納於國家賦稅亦無所損而江淮之民不至流散則朝
廷之大惠也
七年通判蘇州劉敞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疏曰臣聞聖王之養民
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澤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

奏議卷二百五十五 十

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為賦川衡不以材木為貢蓋順其性者知
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
教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治政者莫不欲富[illegible]欲富民
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賴為食
或以紛為賦非精也而求之不命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寇
朝廷豈不知[illegible]盡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
蓋亦未可且教有司毋責魚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
矣臣非敢虛言[illegible]臣所治州十縣其土皆種[illegible]而有司乃使以綿
與紬為賦一不如約[illegible]則不[illegible]於天[illegible]則不困於
地中則不撓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illegible]
治民為職詔書問可以寬[illegible]切疑其先於此矣賦[illegible]有
之主種穀諸路轉運[illegible]得之[illegible]其所[illegible]無愛

其所可得毋愛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困矣
仁宗時戶部侍郎夏竦上均賦斂奏曰臣聞禹貢之興九州異賦
官之制五地殊征相其土宜平其供法輕重等則民樂輸遠邇[illegible]
國章立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雖皆[illegible]
之通制蓋有公田之定式國家疆宇萬國教同聲教務推[illegible]
元元而地征之法[illegible]均[illegible]郡邑高下不等據略[illegible]無私
殊或地廣而稅輕賦多而田寡或不顧度沃衍之征上腴當[illegible]
之賦抵稅深而[illegible]豪右而貴薦執官府由是生姦豪右[illegible]
得志無告之民積於窮[illegible]伏願陛下[illegible]雷霆之威示[illegible]申命
有司特著規令[illegible]之地定輕重之法分[illegible]
十頃當賦若許丁田百畝當稅幾何分詔能臣[illegible]行天下[illegible]力
裒多益寡斷長補短陸耕水耨並正其征沃野瘠田各平其賦標引

奏議卷二百五十五 [illegible]

版圖百世不易弊之後祠聖法可觀下民之患自除猾吏之姦斯絕
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者也
監察御史傅堯俞乞罷均稅奏曰臣伏覩諸路均稅[illegible]其使知河
南府王拱辰事局本官有奏陳[illegible]朝廷不賜
允從事行後來旁據詞訟皆如本[illegible]今[illegible]以臣所見
實難均定借如今日粗得[illegible]稅以[illegible]
貴賤數等優不均矣[illegible]使逐戶開拆[illegible]已幾
數命責實之[illegible]
終無必得均平之理[illegible]無益今四
方多稅水旱[illegible]困苦[illegible]乃民
所嗟怨臣皆採實而言伏乞[illegible]皇帝嘗與
宰[illegible]旦之賢豈

不思公有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理人之道。地著爲本。分民之要。平土爲大。故古者井田之制。必先正步畝。以正經界。夫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謂什一之法。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也。故春秋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者也。其一於數。厚於陸薄於之地。畢肥磽以爲差。酌厚薄而斂入。是以春秋譏宣公初稅畝。譏履畝而稅擇其善者取之。故君子躬公以先於民戶。六尹自應之。雖有王制。大亂。民生失平。稅賦之法。不資先初據秦之務。從於時的實。當其田租。至文景之際。乃或三十而稅一。時爲除之。可謂薄約矣。於時綱紀而民富。百姓安樂。知重禮義矣。之刑幾措爲矣。厚斂則民困。困則盜起而刑辟重。輕賦則民足。足則禮義興而刑罰簡。刑辟重則民勢窮而思亂。禮義興則民安樂而思治。思亂者視

其君如仇讎。雖峻罰之。猶不能使之安而久。思治者愛其君如父兄。雖蚩尤之難。不能使之動而危。蓋厚斂起乎蕃侈。薄賦由乎節用。秦自暴政之虐。天下傷心。無極慾大封域。北拓胡狄。南開越地。於是發閭左之戍。播天下之命。飛芻輓粟。萬里轉餉。丁壯苦於積。於邊。蓋內興功事。窮極力役。剏阿房之宮。備六國之制。以爲驪山。及山東兵興。勝師將餉。所以收太半之賦而不足也。漢興。天下生人困弊。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文躬脩儉節。嘗爲露臺室。苑囿車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後宮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惜百金之費。罷露臺而不爲。約己以爲天下先。塞。命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絀勞百姓。治霸陵因山不增高。器用瓦物。不藏金銀。又親行耕籍之禮。以勸農桑。務積蓄以備災沴。此所以三十而稅一。歲盡除田租。而國用足也。自建初叔世。吳魏三分。司

馬氏之南渡。中原以割裂。外備疆事。百役之費。內闕以資。俳儷溢之主。蓋征橫斂。升調迭出。是故漢有虐政而作田畝之賦。齊有濫政而有林調之制。隋有暴政則有先期遞征之暴。唐有弊政則有青苗地頭之稅。橋井不筭。斯名曰生。侵刻度人。自取孤弱。是何異割肌膚而滋口腹。事枝葉而剔根心。反裘負薪。徒有惜毛之意。殊人以擬。不知罪戎之非刺斂之名。可謂窮矣。國家接衰唐之餘。網維五代之亂。執乎四方之憎。開定一王之法。式其橫出之筭。無名之征。革其弊者多焉。比在先朝定民田之租。考地之肥瘠。制賦之重輕。裁使平均。本乎寬約。利人奉國。蓋稱於此矣。古之田制。有賦有稅。稅以待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之給。賦以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今夫車馬甲兵之費。士徒之衆。皆縣官素具。不復藉於民。大率中田畝收一石。輸官一斗。旋向之外。歲供而已。然他課

調。則是今制賦之法。抑已簡而有經矣。至如山林之地。或入租稅之物。陂澤之鄉。或有絲綿之稅。捨其所有。責其所無。農人供之。其費自倍。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倍稱而取。使乘利估販者得操其奇贏。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重困也。誠依古制。均定賦調。隨地所產。因民所有。省其雜名。專爲穀帛。除折變之令。去錢刀之目。如此。則國之經入如故。民之輸出有常。利歸於耕農。權奪於富人。上之德澤加於百姓。民之福賴於天下。可以制禮而興樂。視世之暴君汙吏矣。豈論。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譬之一人之身。則京畿爲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心充實。而支末強勁。養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後服四方。理國之體也。今所定租稅之法。更租之制。而王畿最重。前色尤峻。力勤耕稼。不足以禦蟲蝗之害。田錢邊糴。繇役

毫聚累以歲月，生業甫立，戕之一役，隨復破散。故甸內之民，所有益寡。貴者小王采那預備之道，惟於平世始可為謀，及其已弊，救日不暇。雖竹小督宗之法，又令內外毅量賦入有餘，而民家辟立，野無青草，設有横出之調，猝急之發，不及內追逐且則必扶老携幼，轉死溝壑，雖峻刑嚴禁，不能止游亡播遷之患矣。夫致理之本在乎同度，制民之產在乎均平。今曰可惠康而患不均，盡掊已費。且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梁肉常餘，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身居安逸，於使王之俗，日以輕侈，賦調所不加，自役所不及，優於逸豫，事驕奢，而農人侵冒寒暑，肥田力穡，以供租稅，以給繇役，而不足以養父母，備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內外，勞逸之殊如此，此豈抑末敦本之道乎。又凡國家發從，皆希恩令，必首及肇設曲，有所蠲重罪者，本

減輕繫者殊宥。至邪誅惡清軌亂常革竊偽益不經之民，咸霑渙濡，而農人積逋舊負，雖力之未，不蒙蠲除，侵肌斷髓，鞭擊妻孥。此豈推恩布惠之道乎。兼并之族，蓋究之人，以幸近於天，曰被特蒙於庭照，而此農人，澤不下及。臣恐疑其未周也。誠天子哀此途之窮，然加恩除其雜調，變析之目，寬其租入，蠲役之令，擇其孝悌力田勇義之人，賜復其家，以勵風俗。因制王畿之內，嚴立戶田之限，稍使擇務，使耕貧弱，上以為武備，下以勸農功，使本業之人，得自即於兼并無究，同被上之賜，澤比不亦瘉於傳私之具虛論哉。

方平又請減省河北保甲役，以便其民，好子孫丹三十七年，于孫共遷人不知有戰爭之恐，惟保之效，使其父子兄弟安于耕桑畜牧，宜乎生業蕃殖，事力加饒，屢聞於畿，一歲不登，莫能自濟。臣竊思其故，其弊有三：一曰廚傳，二曰搖役，三曰河防。自和好已來，邊將無所事，惟以酒食宴犒、迎送問遺相尚，相傳惟恐不逮。公錢不足，則取于百姓，百姓不足，則質以求貸，又不足，則有傾私產以繼之者，是以不得援手關避，竟不得安于野，行敗者不得其其私，所負者不能安其居。此廚傳之弊也。又民之大害，惟在吏役，有才解州役邸，城縣差役，擇其丁身營業，凡役里卒以屬，偏二年一更，備念不減乎萬中人之家耗矣。夫如是，百姓安得不困。臣竊意邊隘無事，常令四十年，不能使公私充實，備於無患，而竭民之財產於不急之役，及官吏口腹燕欲之費，一旦倉卒無所待，彼何防禍。為國事所不得已者，欲乞朝廷選官與河北轉運使盡取一路郡縣凡民之轉役搖役之數，裁減節之。所有州郡之待饋贈之費，深料此事亦非官吏所頓然盡能，則相習復此相形離，有愛民節用之心務，不可獨罪臣。願宜明為條約，事為之制，其繇役來往浮費，亦自絕遏望之心，至于戲樂費借，亦當漸自消弭，然後載損用度，以充公私之備，網考名實，以觀郡縣之政，三數年庶乎民之富庶必有加也。

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論衛前劉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穀，求為產業，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命中外臣庶條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以民間苦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戶家業千貫亦為里正，西鄉上戶家業百貫亦為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無過得同於一縣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戶，補充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間貧困愈甚。議者以為一州一縣利害各殊，然一概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為，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

者。天下廢置所繫而有其所者也。又鄉者役鄉上有里正一人，借使有
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安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
勞逸不均，蓋因衙前一縣差遣未以家業所直為準，若使直千貫者
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平。今乃將一縣
諸鄉混同為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戶常充
重役，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為抑
強扶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
使今一家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
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廣減消耗，至於困窮而為
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
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為富民之術，不亦疏
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

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
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愀然傷心，安有聖
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竊聞若是在
見已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不見其患。及
今諸路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逃避。乍臣竊欲望聖慈特降
指揮下諸路州軍，衙前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
除其所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
熙寧三年，光又乞免永興軍等路役錢劄子曰：臣奉敕差充永興軍
一路安撫使，伏竊見陝西百姓自去歲緣州以來，供應諸般科率及久
旱災，往往逐州軍，臣近親於環慶事之，今年兵氣，歲亦不熟，
人人流移者已聞不少，國家所宜存恤，使人戶安集。臣伏見先帝
所從青苗助役法，將為患不細，臣已嘗累次上言，乞罷，頃望聖慈

今又聞諸路欲令州縣將鄉邑役人，一時放罷，皆為雇人祗應，却令
人戶均出免役錢，隨二稅送納，乃至單丁女戶客戶寺觀等並令均
出。若果行此法，其為害必又甚於青苗錢。何則？上等人戶自來更互
充役，有時休息，今歲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戶及單丁
女戶等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夫
錢少則不足以雇人，若錢多，則須重斂於民。雇人不足，則公家闕事；
重斂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來，差役皆出於民，今一旦變之，未見
其利也。況受雇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
公事，則必為姦弊，則挺身逃亡，非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
知其不可，乃欲招雇名人，不足即依例輪差，是與差役何異，所定雇錢是
了役事，則當無人應募，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免多斂是錢，
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增數倍之稅也。彼青苗錢以

與民而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換出數倍之稅，民必有不困
弊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況陝西累歲奉邊，民力疲弊，豈可復
為無益之事以疲之乎？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
愛惜民力，寬奉邊費，其餘路分則聽自朝廷裁酌。
四年，御史中丞楊繪論助役疏曰：臣竊以堯舜之為君也，所以為
臣者，可謂至治矣，然考之於書，皋陶之所以告舜禹者，亦無他焉，
其要止在知人、在安民二者而已。安民則惠，豈非至道之先歟？又
況乎識詞之民，以臣竊見，臣近有奏，論畿縣百姓納錢，今詔開封
府告諭畿縣，並等第出助役錢數，務不要擾民，[illegible]不曾受詞
自是司農寺[illegible]
等柯府[illegible]
出[illegible]不知至十五日該來御史臺前[illegible]

令散去是而訪聞得司由牟陞降等第因依，乃是不依逐縣元定戶
活等第，却從司農寺將見管戶口品量等第均定助役錢數拋降與逐
名令管認，戶少次第陞降，其另造成籍簿，依限曉示人戶知委，
管於農務前了當。臣今舉一縣以言之，只如酸棗縣鄉村第一等元
申一百三十戶，今司農寺拋降却要二百四戶，即是陞起七十四戶；
第二等元申二百六十戶，今司農寺却拋降三百六戶，又是陞起四
十六戶；第三等元申三百三十九戶，今司農寺却拋降四百五十九
戶，乃是陞起一百二十戶。臣竊謂凡等第陞降，蓋視人戶家之高下，
須憑本縣，本縣須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須憑鄰里，自下而上，乃得
其實。今來却自司農寺預先畫下數目，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心
甘服？又譬如兩以稱稱者為勝也，或以為優者為是也，帶之長短須
隨身之豐瘠，履之闊狹須隨足之小大，今若帶長而有餘，則增腰以
滿之；履狹而不足，則削足以就之，可乎？趁陞等第以就多出錢，何以
異此？況京畿若天下之根本，不可不撫。聖慮據此次等人戶紛擾詞
訴，卒急未了。雖欲委府界提點司以上之，竊恐川縣而濟其傷必多，
可不念哉？自來措置民事，何嘗不自州及縣，省有文字下縣，州府不
知之理。竊詳司農寺不關報開封府之意，蓋是自知所行之事不理
未安，指望諸縣畏威，不敢異議；若關府尹，或致爭執，則事體未有
頗施行，所以公然不顧，直行下縣，令來已是農務之月，如何農務
可安？要了當，卻隨夏稅起催，本是又訪聞得中書見差孫迪、張鄭溫
下諸縣體量，仍令諸縣將不願出錢人戶別作一項開坐，臣竊恐將
將不願出錢人戶因以重役，以此威脅，雖敢不從。臣願陛下深思數
畿畿內之民，從來瘠薄，雨亦未及，今來□□國保之法，行之得其□
縣來已若又不住陵□所發不□□□於本本司邦事，民可近

不可下詔云前已纂諸□方，是則暴於內中國而外諸夏，可不務安
之乎？今判司農寺乃欲揭布之，為□檢正，非臣言之，誰敢為陛下
言之者。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論助役十害，疏曰：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
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而不因先王之道為良法度以行之，則亦
不免於民不得被其澤。所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
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願無以上副
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
事不可勝言，略陳其十害。夫天下戶籍均為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
州一千二百餘縣，凡人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斂錢用等以
為率，則所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腴瘠而宜
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紀，非所謂畫一
者。其害一也。新法無等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
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駮生
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
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為幸；下戶之役簡而輕，故皆
以今之助錢為不幸。優富苟免，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
量立等者，取諸等者蓋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括陞
補高等以充之，配錢之數既盡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驗。
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則不可闕，則是助錢非若賦稅
有倚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凡人惟有絲綿粟麥之類，而
助法皆用見錢，故須隨時貨易，遍於期會，價必大賤，何許必以物
代錢，亦復有煩擾，州縣又須變易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償
責，色目已多，常苦以為所下，誅了公私之費，又起募錢，竭其所

有怨斯人無說而歸為農者天下戶口日當耗失小則去為商賈為客戶為僮傭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抵冒法禁析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為盜賊其害七也徼幸之人又撰賣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欲自以為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害八也夫既為之民而服役於公家適所謂治於人者事人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遠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於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乃復一差今使縣出鄉錢官自召雇蓋雇之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其有常產則必知自重惜愿實則罕至於欺公舊法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顧募遂止得輕猾游浪無賴之人則所謂倉庫場務綱運凡所以主財者未唯不盡心於幹守亦恐縣官之物未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臣謹按日報

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職在捕察職監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有畏避之意因事有騷擾之害而費文案簿無有虛日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洪於民口者大于此而臣未嘗看其又何窮然臣竊為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蓋天下差役重於衙前今司農新立一項云鄉戶衙前不抽差其長名人等並聽依舊將天下官自出賣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小許門來已是承應下中郎儈之物及訊體疑賊何坊城畢竟多科率鄉路頓之今亦難添使之均出助錢外據集官古將場務給與僧商對折役錢分數則多是虛價不實務卻皆中賣錢今既官自拘收用私債名責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是不愛事件皆為則舊德無盡日爭費而支則之無則變其弊

則人情必喜納錢可寬鄉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特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若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辦本路合差衙前酬獎則乞詳具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張無難矣所是助錢之法決望早賜省罷一切寢廢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況欲內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槩率錢可謂重斂又欲迫急而成之使生靈何以自全陛下安得不慎重其事哉

摯又奏曰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下司農寺看詳劄子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析者竊以助役之法有大臣主之於中書有中書之屬官及御史知雜者講畫於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然自踰年未有定論可以為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心而已

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強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察之於內而切之於外然其批議參差偏制殊異紛然自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明著觀火矣臣有言責也是故前日未中外士民之說數告於陛下今司農之辨說既如此陛下以臣言為是耶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耶則願黜之而已辨後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陳不惟費辭又還煩素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訴說者則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謂臣等險詖擬誑則上有陛下之聰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所背者權臣今方辨助法之利害而無效之向背之論以附黨之罪殺於天下此何為也所謂曾無異[illegible]之安所畏也陛下察其忠直臣為[illegible]不敢隱情自

爲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沮臣所職臣之所不屈者也伏望陛下
特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畫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
考是非若臣言有可取則乞速罷助役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狀罔
則乞重行竄逐以謝[illegible]之人而戒妄言者

賦役

宋神宗時熙寧御史裏行劉摯上奏曰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
寺劄子爲詰臣所言敗役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
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
目而反以其餘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
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
不然則反此故諫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鈇鑕斧鑕于在聖明之朝
恭以陛下躬仁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疏遠吏必溫恭
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摯以職事之言則從之分
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尤臣設法以蓋愆
明辨因事獻忠啟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

未治耶若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踐德禮
夙夜屬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
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安石是
也三二年間鬧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
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
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
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
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强民以應令又起東
西府也則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
也則商賈不行而并廢販之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事至其[illegible]也則下至於曆
日而官司鬻之擧此而往其[illegible]言者之數人事忽行遂必則致之
有[illegible]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

歲月廢弛天下。使者旁午畢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依勢於中外。至於
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
可用。守道愛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
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故所謀
議。諉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illegible]一屬掾曹。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
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
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斷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
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illegible]不恤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
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illegible]無有亢己
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illegible]之人也。去舊法
則曰今[illegible]以制取天下者。是己之所為。而陛下[illegible]不聽其[illegible]
縮也。嗚呼。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故而興治。是以陛下喜聞其名

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
為勸信者。今有人焉。舞公事以傾數舊。[illegible]大獄以逆富。[illegible]其事是
耶。乃其職[illegible]何至超任以為[illegible]。鄧道濟是也。又有人焉。以[illegible]田
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illegible]是也。[illegible]財事。事不以興
大役。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
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於[illegible]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
也。[illegible]邑之民以[illegible]為訴也。陛下[illegible]令名情[illegible]求明知[illegible]以不能
禁民有訴而[illegible]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中書[illegible]而不下[illegible]之號令不行也。[illegible]
曰非朝廷之本[illegible]
於西路。又命一[illegible]
道司以為[illegible]

千藥[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夷狄之暨[illegible]不自請答
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illegible]而不受忠義之士[illegible]痛心而疾
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illegible]雖未[illegible]見。誠臣大
慮終以誤使天下有[illegible]稅[illegible]公私[illegible]外無[illegible]法升進。尸
等。使之聚[illegible]為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為者。故臣謂之
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用輔臣如此。其要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
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不用者誤大臣也。今既[illegible]無敢言者。
紀。知天下之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酒雜中外之士[illegible]無敢言者。
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illegible]又使司農[illegible]天[illegible]為偏辭令
臣等分[illegible]以[illegible]風憲之體。艱梗言路。欲其[illegible]苟容而[illegible]
敬[illegible]言[illegible]逆。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而以素事君之業
耳。今[illegible]之[illegible]未入[illegible]側之兵未安。[illegible]瘡痍殘潰未療。河北大旱

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illegible]竭。聖君[illegible]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
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且願陛下思祖
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illegible]時
專權肆志。將有陛下[illegible]今日
危之適。所以害[illegible]扶顛
危。邪心稍其非而[illegible]已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臣之職。宜四海之內[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任以風憲。皆為患之近
臺諫。宜以言事。[illegible]於事[illegible]豈皆[illegible]為訐激險直
之[illegible]以自為名[illegible]如[illegible]
之水。[illegible]發其[illegible]難功亦
為[illegible]大[illegible]其言[illegible]不達於
[illegible]而不屈其志。庶幾[illegible]天聽。而亦不敢[illegible]如[illegible]大夫

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斷數變，去害事若而無所遵循，恐以
上全國體。而下亦無裁等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變十餘說，
其言及助法者上三疏。臣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拙，又不足以
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求責大臣之勞已至如此。今臣等分析分
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
陛下孜孜[illegible]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止，自而始此，所以發
臣之狂而不[illegible]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靜之治，以休息
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利難易為本末之辨，令
務凡有所損益于陛下者，已有以勸援獎勵之，罷分析之令，以尊嚴朝
廷，而廣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懇愛君待罪之心。
擊又論弓手疏曰：臣伏觀今月七日勅命，節文弓手正身不願充役
者，許雇曾充弓手之人，令逐路轉運司相度施行。臣竊謂朝廷必以

差法初行，弓手一役，官雇鄉戶，未習捕盜之事，而舊保雇募之人一
旦放罷，或無所業，挾其素藝去而為盜，故降令來相度，[illegible]以措其[illegible]
而待其成。臣竊以謂二者非所宜憂也。蓋差役方復，事未就緒，若假
以歲月，則法自成而事定矣。且三月十七日勅，弓手曾經捕獲強盜
有功者，雖無戶等，特與存留，則於舊雇人已有此法。且弓手不可不
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親族婚姻黨
其里閭之衆，莫不為之[illegible]，[illegible]則人人張耳目也。
方略以求盜賊。又其[illegible]乃從來乃三[illegible]行職
所以常多於他[illegible]捕[illegible]正身見自行
是募以來，盜[illegible]捕之人，不[illegible]之深濟利害如
此。然則祖宗之法豈無意哉。行之百[illegible]上等戶以總不便而
議雇人也。夫上之使民，使其出力則易，使其出錢則難，此古今之通

並易曉也。今朝廷指揮雖云不願充役，方許雇人，然官司上下，利在
得人慣熟，或以人情留弓兵，必須逐所新戶使之雇人，安能見其願與
不願之情。臣深恐被差之人，或出雇錢不易，歸怨差法，姦人因
而可以搖動，議論以為天下差役，雖州縣風俗各異宜，固當適乎
利也，不可縣以一法。臣觀五路弓手，興寧以前，止身充役之時，最稱
強勁，往往世名家自養馬，其材藝偏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以來，晏
然就役，皆已試之效，亦不聞其不能，而願出錢雇人也。訪聞惟是川
蜀江浙等路時差弓手，[illegible]人戶充役，皆習於驕惰，不肯出力為
家任捕盜之責，故每出其雇代，自以為便。其[illegible]一偏[illegible]而議者不
察，遂乃一例變動大法。今朝廷若未有追改許雇之令，則必欲委曲相
民，則宜分別利害大小，權為之制。自來最[illegible]弓手正身久有
成效者，無如五路。臣欲乞五路弓手並依祖宗舊法，及今年七月三

日中明聖旨指揮，須得正身祗應外，其餘路分，即依今月七日指揮
施行。[illegible]其有戶等差充者，及前項曾經戰鬥有功存留者，與諸雇
人者三色通計，不得過正額一半人數，所貴新舊相兼，漸就捕盜事
體。其三色人數內遇有闕額，止行差補，則一二年間，差法成就，雇法
可罷矣。
貼黃：朝廷立法，不可以事初一二小害，緊壞大體。所謂弓手正身
之小害，特唯是兩方上等人戶，其子弟多倩學為兼人，故為未
便，[illegible]浮言以惑議者之聽，殊不知每歲出雇錢雇代，其為久
遠之害不細也。竊[illegible]祖宗以來，行正身充役之法，通於天下，已百
有餘年，[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上可作[illegible]一[illegible]使人[illegible]代[illegible]
伏乞[illegible]施行[illegible]許[illegible]

入戶二丁以下方聽依江南人八行

參知政事王安石上奏曰今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為書具為法以而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眾二十萬獻其地因為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二法其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貴賤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擾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知諫院□□論役法狀曰臣聞方今政有害於民者無甚於役法使民歲出錢以資應募之人夫應募之人者莫非游手聚眾之輩違慢作過又不足以集事無出錢人戶非是樂輸行之數年民力已困上等戶有貨力之家猶可出備自餘中產已下多是農民倚以為業別無營入能自足於衣食者蓋有數矣今來戶戶率錢既有定數然而歲時輸入官司數約餘為羨而錢益貴常有逋負督責之憂不幸遇歲凶荒又有不足則不免於飢寒流亡之患此大可見矣若此法不更則恐天下等第之民日益困乏將彼矣所以不得不慮也如欲更之則莫若且因今來新定薄役之法役為九等依舊差役除衙前重難及州縣自來號為重役為民深害者即官與雇人以酒場河渡等錢充為備直其諸色役並從差斜之法如願雇人代役者亦聽仍乞依司農寺條貫諸條公之人因役人均當公事支投名公然入直之類取受財物者依常平乞取法及依條寧編勅官員不得差出三百里外勾當私事條約施行如此等第被役之人差使至輕每年別無勞費著不出力願為而無憚者此可為不易之良法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張方平論募役疏曰臣伏覩見行役法天下共苦不便陛下天高聽卑必聞其利害切恐中外臣僚未有為國家深憂遠慮精言其本末者臣既以方拙且衰病知恭承拜疑公然付分使命解謝舍言重息恩有以補報而去故不避辭費以求奉封章陳說所以便民之大計切務非徒說欺以抗論而已以一至聖大明優容臣言有益於國家助乞發自淵衷特下明詔復罷此法復行舊制也或所未安稍為增損參定施行詔下之日而為法者有不夫不疑沈排趨上

盛德音者，則臣請受罔上迷國無公法亂紀之罪，投放遐裔，以正典刑。陛下猶謂臣言未足爲信，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協同而後有作。即乞盡布臣章，俾在廷百辟以至諸路郡縣官吏共得盡其公議。二者惟在陛下發於神斷，以定天下是非。若但送之中書，謂之執政無益也，則乞留中不下。非惟有以保全孤臣，抑以致忠義之言，以廣四聰之達。不勝爲國憂慮區區之心。惟聖明諒察。所上劄子具列封進。

方平又論免役錢疏曰：臣切惟古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嚴夫功緒之力，處之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於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歷代沿革損益雖不同，要之必本於此道，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年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

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之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爲物均地以平準懋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爲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實，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立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荒權征等斥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權錢一物，官自鼓鑄，既內者所供給計，則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賜賚，百用度斯爲取給。於以大計，備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晃無兵關馬平兩東，寓拓疆幾有

事十數年，真宗以後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幸亳，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曰不足，何事功之異也。據是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時政之弊，然尚在略而未明，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絕，行募傭以恤貧役，所大謂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元元，而二三官在守藩，職在安民，動建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民力未可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小鹽錢、牛皮錢、蒿錢，雖錢如此，雜料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征橫斂，因而不革，籍爲常賦。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斗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碩，正稅并沿納錢貫紬絹二萬有零疋，綿絲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蠶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六

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沿納錢，雖緣敕法率皆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斗，未悉輸錢也。大除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二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實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未敢諸州之一，辟準是以推天下之所輸可見也。凡公私錢幣之發，給其則不遠百官庫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所以發之者也。田畝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斂之者，民間貨布，它無從官錢所出之多少，官貨既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所安出？其若苗錢、役錢，募錢玩出入，非畜聚也。夫募錢者年之大役者坐租佃戶以充空荒野之戶，細民之屯節脫菜蔬，城市往來數十回，得五七十錢，貿易茹鹽，猶未能以爲計。歲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則籍吏熟閱民田盧舍牛

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鉏釜犬豕凡
什物估千數十估萬輸伯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
無所措手足朝之錢菜吏緣雜亂以刻力爲功干賞爲利而實利從
之此豈聖意之初耶必料天聰有未之詳也陛下本欲以義利
天下至于施爲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有一出欲政
奉行稍已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須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
展轉交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飛尸以至不勝其擾且民
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歲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
錢年雖大稔不可免也豈獨爲民之急緩借取息至或相因陪輸誣
侵誣矣然不越數年民耕織之所有也所謂之役者身充若債年
二分其費而二分出於新糧大鄉戶窶一役代歸十餘年閒安居無
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更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於
年已有代今募貨田宅鬻牛畜今年秋熟歲豐民尤饑多矣推此其
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括井爲怪莫之改聞臣竊國家之憂不在四夷
而見狀戎于姦矣伏惟陛下深思社稷之重俯察下民之情出命大
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
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社稷之計爲而不可廢而不可廢者
民也僕民情失於操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
輸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聞陳特舉大
略其爲害條目未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何念草茅未仕
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忍有遺恨故來一對處先事爲陳此愚見
少効補報惟寬恕旨事聞天聽退就斧鉞亦所甘也惟陛下留神省
覽。
爲小議免役狀曰臣伏以久官遠方未識朝廷忌諱然竊干治體苟有

戶見不敢復隱以此臣之[illegible]見條制之後已經四年內畫畢
臣之所以救天下之弊者竊恐今亦不盡其害本末十見七八臣
免役一法未有所以臣伏以朝廷立法之意本以便民除去搔擾均
絕使倖何以不可而紛紛至今者非去千載之弊而爲一代之法未
可遽爲而速見也臣去歲冬自京師授差遣改經由陝西利州六
都梓州五路上自監司下至州縣多蓋奉更議論詳定惟從後至此
惟陛下之詔令以遠司農之期會然數路遂緩未能之然若是者觀其
由非獨四方官吏之遷延巧爲錯亂有司無定之不發也自既奉行
年以後天下始知朝廷新法本在愛民非爲聚斂其不日定講究去
其弊務之使爲國家畫經久之計稽諸前日[illegible]雖處[illegible]不得
下足歲月漸復成就。自去年冬末已復訪聞諸處但能應書方議
奏報而旋有新制令條改府界之法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錢求奏
又令只據稅錢未用等第又令那移補助半年之間改動者甚四官
吏惶駭不知定議文書煩浩幾爲棄物然則役法何時而定耶臣竊
以天下風俗不同事體各異有司之法將能而一之則固將得此則
失彼利一而害十近見梓州之法以等第爲率上等之家所出
不過十二貫則其所取者至輕而其所免者甚重設未均一。然已寬
簡從寡之議以爲可行未及奏聞而制從改爲寡此一處一端以爲
民閒田畝稅錢終不相等推此以往爲利害多。臣可之[illegible]行者[illegible]
定論要其至當使其均[illegible]可行者[illegible]不聞[illegible]
莫若詔諸路[illegible]
其便民而已[illegible]行民安於
法而不煩則免役之効可[illegible]已自今已後
諸道之[illegible]且一切置而勿問[illegible]其偶補助者自然次第而

衆矣。臣竊見前代立法，至久而後更，何則？事非經試，爲害者不能極
其盡。況差役之弊，已經數百載間，灼知其爲害於民，而不敢有議更
變之者，誠難其變之之術也。今一旦創起新法，既行之後，必其纖悉
無遺，臣未知其可也。臣願陛下下臣所議，詳擇其一，使天下重困之
人早見成法。罰官不廢事，民不知役，則三代仁政，何以異此？如利害
相乘，難於經久，本實無害，倖議罷去，亦無累陛下寬仁之盛德也。臣
近見司農寺指揮，尚猶詢訪官吏，未盡未便事理。臣之所憂，非獨爲
朝廷新法，今無休期，恐緣役事而進者，奔趨無已，輒取陛下之名
器，權自恣，放意爲新法之病。臣伏覩熙寧二年十二月詔書，博采衆
議，務要除去積弊，使民樂從。臣之愚見，猶係利害之大者，謹具狀奏。
右司諫蘇轍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奏曰：若臣伏見
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
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前詳
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
勅到五日內，具利害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各隨宜續
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疏
略，差謬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
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已
僅二十年，上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況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
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
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寬，餘剩今年更料，雖已放罷，
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
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合的害，可行更無弊
害然後，[illegible]差役自來年[illegible]。一[illegible]差役條貫既得
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
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
陳述，致差役之法，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
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新法已來，所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
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
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官吏，更不相度
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增子之類，近年
以利自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迫若兵火，顯是故
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久苦役錢，乍聞復舊，更無詞說。不
爾，必須爭訟紛紜，爲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
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
遣，以戒天下扶邪壞法之人。
轍又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曰：若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
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
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最爲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
事遷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料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相慶，
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堡馬、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
至仁至聖，察明果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思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
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
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害。要須爲之深慮，然
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僚，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弊，
[illegible]安[illegible]則差役之治，民間少有不便，[illegible]以爲害，[illegible]
仁故須[illegible]司馬光所行劄[illegible]陳奏。事件大綱已得[illegible]

其間不免疎畧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君公心共濟即合
據光所請推行大意備究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并坐光姓
名復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
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
歲既行免役民間之弊日日在前則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
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若大法既正縱有小害
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疎遠小臣初蒙擢用論此深言罪
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
更存形跡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

貼黄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備究近則半年
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戸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
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況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
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
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
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此歲殘民無所從出或致
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畧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
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
單丁女戸官戸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
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當得[illegible]理聽候指揮

轍又言臣蒙恩前改爲[illegible]察[illegible]非閒以役錢[illegible]必無[illegible]者勢須豈
[illegible]知錢穀[illegible]可渡[illegible]所二十餘年欲於何處用之然興以
前[illegible]路[illegible]長名[illegible]川全[illegible]長名[illegible]兩浙長名太半
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此[illegible]欲克長名則衙前並是
鄉戸雖號稍減也上戸[illegible]於免[illegible]雜[illegible]上戸既免衙

前重役則凡被皆當均及以次人戸如此則下戸又多役多如熙寧前
矣

轍爲陳州學官代張方平子奏曰臣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往往
而言[illegible]常憲[illegible]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私憂當有
罪然臣伏念須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許擇佚地以逸安
暮齒將辭之日而奉德音以爲大臣之議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
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
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illegible]加無爲故
當自勾餘生求還闕今遇留之誠久而未獲陛下[illegible]
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illegible]
與今日竊有所懷上爲陛下恭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illegible]
之災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悉力雖衰於義
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遠探未然以惑陛下之
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眷然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
位之始謀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節省用度推
明先帝[illegible]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莫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試
布號令勸率宗族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封對以廣
言路謹堤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未可具紀是時天下大變之後而
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變兩宮歡欣九族親睦[illegible]民家福
而安紛紜之議不在於朝廷謗怨之聲不聞於里閭[illegible]游無爲
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illegible]之後其可
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illegible]之人亦[illegible]有
以爲失當者也何者今[illegible]所安耳[illegible]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

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奸臣嬌除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中上旨才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餌之以金帛誘之以干戈小人貪功產害下達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敗辱秦鳳小者身死寇餌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資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則知此心復進拓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諸求天下之遺利已而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禁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謗讟者並交於朝誹謗者揮播於市陛下不勝其憤為之當宁太息曰兵而不食矣

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康若而不知其所止也禁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悍卒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并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忌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策再生戎患雕悍之臣恐之不誠不務安而務挑之臨邊說敗侍以擁事多出金帛豫者詰難以激深入之計當此之時矣上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擁人之境攻城不守之地同[illegible]虞心[illegible]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所殺地戎人仇勁所歷已宗之城隍即傾覆殺掠之兵相繼潰散四方震動君臣所仟而後下罪己之詔罷免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而非非陛下視遂殺心行而不[illegible]以為是衆以為

非也然而其禍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聚而不可散者民也事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悔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散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其變速而禍小至於散民則其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尤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尤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憂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終使其敗而後悔始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書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皆貧兵解儀剪日月嫁母分居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飢饉積被之民皆爲寇盜浸淫蔓延而復起幾雄乘間而作攘臂

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以即位之始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僥倖[illegible]孰與今日之盛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丞陛下憂勤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illegible]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illegible]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羣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切以為過也雖然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而不能[illegible]之者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迫誤於[illegible]不為[illegible]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illegible]其用舍之[illegible]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切聞陛下為[illegible]之計欲[illegible]以收天下而恃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發言自悔而[illegible]為此羣黨也臣不勝區區忘身

之議是以勢踈而言易惟陛下察之

[illegible]奏曰臣竊以[illegible]鄉村以人丁出力。城

郭[illegible]給公上古今之通道不敢違引

[illegible]自本朝[illegible]餘年開祖宗之法未有以坊郭之財助鄉村之力者。

令而行之。恐未為得。究公人未有不以官事與百姓相若。一與間涉

[illegible]求。但事有大小。時有煩數。耳况胥吏日夕與百姓從事者乎。

[illegible]使公人多見百姓詞訟。吏有以[illegible]防[illegible]其役

[illegible]今惟憂其不足。乃抑名取錢於坊郭以與之。臣

[illegible]未論也。其間尚有勞逸不至均齊。勢官吏之無否。[illegible]精[illegible]

惟當督責郡縣講求善法。要在人人與錢。隶皆著鄉村坊郭素[illegible]不

周。故各安其分。無有異議。自免役之興。未復分別。今雖役既遷。未有

科配。常情既見的似不平。必令出錢。編排留以備緩急。又以天下之

廣非民之衆。事當盡於隱微。甚於人之所忽。漫鄉河防盜賊水旱皆

可必其無有哉。慶曆中羌賊叛擾。借大姓李氏錢二十餘萬貫。役與

數人官名目以償之。[illegible]戍河東用兵上[illegible]配一戶至有萬緡之

費[illegible]以上下完[illegible]民以為助猶或

如此。况今民力[illegible]。國家猶以為用而不憂者。免役寬剩錢耳。蓋

有時而盡[illegible]天下之財[illegible]未盡[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究必[illegible]矣[illegible]

年[illegible]人雖免[illegible]必[illegible]生事。

[illegible]用其[illegible]之害一

切[illegible]伏[illegible]惟[illegible]納

[illegible]路[illegible]人[illegible]遲[illegible]西州

[illegible]以為備[illegible]

一方未常精於法之是連天下之力不其均且易哉。若取其財依舊

料敘起臣之患恐不但怨咨而已。臣欲以是白文彥博司馬光呂公

著呂乃因之建議。民之實惠須陛下特斷而行之。若用以資助役人

臣未敢詳定。今役法大議已定。皆[illegible]處。如何遵用[illegible]

且偶[illegible]州縣行用頗見抵牾。若[illegible]改正[illegible]

備如以[illegible]法[illegible]可復為舊法。不須[illegible]令[illegible]路[illegible]

來方此改更。術日成。況[illegible]開陳力[illegible]列。未能[illegible]止。此亦臣之[illegible]

是[illegible]下[illegible]用臣言[illegible]若[illegible]與議者不合[illegible]

乞依蘇軾例。許臣羅列詳定。儻以臣上達朝旨。將以[illegible]

聖旨臣不敢辭

鄭獬論安州差役狀曰。伏見安州衙前差役最為困弊。其合差役之

家類多貧苦。每至差作衙前。則州縣差人依條估計家活直二百貫

已上定差。應是在家之物。以至雞犬箕帚匕箸已來。一錢之直苟可

以充二百貫。即定差作衙前。既已充役。於衙司[illegible]所供應費

已及百貫。方得公參。及差着重難綱運上京或雜往別州縣開降

出納之所。動用錢物一次須三五百貫。又本處酒務之類尤為大者。

主管一次。至費一千餘貫。雖[illegible]以至全家破壞[illegible]

責田業。父子離散。見今有在本處乞丐者不少。縱有稍能保全得[illegible]

小家須役滿後不及半歲。或止是[illegible]所[illegible]差充[illegible]則差

役不止。蓋本州士人[illegible]盡

不敢滿二百貫[illegible]之

充以避差役。以此民[illegible]差役[illegible]衙前

一丁。既充衙前。已令主管[illegible]又差[illegible]家人

權在場務其[illegible]今家

人應副。是一家之衙前須用三丁力能充役。本家農耕用全無人主
管。其家人在場務生疎。動是失陷官物。及界滿。則勒正身陪填。近時
朝廷雖罷衙前所綱運役次。猶不減。則見充衙前者。其病愈甚。本州
最所重難。米綱。稍錢綱。其入京錢綱。或可直給衙前名保約以日限
許令自便入京送納。其轉江綱運風濤艱遠。動經半年。則許令至真
州發運司送納。其州別附綱入京。如此。則所費稍得減損。重難綱目
亦許作分數。指射不係酬獎酒場。或三五名併作一處。以為優饒。其
已經一次衙前者。亦乞立作年限。方得再差。再自來條貫。所有與免
科配及第一二戶。盡皆納本色。而本州科率折變。並亦不免。亦乞令役與
依條施行。臣所親見止於安州。訪聞湖北一路。類皆如此。欲乞聖旨
下寬恤民力。所令差去湖北路臣寮等。細相度裁定。其場務利害。
自州縣所乞令究本處。訪問詳審。以從寬簡。擇具狀奏候敕旨。

神宗即位。初知陳州。司馬光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曰。臣竊見
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
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
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漸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
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
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
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
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
沈淪。譬如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
刑禍。於是搢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謀畫。務為奇巧。舍是取非。興害
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
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為梗。又分遣部之

臣行險徼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繫一
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發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
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
粮運既竭。狼狽奔潰。棄塞拓邊。功猶未聚。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
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億萬棄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
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
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
群臣躁於進取。競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
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昔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之不便。獨[illegible]
冒犯聖怒。所論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為罪。仍蒙寵擢之樞廷。
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
臣為國不為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而已。既又自

乞冗官。退伏閒曹。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
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縶於廷之志也。熙寧
七年。屬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詔布諸書。廣開言路。臣嘗
是時。不勝踴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
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悟。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
先帝絀下詔書。曰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為新法者設。
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睹
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於中夜之間。念及此事。未嘗不失聲折
心也。茲當[illegible]猶望先帝一日感悟。訪以外事。得吐心蘊。言追既背
[illegible]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illegible]
達。[illegible]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
是臣[illegible]新法等不知所[illegible]天下事務之多。臣

思慮未至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
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脩城役夫謝遣之郊近御前造作
京城之人已自懽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減
節有司庫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
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歡抃傳布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
口蓋以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
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疾痛久在聖慮四海蒼生可謂幸甚已臣
所欲言者陛下累已行之亦抗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
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勢注川孰能
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之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也而不可必也
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
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

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俟宸衷
志卒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
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然所以病民傷國豈可
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
也蠱者事有蠱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illegible]在於承[illegible]
業承父之業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謂因循父之蠱往未料也裕
者寬蠱之名也不能治蠱亦是往而不近未爲得正也昔漢
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
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算緡天下困弊盜賊群起昭帝用賢
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求遺賂客者拘
帝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禁止罷遣之時人望以太平德宗既

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及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
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時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
治而群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
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
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史之苛刻
者必[illegible]而爲[illegible]事[illegible]之難得者必變而爲歡[illegible]業[illegible]福利無窮
豈不[illegible]生[illegible]天下之孝在於得盡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儀措置如此
歡以[illegible]大臣[illegible]孰能[illegible]以福[illegible]之內所在數敷有倒垂之急延頸
傾耳以俟政法[illegible]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
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往往爲盜安知無姦雄乘
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中庸曰凡事豫言固常爲慮及其已
至又無所及斯於當此之際將先民倒懸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

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
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推聖明裁察
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光守門下侍郎又乞罷免役錢狀曰右臣竊以百姓出力以供在上
之役今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以爲百姓惟苦差役破
產不得無役乃請據物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產
者惟鄉戶衙前之有以然微其承符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破
產者也惟衙前一役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使
之主管官物乃有所欠折或損敗欺爲[illegible]掛[illegible]大行備償不足有
破產者已於長名衙前久在府庭幻當綱者熟每往重難差遣積累分
數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夫差役出於民錢亦
出於民今使民出錢雇役何異[illegible]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哉

又爲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曰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此非所以抑兼并而存孤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爲希賞之資。進取不厭，爲民世世之患。又國家[illegible]所以必差青苗戶充役人者，爲其有莊田家產，難以逃亡，故賴以爲重。借令雇浮浪之人充役，常[illegible]不遂[illegible]事發，舉身便[illegible]州雖不可役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此三者。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稅，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及於限期，不得半價。[illegible]又無家之備，銀不暇惜。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

又錢者流通之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錢愈難得，閭閻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之錢，貨重物輕，借使有人，當薪難求善價難錢，薪價亦賤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雇役人。其[illegible]前[illegible]已募人投充長名。今募不足然後差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常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者不利於[illegible]，[illegible]可復[illegible]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元祐元年，先又乞罷免役[illegible]

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illegible]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illegible]年[illegible]出錢[illegible]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illegible]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上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illegible]民利[illegible]田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強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illegible]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爲[illegible]法受賕，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竄身而去，改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其身而無窮。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從來常平倉司准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illegible]朝廷雖有指揮[illegible]不得過二分，[illegible]聚斂之臣，猶依傍役錢，別作名目[illegible]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illegible]下近[illegible]臣民[illegible]納數千[illegible]見[illegible]並依熙寧元年以前[illegible]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illegible]

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以前見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却官物並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如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粗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舊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等所收斛斗及百

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準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樁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敕內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牒下諸州縣委[illegible]官吏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擘畫可取者限敕書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擘畫[illegible]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奏朝廷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敕施行務[illegible]在[illegible]法[illegible]盡其[illegible]
又[illegible]收更罷役錢數劄子[illegible]一處以[illegible]家居[illegible]先朝當與

以少[illegible]悉罷以[illegible]貧陳所見爲以兩日爲[illegible]民病者無若免役錢伏乞早行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試慮愚短識不意朝廷盡從其所陳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又提舉官吏以多斂役錢爲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敕微有變動必須相告曰朝廷之動衆尚未足定且觀望勿疑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候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爲改之亦未爲晚當此之際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搖利民良法
[illegible]申明役法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乞直降敕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敕之初自[illegible]莫不欣悅一兩月間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詞訟人情安帖緣[illegible]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如疑惑既而屢有更改諸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己見欲令本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惶惑未知所從又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雇人却收或欲[illegible]錢雇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往與二月六日敕[illegible]臣元初起請及朝廷所降敕節文內言委州縣官看詳[illegible]者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申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奏聞委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敕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恐轉運司[illegible]不肯奏耳今欲再明元初起請內有號不明不盡事件詳具畫一如後
一[illegible]上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充[illegible]太者及[illegible]利[illegible]

實數估價出賣，見已上令出助役錢。其四等已上放免者
本州坊場河渡等錢，付所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
更不消出助役錢。
一、元是來諸州招募人投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差到鄉戶
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
長名衙前重難，今因出賣，令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
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補已足，續
有投名者，即令先差鄉戶歸農，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
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學畫申州，本州擇其可取者
學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學畫奏聞
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竊
慮逐縣逐州有學畫得事理切當者，本州及轉運司抑遏而不奏
不以上聞。故勅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盡允。乞更降指揮下
州縣，如有似此學畫知當被在上則去者，許逐縣直申轉運司，
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
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害，詳其可否，立為定法，其不當
職之人為高奇之論、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
州一縣利害作海行條貫。
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起
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學畫申，隨宜修改。
右臣所言委有可采，乞逐下諸路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六日所降勅
命施行。
光又乞再申明役法劄子曰：臣伏睹二月六日勅，節文上件罷免役錢，其
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人數，今逐處差撥。竊慮諸路州

縣利害各有不同。所以下文云委逐縣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
具利害學畫申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學畫
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學畫奏聞。其
意欲使本州體量諸縣所舊利害之虛實，學畫之是非，擇其實而是
者，依例申轉運司，去其縣當如何措置，其縣當如何措置，其餘已依
舊法定差施行。轉運司得諸州所申，亦如此體量，依例申奏。蓋以諸
處差役曲盡其宜，非謂使逐路共為一法也。今訪聞諸路轉運司乃
遵用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又不取諸州縣所學畫，各以己意，任意
路役法，差官分詣諸州縣，各為商量其實，類輒令照己意，如所州縣
學畫立法申奏，州縣或有違異，輒加責怒，以此多不依應得逐處利
便，不合民心。又諸路州縣見朝廷置詳定役法所，以為當別有役法
須下，往往等候，不即定差。殊不知朝廷詳定役法所專俟諸路州縣具到
利害學畫，卻作一路一州勅行下。以此觀望遷延，久不了絕。今欲特
降指揮下諸州縣，除有舊法妨礙難行之事逐具申陳外，其餘並依
舊法一面定差。其看詳役法，據逐處先申到利害學畫，亦如得允
當，逐旋奏乞令本處依此施行，所貴差役之法，早得畢見結絕。
光又乞中勅州縣依前勅差役劄子曰：臣伏見御批，據臣近建
明差役法，慮其間未得盡備，差雜雖呂大防孫永范純仁等切詳定
聞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為民患，日甚一日。臣伏見民庶上封事及日近劉摯
等奏疏言之甚詳，非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
役錢，依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往來之人聞道路農民，迭相慶
賀。今後差回決治己，……陛下得合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
者。其間條目未備，來務在……所有一二，臣所以乞下諸路州縣
各逐令逐縣看詳，……利害學畫以次上聞，然後以次

載在隨處比界宜自非在彼類民小害無以知其詳悉故令各具所
見指陳利害而以書下諸民類非猶勅書一下禁人不得復議也
俟其奏至徐議而改何後之有要在早罷役錢復差役爲大利而已
如構大廈棟宇已立雖戶牖未備可以徐置伏望陛下令諸縣再行
詳定究利害究稱爲累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勅下已踰[illegible]縣
差役然以及半方行違紛紛至窮竊恐聞此指揮朝[illegible]勅
改更未定或斂錢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疑惑不知[illegible]望
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間隙爭言免役[illegible]可採
因聚斂獲功之吏稱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是民出錢入官[illegible]
衆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勑州縣言今來止爲其[illegible]
編令縣等詳定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勑一面施行候詳定到畫勑
續降下次免錢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今出反汗人情大擾實天下
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七

賦役

宋哲宗即位初監察御史王岩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
及罷畿內保甲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下明
詔免保丁第四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使勿教其得免者
戴陛下厚恩如獲更生後復下令變保甲月教之法爲冬教人
人使得安其業又大惠也然臣嘗親其事而見其弊而有以爲
陛下言者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由貧窶之多寡無甚相遠處
孀不充布衿不備均未免凍餒之憂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
與飽者同教於城下盈月而後已實甚所堪伏望聖慈廣
約祖宗義勇等第之制特詔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冬
教以寬貧民但籍其姓名給其急出力以從事可也雖不教之
戴而教者賴此以共濟耳國家平居能有以知其情則百姓曰
禁有以盡其力今雖罷之猶不爲無益也臣又按祖宗義勇之
法止行三路此者保甲之事乃并王畿之民民皆曰我居近天
子之都習知家業以爲常也乃習戰鬬之技下與列郡等而又加
嚴焉安用爲王畿之民哉此百姓前日之語也比則章城白馬
西則管城新鄭前爲畿內邑則共若於教今復而歸鄭滑爲京
西邑則三冬之教遂不預焉民又曰我畿內之民也顧不如畿
外之人暇逸而安樂此百姓[illegible]也人情如此宜國家所
以親腹心厚根本之計哉臣以謂畿內保甲宜悉罷之使悉怪
下家如章其
數使又乞罷青苗免役保甲上奏曰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
之事親一家之事知而不言非孝也言而不盡亦非孝也有人

於此爲姦言浮說陰懷異謀以欺其君私利而其根本大害則當告乎。而告乎？孝子不忍以此心事親，忠臣不忍以此心事君。臣雖至愚，慕孝子之心，以爲事君之法。臣昨在外方聞皇帝陛下即政之始，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初，內批廢罷京師民情不便十餘事，及擢用臣等數人，中外喧呼，交相慶快，又協天下之望，登用忠賢以爲輔弼，從積年之弊指日可除。而七月于今未聞勇決，猶循天下之望，何也？豈賢少而姦邪衆，當爲朋黨非倚於其中耳。臣誠惜陛下有疑懼猶豫之心，有畏首畏尾之意。四方疾苦又盡知之，未得施於以發於天下也。姦朋邪黨既已專負聖君於前日，又欲欺惑陛下於此時。臣切痛心。被見四方之人密封交進，以訴疾苦於陛下，則亦自知爲朝廷誅者不忠矣。其心顛沛，唯恐陛下有所更張，盡其事既彰則其過自顯，而其身難立，不得不多方以自爲計也。因有與忠賢併爲相親，而心實忌惡之，以伺其傳隙者；有明肆悖戾，以使佞忠實而欲撓之使去者；有默默不言，是非兩可，而倚於其間者。大抵皆欲以自固其權，自蓋其惡，故議者以爲姦邪不易去，忠賢不易留，治亂安危在忠邪去留之間，陛下不可不思也。陛下知孤忠之難立，則定力以主之，可也；知群邪之難卻，則盡去以圖之，可也。先民之語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今在下之人則皆知某人爲忠賢，某人爲姦邪，而不知朝廷之上，宮闈之中，能種種知乎？以陛下之聰明宜無不知，然臣私憂，計將行尊邪浸長，則陛下之仁心無復得施，左右之忠賢無復能立，朝廷之公議無復可伸，四海之生靈無復蒙福，天下之勢危矣。此臣所以寤寐反側而爲陛下憂也。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

保甲一也。此即政之初，宜從中批出指揮，令罷某事罷某事，則無心自沮者。陛下之聖澤行矣。臣昨在河北，爲知縣奉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親見其害，至深至悉，非若他人汎汎而知之也。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百姓乃蘇。而近日指揮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則所以困民之本十分之八九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從錢天下億兆之家所共苦也，須如舊法復行差役，民乃便安。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錢而已，億兆之家所共苦者十分之七八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此皆姦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強辯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弊寬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爲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爲太平長久之策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以尚鬱也。天下識者皆言陛下不絶害源，首去姦由，孽生不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即政之初行此數害，則天下之大體無事，陛下高枕而臥矣，豈不快哉！臣惡納忠之至。

貼黃：如執政者以爲青苗免役保甲之法因用不足，則乞陛下開以治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闕，令詳究而行之。臣愚聖恩。

右自睽違，猜不爲朋黨以欺天聽，以孤忠上事仁聖，當蒙察恕。

惟陛下力賜主張，臣得盡其愚以効涓分，爲聰明之助，幸甚。

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論給田募役狀 右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行之數年，行過當，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新法以免役爲名，實欲重斂，此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之於民，又幸先帝

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違於役法中散之，以寬恤民無
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
亦係官田，如瀦□□絕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
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
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
以為他用，故更相駮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
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
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
一名正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
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
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
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
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
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為姦，以瘠薄田中
官，雇一浮浪人，暫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
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
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
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還
寬剩錢，將來無繼，而賣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
貫石，而兵興已來，借支殆盡，今庫貴欲於內帑撥與中支還兵興
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止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三路行
給田募役，大使五七年間役減太半，農民完富，不可勝言，此無窮之
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其次以驅命，官宜三揭可募，則

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
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有一頃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臨時相度添展
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縱
修成法，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
名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
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
年中果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
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大遠，即少遠
難以名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及所定頃畝，
即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
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
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投名應役，第二等已上人戶，許
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無力，散從官以下色
役。更不用保。如第三等不及所召募一等一戶，第二等兩戶委
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候召得有支錢，仍不得
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勸本戶人丁充役如
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只案承佃役給假半年令營理田業
一見應役人投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
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無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
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
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留寬剩錢斛以備他用臣請有
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二三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
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
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從古
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若此錢
蓄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產乃是永長萬
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
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
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稅之法雖為
頗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其子威侍側聞之
慨然以為己任及威事隋文帝為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
下便之威為人臣尚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
優為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
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對
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元祐三年軾為翰林學士上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

中戶歲出錢幾何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
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無法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
倍五路百姓朴拙聞退為胥吏又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尋
詔郡縣各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

軾知杭州上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
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
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
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害以全二
利今惟狹鄉戶小役者猶闕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
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
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只是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本
是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即又別差更不支錢若願與長名則
支酬重難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又州
縣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久三年即以助
役錢支募此法尤為未通自元豐前未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皆
抑勒豈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
已輒減刻元估故法又行減削既多不支月給如何定額諸路多不
循其舊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所費愈役
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衙前
便格闕額長名衙前到期須是與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之施行
役率以二年為一番前來曾許戶勝役人戶三番……欲
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半六年……添番
而乃減番添役農民皆紛然安……
備用若有餘剩數若量減下等人戶支與役錢此乃空言……

實丁口產稅關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預知來年應用而預為樁科？
若亟行減下，臨時不足，又須增取，更緣為姦，未可隄防矣。大抵六色
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者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未得不
慮：州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為之用，則數錢多處役戶
優閑太久，六色人戶反實數錢數多。欲乞令據六色錢常存一年備
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寬餘，而通一路酌人戶貧富、役多少
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
輕重為先後。如此，則錢均而無特雇人，廣中和漸蘇，則差役良法
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奏曰：臣切聞天下諸路差雇役
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至今未定。頃聞頗權臣給舍，始初司馬光聞
天下臣庶奏書，多言出錢雇役，其法不便，遂卻復差役之法。欲司馬

奏議卷之三百五十七

光所言甚詳而甚目，然繁總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廷置局評定
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等以謂差役之法，本州縣常事，其來亦久矣，皆
素有定法。及其末流，各無弊故，當隨時刊改。臣嘗累具州丁奏，乞
先令州縣刺史令佐從民利便，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
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蓋朝廷大節令必當自上而下，
州縣常差役理須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以天下之廣，郡縣之眾，不
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互有妨礙。而局官及諸臣條紛然上言，
各任己見，不同知利害。況所付所司別無與奪，以至州縣未定。朝廷
風旨至今其法未定，遍滋役差，待擾若如前。請且各付逐路郡縣定
奪利害，各得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

殿中侍御史呂陶論保甲二事，曰：臣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更改，猶
有二難未便於民。其一，竊聞去二十畝以下免教指揮，卻分五等戶

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
則有幸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
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為不均。況今之教閱，
中不給錢米，一月之食皆其自備。大有田二十畝之家，終年所收不
過二十碩，賦稅伏臘之外，又令決贍一丁，則力亦難給矣。昔日推行
之始，不暇講求利害，惟務其多。今雖將五等人戶猶更閱習，萬一或
有謂稅雖破，戶家產所得幾何，貴賤而行，豈不重困？臣愚欲乞於二
等以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一名。
陝西州郡，今秋雨澇，高亢之地雖謂頗成，下濕之田稼亦不善，人戶
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
竊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須
供災傷及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災傷縣分

奏議卷之三百五十七

並特與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又況郡縣自來檢視災傷，多是
通計一縣所放，立為分數，如元管稅一千石，放及五百石，則謂之五
分，即非以逐戶所傷立定分數。其被災頭有多少之異，而通計一縣
大數，偶不及五分，遂不免教。此朝廷之所當察也。如蒙聖慈以災傷
之故，不限分數，特免教閱，則朝廷武備未為廢缺，而生民受惠深矣。
臣訪聞陝府諸縣人戶，有為田上經，少雖皆三丁，陳狀乞免教，並有
許述本戶災傷過多，但為一縣總數不及五分，亦乞免教者，逐縣拘
礙條禁，未敢施行。伏乞早賜指揮，庶寬民力。

陶又奏曰：元[illegible]版籍不齊，或以稅錢貫伯，或以田地頃畝，或以家之
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皆別為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與[illegible]一貫
分下縣受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二等[illegible]上下等可加，遂至稅縮田[illegible]
[illegible]分受種[illegible]於此亦不適[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

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歇陪費之害莫若斟量新舊著爲約如稅錢一貫爲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倂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或令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倂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閑五年乙執錢兩倍於甲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具以田土頃畝之類爲等幷其餘同等多少不侔者並倣此又成梓兩路差役專以戶稅爲差等熙寧初別定坊郭戶營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稅産之外州縣抑勒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閉居業移避鄕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以寬民力並送詳定所

陶又奏爲乞下有司別定坊郭之法以寬民力劄曰臣伏見成都府梓州路自來只於人戶田産稅錢上依等第差役熙寧初施行役法

別定坊郭十等人戶出營運錢以助免役之費蓋朝廷之意本爲人戶專有營運而無稅産或有稅産而兼有營運故推排坊郭有營運之家仍於田産稅錢之外別令承認營運錢數以助免役誠爲均法然推行之初有司不能上體朝廷本意一切督迫郡縣更差官詣實惟務定得坊郭錢多用爲勞効州縣承望風指不問虛實更有無營運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槩定坊郭等第雖以推排爲名其實即令承認元成年額歲歲相仍至今不減訪聞嘉州坊郭人戶以空閑戶移避於鄕村居住其營運錢亦不減免雖欲轉賣屋業勢不能售其弊至此蓋亦極矣今來朝廷詳議差役之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理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不須依舊額務在酌中其只有屋宅而別無營運或有營運而物力不多並宜蠲免以寬民力乞下諸路亦有似此去處並須聖慈下有司詳議立法施行

哲宗時蘇轍上民政策曰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惟及近世而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吾之家常有一人之兵夜二十之男子歲有一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費不增役起而人棄其業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抵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變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未食天子之田是故稍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鬭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戰勞之民以爲大憂然猶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

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漕轉達夫子不如其費而一出於民民當役子旬而不役者當納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而天下之役猶有可稱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作有大唐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擧州縣之法而坐役天下之衆故雖常有不盡之兵而又有無窮之役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何四海之廣民無尺寸之土爲農者常使隨出古者遺民之所入而天子以常無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莫今之以一二論矣臣恐以爲天子可

日無事而養兵不息，以共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此非有死亡險難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禀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惰無職之徒，常偷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逐旋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取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務農，而必求唯其無遊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無害於為農。今者雖征使遊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得，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寡，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其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從優其上，則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蓋十年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知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難又言差役復行，慮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衙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添剗買坊場，遂有輸納不給者。而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錢，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村疑衙前多是浮浪投名，恐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illegible]，是以知鄉差衙前之害，今罷點

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七價，未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為之。至於坊場，先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名募鄉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等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數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而坊郭[illegible]單丁女戶，約令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三路非泛綱運外，卻令將轉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免所定令合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

蘇轍奏役法疏曰：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切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下民初見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輕，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發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撫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則是稅戶，家有田產，類亦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漁，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廚庫之債，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

壯丁有歲時餽送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昭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頓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職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怖畏，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要是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需給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願考朝廷初革弊法，眾共懷異議，多被遷逐。既新改未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據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為口實。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

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並因事發覺，並責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被休矣。

按又論差役事狀曰：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仰刑部錄出，再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覺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因事發覺者，並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小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動致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承乏弓手，定差前差之人，必令出錢作僱，而官據又有以新差役人

替，追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未能皆良，如此等事，未至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始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然，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為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行，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捨臣前奏，早賜詔書，與言所陳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頒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

侍御史劉摯乞罷為法役者，謂臣伏覩今月七日敕命，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令佐看詳。令現丁中外人情鼓舞，歡喜皆謂此一事為害最大，從來行之之今，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苦，天下幸甚。臣竊聞今下之後，頗有邪之人，諂說紛紛，撰造作浮言，意欲搖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狀，無令

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由新法而進，於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選。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耕議變感，幸其失而不終成爾。敕令內固有小節與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緣已指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舉畫可俟到日，備正立法。今眾說役為差役，乃是大弊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病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投隙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為異論所動，使臣寮及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其法，內如有合先決施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譬又論役法疏曰：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違於數，而道之寓於形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既而不行，若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所以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而三王之所以不同，裨世國家

承唐末五代黷爛之後祖宗創制建法與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
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於擧民建官所謂
道之仁致著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智之資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
度悉經慢較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
謂偏而不起[?]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固非一而其大者則役
法是也於役法之敝相為首尾而當遭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然
者以縣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苦故命有司議所以均施之而有司不
深惟其故乃一切祖宗差役籍勒為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充
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於下五等建來無預差役之人一
槩斂之至於戰栽科調百色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歲輸納
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錢農家無鐵鏝令所輸必用錢而地
土所出惟是絲帛穀粟兼歲豐收成而州縣迫不免賤價售之無
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實產或以倍稱之息舉貸於豪右以應期
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自法行以來貧窮
不正務欲數計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
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
數百緡著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貫墻而復有減之期
舊來鄉縣差役僧[?]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
役則動須三二十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被重斂之害
孰為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
而不卹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不意於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割
剝損下益上竊見其說大失朝廷惠養生靈本意臣竊見縣役舊著
有至于破產而法[?]為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令
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

之入為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之重役無所苦于農民矣前
民既除此一重役外惟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此
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於舊日
役輕矣若於人者事人者今之通義則吏無用給錢為我坊場之[?]
制據戶賦民皆有是觀不許增添價[?]有司奉祖宗非不加增[?]
之為公家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說因寵之利必有往日之言故也
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之於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
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起[?]繳以本課
額既大建數難於是百敗隨起或至[?]及州縣勞於督責及係
任監錮係累於無償納官司雖借保額未為減價[?]人後官承買
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於吏闕之所害
殆不相補也蓋財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損分數與民共之
則公私相資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並從
舊轉運提舉司將見今實名淨利錢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以量
及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為永額一用舊法名人戶守等保者無
敗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祿之法天下吏人舊創請
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錦戶差充者有投名者有鄉署權名錄用者
入仕之後既以察司之便重近相出入以罪[?]斷析文積勞歲月補出
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為便此時有司見[?]緣有無人奔官之祿
遂假其說資以括民殊不知三代已遠良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
夫庶人在官之祿雖有其文而其法與制不可見矣詐乃墨空坊場
所斂民錢給為吏俸不重之則不足以養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內
外之吏除重法之外其他無用所給錢數於是國未是以有濟而官
給所費天下蓋已不貲[?]可為深[?]於所謂

重祿以行創法尤非衆瑕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罰之痛刑可也不
以罰吏權而不受賕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藏者曰禁既嚴則吏必畏
故今下已來犯者少。臣以頗非犯者少。敗者少也。作敗者少。正其罪
者少也。納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蔽益深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者少
也。一錢坐徒誰肯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露者猶涉疑似自非
有告人首實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轉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
或諭屬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
皆敗露者皆正其罪。固亦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所當矜之也。
更當附於律曰有刑名而無法。若二四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爲輕矣
令議者一之訓而重之。又多縣吏祿以貿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
除一字以前舊法有祿公人五保舊外雜新法所創及增給吏祿立
打城罷。臣愚識不識。臣請令衙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弓手等

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刺祿并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應食私
役之類則禁之以嚴罰新法若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於是可以
一切蠲除矣。或謂免役錢籍于常平司。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
多有仰于此者。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供于司農非有特敕
未嘗以給當費。今罷去無損於國用。況祖宗以來至於役法未改之
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爲國。亦曰用之有節取之有
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罷貧窮飢寒[illegible]終歲急急爲公家納錢。
不幸有遭乎荒歲之變。實悲憫其之人。而以轉徙爲溝中瘠而強梁
者殿死也。不得爲陛下之良民矣。然則生民性命。天下安
危之所繫。亦何啟以爲不利也。今[illegible]錢今百姓疲撓之
外有以乃暴其穀。餘乃困之外。復繼恩取之而已。然事之所坐因
得之非一也。臣故以謂免役[illegible]一切[illegible]

亦可并去以其存廢事付之轉運司。是天下既減服監司數十人。
則其餘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願臣之言爲
其罪耳。至於法之纖悉或參差抵牾。且有益一之論。容之於兩制臣
寮選其明於治體原於民事者二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而二府
執政官爲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軾又論保甲疏曰。伏覩近制保甲羅團教。朝廷所以患緩急。思抱
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
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一爲弓
手手力者。壯之類及罷而歸則拱手閑惰。已不復能反業於農畝。
出入公門。遊集市井。有所誘昧之使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者。衣
以華細。食以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蔬糲之習矣。暑聚而笑論。嗇
臂而務事。固已移其向者材力勞苦之性矣。其[illegible]賈因賣屋出錢以

濟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誘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
之父母兄弟妻子之。欲無厭於歲田畝。而身爲保甲者未必不有喜
以爲樂也。今既歲數止十一月罷其團保。省其監督。然其驕虛浮費
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欲歡休息從其生。然而身爲保甲者。又
未必不自失以爲歲也。故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一人從者。臣心盡如
下日有復從事于鼓矣。然失意少而失其所得。恐強以成其性。又挾
素所服弓刃利器[illegible]以爲之資。臣恐其於獨不能絶事於耕而已
也。臣恐其得爲[illegible]民者也。至恐以謂官有以[illegible]制之。蓋
保甲之[illegible]等雜今[illegible]使得之人。各其情願
東以爲本州禁軍者爲[illegible]正兵[illegible]軍中之階級隨其等
差[illegible]補之。自餘中下[illegible]等亦各願充公人者。皆依近制募以爲弓手
[illegible]戶長之役。明書在冊[illegible]部督責之。有法又使得伸其

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勤於公家，此之名雇，將來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為多。伏望詳酌。

楊繪上言曰：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既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仍元裁舊等，然欲逐就以新恩寬，嚴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如此則難復異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八

賦役

宋哲宗元祐四年，右司諫劉安世乞罷畿內保甲疏曰：臣竊惟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之兵萬之畿內，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師以為要[illegible]之備。尚恐兵威未振，未足以壯中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illegible]使[illegible]糧餉，蓋資其聲勢以奪敵人之心。爾熙寧中，先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習武事。陛下踐阼之初，既罷[illegible]閱，止令農隙之月，依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集教。第[illegible]曰：俾民服力南畝，而又與時講武，以張軍勢，深得禦外治內之[illegible]。臣所有未諭者，竊謂自古王者之名，異於霸國，所任之事，皆務[illegible]，蓋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illegible]之內亦置保甲，勞民示弱，且有未安。雖連歲災傷，依例免教，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未得坦然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覽省察，應畿縣保甲悉令廢罷，務寬民力，舒緩人情，安泰近輔，重未失國體。

五年，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論役法之弊疏曰：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析衷，而承詔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以國論[illegible]方立條，固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百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簡或疏略而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至厚，重恤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胥悅，況中外[illegible]言而[illegible]邪之人為

懷顧望，造播橫議，以阻此良法。鐵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邀邪說
罷差役，依舊募雇。竊觀官吏，豈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
有變更，天下人情其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其
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
已來，皆不能廢。議者以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
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鼓鑄歲有定額，民或
盜為，罪至論死。今棄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便。今
上戶止納數千，固優於昔歲自備而行。下戶自來無役者，使加斂
日膳月削，寔以窮困，偵九分之貧民，為一分之上戶，輕重貿買數甚
於此。臣竊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辦，以無窮之世計
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今聚斂之臣，惟欲誅剝生民，不為天下久長
之慮，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戶輪差不及三番，慶恤役次太重，臣亦

長編卷之二百五十八　二

有以折之。臣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差在役人
乃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
數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九千四
人，比之舊時，卻減十萬七千之額，謂之無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
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戶稍番次不足之處，則在有司通融補
助，為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
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況皆中理，考觀已試之效，則可行之不
疑。而累年於茲，尚容搖撼，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
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信而守之，親政之初，
允宜協心體國，扶堅邪說，而乃縱使無賴之徒，搖動人情，紊亂
天下。故議者謂今日紛紛之患，不在於無知之愚民，而在於挾邪
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

枉之門。願陛下特出睿斷，明主差役，辭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搖
浮言，每有疑惑，則上遵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祖宗時，詢判司農寺曾布條奏役法，謂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
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
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
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
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
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
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
嘗增減舊數，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今品量增
減，亦未為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
未嘗行。言者則以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役錢升補上等，以足配

長編卷之二百五十八　三

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
此臣所未諭也。役錢之輸，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
未嘗不與主者爭執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
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
言者則以謂衙前僱人，今則失陷官物；耆長僱人，則盜賊難止。以謂
近邊者細之人，雇募則或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習詐非覺。此臣
所未諭也。免役錢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
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准直為錢，又退
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凡此徭役
有錢，乃為饑饉，未嘗罷役，今乃欲其無饑歉，則所為
凶年饑歉之備，其餘又專以轉用，言者則以謂助役
既成何所聞，役之初，不知其……承符手力之類，當

惜聞成效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助役錢
七十萬兩而錢內戶十六萬率錢亦十六萬足兩浙所輸僅半錢
內剝錢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
計如兩浙數以羨從微來可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蘇籍
為令未受民訴使之[illegible]詳其意亦有謂也然令用心無他亦可
謂不職矣籍之不職不決其狀若泉皆趨于然所不得不問御史之
言欲啥籍而治于[illegible]不顧陛下之去陛下之民宜莫如籍與御史
也

畢仲游論役錢[illegible]之為救難時[illegible]間有損益[illegible]
弱節富[illegible]則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變田制而兼并之
家[illegible]迄[illegible]古及今[illegible]而以[illegible]
也限田之去既不行於天下而富家大姓[illegible]

祖宗差役雖戎制差弄[illegible]法本不為兼并設而推數錦理亂之
乃有可以裁制之[illegible]差役分等差而實以田產富貴之為
上下有千金[illegible]十金可任之役有五百金之產其受于百
金可任之役[illegible]
金者居其先五百金者居其後或千金[illegible]百金者任其役
既有千金之產[illegible]五百金[illegible]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已若
多矣其心非不欲[illegible]加重而不敢進也其至有隱寄田產於他人
以避役而朝廷[illegible]隱寄田產之[illegible]則是祖宗差[illegible]
而裁制[illegible]大姓不知[illegible]
緡錢[illegible]利[illegible]下貧以為
利[illegible]輸緡錢十萬者
[illegible]五[illegible]廣田產兼并

下貧雖恐力之不逮自中戶並廣田產兼并下貧數十家至升而在
上不知增錢[illegible]而富家大姓其勢既已在上則雖增出已
之田猶不失饒錢而敵居于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
至窮困。自來大姓無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窮困不能自
立蓋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雖不幸而破一大姓則變為十中民
或百下戶於損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熙寧以來雖有破家不幸之
人而大姓輸錢之外無復役使廣田產兼并下貧習無忌憚故
大姓與中民中民與丁戶不得[illegible]轉徙於四方所以然者廣田
產惡為兼并大姓之家而募役而歲損一萬二萬或三五萬錢則
大姓之家不為易為也

仲游又論役局既曰役書之所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熙寧
之初改差為募天下之人言今不便者數千萬數至元豐之初稍復
者長戶長之役士大夫之間者甚見於顏色及其卒不能復也良不
皆嗟訊疑如有求而不得則願差法之復者豈一日也今朝廷變成
役機是非為萬世之慮循復差法而士大夫反有意差法之未善者
為法一立未復之時則為善而既復之後則不善蓋嘉[illegible]閭閻
謂其法有可更者矣輸將繁重而勞費不及貨賂公行而雲言無別
熙寧之初得[illegible]更之論而斥其不可更者更之顧令人出錢以
私其羸餘是以[illegible]不便者[illegible]
則亦主[illegible]
決之功[illegible]敢論熙寧
之新法[illegible]如其後將如何邪故曰
役[illegible]然[illegible]也
左[illegible]元豐名元祐省雜[illegible]

廢棄則多不若空雇役之直三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皆不應募則重
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非苦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
也夫先帝是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
無弊爾竊無以元豐元祐為間則要於均平使民而已則善矣
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見今歲諸路秦參並熟處甚多其價
隨而過賤賦稅閒遲處監司將積年逋負並行催督不惟應費徵於亦
徒長公人貪暴乞取之弊必不能以一錢之力了納積年之欠空使
民胥甚數謂豐稔不如災傷蓋緣有水旱則舊欠得閣若豐稔
則使宿逋並納欲乞朝廷指揮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
令帶納庶幾疲瘵漸獲安濟
監察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覩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
奏請保甲上教其下等人戶土地既少不免勤力為生并止有兩丁

其間有疾病者雖係未該破丁若不能營作顯難應副保甲乞從
三省同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除見教人外本家止有兩丁病患未
該破丁而委的不堪營作并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
推行之後人以為便況當時奏請得旨施行乃是今日一二大臣備
先帝法度之人非是故為增損而壞法者也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却
有指揮衙降子地不及二十畝之家免冬教全條更不行用及老疾
羸弱者遂以次人承替緣貧下之人其田不及二十畝勤力以求日
給若令上教則廢為生之道嘗中路給口食不足以償所費其家缺
以養貧老病羸弱之人既難以餘力從事其養生必賴於壯者若是
兩丁之家一丁老病而又令壯丁代教則老病者以殘矣所慮閭閻此
法既行人欲避免保丁有賣盡土地者有分析生產者亂常敗俗
者或分房而外或令女婿出外色詭丁者人情如此豈安存生民

為邦本固則邦寧民既貴土地亦為長久之計竊則斯盜必流而
為盜賊貽朝廷之憂臣伏乞晉省保甲土地不及一十畝兩丁病
患者並依元豐八年指揮施行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不勝幸甚
右正言王覿奏為乞添差詳定役法官孫曰臣伏見朝廷以役事至
重故差官置局詳定其法今詳定官吏部尚書孫永吏部侍郎傅堯
俞戶部侍郎趙瞻皆素有名德特為之選也然戶吏劃書身所其職
者先擇其實而使之兼領役事宜得盡意於其間哉今役事久而不
定天下之新舊貪吏特以搖動人情而郡縣等第戶及諸差人欲求
安靖未得也今諸路通法當出朝廷者請求何可以不備也四方疑
事日望指揮者施行何可以不速也況諸路役書已稍至遠限月
日皆次第特為其役書必相繼而集矣非創書司力之餘可得而省
閱也臣愚以謂臣僚中當更有通曉民政而本職稍簡者若添差一

二人使得專在本局以治其事庶免淹留之患
徽宗即位初工部侍郎王覿奏乞重定差役人戶等第狀曰臣竊聞
諸路州縣有役人數多而鄉村等第人戶數少差役不足者自今
雖以次等人戶相兼差足將來役人年滿難得人戶承替及雖有人
戶可作三兩番更休充役之處亦是挂隔年歲不多其中等人戶應
役既頻則其力必困議者患之臣竊以為不然其弊有自來矣議者
或未之知也伏緣差役之法本朝行之百餘年未嘗患人戶少而不
足以充役也至今日而患之蓋因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皆
先曾一年雇役及寬剩錢之數則後賦之於民也賦於民者不可無
法而且欲其均又必會其民家業之多寡然後可定之其法大概
丁一川產役及實動財產則錢若干[illegible]之民[illegible]下即家業錢
要貴錢出免役錢為干[illegible]六等民附本不可以

得其實必欲得其實則必至於搔動而民情之所甚不悅者如手實之法是也故州縣之吏莫不以謂難盡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必手歲計而已耳役錢民情之不悅也雖少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亦是手歲計而已焉乃可持虛名以悅民故天下之所謂家業錢者或十得其一二或十得其三四蓋不此者固不可勝計蓋於此者未之有也不惟如此而已州縣又行先條諸第人戶使各承認逐戶合納免役錢數既定歲計數然後令州通鄉某而告之曰家業錢每貫當納免役錢若干今某人錢若干多得錢若干即當家業錢若干貫矣被人人乃其狀供析家業以取合所納免役錢之數則家業十得其一二者又加少也既用家業錢以定免役錢之多少而所謂等第者無所用之而等第之名又不可廢故郡縣之吏得於家業長內率意立說曰自家業若干貫以上為第一等戶若干貫以下為第二等戶至五等十等皆然也其等第既公私皆以為虛名賤小民之得終懇為近上等第則州縣之吏亦何惜吏以虛名而慎民故天下州縣之等第除上等戶物力顯著難以退藏之外其自中等而入下等者可勝數哉此臣所親見也今州郡使用前日不實之等第而差役則人戶之可以應役者至少又何足怪耶臣愚以謂欲天下鄉村應役人戶稍多得以更休而不困即須告諭天下郡縣使其定等第令頗得其實則力役均而論者之所患者不足以為患矣惟聖慈詳酌施行

貼黃免役法根刷人戶家業以紐錢定之大者亦有故為假借之弊故難知其實今鄉村人戶只是分為五等推排家業之大槩易得其實也緣等第亦不須特行排定緣舊令鄉村三年一次逃避只可申飭州縣遇依舊定等第不須別作詳某不可妄

幾堪任充役之人隱在下等以致中等以上人戶數少差役不均庶幾等第漸次得實不為差役之害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言曰為民必有役奉公上之通義也免役必輸布取民力之中制也曾錢之用以為給其寬剩不過十之一二以備水旱之不足也此神考立法之本意而奉行之吏於十二外別立封樁予或過常元祐以後得以藉口先帝追神考之志一切罷去何謂善繼然隨時損益之義有待陛下今日臣訪聞府界畿輔常平視朋分等色種行封樁以備不給此何異於厭棄餘者也職畫農敢詩未神考立法之意俾德澤下逮黎庶而乃啓厚歛之路天下必以府界先慎得指而風興意翕然各私售其說變亂放肆害政之尤大者也陛下即政逾年膏澤義利未聞有以及天下而天下之人頹目側耳日望舜禹之治不意若飢渴聞以厚歛之說聞新政之際是欲陛下棄神考之良法當天下之怨讟復見亂政成法之人辭旨屍耳坊切私議將乘間而發也其背陛下繼述之意有如此者五朋別將使指臣未知其如何決不可以爲常平之政蓋常平所置皆神考所立法度其一如此藉外可知陛下方內時損益而其中適力教元祐紹聖通與不及之際使天下後世好為異論之人無得而議故造端不可不謹也

高宗建炎二年司諫趙元鎮論役法疏曰臣竊惟免役之法起於熙寧之初當時中外臣僚論列利害不可縷舉大率優上戶寬下戶僱富民籍貧民雖單丁女戶以至僧道皆不獲免以其所斂養吏之餘謂之寬剩是謂一稅之外更起一稅乃小人祖宗寬民之意行之六十餘年今則由之而不知其害也陛下灼見紛更之弊既不能復循舊制乃於元祐之外重增三分而吏不減半其於祖宗之意遠遠

矣人如鈔旁等錢乃前日殘民之術靖康初嘗以罷之近降指揮獨
不責鈔而猶題鈔納錢貫鈔得錢規圖苟細已非朝廷盡棄乃令題
鈔納錢是何名目凡取於民。亦須有名取之無名。未得無辭矣今國
勢微弱强敵未和高城深池不足恃堅甲利兵不足恃臣知所恃者
惟民而已安可横斂加賦重失其心耶比來州縣用度不足雖知此
法之弊而不以為言者畢其所欲以償闕乏獨京畿運判上官悟能
言之。仍乞諸路依此施行其慮甚長雖奉聖旨權免京畿而諸路未
罷也。伏望陛下如恪所請通行諸路且使斯民知此二事非出自宸
建言而行令因臣察中請而罷皆非朝廷本意則心悅而歸之此是
所得民之道也祖宗得天下之術也惟陛下毋忽
高宗時夔州通判虞允文奏論四川羨科科約之弊曰臣竊惟陛下
剔好生之盛德卹民之疾苦故連年下詔天下寬民之重恩

施之陰與天無極而廣詢博訪勤勤不已之心凡食一命之禄者其
何以仰稱而州縣之間差科之數不實科約之外輒復別取為民除
害者不可去者民愚而無知吏姦而無所不至民宜其與吏爭也蓋
如一郡合起和買絹一萬疋郡管稅錢一千貫即是人戶管稅錢一
百文方合科一疋若州縣以八十文科一疋則多取二千疋矣因和
買而類推之差科之數不實不勝其多也又如大禮助賞今用轉運
司科約內條省錢計置若州縣將本色錢妄用以大禮助賞為名別
行科取其為絹綿之數不下數千萬緡自助賞而類推之科約之外
別取亦不勝其多矣吏以民之不知故取之無藝用之不恤或以寄
土木不急之費或以奉書府縣名之取或以應親朋干請之求甚者
遂據為己有無所顧憚間有敢言為民所訴則州縣相通投去廢之
方行牧付其獄或承小吏之姦賊視其民而酷虐者今約束不一丟
甚明而吏之所行故與詔異者以無罪之法未立也臣嘗觀唐憲宗
元和之初立為條制凡兩稅應留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縣長吏並
以枉法贓論令出使御史訪察其後又遣詳覆使按治一十六郡擇
遂郡守嚴礪等皆抵于誅家籍具存也憲宗中興蓋令復振者實本
諸此臣愚欲望陛下特出睿斷特州縣既列大料別科之錢從枉法
贓定罪明詔諸州長吏限以一歲許令改正所造科約具逐縣差科
則例均給五等之家及以蠲除之數申轉運司仍乞於諸路轉運司
官選差清强通練者專任施行稽考之責訖奏具數以聞以俟陛下
異時遣使詳覆幾州縣知所畏戢百年隱害一旦可去仰副仁天
子實許斯民之意
右正言陳淵論得斂恭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
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取民以什二用之猶不足而告之以什
一之法未亦迂乎此儒者之論所以多不見聽於時君而商財権利
之臣所以常得行其計也然世之患不足者始則多取於民民既不
足又從而暴斂之指劃暴興於是有轉徙流散去而為盜賊者終於
不足雖加之以刑戮財何自而得乎非特如此而已固之以致大亂
者是不反其本之過也由是言之雖若甚迂實在其中矣
中書舍人洪遵論被水人戶折科疏曰臣竊聞平江府湖秀州去年
積潦之後農民所存蠶麥既登以續農工南畝自觀
秋成所望未大雨絕無秋成因不及其候既望皇恩蠲無以寄
投而州縣不能以附獄之稱迄但知依例須將秋苗折科大麥每
米一碩令民當以麥輸方今麥價不下於米揹明之民新賑募發塈

惟不濟，奈何掊克以爲軟。析一以爲二，使之剝膚椎髓，終擠於溝壑
乎。臣聞養馬所須本不至此，姦吏因緣無所不至。欲望聖慈特賜省
官下戶部會計馬料見在實數，當用幾何，只令合料借虜如數，欲折
須以苗一碩折麥一碩五斗。庶幾民戶可以輸納。仍乞先次行下三
州被水人戶盡與折料，免致重困吾民，不勝幸甚。

章誼乞委通判均平稅役奏　臣竊以賦役在於民，民風受以恩其
可以布宣陛下恩澤者，莫如爲百姓除患。臣伏覩平江今日百姓之
患在公者，莫甚於催科之無法；在私者，莫甚於賦役之不均。夫逃亡
戶絕之田地，下耕者而二稅具在，監司守令拘於省額而不敢除，並
胥猾吏利於誅求而不肯曰：欽歲拘催責任都保。有不能償，甚至破
至此。臣所謂催科無法者也。至於富家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
田；貧民下戶，破家竭產，以償不割之稅。田無稅則料斂之數寡，稅不

割則戶籍之等高。此臣所謂賦役之不均者也。今欲救此二弊，若責
之監司，則不過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於縣令。是三人
者吏課叢委，所應多方，雖有敏惠之吏，力不能專，方有餘暇，況吏不
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聖慈明降詔旨，專委通判一員，均平稅
役，詳舉告陳之令，先開首原之路，責以期限，賞信罰嚴。如此則二弊
可去，貧富皆安，公私共濟。某不勝幸甚。

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上奏曰：臣伏覩朝廷比以兩浙江東西等路，因
被盜賊，流移人戶，於夏二稅或皆除閣，累年之間，漸次復業，仰
見陛下卹民之厚，德意至深，幸甚。近因中外臣僚之請，已
降指揮，自稅而所路並復元額，除以紹興四年大數為率，江東推閣
三分，江西推閣五分，餘數依限起發狀稅。經放免及五年十科之
數，並令輸納全稅。臣契勘前項州縣人戶，知已復業開墾，甲

當自合依今來指揮輸納。緣諸路被害州縣輕重不等，其間有大段
殘壞，全未歸業，雖已歸業，未曾開墾去處，若一槩立定分數，及全損
稅額，委見無所從出，切恐百姓虛被追擾，致逃避流移，益茲賊而害。
徒有虛數，無濟實用。若緣此一例與展年限，又恐其間不無僥倖。
愚欲乞依今來檢放災傷條法，委逐州委官同逐縣知縣通判元被
劫人戶，檢視田畝已未開墾數目，詣實本州保明申轉運司，差官覆
實，保明申朝廷。其已開墾數目，即依舊額輸納稅賦；其未曾開墾去
處，並權倚閣，委自令佐知通多方招誘歸業，開墾逐年開墾到數申
朝廷，考其殿最而賞罰之。庶幾數年之間，民得安業，而公家實得稅
賦之利。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奏曰：臣伏自陛下踐祚以來，詢求民瘼，發音屢
下，丁寧惻怛。凡擾于民者，一切罷斥，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

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於百姓戶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
令監司按劾，重寘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緣壽春府霍丘縣巴與
高武等人馬，公行文移於壽春府廬光濠州，每人戶家業錢一千貫，
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霍丘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
即均科，必定分撥高武衛人馬於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
定十緡千石。臣契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
十口之家未必贍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
送納腳剩之費，與緣多取之弊，又不與焉。縱或供輸，不前必已
而為盜矣。又況淮西數州，許言下進及群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
之，體同變民，當司郡自擅行科率，德音纔至，猶不為念
無法，使賊者固如是乎。州縣科率，為監司者即當按劾而禁，自為
之，何以禁按一路？況自紹非法書州縣不得，乃欲捕他人，所以恐制

之又當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稍慮
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寬剩，或立式署人為關，亦
係於安撫使，亦乞早賜措置分也。庶幾不至奸吏因緣侵擾良民，而
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為虛文也。
孝宗時太學博士兼侍輪對劄子曰：臣恭惟國家聖聖相承，法令明
具，無非以惠民為本。若州縣官吏悉能奉行，則何弊之有？今州縣之
弊多矣，惟賦役不均為甚。非法有所未盡也，蓋官吏奉行不虔之過
也。諸縣稅租夏秋造簿，及已受納對鈔朱銷，凡所以關防之法非不
嚴且密也。近來諸縣推割造簿之時，奸猾之家計囑鄉書，戶用白非
不述保分人丁住止，將一戶稅分分立詭名，或免等第，或與下戶時
增色額，當職官畧不留意照對，使以造簿為之起，州督郎下縣起理
開數給帖付戶長催科，其詭名挾戶既無人丁保分住止，兼所有僣
行送納甚者至於偽作退已批式，官司多是抑勒戶長代輸，以致戶
長受害，愈難充應。又民戶輸納二稅，除給戶鈔外，官司自有縣監住
鈔可以照應。鄉書不即與朱銷，主簿又不書押，或去失官鈔，却反追
害戶，甚至有不行照用，勒令再納，以致下戶重困，其弊乃措置非官
吏奉行不虔之過乎。常平免役自有專法，非不詳且備也。近來諸縣
所差保正長，難以稅力高下為則，然姦弊在規避役次，於未點差
已前，先行計囑鄉書，將所管稅力產立典賣文契及詭名走寄，官司
不究情為，往往將無力下戶抑逼供認，或經一年或經半年，遂不依
限與替。緣官司不曾置籍具姓名，契注入役年月，並期定差，致已滿
人未得抵替，間有條分，不與燠火，盜賊往來，遂累破蕩家業，其弊乃
緣官吏奉行不虔之過乎。臣愚欲望陛下詔有司檢坐見行條
法，申飭州縣務在必行，朵為文具，仍委知通常切覺察，監司巡歷點

檢如有違戾去處，重作施行。庶幾成法所在，官吏奉行，罔有不虔。臣
役以均，民受實惠，天下幸甚。
長沙守王師愈上奏曰：臣伏見州縣細民之所苦，昔在於充役；官之
所難者，在於差役。陛下高拱九重之上，明燭四方萬里之遠，民之利
病罔不周知，比彼論者獻議大臣，欲均役法，甚大惠也。臣嘗承乏長
沙，助民社之寄，宜竅不仰體聖意，貫其狂愚。伏見長沙前政劉珙創
為集議，臣亦到官，損益而行，役不差而人樂充，二年之間幾無爭
訟者。百姓以為便，官吏亦以為便，鄰邑如善化、安化、瀏陽、醴陵而行
之，又以為便。請為陛下試言其大略：一鄉各有都，一都必有富豪可充
保正者，多者十餘戶，少亦不下五戶。其物業之高下，人丁之眾寡，
役之久近，各具手狀，俾見役保正特替兩月之前，持此狀，備酒食會
其充役之人，眾共商議，公選一名充應承代。其間雖有情偽，曲折官
不得而知者，與曹盡知之，纖悉無隱，案吏鄉司末由出為姦。故善
良之民樂於役而無訟，或有富強頑猾不循理者，巧飾詞訴，規圖避免，
則命見役保正押帖內人至于縣庭，長官對眾人之語，詰之曉諭
之，鮮有不從者，間有頑然不服，未免臨之以威，然猶如眾人之議而
後已。其或眾議挾私，窮究見實，必為懲挾私之罪。如是則富豪狡猾
之徒亦順從而不敢訟。蓋係眾人之公選，官吏無所容其心。此集議
之大槩也。臣抑嘗原其必爭之端，則科敷重而費用多耳。於是都內
凡有科敷，一切罷去，利可與民者必與，可除則除之，數月之後，遠近
孚信，故集議尤易為力。所有侍郎說，臣亦備見，必然而此帖易行於
湖廣，而難行於江浙。江浙官戶多，詭戶多，其民猾也；湖廣官戶少，詭
戶少，其民淳也。欲望聖慈詔臣以此行于湖廣州縣，與見行常年役法
兼行，聽從民便，則民無爭役之苦，官無差役之難。惟陛下留神，幸甚。

唐仲友上奏曰臣竊惟陛下即位念元元惠恤從欲數年以來數條議
臣之請摭益密所以全當德意盡除厚斂臣猶被四遠愚贅之累
不忍自嘿以冀陛下臣切任縣學書君考役法之本末父伏田野又
熟察民情之利病乃知法雖盡一而情有萬殊未可以通乎人情而
不能自周乎人情和行法之人如何耳得其人則法行而民情安非
其人則法弊而民情變比年以來民皆下以役若於差役者益有由
矣縣令備弛嫌委政胥史史緣爲奸害百出其始差也甲當充
役或先差下戶使論而辨以及甲故民破產於爭訟其既差也吏利
於速呼乃法於科率須索誅求靡所不至故民破產於供役二弊不
去陛下雖有良法美意民之困苦自若也臣愚竊謂縣得賢令雖
以簡要之法行之而民獲安縣無賢令雖以周密之法行之而民猶
擾令固不能皆賢固考察勸沮誠不可緩臣願陛下申敕監司守臣

諸察縣令之賢否稽其差役訴訟之多寡擇擬之有無以爲殿最取
其甚者併奏一二賞罰焉庶幾官知奉法吏不敢肆民被實惠茲
於便保實郡邑之急務也
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定理夫不可易者飢必食渴必飲寒必禁
暑必蔽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要莫大於民貧救民
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益立
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紛達者未有深入遠謀韓庭掃究之
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爲風俗則賦於民者
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缺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是則
和氣洪[illegible]水旱之災[illegible]盜賊之警何處用之不
足邪設使備夷弗[illegible]王[illegible]下謂[illegible]其子孫[illegible]文母宜可舒不
羽而格之[illegible]晉建炎紹興[illegible]變亂之日一切賦斂有非承平

昔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使小民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
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探
防之險皆罷稍者之宜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
助軍興而不敢受從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議已定終未仰稱
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時知承高宗罷之指
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務哉臣昧死欲望聖慈博采明達
之士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議者議可省者省
寬減於民仍興內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淪肌浹髓之恩
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矣幸而無事又以[illegible]以爲他日之福忘
雖陝複中原又持曰遺境日與寇也成日久矣則斯民[illegible]何[illegible]
已罪於天[illegible]非當爲死惟陛下裁哉
袁說友上奏曰臣竊見州縣小民有產去稅存之害官吏非不知

朝廷亦累嘗爲獨而終無成說以革其弊此由得產富民規避官物
惟幸錢於過割隱漏稅賦官司既未割稅而追呼催督止及當產之
民彼方以產售人困甚不得已今又無此產而納此稅致四等生其
毒害甚艱使鬻者赴官陳訴而追逮出官之費已不少於代納之數
矣是豈不爲重困哉此最賊夫民之大者也在法每二年一推排此
正祖宗欲以革產去稅存之弊蓋一經推排則凡其產已去某家見
其產已歸某戶一一盡知產業既明稅賦自定豈復更爲小民之害
今縣道例皆前後避免或以災傷爲辭有經十年二十年而不一推
排者此而不治而就曉曰無[illegible]產去而稅存[illegible]豈不關哉臣愚欲
望睿慈自今立爲之制凡天下諸縣逐[illegible]推排能知縣任滿
日州府於本官印紙批任內曾與不曾推排[illegible]保明批上如在
任三年不曾推排考使到部日取旨[illegible]以爲任之人只

終於三年一推排為準。各於任內計年分可見，非災傷年分損及八分以上，然後免。庶幾一行此法，產稅自明，富產小民不至重困。

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奏義役利害，曰：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係布衣楊椿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尚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尺下本路，然本州日令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始令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知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賠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為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臣下詢訪始然，何況其間更有纖悉曲折未可詳見。若不兼採群論，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端百出，詞訟愈多。改之則枉費功夫，不改則反貽積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為擾民者所笑。然役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其義租甚輕，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弊。若更措理增置，使無此患，當謂寔為。似聞疏然，却簡直易明，無它弊病。又且不須備改見行條法，委實穩便。故寄取其印本粘某，行下州縣，然以未經繳請，當降指揮，州縣往往未旨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上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無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倣效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須至奏聞者。

熹又上奏曰：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一遷惟短拙，無以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歲計不過納綿一千五十餘兩、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擬議臣對補之數，以抵其蠲。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冀蒙垂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議，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已者，謹以前奏之內最要緊切者二條，復瀝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亂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起苗官吏細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侍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紹興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徧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准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守臣常有諸臣按臨人戶陳訴，遍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奏行。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惻怛，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增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林者得寬，而增之於田畝者甚衆，繳已詳備補所減山稅明降指揮，與減而其所增田稅却無改正，依舊等色按稅，其為事實無以經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不應大體而惜

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臣恐使臣又爲端輔之所爲而後已爾。未
聞一利而先起一害，臣深至爲有所不曉者也。今雖已去官守，臨於
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
慈特開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截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
乞施行，惟乞祈擇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條具奏稟，別
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說，其言若細節，狀
不違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己愛民之意，幸辭之義，懇而程其數書
須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斷，亟賜追還。
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爲除爲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峻獄承
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侵牟，求免之計亦何必追論之限以爲退近
新息。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加聖

慮，則被妄庸淺俗之言，因循蔽藏，遠屏未聞，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
進退去留，非其分所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司農卿李椿上奏曰：臣乾道四年春蒙恩權守郢州，陛辭之日，嘗有旨
令募開墾荒田，立三限通九年而後全起稅賦。臣自到任之後，措置
召募請佃人戶投狀者數千戶，壽已具數申省部，[illegible]任之後，
申請不一，事多衝改。蔽限一年，或限半年，或未半年，遽檢止，納元稅或許
遠年，進戶歸業，以致爭奪詞訟不絕，州縣莫之適從。臣巡歷諸郡，以
目所見，惟常德府已耕墾及九分以上，澧州及七分以上，其餘州郡
亦五分以上下。以請佃之數計之，則全未及分。若行根括，則佃戶必
又逃棄不耕，却致荒廢，非徒無益。況半年一年之限大迫，民戶不能，
若不通檢，止納元稅，又多無元稅，[illegible]或遲[illegible]今進年進口歸
業，則經官給佃已施工力之田，豈得輒被[illegible]，以取信於民，民欲

乞[illegible]將臣元奏獲指揮及申嚴部畫一，及後來臣僚陳請，復降指揮
頒降看詳，從便施行，仍乞預先寬約年限，應令自陳，不須根括，
止定消除免田畝，分爲三等，上等每畝不過六升，中等四升，下等二
升，從欲計料，不得過數科數重疊，罪罰其責。稅會請用與每畝與火
以前租額未得過數，或轉運司類聚申朝廷，從輕定數，候得指揮方
許行下，曉諭無使耕佃之家無知稅賦不重，安心爲業，耕布頃上，斷
絕伏乞省覽。
椿又上奏曰：竊謂養兵所以衛社稷，講武所以息鬪爭，皆所以保
安民也。然當以理財爲要，然後能濟二者之爲。蓋務藏財，當知生
財之道，生財之道，取之於民而已。民力有餘則取之不竭，民反本而
知節用，則力有餘矣。今荒田尚廣，民多游手，用度不節，貧困者多，甚
者轉而爲盜賊，寇掠上。蓋國家之患，莫甚於此。然則民之情孰不願安其

業而輸常賦也，邪當窮其遂本而不反本之原，有以救之可也。人生
所藉以生者穀帛也。穀帛出於民者也。民能力農桑而不失其時，則
穀帛不可勝用矣。錢者所以平百貨，使輕重適均者也。錢鑄于官而
不出於民也。官禁私鑄，而不致流散，則權無敝用之有節，則錢
不可勝用矣。今賦稅多折見錢，是取不出於民，民焉得不棄本而逐末
耶。如曰朝廷用度至廣，若以賦錢於民無從，應辦，是未知患也。今有
稍貧而稅之利，未爲不廣，若其難療，除其冗食，因自浩瀚，又況既
賦布帛，應請錢者量與布帛，孰爲不可。又民競奢侈，不知節儉，是以
貴錢貨因，明知閭巷之婦有以一冠一領，麻償數十，奴婢之徒，競尚
羅綺，蓋有以風化之，使男女勞擾，女工蠶絲，奢侈之風既息，則貨
困之人自有生理。[illegible]曰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是豈虛語？臣謂當
遵遵舊臣以爲賦稅[illegible]則豫盡輸本色，隨稅不納錢，禁戢奢僭

阡去冗食老入爲出勤耕農與夫田野盡闢盜賊消弭皆足富庶則所以上濟國家之急務者可不勞而辦矣伏乞鈞聽

椿爲吏部侍郎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撥付諸軍回易以贍將少口衆軍兵。竊見陛下存恤戰士德意甚厚軍人莫不感激思奮。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且回易以惠軍此利也尚害之有。臣請條言之今江上諸州。自歸峽荊岳鄂黃蘄江池太平十州皆仰商稅以充利源今軍中回易之物則失所收之稅州郡將窘此其一也。商賈懼於之征則心失常於軍中場務併客稅失之紛爭必多。此其二也。軍中前此不許回易猶且以收買軍須爲名役使戰士。今明開其端將來占破回易必益多矣此其三也。回易所以圖利也挾價低昂□人所能爲姦有折閱便欺失陷將來必有征驗衡勘之擾此其四也然則誰其成不諱其致然以惠軍士爲急既已出貲於帑中亦望此意來可已也。臣願以中道處之使不爲苛峩若軍中回易物貨並與減半收稅則州郡所失不多。軍中亦可獲利並令隨鎮所出給據與免收回易物色及所差人數稅務照會減放。又□□人將其帶外之物並作格收稅如回易軍人有犯。聽稅務具申總領所下本軍根究仍嚴爲稅務合干人下得分文乞覓。如是則三者非所慮惟折閱失陷一事則繫乎幸不幸耳。當置之度外。如臣愚暫之言或有可採乞別作聖旨施行。

員興宗議征稅奏曰臣聞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前世之吏樸後世之吏□上世去古未遠□純吏朴令則從所議則照法不得不簡也。後世法非□□□□吏黠命之未必從□之未必照法不得不繁也。夫以後世而求全簡之法必有不行行之必易爲力也。以後世而奉至頃之法□復欲行行之□難爲功也。昔者成周之初關□□而不征譏而不征天下日用之物未征不禁故小□通□□闕□之用此文王造周之始其國非特輕其征稅且又無征□之□□也時吏亦少簡民亦少繁。故當時太宰之職有九賦以斂財□有曰關市之賦。及山澤之賦。及幣餘之賦。此即近世州縣商稅□□用物所存物類之類也。當是時周公相周知民吏益於前世。民法不得不繁其吏不得不選故周公之於周官雖文武闕譏不征之事有不能行者猶時之宜稽世務故也。且周公之時已不能盡行文王之法而欲後世盡行周公之法哉。但漢唐之世多不能遵用中制以法周公之遺□□□項多。漸成□□故有稅算緡稅雜物稅關察稅六書之類見於前記。以爲世義臣亦不敢并舉也。惟我國家創業之初。一洗前代之弊。是以太祖皇帝動守經常。凡爲國苛賦橫稅悉即停罷。聖子神孫守爲一定。至天聖中有司以定用請稅緡錢□□言皇帝弱泉貨之利欲流天下今雖稅之可乎。是則祖宗之於民純不特常慮之。又常欲輕之也。今陛下志勤道大節用儉取無日不行無民之能無時不下。此即祖宗用心文王用心也。然今日郡縣稅務與州府通同商旅不還虛度自然一已而挾物不爲朝廷而要價取以荊湖三峽論之荊襄三峽皆達大江。自當百貨流通。而近年以來蜀物少出。商賈少往。四達之利未敷。貨物稍鈍關之何也。蓋稅務之六弊未去也。三峽荊湖所過稅務衆附商客稅物之多少輒計加等重稅。啟攤通負此一弊也。沿道千里之間天下吏以爲監官爭羣暴取。設弓弩帶品持器舉此二弊也。本無稅物監欄□而虛喝諠之託罵。商客拗爭則不可。欲去則不然。拘留守月日然聽命。此三弊也。商客類皆專攔積行貨竟多。得則耗輕。少得則稅重。輸官之物未至而私遺之物先違。此四弊也。監專胥吏私取之數與乎亦曆之數頻與外

縣卒難者猶所得在私所虧在官此五弊也在州則知州以稅務爲鷹犬在縣則縣令以稅務爲肘腋百色呌須暗行陪填并錢稅務苛刻州縣不問商旅無訴此六弊也夫此六弊之不去則稅額未敷其咎此乎今臣之愚欲望朝廷明詔荆湖三峽諸路申嚴法禁大革前之六弊仍令諸州選差清强官兼行伺察將軍武吏未嘗親民及經諸司得舉者願勿補衝要監稅之官專擱暗覓及輒以弓箭捕商旅者乞罪不貸行人稅物並許依約國家元法如稅務敢以少爲多以輕爲重致客人告首者亦乞坐之如是則物易流轉郡縣通聚其利矣陛下德高天下此言雖小在陛下聖世一事之內察庶聖量如天恩垂納而博採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八

賦役

宋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艱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皆寘于罰民有粥不售者令常平糴異時歲歉半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

秘書監楊萬里上奏曰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一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折之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一倍其粟數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樁錢版帳錢不知其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斂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臣未知其所終也

吏部員外郎陳傅良上奏曰臣聞國家以來用事者盜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馴至於今而民力之困極矣蓋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熙寧新法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之政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illegible]雜錢皆起熙寧則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illegible]至于元豐以坊場鹽酒香礬銅錫斛斗弓箭之類[illegible]而爲無額上供迄今爲額至于宣和則以[illegible]迄今爲頭至于紹興則又以[illegible]勘合添酒五分茶鹽袋息之

類凡十餘色名色無常是以官吏緩急以係省不係省有額
無額上供贍軍等錢均撥爲月樁入數迨今爲額而析帛和買之類
不與焉夫取之之意如此而茶引盡歸於都茶場不在州縣鹽鈔盡
歸於榷貨務不在州縣秋苗解斛十八九歸於綱運不在州縣州縣
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之科敷取之抑配取
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傳國家
至此既天所以復命壽皇眷祐陛下將以救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
我民明威方今之急何但是於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
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知畏則宜以救民窮爲己任陛下以救民窮
爲己任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爲目前之安則羣臣勸
力何嚮不濟此藝祖意也亦天意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光宗時彭龜年乞蠲積欠以安縣令疏曰臣竊觀今日縣令之弊非

特士大夫知之朝廷亦必知之夫朝廷以新改官人必使爲縣是知
其不可爲而強之也獨知縣得以二年爲任是應其不可爲而優之
也然不求其不可爲之實而去之何哉始來有以此告陛下者乎臣
出入州縣粗知其故凡今日縣令之所以難者蓋以財賦之出入不
相補積空特不相補實有銖兩之入而鈞石之出甚相絕者臣不暇
縷數細探所怪者一二書其出而不予其入也夫天下之財賦縣當受
之民州當受之賦乃今之民輸納者皆在所多縣之合輸於州者初
無額可取也惟無額可取故遠大積虧爲至十數萬緡者夫州既以
得之民者輸于上而責之縣而未得者皆以爲逋也縣令初至
新政未有舊欠已追取移借充補不能免催更假託以爲抑百姓撓
冀以爲說令不能久其職矣甚者嚴飭令專雖無良民以爲逋
及公事以罰錢而監司不容不知明矣縣令不得盡其官矣職掾

縣令之罪盡有以使之然也臣愚欲望陛下將諸路州縣欠監司者
則乾道九年以前未解錢盡並與蠲放庶幾縣令不爲積欠所壓苟
以少行其志如此則雖不獲之而可使就雖不優之而可使安庶亦
辭使之爲陛下盡撫綏之職矣實天下幸甚
龜年又奏曰竊惟和買行於東南今近百年獨紹興一郡施行無定
制議論紛紜成說較然明詔令廷臣集議從實攷究紹興和買不均始
初數頗太重立制不均而朝廷每欲更張未及施行輒爲浮言所動
又復增易其弊今與東浙不能均河南易之田相似病根如此無
有良策無如之何然既有朝旨集議從吻錯得列疏不盡竭愚慮以
備採擇臣竊謂今日士大夫論紹興和買不過二說欲令上四等
說名者其說正大而易敗欲均科及下五等小戶者其說均平而不
正何明究實之說正大而易敗臣聞經界之初紹興和買排村物力

三十二貫科一匹今則十七貫三百五文科一匹此皆上戶之爲下
戶之類若核實詭戶歸之上戶則物力自寬和買自輕難以嚴法行
之人自無辭然從前爲紹興守令者孰不知出於此而卒未能革間
有不畏強禦者才行一二而摧撓于後者已百十矣今日改正者曾
無幾何而後日之弊復如初矣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一重一輕誰肯
就重此所以不能使之無弊也何謂均科之說均平而不正夫不分
等第一例科紐自此重者皆輕必無避免之詭籍者皆有亦無隱寄
之處可不謂公平矣然和買本非常賦也而今以常賦之法行之
此不可也或者取太江西及浙西平江等處和買通五等皆敷以紹
興獨不敷及五等是偏也殊不知和買不及五等在今日猶紛以爲
若得它州得五等不幸實不幸甚今乃欲引它州刻取之法以了紹
興又不可也或者又以和買初數時皆可給錢所以不及五等人戶

竊恐其無物力可恃失節倚錢今既無以應官可救卹豈不悉支錢
而取絹則不及與錢而白取則及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乎又不可也
此所以不得謂之征也然則為之何而可臣謂今日和買本非合取
於民之物但以版圖未損用度未充未能遽捐之于民既未能捐之
於民則取之之法豈可不立夫法亦貴於平而已矣今既上四等有
和買下五等無和買開之以逃寄之地安能禁百姓之不為此計日
田產自三十六貫減至十七貫數一匹後日必自十七貫減至四五
貫數一匹未可知也而可不救乎臣所以嘗有請以上四等有田產
人戶和買七萬七千餘匹已籍為定數令今後一遇田產推割除豁
可以從目前逃寄之數唯是有田產下五等人戶和買計所有之千
餘匹今戶部蠲放四萬四千之數於內除豁逃絕等一萬一千餘匹
外亦已放及三萬三千餘匹止有一萬四千餘匹未有着落欲乞戶

部更與寬容本府一年從本府選擇通曉令佐有風力可倚仗者於
今來下五等戶合數和買四萬七千匹數內更切根究逃寄之數若
再根究到逃寄之數物力自寬又有二戶買下戶之田亦合依上戶
等處起和買匹回到今來一萬四千匹未充之數漸漸可補但須
措揀指揮合本府今後根究得隱寄及增起到上戶買下戶田產上
和買未得遽令干萬之額如或有餘即增上物力錢貫均減庶幾不
致重取於民然此亦只是因前救敝之議即非久遠通行之策諸所
不及猶在夫人既時措家僮逐恢復財用稍寬則將此無名之賦一
切掃除方始無憾於上謹議

龜年又進故事曰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
宗者必有私情盡之私情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
什一之不可遽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
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正以
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為哉不求其所以未
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救復古夫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天之
非不兩立公私不並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
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
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為善者也謂之今姑未能則是且為因循
有資於橫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妄保來年不復矣奈
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為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無者安善此論
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雖不可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
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省之說皆
以為通於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於

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為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因遷卒
陷於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寧宗嘉定八年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人戶
夏稅狀曰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旱傷州縣第四第五等人戶
夏稅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夏稅錢帛並係上供年
額支遣窠名近已有臣僚奏請令州縣寬緩催理本司自可照應施
行竊計本司照會臣等不敢避再瀆之誅擬至再干宸聽竊惟今歲
之旱尔同常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家當有非常之恩蓋
常年之旱多在已種之後若更即時雨已稿之苗猶可就興或旱傷
所及僅止數州有無通融尚足相資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者
猶可望收或本處雖荒而鄰境稍豐民所憂者不過歲為之民若慰
於循環易為力今江東民田既皆失種秋成一事未可復言建康太

平時七月旱勢最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貴糴既無由可以相資矣淮浙荆襄又皆告旱括諸客米亦病其難雖極救灾而在害核遣壅盈野未易撲除近水可種之田農民極力車灌湧費皆倍常即一空麻豆蕎麥之類斗直不啻千錢無貲借貸僅能入土而秘種又為白地矣安慶光州流民因池州渡江而趨饒信者前後相續臣提舉常以奏聞長且以此多有干戈而淮土又自不熟此去流移必多本道合江諸州未免皆被其害丁卯戊辰飢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所謂非常之灾傷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貴糴之初已有盜賊之漸光州境上縣往往劫掠是休寧飢民嘯聚若使向去闕食是謂盜賊以其貲邦本不寧將為大患是時雖欲蠲租免欠以消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為災變如此天意難測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恩卹以召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有當守未敢

盡言而本道所當蠲卹無如下戶所苦莫甚催科況夏稅之數本由計畝而起田既荒蕪稅何從出臣等切見孝宗皇帝淳熙二年建康大旱即從守臣劉珙之請蠲是歲夏稅七年江饒等州旱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戶未納夏稅倚閣九分後[illegible]催納又詔逐州第四五等人戶未納今年夏稅日下倚閣後池州興國軍旱皆當為次當年夏稅載在史籍不可勝舉仰惟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惟民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故[illegible]出此況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來民力困弊[illegible]非一日[illegible]比雖納[illegible]亦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產況於今等戶更可憐免田[illegible]指揮借貸之本以度冬秋田間耕斛將為厚價之資以[illegible]夏今田已荒蕪既可指擬借貸之資既絕生理之計逐為流移[illegible]以恵不給況更卒在門有賦賂之率道乎在下有司繫之於桎獻之督責不忍聞近家聖慈寬限催理例見陛下實

明詔照應苦民留免此實惠之令至意必當蠲除兼秋熟去處猶皆賤價糴糶以充口食受限滿追理官司督促愈甚目前既少寬今難更緩遂以常歲兩月可催之數併於數旬一月之間是陛下前日寬展之恩適足以使民受峻迫之害以臣等觀之若今當職放未納之數已自不多將來於無可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除放稍遲於官初無所補徒使貪吏猾胥得以羅織侵漁重為赤子之病臣等以為陛下當以孝宗故事為法若以今日國用非乾道淳熙比除信饒外且乞加惠七州其七州貧歲為置四等非敢不恤國力始急要務既叨奉使一道視民休戚如一然豈容不以實言陛下仁倫之德必不與飢困無聊之民較此毫末但恐重煩尊嚴四方旱傷之狀未必一一盡聞則臣等之言蓋若發大其事淳熙八年淮浙江東飢詔遣著作郎袁樞將作監丞王謙

躬親按視今兩番備故事遣詔臣徧行本道如臣等所言若有虛誕甘受罔上之誅所有七州第五等夏稅仍乞先賜倚閣並聽陛下之德意以廣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

寧宗時爲田縣主簿陳耆卿上奏曰臣聞之孟軻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從此常理也因有多寡覺賦役有輕重亦常理也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愈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者此弊在在有之而本郡尤甚請以黃巖一縣言之自桂歲臣受之後序紙撥照經界變化在吏之掌握而已稅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產今田頃畝初不[illegible]物力之貴伯關[illegible]若是則其源[illegible]附二稅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illegible]江縣[illegible]

者而已隱降出沒民莫得詰鄉胥里豪始得持吏爲僞以爲牢不可
破之計故有一戶而化爲數十戶者有本無寸產而沒溺來稅至
戶者有虛爲名籍以避數斂稍久而成就者但見逃絶歲歲日多
租稅之額日減上下嗟愁而莫知其弊之所由已令之有言者思欲
釐正之而細民吐氣而大姓則怨咨不樂矣官本制民而今制於民
體類而長之又豈獨一青田也哉二歲一推排與常式也今或至十
年而不講是使民之憂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臣愚欲
乞嚴令行下諸路義飭所在守吏申嚴推排之法其未入限逃者皇
實與憲每歲稽遺必遣一邑佐之清強者躬臨其事每歲則併爲譜
上之郡郡復委寮屬研覈之有弊不平或得其實皆是根括如從前
然後役均壹縣籍簡吏猾戢而民安業誠非小補
者御又代上嚴劉子曰臣竊惟今日科斂之害大縣經總而下之害
又有輕重焉夫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合輸粟帛
而官俾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補貼於二稅
者此不可不知也聞之郡八其最甚者曰泉臣曰汀入境見其土
薄瘠民多艱食而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處窮谷獨苦尤甚正賦
窘無以辦況其它乎稽諸故常每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銀納上供
銀兩一萬五千六百兩爲本州衣絹之助蠲本之後此屢信便便取
之二郡則至有乾道至開禧已積萬十五萬及錢二十五萬緡前
此守臣雖聞于朝然上及三州皆久之其未及本州科斂之苛也祖
例產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紙官役之[illegible]後視塹逃場及逃絶
戶得免免者猶未衆也其後一命以上皆得免而免者始衆矣又其
復士凡籍于天府而籍于大學者亦得免而免者愈衆矣免者愈衆
則科者愈寡故以吾戶五戶合科之賦而併於貧弱之家貧不給至

例行科配欺價抑勒兩科至二千八百足錢之外有所斂有帶勢
敲納錢有綱腳喝腳等錢民無所措則有亡徙者有吞怨號呼
則已矣一指有所則通體不寧一州之民民也泉之民亦民也彼不
之輸而此代受其害猶如憂乎臣欲權於初年有自歲起居郡照元起色
自愿割失而積壓如舊爲今之計非特朝廷主盟以三州銀鈔撥回
俾之認納而本州衣絹自行措置蠲除由革經未能然亦當爲七邑
下戶痛絶前弊而均之有品秩者之家貴不滿貫而科及額外而科
者必罰無赦錄在必行毋掛牆壁則遠民可以息肩矣臣不勝惓惓
江西提舉袁燮上便民劄子曰臣聞差役舊法推以物力高下爲序
倘大至小爲之鼠尾勞佚輕均而物力不侔有至於破產者乃其禍
開始立倍法自增及一倍二倍以至三倍而有歇役十年八年六年
之別高者稍頻而不害下者由是而少寬可謂良法矣然行於州縣

未能盡曉但謂朝廷專用倍法而不知兼用鼠尾法竊謂當時定議
之臣有曰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即從逐年鼠尾例所謂窄都者即
紹興三十二年指揮地里窄狹人烟稀少未及十大保者是也所謂
逐年鼠尾例者即鼠尾舊法也地里既狹人烟又稀役戶無幾矣決不
能及歇役十年八年六年之限故倍法有所不行而仍用鼠尾法今
州縣間未達逐年鼠尾例一句都分寬狹概用倍法此役所以紛紛也
欲乞朝廷的確行下明言逐年鼠尾例即鼠尾舊法寬都用倍法窄都
用鼠尾法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誠便民之大者
燮又奏曰臣嘗謂差役之法惟其實之爲貴視其物力果可以堪役
而役之則勞而不怨矣今詭名挾戶不勝其多稍稍析戶一寄產於官戶
者有與胥吏通謀私減物力者有將細碎之家以前後既任爲數戶以
避限田外充役者惟己是便[illegible]良之人[illegible]自重寧苦

苦以執役而不肯詐欺以求免退對役併而家破又有一分事實
實堪充役者不過數家循環不已輪數復充屢役之後其家亦破民
可憫也伏覩慶元重脩詐偽勅諸詐匿減免等第科配者以違制
論又重脩役法許保減免等第科配者以所告則產錢減免者給五
分未經減多者給一分之一今若申嚴此法務在必行則詭名挾戶
漸少合役之戶漸多而頻併充役之家亦漸寬矣臣又觀紹興二十
八年指揮鄉村都保比近地里管鄉人烟稠少并不及十大保處併
爲一都臣愚竊以爲人烟雖稠少大保雖足而充役不過數家者處
復差者亦宜以十保相挾與鄰都通融差保正免於被害亦仁政所
宜施惟聖慈亟圖之

理宗時知安慶黃營代撫州陳守上奏曰役法之弊其來尚矣國家
之制保副正謂之大役戶長謂之小役二役皆選之每都人戶大役
者非戶產稍高不在其數至於小役則稅錢或不滿百亦所不免寬
都人戶有至二三十年方一差者狹鄉人戶有三五家排擠未幾
歲不受其害者故物力之家雖置產於狹都而必立戶於寬都專求
其差於狹都而必併其稅於寬都故寬[illegible]之役日以寬狹都之役日
以窄寬者益富而窮者益貧貧者益勞而富者益逸故者日益困
而免者日益封殖勞逸不均而中產以下破蕩無餘可勝憫歎以
保正副所管者烟火盜賊故必本都之人而後可充戶長所管者催
科亦何必皆本都人哉今也保正副戶長者皆非其親身逐都各
有無賴惡少習知[illegible]閒之事爲之身代爲執役之謂身雖充而
代役之充身者數年不易而故役充差大役則以前小役[illegible]
不限以都而限以一鄉數鄉寬狹相通則富者不得於逃免而貧
者不至於偏勞保生聚之數平小戶漸爲中戶而爲公家執役
者甚衆與大戶中戶亦不至於有獨差之勞更番迭遞其利無窮此
亦固國本之一端也

幹夕代撫州陳守奏曰古者取民之法惟租稅而已其[illegible]澤之利
皆與民共之茶鹽之類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時之宜
以籍日前之急耳今國家征榷之法密於前世無一目之遺孔之
遺而國之租稅猶以爲公家經常之用若[illegible]乃爲厲民[illegible]
亂爲書頭之逃戶大戶則進其田圍自若也求不能[illegible]
於補苗而歲非人力所從自古以國有詭得而推覆之[illegible]
安見者鄉司實執其權耳殺產之陞降出於鄉司而[illegible]
者亦出於鄉司爲官吏者又皆苟簡歲月應文逃責[illegible]一而刑
宄之弊故莫若使爲縣令者盡括諸鄉之逃戶具爲一[illegible]其一丘
之力非括搜求朝復舊額及其終也其中於州考其實所爲[illegible]
少示矜恤居以歲月則稅額可以復舊而國用可以自足與夫居[illegible]
於常賦之外以求足用之道者大相遠矣

吏部員外郎陳傅良因輪對上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
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illegible]諸路一歲
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
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之
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爲之[illegible]
之類又不與焉[illegible]
十八九歸於[illegible]
斛而折變科敷[illegible]天命
中永不[illegible]民力之寬[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救民窮爲
已任惟行太祖未就之澤以爲萬世[illegible]言今天下之力竭

於養兵而冗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則朝廷不得
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難收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難
行於中難欲寬民其[illegible]蘇誠從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
司時與其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
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
時詔令刑部侍郎史彌遠為籌畫邊備之策言曰戰處根本[illegible]利
害。若受還就之[illegible]出其金之計[illegible]連年水旱蝗蝻之災饑饉流
亡之患極力振救以[illegible]生民[illegible]於[illegible]戶
業[illegible]以其仁[illegible]而[illegible]
先須當此之際正當重賂[illegible]兵民[illegible]下之兵[illegible]
發泉而將命。然事關根本。熟計其成敗。計其敗處。其始必[illegible]難
而審之與[illegible]一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

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當同和衷以致誠
國與戎虜計。確守不移之愚見。近丁寧之旨。難而當辯。宜則止於
一身。誤國則及於天下。
中書舍人衛涇論屢畝劄子曰。臣仰惟陛下一念愛民。上通于天。急
聞遠言如渴。不及臣竊伏思念。計田畝數與事大非[illegible]施行
之際。便切詳審。切謂指揮已出。惟於參酌[illegible]防後患。及今[illegible]示德音
務從下情。使人戶曉然知朝廷實以[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不致激成怨[illegible]本謹
條列于后
一[illegible]向一[illegible]朝廷所謂
令各州[illegible]我[illegible]人
戶[illegible]許[illegible]人[illegible]人戶[illegible]納[illegible]偽會之
求[illegible]一[illegible]其為句[illegible]

稽考。若拘官[illegible]截鑿後直謂以空首給我將來官司仍麻[illegible]出
行用。則被圍[illegible]有怨怨之心矣[illegible]不甚相遠。如前其旨[illegible]以
納官則心不[illegible]日
可以使利[illegible]不
可屢改不恐[illegible]
者備於恐甚[illegible]禍之[illegible]又輒我但真行截鑿足[illegible]何如[illegible]人言
[illegible]不[illegible]定用令寄急州縣牆壁必有[illegible]不[illegible]盡
[illegible]蔵匿之[illegible]之際萬一[illegible]天下
之[illegible]使不[illegible]追逮皆[illegible]之[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何[illegible]不[illegible]人戶為之而[illegible]臣之愚
只是一箇[illegible]使天下曉然無疑而已
一指揮內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戶納官會分為六限每限本月計

[illegible]月可[illegible]以[illegible]觀之將來人戶輸納不時州郡必[illegible]中[illegible]是
與之[illegible]限內先納者皆是畏謹及[illegible]之人違限不[illegible]
者知是[illegible]力[illegible]朝廷令者[illegible]正[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家[illegible]被寬恩[illegible]戶[illegible]
欲反此[illegible]之令州郡先[illegible]有力之家[illegible]許
申[illegible]則[illegible]收買會[illegible]則不墮勢家之術[illegible]
[illegible]限以[illegible]小[illegible]於大家其心大服彼大
[illegible]納之後[illegible]
中戶中[illegible]
[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被大凡作事實處立用如此措置誠為
[illegible]

右闕具如前。委是利便，斷可施行，免致後悔。伏候勅旨
甫又奏曰：臣竊惟近日收減會子，指揮令人戶將田一畝椅會子一
貫，分務於限三月而止之。臣嘗奏論州縣奉行往往不能體此之意，後
使中下之戶先受其擾，從之者其家多因以破蕩，吏緣爲奸，以時驗之，大
勢可謂富先賢而然也。[illegible]約束如其輸納，陛下既然臣之說，臣
是而告諸宰輔，亦謂可行，日後續下指揮，而猶未也。臣亦聞其說矣，
蓋以勢家競買，則價[illegible]騰增，[illegible]以及下戶，反使價之增甚
而無可買者，[illegible]臣竊以爲過矣。今惟憂措置之不當，不
必憂措之大貴也。以其貴而無可買，正自可賀，有何可憂。[illegible]下戶
之無可買也，則實心可施矣。此所以利貧弱也，[illegible]有識又
曰：勢家迫之太急，必致避匿而激變，此亦過計也。輸財助國，古有之矣，
况自救楮幣，士大夫不義而取之者多矣。今以前日之所得取者

還以爲公家之助，非父祖生產作業傳諸子孫者也，何至遽生父那
朝廷議事往往當憂者不憂，而不必憂者反以爲憂。何謂不必憂，士
大夫共不因此而生變是也。何謂當憂，[illegible]西北日日
書貴及書填綾紙[illegible]不勝其多。此等[illegible]而未必[illegible]
也。用兵以來，虛名[illegible]賞，[illegible]
不計其數極，[illegible]畫化緇黄等[illegible]盡行少而僧道多[illegible]
被因無知之人，[illegible]爲亂，[illegible]士大夫[illegible]皆也。[illegible]
憂而獨憂士大[illegible]亦獨有力之寺觀[illegible]今
令之行[illegible]大者乎，抑其小者乎。如[illegible]勢家不可[illegible]
寺觀[illegible]之餘[illegible]而[illegible]者又謂兵法攻[illegible]
嶽[illegible]今不先[illegible]勢家，此亦不攻堅之意也。臣以[illegible]
容[illegible]在決勝，則攻瑕可也。舉此民[illegible]

納[illegible]而元[illegible]入爲先[illegible]
不然，[illegible]之徒逞暴[illegible]何有。故子
以[illegible]國[illegible]，故臣
[illegible]熟[illegible]私意
[illegible]私意未
[illegible]疾自去。有[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而無害者
脉大抵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萬[illegible]千餘
亦治其[illegible]
論若以救減會子指揮[illegible]之[illegible]
播庫交納，以充救減之數。臣仰見陛下一意救[illegible]
皆如此。臣助贊陛下此舉之以大[illegible]人心[illegible]

聖諭，又見陛下言行相應，勇於斷割如此。夫以陛下而臣爲天下倡，
而士大夫獨不能爲衆人戶倡乎。臣[illegible]行下諸監司守主
先給勢家之說，過期不納者，必罰無赦，[illegible]行不度，疑吏與
勢家爲地，抵拒拖延，慢上之令，則監司[illegible]動，如監司曲爲
庇護，不即發覺，許臺諫糾察以聞。[illegible]王之治天下，不過寬嚴並
用，各得其宜而已。嚴於監司守令，以督形勢之家，[illegible]輸納數多，楮貴
物賤，[illegible]之戶大示寬恤，[illegible]之心，上通乎
天。[illegible]祈天永命[illegible]進。惟陛下裁擇。
甫又奏曰：[illegible]爲[illegible]一。
[illegible]人戶[illegible]於空
[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至流
[illegible]聖旨[illegible]

耳未有詞，四臣但知誠意不足感動，然終不敢啗默，遂已者蓋願獻
本非仁者，[illegible]當[illegible]乃大不得已而為之，目於人[illegible]已之中而所行
之[illegible]方[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私[illegible]未[illegible]，全謂之不仁也。自昔
朝廷[illegible]事[illegible]犯不逞之名大[illegible]，[illegible]往往釀成大禍。然與把新
[illegible]之名誰復[illegible]化[illegible]附之名，誰復見其與民
休息之[illegible]遣之名，誰復[illegible]心，然則今日把
服畝之名而[illegible]人見其急[illegible]擾[illegible]甚難，然[illegible]行
臣所[illegible]小之說[illegible]天[illegible]下，而使天下[illegible]之
戶終被寬[illegible]拔[illegible]也。臣聞諸道路，有以此令之[illegible]空雖
賦視未動，而大奇觀主首之[illegible]者巧誘說計已定，何[illegible]之意句
有欲乱包藏禍[illegible]者矣，有欲[illegible]常住之產者矣，大者[illegible]然小者[illegible]
論之術既窮，必[illegible]威刑以[illegible]之，當是時[illegible]力[illegible]

是以自[illegible]而[illegible]智[illegible]以[illegible]官司之[illegible]，限若[illegible]弱小者也。[illegible]小[illegible]
觀細[illegible]雖何可勝數，彼[illegible]理之人[illegible]何[illegible]寺觀為然
如[illegible]之村夫與[illegible]官戶之不[illegible]時[illegible]不[illegible]今
迫以出錢，是無故[illegible]其肌肉也。彼又[illegible]使[illegible]受[illegible]之
苦那。[illegible]以抗拒[illegible]已[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害。[illegible]爭鬬則[illegible]此[illegible]之患也。[illegible]如[illegible]
前科配[illegible]之數[illegible]行盡緣田未[illegible]有[illegible]產[illegible]多[illegible]
在在不同，難以[illegible]四十畝[illegible]納[illegible]
一石，此則[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重[illegible]羅[illegible]得平[illegible]
行法不平，則乖爭之[illegible]
之間，費[illegible]大[illegible]耳[illegible]當此[illegible]來為先敕。

猶亦為有利於國，為此說者乃[illegible]剝[illegible]名為[illegible]實則[illegible]耳
嗚呼，陛下之心，罔當為[illegible]利，而[illegible]令[illegible]之令[illegible]行
故以利心量我[illegible]，[illegible]言之其語乃塞君
陛下不[illegible]明[illegible]使[illegible]臣[illegible]言矣。臣[illegible]以極陳事理如上所
云[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天[illegible]知[illegible]如此知天下
求為[illegible]之計如此，[illegible]下[illegible]又豈可刑[illegible]也哉。
反覆思慮，惟有臣之一說，示信以釋天下之疑，恤小以為天下之[illegible]
窮，德責於細令之外，感陽和於肅殺之[illegible]，使天下卑[illegible]下之心而已。
臣更有一說，天府者天下州郡之所取則也，[illegible]路監司之所
視效也。行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先[illegible]以此推之天
下大書榜帖[illegible]之通衢，[illegible]者見，有耳者聞，感[illegible]示信如是，恤小[illegible]
是孰不以天府為[illegible]以[illegible]為法，遍天下[illegible]也哉。如[illegible]無

以為田才之[illegible]分[illegible]者且[illegible]有[illegible]於[illegible]不
能行，而何以令天下[illegible]耳者[illegible]進[illegible]而[illegible]高者解印綬矣。苟[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也。陛下有此菁華而不善用之，豈獨宜[illegible]
[illegible]仲[illegible]以陛下至誠惻怛之心，所宜上下交相[illegible]
有不[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加[illegible]，而不然者必罰無赦，菁華發用，則人心與
起，[illegible]下[illegible]所有中書之務不繫大體者[illegible]令執政[illegible]
不必[illegible]為[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大字為務，下至縣令[illegible]人
人知[illegible]與其用心之[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會[illegible]林
如更欲[illegible]則當[illegible]傳[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其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者，如[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其[illegible]
雖[illegible]可也。譬如人之一[illegible]可以常[illegible]
疾，令中書汩汩於細務而精神[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也。[illegible]

太平無事之運人誰不以為足哉今外而邊事方殷内而又值旅
之說此何等題目臣不得已而犯之必屠戮精神求以善其後庶
至於大可慮恨見矣獨宋神宗當然哉陛下之精神所以鼓舞者
尤不宜有息之宴安而使天下有一夫之怨謗也漢武帝承文景
富庶之餘患國用不贍用桑弘羊之策不過更錢幣算舟車榷酒不過
行履畝之下策而猶不免乎海内虚耗至下輪臺詔封富民侯以能
轉危亡為安存況今日乎陛下如視為等閒小事無慮遼遠方且務
不必盡行苛暴之說而自停收成之初意動搖於左右浸潤之言而
形勢之家與夫大寺觀得以内降脫免此又陛下自撓其紀綱而啓
人無所致力者也惟聖明以社稷生靈為念察臣狂瞽之言原臣愚
潰之罪及今續降增添德意指揮而毋致後日下哀痛之詔方遲誤
稱動搖之漸而毋輕謟御札已事之悔臣不勝大幸

洪舜俞進故事曰魯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
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臣聞立法以取民貴患乎其作俑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不而
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致愿然自昔什一
之法公田藉民力而耕收其歲入民田之稅則未嘗有稅焉聖人制法
履畝以稅之國用不足蓋有甚不獲已者聖人於此乃書初以示
譏豈非初之所謂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沿襲必假是以行其
無厭之欲如蠡之生蠓其害未有底止二者不足而用田賦此其
俑也武帝紀書初算商車初算緡錢初榷酒酤以譏此意
金場王天德二年河東南路轉運使王頑上言曰頃者也立商酒課
不量土産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之故監官
必誤失身破家折償逃竄或為盜豈有賞錢而以餘務增官故河

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抑准
發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
世宗問參知政事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
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
同古者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
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
宣宗時高汝礪為尚書左丞時高琪欲徒言事者議括民田徵租朝
廷將從之汝礪言曰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為政之善術也國
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静不擾故民得安今言者
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遷於動搖人視聽
使之不安者且河南河北事勢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
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允多且地少而易
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閒田及逃戶所棄耕墾
殆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
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右隱匿而逃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
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
自是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
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秋冬夏田中間雜種亦且隨時變之一歲中
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稼不肯或上耕窮陂而棄其餘地所收仍舊
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括之時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
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為文具轉失其實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
相錯彼或瞞昧軍人以相冒争而有司之籍僅使臨時少
於元額則須補閱誤必矣三不可也今朝廷舉事務在必行之既行
復中止恐是益計哉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乾下坤上謂之泰損上益
下謂之益民雖極賤而存上交之理則安矣君雖至尊而當下合之
義則尊矣民借君以爲心而鼓動天下之化君須民以爲用而充給
天下之力昔秦興役而起譴門之譏周經始而遂子來之頌原其勞
事之實一也下民怨嗟永歎其殊焉豈非一失所用之時而一得之
乎秦發閭左之戍而海內愁之衞建楚丘之封百姓悅之究其建城
之名一也下民怨喜齊操其異焉豈非一爲無益之務而一[illegible]故
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當理動衆和而不傷且爲人上者百姓之
父母也百姓者君之赤子也設或父母陵虐其子其子雖勉強以從
之然欲其家道之洽和則不可得也今國家之於下民可謂厚矣竊
恐郡縣之官未奉國家之明法徧有虛實陵弱者可不[illegible]臣伏
見近年詔書有云自三月初至九月終凡勞民不急之役一切停罷

欽此臣以爲國家之心如天如地非一言之可盡也彼在外之有司
因王事之靡盬多以假借爲名農務之間亂起丁役爲天[illegible]地籍計
除究辯曰省之其實非也臣又以妨農之役非一今試略采一端而
者會通河路流沙壅水方春之際大興徒役男執鍬畚女餉飲食耕
者不得以服畝蠶者不得以伐桑民之生理甚大而不顧則虞國家
之戍者果何務哉此但臣所親見者也若夫四方之大似山東者非
一而其役又非一不亦怨哉或謂依春秋之法役冬月之民則所[illegible]
執古禮而不便今崇虛名而受實禍也冰雪嚴冬役人多寒暑隨[illegible]
暇易以施功由是而行之有何不可乎臣意非謂此也春秋之時[illegible]
田法在未定極窮成寢務功是以[illegible]妨農而[illegible]招于冬[illegible]
然未民極衆若又用力役之事而妨其農則[illegible]
以郡縣之[illegible]

役如或違拒者一旦科差之役之時循恩鄉以增減之且差役委鄉
司里正則將安用彼守令哉此皆小事敢干天聽者蓋以國家之本
莫大於農而國家之實無急於力也伏望陛下居九重之深邃審百
[illegible]之艱難[illegible]外爲使開知凡每歲三月至九月有以勞民不急
之事擅起丁役詐假以爲名者並以違制論凡三月至九月有科差
之田者授無緩急不在其限凡三月至九月有違大差役不得已而
傾複家者依田務之家助資給無田務之家出入方凡力役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於臣先所獻爲言策內之說則擬司里正自不得以擅相[illegible]矣
[illegible]而力役猶未之均農民猶失其所者未之有也
天麟又上寬逃民策曰臣聞賓民業輕而易舉下民心愚而若神撫
之則疑擾之則散可以德綏而不可以力勝可以道遇而不可以智
欺之也今國家灼知此道是以章西詔令中統建元以前逃戶復業

者戶下差稅第一年全免次年減半三年然後驗等第依例科徵自
此以後累頒詔文優恤逃戶職免大負斯皆先帝天覆地載寬[illegible]
仁之惠也臣謂逃民之故有五一曰天二曰官三曰軍四曰[illegible]五曰
爲何謂天有田之家因爲恆產屢經飢儉糧竭[illegible]
所致也何謂官守令苛刻役[illegible]貧興富以[illegible]貧難[illegible]而逃
者官所技也何謂軍[illegible]不[illegible]
逃者軍所致也何謂[illegible]生理不周屢債於是子本增積而不能還償
債主拆辦而斯官急徵如此而逃者[illegible]
歷遺家海恨不及窮困失所如此而[illegible]
之民也倘能存業豈肯逃哉又詔[illegible]
乃官吏之罪既皆議[illegible]寬爲內史[illegible]民間之大家
[illegible]小家將[illegible]屬部吏以[illegible]民[illegible]之故也官吏[illegible]

憂民愛民之心。而民亦信愛其官長。豈有苟避差役者哉。又聖人云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作務本而不樂治也。若國家但務而免之。
則將鼓浮浪之民輕犯而苟免之心生。若國家欲急而刑之。則將鼓
無恒之流。計極而犯濫之事起耳。國家務而免之。亦而刑之。不若使
之樂業而不逃也。欲使不逃。蓋亦務其本矣。伏望陛下一新詔條。再
懃浮風。下哀痛之詔。誠化導之義。凡令下以前逃負[illegible]者。行除免。
凡有田而逃者。聽復本業。優恤之理。[illegible]同赦書所該之文。凡無田而逃者。
聽於[illegible]占田。優恤之理。如有田復業者。凡復業[illegible]田而貧無牛及
田器者。官爲貸而使之。限三年外。歸其貸主之直。而無息也。其限內
自欲酬者聽。凡因軍而逃者。驗實貸與助資之。凡欠負官人錢債
者。復業之後。限五年之外。二本一利償之。其限內自欲償者聽。凡既
復業而尚將手荒廢農業者。鄉三老聚于官而罪之。逃民已定。[illegible]免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九 二十二

慎名器以絕濫虛之官。限田產以絕兼并之家。務農本以絕廢業之
人。課義倉以絕凶歲之危。向之逃民雖貴之亦不復逃矣。此爲之務
下。
天麟又上蠲差稅策曰。臣聞[illegible]民[illegible]王計安天下[illegible]本[illegible]於[illegible]以[illegible]
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也。今國家灼知此道。更究時宜。既立斤稅貫鈔[illegible]丁石之法。又
[illegible]稅二十而一[illegible]熟而公廩無移年之積。私家無備急之儲。皆
[illegible]郡縣不均之[illegible]。[illegible]水旱之時。烟火萬里。[illegible]相枕藉。大相[illegible]或
[illegible]業逃移或[illegible]。[illegible]或[illegible]佃或力役[illegible]業。富者參修而自實
貧者因窮而愈貧。臣竊不悉[illegible]行郵及矣。古者什一之法。關市譏
而不征。澤梁無禁。夏后氏立貢法。而義士猶以爲不及助徹。管[illegible]吾

取關市之征五十而一。後人謂之[illegible]道。盡國法有經。而但當乎立民
財有而不可[illegible]。[illegible]外有關市之征。及酒醋
鹽茶金[illegible]銀銅鐵山場[illegible]江[illegible]物而權之實[illegible]
游[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實止什一也。方今一十
不[illegible]夫國家之用者八。一曰宮禁之需。一曰
[illegible]五曰軍旅之銷[illegible]役
[illegible]八等之中。軍旅之[illegible]爲
大[illegible]用[illegible]多[illegible]報
天[illegible]宮禁宮[illegible]其餘[illegible]用[illegible]之。亦
當多取於臣。又以鹽引民之日用。增其課例。而人不之苦也。伏望陛
下降於天之厚福。顧下土之微民。[illegible]符嘉會。凡天下農民
自乞田畝[illegible]興之後。例除租稅之半。凡天下民戶包鹽課約量增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九 二十三

添之後。例除差稅之半。於是乎德臣先所陳箚言內均科差法之
法。路論郡縣而均定之。庶爲成式。若然則寰[illegible]造化之於恩[illegible]內外之
喜氣播神祇。上陰祐發太平之祥。從民安而社稷自安。民[illegible]而社稷
自富矣。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閭上言曰。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
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戶者有之。富
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
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
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

屯田

漢武帝時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

順帝永建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

吳大帝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帝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

南齊明帝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尚書令徐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疆理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眾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荊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功必果藉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言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後魏孝文帝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曰國家之資非穀不戰彼何用以為豐不先積聚……徐州左右……水陸……在鎮……數萬資糧之給……不足

課納民執度[illegible]公私相益也。[illegible]左右水陸溉沃濟計通流之益激灌
其中良田十萬頃[illegible]分減八千計其牛數足得萬頃
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異利。一歲之中[illegible]年兵糧植餘兵尚盈
且耕且守不妨捍邊。[illegible]之收遺於[illegible]暫時[illegible]耕是足穀[illegible]
之食於後兵儲惟[illegible]內[illegible]置鎗之後穀常俱溢豐宜戍士有豐饒之
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殲漢臣
雖識謝古人任當邊[illegible]竊有燭山無帝納之。
唐德宗建中元年楊炎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
田上遣中使訪之諸原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爲邊備尚虛未宜興
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秀實爲司農卿[illegible]原京兆
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illegible]
荒廢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人浚渠得不補費[illegible]而[illegible]

益軍儲也。郢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
憲宗元和三年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問李絳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戍卒
[illegible]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費粟二百四萬斛[illegible]粟斗直錢百五十爲
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illegible]
[illegible]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罷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
[illegible]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
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一日則不及矣[illegible]曰[illegible]久居京
關之間[illegible]半運糧[illegible]牛無所用請發左藏[illegible]
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牛四萬頭[illegible]
邊軍鎮募戍卒耕[illegible]
皆一宮[illegible]來年種禾亦如之[illegible]
[illegible]多[illegible]戍名爲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illegible]邊地宜多開

請發人以渠以[illegible]皆徒之因[illegible]府兵亦
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illegible]今既因田[illegible]不忍歸及其將
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食遣之
不過數年[illegible]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illegible]
爲留掘也。上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illegible]曰未也臣[illegible]不用中國之
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illegible]多禾有效然後
可議也。
宋太宗端拱元年滄州刺史何承矩上[illegible]
觀之北邊過於川原之地[illegible]
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illegible]可以築[illegible]
以助要害免蕃騎奔[illegible]
緣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城守兵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illegible]以當

邊陲險固以防塞蕃[illegible]秋冬[illegible]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
用不勞民力如此則事[illegible]以強禦[illegible]以逸待勞制
奴之術也。順安已西至西山邊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
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繁。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惰不精而不
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識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營旁
知得其力則得其要何慮乎邊塵不息邊患不除臣有田有家以是
兵足食爲本水田之議誠可以限戎馬而[illegible]之實萬世之利
也。
淳化二年知制誥柴成務奏[illegible]以河北緣邊州郡宜建屯田事
[illegible]
田利害[illegible]
[illegible]

遏奔衝之患。營耕織以圖經久之功。果啓天心。要決遠謨。稽古者
井田之制。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頃。是一夫之田。夫九為井。
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一
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廬井竈畢在其中。先王所以定邦賦而足
食也。三代致理。何莫由斯。今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其為
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開井之戶。當一百二十八家。家在於墻井。
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四相從。多多益辦。畧以地方□□十里
置屯一百區。若東西展二百里之長。南北上四十里之闊。□□□屯
五百。列井八千。居六萬四千之家。俾一國三軍之衆。以□□□均。
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衆備邊。無易流散。古人□□開勸。
立聖代之宏規。事若果行。虜則無患。民有招納勞徠之戶。雖□相守
之方。候允施行。別為條例。

真宗時。太常博士王沿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因與
屈意以講和。及乎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因以兵治之。孝武之
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邊。趙貝
魏之間。先朝患征討之不已也。故屈己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為耒耜。
以剽虜為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歃之間。豈久安之
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
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昔號豐實。今其地十三。二為契丹所有。餘出征
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
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
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
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分
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猥費芻粟。蓋使其

居。請擇壯者配軍。羸老從之河南。瘠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
地為屯田。發役卒刑徒佃之。歲可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
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人以為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嚴民復十二渠。
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則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
為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廪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
仁宗慶曆五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昨奉使河東。相度緣邊經
久利害。臣切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緣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
界斛斗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
四大害。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緣邊乏食。
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斛斗支往緣邊。人戶既阻險遠。不
能輦運。遂齎金銀紬絹錢帛等物。就緣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以入禁
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鬭。輒

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構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
而偷糴鄰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來通吾界。則
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
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寧化
火山四州軍緣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
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未決。卒侵却二十里。見今寧化軍天
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以爭界壕。雖□□□
多方力拒而定。是□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
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歲
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在敵
之虞。緣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内地之民無遠
之害。是謂去四大害。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一二萬頃。若盡耕之

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民望既特下兩府商量如可施行
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畫旨讀具條陳
七年知鄧州富弼上奏曰臣竊聞河北[illegible]歲不滿六七百萬[illegible]
自來本路歲入外須更令客旅入中[illegible]得[illegible]今水災之後農民[illegible]
津流徙從來決壞蓋爲緣[illegible]又河朔[illegible]地土至多無由耕墾[illegible]
許見入之賦不過三分之一則路支[illegible]增[illegible]亦不過千萬斛[illegible]
貴必須入中之助則是河北每歲軍[illegible]一半已上雖[illegible]
數倘臣無以出路況別路所樣之[illegible]已是那[illegible]
料則後自底竭必是難爲支撥民力[illegible]得不困國用不得不窘臣愚
黍量得河朔[illegible]民衆走登萊[illegible]
於鄧[illegible]及山後諸鎮[illegible]四散[illegible]
可歸業自餘流浪忘反年歲遲期河朔逃田盡成荒棄[illegible]

以供億果不足爲害[illegible]朝廷財用雖耗達至不支[illegible]
也臣嘗覽載籍唐代備邊守戍多用屯田道[illegible]
賊諸當充守既羊祜守吳當時皆爲[illegible]邊[illegible]軍食不足[illegible]
之利達至破敵之功况今陝西河北[illegible]
在增備不難臣欲乞朝廷指揮河北州縣去年逃田隨所在[illegible]
田諸處[illegible]軍給使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數千人不必[illegible]
人例多又破[illegible]根但量給口食[illegible]
是農家不[illegible]
之資[illegible]
不[illegible]
處或處災傷之後難得牛畜[illegible]人亦可應[illegible]
[illegible]狀本秋使有所入二[illegible]不可歸復[illegible]

災被其元地給與則向時[illegible]不爲其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務無[illegible]
於此代惟聖慈早賜裁擇
仁宗時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奏乞於陝西[illegible]州軍屯田狀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有[illegible]
閒曠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illegible]能體朝廷之意[illegible]
年[illegible]人請佃逃田抛荒近降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illegible]
人戶租佃官私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令[illegible]令分種每畝須
[illegible]時費貸戶輸納不[illegible]無時暫暇[illegible]
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illegible]餘力更及[illegible]
是抱虛逃納[illegible]稅編勅指揮不[illegible]逃戶田土[illegible]
害民况今歲災旱尤甚[illegible]可非理[illegible]
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illegible]

舊[illegible]如元係逃年[illegible]逃田[illegible]人請佃者即與給還
[illegible]名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illegible]
[illegible]上論曰臣聞古者師旅[illegible]
之昔[illegible]三代無屯田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氏之後吳蜀[illegible]
[illegible]分戍守力耕之夫[illegible]
屯田之利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丁兵而有正兵矣。頒特騎卒坐而虛食，都使盡財用不贍而兩失利
侵削之臣，百方誅求，生人困瘁，漸至危亂，[illegible]稱曰肆于前代，崇
德宗尊用，如以自諸方嶽之征從，乘營田之名行戰之夫，莫能待言
至憲宗時，有司上戶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一
卒，人力凋弊，可勝言哉。天下所發之兵，既而不復爲今國家之[illegible]
莫大於養兵。四[illegible]田仁恭儉撙節，屛遊于遠，于野，于畋，合四方惟
之供，惆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能，備用周小，然出納之吝，在乎有司
則歛勾[illegible]稽，毫忽[illegible]天地所產，山海之富，動植之物，悉覺乎官，嬌然
不憂，夫耕不食，餘田力盡，寒暑不息，以供軍士衣糧，匪[illegible]之費，以致
乎其不能足也。伏見議者有取屯田之策，而未能議定，[illegible]
其利，故而議者張爲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爲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
曰：盍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illegible]，[illegible]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

守而後有屯田之策，[illegible]閱平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illegible]
突之遷遺，布都[illegible]丈，丘始之議，近緣隙頃[illegible]，與石[illegible]之利，分
界家陽，[illegible]置，[illegible]義之見乃在，河內[illegible]民[illegible]給[illegible]，天下相望後
上元中因洪澤爲陂之饒，大資[illegible]皆有田
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illegible]而以其人爲土[illegible]
地力不盡，[illegible]輸便於灣[illegible]能食，往復[illegible]日[illegible]
廢[illegible]又東[illegible]民力不贍，[illegible]河之所[illegible]
皆爲沃野，[illegible]入東[illegible]灣[illegible]可[illegible]東灣[illegible]入[illegible]利
渠[illegible]至太倉[illegible]國[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人
銅[illegible]田[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貴[illegible]已
[illegible]此爲[illegible]也。[illegible]者曰：[illegible]氏之前[illegible]本[illegible]取於農[illegible]
[illegible]於農事，[illegible]軍士皆[illegible]去本[illegible]之民，[illegible]于無所[illegible]

後入丁軍籍，且其[illegible]久矣，[illegible]保息其欲，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
耕暑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爲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胄而執
[illegible]耜，[illegible]而執[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所御用之而已。又況
四方無事，[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起居時安宅家而守[illegible]子使[illegible]
各[illegible]其力，又何[illegible]，蓋[illegible]者謀[illegible]勢權移，使事[illegible]而[illegible]安[illegible]
[illegible]成務，臣雖不敏，[illegible]敢[illegible]漢氏之屯田也，發[illegible]刑焉，曹氏之屯
田也，募百姓焉，晉[illegible]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皆民力焉，
[illegible]之屯田也，以中兵焉，或[illegible]限惟所用若，今天下[illegible]家
而爲佃客者，殆[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半之衆，而無以[illegible]業[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利，[illegible]其[illegible]入，[illegible]其宅[illegible]則願也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矣，[illegible]其[illegible]
之[illegible]，[illegible]司力穡之事，功勞[illegible]爲法必信，因[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教之
角射，賞其精力古者，[illegible]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

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一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illegible]帛，不食[illegible]粟，是將
卒可放，若屯[illegible]可待，四郡有凶荒水旱之變，而[illegible]不乏[illegible]，民不
增手[illegible]建屯之利，亦[illegible]矣。謹論。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illegible]入與秦鳳路刑獄鄭民[illegible]營田，[illegible]秦[illegible]官屬
以[illegible]事，[illegible]便[illegible]，[illegible]今之[illegible]誠未[illegible]古者一夫百畝，又
受田十畝爲公田，莫[illegible]因弓箭手[illegible]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
慮[illegible]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
五萬石，官無營屯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
官無所損，省轉輸，平[illegible]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illegible]州[illegible]鄭民[illegible]
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illegible]屯[illegible]製[illegible]州營田
既[illegible]矣，又取鄜州[illegible]，是營田不獨以民也。[illegible]屯不限兵民
皆取給用，是屯田不[illegible]以兵也。至於[illegible]弓箭手不[illegible]

則兵民參錯而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使弓民田。或差借耕夫。或諸
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
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一夫受田
百畝。別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二分
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墾之利。若可以為便。然弓箭手之於塞
下。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依
稍稍推行。
元豐五年。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為一司。隷涇原路
制置司。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
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
每五十頃為一營。四營壁見缺役作廂軍。耕於秦鳳涇原熙河二路
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

高宗時。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
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擾。最古未聞。運者盤礴之師。至江
壖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於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
持。所貴者錢食。此勝負存亡之分也。虜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
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虜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
經營。不過留其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惟淮南荐罹暴
殘。民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至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
之人。心已窮。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
可耕墾。臣愚以為止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嘉諸將領治
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見存人口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
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既積食充羨。規模已定。然
後徐於衡中擇既匱行在養難。臣請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

章誼上奏曰。臣竊見朝廷累年興置營田。將以勸耕殖足兵食廣財
賦。寬民力。誠聚本抑末務農重穀之政也。然而行之累年。而上不知
關者何也。蓋急於見效而務於專利也。夫急於見效則官吏抑之耕
生。務於專利則田野耕墾之人少。今京西湖北與夫淮南東西兩路四
路者。其被兵最甚。其失業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然後
為勸耕。則財力所不能足。必欲今年借貸。明年收耜。然後為見效。則豐
歉有不可必。苟能捨此二事。而問其地於財力可辦之人。使人自勸
耕稼。自朝久而兵食稍足。公私兩濟。且效於數年之後。實大惠也。今
三大將各也一路。所皆皆時鎮撫使所有之地也。人民鮮於兵亂而
不敢歸。國家特為諸節而未然。固如寡畢悉召撫緣之地以二大
師均給將士。其願耕者。則於其租賦之入。明喻百姓使孰墾者償
其業於屯田中。飭有司使供給餉饋。毋得少損於平日。人情既守矣

利。既實則可蠲費而救其餘。以省轉輸之勞。非小補也。今不早為曰
後一旦田歉。蓋之力竭。財用之源。以供軍須之費。誠有不早為時不
饑饉。將無及。況自用兵十年以來。言營田者幾人矣。非無臣僚有議
夏民之意。顧皆計較毫末。欲以議功。又欲兵民淨耕。所以卒難成效
唯聖主斷而行之。畢賜給授。使將有定守。兵有常產。堡壁相望。耕戰
相因。其堅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其攻戰則有常山長蛇之勢。藩籬其
為彼方寡為遠圖。不必屑屑較此目前入之多寡。則將卒獲慮以
副聖主淵育之意矣。伏乞留神。天下幸甚。
給事中廖剛上奏曰。臣竊謂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
請將之兵。散于江淮。……東南
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為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
行之於淮南。乃今期歲矣。參而聞其有補。豈措置之未……循之

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常
之食乃自耕一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
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不書。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
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難大將。然自偏裨而下。獨不可勉之以身率
乎。陛下我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超賞。彼亦
必以爲榮而爭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悌同科。蓋
務農重穀。所以獨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將軍之賞。以功遷賞者
勸以請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擐
戈之危。豈不樂易。此實誠有幕頃不難得將與不耕之田矣。此二說
也。臣又聞諸葛亮蒙武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慮患糧不繼。乃分兵
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業之耳。誠詔之曰。假爾

種糧。假爾賦耜。雖有士卒。不敢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
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奪者滿。遷徙者趨。利之所在。人樂趨
之。死且不避。而況無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者誠行。則兵足食。而
民力舒矣。豈徒如此。種聚既多。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
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屬之諸將可也。是謂經遠之
謀。富強之術。而中興之資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泥
彼之所爲。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
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附又奏曰。臣竊見朝廷討論屯田之說久矣。每耕又復失時。日度一日。
累不見有一實效。臣竊料[illegible]如退而結網。今歲饑荒
無兵擾之害。[illegible]之可念。慮不[illegible]屯田法未
易遽行。獨不可舉[illegible]其餘是使[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之乎。江淮

之間蕩然千里。出皆棄腴之地。臣願詔劉光世軍中將校有能部率
卒伍親耕者。優加爵賞。歲入[illegible]分其數[illegible]益募民墾闢。每歲
率三五百人或千人。乃至數千人。遂就以官。三歲有功。則淮南江北
懷歸之人。與所在土豪。自當有應募者。事成皆許便與遷轉。則之
在人。而[illegible]雖使之。固[illegible]可守可也。此古實邊之善也。豈惟民力舒而
兵食足。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侮。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
今歲閏四月。稻田或尚可種。惟早圖之。
附爲御史中丞。又奏曰。臣聞納人之言者。君之盛德也。然貴於能行。聽納
而不果於行。亦何益哉。昔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蓋士之一
善其身如此。君天下者。行一善言。則天下蒙其福。廢一善言。則天下
受其弊。其所係固非匹夫欲善其身者比也。臣伏覩陛下求言之誠。
聽納之德。古未有也。豈惟在廷之臣。莫不輸其所欲言。四方萬里。亦

有草澤之士。苟有所見。或得上聞。臣竊意今日天下必無遺情矣。然甚
察而施行之。臣竊以爲未至。且以一事言之。屯田之爲利。三尺童子
皆知之。而從言者不知幾千百人。而十年于茲。竟未見效。謂終不可
行耶。古人行之而獲其利者多矣。豈今天下獨去之。不識之兵耶。
口待問者。如此之衆。而獨不可行乎。朝廷實欲其竟行之而未得
其術。亦明矣。東南餘民。困弊極矣。乎以屯田。代其供饋。將何以蘇之。
臣願亟詔有司。取前後講畫屯田章疏。詳加討論。務在必行。若歲復
一歲。不加意焉。欲兵食足而民不困。竊臣敢以爲無良策也。此則今
日事之最急者也。臣復見日前觀[illegible]臣奪所陳利害。[illegible]州[illegible]切中時
病。決可施行者尚多。且如言貪重罰輕。民不知畏[illegible]
[illegible]翻異不已。而[illegible]不已。而州縣[illegible]賦稅。[illegible]
若於代納[illegible]之積甚衆乎與願[illegible]

革無曰數者謂進大私身遂[illegible]謂甚[illegible]而已是[illegible]壅塞其
說多不果行上意欲望臣慈特降處分委臣[illegible]軍屬檢覈日下[illegible]
指揮立限具上[illegible]恭約狀旬施行所貴所言不為虛文實天下[illegible]
甚。

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國以兵強。兵以糧聚。此天下之通論也。然兵之
殿常成於冗而不精。糧之殿常[illegible]盡而無[illegible]積。二者其今日之所[illegible]
急乎。往歲[illegible]春[illegible]敵紛擾[illegible]實爲之實耳矣。然此暇時四境[illegible]備
當議持久之計。而成者須備。過者必增兵。而增兵之害有二。外則起
敵國之疑。內則受月給之不足。臣嘗竊思之。以爲無增兵之名而有
屯兵之實。有減兵之利而無養兵之費者。惟屯田是也。國家營田有年
矣。蜀口之入。歲不過十二萬石。[illegible]之入。[illegible]不過八萬[illegible]兩淮之間
所入益少。而待相救者一歲之儲有至數十萬石者。豈天下之大乃

不及之。況今荒田彌望。未易以頃畝計。昔漢諸葛亮之於漢中。鄧艾之
於兩淮。羊祜之於荊襄。頗然皆有成效。亮雖不久而[illegible]寶全蜀之運。
艾以六七年間積[illegible]千萬斛。祜之來也[illegible]年之糧[illegible]大
得忠義智略。自是不在亮祜艾下。顧不能推[illegible]陛下思[illegible]之策
[illegible]臣謂古者[illegible]中未必皆戰士[illegible]上中[illegible]
中下者可役[illegible]之兵可役者[illegible]倍爲而[illegible]兵之老[illegible]不堪
役也。不堪役者總其離軍[illegible]發[illegible]田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新兵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可[illegible]者[illegible]兵[illegible]之所入[illegible]以一入
耕而養一兵。[illegible]耕者萬人。[illegible]歲可[illegible]一萬[illegible]不已[illegible]者益[illegible]
歲之兵必全盛於今日。[illegible]惟國勢以強邊[illegible]以[illegible]可[illegible]而[illegible]
也。[illegible]陛下與腹心大臣共議之[illegible]所[illegible]矣[illegible]
待於藝者習戰[illegible]用者力料。而老者[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往[illegible]

之三軍其利不[illegible]陛下之命若[illegible]得之[illegible]陛下幸[illegible]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illegible]營田之實。其說有十[illegible]擇官必審。置[illegible]
必廣。穿[illegible]必深。鄉亭必[illegible]用必備。田[illegible]必利。[illegible]用必充。耕具必[illegible]
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是任廣西馬綱三年以[illegible]
半會有前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兵[illegible]
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illegible]
是百姓舍己耕而耕官田。或遠數百里[illegible]呼以來。或名[illegible]而
役其強壯。老稚無養[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也。然自去歲以[illegible]
農務備[illegible]木[illegible]貴[illegible]十倍[illegible]且舉而棄之。[illegible]荊襄之[illegible]
耕也。比見兩淮[illegible]之民[illegible]以萬計。皆不能[illegible]則[illegible]者
耕而之它。若使之就耕荊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illegible]使[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知朝廷有以處我。必皆[illegible]負而至矣。其時[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

官實爲兩使[illegible]降[illegible]兒耕者依舊[illegible]
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illegible]擇官[illegible]
若多買牛[illegible]擇耕其中[illegible]田必多[illegible]
必毀所在有屯則村落[illegible]則[illegible]
此議經久守淮之策。請修之。
國子司業劉[illegible]
盜賊之後。重加[illegible]必於[illegible]
淮東其地[illegible]
習邊郡戰[illegible]
授田使安業[illegible]
良田[illegible]使相保[illegible]以什伍。教以[illegible]
[illegible]

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

綦崇禮上奏曰臣聞守城以兵養兵以食有兵無兵與無城同有兵而無食與無兵同二者不可闕一今襄陽倉積米不過二萬石僧貸侵移陳腐之餘所存不多緩急何以為備此地頗所見又不十萬石自湖南諸州移運應副郢州至襄陽所從而上二千里陸淺水急非兩月不可到且有損失欠折之患水陸俱費臣謂與其仰給於饋運不若取之於土産與其取於民力不若官自為之今荊襄間沃壤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半枯寒田八百頃即此地也故臣先言水利之當脩次言屯田之可興漢淮之俗邊種晚杖殊不勞費一歲之間用力不過三次春耕夏種秋收而已兵師得人於此留意每歲春時差撥官兵廣行耕種事竟即歸收穫而發其登場以四分入官六分給耕種收穫之人無官軍兵請給甚得此望外之物去冬不甚將見不待驅迫爭欲服田官兵既已樂務然後寓以教閱之法使之角射藝之精者得往比其反也復使之角射藝之不廢者再賞之且耕且教兵食俱足積以歲月可省湖南饋運之勞而邊備有餘矣襄陽見今屯田官兵五百人歲收穀參歲三萬斛官取其半猶未廣也今既鑿大渠之左右無非良田以漸耕墾其利十倍伏望聖慈詳酌行下鄂州都統制司相度施行

孝宗時趙雄又上奏曰臣等準淳熙十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節文福州觀察使建康府都統制郭剛劄子奏六月三日準巡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降下御筆朕聞屯田之利外有事之備邊充國陳便宜十有二事其說曉然久欲擇而行之患無其人朕而不講今諭卿臣通於兵事可以倚仗其計度田畝夫人數器用之屬凡所以施行之策詳悉條具開奏副朕意焉可且達已仰聖訓恭禀施行竊惟屯田之法簡以致數以便宜條為利害陛下留神農務明問下及臣等過聞說不敢塌薄一惟是經始之初不無少費既定之後可與民成以守以戰則歲實為久無窮之利臣區區愚見條具奏聞八月一日一省同奉聖旨令總領與郭剛同共條具臣等恭禀前項聖旨將措置條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等契勘淮西州軍邊面闊遠若於沿淮處一概措置屯田切慮擾動邊民致有不便去處雖以時勸惟是和州為江會山廬陽舒為軍之時以東至東關濡須湖一帶地瀕江湖可以通行舟楫昨來措置屯田之時軍旅方息人戶少有歸業止根括到和州一縣及無為軍巢縣荒田共五百頃及廬州二十六圍開耕自廢罷之後州縣遂人戶請據識認其間不無便耕歲月既久遂同己業若欲從行根括切慮州縣因而擾民

今相度欲乞從朝廷劄下淮西帥漕司先次行下諸縣取見人戶請佃舊管屯田數目然後於瀕江臨湖一帶近裏用心根括可以開耕無主荒田開具坐落地段四至田畝數目申朝廷候到降下以憑標撥措置開耕仍令逐司嚴切約束州縣不得因而擾民

一今來初開荒田土全藉人力不比熟田用工省易須令人有餘力方可使之致勸今相度欲每田一頃令四人分耕每人當二十五畝每六人為一甲於內差甲頭一名十甲為一保計六十人置保長一員管押相兼且以五百頃為率合用二千三十三人置一千人差官一員都措置將司官直等人一十五人共用二千一十五人願得自乾道六年以擇才曾差撥官兵前去沿邊出戍今來所差屯田官兵欲且於和州防城一

千人內分撥前去，候淮西漕司根括田段，見得多少。或有未
足人數，即從都統制司照數撥差，亦作防拓名目。將來田土成
熟，耕種省力，有可減人數，從宜施行。
一、合用耕牛農具寨屋種糧之屬，若令淮西漕司應辦，不免行下
州縣科擾百姓；若令軍中自行辦集，又緣建康都統制司自屢
羅田易之後，止有逐月撥到御息錢，按月支給諸軍統制統領
將佐供給，又有打造戰船、投閑犒賞、百色支用，別無寬剩。切見
淮西漕司所管錢物浩瀚，欲乞朝廷指揮，於淮西漕司見管錢
內先撥十萬貫，支付建康都統制司，收撥合用耕牛農具寨
屋物料種子等，依郭剛已奏請之數，先且少支，投買置造使用。
淮西漕司除根括田段之外，其餘事件並無干預，庶免擾擾，民
亦易集。
一、今來開墾之初，所收子利未廣，兼起眾勞苦，合行優恤。臣等今
相度，欲將第一年所收物斛除存留種子外，盡行給與力耕官
兵；第二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餘八分給與力
耕官兵；第三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三分，其餘七分給
與力耕官兵；第四年所收物斛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四
分，其餘六分給與力耕官兵。已後年分並止以四六分收給，庶
幾官兵樂於勸耕，不致廢墜。
一、部轄將官使臣合十人，內直等人往來管幹，亦合量行支犒。緣
官中所收不多，臣等今相度，欲於力耕官兵所得分數內斟量
取撥，從都統制司照等第，往自均給，候支犒罷，具數供申朝廷
照會。
一、今來淮西漕司先撥到錢數，及將來收成官中合均收物斛，臣

等相度，欲委都統制司收支，候年終造帳開具奏聞。
一、如有條具未盡事件，續具奏聞。
戩又上奏曰：臣昨任京西漕臣，親見荊襄之間，沃野千里，古人屯田
遺跡具在。戍兵全仰縣官請給，微將饋運艱險，誠因其所利，耕墾可
實邊備，亦因以寓教閱之法。今春召還，嘗具劄子面奏，特蒙玉音稱
善。近者伏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臣與都統郭剛同條具屯田
事宜。臣切惟聖意，蓋非操縱者思慮之一得，不但可行於荊襄，欲廣
其策於彼邊之地也。況臣所領職實兼措置屯田，固當竭智殫慮，以
稱萬一。已與郭剛同條具奏聞外，然臣愚見不敢隱嘿。臣竊見荊
淮事勢大略不同。襄陽地廣人稀，自城之外，所望皆茅葦，既無
水源，荒田數千頃，無民田間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號令進退不失
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耕者日眾，雖有荒閑之田，不免與民田參
錯。軍民雜耕，豈能無擾？屯兵散處，廬舍闊遠，亦難鈐束。此事體不同
者一也。襄陽去邊不百里，自僞好以來五六十年，流民未復，曠土未
開。見今可因去處，皆是百姓棄而不耕之地，軍民不相侵，但坐得良
田，故兵為利也。安淮西則不然，富民大家及歸正人經官請佃，廣作
四至，包占在戶，歲月既久，遂為永業。官司非不知之，若一切根括，則
必大為邊民之擾；若止收其所棄而為屯田，則所得無幾。此事體不
同者二也。襄陽屯田，近者去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朝出暮
歸，察其農事之勤惰，視其成效之精粗，而賞罰之。戍兵往來，將者若
者相望於道，營寨不遠，可以更休迭代，事為便。今大軍屯駐建康，淮
西界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主帥越江而去，人所創見，委之偏裨，未
必盡力。況事當一一經禀主帥而後行，遠處於數百里之外，非命履
曰擊，豈能盡合事宜？其於農事武藝亦不能兼顧。戍兵往來勞動，是

旬日。營寨相連，必家屬偕行以寄雖不同，三也。自和戎以來，兩淮未
嘗宿重兵，諸州營城不過千百人而已。襄陽之兵雖號錢分戍，然
自來留屯萬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皆執不以爲疑。今若一旦頓行屯
田於淮，而兩淮州郡必驚疑聞，或啓釁隙。要當以漸於近襄州郡爲
之。此事勢不同，四也。有是四者，故屯田之法行之荊襄則易，行之淮
右則難。然則屯田其不可行乎。曰非也。大抵事無難易，在所以處之
耳。臣聞善立事者，我復望而理，繼援夫興大衆開屯田於和，如既定之
之後，不無驚聽而不安者。臣嘗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凡以二十六
圍，歷羅未久，其間多是熟田，見係人戶請佃，不若見之，兼行籍
其舊數，自來歲措置開耕，規模既成，以爲將來令知所效者千人。
廬州亦有三百人，春去秋還，若根刷向來屯田宮兵增益而併遣之，
則不至張皇矣。所謂懸頃撥者，凡州縣之間，與一探轉一事，無非撥

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縣，諸縣不免取辦於百姓。官吏並緣
爲姦，其撥數倍。縱使量給價錢，虛費處處所餘無幾，往往白著令也。
買耕牛，造農具，蓋寨屋，一切責之漕司，漕司斷費必科撥，未免也。
田之利已爲邊民之害。臣謂不若令軍中辦其事，諸司均其費，要使
屯田開而民不知，則不致煩擾矣。軍獲其利，民不知擾，人心既安，地
利亦盡。屯田之法，孰謂不可行之淮西乎。臣識慮闇淺，部營遷緩，不
敢避富寵之誅。惟蓋天地日月容覆而照燭之，臣不勝大願。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事有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
故之大，則待之以甚難之辭。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之人將
惶駭而不敢少下之，七變而不敢謀，於不敢乎處
其始不敢乎其之難，一難治
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

捷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無用。夫屯
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籌畫哉。臣
聞禹之治水，非躬於決塞；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
矣。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王
之田，充國不以煩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
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持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
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
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蓋執屯田之
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
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遺制也。
自沒說之募，劉守光之制，而兵農始爲二人矣。故自唐以前，猶并兵
不能戰之農，而皆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操以戰，而兵之可教

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雜錯之，故其戰不
慄；以其世焉者而居之，故其耕不惰。今則不然，兵人也，飽衣暖食，
拊循而使之，傲然驕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寫之事。我今欲
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今之實，以招而驅之使墾田也，其
不可明矣。臣又有不可爲。而非之可，固將不得而知也。臣竊見江西
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因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
田之兵者，耕之格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
何至於兩不獲。征運故也。征運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
逃則困於官，不廢死不破家者去矣，後之耕者獲如
是焉。官之遠利亦勝，則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謂也。行於
內地，則爲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爲備禦，或爲謀人。守
江之議，與兩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時，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

驟焉揚兵以屯田爲繫焉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是故
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革撥之兵而授之民，以口授業
以世守。如唐太守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養兵故戰者逸兵以護
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完戰則強。是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
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悖於明言之則名之
者非也。今天子過不許兩淮之者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
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它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曰屯
者曰營者曰後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問於
江湖閩浙之民則行可寄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以有民以吾
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邊哉。其利二也。事以行則
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有水旱飢
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遇而爲之給何

患無能耕之人哉。檢校經界之籍籍以爲均稅之額書數內地之屯
田以爲牛種之資其數戶則稱其數年之租其新民則稍寬其年之
租。何患無能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
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赫書華之賞而寵任之以主
臣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蜀之法則
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科之以課官御史
以察其擾且偽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粟。朝廷有兵食而
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屯田之
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可容之而並授爲官
耳費民其倍矣蓋爲政者必視其所宜而爲之今夫以民實地則地
重以兵爭民則地輕地重當實之可也地輕當散之可也今兩淮之
一二語地爭民者也授之稽不耕而可者之耶須民以聚而當亡

未嘗民以戰而責之耕是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寧宗嘉定十五年司封郎中魏了翁上疏曰。臣竊嘗一再賜對。嘗極
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狂猾之勢。雖蒙聖慈不以其狂聲曲賜容納
而事會無窮隱憂難釋每念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
惟務農積穀最爲要道。然而言之者熟聞之者訕玩何嘗以未嘗
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於蜀。雖幼習百民。長游四方。於國中之事
祖所素諳。然身履目擊之。冬有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
事爲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制置司連奉
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朝廷明
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郡莫不稱頌。臣愚竊猶有執焉。西邊自遭虜寇已
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皂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虜壁多虜地
利惡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敷率日責。兵民交弊。今若遽行屯田。則

合費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廣事請密。欲及冬時。而乘機便
乃可備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戚軍額以來以之生守尚多闕數。別今
久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籌無時
而可議也。然則邊實之不復問。副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
營田二者相近而不同。營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棄。如諸路有閑
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稼之實功
往往多於屯田。蓋衣食之地久荒不耕則穀不貴。則民散。散則兵弱。
必中開耕廣則校賤。賤則人聚。聚則江淮。此甲乙然毋責屯田
之虛名。而先究營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營之田。
如利之西路則自今以北諸谷外關之內崖石詰鉄利之東路
則岸川之內青底莽場凝峰之內難東諸嶺大率皆爲膏腴今成荒
穢。多於金州近畿。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山

大陵之也 據存廣堡兵戍之後可恃亦有賊騎從來所不道至之
處若更得千萬人勤於相守何成今關三路土豪一為忠義者有續
自備費用[illegible]自用土人各從地利趁時開墾及秋
布種[illegible]不[illegible]者亦[illegible]不多[illegible]兼其施工盡計所
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緩官未立[illegible]或量行輸租其際
[illegible]兵民使有食[illegible]之[illegible]人若耕[illegible]其利害豈不為
滿能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illegible]邊食既豐[illegible]亦
之策 [illegible]嗜呼吸成聚家自為守人自為戰[illegible]遣兵戍守亦
為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illegible]養兵之費而又可
[illegible]制禦寇之兵不惟不費錢糧亦可不[illegible]以歲月則今之墾
田又可為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為後之[illegible]而大帥為蜀永圖
無出於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為也或者一[illegible]不過寇抄耳無虞

[illegible]卷之二百六十

營為幼我采擇及五州知縣而得今方[illegible]特[illegible]必遣議再入
[illegible]前[illegible]以[illegible]失今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中近[illegible]與元全用
兩戍司[illegible]方料民牛具[illegible]用[illegible]四和一帶邊民或
[illegible]亦[illegible]各耕種人自為[illegible]之[illegible]猶知為之而我不
從為[illegible]一[illegible]知[illegible]不敢[illegible]長寇聽臣丕知
所以為[illegible]老[illegible]外連[illegible]荒數今年春夏[illegible]外成知
耕播之利開耕趁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illegible]耕[illegible]各[illegible]
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遂欽奉聖旨中命四川制置司接
因[illegible]已行號令利路[illegible]轉司[illegible]特難夫之遠先
切選用土豪[illegible]耕[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一[illegible]
日有一日之利皆實效也事[illegible]此時[illegible]屯田[illegible]先
諸將備首[illegible]堡使[illegible]同併將極邊荒田盡數耕種[illegible]之以漸[illegible]之[illegible]

又不數年之間[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守且固[illegible]蜀之策無大於此
惟陛下[illegible]
元世祖時[illegible]大[illegible]臣聞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
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由是觀之兵者城之守也食
者兵之給也非兵無以守城非食無以給兵兵[illegible]而城安食足而兵
[illegible]兵食一者[illegible]國之計也[illegible]古者[illegible]方千里出兵車萬
乘甲士三萬人[illegible]七十二萬人[illegible]二萬[illegible]耕且
人無阻飢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制[illegible]法[illegible]歷代尚患兵食不足[illegible]而論[illegible]若
兵又有令人入[illegible]而[illegible]矣[illegible]劉而失民心者多
亦有重利極罪而徵民物[illegible]是皆見目前[illegible]後患[illegible]其一而失
其百者也乃有[illegible]兵[illegible]屯田之[illegible]此而興若充國之

[illegible]卷之二百六十

於先零[illegible]春以至[illegible]屯於所在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于祐
屯於襄陽而[illegible]十年其[illegible]判者不可勝數[illegible]未[illegible]於天
下也[illegible]六百三十四府府各有兵[illegible]耕于野不[illegible]間
斗米三錢[illegible]行千里不[illegible]今也今[illegible]已
寄不[illegible]武[illegible]兩[illegible]川蜀[illegible]之地[illegible]以
戍之坐食粮[illegible]屯[illegible]而屯[illegible]未之[illegible]為今
之計宜廣屯田況屬承平之[illegible]征伐之日[illegible]久長之妙法無
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南[illegible]東[illegible]之事一朝有事則屬
[illegible]甲而[illegible]攻取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千倉
[illegible]而又[illegible]用[illegible]生多[illegible]陛下念
[illegible]戍兵之[illegible]戍[illegible]所用

之牛，官為出直於南方西方市貨而分給之。凡所用之田器，官為於諸冶鑄造而分給之。凡力田及不力者，明立賞罰以勸懲之可也。雖一時勞費，而實惟永遠之基。借緩軍餘力而建此富強之業，庶乎軍民皆以自贍，而各得其所矣。

英宗時，虞集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

漕運

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曰：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

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又曰褒斜二谷名）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作漱），不可漕。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後魏太武帝延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

萬及至所守四萬出東五十來運也歲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
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不
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
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難
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
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
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
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
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
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
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費田務詔從之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帝訪以漕事耀卿

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
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
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
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
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
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
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
停留而物不耗減此甚利也
二十一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京兆尹
裴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
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
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

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浸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為
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二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
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以營窖用分納司
農河南陝州以令出納使舟官雇丁以河漕諸邊若廣漕路變
陸為水所支尚有餘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
停留而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度
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
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
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
德宗貞元四年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
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

矣上從之
八年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
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曰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營邊
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賜歲時賞犒先後遲速悉由宸
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
勞此誠聖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睿圖但委有司隨
月供濟遏絕小急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之虞儻遇相
[illegible]于朝[illegible]遇水旱為災戎羯翔[illegible]庵許[illegible]力彈
或饑饉路絕戍兵雖眾不足恃[illegible]居是[illegible]兵眾
之必甚[illegible]此乃理之[illegible]濟者[illegible]為陛
下惜之凡[illegible]四鎮有白城一[illegible]湯池百[illegible]結[illegible]能守也故異端論
者[illegible]歷代制[illegible]因要害

為國之大事，勇者當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興置，無乘殊勢[illegible]
不勞師旅者[illegible]當[illegible]之矣也，帥而不務農食者，未[illegible]有焉。今陛下廣
徵甲兵，分守城鎮，[illegible]於[illegible]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
九萬人，[illegible]一觔達于邊，[illegible]五六千
近者猶遍于并代，[illegible]財很剽掠之，廣四時之間無日
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餘儲蓄以備非常，固亦
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禦，守必不固矣。過
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illegible]敵納侮之漸，所
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illegible]矣。[illegible]者[illegible]審向[illegible]
貴乘其釁，類越軼封疆，輒方五原相結，論隴難由，將帥不武，郡國罔
之得詞，其事未遂，是為原戎昧理而好謀者，必曰當結蕃入寇之日
謂熟此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登，比

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數以質[illegible]今[illegible]寇犯靈武，察
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illegible]請罷，陛下為之[illegible]
憂，遠將使臣，所度智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illegible]道
饋濟，封略不壞，因非威謀，然則[illegible]武全[illegible]幸之
間見，是皆無不救之勢，有可驗之[illegible]為規制之方[illegible]於失
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以昧理而好諫乎。今戍卒之[illegible]於往
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積於往歲，臣亦知之矣。[illegible]於失者
在於措置乖當，[illegible]利[illegible]所生害[illegible]也。陛下[illegible]之
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器兵，[illegible]人保境，[illegible]武之矣，志[illegible]青之
仁心，刷憤恥而揚威靈，[illegible]則[illegible]，既而統師無律，制
事失權，戍兵不隸於守臣，守臣不[illegible]於[illegible]，帥[illegible]一城之將一旅之
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illegible]，使[illegible]千里之[illegible]莫相率[illegible]邊

列十數之師，[illegible]每至大[illegible]犯境，[illegible]奏[illegible]行李往來，動
輒旬日。比蒙[illegible]發救援，寇已[illegible]，小則[illegible]之患，大則[illegible]
為足，乃益兵甲而費財用，[illegible]
勢，[illegible]律，[illegible]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illegible]
賜。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illegible]，故能動作協，變通制[illegible]
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勞疾相[illegible]，兵之[illegible]若四支之[illegible]
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illegible]室[illegible]後可以[illegible]
關由時天下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illegible]之比於中國
寡不敵[illegible]，不[illegible]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illegible]，彼之[illegible]令由將而[illegible]
之節制在彼之兵聚合，[illegible]而我之[illegible]分離[illegible]，分離析[illegible]
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illegible]議多端而[illegible]多[illegible]臣，故曰權[illegible]
當成之謂乎。陛下須以邊兵聚多，轉[illegible]勞費，設[illegible]和糴之法，以省

運[illegible]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作
勞，耕稼日滋，[illegible]歲[illegible]有司[illegible]之術，[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有
恒。[illegible]之有制，[illegible]豈非善計於積[illegible]於[illegible]入於農
夫。民或有力而無資，[illegible]居而[illegible]牛，[illegible]卒忌
[illegible]人樂從，可以足食，可以[illegible]邊無也，[illegible]而[illegible]無
[illegible]史之攫而守備益廢，果能用之[illegible]而有司[illegible]
究[illegible]思國家備之[illegible]，行市道[illegible]而[illegible]財務裁
其[illegible]時[illegible]通[illegible]而艱食[illegible]
吏[illegible]權取於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愈甚，復以制事無法，求人[illegible]

寒[illegible]且又遣張佑措置以務准甲萬下
請喜怒一心。精擇在所史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爲愚之。度支
物估轉高，輸償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勾持，莫可禁止。
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齊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
優饒，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illegible]使相監臨，就夫網作，轉成蠹害。
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囤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
巡院巧詐於會附，會府承詐以上聞，苟遂有年，積遏無事，吞聲補舊，
引日偷安，若[illegible]兵興，必至窘迫，營或之責，是爲明徵。臣故曰：
蓄然乘宜[illegible]之謂也。蓋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然，備兵則之職，請
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積[illegible]，而殊異往時，此
乃天賚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所日不暇給，曾無遠慮，[illegible]
食之制，猶人有悔耕之意，天賚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二　六

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illegible]所惜在此。
頃請擇人，[illegible]委之專籍，務農際下，以理責因[illegible]，賜允許。又請乘
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illegible]
罪握衡賦，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靡靡，[illegible]心盡
知獎，[illegible]報，復効其鄙淺，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illegible]法，不加賦稅，不
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illegible]運[illegible]稍權輕重耳。
宜請[illegible]下較量[illegible]萬人一年之糧，以[illegible]急之備。陛下誠能聽
臣愚計，[illegible]旬日之間，[illegible]轉運[illegible]之務，既無失於舊
規，[illegible]具陽植上
陳，[illegible]不
[illegible]引東
[illegible]

[illegible]見而不[illegible]之大事不計費損故[illegible]有用一
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
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
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
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
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
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illegible]一切之制，然後
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賈人，[illegible]所宜。則
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illegible]日久，[illegible]方息，歲祿食
所須，然用亦廣，[illegible]以不計漕費，[illegible]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
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本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illegible]
財以發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已無初年，太倉無兼月之儲，[illegible]運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二　七

年之軍，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
之內，餓殍相望，斯所謂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
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之餘，數年田農之
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illegible]於常時，米實加倍，[illegible]
之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
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
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
[illegible]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
約用錢[illegible]文，其米[illegible]
[illegible]十七文而已，耗其九
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
[illegible]一十萬石，送至河陰[illegible]

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三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二十萬石留
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所
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頓闕糧儲，遂催造作相之初，擬充入關運之
次遞。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以至中途力殫難盡，所以
節級停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米到，便取此米入運，
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賓數輪環，貯運相協，
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其由，還來
七年，積數頗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
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
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
況江淮轉輸，殷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
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

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
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
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
五斗。比較節時利害，運務且合暫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
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必致遲違。
立法貴乎經久，必在詳於經始之念，始慮其圖，不以積習常檢，不以近
利隳永制。不責功於當代，不貽患於後時。應須防擬之具，並須停
今所糴粟在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凶災。其
於詳審，必資始奏舊例，任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
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
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
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及江淮停運米八十萬

石，請委轉運使於清水汴淮每斗八十□□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等
數相校之外，每斗增減時價五十文出糶，計得錢六十四萬□
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共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
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亦
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一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亦
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免沿黃河數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是餘剩。
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起院急問諸
軍州米粟時價，總與當時長吏商量，今計見在之用，約定所糴之數。
得靈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宥鹽豐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
涼等城，都除度支先糴供軍之外，別擬供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
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
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一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三

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
及減運米腳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
赴上都。運地早寒，例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
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還，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
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運。
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
同受領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付價令並限納粟。不願
軍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粟米，
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擇高燥處，同倉窖，等收納
封閉，仍以附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不得輒
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分析奏聞，并報中書門下揔計。
所據米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一百人一年之糧，來秋再

遇順成又可更數百餘[illegible]歲[illegible]用以討[illegible]
則可久。以之兵則不憂所至之食，以之繇則不為倉卒所迫[illegible]
境者得以遂其誅。蓋國與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國之根柢，[illegible]
之本源。今士庶人賞急於此，傾公帑而勞私積，猶當盡力以務之。況
今可棲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擇其枉費之資，日為[illegible]
實惠，副又有勸農揚毛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振我邦而安
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illegible]遇此身，躬率儉，慎擇良吏，專
所倚。委以[illegible]，自當畏威[illegible]之。以無猜疑之意，伏惟少留
睿思，詳而明斷之。其所得成[illegible]，與本司審細計較，條畫[illegible]
分配和糴數及未業估價等數，各得以[illegible]。條件分析，謹同封進。
宗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餉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擇
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稽留罪聞，敵必謂儲
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illegible]治劇者往莅其州，足矣。
開寶二年秋，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
船以資江淮漕運。太祖大怒，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
計，而使倉儲垂盡，乃請分兵括民船以運，是可卒致乎？今設爾[illegible]用，
苟有所闕，當罪汝以謝眾。三司使楚昭輔懼，詣太宗求寬譴，使得盡
力。太宗既許，召右知客押衙陳從信問之。對曰：從信嘗遊楚、泗，知糧
運之患，良以舟人之食日歷郡縣勘給，是以淹留。若自發舟，計日往
復，并書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運米于舟，至京輒倉入舟，宜宮備運
卒，命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八十日一
運，一歲三運。若此[illegible]一運[illegible]三司[illegible]籍民舟，
若不[illegible]，則無以責藉[illegible]之，則冬中京師[illegible]，不若募舟之[illegible]
者[illegible]償其[illegible]者往[illegible]，公私[illegible]實官償其[illegible]

十負渚失利，餘敢[illegible]於京[illegible]不[illegible]
民所獲得者，聽民自便，即四方奔湊，米多而價自賤矣。太宗[illegible]
奏太祖可之。
眞宗時，議減西鄙屯兵以息轉餉，召知通利軍楊允恭與供備副使
竇神寶、閤門祗候李允則馳往經度，圖上郡縣山川之形勝。允恭
建議以為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芻粟之運，其緣有二[illegible]以大
[illegible]車，其[illegible]所載數斛，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每一車四人[illegible]兵衛，加弓刃于其上[illegible]
材[illegible]仕卒之力[illegible]外，[illegible]為議者所謂而[illegible]
仁宗時，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illegible]
八中斛斗，[illegible]曰：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姓，民力[illegible]
盡，本路存[illegible]，其間實為民患者，是支移稅賦時般斛斗[illegible]
早山被[illegible]一路食物草料，常時[illegible]貴，人戶往彼輸納，比別路所費
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
廷指揮郡轉運司，躲量闕斛，今來災旱，民力困乏，如邊隔[illegible]之
稅，與免支移，并遠上入中斛斗，大段價高，出卸京師[illegible]
浩瀚，亦令相度，擇於次邊州軍入中，所費減得官中[illegible]
備則無遠事，宜稍優寄以退郡軍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illegible]
又不[illegible]可，如此守邊麻為得策。
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上奏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
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邑[illegible]
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
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illegible]
都，兵[illegible]由乎[illegible]漕運之[illegible]

□不還周漢之舊而冢大是因從權是而廢之勢有所不獲已者也
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
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
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碩廣濟河六十
萬碩惠民河六十萬碩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
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
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
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
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
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
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
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
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
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高宗時右正言鄧肅上奏曰臣竊觀發運司歲計五百餘萬每歲入
貢艫尾相銜略無虛日崇寧以前不容升合之欠朝廷責此宜無餘
者今年不知何以廢之去冬自清閘運漕不通今夏又以隄岸失
防汴流久絕被之每歲所入蓋未有百分之一也切聞之已入汴四
者有百六十萬此數之外未有繼者就使然使以為有餘殊不知
京師所積止於八月九月已後供來年今歲之費將何以
二十萬為率在行在者以十萬為率乃本糧之一千四斛若三軍
兵衛門巡防人兵口食等非從取處數需會入計之數僅支五
月日月以月之外將如之何當人絕於不復東廢則運漕相繼未
傳害也若大根搖動再干我師不知軍民豐贍如此事宜急

不可以倉卒備也□□□□□數甚迫雖發運百人亦無大問矣
臣愚欲已諸州選才幹官員代發運司各運逐州歲計往連即近
地期以十月已前先五十餘萬之數凡舟船人兵與其餘所費之物
各責州知通乃以公使錢代支國家艱難之時雖三二年闕公使廚
也未為要務協數十州之力人各自勸又立賞罰從而驅之則糧運
又何患哉昔蕭何給餽餉不絕糧道漢高祖自以為不如蓋當時緩
道若或不繼雖有韓信亦將何所施乎惟陛下無忽
孝宗時員興宗上奏曰臣聞陝西者蜀之扞蔽也戍重兵兵待食
食待漕運凡漕運之出此僅當艱艮着舟楫無施人力難繼故也使
四川總計若得平時得一才吏思所以仰寬陛下西顧之憂則陝之
有方取之有藝運之有法臨事無有不致遺虞一方生息之民矣臣
皆為吏西邊所見乃大不然者是皆計吏漕臣之咎也臣請畢其
事先是元之封盟僞將竊蜀王師狩之所至無不剝海下至暑達下
河吳挺下軍吳璘前軍繼之遂下德順軍食接輕乎卒不繼如是何
耶蓋取其郡即發其郡之倉戰其地即食其地之粟山宗皆入關之
勢也漕運何自而困哉然而軍淹日月未免憂遂取於總漕之司
二司經營乃科於三等民戶興利之由文移皆至今矣以此為請請
之有方可先凡此是勿問子自三等每戶率出一兵若出兩三夫者
一夫之費計錢一十八萬一夫所荷私載之外不過六斗計其未數
則是六斗之不錢一鍾也夫以得一夫之費十八萬運一鍾而用六
十鍾而所以得之於然民間下得之之甚兵山有司可太抽矣以此
行取償之有藝而為當時運粮之大害民俱發俱發則無次舍同
況民則寧既以從錢之民居無次舍之地民死道路死霜雪者相
望小於數月臣已見中書樞司死者近二千人其它則臣不敢計

也以此而選請之術決可矣蜀之總計者昔與陛下委倚夫琛如此
臣恐一日有事西陲糧貨不足以辦大事欲革前弊欲興後利根運
當之為之計也臣愚伏望陛下委總漕吏料條推其輕重則此弊漸
可致上也傳曰因利而利則其利溥臣竊見陝西運茶之利一十里
為鋪鋪有兵兵日有程月有給均不如式則罪罰隨之國家逐年收
西馬之利皆鋪兵之力也誠能倣運茶之法以運軍糧口與利至魚
關水路自便無可議者若陸路自河池至成都過長道陳至人水此
一路也自而當至鳳翔習黃牛道至大散此又一路也登沔山險運
糧之夫常困於是常死於是苟能措置當以十五里為鋪鋪置五十
兵一路置鋪不過六十矣鋪兵日再往來一運七斗兩運一碩有
四斗六十鋪之兵月運一千一百碩鋪計兵月給之費兼取之大
計二碩而碩計五千不過二萬緡以民間雇夫之費凡六十有三萬

緡鋪兵比之月減六十萬緡矣蓋鋪兵以三鍾而致一鍾民間以六
十鍾而致一鍾利害宜不相遠矣陛下愛民類於愛子有司遺毒知
則必革願聽臣策特賜施行既可以息西民困苦之役又可以免遺
路流亡之憂又齊年前緩急之用所謂一事治而三利具者也伏乞
下大臣詳議施行

知信州王師愈論信州米綱疏曰臣竊見信州歲起上供米七萬石
類多陷折其弊甚矣倘不原致弊之由而為之計雖嚴其責罰未見
其弊之革也臣嘗推原其故一曰地勢不得其宜二曰改撥無定處
三曰管押非其人信之為州居江東上流最高之地南接閩粵際徽
東連衢婺西阻山唯西有水路達于鄱陽溪港湍灘磧多易漲
易瀉難得大船故信之米綱其初必用小船裝載但寬於給艇耳船
與水常不相值有水則船不辦既辦或作群聯起已乘一旦水落留滯
岸下近則累旬遠則累月待其水通遂回行數百里始至鄱江併歸
大船自初裝至于離岸經涉日久土稍坐食侵盜不知其幾欲無
陷失得乎此則地勢致其弊也自紹興之初朝廷灼見信州起發米
綱如是之難元降指揮止令於池州交卸以其地近而易達也雖不
盡免陷折亦不若今日之甚其後守臣徐林亦嘗申明數年間未見
其大患近年以來總領漕司改撥無定或撥赴鎮江或撥赴建康或
撥赴行在省倉州縣受困陷失為患多良由水腳之費非池州比也
信州每一石米起赴池州止用錢五百有奇若赴建康則用錢七百
有奇赴鎮江則用錢九百有奇赴淮南則又過之赴行在省倉則用
錢一千二百有奇信州每納苗米一石依例止於水腳之費二百文
只就池州交卸猶陷已過半矣多方措置辦之已難況改撥建康鎮
江淮南行在之遠乎方米裝發日若行改撥州縣尚可措置點催使

之難岸至有已裝發於中塗者然後改撥部押之人不免複歸以索
點陪州縣不辭即辦遂致米綱滯留中塗經日益久土稍坐食侵耗
益多此則改撥致其弊也凡部綱者不顧其身不顧其家冒不測之
險非募貪則貪廉賞之贏餘信州米綱無賞亡可募各用本廳局或
廂兵何贏餘之可貪是以有官有家業可倚仗之人皆不顧行總領
漕司責之州州責之縣縣不得已乃強之公吏一當其役親戚即為
死別知其必不免也其有顧籍者畏前二弊竭力關防陷失尚少其
無顧藉者乘此二弊恣肆其姦至有全綱陷失者亦有陷失太半者
此則部押非其人也嗚呼一顆一粒皆民之脂膏國之大計州縣於
之米勝其勞一旦委之米奇泥土豈不重可惜哉苟不原三者致弊
之由而欲以責罰禁之誠不見其弊之革也臣以謂地勢不得其宜
固不敢輕議若夫改撥無定處部押非其人不為難革欲望聖慈行

下總領轉運司欽元降旨揮信州米綱只於也州交卸不得輒行改撥切於部綱常格程貫外別立信州米綱賞格以所押米石之多寡爲之等差許募見任寄居待闕文武官有心緒人部押不得依前強差公吏無致官物無陷綱運易達積弊可革矣

師愈爲長沙守又論綱運之弊疏曰臣竊謂諸路綱運類多陷折皆由貫成而不擇人也凡部綱者幸而事濟則身可保家可保官可保如其不濟則喪身破家毀官之禍隨之人所以冒此禍而不顧者以僥倖可冀耳是故須年有家業之人皆然避部雖監司郡守之親屬不爲之或有嚮又有可陪備故陷折也少自此綱賞監司郡守親屬又皆禁止而部押者多貫困無業之人冒急而輕就且多端經營重用不貲方其辭岸所費已多追至中流託以風濤又況出納之際欺弊不一故陷折也多原其減賞之由不過以文臣累賞易至止郎武臣累賞易至副使即可奏薦殊不慮州縣拘收錄亦數年一旦付之無籍之人失之亦非小弊比年止許選人小使臣部押防累賞之弊已是允當議欲拜定綱賞務令稍厚不拘監司郡守親屬或有家業有行止有幹材無過失被所或勸納補官人皆許部押所押不得過三次如此則既革累賞之弊綱運亦免陷折此大利也如狂言可採伏望陛下特賜施行

師愈又論潭州貼雇綱船之弊疏曰臣伏見潭州諸縣有大害曰貼雇綱船是也謹爲陛下詳陳之潭州歲運苗米三十萬五千石以餉屯駐軍或有和糴及收發常平米多至五六十餘萬石少亦四十萬石頃年講和息兵其米止自至武昌皆是軍州措置船載米數及額雇其後荆南襄陽屯軍泝江而上水淺灘多不是潭州措置船載米每數及諸縣益至運亮敗盟軍興日急守臣揠一時之宜始令諸縣雇舟相添未嘗全舉辦於諸縣自是遂爲定例歲歲行之上則潭州漕司察吏下則牽頭船戶相爲表裏每料除官支錢外必抑諸縣貼雇名以期限嚴以責罰者案吏也乘勢邀求其欲無厭者牽頭船戶也諸縣畏其責罰欲應期限未得不徇牽頭船戶之需明以高價邀求愈多況有爭雇之弊設若長沙縣貫五十著化或增六十湘潭又增七十其它縣亦莫不然直至厭其所欲而後已一縣被數從料所費至一二千緡若所數之數不止此其費亦延之甚乎此錢何從而出哉諸縣受其苦者一也諸縣雇船幸而得之依限解發始到下漕司相驗相驗者取乞錢則漕職官廳驗者取乞未則給付押綱使臣又從而巧爲詞說取乞爲尤甚甚乎與錢何從而出哉諸縣被其苦者二也縣本州令不敢違戾雖知二苦未暇顧恤於是冒法禁假名色取之百姓以是其用訟流滿戶凡有一綱一鈞舟者不免爲或多數擾引或多出定帖或多給師巫公據或預借於上戶其名不可縷數大抵料數者官得其一吏取其十且以雇一帯料用貼雇錢一千貫爲率縣吏因之爲姦不知幾倍於此而官得此數然則享厚利者漕司州縣案吏也牽頭船戶也相驗漕職官司也押綱使臣也被御劫者知縣也受實害者閭閻百姓也近劉某守潭州見其弊又嘗諸郡無所出產凡客船運販不至者爲租田貨故官空歲以涉重湖之險多藉於運米綱斷然盡免諸縣貼雇潭州自行措置民無所擾米綱亦應期而辦其弊甚良其利甚博自劉某被召通判職官上欲媚漕使下欲利吏兼以違辦爲名盡變其之舊復興前者之害卒而沈介到任患知其之措置又且米綱先事而了竊恐介去之後復有改之者欲望聖慈嚴敕湖南漕司及潭州每歲米綱一依劉某沈介措置不得更令諸縣雇船殃害百姓或有運冬許百姓

越訴臺諫□□□欲其南襄陽不缺則用官船發武昌九江等綱
則雇客船。蓋緣客船所憚，有荊襄之行，水淺難多，動經年歲，有破家
棄身者。誠能只用官船運荊襄之米，則客船亦欣然而就雇。或有軍
興警急，必不得已，分諸縣量行點雇，以助裝發，必爲之立綱。次其縣
庭司第幾綱，先後有倫，節不可易，綱次既定，自無爭雇之弊，庶幾諸
民咸被實惠。
理宗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陳守上奏曰：國家綱運資以餉軍，比年
以來，法度弛壞，非惟軍餉不繼，抑亦公私受弊。其未離岸也，有江水
淺涸坐食糜費之弊；其已抵岸也，有監官侵欺稍盜竊之弊，而其
既敗也，有攤糶乎民之弊。雖知其弊，莫知能革，是無定限□之制
而循直達之法故耳。今欲革歷年之弊，使官無羨費，而家害悉除，則
莫若復轉般之制。且以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閱爲尤以

水道淺涸，不能行巨舟，延引歲月，而未能起隔歲之綱者，一綱更率
水手動數百計，又而招集，盡皆游手無賴之人，有虞官吏侵盜，大數
已虧，巧情極用，其所艱忌，估籍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免□此
攤糶乎民，侵削國本，爲害不細。今若於隆興置轉般倉一所，每歲一
路綱運水脚，其費不貲，取其□以爲食水軍數百人，命一武臣爲之長，
造數十巨艘，部以軍□□□之□□□□州□□以小舟運載，□之轉
般倉，却令水軍專一□運□□□不□名募□紀綱之部分□□
舟楫素具，較之民□□試實相萬□，如此則非惟可以省官綱之折
閱，御足以增國家之武備，我江西之□□十大夫之罪戾，免乎□
之攤糶，是一變法而衆害去，衆利從興，如果可採，乞□□□□准□
之。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以□天下之□□□

從命者君之道也，居職以敬其事之勞而不敢別思其君之理也。故
聖人設官錫以龍光之寵，以勤而已矣。而公之忠亦猶曾子之
孝，但可也而已矣，君臣之際尊卑既定，與中節交之□宜同哉。
上古以來，不賞而勸，降及中古，□瀆□須用賞以激之，亦未聞食
三品之祿，居二品之位，姻歷四品而希重賞，國家予極而賞之者也。
竊見方今海道運糧之官，雖萬倍及轉多，皆冒公□之□，皆風浪之
力，以致之於京之中，誠可謂之有功，然亦其當然之職也。若夫對
糧數之斛，十而酬之，不虧臣萬，亦以甚矣。伏□□□截穹天，自今有
司宜制，凡海道運糧之官，三年一考，超升於高職而□之爵，不失受
祭之禮，又特與升轉官之□，而以漸□其賞賜之□，於國家之大□，
也，臣非惜錢物而已，但以與國家出力者非□□運糧之官，如皆賞之
則不給，如獨賞運糧之官，則猶未見大恩於一偏也，且居其職者行

其事，何用賞乎？此臣所以欲正其名分也。臣又以會通河者，有用之
名川也。然遠有無者由是而經行，官場南北者由是而往返，猶復江
淮河漢之大，亦所以賴其朝宗。雖復閩廣川蜀之遠，亦足以達其漕
運，有利有害者，理之常，有通有塞者，物之變。湯湯然濤浪之內，流沙
衝爲淺淺然，坦途之上，濫賊生焉。又每歲夏秋之後，積於數月之間，
瀕河農民極被擾擾，又有沙也，則以板□，□□非經久之計也。更望
陛下歲命大臣，俾天下家知河道，兼□□人，誠使會通河之有沙者
以避之，不然則□于一□□□□□□□，□貨不可不於其源也。復宜分
河於南北□□□三五所，而以千夫長各領之，不備數者，□軍士以
充之，不預出征之派，不存營田之限，使之專以理鎖非常之□，凡給
汎舟之役，聞風有犯，則伴之拯溺□□於其之苦，然□□□民，亦手□
怙，澄職宗乎，消弭奸寡而救多，□□□□□□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一

理財

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illegible]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illegible]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illegible]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illegible]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illegible]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illegible]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illegible]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行[illegible]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illegible]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

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
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
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
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
其人也王其圖之

齊桓公時管仲言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
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
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
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
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
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
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餉糧食畢取贍焉
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

漢文帝時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
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
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
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
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
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
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
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
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
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
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
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
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
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
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
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
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
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
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
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
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
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

武帝時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
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
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
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
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
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
鑄諸金錢罪皆死

元狩中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
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

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釱音徒計反。釱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刖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謂居積也。稽其物。)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非吏而得與吏比者。)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事也。)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

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東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宜如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自貢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得其心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

乃富國之上寶生民之至寶也竊見比年已來良田畫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勞百姓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四婦吟嘆之憂始於此矣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層氷之鼎沸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還不聞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竟不鑄錢

靈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

晉安帝義熙間議欲廢錢用穀帛西閣祭酒孔琳之上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蘊濕穀以邀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飢困此斷錢之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耶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遠術若穀實便錢不爾當時之近制而廢永用之

通業斷可知矣。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宋武帝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國子祭酒范泰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鑄，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眾，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鐘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眾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垂化成風，而頌聲不作，板蕩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

文帝元嘉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何尚之議曰：伏覽，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采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剪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奸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劇，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為弊轉深，斯實親革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眾美

兼職冊造之罪不赦於茲矣上曰演之議近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
公私非便乃罷
孝武帝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
自五政開鑄泉圜以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
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代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
復改創年歷既遠竝貨漸虧中間頻鑄一月鈔貨薄民貧公私俱
困不有革造將大乏竭譬宜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著在往
策今宣以銅贖刑隨罰為品詔可
孝武帝時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
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
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
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

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莢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
鑄賈誼致譏誼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
造為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
耕戰不用採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
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
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
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偽官斂輪郭藏之以為永寶去春
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
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
則器化為財翦華利用於事為益太宰江夏王義恭
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家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
雜偽竊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

凡盜鑄為利利在偽雜既禁雜入必寡不欲取輪郭藏為永寶患
上之所憂實在盜鑄自非開官欲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
肯為之徒制使濫則狀似遷奪又云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上
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并
禁翦鑿禁制之設非無一日不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
犯令入署必為禍一千私鑄無十二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
銅盡事息姦偽自止竊以銅非可罄盡比眾鑄雜已難
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然須之以為不如
加以罰釜雖以鉛錫果珍且或若止於盜鑄銅器亦無甘苦者行
郎府主簿顏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
以降未之能改誠以貨物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
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

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
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
從公鑄利己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
盈一年必致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豈可令
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為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
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
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
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
終致窮盡者宜應悉收取之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
歲久之後不為世益耳今議者[illegible]錢又議
以漢當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illegible]大鑄議
國計以為不然今鑄一銖[illegible]人無巧

大興天下之貨以糶坪至盡登立暴禁而判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
其弊不可復救此甚不可一也今鈔鑄有續待一二億世錢復得此
必待數年歲暮飢發錢帑籍弟日用之費累聚數月雖極微小何解
之弊徒為民意騷而煩苛擾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徵大錢之既難
畏近日新禁帀井之間必生寶匿遮利未聞切惡禁及富商得息貨
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之復淵弊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
而弊如此失策宜時取諸百代矣　一
南齊建元中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孝朝請孔覬上言曰食貨
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吳我彼水潦和糴
不貴是錢少非穀穰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
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
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惜銅為錢用之器妨貨殺多而易成不詳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二　十二

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趣利如水之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
為非而陷之於刑也漢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
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
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然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
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
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自鑄四銖
又不禁民剪鑿為禍既博鍾帶于今歲不悲矣自晉氏不鑄錢後經
寇戎水火所失歲多士農工商皆衷之矣議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
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蔽斷翦鑿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行得官
錢者銷以為大利貴良之民賤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市
道無滯物豐而本業殖矣太祖然之
以事寢武帝永明八年時沈等對表曰王者適以天寬地廣達

化育萬物為民父母歲穀不登為民祈祀乾坤所息入于侯之
山川私利天子適之苟遂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
月令輯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近相侵奪
者罪之無赦此所以導民而勝其透有無以相補也周禮雖有川澤之
禁正所以防其殘蠹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藏在於民所以為
民守耳且以一家之富而專于擅之君帝周天下皆所以為
國家之富為民所有居又母亦擅其客常損惡而
宣放今者天為財寶生與民鹽鐵輩護獄雅若利是擅羣國
不及四時之月大下悅民生之有海之有以一人自用之
頒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其遠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
火以濟其用或業以為其民或教農以去其害或創以除其弊
故周詩謝教之論云云之食之所以與覆導養為之求利者也臣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二　十三

性昧知理識無遠尚頗敢古愛民之誼時讀中字康我之言未嘗
不歎徒流大而此近獲今所弊相承仍紫朋邪之說大概陳博中文
數亭之論迷使遠方新奇開不歇德情重父以禦貫得兵顯嚴以受
財夫衆君王之義宜其寡失絕之稍執急實速矣語錄出以之客消
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於大以所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宋況有
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野有已遠流者歲於民不甚歲吉歲於府藏於
民者民欲而君富藏於府者司然而此貢國怨則示化有則民貧財
君無所為而為致盜使下以言為假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
而已後之為人在斯淵如舊使得入冬議可否以聞司徒禦尚書部
泯王經爾尚書郡總數奏行之可多寡爭不言首見大備或無可
但是坐部民理事行之則事遂用息司未至為之為所古之善為
治者莫不贍其勝達吉其遠厚及於後世于今照跡之今豈無遇

錢不致弊，役養少累，備在邸中，物約以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為用
君為若任其生產，遂其欲息，使是蜀狗萬物不相似矣。自大通訖得
思患生焉。下奉上慈，理為理情，然思忌既甚，思救之術，曷但起財不
調國。渾不害民，故分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取
在民之貢，左稅關市，稱十一之儲。故此與抽非利己也，因使既此稱
為身也。所謂像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
商賈給戎戰，賜四民暇，軍國取予用，各有義已。禁山澤之不專大
官之御，斂此四帛，宜為後宮之資。既閔不存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
之。將為所吝，惜其之本意，事有可吝，固以希濟生民，非為富斯藏貨。
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為然哉。是以後來纔因末之歲，時故先朝前務
小大以情降鑒之私，與復王業，然自行以來，與司吏追出入之關
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惡嗜高眼輕籍，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

誤。至使明是明識，庶卷其間，本而羅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為易
林。參論理要，豈依前式？謹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原，亦
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停，唯理所在，既稱之衰，實所謂助政興治
者也。可復其前，許使公私並用，川利與錢，尚書嚴為禁監之制也。
語不察，八座議寢。
靈太后時，前議鑄錢，以高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二銖
錢，曰：益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
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
秦錢重，改鑄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
二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
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
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

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與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
財之貴，詔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
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且，民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
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夷，遂虛國用。於是草萊
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說廟堂。而鹽鐵之官，邑有告緡之令，
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賦。皆計
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
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
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今寇賊未除，州郡淪陷，民物凋零，軍國用
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
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
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

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
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
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算，究錢官損觀其
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為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為否，即乞施
行。
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曰：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
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
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
圓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孝遂有輕
重之異。吳蜀兩通之錢，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
文，乃急在銖，其中並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小大之品，竊尋太和

之錢。高祖留心物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荊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屬樞衡，庶竭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行已冬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為用，貫繦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下四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鐶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

熙平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礦，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礦，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

孝明帝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強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無所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以為國，有所富饒，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

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贓非合推斷，許度二寺[illegible]帝王法臣等
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所貯鉛錫，斷送軌東市準價，所置監司
一[illegible]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者焉。
孝莊帝永安元年，有詔廢鹽池稅。長孫稚上表曰：臣前進鹽官，[illegible]解河東。
[illegible]而[illegible]消減[illegible]以一[illegible]之利，軍之食也。[illegible]論鹽稅一[illegible]準
[illegible]而[illegible]，昔高祖昇平之年，無創鹽官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亂俗。
[illegible]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
若實天產[illegible]而均爲以理乎。臣已輒符所部，依常收稅。
時用錢稍薄，御史中尉高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政，
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
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
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

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
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
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二十六文。
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
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
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
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
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秤，皆準市秤
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
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
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
一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

府太府[illegible]十千，給四時[illegible]上言：[illegible]一州諸山，人有銀坑採
之極[illegible]，歲可得數百萬貫。太宗[illegible]朕貴爲天子，是事[illegible]無少乏，惟
須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勝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
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擧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賣銀坑以爲
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
二帝好利賤義，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勅放令還第。
武后時，鳳閣舍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illegible]臣聞[illegible]當[illegible]強兵[illegible]不用山澤之
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度，[illegible]當[illegible]勤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
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劍南諸山多有銅礦，採之鑄錢，以富國。今諸山皆
閉，官無採鑄，軍國資用，唯斂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
委廢不論。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劍南諸州準前採銅，於益府鑄錢，收
當諸軍所須用度，皆取於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江諸州通運，散納荊

衡汚邪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倉運委輸於太倉。此皆順承兼使無所勞
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都倉廩。此之一擧，百姓免於賦斂，軍國大
利，公私所切要者。非神聖大[illegible]用無窮之[illegible]
此也。臣某言：臣伏見聖母神皇[illegible]想至[illegible]於禁制[illegible]
戎[illegible]不[illegible]臣[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軍
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當軍糧[illegible]過甚，太平[illegible]未[illegible]安居。臣忝
班一命，庶幾仁[illegible]不敢自見[illegible]不言，可以不[illegible]誅。臣區區上
奏，冒[illegible]伏待[illegible]以待[illegible]匪言。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illegible]不可尺寸
抄勺而均，乃爲錢以[illegible]五銖[illegible]民鑄錢
下百[illegible]秘書監崔沔
下以[illegible]計[illegible]伍度[illegible]私

錢以利鑄而啓惡者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覬利矣

劉秩請禁私鑄錢議曰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有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詞之蠹臣雖蠢愚識不爲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錢刀爲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之銅價頗相懸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之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今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代宗永泰元年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德宗即位楊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書三百人奉給其間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臣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數爲與賦斷其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焉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興元間於行在奉天瓊林大盈二庫別藏天下貢奉之物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

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滿欲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

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

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鑒歟？眾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眾。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

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

冐以聞謹奏。

贄爲兵部侍郎上奏曰。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汙清時。虧損聖代。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貞元四年。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九年。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於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竝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特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左補闕權德輿上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容爲

德宗時。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費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冶旁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

理財

唐憲宗即位後因德宗府庫而性儉約節用四方進奉并破劉闢李錡沒入及于頔王鍔進獻錢帛益盈充積內藏學士李絳嘗從奏疏以臣聞王者積之於人霸者積之於國尋常之君積於府庫陛下以超邁英豪嗣膺寶曆躬納貢山澤必內宮掌事冠百王德邁萬代可書之事成不諱之朝今內藏積財者必納帖頔進入之無不同聚斂之由方鎮皆聚斂於今以進獻為詞因緣奇盜半入私家百姓積怨兆人興謗殆非今日聖政所宜行也又錢帛[illegible]積之宜居之則物以騰踴帛是衣著之物貯之則歲時損爛此非出於人力匪從天生積難得之財成無用之弊聖心所宜留念伏乞天恩量留所用之所要使制作移用之所費三倍已外悉付所司編錄用者有數即稅寬於外以令疲人蘇息內以表聖政先明存之節甚是示後嗣上喟然曰朕豈不知積財貨為不急之務受進獻非至宗之意取祖宗理化之所法令賞罰不行令兩河州郡之賦是中夏貢賦之地四五十郡國力不及朝覲久廢征討未加又河隴郡縣沒於蕃戎列聖降慘過近郊朕方欲練智勇之將刷祖宗之恥是所用不役於人儲蓄之由盡在於此朕所以身衣澣濯不妄破用親戚賜與纔表誠意而已且漢明帝云我為天下守財寶豈得妄用耶誠哉是言卿當悉意此懷

元和六年上問戶部侍郎李絳曰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元和中翰林學士白居易論和糴狀曰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處和糴令收鈔錢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人倘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價加於時估[illegible]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以本請和糴[illegible]利害之間[illegible]令和糴之辭行此之便[illegible]於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自裁之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解斗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為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折損所失過本實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解斗既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覩臣頃在學官曾欲具此人病聞于天聰疏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列在部官苟有所聞合陳獻況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苟緘默隱而不言豈唯上辜聖恩實亦內負夙願伏慮愚誠不至[illegible]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村百姓和糴之與折糴[illegible]則知臣言不敢苟耳伏惟陛下以勅命已下難於[illegible]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便人唯求利物[illegible]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illegible]具奏聞

監察御史元稹上錢貨議狀曰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減

稅則國用不充欲作皆則人困封甚皆由貨輕錢重徵稅暗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右閏正月十七日宰相奉宣進止如前者臣以爲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徵稅之前也既奉問言之又以爲黎庶之重困不在於賦稅之崩加患在於剝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節令之不行今天下賦稅一法也庸調一賦也然而廉能在之則生息貪愚在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徵稅暗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朱砂繒綵巾帽以相市[illegible]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又得人則理[illegible]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爲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蓄帛以貽子孫者高傳廣構以識事宅者彼之津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illegible]則皆益以易貨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二節之獻彼之營益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既百姓賦斂之百姓也而財國家之貨財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損之在我而已又何必藏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欲思成我之[illegible]得哉今陛下初臨億兆[illegible]宸錢[illegible]大定不時之[illegible]又時運別進之名絕[illegible]私節傳宣之路[illegible]寇之路深賦斂之刑[illegible]之[illegible]擇[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則百姓[illegible]安不改法而人理矣至於今日錢幣之輕重者[illegible]錢或禁私鑄或[illegible]或禁埋藏或禁銷錢[illegible]禁[illegible]積[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之弊[illegible]而或損或益[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改古[illegible]元元和已來初有公私

嚴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君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時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壁欺濫遍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賞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illegible]今[illegible]之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貨[illegible]之議論何實豈待愚臣[illegible]竊古人之見自猶革弊之術哉

行尚書[illegible]方員外郎韓愈上錢重物輕狀曰右臣伏准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錢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綿絲百貨之州征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者入以草粟租賦悉以錢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illegible]錢以爲[illegible]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賣一以銀[illegible]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illegible]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

穆宗長慶二年戶部侍郎張平叔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
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疏令公卿詳議兵部侍郎韓愈論變鹽法事
宜狀曰右奉敕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
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
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准舊例支
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
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
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
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
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
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常數何有倍利

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
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
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
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
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
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
假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充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
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鹽使誰其糾之亦不可
為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糶鹽一萬餘人
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
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
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
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不
下十萬貫未見其利而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
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
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
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
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
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
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
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處或
不登此變法之後祗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腳價用五文
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
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猶二十六所長補短每斤收
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猶須出三十四則是公私
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積數甚多
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若有益乎平叔又云至及寒隨時併
名軍牛驢擔運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
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有無錢
齋條之後方得脫放其間諸請受又須待其輪番不用門居
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

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擬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緣既有巡院，請并劉留官吏於鹽務要害守隄，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停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鹽官守所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鹽之弊；今又減置人數，欲能私鹽斷絕，此又無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起不足，請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皆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啻百萬家；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但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疋直錢三千；今絹一疋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追，見必無歉遺之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下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兩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侵奪，輸官稅後有羸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蘇息，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眾多。見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謹公事，所由浮詞去富家無人糶鹽，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使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實百姓，今其敘甚悉，更流云令責實戶，據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illegible]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辨與不辨，並須納錢，遲違及請條件，觀察使以下，各加罪譴，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以一軍諸使覓職掌把錢

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今所在官吏嚴加覺察。如有違犯
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州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稅
為官雖益于父利潤也。使牟利比百姓貴則私販。今既尊其[illegible]
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其計一
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貨。盡
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得平叛亂。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
請今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兩在。狀聞[illegible]人等不收
奏狀一上。為賣官司軍戶鹽商有隱漏。准府縣例封決。其賣
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打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
不知鹽鐵所獲幾何。而害人甚大。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參限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上書曰。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
諸州銅錢尚六七十萬貫。請度言事所未有銅錢。各與六七萬錢。博市
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糴穀麥於昇鄂饒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銅
錢既不足。行誰以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鎔鑄為農
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
端拱二年。戶部郎中[illegible]權山行放法。奏曰。臣伏奉中書宣旨
處分。訪聞茶法。其權小通商各有利害者。臣才識踈淺。預聞天
問。臣[illegible]謹具權山放法利害。仰對大問。惟聖明察
之。伏以茶貨之興。其來尚矣。資民生國。利之功博。為權山放[illegible]
課之制。雖國有慮。創茶法流行天下。[illegible]姓所觸遠近而
俗。今數議者言論茶利害。焉有二焉。一曰權山。一曰放法。歷代制置
雖或不同。然要而言。則權山之害。深於放法之利。庶也。然而除司邦計

之資。必曰利[illegible]山。大抵官利。倘使放免。徒利茶商。以盡生之常
趣。近世之弊。去德傷大體。惟務通貨者乎。今請一二而言之。夫兩國
上權小。澤是謨。遠民以從多事於國。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孥
勞生取給。[illegible]惟茶是時。公室衣食之源。日削採造
之役。或遭[illegible]又復兼以生貼田畬之力。辦課程。物產
既空[illegible]之處[illegible]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弊
一也。[illegible]公私追擾。獄訟繁興
大則破[illegible]太半罷茶。朝禁夕刑。繫縲
相[illegible]於無告。株連禍結
莫甚於[illegible]及夫
創造[illegible]有進[illegible]茶園[illegible]歲
有荒廢者。年[illegible]破[illegible]為流竄。追呼覺察。已失

課程。雖欲改張。[illegible]及。其弊二也。臣按唐史。敬宗朝。宮中營造。庫
藏闕討不充。王播希恩。請增茶稅。[illegible]起自千[illegible]
廩俶於今。殊傷國體。載於上。計其利幾何。未見[illegible]已去。欲怨矣。至
大和九年。鄭注使王涯奏行榷茶之法。江淮間百姓茶園。官自造
作。分命使者主之。百姓公私[illegible]行。是時上有盡數。使臣入山[illegible]耳。
其後甘露事發。王涯見誅。吏臣請王涯欲希恩幸。首困蒸人。然而
實身無[illegible]一間。將其族而屠其閭。但非鬼瞰神譴。實斯禍以德之事。
前史書之以為鑒戒。[illegible]及行[illegible]
惟茲茶法[illegible]榷山之制。行放法
之條。[illegible]稅利[illegible]
[illegible]郡縣[illegible]
[illegible]事物[illegible]營

地利愛養者[illegible]封殖與[illegible]護山澤，十年之內茶貨大興，通商惠[illegible]，
王賦增集，其利二也。榷山既放，[illegible]減除，使人而義[illegible]必[illegible]盡[illegible]而
民捋不犯，普天之下實[illegible]刑[illegible]利，月[illegible]生[illegible]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
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經涉河洛，方舟[illegible]經[illegible]，為[illegible]風濤沒溺，
官吏蠹偷，陪失茶綱，比歲常有。若行放法，此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
榷買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出賣之際，則太半陳
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榷山，任民買易，則國中永無棄
貨，天下咸[illegible]新茶，[illegible]問公私，實為要道，其利五也。或曰：國家制置茶
法，盡有歲年，一[illegible]通商，大虧國計，縣用不足，其將奈何？對曰：聖后當
陽，救先急下，將建無窮之業，非急一時之利，況[illegible]變法，未見虧官。榷
放便宜，謹條件如後。

榷山

一、天下郡國所出茶貨品類至繁，且以湖南一道所出茶貨約度
為準。訪聞湖南小色茶每斤官中榷買用本錢二百二十文，[illegible]
運支費約破錢一百文，[illegible]
[illegible]官中於地頭出賣計收錢九百六十文，除算出本
錢并[illegible]剩錢共三百二十文外，合收淨利錢六百四十文。其淮
南兩浙江南等道茶貨雖出賣價例或不有不同，其所收淨榷
茶貨利大約不殊於此。國家所榷茶貨歲月漸深，即有減價出
賣者，遠年陳積不堪[illegible]用，[illegible]今許刺延，且將天
下一年所納茶[illegible]收[illegible]，及部合計若干，
於地頭出賣[illegible]錢數合[illegible]若干，[illegible]門[illegible]折出
遞年減價出賣及[illegible]利合有若
干，如[illegible]錢[illegible]不能及六
百[illegible]文。

放法。

一、國家若放榷山，任民買賣，理財之道，宜通視天下。諸道州府出
茶之處，請各於緊要地置立務局，其茶付雜山場之日，不計多
少，每一大斤茶戶納錢一百文，茶商納錢三百文。茶商出賣地
頭，更納錢二百文。其茶商所賣博買茶貨金銀匹帛等，經歷縣
買茶處，向外州郡，其州郡又依例納稅。據而言之，即官入茶[illegible]
與榷山之日所獲本利不相懸矣。或曰：朝廷改變茶法，貴安利
民，若茶商茶戶所納之錢過為繁重，當惠下之道也。答曰：榷山
之時，商客買官茶一斤，計用錢九百六十文，改法之後，且約將
錢四百文為茶本，四百文納官，都計八百文，若更將一百六十
文剩錢納官，方只得榷山之時買茶舊額，況放法之後，民皆取
使，既絕官司上下流擾，又免官中陳茶。既山場買賣，得一色新
茶，商販之人獲利[illegible]，吏命納錢，商旅[illegible]，況元出茶本，以榷
山之日，[illegible]未登[illegible]者[illegible]，又茶戶賣茶入官，[illegible]茶或將遠
年陳惡雜物折除，或得低價[illegible]色，見錢然內經歷官司，動遭刻
削。茶稍低下，即被焚燒，逆于住場，[illegible]向納令。既改法，將茶貨
賣與商客，且約得價錢四百文，除[illegible]百文納官，尚有三百文
見錢，比榷納之日所獲利潤不可復說矣。或曰：官中所取茶租
若加重，是民於茶價[illegible]，[illegible]於人使害。答曰：茶者
食物，天下所資，日用於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價例[illegible]官於時
為在昔，[illegible]今[illegible]之時，既節級增價
商人轉賣，必價稍貴[illegible]有[illegible]既無害[illegible]
不擾茶戶，譬之[illegible]雖[illegible]

一今國家大要務崇式洽民心所慮者賦入不登或虧邦計。今茲
放棄其利略然舉而行之實久長之計也。
二榷山之時爲販鬻無令既放使民皆自便。普天之下茶貨流行
利入公門。必當倚仗商人所到州郡賣茶納錢[illegible]
宜令本處[illegible]易置支曆逐時收管。候年終上計考校課程。
三國家歲用之費不可令闕。宜計度逐年所支費多少。據今留數
目令折稅茶戶依舊榷納或處折稅茶數目皆粹逐年榷納[illegible]
盡。即可據所須分爲當唯令茶戶三年一次輸納庶均[illegible]
黃通行。
切以理財聚衆聖人之大業。興利除害有國之常規。國家[illegible]
先宅中土交備應務歷數于茲。大道行而復隆。墜典缺而咸[illegible]
貨一節未行寬簡。豈不以羅壽至大賜用收康。將安區聚須資物力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三　十三
者乎。臣以爲司計之臣失於經度而致也。何則普天之下中外貢[illegible]
四海九州之利[illegible]市山澤之稅率。榷山貴務之宜利。一歲所入其
數幾何。郡縣拄撥[illegible]少府中禁之支費。六軍羣吏之[illegible]一歲
所出其數幾何。司計之臣苟能按經常調度[illegible]入以爲出。則國內
財貨可得而均節。天下利病可得而服習矣。其或匪聞度時支費
未能放行。計度但務克以困黎元。[illegible]財未見其可也。况茶貨害
政爲日滋久。倘從變法乾匪至公。舉而行之又何疑也。
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
利害。溥等言條目頗多不可以口舌陳。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
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
有司行之。其十七事下陳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郁中使[illegible]
書[illegible]議。令中書擇其事實利益之[illegible]致發[illegible]溥等白公綜錢[illegible]

侍禁殿宜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
等。若文章學問[illegible]不可責。若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illegible]
必周知根本[illegible]以顏色引令詞陳必有所益。恕等悶默[illegible]
守所患[illegible]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寔[illegible]夫子入大廟每
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問國家歲入財貨
於唐。唐中葉以降漏錢[illegible]入公從下陝上[illegible]經制[illegible]
未有代爲得即[illegible]太平[illegible]惠也。因召恕等[illegible]以職事
廣。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illegible]
凡[illegible]蓋繇其相。臣等每舉利權。朝廷必以優恤[illegible]
不狂[illegible]亦所不達。臣等[illegible]
不足上稱聖旨。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事守規矩。終不[illegible]
長策。大抵順析[illegible]。且如京城倉庫主吏[illegible]一[illegible]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三　十四
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貨財貿給轉徙講究。此臣等之過。豈
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
真宗即位。西京左藏庫使楊允恭言[illegible]民田之稅
昔輸銅錢之一。今輸鐵錢亦一。而[illegible]
五。行用交易銅鐵錢之十[illegible]以民入田稅以一[illegible]
其一[illegible]四矣。更[illegible]得五[illegible]後矣。其
具矣。臣在先朝嘗陳其事。頗變法以救其弊。先帝方議行之。會晏駕。
故役而[illegible]陛下纘成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因餘[illegible]
千[illegible]遂運于[illegible]鑄[illegible]
用均給。不十年遂用銅錢矣。
咸平四年。秘書丞直史館孫冕[illegible]
擢在京入納金銀錢帛。則公私[illegible]南因以南

荆湖通商。歲至平額稍敗川到永折中雖辛。略邊中納金穀實之官庫。且免和雇[illegible]支撥民戶買賣涉遠。如荆湖運錢萬貫。往南[illegible]送金幣邊。則官[illegible]旁何當數倍於是吏部侍郎[illegible]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令若通[illegible]賣官鹽[illegible]之[illegible]。

真宗時。同鹽鐵判官俞獻卿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illegible]穀帛之直。[illegible]倍於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已下。桑葉未吐而和買已[illegible]兼聽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illegible]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富庶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精選[illegible]增減較然可知其利[illegible]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大患不及者而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

仁宗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言通商五利[illegible]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illegible]。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或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錢[illegible]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illegible]五利也。

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illegible]至江浙荆湖。[illegible]吏并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亡戶貧困往往起為盜。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知制誥丁度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奪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建安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商人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中。[illegible]食不足[illegible]刑。華芽木樂私不得[illegible]貨又加之罪。縣[illegible]利厚利重貨[illegible]濟國用[illegible]隱。於故非章[illegible]支費用甚大[illegible]深。刻剝困居資[illegible]之名。官[illegible]名數。刻害都[illegible]建國以來法弊輙改。[illegible]詳改法。[illegible]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於前藁。官[illegible]族坐以買[illegible]販下[illegible]之際[illegible]切當。[illegible]言茶利所令以[illegible]祐元年為[illegible]錢五[illegible]九萬餘。天下所售[illegible]

并本息歲課亦秘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秪收稅錢自及數倍即雜稅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監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貨有定課征稅無類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將管民鹽鐵去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

寶元二年三司度支判官宋祁論三冗三費奏曰臣伏見西戚叛逆未即梟截中命將校營飭邊陲陛下日旰憂勤將相謀議內經聖慮旁咨羣議臣識不肖竊用感憤以為勇夫行外儒者計內合為盛畧以行天誅則跳梁小醜指期盡殄故敢妄陳所見以佐萬一臣聞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産易聚人今在書八政誠聖人所以一天下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蓋入為據故天子不得私焉傳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一歲之儲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凋困其故何哉良由取之既殫而用之無度也臣不能悉知朝廷之經費且以臣素所見者言之何者天有三冗不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而更欲興數十萬衆以事夷狄無謀甚矣陛下誠能絕然遠覽端見根本去三冗節二費專備西北之屯爲可曠高枕無遺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無仕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而無定[illegible]三冗也不去不可為國今陛下下詔於州縣自今二[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吏如舊其在寺院為徒弟子者總還俗[illegible]歲度而[illegible][illegible]若干僧尼道士以為常人且今後來[illegible][illegible]耕織夫婦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今天下廂軍不揀[illegible]

廷彩悉皆校試[illegible]其所費[illegible]歲費鉅萬數口之家[illegible]自處於是相競逃從為盜賊者不可勝算朝廷每有夫役更藉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艦以號役方且別給口券閒豈賜錢端相率來便明矣陛下若敕天下廂軍今日以後除州軍須要防別留三百人自餘更不收補已在籍者許備役作如此則中下之患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率常以十二加之遷代罪謫是以然之今則不然一官未缺十人隨逐紆朱尚緑紛紛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夫何得不爾進官何得不減陛下誠能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自今以往門蔭流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使有明計員補吏內則省息奉廩外則靜一撓擾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於[illegible]貴麵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皆計而主者方務利於欺隱故奉行崇尚峻於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illegible]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為陛下上尊天地宗廟[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王幣使有司端奉而奉之歲時而為之足以[illegible]福於[illegible]何必過為繁費所屑之求哉[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小人邪神而獲利耳陛下若斷自聖慮取必不可罷者使[illegible]本數以奉[illegible]有[illegible]則有度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illegible]或增置[illegible]所給三倍[illegible]一雖[illegible]謂之供養[illegible]不[illegible]倚塔願[illegible][illegible]闕[illegible]民[illegible]

節度不隸藩鎮貪取公用以濟私家於是尚相之建議當遂覆成陰
師也。公用之設所以勞衆而犒賓也。今則不然羅點大臣奉功使之
安民郡邑皆當公用取生人之力爲兩助之奉養坐縻邦用莫此爲
甚伏望陛下寶惜名器使授受唯才。自今非有邊功州縣師也者不
得建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一貫節矣。三冗已去
矣。三節用度必儉。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
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飲膳無益無規請自衆興始。錦繡珠玉
不得貢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釐廛民業日豐人心不搖財役可
舉遵神風行雷厲欵局西河蘇亦成數可玩之股掌中矣。豈與今日
謀求財用辨鹽権苦爲歲成之計者同年而語哉臣誠狂妄不曉禁
忌輕進退黜惟陛下恕其愚。
寶元間戸部侍郎員某論國用疏曰臣聞四代而下莫隆乎漢漢莫

盛乎文景觀乎國用亦以足矣古者什一而稅漢氏行田賦三十稅
一而錫賚與戚動以萬計。牛酒布帛米肉之賜屢至民間是時乎屢
分負租稅半入縣官匈奴寇邊諸侯連稱兵革數起衆魏不絶官無
鹽鐵之利門無舟車之算。而民不告勞國用滋豐京師之錢貫朽難
校太倉之粟腐敗不食所謂之馬成群守閭閻者食粱肉。其故何哉
國家開拓疆宇倍圖億萬東南漸海西北亘沙無列侯之國幾無
民間之賜茶鹽金鐵之利。水陸關市之征權沽而稅榷酒而酤即山
鑄錢臨海市舶。一歲之入十倍漢初而用度猶未能豐羨非事勢
不足御取與之未至歟。夫民猶尚有羨。夫里居游手太半
仙釋之處無觀之耗有可之地又有。故元元困於
山蕪海就技列肆以遊其俗弊之
何夫文景之世賤商賈遏奢淫敦儉素之化下無佛老之

刑罰以息民矣父子相坐之律除誹謗妖言之罪耕籍田以勸農業降
恩令以消民利減服御損郎吏惜十金於露臺耗瓦器於霸陵代馳
道於蕃池人無禁錮之律焉無食粟之倖珠金銀珠玉者坐以贓盜
論故人人自樂趣本去末服勤務事百姓足矣君孰不足皇家休息
四海五十年間逍遙陛下天資淵默聖政日躋承二帝之基當文景
之辰四海拭目仰觀太平。伏願鑒漢興之盛隆聖宗之業去無益
游情擇良吏親務政儉以率下簡以御物儉則用足簡則文寬用
則生厚文寬則俗阜春秋之義上者體元以居正體元足以御大居
正足以簡嗜慾體大中則簡自至矣節嗜慾則儉自至矣繼文景
之治體春秋之義致爲善雖休勿休不十年間則國用充而風俗
敦厚仁義可行法令可措將與三代相上下豈止於漢氏之比哉
咏上疏文賞疏曰伏以年有上下禮亦隆殺先王正其歲會經其財

賦以民體國以時計用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視年之豐
耗量入以爲出故雖有凶旱水溢之變上無闕供廢事之憂下
無卒賦暴斂之患治天下者宜乎念之。國家體古立制裁義制規
有元元然後仓浴而犬戎御然而存食邊隅比年以來國用益耗至於
帑府齊於泰否市纖素於州郡溝瀆之家鹽鐵爲緡之聽行鹽之籌
爭爲翔湧之價貪夫之志益驕吾民之生益蹙爲倉卒之權頗設
太平之德元大祖經始七宗繼體陛下纂嗣至澤下流五十年間萬
國無虞山海之利厚取之賦可以濟散以應許若河朔馬之歷編
費塞垣而錢穀之吏便設權宜以爲陛下取之於藏天下待知取
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夫民返本如水就下之言登歲之日盛積之
時賞其賦五分蠲一則稱冀山積豈獨無年當年雲委何撫綏率
用取於一揭豈不在茲誠當各詔有司存殖耕用以足國之出入視年之

豐此。削冗事而正辭儀去擅室而統紀久無使漢道有雜霸之名。則萬世幸甚。

臣為三司使又上平貨雜疏曰伏以稱權諸王夏間出鹽鐵漢武外事矣。務乃與貨利剗二間質仰二中下一眾民用之蒙摧推數。貞元之際。復行茶榷。山海之饒。十於國矣。夫天地之利。與民共之。歲時於民非欲盡取。故曰民之不足。君孰與足。又曰百姓足。君孰不足。是君以民為心。民以君為體。未有心勞而體逸。支弊而身安者也。國家富有征稅。充物府藏。雖君王之心。務推寬大。而聚斂之臣。幾為苛細。見取累餘。不知紀極。至於海濱之民。食無鹽味。山居之人。飲無茶味。君有負殺。必與吏共。是網密於平民。而法窮於姦猾。雖二例。近年尤急。或增見在之課。或追已亡之額。或朋下給絡縣相剗奪。所入至微。而爭端鋒起。州縣之獄。自此殆望切爲陛下惜之。夫覺榷不可廢何以平其法。法不必急急。則民望於上。亦不必緩緩。則利歸於下。在任無爭之官。使循朝廷之意。削除冗制。務存大體。上不虧國。下不迫民。則政在其中矣。孟子曰。文王之囿七十里。人以爲小。蓋與民共之也。天以利共之。以道取之。以禁防之。以辭正之。然行而不害。雖禁小禦而民不爲怨矣。

慶曆三年。右正言余靖論河北榷鹽劄子曰。臣切聞臣寮上言欲榷河北鹽貨以收遺利者。臣切以前歲遽宜已罷。河北之民。接累艱難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常言幽燕之地。陷於胡虜數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者。蓋以敵之法。大寬於中國。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今者太祖皇帝所推恩惠以惠河朔。前逐鹽禁。正欲收稅。今若且推絕貨必騰踴。民苟怨嗟。將何以伏緣河朔土多鹹鹵。既地不生五穀。惟刮鹹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之。便須逃亡。臣恐

若禁權法必然。民怨嗟非國之福。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將添長鹽價以救民怨。

行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將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元是九應以此人所得并有科配賴運之剩羊由官吏擾之。今三司乞準錢數於東南劍例及以數帛田畝。則南方產鹽並有剩錢。因此民必無減難於淮南近歲舊爲錢荒。不知紹寧錢在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還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堪。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甚微。外處取之為害不往年李定已進羨餘。剗剝疲民進奉。至今南方皆怨。此今年淮偷大害。初得臣以救旱為由。民間困窮。元無擁存。而紹寧欲若有進奉。伏乞別降旨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持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糧斛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若涉擾民。則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且乞直拒而不受。以戒朝廷内外方昏掊斂之吏。求媚之意。

熙寧五年。蘇軾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改鹽法。諸本務核其害而爲謀計者未深思遠慮。究其本末。以知國利而不顧其害。方一二大臣偏於改作之時。惟其所欲。為所輕信。暴快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為在異之人。或設刑名。禁其論議。常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嚴。吝而忍默不肯言。小人畏法畏罪而不敢言。今行之逾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今之太峻。勢難遽改。不能遂改。而士大夫雖知其事者。但嘆息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疏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深內叩。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即須言路使前密以徇已矣。今改事無為峻法禁絕

人言中外臣寮不喜聞說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今壅民之口已於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illegible]
見臣亦聞方改法之時朝議已定猶遣差官數人分出諸路[illegible]
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illegible]
遣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此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illegible]
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求要一審狀
[illegible]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蓋初以[illegible]信於合施行太[illegible]
令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惡莫大於遂非[illegible]原乎不改臣於茶法
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illegible]古之為[illegible]者蓋人得[illegible]於道商旅
得議於市而工得傳言於朝此為山西[illegible]議者謂茶之[illegible]法[illegible]
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減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illegible]
兩荆湖西浙數路之[illegible]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illegible]

奏議卷二百六十二

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illegible]
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民利
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之盛亦分四民以相利養今
乃斷絕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illegible]茶之稅
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illegible]不登則傾敗國用此其
為害三也往時官茶[illegible]入[illegible]故茶多[illegible]遍行天下今民自買索
須要真茶真茶[illegible]多販又不[illegible]行故近茶
之處頗食貴茶遠茶之方[illegible]更無茶食此[illegible]為害四也近年河北
軍粮用見錢之法[illegible]入[illegible]三司[illegible]於諸場
務中擇近上場分[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算請今場
務盡廢然猶有舊[illegible]河北和糴日[illegible]來場務自明年以
後鹽茶皆盡無可[illegible]河北和糴貴買見錢不[illegible]客旅[illegible]

不[illegible]東[illegible]河北和糴必不[illegible]此其為害五也
一利[illegible]放和錢以救其弊此特寬民之一端
耳[illegible]特[illegible]議之臣不護前失若思
今[illegible]之[illegible]許人獻議亟加詳定
術求其[illegible]不失祖宗之[illegible]伏待罪責
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張方平論河北榷鹽奏曰臣伏見[illegible]
產鹽貨[illegible]
利[illegible]
且欲[illegible]禁止諸州小鹽[illegible]
濱州[illegible]民必[illegible]何者河北一路[illegible]出鹽外其[illegible]
等十數州地多鹹鹵不可耕殖民唯以煮小鹽為業衣食賦稅皆仰
於此若禁斷一日則民失業散而為盜所廣非細近因朝廷指揮

奏議卷二百六十二

下本路都轉運司[illegible]事雖未行民心已[illegible]況本路諸色[illegible]
中久未各已定[illegible]額每年所入課利數亦不少今雖改[illegible]
商旅未[illegible]不來[illegible]將年額未必增數[illegible]轉運使魚周詢[illegible]
其利[illegible]不可行而止乞增[illegible]臣切謂[illegible]於
害最大[illegible]且乞停罷[illegible]朝廷已議不[illegible]
或[illegible]知亦乞[illegible]下[illegible]入[illegible]以朝廷[illegible]來比用[illegible]例
不復行榷法[illegible]人各[illegible]
方[illegible]又論民力大困[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利[illegible]入之
[illegible]以[illegible]元[illegible]增[illegible]
歲給錢[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代以太祖
皇帝[illegible]北[illegible]暫[illegible]及
十五[illegible]

兵[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平太原備遼[illegible]兵[illegible]志往
被兵燕薊契丹兵不過四十萬人先皇咸平中備遼賊禦北虜募
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illegible]汰[illegible]為地牧馬地節
新民[illegible]
[illegible]
遂得呂兵因國者無[illegible]之[illegible]
矣向因表裁阻命始籍民兵係手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
[illegible]
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illegible]
[illegible]頭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荊湖福建等路[illegible]
十[illegible]內外所置禁軍[illegible]萬餘人[illegible]兵且
百萬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列于數遂留

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迨今七十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
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illegible]府庫而此冗兵在於
姑息優驕以[illegible]成[illegible]然凡上[illegible]唯恐招置之不
多也且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人為少此無它耳各
苟及身之安莫為經久之慮也夫苟且[illegible]下及身之謀經久者陛
下國家之計今負販之夫猶汲汲於[illegible]之備安有屬不經久而可
以保天下者哉[illegible]歲以來三路入中[illegible]支給緡錢常[illegible]一千
萬貫上下[illegible]如此何以枝梧臣[illegible]百萬不為盛歲之
百萬不稱損[illegible]官六千[illegible]則廢事[illegible]監牧場
務宮準課程以[illegible]貫[illegible]牧[illegible]三[illegible]遂[illegible]官將
宮幾何冗數所供三路一歲糧草之[illegible]閑之
出也況[illegible]之[illegible]言遺利以稱[illegible]財材盈府國事安危繫

之而已矣[illegible]以前只在[illegible]用無[illegible]何
以備[illegible]近約[illegible]年在[illegible]圖
敦發[illegible]以[illegible]撫[illegible]以[illegible]有智
者亦恐難以盡其機兵[illegible]敢所[illegible]社稷之福[illegible]
陛下才仁威德有以威服天地降之以[illegible]報之以有[illegible]九民之
所賴也若觀諸人[illegible]其窮[illegible]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書臣前
奏審知計議裁於聖斷早為之所[illegible]累年之後如[illegible]錢
則為不及矣

理財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食貨論曰。臣聞食者生民之命。貨者百用之權。興自古初。世所最急。神農氏始辨五種。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知粒食。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立交易之法。而世之財用不足。唐虞堯舜繼之。設井授時。布政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天下之美利備矣。六府孔修。九賦懋遷有無。萬邦作乂。周文王在岐。制田爲之法。逮乎七之政。均土地。建什伍以稽其人衆。而井牧其田野。以物地事。授地職。而令貢賦執斂之事。蓋古之王者所以制財用之道。惟田及山澤爲正。其百工商賈衡虞之賦。以其浮食夫本之民。稍罰而抑之也。自周之衰。屏民失職。經界廢壞。繇役橫作。秦知所以必改之可以權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急耕戰之賞。尊獎兼并猾詐之人。棄削王制。務爲一切深害偷苟之政。至始皇二世。收太半之賦。征戍轉發並起。勦絕蒸民之生。天下愁怨。遂用潰叛。漢氏懲秦之弊。務安百姓。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景務循儉德。節用而愛人。四方和平。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盈溢。府庫皆餘財。人知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恥黜辱。及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作。七十年之積。未幾而竭盡。征戍交起。天下共其勞。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百姓既敝。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而言利商功之臣。析秋毫分銖之末。紛然而進矣。於是設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筦榷酤。算舟車。貲積之下告緡之令。更造皮幣之制。天下蕭然然脚矣。以一人修心之故。爲生民萬世之患。是故聖人尊仁貴義。稱嘆儉德。以利爲賤。其意遠哉。自茲已還。掊摘適甚。損下益上。日削月朘。侵剝下民。以爲急功而非撫標王澤竭矣。在唐初世務以寬徭。天寶季年。國用浸廣。邊有立功之將。朝有專利之臣。盛甲相誘。交爲競進。故崇禮慎矜韋堅王鉷以聚斂而進。貴煩有徒。爲上聚怨于民疾痛。是時承平既久。民不願亂。而此數人進邪策以侵擾之。終爲禍首。以至衰敗。逆至德之後。兵戈不息。調發特倒。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賦斂多門。殊科異調。計司不能濟諸使。諸使不能責諸州。猾吏權臣。因緣爲市。津渡有率。堰埭有征。廬舍有稅。關梁有斂。乃至采章妓婢。配取傳馬。夫人之常情。與則喜。奪則怨。故先王見其與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然後民可得而有也。漢唐雖復利在侵剝。猶以邪未遏。獨爲聲。唐氏之賦也。異哉宜取無名。皆何異乎劫劃掠奪之也。與昔者明王之保國也。其經費制用。未嘗天降地出。亦自民而已。夫然。其所以御輕重。調盈虛。出入之節。備儲之道。必有術焉爾。大約唐制租庸之令。定於武德。而稅之法起乎建中。以鹽之利大於算。五均而成於劉晏。榷茶之禁。萌於趙贊。而成於張滂。進奉之名。起乎興元。于後則有日進月進之臣。方鎮羨餘之目。濫民[illegible]怨結。上恩澤不頒於縣官之經費。悉入人君之私藏。此唐氏制財用之大經也。哉制家[illegible]有[illegible]當之以[illegible]太平安樂。且五十年邊城取之於和糴[illegible]以貢功之[illegible]州郡災診。乞以飢饉相補。民無急征雜調朝令暮具之患。宜[illegible]舒泰。而乃公私二積不足。兼年不幸。仍歲民力困屈。所在倉廩無以振救。其由何哉。非以天下之民逐末而耕者不蕃。殺生之寡而靡之者衆。外則戎虜爲耗而供億無藝。內則兵校冗費而[illegible]廢法[illegible]不[illegible]欲編戶借王侯之服。爲教化有所缺故[illegible]入之[illegible]者之邪道[illegible]游手[illegible]縱解乎寡士。是故兼并之民。所鄉本食之路爲[illegible]而資以[illegible]無紀極矣。如是安取[illegible]日[illegible]既以聖人制[illegible]別其四業。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

至于把關舉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
得逾貴。故上下有序而民志定矣。在易履封象曰。履以辨上下。定民
志。其在節封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又曰不節若則嗟若。此先王
制禮立法。要在使人循於軌道而不過。使之故寡而事節者
不召矣。管子曰。使民于不得不為。本也。若乃上不能節用而
以游國之制度不在民之。則難為者之權術李悝之
地力盡實之善議論。諸葛亮之理國。是以有成也
清國利民之得策。荒邦容物之亂。可式可法宜於今者
纂論。
方平又上食貨輕重論曰。臣聞聖人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故
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羣生。保邦御世。安民制治之本也。
之用莫重於級帛。然聖人立成法以為天下利。作為貨幣以

而後養生送死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而不竭。貨貴而無窮
自從人民至于三王。未有不以輕重之法為政者也。通其變使民不
倦。因其天時。辨其地利。齊其人力。審其物理。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
事於其不平之間。然後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見。而輕重消息制於
君上矣。夫聖動而不齊者莫甚乎人心。眾趨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
故為動在乎令。息爭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累之。益
則抑之。羨則損之。衰多益寡。稱物平施。示之以予。一之以而
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
下之務也。以為寶。犢山攀之所產。毛附之土有
用之民。衆而之累者。大貝象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
也。中國之產五品之金錫絲織文采力之利也。未嘗之持
農之本。禮之會。飲之皆于官失代

乘斜調相循異在。貨物殫竭。生人困弊。然而論者不為之覺。帑藏不
為之積。其故何哉。蓋物有所滯。利有稽伏。開塞無術。斂散有司
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苟利奇羨。累年無稽。助詰毫少。萬里待報。
以至令下而弊起。法出而姦生。蓋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
故略大而規小。忽遠以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與有
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為也。臣愚以為今
夫民有鑿金之業者。猶知坐賈行商。乘時趨利。持其緩急。操棄其邑。
況於為國乎。況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
可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之孫國必弱。請試觀于唐氏
開元天寶時。不有此日海宇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聽事傳貴
而崇禮懷矜。羣蠻王鉷希意圖寵。剥刻百端。不能開通利涂而專取
於民。術法以弄。構斂怨以構禍。四方兵動。遂用傾危。實應永泰

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何歲凶荒。中外艱食。府庫無兼時之積。祭軍絕
饟。觀司百姓按穗以供之。方藏藏聽持而徵。命遍度法度。征賦不入。
郡縣殘戚。而劉晏掌租庸。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延院
京師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水旱豐耗之地。不浹日畢知。故食
貨之輕重權於掌握。而能通其壅滯。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患。討廷
議羨利國用周濟。下無擾民。民不知勞。故唐世識者以為自稱廉之
興。通其術者惟晏一人。故開元得聚斂之臣。不知阜財之術。宜取無
名害實權判署。故下困上虧。以致蹙而至衰。肅宗得計數之臣。能
明輕重之法。以理財通用。民獲其利。以衰陵而獲安泰。是知輕重平
準。理國阜民之本也。今國家賢材良佐。濟濟在廷。求吾劉晏。寧一。吾豈
曰無人。蓋者或任之而不盡其材。藏遷居之速。不暇經久之。謀以無
功刋懸。是何山之藏。海之源。積貨與利之多。而不知通流東

西夕餘[illegible]亦不知聚斂究竟盡之害而不知去此弊。意者任之而不盡其材。遷歷之速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而然耶。誠願朝廷圖任賢能屬以大計使得自選郎官已下至于賤緣。無限年吏惟材是用爲之官屬。得以輕重用事。而以歲効責之。必有管葛之材出焉。自然和劑齊物關市不乏貨用足而國力贍賦歛寬而民生安矣。[illegible]

方平又論國用疏曰。方今天下生民之蕃。四海山澤之富過三代矣。賦斂所入財貨所聚加厚於漢唐。內外無事無所縻戰守饋餉之功。大費無歷聲色之[illegible]。然民力益虧國用不贍。中家以下衣食餘[illegible]弊何由。蓋國有三蠹而莫之恤也。三蠹而不恤雖太公之經權管仲之計數。雖不能措國於安拯民之急也。何謂三蠹。一曰兼并夫兼并之人害農敗法。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獲幹山海之貨管林藪之饒。役利細人。以致富羡。規時輕重坐取百倍。不知民田力

稽之勤。而衣粟餘於犬馬。不知織紝紡績之勞而綺穀被乎土木。車騎騁佯於貴戚藩并之[illegible]過於府寺。因其富厚交通在勢。貨可以蠹刑可以逃。況所謂富中人數家之產。一身所奉從上農終歲之功。夫如是小民何以自存。農人安得不流亡。農人勤苦而不能充乎寒飢。故捨南畝而趨市井。市井之人利厚於富[illegible]竊而爲姦盜。姦盜日多誠農患。因是故民業益廢國用益屈。其禍由乎兼并也。夫富人所以能占而并之利。侵農民之業者。以國家不爲權財貨之輕重用貨幣之制度。牽其本末之遺。實[illegible]急之令。平斂物之高下。權出[illegible]而斂發。隘其利途使出一孔。均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無所生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細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食[illegible]力。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故其役[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公使之。[illegible]家[illegible]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是民[illegible]而君之有[illegible]也。先王制[illegible]其國[illegible][illegible]

室宇旗樂舞衣服飲食賓客祭祀之度乃至冠婚喪紀之式。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秩位尊卑咨不[illegible]數。所以厚其別也。至于制庶人之庶使之[illegible]是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衣食足而止矣。故使[illegible][illegible]之餘皆[illegible]服。無故不食珍。[illegible]帶不過緡帛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衣食之餘皆[illegible]以者也。其[illegible]枉者[illegible]直。救文者以質。禮義本於朝廷。風俗始乎京師。上行下效。其應如響。今雖未能反諸古。誠宜申四民之業。毋使富人奇財[illegible][illegible]同其宇[illegible]車馬[illegible]服[illegible]。宜益爲制度。[illegible]節之夫[illegible][illegible]之則易足。[illegible][illegible]則不爭。雖積貨財無所[illegible]用。且其貪欲之心知所止矣。上以厚[illegible]本。下以勸農事。使民有[illegible]而刑罰以省。天下由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在兼并之蠹矣。

方平又論[illegible]會邦計事疏曰。伏見西事已來[illegible]劉[illegible]備。天下[illegible]其[illegible]。凡百賦斂。至增數倍。當[illegible]朝[illegible]蓋[illegible]用[illegible]之際。[illegible]宜應急。豈可[illegible]以

爲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illegible]邊戍卒未能徹備。四方[illegible]兵馬[illegible]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必難復舊。何以付天下百姓之望。朝廷[illegible]以[illegible]條二[illegible]者。[illegible]寬[illegible]用[illegible]民力以厚[illegible]之備也。今[illegible]邊事之間。豈可[illegible]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illegible]於有爲。[illegible][illegible]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雖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用之官。[illegible][illegible]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爲國家生民遠慮者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識之士三兩員。就[illegible]司[illegible]使劉[illegible]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爲出。[illegible]貨物之輕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較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illegible]其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開陳。務要[illegible][illegible]速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續[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須[illegible]不須施行。所冀助國用付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illegible]平[illegible]奏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貨[illegible]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三司計臣專務聚斂爲富，曾之不思將貽累於國家根本之慮哉。故於去年嘗上言，乞於兩浙已上官員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議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推其輕重；度非歟之物，則適其有無；參究利害之源，剗革因循之弊，而冀寬財用，舒民力，助三司均節一般者也。自後未蒙朝廷施行，不測所以，雖之之意，今不乘達事之關急，講久遠之策，深惜民力日困，財用日虛。恐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此一年比並，仍與判官家一大計議，而知矣。如是而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惜其不爲之策。前所上言者，乞更賜詳擇。

方平乞地不禁，臥聞臣等伏見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有奇，是爲本錢，纔入又募入入錢皆有虛數，實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弊連歲貴悉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較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差官詢察利害以聞。

慶曆四年，知諫院蔡襄論財用劄子曰：臣伏覩陛下嘗三司細務詔書曰：使職無暴，掊而公須足，民無愁痛而國用登。又增錢百以利罪者與議輕刑。臣伏惟陛下視赤子有父母之慈，臨萬物有天地之施，不緣嗜欲而率斂於下，欲以足用，而良助於中，有以見陛下克己恭儉，憂民切至，德音屢降，所宜奉行，而姑固當少息。然而詔旨之出，未已供億之費，縻費事海內之間，仁恩是空言，府庫之遠，安在足以實之，殆勿民疾苦之心，天子未之事，恐合陳論，伏覩先賦

兵鼓討伐，點于吏戍，以致五六年，屢輒搜括緡備器械於是，不時之歛作，橫斂名色之賦興焉。害於民之臣出爲賦斂之吏，起爲民取，相仍益傷殘甚。供軍之制，作多門，任土之未有制，不一。金穀之敗，轉運府常答庫之司給無是制，府州未奉條法已行，郡縣承風急於星火，書符集事，殆無藝之感，贄于與吏通謀，力恣誅求之害，以致困窮，民爲之資有作者，苟得而必行，以饜其意，富者公當權者腱嫉，而不至破家，飛之若干家九空，呼天告訴之詞，爲人一民，康其本末皆在因緣挾私與者有之，爲身計者有一，如而推盡。江南東錢增原西蹂抹取銅等，東號西指，無爲有，或賜累或改貳名，或與或取其語，所以爭未日一般錢之利，不爲日後久遠之謀。臣切謂朝廷推賞不責其實之所致也。借屋租，賣官田，到江淮見錢上供，大商放使錢下於。況總於不產之所，於可之期。如此之類，三司之過也。借賃銀綿，緣浙以首溫却納錢，知爲物議高下，物估官取贏餘，如此之類，轉運司之過也。當不拘，貪苛不禁，妄爲退剝，故作留滯，殺牛納皮，仍許徒罪，官吏諸在吏者，如此之類，郡縣之過也。觸類滋長，不可殫論，陶陶生民，若在風濤之上；嗷嗷四海，偷爲旦暮之安。遠近之情若斯，國家之患未已。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又聞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是知民不可不恤，財不可不通。若專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則寡，其失則多。臣非不知吏員軍旅之繁，妬廟賜之廣，然而飢胡之費，而利襲冠之侈，常賦既不足充，貴利必當急取。臣又非不故興他民之務，言者之人，執高古之虛文，不適當世之切務，取其言者，以至者，下害於民，饒益既多，然去不貴。所可痛心者，明知無利，甘怨必行，幸可寬期，力爲督也。對古制下無而民不誅已而不者，未之有也。昔吳

武帝連事征伐，算及舟車。四方竭殘，人棄穀殷以生，下衆痛詩封富
民。倖雖僅安全，而劉氏之不仁者如錢唐。德宗朝盧杞輩等為刻剝
稅，務就櫃別斂，使追括虛于各都，下尤甚。涇兵以怨從入長安，駐呼
市令用此藉以。臣切思今日之事，兵不得已而用，財不得已而求。然
廣唐發危亂之習，檀鍾暴施行其故，復寇盜來于干戈未息，或百姓
之心想動觸天下之計如何。伏望陛下幾詔書之言推實惠於下。民
不勝困在猜猾郡縣撫養之人。利才可遵在傳才錢穀通訊之術，而
入之賦有常而所費之數無極，則出太冗而節爛費所得奎薄而斂
怨至深，則去小利而存大惠。上下相濟公私兩便。伏惟祖宗不拔之
基全付陛下。朝廷更張之事更待何時。願陛下申命大臣各求策畫
以斡家之術而憂國，以恕己之心而及人。使百姓之心可撓，則天下
之計大定。言先於事多為迂闊之說，事至而無救陷危之禍。臣愛

深以拯意採文，望陛下倘賜詳覽，於時實有裨補。臣所言民間疾苦
及處事乖方者，形之于左。臣所聞所見民間疾苦，未敢備載，粗舉一
二條，所冀上達宸覽，知天下有如此事。其間起請者，乞賜施行。
慶曆間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奏陝西入中糧草等事曰：臣切
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更無定數，並支却京師錢帛。久
而行之，府庫損竭，又支移關輔二稅，往還上送納，道路崎嶇，百姓勞
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致使
元昊納款，未能頓解邊兵，慮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專遣路經略
兼計置糧草，都未曾專委。伏望聖慈指揮，更差朝臣四人充陝西
四路經略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稅賦利害，及開田營田等事。仍令二
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草數目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各
於京師支給見錢，以稱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度
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就糧草錢帛皆是
定額，自然各務尚須揀精騎養騎，及將營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
更多冗兵。既沿邊入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州軍駐
劄。其四路經略計置判官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略使及知州軍
等加歛，依此減省入中錢數及營田財用，不至虧損，即優加獎擢。此
軍國大計，乞聖慈留意。
仲淹又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號回。臣等切以西垂用
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兼數，緒夠官司屈之，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
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
置。若不委之經略帥臣，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鄜延環
慶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還差除廳
使臣公人等，任使回易。其收到利錢，照入省帳，攷附所有勾當人等

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將與相度酬賞。所貴
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仲淹又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奏曰：臣切見朝旨下陝
西衙塡同衛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
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
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官有遺人
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況古諸侯卿大夫相聘，亦有饋之，此則三代之世已
有餽饋之禮。何獨聖朝顧以為不合。臣今羈民兵一名，歲不下
衍費，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上。一
十八人之資，於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既令來逐州使命

之外各有點檢。每年春後遣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買鹽鈔宜備
之具。咸舊有白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聚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
來官務酒一升。就餅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副陛下享將校
之意。州郡乃將逐路諸處盡令減之。乃是宜如此。或謂公使錢廣
救貧乏物。極擾民戶。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今更出已
俸買物。衛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
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罷公用錢。並令依舊。庶協輿情
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時。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
知此事。近者極是當緘默。

知諫院范鎮奏乞二府通主兵民財利劄子曰。伏見周制。冢宰制國
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
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
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
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
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
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
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
司使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

知諫院包拯請選內外計臣疏曰。臣切見天下財用。窮年竭之。近自
明堂禮畢。賞賚繼罷。又行特給。支費浩瀚。帑藏虛竭。且朝廷所仰給
者。江淮兩浙。逐路軍需相繼。兼又茶法賤壞。商算不行。東南州軍錢
帛糧斛。自不足用。則四方歲入之數。所得幾何。今之總部。出者內則
三司使。外則轉運使。當此財用窘乏之際。居職者尤宜念求才傑之
士。得之興利除害。庶幾可濟。若乃上下循默。恬然以為無事。不務更

張措置。必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令有司以今
之一歲出入。較近年用度耗登之數。則斷可知矣。所有內外總計之
臣。欲乞特出宸斷。精加選擇。廷任能者。責以實效。庶免將來敗事。惟
陛下留神省察。

拯又言陝西鹽法疏曰。臣奉勅差往陝西與轉運使并范祥面議鹽
法利害。緣陝西自來本路轉運使備知前來鹽法。自慶曆二年因范宗
傑擘畫榷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衙前等般運。往來席往諸處
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所不
忍聞。其衙前估計家業每貫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兩席。以致家業已竭
而鹽數未足。深為之弊。蠹於逐路。前後臣寮累言不一。乞復舊法通
商。以救關中。則朝廷有司執議。終不施行。昨因范祥再行起請舊法。
臣嘗知永興軍。見其為患之甚。因乞依范祥擘畫。用通商舊法。令客
人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儲。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榷貨務六
支官錢。兼寬得諸般差役勞擾。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
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忌所不樂。而議者以其歲入課利稍虧於
前。而横有此議。乞復舊法。若舊法一復。無疑倒為害淺深耳。
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若復舊日禁榷之法。雖暴
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苦。未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
而終為大害也。若許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行之。必復
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可勝其利。是先有小損而終成大利也。
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恤民為本。今雖暫有所闕。亦當持經久之計。
豈忍爭歲入數。傷已行法。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輕信横議。不唯
命令數有改易。無信於下。而又欲復與前弊法。但聞中生靈何以措
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illegible]

損以致異同耳。臣因非惟其往來之勞妄有騷擾實亦耗國家。其事勢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大患。臣欲乞催到陝西相度如沿邊近裏州軍糧儲有備錢物可以那容得行新法公私未至大害其間或有未便之事即與逐司將通商舊法與今來新法公共從長商量損益且令通行。如沿邊糧儲闕乏公私爲大不便即具畫一事狀乞朝廷詳酌指揮。

至和二年。殿中侍御史趙抃論奉宸庫估賣物色疏曰。臣切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所寶等物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並係朝廷寶秘之物。令一旦即行估賣際損國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達虜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況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損浮費則用度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爲國惜體。所有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嘉祐三年度支判官王安石上書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

七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財利疏曰。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苟遇饑饉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癘疫繼見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爲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爲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爲有之而不爲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爲輔佐臣以爲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奈何日復一日取過

目前而已乎。昔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談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此家國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尚不深以爲憂而早爲之謀。臣恐國家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將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illegible]靡察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illegible]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

民者未遇故數縣官之職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乃前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蹙，出者日滋，是所謂盡其原開其流，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奇法遠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因此小有所益也。然則為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原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滅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用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為人之所為，況其下者。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敘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為輔助司馬，押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為龔遂、黃霸，京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為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為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為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求之館閣，曉錢穀者為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為開封府推判官，二者業不同，遂命各異焉，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其能，使之少試之，積久以觀其實。其真偽，辨其臧否，考其功効，然後治之進退之，未必盡其所考皆循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群臣各安其用而為事業。夫官久於其事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為氏族，先帝除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首，豈惟恕之材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皆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致帝歷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為之，以為進用之資途，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夫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為煩而不省，以錢穀為鄙而不問者矣。又所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勾院，首一年見三司使下至判官，改易者編其名，或更歷數人。今雖有悟敏之人，令夙夜盡心以求其職，人情物態，纖細之事，猶捨之而去，得者意見各殊，則竊之所為一皆廢壞，況懈惰之人，因循苟且，惟知便身，不為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為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為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漸發運、三司判官、轉運使，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然後得補三司判官，皆久三年乃考，實效顯得為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如其績效，因其諸路監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就加之職名，正即轉運使為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不復任。以為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大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若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吳而用間而勿易其職。如此則提舉財用之官，莫不盡心於其職，不得以一他人。必務為久遠之規，其所以資益邦國者，豈小哉。全不必專為錢穀之吏以理財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入，然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

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漁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掘拾斛麥而費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採向刃而為寇攘者也。嘉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為笑矣。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好使用者專利而淫巧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寬其征以通之諸途。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居。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之人所重。而今之人所輕。非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粗食糲。官之百役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賈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

衆人。操濫聲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故倉廩之實。臣可得言。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徭則以寬民為之。歲豐則官為平糴。使輕有所歸。歲凶則先兼貸。勝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貲之數。如此則穀畫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之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偽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為之。在上好樸素而惡盛修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如此而戒之以工致為上。華靡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楛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

經用無不稱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它。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曰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枝。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為者。彼其心曰吾所以不日而遷。不立效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貽後之人。使為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土皆為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未布

於海內。戎狄窺覘於邊境。戎卒歲驚。四方多事。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款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安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奈何府庫之所蓄。繇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遽為專殺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灾。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富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切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未嘗有所增飾。飲饌衣服。四帷帳度之以用。不極精華。皆殊於前代而不更易。雖唐虞之上。階三尺。茅茨不翦。何以過之。方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囿服食

器用往往竊天下之珍怪殫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不復以數
華相尚以儉陋相嗤靡而好歛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
求無厭有司從不敢。甚者放給溥詔令以發府庫之財以託供奉以廉
賜宦官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齊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推窮聖明人過
不加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越常數不循舊規如郡君皇
女初生所賜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有識之人言先朝公
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做此非時未嘗輒
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訪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
十倍矣。讀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等猶不可況又過之
是以祖宗之積竭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廷度之什
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爲
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爲置內藏者以備飢饉兵革非常
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
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飢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
周內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illegible]狼而不支矣此臣
夙夜所懍懍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在
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無
[illegible]撥罰而不忌不待有功則爭仰僥倖而無廉恥道之所以不治乎
上下者凡以此也。昔[illegible]僥倖者[illegible]命歲之待者因君亦不仁者矣。
下賜者而議之[illegible]僕[illegible]自開明[illegible]受[illegible]一笑[illegible]所[illegible]有篤
予人者必待有功者使下同詩傳[illegible]而
至以至理民以四海之書不行無功僥倖之賞杜塞[illegible]許之請
則爲[illegible]之台同違之有哉夫所謂今名皆生民之害[illegible]時之吏假

捃其丁特[illegible]錙銖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縣歲之積
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費[illegible]既多之費陛下
何獨不思於目前之[illegible]而思之於久久之[illegible]天以陛下奉儉
之德擬乎唐虞而自結因弱之弊勉於奉夫[illegible]以天下之力以奉
一身陛下獨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
而以尤感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
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
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 農民其服食
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爲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
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産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
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
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人府省寺諸路監
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税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
髮之事則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
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
比來政令寬弛百職廢[illegible]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
恃爲姦利。是以每有營造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
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官皆有常員而國
家用磨勘之法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
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是兵多而不精則
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illegible]是以不足者
宜惟民哉兵亦貧矣然之失君[illegible]其於此也[illegible]者皆所以竭民
財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乎臣愚伏望陛下觀今日之弊
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

之臣伏見近歲使倖之例其濫遂
常分委者十來者一皆是絕分要勿許者前然不已者宜嚴加懲詔
以齊其餘凡又以院後苑作所為奇巧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
皆罷省內自禁省外及宗廟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奇異之物有賊相
爲方有藏路遣以來院期者亦明治其罪而焚燬其物於四達之衢
専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為正風俗然後益用廉良斥退貪殘俗以
官消除蠹獘流病於官置贖職上不祿無功不假無用如此行之久
而不斷日見為宜之用於省而無所得而不為之事將欲從而不
河之流瀁之積於此以為常濫財於吏卒與今日凌亂以應
目前之求譬猶以愛待來之因乎大食饑者天下之患務今節之如
是而空相不以為憂患者以為非已之職故也臣願陛下復置總計
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諸隸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

奏議卷二百六十

藏庫奉宸庫之類皆總計使領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
計使而後行之凡歲計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為
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
以奏而省之凡使歲餘則分之一以為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
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
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而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
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燮調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
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
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用
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朝初亦以宰相都提點三司是陸贄
運時之以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今議者以宰相
問之含有食貨為之大政則宰相之事乎今若用宰相

闕然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
之所知也臣不勝狂瞽冒犯忌諱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仁宗時劉敞論茶法奏曰臣伏以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蓋言立
事之難也議者欲朝廷變更茶法欲使百姓阜國用而已自變法以
來縣官所失歲以巨萬計以充之動不欲入其課故一切鹹默饕
收正言其大要以謂先時雖一切八者撥錢於官而今皆便之
新錢於官所納之利害有便先時有姦買法敗家者被罰耳今悉
均賦於民不時令州亦及之民受其代今者更罪予等孫孫未
見其今時天下商賈貧困富商之貿易今大商富賈不行
則貧民不堪且無用此者其也以請法遂不擧則中家
之田小家之產因易皆起稱盜賊非國家之利臣愚欲乞申
勅有司益求與議且收權利極論可否朝廷詳察然後三代之

遺風於山澤之利盡則乞一弛茶禁聽民勿問議以為國用所繫利
源未可悉除補當擇其利害變而通之使公私兩濟若未盡及還其
利反害臣恐東南六路數十州之民由此而困則非所謂利不百
變法者也未知其所以臣昧於時事不達功利然以所聞言之所
疑不敢不陳望朝廷因臣言以求便民之策而已至於細意委
曲臣亦不能盡也
蔡清臣請罷州買賣銅大錢以一當十疏曰丁要奏曰漢之五銖
之間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之中歷代以來法雖精密不能
并行即錢使錢法者絕以峻其刑盜鑄者漢段錢常盜鑄死者
數十萬唐時乾元及德宗時乾元錢輕重相冊小錢者止今禁抹
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十不可時用舊錢不出新錢輕則抵觸
得償法當知湖州時者其受千錢以買代鐵錢往京西有趙

盜[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百錢銷鑄之利不啻[illegible]倍，復消[illegible]山絶[illegible]鉤錢[illegible]盜民財[illegible]出之路，志爲大錢何以禁之。

英宗治平中，王安石得政，行新法，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帝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

英宗時，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時帝拜司馬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

右司諫傅堯俞上疏曰：臣[illegible]神財用[illegible]訪對[illegible]求利[illegible]歲入不充所出，天下共[illegible]者久矣。[illegible]陛下以救之[illegible]務而[illegible]意，[illegible]其[illegible]

爲病已深未可猝收議思環貫欲當利者爭進未有纖芥之益而爲擾更多何則臣自有事以來日聞吏弊變故公私耗之蓋自如此豈非救之欲未得其當歟今雖無智術爲國以陳然亦有愚見庶裨萬一惟陛下詳擇如臣愚者獨願陛下痛自修勵身先天下信賞必罰以馭群臣其能齊務而不害民者寵擢之以勸勵彝其好興事而詐無補苟得絕之以杜幸衝如務靜安休養黎庶節儉經費之源殺厚生之本事會救者不以資序入而績效者不以日月遷如償賜之無紀極也雖近親不可妄與底謹小至於成大也雖一毫不可虛用不作無益以害有用多開與之以通商販屢寬之禁使貨常見物重郡縣之縣令安隕常賦切責司計共爲通國不樂其可也至於規規勞心非帝王事苟無驗於因前爲姦佞說何使官利者罷而聚斂之臣進則天下始矣臣所陳者初似常談然無鑿必有深益

江東轉運判官范純仁乞減江淮諸路鹽價奏曰臣伏見江淮諸路鹽價太高致私販之人雖利轉厚及而立刑名亦更過於盜賊而又不分輕重利厚則誘民犯法而刑不可禁刑重則民思苟免而多力拒捕不分輕重則民知等罰而務結群黨是致販鹽之人千百爲羣州縣之力無由禁止若非朝廷別立法制則恐吏相扇歸群黨轉盛凶年飢歲遂爲盜賊伏望聖慈指揮將江淮南荊湖福建等路官賣鹽價並比附兩浙鹽例逐斤減價出賣及令三司將私鹽條貫重行刪定分爲兩等如持仗及不持仗十人已上即依舊條施行如不持仗不滿十人者並依竊盜法計贓定罪其贓各以逐處鹽價估定如此則法制平而民漸知禁

理財

宋神宗即位初三司使田況奏內藏庫曰王者富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無非王土府庫雖出悉爲邦賦故守之以至義推之以大公謂度所賦皆有給於國計之外未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所以故有內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義任聚斂之臣濫於蓄聚之庫耶恭儉之主當用而不吝豈有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帑有無事所以遺象其唐[illegible]皇錢非之初氣竭於理彭膺徐旋遂宣聽代積之言始者比開元如貢獻違乎末年乃特奉寧內貯者繁據臣估竊乃厥賦上以羽戲玩所格對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合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玩之遂爲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侍奉眾元

厚飾宮室啟後宮奢靡李燕杜延削贊之徒就爲貪狡兩所思寵至於發肯窮貲富商之利以進奉獻嚴殿傾軍府之資以拜府貴表依歸歷遂而莫禦陸贄甞爲德宗陳其失可謂切至痛哭之論也因空關縊戮羽南建瑀併同漢舟車所往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翁表禁藏研及主孤識求倍稜加以鳴社廢屋丹樓大祀所權四維若夫交備九州之民無不成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戟未奈衰於公藏請之內帑難與爭府至方[illegible]物[illegible]非郡計之[illegible]錄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鼓請內出錢幣[illegible]民貧[illegible]之者[illegible]經遠之士以爲非且王者之於[illegible]家之內天下皆有公私使外是而內不足君孰[illegible]不足兼執[illegible]足首[illegible]文之事御也施利[illegible]民[illegible]餘力[illegible]則[illegible]行[illegible]其而聘[illegible]少[illegible]強費[illegible]不可已[illegible]功而[illegible]

緡坐市販物并錢斂粟補郎之法流弊於千古矣。苟非高祖文
帝之德洽著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危殆，未易集也。
靈帝之時，多蓄私藏，中上方斂諸郡之寶，中藏府積天下之繒，民用
凋弊，曰為導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之末世乎。
是府庫之積不為私也，章章矣。然與未能盡出所積以付有司，亦當斷
豐凶之年，檢災救之餘，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俾天下民寬饑大
計盈縮，然後內於別藏，其餘貴亦不為過也。所又聖人大寶曰位，
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誥。蓋寶乎位則它物非之寶，私乎
財則何不為私。以是而言，而本元夫若夫心獨捨近謀遠，則無害之
慶及於萬國矣。
熙寧二年，判大名府韓琦乞罷青苗及諸路提舉官奏曰：准條，逐及
常平廣惠司縣支俵青苗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

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
不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
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一等以
上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剩
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
上結為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錢，借不得過物業抵當所直價錢之
半。其逐縣即不得避出納之煩，命令諸色人府拔人戶，却稱不願請領，
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文狀入馬遞申赴當
司，以憑差清強官往彼體勘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
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成合納所請過價
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當據於市價上紐計錢數，仍比附
元請價錢上十分中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
見錢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切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度其孚氣
使民受實惠，則四方必懷，孰不欣伏。詳熙寧二年詔書指揮，一公
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之惠哉。諸
合先王振恤貧乏，抑民兼并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所得而民
借錢，貫三等以上更許增添，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春苗減歲
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常行之法
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河北三路
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保須有物力奉行而遠
頭亦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錢，所保內自臨御以
遂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淳推知寬
親，若選官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中白然國用
提舉司勢可升黜，又嚴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貴下淳浪願聖明更賜

免抑勒，纔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係富專營
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逃主室聯
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安得青苗
至納時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稍官因難於
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如無抵
必有行遣，索及干繫耆手與押書長戶同保人等均陪下置官
兼并者所放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違欠，官中不許受理，往郭係錢
復專畢口續得償錢，兼并者既所資本於數使納因歲者以常
之令官借青苗錢，只不收息，須見秋納送納，定係及五分常平儲
次料併欠，若連兩料災傷，即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口坊郭
大段拘如此，更有纖悉煩費處擾之事，不敢具述則無所
豈敢爲中官難求本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怨於縣

貴出糴不惟合於古[illegible]無失陷之弊兼民[illegible]亦之其[illegible]
今諸處乃有羅[illegible]往[illegible]蓋蠹要[illegible]青苗錢[illegible]
之利技為已[illegible]民久遠[illegible]
路所行[illegible]大率如此[illegible]陝西皆放青苗錢官有[illegible]
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遂自冬涉春而雷及時[illegible]
失見成數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春夏[illegible]
而取利二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illegible]東淮南[illegible]因之
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illegible]一路[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於諸路徧差提舉官以至四川廣南[illegible]置使[illegible]惟陛下[illegible]戶不[illegible]
來成於憂勞[illegible]況[illegible]之後民[illegible]合給非甲
鄉[illegible]當過擾[illegible]以先天下[illegible]費耐太冗食[illegible]官吏催
不足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illegible]欲望[illegible]之今首

奏議卷之一百十五　四

博訪[illegible]臣言不[illegible]蓋[illegible]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兼[illegible]名有
法施行時上親批琦奏出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illegible]之
始謂可以利民不[illegible]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且[illegible]郭可則甚是
而使者亦強求之乎王安石進曰[illegible]欲難坊郭若不抑配
奏曰陛下脩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催納將來
羊龍天下貨賄以奉人主私欲此乃所謂興利之臣也今之意大凡
為天下理財非以佐私欲則安可謂之興利之臣乎上曰抵擬續來
如何[illegible]公[illegible]以為不當[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月漸而取
平本多[illegible]所[illegible]有餘則[illegible]以[illegible]絕又[illegible]方許
也廣常平[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間而[illegible]
上等戶則無[illegible]難於[illegible]既取[illegible]河[illegible]
用昔自不[illegible]有[illegible]納者[illegible]時放[illegible]遍

遐[illegible]耳安石曰柳[illegible]說[illegible]僕其自[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河北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縣初以為不使而[illegible]縣僚[illegible]
[illegible]百姓及稱情願則奈何於是乃不敢授於
[illegible]河北一路[illegible]韓[illegible]必受其[illegible]以聞今琦自入奏乃無
此則[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官[illegible]矣然上終以琦[illegible]所
說為疑[illegible]易[illegible]使州縣抑配上戶
往十五貫錢[illegible]其錢因[illegible]常平歸
富以待[illegible]代[illegible]出來為義[illegible]來未為不義況
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illegible]上[illegible]心為[illegible]已及十數萬
言然陛下尚不能無疑如此事尚為異論所惑則天下何事可為上
曰要須盡人言料文彥博呂公著亦以為不可[illegible]非而已韓琦獨

奏議卷之一百十五　五

肯來說真忠也安石曰事誠當盡人之情偶事之[illegible]非若於情偽是
非不能深察惟務多納人言則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為事事皆無可
為者[illegible]日安石[illegible]稱病不出韓以琦奏付二司制置條例司
是時制置三司條例司言[illegible]常平新法不[illegible]今[illegible]一申明
乞[illegible]諸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illegible]為官吏使知法意
一言者[illegible]元[illegible]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
分[illegible]信於百姓[illegible]府之[illegible]乃[illegible]者取息有至
二十而五凡[illegible]今常平新法[illegible]給青苗錢任
約[illegible]中物[illegible]是未定合
納[illegible]河北[illegible]西陝西等路大
抵不過二分而已凡此[illegible]時價[illegible]約定實[illegible]
時[illegible]州縣量減錢不[illegible]即[illegible]

既諸路所約惟例比前多然亦不過三分即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當納本色求收其息或止收一二分息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近又令預給價錢若遇物價伸貴亦不得過三分。既比周禮所取尤少於元條欲廣儲蓄量減時價皆揮不相遠庶國無失信之理。又周禮國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賒貸之息今常平不領於三司者以救民乏絕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亦公家無所利其入。

一言若蘭上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即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石許之貸借非抑兼并之意。又河北每保須上三等戶一人上等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宜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提舉官督責州縣如民不願請即結罪申報一戶遇

官曉諭卻願請即當別作行遣州縣官吏僥提舉官既斎文案

數既本司今案鄉村上三等城郭有物力戶亦有闕乏之時從人舉債豈宜是兼并之家今俾貸民有餘則以給此等戶。所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設抑兼并之意何以每保須上一等戶一人[illegible]以為防[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戶[illegible]與同保即[illegible]許支給何由更行[illegible]戶必不願請[illegible]作甲頭即自是抑勒遣[illegible]縣甚有三等戶願請即非抑敷以近驗[illegible]約束止須防因緣避事[illegible]法之人。[illegible]官或急於求利諷州縣抑配。即[illegible]之上。若有州[illegible]提舉官[illegible]抑勒百姓。當[illegible]宜以官吏違法之故

遂欲發。

一言者謂[illegible]各有本戶秋賦及緣買納稱。又生此一重[illegible]錢則人戶不易本司今案百姓秋賦之外遂路承例科斂名目誠多然蔬斛之時不免私家舉債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貸者愈困也今俾貸與常平本錢起聚其艱急。又令約執時斛斗物價貴賤[illegible]納見錢[illegible]元本不得過二分是免於兼并之家舉一倍之息民戶有何不易。

一言者蘭但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遠近之疑。本司今案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郊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朝廷但有征役加之初無救時備預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往往綿地數百[illegible]爲汙萊父子夫婦流

離[illegible]四方兼併。不問可知一方水旱[illegible]而流[illegible]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飢則不免漕江[illegible]人之流亡飢殍未有補也。至有[illegible]時斂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illegible]於[illegible]農民使之失[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不待論[illegible]而後可知[illegible]即[illegible]語者一[illegible]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illegible]方今置[illegible]常平[illegible]官當農田水利差役事爲尤以此而已。固非使[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主[illegible]之興利之臣而致遠近之疑。

一言者謂令常平[illegible]作[illegible]民[illegible]負財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illegible]縱[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當[illegible]

本司今參詳常平[illegible]法，務行償錢，並令五人識認，又須十戶以上為一保，如河北又須保內有三等戶一人，自來撲買坊場及有田苗錢參鹽，其法關防未能備具。如此乃不關前地欠除放，則常平新法自非官吏故欲虧損，不容獨致失陷官物。今新法之中兼存舊法，但以舊法廣儲蓄、抑兼并、振貧弱之方向為未備，又稱書經官司，所以諸路利多，稱貴價利害，有經數年出糶不行，無補抑散，又難糴之時，官吏奸弊百端，故須約問詳賠貸債條新法，專置一司提舉覺察，非廢舊法，遵依舊制。

一、言者謂新法不當示之條約，明言利息。本司今參詳，周禮明言以國服為息，蓋聖人立法，推示信於天下，取之以道，非以為私，於理何嫌，而不可明示條約。

一、言者謂坊郭戶既無苗，不貸借。本司今參詳，常平舊法亦無與坊郭之人。今看詳散斂糧，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餘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朝廷振救之意也。周禮貸民之法，無分鄉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非專用陝西鈔糴青苗條貫也。今新法方行，官吏不[illegible]躬親，是立法之意不有公共推行，或以錢斛抑配與人，或利在易為，若納專貪與物，乃高強戶或弱滯百姓，不為及時給納，故與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費，或不量民物力，給與錢斛太多，致[illegible]納不能關防擇察，令[illegible]一人[illegible]一保[illegible]官物[illegible]於[illegible]不[illegible]及時[illegible][illegible]更[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殺[illegible]條[illegible]行，今官吏[illegible]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失於覺察，朝廷[illegible]

并行，[illegible]從之。

時[illegible]近以河北路若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明取三分之利[illegible]以制置條例司為大臣主領，仁人服然不敢公言[illegible]三司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illegible]陳利害本末，乞加博訪，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眷戀忠之心，豈有它哉。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條件疏駁，乞中敕諸路及宣旨揮[illegible]以中書覆諭，判子多行天下。臣拜命，置司疏駁事件，多所去取，要切之語雖舉大概，專用傅說，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之息，於說又真[illegible]，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事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欲望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參詳送與群臣百官定議。如臣言不當，甘從竄殛；若制置司虛罔，乞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提[illegible]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

一、制置司言，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息，在[illegible]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比周禮貸民取息立[illegible]，[illegible]不責多，而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三分，即比周禮所取利十[illegible]以周公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illegible]。謹[illegible]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illegible]國服為之息[illegible]則[illegible]以時價[illegible]物[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祭祀[illegible]月[illegible]以祭祀[illegible]

縣與民不取利也。經又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曰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注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賈者亦不以求[illegible]之利。但令變所貸錢輸國服即以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曰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漆[illegible]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差因而深解[illegible]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所取。貸萬錢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一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也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責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從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特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家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誣天下之公言哉。[illegible]二者諸貸以治産業者。但計歲所受息[illegible]什一[illegible]疑解[illegible]時[illegible]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納。准所輸多少。假令萬金[illegible]爲衆[illegible]一千。歲五千。惟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貸本息[illegible]錢歲終歲得萬錢止令納一千。若縣錢更多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隋唐[illegible]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遂竟爲之主。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稱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非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政。則又隨承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麯鞋錢之類。凡十餘目俗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價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每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污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

一。制置司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量[illegible]納時斛斗時價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若物價低平。即須令納本色。不散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然小麥宿爲不堪[illegible]之穀。皆未常平倉不願蓋起積待損壞。今歲雨雪及時。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民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小麥絶少。必難兌換。則方歷年錢下次無錢撥與民戶。臣以此知制置司[illegible]令民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illegible]納錢必不容納本色。則民須全糶麥納錢。[illegible]臣言。

一。制置司云。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illegible]闕乏之時從人

準條當貸兼并之家。臣切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之戶，非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為非兼并之家者，上欲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只如救恤本務拯濟困乏，却以錢放與此等戶，則天下皆知朝廷專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示之以通，於理無嫌，在今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是取民借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恐其太近衰削，不忍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乃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上三等戶一人者，蓋以檢防浮浪之人，此則抑勒之勢不誠。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戶私不肯請領，豈作甲頭，即自是抑勒違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請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唯以散

錢數多為職辦。州縣官吏往往更抑勒而及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然。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惟陛下早賜辨察。制置司謂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據官置泉府，大抵多為衆需，□□世以為常，人猶為困苦。朝廷非沿周禮歲不足，就上等戶抑借錢物，百姓興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專務內求利，差役便者，凡以為此，固非仰之所削百姓以佐人主欲，豈亦豈得不謂之興利之臣，而欲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兩川四路之鄉村，或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自來衣食貸借，仰以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得錢，皆無可免，

又須出此一重官中□息，人必不願請青苗錢。又廣南路上繞八節，水旱之時，粗之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為不便，豈得謂之綏遠近之德？國家福息至廣，一方水旱，時所不免，然未嘗不假貸種糧，盡散廣惠之粟以濟鄉之饑餓者，復無所害者復家。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曾就上等戶抑借錢物。惟是英宗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儲積，朝廷以京師應副未及，間故有三兩路州軍曾權借於坊郭富民數日，然後運還。今制置司指為暴令，以欺惑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誣謗之甚，誠可駭也。

一、制置司云常平長法亦須與坊郭之人，周禮貸民無都邑郊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為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不登，物

價稍高，今減元價出糶之時，無村郊下諸縣取遠鄉近下等戶姓名，即給關子，令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坊郭則每日糶與浮居之人，每口五升或一升，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嘗見坊郭有物力戶乃來零糴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多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借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鄉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

一、臣近以內藏庫紬二十萬匹為河北常平本錢，轉運常平倉司逐申制置司，取請人數，有錢法，蓋司劄子於府中施行。坊郭戶願者亦聽，並定所請物三萬匹，本人保家宗下倉司差撥[illegible]

[illegible]

煙中書省。乃秉承司本史公孫等已充差使，竝富兼署令提點
刑獄司覺察，可散青苗錢不當，在分或行抑配，更合止絕。其當
職官姓名奏劾。知臣[illegible]會轉運司，作此費銷與坊郭戶。每
近估價錢一千五百一十，理一千六百，次年納錢下等戶猶
有破賣家財方能送納者。今提舉官以綢絹[illegible]十萬匹，每匹上等
作一千三百五十，每十匹[illegible]一六，每匹已是一千六百一十。下
等作一千三百，并利亦是一千[illegible]六十，並隨稅納。是百餘日
納之，兼轉運司賣價[illegible]與農民，豈不為害。更差使臣
督迫，給散縣邑小官，罰急[illegible]以抑配為自娛，[illegible]可辯明。臣竊
置司與大臣主領，然終是[illegible]
見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illegible]，自來未有定奪
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illegible]行者。如是則中書

奏議卷[illegible] 十四

之外，又有一中書也。中書行事，[illegible]可，未嘗直濟
分權。陛下察其事也。如是，則知[illegible]，雖救不從。願早
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為便。

二年，右正言李常論青苗[illegible]元求
所以富安休養之道，而厭議之[illegible]失當，致法遂使布滿天下。始
稱補助耕鋤，終言利息分數，致[illegible]不寧，不復信朝廷有
愛民之心。豈謂巧為掊剋而已。陛下雖推不忍之至誠，百姓何由
而知之。[illegible]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今作法於貪，後何善之有。臣深察
物情，博訪民論，皆謂雖一切取民之[illegible]其易於得財，傷於
戶豐。又計使臣[illegible]吏務為功，啟百端同民
其尤甚者，使善良[illegible]請納之費，虛認買[illegible]，臣考之三
代，下至近古，未聞欲求治平，輔養元元，而為法如此之弊者。今百[illegible]

之室空匱已甚，旅乃割日入於困窮困窮之年而已矣。[illegible]
御天下之日未久，德澤之所以及遺生民未深，而輔佐之臣[illegible]
[illegible]內，小大驚駭，視其上[illegible]社稷之福。此臣
[illegible]夜憂惴惴不已。累冒鈇鉞之誅，上干天聽。願一切罷以
[illegible]今未嘗[illegible]前後請青苗錢劄子付有
司施行。

論青苗第二狀曰：[illegible]害，食貨志，書王莽每有所興造，必
依古傳經文。國師公劉歆[illegible]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以為所
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illegible]詔曰：夫周禮有貸，樂語有五
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illegible]諸斡[illegible]齊眾庶，抑并兼
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
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

奏議卷[illegible] 十五

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
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又以
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
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
衣食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
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
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
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
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
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
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
平賈賣與民。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

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毋過旬日喪
紀毋過二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
息毋過歲什一吏用苛暴征斂旁緣犯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
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及禁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伏觀班固
述王莽事其詳如此其所施置豈皆本末先王而其初為說非不美
也及乎饑廢坐使百姓無聊探手觸禁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
存而起為盜賊卒以敗亡者何也急於利故也夫苟急於利雖其法
三王其法則猶不可行況徒用其言以欺世耶孔子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此明驗也今青苗法與王莽事無以異殆違愛民之初意一切
以利為言而不顧此臣所以知不復可行而偏廢也臣愚冒瀆陛下
未盡省覽事關所載之如未詳錄寫其累不得上煩天聽伏望聖慈
萬機之暇特賜反覆觀覽而深鑒之其青苗法伏乞早降詔旨罷

天下幸甚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此之謂也
三年常平論王廣廉青苗取息奏曰臣等見河北提舉常平廣廉
倉王廣廉近至京師倡言青苗新法之便於河北取之分之利又聞
制置條例司欲取其法行之天下臣竊以為過矣臣等聞其散之
法以下戶為其負之不敢輒給其上戶則十有七八願者若貧則與
立法之意相違戾矣新法以權兼并急貧弱為意而下戶不及又以
賦上等之有餘則是助大賈富家以乘民之不給也何以為輕重斂
散之術哉況朝廷詔令以凡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
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裒益多寡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今錢數
月而遍利二分則與詔旨相乖戾且時未更多寡與發斂之臣刻
剝日滋則雖倍稱之息未可知也劉誼為新法開端實該五均其弊
至于不問計斂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爾據凡民之貸者徑國

服為之息廣廉之法取於林制以為解今使人什一歲則又過三斯二
矣設許其一歲再貸則其息遂至于什六下何以堪之哉詩曰曾是
掊克既怒以為禍機以作下之背聚有意於三代之隆者生財有道用
財有節臣恐天下之財充竭委積而不可勝稅而廣廉小人造端以
斂天下之利一旦生民重困至于無聊而怨及於上為害豈淺哉臣
愚伏望陛下寬廣廉于理可懲捨命之吏明詔有司推法之本意載
所遺撫眾官勿以強民一切隨其所願倘蒙聖慈昭然辨其難以遽
行止且試之河北陝西數路不勝幸甚天下至大生靈至衆不可以
倉卒治也
常又論王廣淵和買抑配取息奏曰臣等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
除外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和買綢絹錢俵散令知令每貫納見
錢一貫五百於常稅折科放買之外又取此二十五萬貫大凡捨轉

運使之職臨郡縣以總督羅百姓出息錢雖倍稱猶可辭避而不
然臣恐專利小人交以掊克為事不恤窮困敗室日益困窮陛下德
欲不復下決而禍亂起矣今中下之戶有田不過二頃二頃之數不
過百斛數口之家一歲之食過半而輸租賦田吉凶疾病之費悉賴
於穀業今又強之使出錢錢非農夫所常有者不以粟易則賣田土
而得之或奪其食或壞其生生之業如此而望民俗安業寇賊不作
難矣竊聞御史程顥已常言之付有司施行
常又論青苗奏曰臣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蓋伏羲以來治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守位以財聚
人以義理財者也知非仁不可以守位則凡法度之設教令之施苟
不仁不可用矣知非財不可以聚人則夫家之衆寡蓄積之寡食不足
不可保矣知非義不可以理財則租賦之入斂散之方失其宜不可

行矣。自發綱罟作耒耜之。井收田野十一而税之。其為法必本於仁
其養民必厚於財。其理財必主於義。上下交足而治道成矣。故孟子
言為國必曰信仁賢。有禮義。然後有政事。有政事則財用足。然則政
事不無謀於仁賢。不患由於理義。則不可以行也。理財用而不由仁
與義。因上匱而下窮矣。叙古之人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
也。後世聖人不作。仁澤減息。暴君汙吏知厚上而剝下。剝民以縱欲。
賦斂已重。繇役已煩。可謂公上用財之道日廣以自節。因巧斂以求
遂志。故自幽厲以來。詩書所載。莫不識重賦懸過孫主愛民以為言。
不患其可弑。為上而專其刻下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曰。財聚
則民散。財聚則民散。又冉求厚斂陪它日。則孔子被鳴鼓而攻之。曰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昔者夏桀宰遍秦為宰割夏邑。後世言
暴斂者必稱之。曰大桀小桀。而紂厚賦税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

粟。周厲王用榮夷公專天下之利。秦收太半之賦。竭天下之資以奉
其欲。其後漢武靈下至隋煬其亟政弊法。而足道哉。此皆法度號令
不本於仁。租賦税斂不要於義。而不能散利於民。以取滅亡敗亂之
明效也。臣竊至愚。粗分義理。但知卑伏厚下。無嫁寡功之絶。為先王
之道。不知周民散世事刻剝閒生。實為治世之策。而又惡聚不務本
故以非義通詐。初不覊王安石以文學名世。待義得君。乃不本仁以
出論。今考義以理財賦。而佐陛下為此病民斂怨之術。詔命之始。而
謂其識有慕於周。但斯誠稽古立法。及其黨援羣小人害審剝
分毫。方恃其略假本之遵循。今在後。始以朝廷
而宜議其法必不可行。既而遂勝。曰見其
之時。曾以死。升之皆位寡身輔六
會守誅以職事或而四海

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不言息錢民之息待邦用者。今
曰周之國事取具息錢。亦已罔矣。上以惑陛下之聰明。下以欺天下
之耳目。而治吠。後世可為痛惜。可為太息。抑臣觀周禮所以恤民
者。蓋先王推至仁愛物之心。使曲折之深意也。所以使出息者不廢其
業。待而惰於業也。周人井牧其田。伍其人。鄉役。五家為比。比有長。
五比為閭。則有閭胥。四閭為族。則有族師。五族為黨。則有黨正。五黨
為州。則有州長。五州為鄉。則有鄉大夫。又遂亦然。其上下相維。上
下相保。使相保愛。使相賙救。其民之則鰥寡孤獨疾有常
餼。又十一而税之。使無一人之不足者。其雖死喪疾病冠婚之類。乃其
不幸而不得喘息。則有不能周於是泉府之官掌其祭祀
喪紀者有所。而服田者有餘。當是之時。民已被上之仁。文上之志。知民
之有無。下如子之恬其父。上如父之育其子。今卿遂閭井之間不足而

訴。陛下不以臣為不才。責之諫諍之列。不識其害問結舌。始以備
位耶。抑亦使其竭誠畢慮。救正闕失也。臣于此。若石鄭以錯之義尚
懷私而不言。雖有朝廷言者。今安石不思。詔入剝拾克所以欲然
易象者。蓋下所以民悅與大臣既及過搢已行入之為君子之道。而
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欲文其過。思以類告取勝公議。復
以社稷安危為慮者。則閉以正論者為同乎流俗。愛國者為衆焉。求
卿以百姓鬱熱為出自並之言。以卿士合議為生事怨嫉之口。而
又妄取經傳附會其說。謂周人國事之財用取具於息錢。而不知泉
府實受塵人之五布。臣考之周官。凡周所以治國用者有九賦。斂財
賄有九貢。致邦國之用。又以九式均節之。太府以關市之賦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

貧者歲亦無幾人。此特先王之於民因施助之意可謂盡矣。此所
謂保民若赤子。所謂無一夫不獲者也。故能以能具道平治時之事
曰。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又稱曰吾之謠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又知補助之行不獨周爲然也。今則不
然。田無多少之限。民無貧富之常。吏不識其民。民不信其上。相就之
人非賄賂不可輸也。催科之嚴非鞭笞不能以辦也。視稅斂盡數。民畏公
家如寇讎之避網羅。政令不一。吏殘與爲持之。視之待爲讎戮。轉居殺
處非有比閭族黨之相保也。非有師長師正之相統也。而又患有根
留不能遠計。其貧下無聊者爲逋逃之人。知之十百爲羣。千五爲伍。
一紙之券而空手得錢。則不顧者亦寡矣。及其出賄賂奔耕農與市
歷轉易長用之外。實無持錢至其家而致力於畎畝之間者。亦無幾
矣。追其償也。百畝之猾二稅催促之外。有支移有折變有配買有和

市。有貸權有本分。又出青苗之本利。至時不足則賣其衣食之資。
又不足。則賣牛具。又不足則賣田宅。又不足則賣妻子。或逃去鄉井。
或聚起爲盜賊矣。此臣前日渭子所以言雖一切取民使不免使其
易於得財傷於長貴。不計後日輸官之難。而忘時迫急者也。今天下
頗稍且如是。況蕃合小人與畏罪之吏措置其方者。其爲患百十倍
於是。與其貸於兼并者異也。凡百姓所以貸於兼并者。蓋皆其鄰里
近村之人。其來貸也。誠皆窮乏飢餓不得已者也。苟可以逐利于富
農事則不往貸。其貸與之家亦皆日見其所爲之能盡有誠信者
以躬耕肆貴耕種者也。苟欲以修口腹事飲博爲利陷法之人。則不
貸之矣。以是凶之歲貸於人者亦無幾矣。然則責論之深遠所以使
無貴不思之窮民。而今法言利之卒所以病之也。昔者子產以乘輿
濟人於溱洧之上。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以其人人而悅之也。今爲

法不免於人人而病之。可乎。又況志在於蓄積者乎。今黨羲持克小
人。公言利息紛如。而欲天下之吏不希合而強民。臣不信也。王廣淵
者。昔條例司稱以爲公幹才賢之人也。前日使試義倉之法。乃至建
違齊州輸稅之民使先請義倉。然後納稅。於是首言民便其法。臣恐
天下官吏上畏朝廷。下畏使者。或事希合。置二稅而督青苗。然後以
鞭笞督其租賦。嗟嗟之衆何以堪之。臣恐不一二年而天下潰矣。古
之人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猶鮮矣。孔子曰。放於利而
行多怨。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方今稅
役苛重。百姓困匱。州官廩有未充之憂。公私有不足之處。不思節用
愛人。重本抑末。而欲矯誣以射利。譬猶割肉膚以啖口腹。其不可明
矣。昔魏文侯租賦倍於常日。或有以賀者。文侯曰。今戶不加多而租
賦歲倍。譬之反裘而負薪者。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矣。

此喻也。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
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可不畏哉。今陛下欲勸農桑興水利
寬徭役復常平。此先王不忍之心也。而議之臣直以此擾擾蔽惑
天聽。苟有志於朝廷社稷者。莫不以爲憂勤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詔天下悉罷青苗法。謹擇轉運
使而久天下縣令之任。俾諸路各上十數年之間爲縣而有績狀在
民者。稍易今不才之令。而按所謂農田水利擇復常平之法便者講
求施設而寬假之。淹以歲月而考課其績。則四海萬里無不被陛下
之德澤者。抑臣聞之。昔魯欲用田賦。季孫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
君若欲行其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臣一至愚。其懷
惓之義。深冀陛下鑒觀先哲之一言。究察受賜之傳。決以獨斷。罷於一
朝。別講治道。抵裕黎首。倘姑以其聚斂之謀苟而行之。則臣言爲虛

踈俊滯之甚者，而擅議時政，指廢朝參，輕卑聖旨，罪莫大矣，自宜更
使居位，卑行寘遠，不勝幸甚。
常又上議曰：臣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竊惟往哲嘗抗天威，
固已數然，其纏綿之誠，所以不已者，切服大易之義，知有犯無隱，不
知其身之可保也。然臣非不知朝夕家誅不忍，輒有伏藏不敢之言，
為無窮之恨。請一二陳之，惟陛下裁擇。臣伏見陛下即位未幾，起王
安石於江湖之上，曾未數對，遂參機務。方是之時，中外相慶，以為二
代之隆可以立俟也。安石乃首建制置三司條例，天下之人始竊其
身任大政，而專有司之事。然善士猶或恕之，謂其先公家之所不足，
將佐陛下以仁義理財賦，節儉先天下，交物以道，散蓄以積粟，損浮
費，鬻富懷庶，凡教化之事猶有待也。已而均需之議，造青苗之法，天
下之人固已大駭，而善士猶未之深議，謂其志在便民，均一有無，遂
希先王補耕助斂，以為於理無嫌。及降詔厲利，牽合經旨，謂周公資
用於國服之息，利害已白，而持之不改。雖善士不復以為是，直詆其
誑惑朝廷，愚瞽海內。所以議論交起，不可抑止者，其故何也？義與利
之為道異也。錙銖放古以行義，故君子猶或恕之，然則不顧以嗜利，
雖眾人莫之與也。及廢七雜以抑言者，其辭過其理，俾天下之人益
知其所存盡於此，不復有義理之實。從欲文過，求勝，豈以生靈存亡
之命、社稷安危之機為計哉。今條例司於浮費無所節損，日造罔民
之法，均輸官不能通天下之有無，而首端以射利，提舉官奉青苗之令，
納民於困窮。陛下固嘗謂清天沸騰，黎民搔擾矣。夫政莫酷於刻民
以無度，惘莫大於知過而不改。古之所以亡國喪天下，未有不本於
此者。意今日之營管雖猾哉，改之而已。昔者周公蓋有過矣，孟子曰：
其為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孔子則自訟其過矣，曰：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安石不知慮此，陛下又詘而不語付也。臣竊謂其所以遂非而不
改者有三：以不恤眾怨與士大夫之所譏議而不改，一也；稔中制
悅諛諫急，自以為能，不以為非而不改，二也；德佞小人日滿其門，進退
榮悴繫於事之興廢，競為朋群以悅之，惑言以起之，使其持之益堅，
期於必為，不問義理之所在，因以不改，三也。此三者皆安石自為也，
所以今若陛下之百姓也，所以當慮者，陛下之社稷也，此臣所以
切為陛下盛也。陛下仁明睿智，牢閑道要，未壯御宇，事祖宗久安之
基，何圖持驕悍然，惕然首之未又。延見卿士，慨然歎人才之不足，方
欲盡救天下之失，復興緝治平之術，創為可繼之業，今不相與守臣
臣之所法，又欲卿士大夫阿意順旨而奉行之，其不然者，擯斥罷逐
之。非獨安石負陛下任使之意，陛下亦負天下所以用安石之初心
矣。臣不知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而力行之耶，抑悅其順適心意而忘
違忤之耶？抑曲徇安石而苟為之耶？臣請陳此三者，凡苟取巧削之
不可，臣所論列多矣，不待再請而後明也。今陛下深居九重，豈盡知
百姓之困苦？謂其比戶溫飽，君有餘粟，人有餘帛，可以任權數而抹
取之耶？四海一家，皆陛下之赤子，而欲效管仲以千里之齊圖霸國
之人耶？又況術數陛為之，豈有後失乎。今中下之戶，畏乘之所得
綿，是以輸稅者往往皆是也。歲歉不入，不食草根木皮者寡矣，尚忍
以巧取之法而盡之乎？今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臣姑以利言之。凡百
姓之有兩稅，猶人之有終身之病也。夏稅之輸常至八月十月，秋稅
之輸常至明年四五月，秋稅未足，夏稅又起，催兵旁集，雖理不至，縣令
所以必責，必強人之代納，然後以彌追遑之耳。為令者雖從不
俄頃不可以追速之耕，故也。所以病民如是，背語然，又可夏時以

斂之乎。且十八路之廣，一歲之間必有三路罹虫蝗水旱之災者，則其逋已倚閣失陷之數不爲少也。又況不幸遭大飢饉，捐瘠流離起爲盜賊，所謂本利者復何有哉。假如一歲貸錢千萬，爲利纔二百萬，臣恐二百萬之利不足以償失陷之數，尚可望其息錢以資國用耶。且以利言之，不足以得利，較然甚著，殆悖義傷化，殘民害物，斂怨召亂，未可一二遽數。陛下雖甘其利而力行之，其無益可謂明矣。今朝廷患財用之不足，未聞陛下節儉先天下，而一宮殿之費或以百萬計，一宴遊之費或以數萬計，而欲銖銖取於困窮之民，偏聽獨任，非順適心意之言不采，又挾忿誅而去之，是欲上下雷同，不大阿意而無一言異者。陛下謂如此爲朝廷之福耶，非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illegible]則國常亡。又稱文王之德者曰以[illegible]，凡古之所稱聖賢知於朝與辟命，亦宜濟濟和之臣者，非雷同阿意，惟順適人主之心意之謂也。昔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是同也，非和也。公曰：和與同異乎。曰：和如羹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古之君臣以獻可替否爲和，非雷同之謂也。君臣之間既不可雷同如此，卿士大夫進則陳力就列，退則遊從講習，又可得而苟雷同哉。周公之事，召公猶不悅矣。孔子之衆弟子，路常慍見矣，子夏之言子張常不取矣。昔趙宣子用韓厥爲軍司馬，厥戮其僕，宣子以爲可賀。左雄舉周舉爲尚書，舉劾其罪，雄自爲知人。呂公著孫覺與王安石皆十日相友善之人也，豈欲一旦遽相絕哉。蓋朝廷之事未可以私好廢公議，不得以枉道爲阿容也。朝廷之不便，得安石所當顯聞也，前日孫覺之語出於非以其法爲可行也，已而避免，豈有他哉，直以爲不便於往而知其法不可行也。陛下原其心爲何所謂耶？呂公著陛下任爲御史中丞矣，臣

雖不知其言之詳，然竊聞一機危亡之辭。御史中丞且不得言，孰得而言者。今摘其造辟之言以爲罪，臣恐上下觀望，大小緘默，交事鉗默。陛下聰明不復廣矣。陛下雖罪孫覺爲反覆，公著爲誣謗矣，天下之人皆謂陛下爲其所罔，又爲其信安石之意也。倘陛下之意皆不爲前所陳二者，而欲曲徇安石而苟行之，則復有大駭聽聞者。安石狠中自信，實違義理，以必行爲期，以取勝爲事，無復以生靈之存亡社稷之安危爲念，凡異己者必致之罪而擯去之，同己者無問賢否而進擢之，曾不知陛下負扆而承祖宗百年之業，而總四海九州之命，爲其遂非角勝之資，以慶賞刑誅之柄爲其立朋報怨之具，深爲陛下不取也。近者司馬光論書安石條例之司常平之法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係安石之一言。誠如光言，則是行與否在陛下不待卑矣。況安石忍事而輕信，徒有忌克之心，因其性氣而[illegible]之者乃惠卿也。今安石喜好惡事之用，會惟惠卿之聽，則是宗社之憂樂，國家之安危，亦不獨係安石之一言，又係於惠卿矣。嗚呼。古之陪臣執國命，近大夫若豈有此也。[illegible]非[illegible]不足以出此言也。陛下詳不以爲慮耶。噫，社稷大事也，生靈重事也，蓋不可忍易守也。昔詩人傷周室之大壞，未遇曰，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陛下試察此四者，其今爲少耶。詩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又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臣請陛下燭之以獨智，斷之以心術。詩取興諭，[illegible]是理，[illegible]之[illegible]及後世之害，[illegible]爲[illegible]之孔甘幾所以[illegible]，豈獨[illegible]事。社稷之安危也，[illegible]子民[illegible]曰如之何如也[illegible]如之[illegible]矣。[illegible]言[illegible]於未萌[illegible]見於未[illegible]而後圖之也。臣[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貫錢

自去夏以來四色分住不敢舍九頭被責任復不獲避自顧不[illegible]識
亂稱多今復發憤無意肺腑畢此之職期死而後已設陛下[illegible]不以
其言為然願聽任使之失早賜罷黜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五

理財

宋神宗熙寧五年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

知諫院陳襄論三司條例[illegible]觀中書劄子制置三司條例司抵奏乞行[illegible]朝廷已從[illegible]司[illegible]郎中薛向充江淮制置發運使以領其職[illegible]錢數[illegible]使之資貸取息[illegible]官之經費自均以府例則之[illegible]非常[illegible]不行陛下聖德

〔?〕此趨錢前以其所收之租入所謂二帝三王之所以必行於今日。是豈有先利以〔?〕以〔?〕臣為錄〔?〕〔?〕而不竟致於〔?〕通之地。是不以堯舜之道期於陛下。臣實恥之。自先皇顧命已來。富國者多。實之際。天文謫見于上。地道震動于下。水潦民飢之災。偏于中國。此天意有以警動陛下。欲其恐懼脩德而保其全安也。而陛下首當備明五事。欽與萬幾。務一德以事天心。思一言以和天下。曾未及此。乃豫徇有司之議。行桑羊權利之術。臣不知其可也。昔漢武帝承文景恭儉之後。國用富饒。侈心一生。遂有鉅事四夷之志。中道勞費。府庫空竭。乃以羊為大司農中丞。置均輸平準之法。籠天下之貨物。賤買貴賣以資一時之急。卒欲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是豈仁術哉。陛下若以國用空虛。調度無藝。不推利源。以給公上之給。臣切以為不然。陛下尊為天子。富有方夏。四海九州之賦入。不為不多。苟以承平百年

國兩者靡而制用無節。此今日不足之患也。近者朝廷深察其失。親命近臣辟選官屬。制置三司條例。同已救其弊。特令兩司取天下會計之籍。歲縣官供給之數。百度為之均節。而歸之藝極。至於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禁之而不得行。諸路財賦之有無。令有司得以便宜移用。與凡羅買上供之物。當得以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使無害於公私。而上才備用可也。而後陛下躬先恭儉節用愛人而率之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繇而守之於下。如此則浮費自省。而財物不可勝用矣。又何必校輕重斂散歸之公上。與民爭錐刀之利。而失王政之體乎。孟子對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在擇之而已矣。一方貨錢賈販之事。品以空言為可〔?〕〔?〕而不行。則天下幸甚。

三年。襄為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不便乞罷之。第一狀曰。臣伏見制置三司條例司奏請諸路常平廣惠倉依敕青苗錢斛事。其間雖降指揮抑依之法。本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至於斂散之際。亦皆取人之便。而不得抑配。蓋取先王耕斂補助之意也。今來臣竊訪聞諸路所遣提舉官勾當官多不躰認元降指揮。急於事功陵壓州縣。[illegible]利息二分等第之家。不問其願與不願。一[illegible]以為極騷擾。勑朝廷之意。本為小民闕乏。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illegible]故設青苗預支之法。使農人得以資[illegible]以便民而亦有以規於利也明矣。今使者一出。而天下之人皆謂朝廷只以補助之說為名。而實專在於取息而已。是豈立法之意哉。苟朝廷之法不然。而使者為之。則陛下失天下之心。於民則奉命之罪莫大焉。宜正典刑以

示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陛下季惠之心。非有取利於百姓可也。如朝廷立法之初。果以為利。則是特有司之過矣。為父而推其〔?〕此漢武之事。非陛下所宜行。不惟不可行。時亦不可料。以恐隱憂所以吾之也。何以言之。比歲以來。四方多事。河北地震。水潦民飢。陝右藉備邊之須。河朔有備災之役。[illegible]為弊。瘡痍未復。天下無名之斂。所在有之。如聞諸路之民。尚有積年逋負官物。動以萬計。未能輸入。今更以青苗取利。人必不堪。不惟重以困民。適足以壞其官本。大率小人見利喜於苟得。其用之後多不能償。大者破至於逃逋。小者不免於刑辟。此必然之理。臣所謂將以惠民適所以害之者此也。臣欲乞早降指揮下諸路提舉[illegible]常平錄斛官吏[illegible]擾民[illegible]其錢已上支俵者許[illegible]送納本錢。如未俵散。盡令罷支。庶不失陷官本[illegible]

別致騷擾。

又論青苗第二狀曰：臣近有奏狀，為諸路依散青苗錢，官員內有生事擾民，擅違朝旨，乞特與戒斷。及青苗已行，依散者又令送納本錢，如未依散，慶亞令羅文等事，未蒙朝旨施行。竊詳條例司元降指揮，以常平廣惠倉為青苗之法，中嚴賞罰，督責州縣，以謹其給納，雖以優民救乏為名，其實不異民間舉放之事，以漁民取利而已。竊以陛下聖明之主，所宜為之？既使國家帶息，應副財用不足，亦未至如經制小民，放本取利，事體所務，如此之甚也。今來訪聞諸路所差官吏，從見朝廷稱意財利，莫不風希旨，務為誅剝，以觀督的，賞罰兇惡，或以二分取息，或擇陳貴之物，細作責價，先探支散，以民之貧富一例抑配。事初如此，異後可知。臣恐此法一行，騷動天下，蕃怨刀之利，失億兆之心，貽禍之端，未必不由茲始。況興事改法，繫國家安

危大計，上有公卿謀議，下有臺諫糾察，豈可只由條例一司獨專其事。置陛下於有過，使黎元之不安，尚利一時，斂怨天下，非細事也。臣欲乞特中外臣寮前後上言常平青苗等不便事件，並臣前狀，降付中書令與密院一處看詳，定奪可否，及下兩制臣寮供析利害聞奏，庶陛下得以盡天下之公議，知事體之難行，特賜寢罷，以安人心。

又論青苗第三狀曰：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犬犯顏忤旨，以取君父之怒，豈其所欲哉？蓋義有可言，而以言非愛君之道，此臣所以昧死而不敢隱默者也。臣近以青苗之法擾擾不便，乞寢罷，以安人心。未蒙俞旨，晚往陛下聖知，陟明意已既，然所惜但以王安石執不強，重違其請，物論惶然，不加體察事之可否，實為可聞，其不可者臣恆所以行，豈非偏倚之臣為自安之計，巧為飾說，熒惑聖聽，近

者韓琦上言，以河北依散青苗錢止是貸與坊郭第人戶，比之它路獨取利為三分。雖是提舉之官違條抑配，而朝廷並無黜責，琦之論列，是以知其非便，所以特寢不行，止罷以鎮縣之民，遍貸官物，尚有五十餘萬。不宜更與羅文寶慶兩縣官本，而卻令取勘，夫擅行抑配者既無罪黜，則指充之吏無所不至。不忍為擾擾者，反更按劾，則民之司牧何所措其手足哉？故臣前曰：此法一行，騷動天下，正謂此也。陛下近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中外翕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為是，而於其近叨之為非，今復還納擢之者，豈又以光言為非耶？必以其難而不受也。然則光之所以不受者，以陛下不行其言，自知其言而不用，所以以去。又況有所受命，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為？或輕進退於大臣，失重輕於天下，非所謂令出弗反之義也。李常職在諫官，既聞中外之議，不敢不言。事雖不實，誠亦將之與論。況擢

朝廷制旨許風聞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分析，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諫臣之體，而廢言路之道也。凡此數事，雖聖慮一時之失，豈非嬖幸者之所為耶？得有所欲，掩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亦在陛下近而正之。孟子曰：既通不吝之德也。自陛下踐祚以來，臣無遠策，唯用安石然後有更改之兵，以致興利之類。聖人施為，自有法度，合於道者，取之；不合於道者，舍之。任天下之賢才，臣天下之公議，則堯舜三王之治可以指顧而至。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議，以賦黎元之愚哉？所有制置條例司，如有可行事件，依已歸三司，亦罷施行，青苗之法早賜停寢，則天下幸甚。

又論青苗第四狀曰：臣近曾三次上言論列青苗之法乞行寢罷，而陛下未以臣言為然。臣得待罪于言事之官，亦既以之聞失近於前而言之，獨此一事最為害政之大者，苟保遵不言，置陛

下於有過之地。則臣工負朝廷任使之意。不過之罪。其大焉。臣竊謂置司元降指揮。莫非引經以為言。而[illegible]民以取利。事躰則殊。為天下譏笑。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非陛下之所宜行。臣竊恨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擇其為霸主也。昔者伊尹不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是以高宗命說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今之人其責難於君如此之備。而又有違君以利。而為霸者之術乎。夫所謂霸者。當戰國之時。諸侯之大。恐皆稱小而不足。上無聖賢之君。下無王者之臣。而外有敵國之患。計出於不發已而然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居於海濱。於是興魚鹽之利。權輕重之法。假仁義而行諸侯。欲以強國足兵而已。然而不能使其君為王政。此聖門之所恥言。而曾西所以卑其功烈也。商鞅之事秦也。說其君以霸國之術。故變法令。開阡陌。信賞罰。而秦人莫敢不服。然而霸其君。不可與

入帝王之道。此正孟軻所謂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彼二子者。使知以仁義事其君。而行王者之政。其肯苟一時之利。以貽天下萬世之譏哉。臣故曰。霸者蓋國小而力不足。上無聖賢之君。下無王者之臣。而外有敵國之患。計出於不發已而然也。方今陛下富有中國。疆域萬里。上有聖賢之君。下有王者之臣。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虜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今又足以供吾之用。而不為不足。豈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均輸卑賤之事。臣切為陛下惜之。然則今日之勢。在於[illegible]國[illegible]制度。未可而修門[illegible]廢[illegible]不足與[illegible]實。陛下但慎選[illegible]計之臣。付與利柄。取天下[illegible]之錢。[illegible]官調度之義。自有[illegible]其節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浮費[illegible]行王政。安[illegible]武解。則天下之農不擇[illegible][illegible]之江地山澤之[illegible]天下之商不藏[illegible]而行矣。[illegible]庫

序之教勸之以忠信孝悌。則天下之民皆[illegible]子弟而興於學矣。尊賢而使能。才者進。不才者退。則天下之士皆[illegible]其德行而為良吏矣。農有餘粟。商有餘財。民服其教。吏勤其職。[illegible]國不富而政不[illegible]未之有也。予[illegible]以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在擇[illegible]而已。實惟陛下擇[illegible]興利之道。而行[illegible]保民之政。則聖人之治矣。

又論青苗第五狀曰。臣近以青苗之法擾民為害。欲乞寢罷。其制置司立法之謬。中外言者已詳。臣故不一一論列。[illegible]但以方今天下生民凋弊。財力殫竭。二稅之外。更有無名科率。何啻十色。有餘者獲低價。貧者殺賣。恐民不堪命。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張法度皆以為民。安有取民財賦以為貸息。而謂周公太平已試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為此。然則天下之人皆知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

者呂惠卿也。以陛下聰明。觀天下之論議。其法利害固已灼然可知。奈何安石持難持以熒惑於前。惠卿畫謀以陰助于後。加以反覆比周之小人。隨時觀望。平日公論。則畢知其法之非。一旦[illegible]於利。則又言其法之是。此雖陛下至聖。不能無惑。雖臣等之至愚。亦不免相為朋黨也。近者諫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而[illegible]罷以奏對反覆落職外遷。御史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為言。乞從貴降。而臣獨區區未敢以論者。尚冀大為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議百官。如臣等之言非。則甘從遠竄。以戒妄言。如臣等之言是。則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貶黜。以謝天下。

御史中丞呂公著乞罷提舉官吏及住散青苗錢奏曰。臣切聞近日中外臣寮累有章疏。乞罷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吏及住散[illegible]出青苗錢。至今未有施行。臣伏思朝廷所以特遣使人頒行新法。本欲

恵恤百姓。非爲剥下益上。朝廷之意固已甚善。然而朝野沸騰皆爲不便者。蓋由朝廷處置前後自相違戾。如昨來元本敕旨止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後來忽然續差官吏偏行天下。所差官吏往往多不得人。如蘇澥王廣廉皮公弼之徒。幾事勢必欲生事邀功。朱經之元瑜之輩。庸猥下才。所在爲人騷嗟。其間取利之條日增。恵民之意漸失。所以人人搖動。自蓋不寧。臣欲乞應前來所遣官吏可一切罷歸。其青苗錢且只於近京一兩路專委提刑司或轉運司相度俵散。務要恵民。不必取利。候散及一二年。如見得於公私委實有益濟。推之諸路。亦未爲晚。萬人心亦自信服。若一二年間民猶以爲不便。則朝廷亦宜改作。不可必遂前失。如此則人心自安無不得所。

公著又奏曰。臣近具劄子言制置三司條例司本出權宜合從廢罷。諸路散青苗錢違戾元降敕旨及遣提舉官等不當並宜追還。昨日亦曾面奏未蒙施行。臣伏思近日朝廷頗有更張。其意雖欲便民。然其間事理豈能盡當。端博採羣言。事有未便者不憚改作。則善與大舜若舉措既失。人心已搖。專以朝廷之意欲勝衆多之口。則恐拒之愈久。物情益更不安。至於違而後復。所失多矣。伏乞特賜指會臣前奏降出施行。

公著又乞罷提舉常平倉官吏奏曰。臣近兩具劄子言乞罷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吏未蒙施行。臣切惟朝廷自頒行此法以來。中外識者皆以爲本非恵民實欲掊剋。人情憂懼。物論沸騰。朝廷以法令既行憚於改作。首爲臣所奏遣詳議。巧爲辨說。欲示天下。其餘中外官守或因有所論列。或以不即奉行皆被譴黜。朋專以朝廷之威杜塞衆口。是以比日以來人情愈更不寧。臣伏思陛下自即位之始。悅然有大有爲之志。其規模固欲高視近古。然今所行逸一二未見

頗已離失人心。縱使法意雖善。其施設固亦未上。況人無智愚皆以爲不便。伏望陛下采公議盡罷諸路所遣提舉官。委提刑或轉運司且於三兩路相度支散。候見得於民無害則不獨此法可以持行。其它處置皆足以取信於人。若百姓終以爲病。朝廷亟爲罷之。猶不至害及天下。所有臣前奏伏乞檢會付外施行。

公著又論青苗奏曰。臣累具劄子言所遣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吏不當諸路散青苗錢違戾元降敕旨。未蒙施行。臣聞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又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自古有爲之君。未有不先人心而能立事者也。亦未有積之以朝廷之威勝之以辯舌之辯而能終得人心者也。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承祖宗積累之後。方其未有所爲四方已自欣戴。至於今所施設。其事乃至淺末。然而人情洶洶如此之甚。則致之不爲無由。陛下固宜審察。主議之臣乃以爲流俗浮議不足䘏。臣切以人心惟危。聖人所畏。難安易動。今日爲甚。若不幸有姦宄之謀。窺伺間隙。則於陛下盛德必有所沮。不可不慮也。且今之所謂高俊多才者。在朝廷皆陛下與執政大臣平日所共精擇。然而不謀同辭。皆以此舉爲誤。豈有平日所謂賢者今則此日盡不肖。由此觀之。亦不可緊謂之流俗浮議也。借使朝廷處置付已盡善。元當反覆推廣。求所以附順人心。況今日紛紛實自朝廷啟之。且如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皆陛下選擇委以一路。豈有一路之政皆所倚辦。獨此數事不可信任。縱其人不可任。自當亟罷其職。別擇能臣。苟以爲可任。又不當別置提舉官。此諸路監司所以離心者也。況國家制法本欲便人。然而使人心違拂。至於此。則曰舊係政事。臣切觀陛下每延見羣臣。詳求政事。常欲曲盡物情。期於公當。兼今來衆人所議實係國家安危。若向去人情益懷。陛下必不能力主。此是不遠而復。庶

欲害不及民，況臣之所以區區者，亦不獨惜此一事。誠恐人心既已
寒離，陛下之志終必疑殆，則向去朝廷難乎復有所為。伏乞檢會臣
累奏，早賜施行。
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昨自出貢院，即具奏聞青苗新法中外人情
不以為便，此宜理衆辛有所定。如或迎逢不議更改，即將為國生事
矣。蓋臣愚忠以謂，陛下上承祖宗之書譜，兼有四海之富，即位三年，
德澤未竭於下，而號恤民之虛名，收取息之實利，本末舛錯，施置失
當。始令二一而中外益疑，傅會經義而更成穿鑿。以至大臣離心異議，
臣挺既近者建言而求去，遠者抗章而請罪。如此持久不已，內外之
言和附為一，則陛下之法持格而不行。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法
令廢而威權奪矣。今建議者但欲法之必行，而不顧遺患於後。臣竊
謂陛下當以朝廷為心而無所偏，則利害可一言而決矣。其時請罷

十

特遣使者范純仁之類，必不肯行新法以忤提舉官之命；諸路各差
知州若韓琦之比，必不自奪其議以拘制置司之役；諸州知縣若姜
潛之流，必不肯廢其責守以逆管當官之私。諸路之中有一人二人
為此者，時議必翕然稱之矣。好名者喜於立異，中人又恥於不逮人，
人相慕而為此，則陛下之法廢格而不行矣。不知陛下持此比而誅
之耶？不考其是非而行法耶？若持考其是非，則法有情願之文，人不
情願者，我何敢強？如此，法不得而行，則其勢必折而不可久。以不可
久之法加之民，而不足之責又見於一年二年之後，不知陛下何憚
於速改而必待[illegible]至于自壞，則所損於天下者多矣。孟
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今日之新法雖[illegible]
而人不親，與[illegible]不答也，則亦宜自反而已矣。傳曰：未至[illegible]為
及其已甚，又[illegible]今已[illegible]類此矣。伏望陛下留神

采納

巖又辭免兼置府界青苗鎮縣同臣推戶書劄子：令要百指揮同府
界提點并提舉常平廣惠倉官於府界諸縣與量散青苗錢，係人
戶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臣聞府界之民居近輦轂，狃於幸恩，如遇
夏秋二稅，貸糧之類，擅放倚閣，歲率有之。故水旱災傷一二即已，或
免七八矣。今青苗本錢聞多已係貸，從其人情，循習故常，冀幸全
見蠲免，故雖請錢之初未見其害，然催納之際必致艱苦，科撲[illegible]
事須此必然之理也。故府界之縣十七，開封祥符戶口最繁。然開封
所管止三千餘貫，而祥符及二千餘貫。以此推之，足見諸縣有餘，奉
朝廷之意以勝郡縣貧弱為說，而又憂失陷之弊，將來催驅，恐以繫
者，則所給散當有節度也。至於陳留不散一錢，此又見百姓其實不
願與官中交關，作威論名，集則未有至者，況大戶本不闕之，強以官

十一

中散錢使之保識，下戶不敢不請，下等細民多不得錢，而人甚無保
識，義有低益而所請不多，道途之費殆散之擾，十已耗其二三，而下
戶所有之田不滿百畝，所出幾何？而租賦之外更納青苗錢，教至缺
乏，則所給無幾矣。若官許納錢，道以期限，則多價大減，只當錢以
償償官矣。如此則下戶一歲之收，皆不補其所負，況府界[illegible]年[illegible]
歲大四十餘萬石，而去秋所催纔及七十餘石，麥租等錢　萬　千
餘貫，去秋纔納六百餘貫。以此見府界之民細皆思貸，其無甚易而
其斂則難也。今聖旨指揮乃令縣量人戶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則
臣前所引開封三縣其情可見矣。況臣前後論列皆謂法不獲行，
使者非其人，故屢引作偽之說以明將來之害。今[illegible]臣遍行
諸縣，又與提點提舉等官連書聞奏，諫官備耳目之任，[illegible]所聞見得
以補[illegible]罪狀，正所謂千[illegible]之官，臣聞古者諫[illegible]用言一者

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貴其必行，行者不貴其能言。臣備員諫官，以言
語為官矣。其又能一二以行之乎。伏望聖慈察臣區區之志。臣之所
言是耶，則願陛下采而行之。所言非耶，固不逃於誅譴。所有幹當青
苗官陳留縣寝罷，謹具狀辭免以聞。
覺元奏曰，臣切見制置三司條例司畫一文字頒行天下，曉諭官吏
使知此意。其凡有七，至於論斂散出入之數，分城郭田野之民，無將
來之陷失，其利害均於人人所深知者，臣皆請置而不論。至於援引
經義以傅會先王之典，以欺惑於世者，臣請為陛下
陳之。其條有三，謹具如後。
一，新法者周禮泉府以斂民之貸者，有至二十而五，而以國事之
財用取具焉。今者不過二分，即此貸民取息已不為多。今當平
之物不領於三司，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去

奏議卷之六十六　五

公家無所利其入。臣切以謂周家綱紀天下，其法至密，小大詳
畧之設有條，本末先後之施有序。所治大者不領其詳，所當後
者不先於本。故其法始於百地，其效至於天下，經一人之私，民
其稽畧乃自於文王武王周公，聖人者之取其舜禹商之遺
法損益而緒之，至是而始備。嗚呼，其亦難成矣哉。而之成如此
其詳且備矣。民之養生喪死，百既以無憾，則又慮夫老[illegible]紀
興夫不可知之之絕，故為之立蓄積之法，以賙相之，所以備民
之艱難而示矜恤之至也。以為[illegible]之宜，若四民皆有作，而無
一人得遊惰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其九口閑民無常職而轉移
執事，則是周[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者。故又設
閭民之職以待轉移[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者
不可以徒手，必使[illegible]息，蓋又[illegible]以[illegible]其

息，請者亦名夫國事之則用取具焉，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者，[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取於泉
府則泰宰九職之[illegible]，[illegible]者不明先鄭後
鄭各為一解。康成曰，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期出息
五百。則是一歲之中借錢十千而出五百之息，[illegible]為二十而一
矣。又曰王莽時民貸以治産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
一，則是莽時雖計多少，然[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如[illegible]
所貸百千，歲[illegible]千，[illegible]而百是計[illegible]
過歲計什一也。[illegible]周禮者比鄭康成[illegible]其
意蓋謂周制亦當貸而[illegible]周公取息反重於王莽之時，未以
王莽貪亂[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至於以本計[illegible]何謂周禮太平之
制而取息之厚乃至是耶。況載[illegible]周禮二十而[illegible]

林二十而五，其征[illegible]林之征，[illegible]以其不作[illegible]所以
抑之，使[illegible]，今以農民[illegible]以補耕助[illegible]乃欲二十而五
以比漆林之征，則是為本末者無以[illegible]周禮之[illegible]矣。
況周官載其法甚詳，必欲舉而行之，宜行先於此者，如[illegible]之
法，則既行於新室已不效矣，[illegible]二[illegible]以此[illegible]之
一[illegible]也，故臣謂聖世所未宜講求，先王之法章明較著，已[illegible]而
故者排而行之，不當取疑文虛說苟以圖治焉。
一，新法[illegible]以振之絕，[illegible]此誠為天下者之所慮，然臣切以謂
為此者不[illegible]，[illegible]而其[illegible]其紀綱，[illegible]其公，
後而[illegible]以振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何也
[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自為
[illegible]合赦死罪[illegible]

非止無爭之說修貢賦之意絕也然而方說處之不過數家建諸侯而少其力晁錯不知出此以謫削諸侯之地而致七國之禍漢室幾危其後主父偃卒用誼策推恩分子弟國邑而諸侯銷弱京師以尊所謂安危之幾豈不在論蓋謂此也今以青苗細故拾天下之議使老臣輩列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奏而不肯行諫官請罪而求去名豈其事難善難以必行況復疑文虛說若前之太古者哉臣聞夏之貢法其傳乃有堯舜以來可謂善矣及周之世不可行也則變而為助故傳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若夫文武周公豈固棄殷先代之法哉蓋時有不可行人有不可强不得不奉先聖而從近世秦古法而狗人情以舜之世而有苗不率又以為出兵而征之其勢如覆太山以壓卵然以益之一言則遷師而備德以舞為之

聖猶不能無過舉其所以為不可及者以其舍己從人雖是之求也今賒貸之法用之於周不過如貢法之為議者之紛紛又非止益之一言然而宰開國惟從而為之辭以必其所不必何也臣切憂姦邪之臣乘人情之所以為爭欲上安意擴勸杜罰廷外以釣直取名內實結黨連任小則希權倖罷言勢大者懷不可測之姦謀朝廷建法興事不與大臣正士為謀而務排其說雖其志乃使姦邪小人得騁其志日夜增飾造作而幸其有變流傳四方騷動天下甚非國家之福也

一新御以謂周禮國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賒貸之息今常平之物不領於三司尊以根民之絕以得公之議乃不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太公家無所利其入也臣切以謂其于見象節而然曰必為王林其後果以奢泰二國亂子以謂為萬靈者為之為備者不仁是使疑於人而後世有用狗者矣仁聖之防微慮遠其深矣乎今以泉府不明之法施於主上仁民愛物之時雖云取息二分將以廣施散利補助耕斂之意然臣切亦私憂使者不得其人州縣不能深知朝廷之微意而並緣為姦聚斂希旨則罷弱之民或受其弊九重萬里何由察而知之今者朝廷清明法令備具而持者之臣由於時風之不足州縣之吏畏憚監司之譴訶尚且公為捨欵百出千名朝廷明有取息之文俗吏不能通知經義則臣又切懷其子之私憂與仲尼之遠慮也以陛下之睿明天姿仁慈推仁民愛物之心而創行新法臣恐萬世之後失其本真有剽竊推驗歷上之表者焉則為王林以亡國與用人而殉死可不深防其漸哉

右臣所條三事非欲與建議之臣爭勝負辨辯而已蓋內竭區區之愚忠外殊眾人之正論不敢以虛辭巧說疑誤天聽伏望陛下斷以不疑一朝罷去毋使天下疑朝廷之為利小人幸君子之道消而誤治發為世太平非獨臣之幸甚實四海幸甚

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臣切以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穀賤則貴而斂之穀貴則賤而散之恐傷農也恐傷民也宗為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為也而謂青苗苗青在田賤估其直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而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驚疑也惟陛下以至聖之資厲精求治宜先遵德以安民心而很四夷有司乃皇皇於財利使中外人心驚疑不安臣恐四夷有以窺我也乃者天災去地生毛天雨地震皆民勞之象也伏惟陛下謹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歸農田水利於州縣追還使者以安民心而解中外之疑

轍又奏曰。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四十五條。下諸路約束分俵青錢。不得抑配人戶。其名情願者。皆中前詔耳。非臣前所奏請之謂也。陛下嫉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耳。何謂為今有二人坐市市物。其一人從其傍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況朝廷乎。朝廷者非王道不可為。乃欲為市道之所惡者乎。異時下戶之舉息者大率千家纔數十百家。今又盡致而予之錢。是天下之下戶皆舉息矣。天下之下戶既皆舉息。則其心乃常恐乎公上之責其償而莫寧其居也。且始之予之也。則人莫不願其得。及責其償。則豈能如予之之願乎。吏恐官罰。一聚而責償之。不時得於乃為寇竊而天下多事矣。蓋富人不樂久矣。貧者十蓋七八。何也。力役科買之數也。非富民之多取也。富者纔二三。既推其利。又責其任任下戶。下戶逃則於富者取償。是促富者使貧也。貧者既已貧矣。又促富者使貧。萬一契丹渝盟。夏常盜邊。則貧民與之守也。豈不殆哉。且富民有道。在於節費。節費有道。在於省兵。省兵有道。在於以漸。為之十年。則歲積緡錢五百萬矣。積而不已。以之為國則常用足。以之為民則民力寬。何用遣使數數於聚斂而取怨於天下之民乎。宋興百一十年。雖三代太平未有如今日之長也。何則。祖宗之規模在於州縣。州委之生殺。縣委之賦役。慮其或失於中也。為之轉運使提點刑獄以按察而糾舉之。其委任謹重之道至矣。一旦遣使數十人分撓其權。欲天下之心不驚疑可乎。而言者乃謂富人動搖。又建議欲沒償以補累之。是監謗也。監謗而可為於此世乎。亦猶興利者之為也。臣無言責。然陛下比者詔書丁寧。令盡事緣。又大下、緘默。伏乞檢臣前奏罷青苗錢。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而召還八使者。則天下幸甚。

轍又奏曰。臣伏以陛下以一人之尊而居天下士民之上。所恃者綱紀也。綱紀者。上下之分而已。今內則中書之政歸於條例司。外則轉運提點刑獄及州縣之權奪於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上下之分侵撓如此。陛下之綱紀何恃乎。且法者所以示信天下也。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司乃自第一等給錢有差。皆令出三分利。豈謂公家無所利其入乎。又云不願者不得抑配。今上等人戶既令出息。又令保任貧戶。豈不為抑配乎。近詔諸路提點刑獄嚴加覺察。又令開封府糾問呂景。諸路提點刑獄何為陛下覺察乎。詔令如此。而欲天下取信不可得也。外議紛紛。皆云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伏乞檢臣前後二奏。罷青苗錢。追還使者。而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以正綱紀。以息民言。而幸天下。臣不勝區區之愚。

監察御史裏行張戩上奏曰。臣切以天下之禍難掩至公。存於聖明動必循理。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昔建議請使而試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罷之。是順天下之心而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為。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易之義。貴於隨時。陛下何利之求。惟義而已。今則眾意乖戾。天下驚駭。而王安石尤欲飾非。所持甚堅。信惑憸人。力排正論。此臣所以在於必辯。雖死無為。義或難得。勢無兩立也。

參知政事趙抃上奏曰。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餘人騷擾天下。人情驚擾。物論諠譁。累具奏陳。并與宰臣等數次面奏。乞罷諸路提舉官屬。其常平等事一切責成監司。信賞必罰。勸沮慢者。而王安石強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咈非文過遂眾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張次山、吳師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懇辭

勇退，唯恐不得所請。夫要職顯任，人之所欲，彼不顧就者，蓋知事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西川、福建提舉官四員，其復如此上煩言者。是所謂惡醉而強酒也。近臣侍從事親當言制置司不便。司馬光因辭樞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怪駭，今常居家待罪，多日。孫覺、張戩、程顥三人，各與安石論列於中書，又嘗上殿乞罷言職。今日呂公著、范鎮俱請郡。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言乎財利於事為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矣。以言乎提舉官於林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矣。今夫不顧財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罷提舉官而棄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洶洶如此，更乞為事之重惜禁之大，寢其輕者小者，變禍為福，易於反掌爾。

樞密副使司馬光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曰。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賜臣詔書，敦諭深切。天覆地厚，非臣隕身喪首所能報稱。然臣切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竊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廢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勵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言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變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循祖宗之令典，乃更破亂[illegible]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違聚斂之[illegible]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illegible]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為非也。臣光嘗上疏言不當許[illegible]

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農田水利為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知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闔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為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illegible]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將之[illegible]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illegible]償來里秋債，積年以來，深債負逋愈重，或值凶年，則必流轉死[illegible]豐稔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illegible]之則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illegible]不幸國家有邊陲之警，興師動眾，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

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
水旱之災則州縣之吏雖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
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
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散千萬緡已放
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閻里巷於救荒之
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
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
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
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
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illegible]
只因荒饉以濟飢民凶歲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illegible]
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振

濟乎臣切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本
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它日若
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
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事三司所不能供者陛
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
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
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
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益
王宮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坦獨俯首不視王強使視之
坦曰坦但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
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
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

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行貿易以三百萬緡爲本又散
青苗錢穀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二十萬者固不足數矣其爲露臺假
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既
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
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俟數年之外富室既
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水旱饑饉加以四
夷侵犯邊境羽書狎至戎車塞路戰鬪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
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以待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
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
石以爲子孫成此明盛之業如此其艱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
圖觀之自周秦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二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擾

攘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
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當以民不聊生亦惜在王宮
室臣切觀方今四夷賓服邊鄙不聳年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
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洶洶人不自安者無它故也正由朝廷
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務謀畫
各務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搉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
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破散常平倉廩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
溉民田又欲[illegible]二十六陂水殺人糾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
人共而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商鞅之策[illegible]以使常平使者必欲行
之天下洪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
自安苟不罷廢此弊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照然覺悟
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

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斛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句，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此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置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冒寵榮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憂懼狂瞽之誠。推忠明哉。臣某昧死再拜上疏。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切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重輕，未見其可。臣切謂陛下固已燭見事理，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爲，蓋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興情大奪，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幾。與其遂一失以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令，況罷預俵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論議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顥又奏曰：臣竊謂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

學識處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觀文殿學士知青州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切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縉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二分而許取一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爾。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則不可多取之於民；所得不多耶，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一、臣檢詳元降指揮，如遇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切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年常多。今所降指揮只言候災傷一料，災傷則若續遇豐熟者，須一併催納，則貧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下等之戶，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

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將次料合依錢數，則虀猾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欠失陷。

一曰切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累降指揮丁寧約束縣官吏不得抑勒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免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遍散督責，其勢使之然，不得已也。由是言之，建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必須要盡數，亦不必與逐州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累年皆是采聽眾議，遠慮所見青苗之弊久已然。中外群臣已行證論者不可勝數，其所陳述利害亦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群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係目下利害，乞從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琦又上奏曰：臣近曾奏為起請依條限青苗錢不便事節內一件，乞遇災傷見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乞。今來勘會今年二麥稍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今來俵秋料錢數，切緣見所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依散秋料錢，切慮積壓拖欠，必枉有一路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未得依散秋料錢，然朝廷指揮去後，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切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以諭天下，欲釋眾惑，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說者，意在恤民也。以臣愚見，若是散錢於春中依數納進，貴賤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民之術，可說焉。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只是抑配，直是放債求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早降指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七

理財

宋神宗熙寧三年，知鄧州呂誨上奏曰：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於君，而況備員近臣，嘗為諫官，雖居譴謫之地，猶分寄委之任，與夫畎畝疏遠之人，豈不異哉。臣孱陋之身雖補外，心在王室，亦微臣區區之志也。臣自夏得疾，久而未愈，因有陳奏，請就閑官，不俟引年，朴願還政。蓋不量力而憂國，往一心而愛君，進不得用其言，退不得辭其祿，憤懣憂鬱，誠有所發。頃因鄭入奏，少紓愚忠之萬一，上動寡聽，死生惟命。臣竊聞中外論議，道路流傳，朝政日務更張，聖躬靡安，人情不安。發此者其必有以。臣聞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本於天也。夫有常道，殺以降命。日月星辰，輝光於外，陰陽寒暑，生殺以時，不見天之運動聲氣，而織功自成，聖人所以藏於形跡，法天之常也。虞舜高拱巖廊，無為而民自化，得此之道也。周文翼翼小心，日中不食，陰騭之興者，秦之殊也。至於衡石量書，勞心彌過，豈帝王之事哉。恭惟陛下生而知之，高天縱識，足以燭幾微，明足以洞幽隱，帝王之蘊，古今之成敗，是非得其要，而勞心焦思，下及似未禁於要道，豈聖功獲運而贊襄之力有所未至耶。臣聞開基之主，或拔蘊危，下懷人心，已當天意，建一事，立一法，傳之子孫，期於無窮，思慮之宜，必得其詳。守文之君，享其安佚，繼志紹述之事，光昭不承之業，日謹一日，此其務也。所以成王嗣位，述文武之道，休功盛烈，不敢專有其名，故周頌曰：念我皇考，陟降庭止。言思念先王之德，奉而行之，上天歆享，冤神祇之。陛下求治誠切，運心太過，論議者不能顯揚先帝之盛事，多言利慶不可用，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則士民與可言粗異於舊，情撥撥莫之安也。陛下繼述之美，於此，誠可惜也。臣聞治天下者審所先而已。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今大臣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得以智計誤身，迎合時務。比來改之，朝奏暮召，小言一發，遂興大利，歛歛奔競，唯恐其後，皆自謂不同世俗，乃曰賢人舉事，必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夷為禦戎之策，言利者以年饑散粥為惠民之術，刑上之論率皆此類。一有攻其利害，疏即黜逐，是將改法以為新令，務使士人不敢公議，斷損風俗，莫大於此。甚者東南均輸，皆棄林育，職此術於漢朝，比下尚書通議，皆云非便。武帝不聽，窮兵黷武，皆及舟車，究極之禁，從而生焉。時值元昆，下民皆曰甚疾，弘羊天必雨，其肥所以嘶者，昭帝霍光秉政，一切寬弛，盡心俞然，史稱書之，至古為是。自青苗息錢散行諸路，侵之甚焉，取之甚於，但施與未當，以私兩拋，徒起怨咨，萬口一同。今又以五等民籍與坊郭戶等錢，借通官戶例，均役錢，茶衛兩酒坊，以屈庸錢為名，其實靠利以入公，詔令既下，人心震懼，以其會然無生意。諸路監司與提舉官分行州郡，惟以商量為示必行，官吏畏威揚息，而不暇計役公之以分其利害，又社疑議迫成紛擾。乎時十戶之內一二戶應役，則七八戶遂其休息。今欲役不役，應者閑空，若助其資費，勞則均而不已，其速也。我朝著令，一有餘乎，當種者供其力役，則更實者遂其安息，假有餘補不足，特以得所矣。生民悅服，仁惠洽於骨髓。一旦改之，莫知所措，遂至今之法無弊，新法未安，說議者不究利害之本，知從欲下民，阢徨不寧，鬬爭，豈特空作以生事，其實貽怨於天下也。孟子所謂君欲利吾國，大夫欲利吾家，士庶人欲利吾身，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必國治在仁義而已。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而唯恐不足者，君子也；望望求財利而惟恐不足者，小人也。未有仁而忘其親者，未有義而不愛其君者。小人見利忘義，為有貪其

之心我淺識者豈非及遠貌恭改作以要已利古語曰利不十不改
常。利不百不易常。以人獨成其輕舉。況天下之重乎。在易之革卦曰
已日乃孚利貞悔亡。言已日不孚非不當也。悔吝生焉。革而當其
其悔乃亡。又常卦曰恆常也。言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其初
而後常。求深物理餘論害正而無彼利也。且如總余數者莫重於三
司。制國用者必仰於冢宰。今一二大臣制置三司條例。小官十數員
參議立法。三司主判唯知奉行。甯相不言得失。貽章於其間者黃孔
而皆以爲憂。制令每下。人必驚駭。士議於朝。民怨於市。而實害於路
流于四方。待無輕棄之意焉。比聞除司馬光樞密副使。極河移史泉
知皆言條例害公之事。因辭乃羅成命。言職相繼亦在遷免。居家去
職闔門待罪。臣察者之甚衆。陛下持之益堅。古人有言。臣忠於君者
之不忠。子孝於父謂之不孝。又如陰陽之和不長一類。古寒時雨不

[illegible]卷之十　五

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今有專君之臣如是中外愛憎陛下
聞於。與正人講圖康濟之術。不啻飢渴而待哺餒而俟雁也。臣知
思之專君必有濟君之謀。用已必有利己之術。前世何嘗絕之。近危
在所用爾。臣請以戰國時前人事跡明之。以爲禍亂之臣亦不寒心
有天下而不逸。唯命之以天下爲拮据者。紙宅焉。不能皆[illegible]而殺以
其身勞於天下之民。君亮而勤儉拮据其民。可謂大勞矣。非以條節
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機輟矣。陳說論理之臣附於側。則談說
之至誠矣。烈士死節之行勵於世。則法度之廢廢矣。故周之能久此
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臨從之臣。而倘明其法。故身修而譽世也。商
鞅說秦變法。孝公思天下議己。欲曰民不可與謀成而樂德於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
不循其禮。孝公感之。遂變秦法。卒以[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尚書之法。法

備[illegible]天下豈[illegible]之間也。此謂智貴公。智貴公矣。求得所未
得則國家[illegible]則君臣體。故智貴之術謹則所欲一而不得。群臣
[illegible]其敎遑不[illegible]何遠之求也。四人者尚雜諸謗仁義。[illegible]刑罰重哲
責原[illegible]以[illegible]民成以[illegible]閭達於之惡。雖[illegible]足視當時[illegible]請有功
於國家。[illegible]足[illegible]於[illegible]誘則畏[illegible]主傳[illegible]甘心所制
卒至於衆叛。[illegible]是謂之[illegible]才何申於本以爲亂之道[illegible]可得取
御輿。及其得君。反用衆酷申韓之法。殺世生靈。怨怨不免夷[illegible]家[illegible]
至滅其思可知矣。且如漢平之世。王莽專事。外示謙恭。招[illegible]賢士中
旅深隙。窺覘神器。以王尊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之輩爲[illegible]手[illegible]
擬劉歆與文[illegible]侍進爲爪牙。雖以才[illegible]置在顯要。並爲[illegible]而同[illegible]方。無
欲有所諷其[illegible]而言之於[illegible]成於偏聽。不[illegible]權謀害之[illegible]
朋黨分黨。尾大不掉。勢不得不然也。有以知大奸乘時盜名竊而不

[illegible]卷之七　四

至於竊國者可勝數哉。觀當之[illegible]誠有[illegible]也。且天下大器也。置之於
危則危。置之安則安。陛下今當容[illegible]之[illegible]矣。奸邪盈[illegible]弄[illegible]
可不察。如宰相者上佐天子[illegible]理陰陽。[illegible]內[illegible]外[illegible]四夷。豈一旦
可專其任哉。一陳[illegible]之姦亦[illegible]遂不[illegible]足[illegible]好人有所觀覦。自青苗
錢規利以來。言者相繼得罪。主議者[illegible]不知[illegible]輕而論[illegible]。乃罔其法
用。秉及於道。絕以深文。乃商君立法之[illegible]。今復見矣。向者御史一出
推斷路二獄。追捕婦女若不[illegible]千人。又提舉小便數十人分[illegible]諸[illegible]
名曰提舉常平[illegible]原其實[illegible]之職也。[illegible]獄[illegible]由此而[illegible]
臣百姓[illegible]過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忠臣[illegible]人主[illegible]在[illegible]
矣。所[illegible]山[illegible]之利[illegible]之[illegible]
實。陛下不[illegible]宮室[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爲[illegible]也[illegible]於天下[illegible]爲

廣矣。然天下之民盡剝以遣之，未必束手而赴溝壑，一有怨起嘯聚
山谷，譬猶水也，能載舟，覆舟之患，可忽耶。臣不識陛
下信用險詐之言，力沮忠諫之議，雖小過而憚改，將遂非而不復，必
以爲帝王之舉無過於此，而不當復易。則仲虺美成湯不曰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蔡謨悔過自誓，孔子亦爲稱美，易曰：乾德不可爲首。蓋
不可更有尊獨也。臣向者風霜奉顧問，明之才，者猶欲大用，臣
但聚其藝行之優，未見其經濟之器也。及聞纂之務入處條例之權
太重，以爲得罪補外，然年以來，但開朝廷漸紛紛紜紜，爲合前席，陛下
應亦記之。書云：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蓋舉曰：治道之要，在知人
之外，亦人誠向正，雖愚爲用，若乃狡邪，智益爲害。夫人情莫不愛己
莫知愛己者，不知自愛也。今與之圖治者皆未試之人，爲謀身者，自
者過矣。覆天下之怨盡歸聖躬，豈愛己之謂哉。臣切以忠臣不避誅

戮，故敢直言。豈獨惡生而欲死，異於人哉。蓋逆其死則足以成己之
名，得其生則成君納善之美。是生死兩得，斷於前矣，所以區區敢言
不忌於君者，誠也。尚與十慮之得，或有迴天之幸。臣伏望陛下深究
統業之事，兩究興衰之理，法其所以成歲之功，爲政所以藏身之固，
高拱巖廊，虛齋無爲之化。念我皇祖推周成在我之心，弗令義於
未年。言動謹予過舉，賞不及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同核成人，
擯斥浮薄之論，罷制置條例之司，廢諸路提舉之職，則論天下人
舉情，置器審安危之處，結民以忠信之實，兼陶所論，然治和，致神
清淨，豈不休哉。雖有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公，於益守護之至
也。惟聰明睿哲爲臣，迂闊之言，固不足取，取異者爰諸論議於當否，其
育容鈇乃其分矣。冒犯宸扆，臣無任隕越之至。
四年，判蔡州富弼上奏曰：臣以判亳州日，散青苗錢，以違朝廷法，其

勘州縣官吏不散錯罪，臣已三上章乞獨坐臣重責，特賜矜貸其餘
官吏。竊弟三奏乞於青苗事上但有諸般違犯，不以輕重，臣亦合一
面招認。近日又聞勘院推究職官中有人將簡帖與外縣官員，令不
散青苗錢斛，見行移文淮南來，決臣切觀朝廷力行之散青苗錢斛，
必謂有利於天下，然以臣所聞四方群議，此事害多利少，故臣愚意
不願支散。又緣忝爲長吏，不欲明行廢格新法。自來合散夏料之時，
即指揮州司依例舉行，切恐諸縣便行支散，遂勘會權管幹錢斛官
徐公衮權觀察支使石夷庚各管往諸縣，根照編識知縣縣令。臣因
令密與言，趁不得支散，兼令丁寧說向若亂有攔行支，傳將來人戶
逃移帶却官本錢斛，縣司上下公人必着均陪。兼徐公衮石夷庚至
曾說，實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即時叱去。二人既不敢言，臣指揮亦曾
因書傳臣之意，請與諸縣違亦不敢依散。昨來不散青苗錢斛，其罪

決不在它人，而臣專主其事，情狀甚明。所以臣前來已三上章奏乞
獨坐重責，正爲此也。以臣今來招伏罪犯，并向之三奏中事理，蓋乞
降下推院，令照會取勘，仍念臣之意，却欲朝廷存畜縣官，明行指揮
縣不得支散，即是顯格朝廷新法，若便依法盡令支散，即恐內去縣
官不前，致逃移却貧下人戶，又使縣司上下公人枉遭陪填家業，
兩皆不便。所以臣及期舉行條法，者是免廢格之名，稱密諭縣官不
令依散，者是不欲使貧民逃竄，又不致縣司公人陪填家業，似兩得
其便也。今朝廷既令盡理根究，臣亦須至盡理申陳，情事不獲已也。
然今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賢不肖，皆知爲害，久餘怨，只
是朝廷不知，此亦無可奈何，況自初行法，內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
臺諫官論列不一。曲盡弊病，又聞後來弊生轉多，臣以老病昏塞，不
能一一條上，但乞重爲推覈前後臣僚理會青苗文字，集百官議定

便見利害。臣所以先事且辨明者。只爲因朝廷根究。故雖悉蕃。即不是
播自文飾。尚求免過。所有今來本州不散青苗錢斛。止是臣獨見情
得當依劉摯雖死無悔。其餘公案以下州縣官吏。只有不合隨順臣
指揮而致罪。望聖慈察其情理。別無原切待罪取旨。

編修敕文彥博奏曰。臣忝位三公。職當論道。事有所關涉理政。默
而不言。則上負陛下眷倚之重。近日以來。中外喧傳。以謂諸路散青苗
錢。將爲不便。臣比不知本末。今訪知其由。深可驚駭。不近人情。有結
[illegible]無甚於此。臣謂此事豈可不達聖聰。皆去朝廷之意。在諸路所
差之官。非用百戚福州郡。故無有敢言於朝廷者。臣嘗見州[illegible]幹
運司勾當提舉常平官約束條目云。所散青苗錢[illegible]戶以上結
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戶充甲頭。此乃是恐向去拖欠不足。
勒令上戶填納。又欲散與坊郭人戶。其錢不得逼抵當家業所宜價

錢之半。且謂之青苗錢。却又與坊郭戶。皆是廣國利息。不顧道理。故
豈常平散斂之舊法。朝廷救濟之本意。此法於鄉村之民行之。猶恐
是秋成熟。折還斛斗絲帛。即謂之舉放。若抵令納本利見錢。即謂之
放錢。得所新敕。爲恐此歲時諸般折價未嘗了足。以其利債歸官司。不
許受理。今乃官自爲之。從古以來。未嘗有此。豈當聖朝而行此法。臣
竊恐道況鄉村之民有窮迫之甚者。皆願請錢。一時聊濟窘急。
向去必難填償。此不以民[illegible]來常[illegible]州縣[illegible]以迫太必遂散[illegible]
追呼笞責。何所不至。雖[illegible]諸路[illegible]
支納錢數甚多。必從[illegible]
舉之[illegible]旋常務成功利。剝下媚上。何[illegible]
甚恐[illegible]此煩擾。必致興起事端。所有提舉官[illegible]
[illegible]行散[illegible]以成非理[illegible]斂之[illegible]

敢以違事爲之。且以唐朝 本朝宇文融楊慎矜王鉷等二十餘人
建中初用趙贊陳京之策。百方聚斂。剝下害民。歸怨于上。當時執政
議臣。以姦佞結黨。專以財利媚上。方被寵任。未敢指言其非。惟張讜
陸贄嘗言之。不蒙聽納。仍遭疎斥。馴致祿山涇師之亂。豈不由斯。禍
去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信不誣矣。方今朝廷清明。表裏無事。
以天下之廣。財賦所入。比之祥符以前。其增有幾倍者。亦可謂無遺
利矣。若以用度稍乏。自當裁節冗費。省罷不急之務。不作無益之事。
濟之以儉。則民不困。百姓自足。君孰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此之謂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視開
元之末。與建中之初。所用宇文融楊慎矜韋堅陳京之徒。治之道耶。
亂之事耶。臣固不言可知。誠可爲聖朝之商鑑。近時以來。中外臣僚
上言興利者甚衆。大抵希時倖進。妄作者多。徒自紛紜。必無成害。伏

願一切罷之。惟內外計議。精選州縣長吏。得忠厚廉良之人。臺
閣近臣無世邪朋黨之士。則不治自治。太平可期。陛下可以垂衣端
拱而化成矣。臣職不識忌諱。敢於冒昧。以瀆聖聽。[illegible]頓首之
至。

彥博又論市易奏曰。臣近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於御街東廊置
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彼監賣。分取牙利。且果實
之微。錙刀是競。遂澤衆利。何得無厭。徒損大國之體。秖斂小民之怨。
遺貽嗟[illegible]何況況路郡亭。使所皆聞。豈無覬國之徒。將爲外
夷所輕。伏乞罷此行司。速行停罷。庶使毫末餘利。均及下民。悉澤分沾
感召和氣。

又奏曰。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义子。差官監賣果實分
[illegible]國之體。斂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旬日未聞施行。亦

不散詢詰求審聖意以爲何如。退有僭妄。伏增惶恐。臣切慮陛下以
其事小故不足恤。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爲。[illegible]盡[illegible]由
於此。且京邑輦轂。四方取則。耗制之下。治象所開。今乃官作賈區。公
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則官衆府欲市之不
售貨之業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不如是之規利
也。凡衣冠之家。網利於市。搢紳清議。衆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
求利。乃可爲物論所非者乎。斯乃誰斷之事。甚可恥之。臣亦恥之。
不忍聞欲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不勝憤悶。輒敢陳言。
伏望今後稍垂詳擇。若以臣言非當。甘從誅責。
知青州鄭獬上奏曰。臣切見青苗之法。朝廷非不丁寧。不欲強民而
使其自便也。故民奉行亦不敢強以率民。唯於諸邑。召其所願請。至
於累月而無一人至者。此其所以不願也明矣。常聞諸郡每縣皆如此。

近自提舉官入境。兩過諸郡。方以次支散。且將及杭。此杭民聞之。皆
相告以爲憂。及榜累月而無一人賦請。一日提舉官入境。則郡縣盡
相希合。舉民以與之。此非強民而何。是豈朝廷立法之意。兩浙方今
荒歉。處處食糧。湖台大疫。十死七八。將來豐凶亦未可知也。爲增和買
紬及置場市絹。商賈因絕。物價不登。若更散青苗錢。則於民者毋
乃太甚乎。民得錢百數。隨亦費盡。不計後日之輸錢。苗稍之不登。則
陛下若責之郡。必期於盡取也。必期盡取。則非鞭吏箠法不能行。於
是鞭箠累繫以督之。則將見徽屋廬舍。賣[illegible]鬻[illegible]而逃
矣。當此之時。陛下雖欲以[illegible]之。亦[illegible]以長[illegible]君殺而不
理。非是朝廷無故捐數百萬緡。以擾斯民。動搖[illegible]。非細故。未親
青苗之爲利。而其害已如此。宜其天下之致論多也。臣初不論[illegible]
以上在杭。必欲爲陛下守之。上之意。不敢強民以犯。今既易守青州。

州。方將去此。而提舉官到。且與諸邑合議而行。臣實不忍杭州之民
獨有無辜而陷刑網。有所以不能自已也。伏乞陛下指揮兩浙路。如
已支散處則依條施行。未支散處特賜寢罷。庶使一路疲民。遠沾聖
澤。臣無任俯竭待罪之至。
熙寧二年。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上奏曰。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
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
並廢。昔人欲登高必自卑。欲行遠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
自邇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
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以爲
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
心勞而不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旣修。
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旣服。而遠人自至。

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必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可得也。臣愚不
肖。嘗試妄論今世之宜。而切觀陛下設施之叙。以爲所當
先者失在於不務。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竊恐不以爲信也。
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
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世。武足以制斷。
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
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以之於事。豈無
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illegible]加進。天下之勢
日益於前。天下之人未知[illegible]
河[illegible]而難[illegible]
思念而[illegible]其先後之[illegible]未行[illegible]世之[illegible]
而已。則爲國之[illegible]國之所以[illegible]事[illegible]以成敗常

必由之道。趙充國論邊屯之計，以謂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
人不敢動矣。諸將皆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
苟無其財，雖有賢者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
而千里也。是不須以思是不足然。雖管建用兵之餘，將來林山之民
將寶其險阻，破壞其所不後已。方五人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小之民
東安思漢，而又乘其凋敝，苟分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
無數月之糧，關中無數歲之儲，而西夏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
東攻，不以為憂，以為萬與而有萬全之功。既而豈臣失律，先事輕發，
亦為入寇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救，獲其人而
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難卒至於屢戰，諸臣而將爭攻天
下，謀之於數年之前，而罷之於數歲之後，宜以為是失當而悔之
哉。誠無財以繼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在於微密

四夷臣服，異類是經治之餘功，而太平之潤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
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變前事之失，出秘府
之財，從內郡之租賦，皆遷運之，支備沿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知陛下
之有意於財矣。然術以為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
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急，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
勸其上進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為緩，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
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有餘力，車有餘
力，乎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傷，其蹶而為不知命也。四
方之涉莫不蓋取民力盡矣，而上用不足以自出，而
事故之生，復不可料。譬如樂雪驅馬上白山之峻，卒而遇險阻，恐
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何得不可知者。故臣願

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
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
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
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舉古之所以置吏之意。
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
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所以治人，郡縣之職缺而
取之於民，府寺之職缺而取之於郡縣，小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
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
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官之未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
法生，而官法始壞，受命散不復其甚，是以吏多於官，上下相窒，譬
如决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壅塞充滿，一陷於其中而
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

後者勉其前，不忍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
於此。夫人情紆則緩，易則有所不為，窮則思變，亂則無所不
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此，是成相雖有射相違，修怠而不得進，又
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衆者而闢其塗。今也國
用人而約之，不勝其多，由是設於中，禁而艱難之，是以法益設而爭
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詔，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
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損名數，而後決其數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
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此[illegible]其取之一多也。古之人其
擇吏也甚精[illegible]為士為士者皆其備潔
之人也[illegible]
難而科之甚難[illegible]
集而第之者也[illegible]居家[illegible]

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焉以祖宗之世士之多以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它惟昔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五科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否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稍因緣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又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為者也則其為政無所擇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給其老而已如給其老則曷若以累牛羊哉苟執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舉有以收之矣其二曰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未幾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去之行不可得也蓋始出以救患者必有所遇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詔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事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有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繁也臣以為不然夫大計者必執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案牘之大而一毫之細皆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吏不得不多吏多而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矣今也天下之財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illegible]以為不足

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也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輕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司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非欲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則損之三歲而再舉無罪者還其官自唐以來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敢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為怨也不直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阻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為怨皆將不免然使衆進之士日益多而力盡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覽斷而力行之削自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冗吏使諸司自議可以損減者付其所部而臣各任其屬曰自今以來不有以私罪至其職罪至入己以上者皆自上約其輕重所裁之已而以官事發覺者之罪解去官與赦不得也夫以私罪至某而罪至入己至於千其為盜也若失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得之而罪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

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去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不問。陛下誠能擇太公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屬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致某贓罪正入己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遂陷於深文者也。苟逐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少。其後蕃端書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也。已成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輙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之兵爲額。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雖然天下之兵實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偏陣。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輙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我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於一軍之司命也。臣切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將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二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爲。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絕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搪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虞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日歲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怡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輙近。則雖屯戍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今世之冗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精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

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鼓譟爭進；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二尺童子知其無疑也。臣愚以謂[illegible]臣願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illegible]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其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患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患窮而後慮則傷於患。昔者太祖太宗躬擐甲冑，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眾未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illegible]

未見有過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眾，宮室不能容[illegible]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患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除而遣之。古者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而聖人知其不可以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及。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而漢之諸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侯以階列，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

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illegible]，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illegible]，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illegible]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illegible]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illegible]而無以君[illegible]也[illegible]皆爵郡。太宗即位，疑其不得以[illegible]同大臣，封德[illegible]爵命[illegible]以天下為私[illegible]非人情之所然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illegible]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

不然。古之帝王，豈疑而多防？骨肉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此固禁錮處於匹夫者，莫如秦。然秦亦不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朝夕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親戚，雖陛下[illegible]得以[illegible]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不大之患，而饋運之勢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盡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illegible]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以舟楫州郡之[illegible]民廩給之，本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以民力[illegible]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illegible]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為之法。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

與兵而稟之。凡皆如舊其□募兵遣之當令使以其船及人賃之而
所過免其商稅船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取其米若以若干一班回
大將之賞與之。方今瀕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爲官吏盜取侵
之所入而不獲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任者往往求為軍
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臣自蜀趨而皆之京師京師之兵
富得宗。而不顧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勢取之於南則不足
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
之其始不免於買買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
賤。賤適必以貴貴復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
舊法皆自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累而然之。此
又其所積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然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
者貧之原也。從其所恤而救之無所不救則其所存者廣矣。況其無

足恤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
為天下之富而顧臣區區之言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臣既之
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其□。□□
遷引前世舊言適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然而天下之吏京師
以上再遣其官。天下郡守職可備其職。□□□京師之大夫與
去歲所謝之大震。有役並作國有聖急之費。而□□之費不廢於□
官自樵山用兵供億之未已。與京師流民賑恤之未息。官私□□
不暇給。而宗室之病不俟歲月而發。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
之義。臣誠知事之困於積弊可為者然有今之有其可恤而救之□□
端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愛之□□
為是三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熟慮□□□□天下之□□□
幸。臣之所陳何足言也。然臣竊以所聞□□　論六十□

下將益衰耗難以蕃息。陛下何不精求其人而定其各累擇任將佐
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今天下之官往往遷徙
皆有欲去不久之心。待其之官滿年而不得代則皆皇皇而不樂。今雖
不欲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監司之官吏治邊之將任此時
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
其流。發其端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
之使與□□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若臣同心
上下協力處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
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喜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
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攻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
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甚。然則天下之
口紛紛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起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

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
疑之於上。故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毀矣。世有耕田而
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
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換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
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竊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排破天下之
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說可去也。三冗既去
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自茲而往庶幾盛隆。陛下所為而無不
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
有西戎北狄不足之圖。昔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仲繼遣
退無不存亂。今陛下不幸長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
勝惓惓越次言事伏覽之□無任□□。
□□侍御史□□□□□□□□□□□□

理方不失其所用於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以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是然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滋，民受其弊。時既言者若爭利之說。雖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

轍爲右司諫，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糴狀曰：臣聞自古爲國用之利，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之爲說自然。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不必納諸色錢幣，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斂錢也。錢之入官，考唯有茶鹽酒稅雜罰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之。無錢重物輕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取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數。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飢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益甚。朝廷近日雖已罷散常平錢，放免役錢，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宜散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將致死。臣切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衆爲險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貴實軍食，內實根本，外康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數年。近者歲運損耗，糴價不節。太倉無五年之蓄，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數，大抵銷減，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救賑濟，所從得不免誅求，官既收糴石之粟，以濟億萬之飢，雖其使以爲喉。今諸路漕司久以消曾不行，官民羅綺，放使變，以買軍器雜物對糴闕數等故經費不足。朝廷出錢於內藏庫。外貫諸郡。有司盡力營所在也。臣欲乞於對樁諸路轉運司各付本路常平見錢，逐年豐熟，穀帛價賤處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二年衣糧，以三年節次收糴，量立禁約，不得別有支用。仍於每年合收糴錢物數目，逐處常平倉司每歲於具可使入及見糴物數所運數於州司供報中戶部。照檢有無違法闕奏。應十椿錢糴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之以穀帛四民取利，百貨流行，寶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附足，公私兼利，大有補。如許臣所奏，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七

理財

宋哲宗元祐初蘇轍論青苗狀曰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邪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使吏之利在給納而恐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事情為吏民所侮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復備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稍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

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賄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

巖再論青苗狀曰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及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為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言其害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既已罷之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為首然天下從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為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得共聚等亦近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為言由此聖意遲迴未決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為國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為今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我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若非左右搆此說動於聖聽則何至為之廢格群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恤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對斯謗

巖三乞罷青苗狀曰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

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公著范鎮下至臣等輩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眾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聞並講訛議更滋彰中外孤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稱其闕乏者臣以未察是以為之遲迴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稅然有不足未過制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五換歲遭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建章宇宮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神宗西戎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為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為若謂陛下富於春秋未審

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聰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散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責，以懲臣等狂妄。

轍為戶部侍郎，上疏曰：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為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竭愚人守官之義，庶幾百一，執藝以諫，謹條具事狀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歷觀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它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集。本司諸倉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已，降及近世，如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備災，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所以不足為憂，臣實陋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竊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類皆上下無復廉恥，以寬安為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高，以不察苛吏為賢。於是巡歷不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慵者拱手，權歸於吏，貪者縱恣，妄加於民，四方嗷嗷，無告。其它書理不修，凡財出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榷酤無故虧欠，若此者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

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具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無狀者，特遣使副判官，一以勸百，上之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兩立。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要事歸官，其間蓋有僅存者。方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存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故，職務作為不改，卿丞簿物物判置吏，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為朝廷愛惜人設官，非無以擇人，此言一出，所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綠邊及時，仰給而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近歲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陛下選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切攀劃，及諸封樁禁軍闕額，禁軍當以例物押賞，而出軍之費，從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誤借於轉而各口費用實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二

賞特甚建枝刻剝。何以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因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餘。戶部亦有賴矣。

轍又論戶部三弊狀曰。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歲餘。無去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頗殊。利害相懸。尤今造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昔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都需特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為諸司所擅。遂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一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它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苦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算。然後諸司務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有外監寨役與轉運司爭事。轉運司之領河堤也。兵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其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illegible]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議者難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藏不廢利害。至使公私應副。為費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

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雖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果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欲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遽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頃聞議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贊育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

元祐一年。畢仲游又上奏曰。臣以戶部尚書乃昔之三司使之任。專掌邦計。財賦出入無所不周知。則國用取濟。今當以昔之三

司使之任。悉歸戶部。財賦盈虛。可以經制。不誤大計。自尚書侍郎以下。愼選而久用之。兼總集事。尚書侍郎。即是三司使副之職。郎中員外。乃昔之判官之職。此國之大計。乞早留聖意。

五年。戶部郎中黃廉上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熙寧榷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陝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為多。於是禁網滋繁。百姓受弊。陸師閔立法寖虐。故取利寖多。上累朝聽。下結民怨。中外臣僚。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遂論之。不若盡以予民。使園戶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稅利。及攤賦錢。更如熙寧以前。博馬之策。無交易之煩。無脚乘之勞。祛去故弊。一絕私販。無復可議。若致詳於公私之際。則先當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邊計。利害各有所在也。蜀民通惠。帶挾錢重。商旅賚携。息不償費。若榷併茶盡予商賈。則百貨未能通流。脚乘未能倂濟。非唯園民之獲豐產施其資生之路。若害市交易。禍一不能絕。亦足以害經久之法。今若俾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陝四路及關中諸路與之。則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但川茶以補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販。雅州與元府所產。以應熙秦諸州。酌中法以為邊備。於理為可。

六年。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解鹽專置使狀曰。準中書省錄黃。尚書省送到白劄子。勘會陝西制置解鹽司。元專設官總領。後來方令轉運使一員兼管。是致職務不專。有害鈔法。契勘茶事司。河北糴便司。已從轉運司兼領。七月〻日得畫三省同奏。罷官依舊差官專充制置解鹽。緣更不令轉運使副兼領者。右臣伏見仁宗慶曆中。以范祥條為制置解鹽使。行禁榷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議者言禁、〻年乃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盡革宿弊之本。詔〻、〻〻祥初建議。當時論者爭以為非。而韓琦問林等皆以祥法為便。

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陝西轉運使。及李參代祥。官課遂損。嘉祐中。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祥之鹽法至今稱之。及祥卒。韓絳使其後。祥與向皆號為能主利豐財之臣。然皆以提轉兼領。祥之再使亦當專領。後又歸之轉運司。由此觀之。鹽事備專在於轉。今不在置使也。今誠得如祥向者而主之。亦何必專。若不得人。雖專無益。自仁宗嘉祐以來。不置此使已數十年。今一旦復之。設官置吏。別為一司。公私先有勞費。權輕則不足以動州縣。重則是又增一監司。州縣承稟。不勝煩擾。又提轉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此人情之常也。神宗熙寧中。留意馬政。置監牧使。數年而罷。又置提舉常平司。陛下即位而罷。蓋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為冗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治道貴於簡便。綱紀不欲繁多也。東南海鹽不為不多。然提刑司亦兼鹽事。解池鹽在陝西。轉運司止一事爾。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設官。則轉運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為朝廷共茶事司本起於李杞劉佐陸師閔之徒。征利而為之。議者皆以為非。朝廷以熙河邊用。不得已而存之。此不足為法也。夫解鹽利害。非臣所知。止以祖宗之舊及事理言之。恐不必專設官。今陝西有鄜州轉運使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皆可以選賢任用人。若選擇知鹽事者一人為監司。使之兼領。亦豈致不集。若在轉運司。於鈔法有害。則提刑司兼領。亦范祥故事。雖增監司一員。猶愈於別置使之煩也。若者利不百。不變法。朝廷方欲省官。惜費。省繁。大利害則不若且如其故。使臣愚切謂非事體所宜。煩費故未敢行下。伏望聖慈更賜入臣詳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

祖禹為諫議大夫。時論封駁子曰。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〻計轉運司。辨用出入之數。以來諸路每有差遣。若辭訟詳酌應副其餘

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缺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
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耶。或止如常歲量事
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應副。以為議
若盡數與之。則恐它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家。無有厚薄。就其
闕。則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免刻剝百姓。何
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差轉
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會計。後可信。是使
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務過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於
不信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缺乏。只委轉運
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作緣飾。今諸
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
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臣恐舊
拚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
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
未起發。並除放。自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
諸路例多窮乏。而富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移救。亦非均
通有無之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散還諸路
必稍舒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更改。臣竊聞先帝每
有拓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
必有更張。六代以來。無不如此。若狠而不施。不惟無以濟國家
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祖禹再論封樁劄子曰。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
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

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為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
計。封樁之設。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
愛惜。但移之於東而運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
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
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
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
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
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
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
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
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
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樁
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
楊炎之請。陛下宜有不從之者。昔先帝有經略四夷之志。是故別
斯以待用。今陛下垂拱守成。志於無為。蓄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
祖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行節儉。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時
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攘服夷狄。志不在治。既變紛更。經費與民休
息。遂罷鹽鐵議榷酤。武帝總核之實異其時。則武帝之法。昭帝宜
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
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宜免掊克。
是宜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
下之民幸甚。

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王覿上殿劄子曰。臣[illegible]元祐[illegible]戶部[illegible]
[illegible]時對言諸路監司移易錢數。習為因循。[illegible]以[illegible]

弊事無兩革，得走不知畏。長久之策，置而不講。故轉運司財用日耗，
提刑司常平坊場之政浸以隳壞，此不可以不恤也。伏望朝廷立監
司久任之法。近者侍郎戶部亦嘗具劄子，上殿屢陳監司數易之弊，
今監司迎辦目前不為遠慮，見大利在三二年之外，各小費而不為，
圖近效於一兩月之間，貽後患而不恤。欲職事無廢，財力有餘，難矣。
欲乞今後監司皆慎擇其人，而久任之，信賞必罰，而勸沮之。朝廷必
欲久任，即須明詔諸路以久任之意，使講求一路生財足食之利害
條例以聞，而朝廷隨宜應副，責以遠効，不求近功。如此，則異能之士
必竭以奮，庸中才之人亦勉強而舉職矣。其劄子逐三省未嘗施
行。臣愚竊謂近歲計司財用窘闕，日甚一日，理當深為之慮。今欲不
傷財不害民，而使經費足備，備蓄饒衍，非慎擇監司而久任之，更無
上策。伏望聖慈詳酌，特賜留揭，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觀又劄子曰：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臣竊見京師之民，素無蓄積，日糴官糧以充食，
而只歲運糧僅有三年之備。蓋發運司上供年額，雖名六百一十萬
石，每為灾傷除破，或賑貸等借用之外，多不及額，故食思日耗，非所
以實京師為遠慮也。伏緣發運司見今雖有本錢一百五十萬貫，其
所以羅求奏請可以准備諸路額斛未到，間先次起發，即不能補完
實闕之數。臣伏望聖慈詳酌，更以封樁錢二三百萬貫付發運司，於
豐稔路分旋次收糴，遇歉歲阻破，及它司借用，須經斛即以所糴補
其所闕，使每歲供當滿六百二十萬石，能食實兵，則常備數多。卻
貳誠上供之數，如元所發，若有偏下，有司立法施行。
按宗時糴為右正言上奏，曰：臣讀河東諸路，□□司舊有封樁
錢斛甚多，只自元豐四年用兵夏武之後，邊計窘乏，奏將經略司錢

斛盡歸轉運司支用，由此經略司倉庫空虛。近年雖因西處帥臣奏
請稍得錢斛封樁，并為常平本錢，而其數至少，不足為緩急之備。非
計也。蓋轉運司經費至廣，郡縣等租賦僅充歲計而已，何暇更為邊
慮。臣聞□件諸路今夏二麥甚有豐稔之處，近仍頗得雨澤，秋成有
望。臣欲乞朝廷出內帑金帛，每帥路各賜三五十萬匹兩，令逐轉收
糴斛斗，依舊為封樁，轉運司不得干預，以廣邊儲。伏望聖慈特賜指
揮施行。
臣謹寺邊之大計，惟粮積實不多，近者河北措置糴便司斛斗議
者皆以為綽有為難矣。今來本路水災，其饑其斛斗之助，豈為小
補。河東□□□□□雖也，川陝西河東地高少災，積粟可以經久，當
邊□未寧之際，尤須蓄為准備，兼稍有災傷及添屯兵馬，即糴
買便貴，雖比平日增數倍，多方糴買，亦難遽集也。內藏庫錢帛

□宗嘗積於安准備兵費，若但付轉於漕司，待其邊計窘急，
得擅言以後方行支賜，不惟緩不及事，兼見錢並不可肆糴，所
得金帛亦難變轉，豈斛斗又貴，則費用錢多，為納者也。若於平
日支賜金帛，令逐路帥臣得以旋次變轉收糴斛斗，其利
十倍。臣惠聞擁貨務封樁錢物亦多，與其閑置於此，不若分賦
量給帥路以廣邊計。惟聖慈詳酌。
觀又上疏曰：臣聞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古今之通患也。故李悝欲
壽昌為立羅常平之法，以救其弊，不惟當時之人以為便，而後世有賴
焉。神宗皇帝□之初，□臣建議，緣常平舊法，以救其□錢緡細，一公論
莫不以為然。□□議者撓之，其實先帝聖明，心知其□，□□之□
受，幾年之後乃蕃然□悟，□令常平□斛存留□□，□□常平倉，斛斗價貴
市價小賤，收成時添市價收糴，此有以見先帝知常平舊法之不可

麼也。然青苗錢未還全羅者，以建議之大臣猶在，而附會者膠固其
說，未可以遽從而已。今二聖臨御，書政無不行，弊無不革，宜有以
成先帝之志矣。今年二月九日勅節文，授衆宜錢，安提舉刑獄，兼
害主管常平倉法。令下之日，四方歡頌，以陛下聖德隆厚，前古
之良法，先帝之素志，信可以行之於今日矣。曾未數月，遽復改易，而
所謂青苗錢者，方且著為新令，以與其出納，謂以為驗而兵知其
故。臣竊料議者不過謂青苗既不在額，而取人情願，坐而得息，有利
而無害云爾。果如此，臣請言其不然也。夫取借出息，貸下無知之
民所甚欲也，初無故而得錢，孰非情願。迫乎救飢之際，何暇遽呼後
促，繼以鞭笞，威以桎梏，而後本息可得也。且又請斷兼並以益多
則以進亡自私之，而逃及妻孥，累及同保者，相望於道路。方當太平
無事之時，而使其民無辜陷溺，不至於此，可不為之痛惜哉！然則青

苗之所謂利者，果在於利民耶，非民之所利，則其說既見於前矣。如
曰利國，則歷古以來，利不及民而國能獨利者，未之有也。必民利而
後國利焉，此推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夫青苗出
傷人，甚於傷農。人傷則民傷，民傷則國貧，乃必然之理也。人累傷而
難救矣。區區青苗之錢，能使之不離散乎？農累傷而國貧矣。夫償二
分之息，能使之不貧乎？故不若穀賤不至於傷農，而民敦本，民敦本
則田野闢而賦稅增也；穀貴不至於傷人，則民樂業，民樂業則百貨
出而無求不得也。夫如是，則下何假於借貸之物，而上何慕於二分
之息乎？故曰民利而後國利，推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
致也。臣竊惟先帝存置常平一事，欲解以行舊法，而歸之於平穀價
矣。然今天下郡縣，猶不免水旱饑歲，雜米糧貴，甚賤而不售，凶年穀價
騰踴，民阻飢而死亡者，何耶？蓋郡縣之吏無以副朝廷之法，惟急於為

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常平舊法，則但司虛設，而又當平
錢斛既分以為青苗之本，則所存者已不多，是以穀價低昂
而於未見其平也。臣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依今年二月九日勅，行
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無使郡縣之吏以利心期朝廷，而廢
良法也。惟冀聖慈，詳酌施行。
觀為戶部侍郎，論財用疏曰：臣聞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民曰財，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夫仁義大矣，而理財在其間，然理財之大
本莫甚於食，故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
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家承平之久，宜
蓄積之充物矣。今天下郡縣倉廩多空，至有不能具三二月之儲者，
若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夫西北宿兵之
重地也，物價翔踴十倍數歲之前；東南食貨之淵藪也，糴貫上供

足一年之計，常平之物散在民間者，歛散有術，士大夫皆以為
常而不知憂，或憂之而不能言，或言之而不見聽，故皆曰蓄積公私
之積日益耗焉。昔者賈誼言之於漢文曰：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安有
為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下不驚者？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
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何招而不至？文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
百姓，乃至衣弋綈，示敦朴，為天下先，宮室苑囿無所增益，而不[illegible]
弛以利民，遂有貫朽粟陳之效。臣伏望聖慈留神於節用理財之道，
執講而修圖之，以消未然之患，以固無窮之業。
觀為刑部侍郎上疏曰：臣伏見東南諸路累歲財用窘為充之，故自
祖宗以來重國之費多出於東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江淮發運使
李溥言今春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請於本留三年支用，更留為備

上供及糴買等米斛數至多。天禧元年正月赦江淮等路上供米特罷今年春運一次。臣竊思祥符中諸路上供之外既有三年之蓄矣。至天禧赦書又特罷春運一次者。又有以見真宗皇帝深思遠慮不惟閑省運之勞而亦欲東南諸路蓄積常多也。今東南財用窘乏日甚。郡縣鮮有兼歲之儲。而浙今歲蘇湖秀三州水災。本路轉運司及常平之物不足以充賑糶。近取於江淮運糴於荆湖。雖稍能賑蘇三州之民則無備可謂甚矣。淮南去歲今歲皆無大災傷而轉運司以軍糧急闕訴於朝廷。每年冬借發運司米二十萬石以充軍糧。不幸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何以爲謀。臣近者備員發運使。在職歲餘。所領六路。以上供錢糧不應期限。而轉運司官吏被劾者凡四路。非獨今歲也。前此運路大數亦多。彼轉運司官吏寧不以失期冒法爲懼哉。蓋力既不足。雖重得罪無以避也。緣此諸路但務爲逃責便近之計。而不暇及生財長久之道。深可嗟惜。臣所見者雖止於東南諸路。傳聞其它路分亦多類此。臣亦嘗詢訪轉運司財用日乏之因。雖不能盡究其本末。然有灼然易見者。蓋路用度浸廣。而朝廷封樁浸多也。且以數事言之。邊人添隸運路。添將兵諸州添差使臣監官添員外置。準備差遣添入使臣。凡此雖政事所係。適時之宜。不得不爾。然若計其費。則皆祖宗時所未有也。用度浸廣既如此。又所謂封樁者浸多。若賣鹽寬剩錢。贖罪錢。禁軍缺額。度牒僧道船錢之類。名目甚多。本皆轉運司之物。而一切封樁歸於朝廷者浸多。則轉運司安得而不窘乏。臣固知封樁之物非以奉遊觀廣宮室飾苑囿修興爲也。不過欲蓄積稍多。而有以待軍國緩急之用而已。然所謂蓄積者。經費之外有餘。然後可以爲蓄積。豈可輸有司之經費使不足用。而名之蓄積乎。今所謂封樁者有司不得輒用。彼經費既闕。及致歲額

上供之物公然負欠而不可詰。又借貸於朝廷者雖經遠限勾勘而竟亦不能償。此豈長久之計耶。臣伏望朝廷熟講而詳圖之。凡上供封樁之物前日祖宗所不取者皆付之轉運司。使諸路轉運司稍得自足。乃天下之幸也。

劉汪上疏曰。臣聞財用空乏失助必有以所致。空乏失助之處。不因於費出。必起於陷失。此兩者湛沉財用之海也。朝廷講此熟矣。然知以遺利失財爲憂而寬綱之宜先及百姓。此何道耶。今內有計司市易。外有發運轉運。更相策勵。迭相征取。開闔之權歸柄于上。而天下之利盡矣。尚何疑百姓之私蓄以抗國者哉。天子仁聖。賜民寬大。此日爲盛。則理財之術但當究費出與失陷兩者之源而已。比年以前財用充阜。未無不厭者。非有真理財之意如今日也。特無所妄費。因循備閑擴。未今餘而已。付大興廢之後。官吏以倍費。徒吏以偏費。因以備治費。水以疏決費。軍械以預備費。府寺以土木費。禁兵以閒罷費於非常。渫漬以防虞費於不測。此數者費出之源也。敢要謂陛下以宮廷尤爲專池之故而費國逸頗乎。是則費出以爲雖有智者無爲奈何。然臣意此數者容有可裁省消塞之實。而未之盡得也。夫城防百堅費於頹壞。大危千斯漏於氣穴。朝廷雖廣入之。亦廣出之。雖日理之。亦日費之。尚何望陳腐貫朽之積哉。議者亦以謂朝廷急財如水火。而不憂陷如塵土。事未有形跡而志於必成。匹財失力。又稱弗治。故小人之爲。亦敢窮索易舉事而朝廷亦自愧悔。若爲害誠如此。則十口之家不能保其實。況九州乎。今朝廷內所備者臣不能知。外所備者非坊場之入而已。不亦太實哉。陛下毋忽錙銖之微。有積而至於鈞石者矣。毋忽毫釐之微。有積而至於丘山者矣。則日朘月削。使飽食於事之身。不致於苦瘠。斯可也。此費出之源所當究也。若陷失之害

則無虞不才以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不[illegible]言實考之[illegible]人不可殺豈以臣所
見稱[illegible]郡理大之[illegible]兩路兵之權衡也彼居是職者[illegible]而創[illegible]
一[illegible]今折[illegible]之[illegible]州郡特置欠之一事實自非重朝廷之遣
使[illegible]名在實[illegible]文具而已果能發[illegible]至於坊場之利之[illegible]有吏石備
之[illegible]數[illegible]細故也積收無算而弗收情輕贖金可得也[illegible]至[illegible]分而
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私[illegible]發跡展不足而累歲[illegible]所[illegible]益[illegible]力
不及[illegible]致[illegible]理事而意不[illegible]則以為[illegible]以[illegible]推之[illegible]
[illegible]者可[illegible]也非不能[illegible]而[illegible]茶[illegible]不[illegible]
可[illegible]究也天生有時地生有[illegible]人用之[illegible]而
[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得其[illegible]則與國之富[illegible]可得乎

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罷榷名山等三處茶以廣德澤亦不闕備邊之費疏曰臣伏見朝廷察知蜀中茶法始害數路生靈受弊之深特遣使者按視本末意欲更張與民休息今黃廉為諸路茶山場等處尋究弊端蓋見其實累具奏列皆有條[illegible]茶之[illegible]一[illegible]七八[illegible]民延頸以[illegible]禁過於飢渴之待飲食而朝廷尚遲遲未決者蓋為邊費巨萬仰給於茶歲歲[illegible]用[illegible]致[illegible]以[illegible]以說者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illegible]增歲課為百萬貫而又[illegible]餘百萬貫者豈皆茶息哉蓋有為虛價之事[illegible]民之[illegible]利[illegible]奪百貨公為販易其[illegible]至於[illegible]米[illegible]虛[illegible]今日陛下[illegible]為[illegible]事[illegible]仁[illegible]一[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不[illegible]為此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說[illegible]朝廷之[illegible]陛下之德[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名以[illegible]州三[illegible]諸場[illegible]

榷而此獨榷[illegible]民有幸不幸權法[illegible]見嚴[illegible]益費[illegible]時[illegible]作害如治病不去根[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愈也[illegible]今之言[illegible]莫若稍寬之[illegible]寬之道[illegible]聽[illegible]耕[illegible]民間交易之[illegible]及其[illegible]網運[illegible]錢比於權[illegible]須數[illegible]以五[illegible]副[illegible]河[illegible]奏[illegible]兩路[illegible]茶之禁並[illegible]黃[illegible]之請[illegible]自可得一百萬貫以助邊計以權馬去亦不闕也又[illegible]權[illegible]三處以貽[illegible]民之[illegible]諸路所入素[illegible]宜一切捨之以與商旅[illegible]招來之[illegible]蜀茶歲約三千萬斤除和買[illegible]百萬斤入[illegible]外尚有二千五百萬斤皆屬商販而轉三千里之內所謂住[illegible]者[illegible]可得五十萬貫自[illegible]法之行茶有[illegible]息抽[illegible]無名之[illegible]今[illegible]一切不問[illegible]以一貫之茶納長引錢百文[illegible]人情[illegible]便[illegible]亦[illegible]又有十餘萬貫[illegible]六十餘萬貫中三分捐一以為未必皆然之數則四十萬貫乃[illegible]其實而茶商諸貨之稅復在此外總計其數則邊防之費極可足用三路之茶不必禁榷利害煥然明矣

陶又奏為乞放坊場欠錢事疏曰臣伏見近歲以來西蜀之利多為公上[illegible]司之積[illegible]計[illegible]為私室之[illegible]十[illegible]九[illegible]日[illegible]澤流[illegible]得[illegible]被[illegible]成其勢[illegible]以[illegible]合[illegible]望[illegible]生[illegible]而[illegible]隨[illegible]支[illegible]發[illegible]究[illegible]中[illegible]易義[illegible]積[illegible]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休[illegible]山貴坊場一[illegible]其心其立法之初[illegible]為[illegible]司[illegible]勤力[illegible]得[illegible]之利盡以奉[illegible]家[illegible]史[illegible]物於坊場[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一[illegible]

之用行之年久[illegible]善小人之情競利而不慮患實封投狀務
在必得既受以價之直。又處增抵產之數盡償民間錢帶開之淵
貸[illegible]評判[illegible]錢做納[illegible]之[illegible]又有[illegible]錢[illegible]
百姓管押而進民[illegible]人往往[illegible]官物[illegible]既失陷則填納保人
陪填。或元買價[illegible]人交易轉更拖欠。緣此數事坊場多有敗
毀乃至出賣田產以償官錢。或抵產價高出賣不行則強責四鄰[illegible]
買。或四鄰貧乏承買不盡則[難]及飛鄰望鄰之家抑令承買或[illegible]
抵產[荒][蕪][illegible]官[illegible]則勒保人代納。亦須破壞產業[illegible]
起訟端。皆緣[說][illegible]。郡縣急於官課更不問有無違[illegible]使[illegible]入承[illegible]
[illegible]頭[illegible]遺[illegible]村[illegible]因[illegible]坐[illegible]無虛日。其[illegible]至於[illegible]
及男女[illegible]不能免。大率一縣之內中戶以上[illegible]買坊場[illegible]
而破壞者十常四五。官方如此百計增責極力[illegible]而[illegible]所得實

長編卷之三百[illegible]　十九

錢十分只及五六。一則因元買價高虛破其數。二則爲物貨錢重[illegible]
無厚利。三則日趨困窮難於償納。以此天下坊場欠積[illegible]其害
極多。神宗皇帝深知其弊，留於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并八年正月赦
文累行蠲放及展限送納，詔今所至人皆[illegible]天地大
恩莫過於此。除已蠲放外至今欠錢不下八九[illegible]萬貫。[illegible]言之內無
有見欠之名，刑罰之下必無可[illegible]之理。方當陛下布政之初[illegible]則
剝之事大半[illegible]去，天下臣庶[illegible]以爲仁宗復生。尤宜廣布德
澤以慰其望。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凡係今日已前買撲坊場拖
欠課利淨利并[illegible]錢之類，見[illegible]買人並保人送納
[illegible]有抵產者[illegible]
[illegible]大皇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一[illegible]何[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是非輕重，惟聰明聖智能
權而行[illegible]今欠[illegible]負以安生[illegible]貴收[illegible]以贍用度。何
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illegible]，何者爲[illegible]而行之。且在此日，又況今
春以來雨雪愆候，祈禱備至，未聞占足。則除放欠負，俾民免於[illegible]
亦可以感天地之和，召陰陽之和，使風雨時若也。臣又聞真宗皇帝
[illegible]御便殿親閱[illegible]
多爲有司[illegible]不[illegible]根究[illegible]煩擾[illegible]
願陛下遠法[illegible]之[illegible]民[illegible]
場欠錢，天下不勝幸甚。
陶又奏爲天下[illegible]錢爲[illegible]行[illegible]放[illegible]臣伏請天下買
撲之端，其一起於逋欠之弊。天下[illegible]之弊，其大者莫如坊場[illegible]
有實計增價虛估抵產之類，中有出限罰錢未滿不督之患，然[illegible]

長編卷之三百[illegible]　二十

保納官錢，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追[illegible]條例煩苛，不[illegible]戶[illegible]此因
窮[illegible]平民因而破蕩，或[illegible]違路，或自[illegible]溝[illegible]。臣
嘗歷陳其弊以聞於朝廷矣。大率一縣之內中戶以上因買坊場及
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illegible]四五。多者欠至數千貫，少者亦有三五
百貫。以四海計[illegible]六十[illegible]口爲害，凡幾萬人
失所矣。朝廷亦宜爲之惻然也。神宗皇帝深[illegible]其弊，嘗於元豐三年
明堂大赦并[illegible]年[illegible]月赦文[illegible]放及展限送納，德澤之流非
不深厚。一則爲有司[illegible]詔令[illegible]其少[illegible]於法遂不蠲除。
二則[illegible]
且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雖有見欠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

事其害或深赤子之命旦夕僅存伏願特降睿旨深發德音應今日
已前天下坊場拖欠及保人代納并出賣抵產物業不足及破賣抵
產未得者盡與蠲放仍令逐路轉運司限一月具已放數目奏聞務
此則朝廷實惠不為有司之所抑天下疲俗盡知聖上之撫養下可
以結人心之所歸上可以感天地之太和倘蒙聖慈開允臣奏其見
欠所虧錢亦乞依此施行
陶又奏乞諸有司所行執定六曹人吏額節冗省狀曰臣聞□始息
則不可革小人之僥倖長僥倖則不可節□□冗費今日□□□
在於此臣敢舉一端而議之夫六曹吏人舊□□額創舉行以□□□
官東西院承內銓等處皆定分隸若謂創法之初事未有數因而且
廣不免冗占朝廷知其如此嘗差王震刪定係勅詳議裁損寧不能
推至公盡疏事究繁簡之實立冗寡之限乃任私意而操吞稍少
者則減稍多者則添上以蓋欺罔朝廷下以賞貴宗族聚小至兩
謂行案手分者一人之食或四倍於監司處減者司雖多而吞手分
亦不少以舊揆新一歲之費又數萬緡乃是陛下欲省吏員則增之
陛下欲損費實則益之懷情罔上何所倚據臣之愚雖可以救原而
朝廷法度不可以虛行伏請申敕有司所行裁定六曹吏人之數無
或循仍故□□□□庶幾國家稍實稍稍裁節
陶又奏乞相度逐界坊場放免欠錢狀曰臣伏見朝廷德惠及生民
多矣臣下雖餘之態亦已僅畢惟坊場一事根抵深固條約交紊猶
有餘弊未盡蠲除蓋界界放賣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則有實封投狀
競利爭占虛增估直許通抵產之撥其中則兩淨利過重月納不足
出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雖欠尚
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追節目煩多不惟酒戶緣此困窮抑亦
平民因而破削或繫獄或決笞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邑
無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
產者十常四五多者大至數千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
幾千家罹此禍苦矣每家以十口為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恭惟陛下
至仁博愛亦宜為之動心矣昔者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於
元豐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免外仍與展限二年
送納去歲大饗肆赦亦有特住催理指揮委監司保明聞奏當議等
第蠲放德澤之流非不廣深然而此弊終未盡去者□為事司遂
提給旨恐失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則各物□□乖違費會之紀
或實傷而再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費尚且不□□於官錢何以納
蓋緣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一年往往生書家主子
孫偷散屋業等書在貴刑熟度月愈久重不聊生無聊之餘必無可
得臣愚伏望陛下推廣先帝實發異恩以遠近之差為輕重之序應
第一第二界見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與免
如此則大法簡易不為官吏之沮遏聖澤寬深不□陛生民之疲瘵
諫院官右正言劉安世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疏曰臣伏見陝西鹽鈔
鐵錢之弊莫甚今日向者鹽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賣至京師□□
直論換不過三五百文是致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關陝每鈔
席價錢僅及十千俄至兩處不及六貫或□解州請鹽一席卻
乘之貫通約一千一千般至出京之價已上鹽鈔與般鹽所折
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臣嘗謂大錢鐵錢之法每一小銅錢
二文今則用鐵錢一十五六文□□□□往往乘時尚或增
長此錢法之弊也二者弊源皆在□□□□以補支計不詳法
度與民□□本□□□入□□□□支撥以害□□

院□□□□□人起□非□□易公私兩獲其利今則□□□□
趨價鐵州軍執貿□與□□高□□貨□以□錢不行□□□□□
素無出產道路阻滯錢物之入惟用鹽鈔故不免□□□□□□山
鹽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相兼一等行用更無□□□□
自近歲以來陝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雜利物應諸處錢監添鑄銅
錢是以民間稍稍難得或須用銅錢收入即以鐵銅加息一分換易
日近官司又令應係支給請俸及買賣等只支一色鐵錢使民間分
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
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鐵錢之法素謂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
如此況陝右京西二路邊境相接無於界首計其未來金帛之價值
爭一錢皆以此也。久而不革為害浸深權時之宜莫若損益為今之
計惟使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解州鹽池支給鹽貨

宋會要食貨之二十八　二十三

盡用應管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在錢管銅錢盡數充接與轉運司
自今後應係支用並依舊日取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息換易
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鑄銅錢去處亦令興復如此則鹽鈔與
鐵錢之法必行商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經民之道也伏望聖慈
詳酌特賜指揮施行
畢仲游上奏曰財用之不足者世無能用財之人也。論事之小者當
論之大論事之大者當論之小。一家之所今猶昔日也一家之所出
亦猶昔日也。昔乃富今乃貧鄉里鄉黨必以為不善用財矣。今天下
之所生猶昔天下也今天下之所費亦猶昔天下也。昔乃有餘今乃
不足而莫有知其不善用財者殆未之思爾。蓋二十年之歲賜大河之
役防兵屯之費及宗室戚里之奉養雖有異於昔日而賦課之廣方
從之多鹽鐵酒稅征商之利凡增於昔日者亦足以當之矣而天下

謂□□□□□□用之不足則財之理在得知財計者用之爾所謂用
財□非□□□於公者可用。凡天下之財皆能用之雖非我用而實
用之□□□□□□□□我能使之不匱遺之於有也我能使之不匱左
能使之□□□□□□□□達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所謂用財之人也
三代之□□□□□□□然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二十年餘九年之
儲而見為不早國無捐瘠也。則用財之大計亦可見矣蓋漢興□秦
之弊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而孝文之時賈誼以謂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至晁錯則欲使民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曹
□數年遂盡除天下之田租而哀痛之實為富事之俗豈天之生財
獨私於孝文之世而多邪。亦能左右遠近而用之故耳。今誠以一事
求之天下稍有之繁費如公帑廚酒驛傳及使於遠道之義院
皆禁止矣。其不見於費者指貼工作三二事而已則秋穀未布帛之

宋會要食貨之二十八　二十四

稅與夫頁征商利爐之利州縣皆有之以其利而對□重姑以
二而對一。又裁之歲月可以為身計則何補之役不難節夫衙前之
役既有定額則坊場河渡軍丁女戶之所入足以厚它役之重而支
遞迎之費然所謂坊郭者獨無所與則可用之財良在於此。昔秦為
帝之時徙六國諸田楚屈景之族以實關中武帝之世又大徙富人於
茂陵而異朝之□不輕徙也今舉天下坊郭之役錢無慮數十百萬
剗損而不取則人□□□州縣則□□如□□□遷徙之大意皆以
從錢入粟塞下□為大河之□□□□□□以其餘為道路之
費粟之比前日之□□□□□□□□如是而□□□□
錢命進納之家與富民而罪可贖者皆□入粟塞□□□則移之都
邑諸國已實則移之京郡。三司之經費則□用兩冢宰量入為出之
法□□□餘以備水旱。而朝廷內外宗室戚里皆減於制度以通時

變。推此類而行之，左右遠近，唯我之所欲用，民不知所由，豈惟國家無不足之患，而富庶之俗，太平之策，必始於此，事非甚難，而近世少未奠有思之者。故曰財用之不足，無用財之人也。

仲游又奏曰。昔富有興作之說動朝廷，朝廷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故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舉。凡吏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有不容。今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當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持其不足之情，倚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且安

田里遷市井，徒耕稼之常業，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率抗疏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眾，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禮，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稍之數，有軍兵宿衛邊城守禦之說，有夫四夷募叛獎餽賜之勞，前古之君固常患於不足，而又操不足之情，倚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則雖鐵石之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新法復出，為天下爭將無處。何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於遠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費，其省幾何。弊在於冗官備禦之多也，則畫作減備營，其省幾何。弊在於新法官吏廩給祿賞之多也，則廢吏譏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人資用之多也，則定職官私身之數，非先帝御幸者一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亦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無慮數十百巨萬，如一歸地官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之常可為羨餘。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常為羨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廩之粟，亦將什倍於今日，而既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則將如丘山河海之不可盡。以此明告於中而精計乎外，俾朝廷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可伺，而不足之說不得陳於前矣。然故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如可永罷而不復，如臥飽之人，雖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蒸亭。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冀者井寶琉璃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為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太半，盜賊公行，守令不得為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邪。以兵不足而存保甲，則知財不足而新法之患可以復興也。

侍御史劉摯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聽政以來，與天下休息於安治。凡法令之弗宜于民者，既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于政者，罷免放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有在遠方，重地為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建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朝廷遣使廉治之，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切嘗博訪於知其事者，槩得其說。曰蜀地險而隘，茶之所出不過十數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為生，今茶司盡榷而市之。大約園戶有茶一卷而官市之纔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錢反以廉，訖於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糴引錢、頭子錢、打角錢、稅錢之類，舊去常已過半。每歲春官司預以券給借錢，轉必以牙儈保任之，及輸入之日，引驗交稱，又牙儈主之，故其費于牙儈者，又不知幾何，則是官于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也。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猶及鄰伍，欲

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不生茶也，地實生而也。茶
場以茶為息，始者息一出於茶也，其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
戶不勝為之也，故作茶日少，栽足之，恩宜一劄而已，於是主茶息者議
不獨賴茶，而又為博易以充之也。博易之事，遂貸百物，貿取苛刻，雖
刀頭屑無不為者，依茶為名，通曰茶息，而執務者視漏失歲課而不
敢有所論也。至於商賈請算者，平時便私，藏之州郡茶場，今則一集
于成都之都場，高其估以與之。又總計平時所之州郡遠近道里之
費入之。故都場之取息又如此。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以息為
功，以功第賞，既進官減年矣。又以息額之數錢使與胥吏牙儈分取
入已，曰用市易法也。市易之實固非法也，然其取息猶曰與民和市。
而茶之取息，一用嚴刑重禁，網羅放之，亦為功異矣。奈何均用一法
實之也。今一任有分數，少者至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餘年

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弊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者，豈非以蜀之茶
法與熙河蘭會之法相為用者，欺蜀茶之利以給熙河蘭會者，天
下十之三。熙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熙河蘭會
之費今昔宜有不同。昔者事邊之外，當有王韶，後有李憲，提兵革財
用之大權。朝廷捐金帛市糴，莫知紀極，其自用悉領於有司，無所
會計，非徒私二家也。於是依倚苟合之客，關功興事以利相市之徒，
公取公予，焚見其跡，則熙河蘭會大費外又有以泄之者如此也。今
疏制之於有司，無二人者之橫盡，若又於邊計外，凡名溢費一切
大為之節約，則蜀之茶雖未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之三者殆亦可
損矣。伏望更為選遣使，相考茶法之弊，及考會計綜茶公家之所費
與實息之數，大減歲市之數，稍宜之價，則納茶無名之錢，以究
養園戶，戢官吏之貪、牙儈之欺，以免給所息實之盡、分數之弊，以

革拘係而以其事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若庶乎可以
蘇也。臣待罪言路，既有得於人之言，敢不亟以上聞。然此其大略，至
於利害纖悉，則願勅使者詳究焉。

理財

宋神宗熙寧初蘇轍論蜀茶五害狀曰。右臣伏見朝廷近歲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惟有益利秦鳳熙河時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呵問。為害不細。而朝廷未知禁止。臣謹按五代之際。高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横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劫。凶焰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為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為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峻。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為獻。朝廷許之。於是秦鳳於成都府置都茶場。茶法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為名。多遣公人于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遍於小民。又[?]本錢。資與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更九變。[?]要取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以外[?]皆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毒傷敗

又有[?]者。入遂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算息錢。刊與[?]僧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為獄。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二年磨勘。閫之名路。[?]以與人。遂使貪官猾吏[?]無耶不至。深可痛惜。又崇[?]監賊之法。賊及二貫。上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是遂[?]文字吏于軍職及非常法。減息勝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二百里。至二日方出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遞一日輒徒一年。往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之宜。蓋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違民無由[?]以[?]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道。自[?]至今十餘年矣。自[?]朝廷[?]知其皆是官林量。然[?]未知其詳。臣今訪聞據[?]實。其條件五害如左。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與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自官榷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羅[?]高估米價。[?]俵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壓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即賣。榷茶之後。官[?]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禁[?]此園戶之害一也。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今官吏[?]法為[?]。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器等物。并因販茶運[?]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少。出賣及折博雜物。[?]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百[?]出賣收息。其

闕紗羅皆販入陝西，齊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
年八九月間，為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擁米一萬貫，每千出息八
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學
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茶場潛行工事，使西南之
民獨不蒙惠澤，此乎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舊官未榷茶，陝西商旅
皆以解鹽及雜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
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罷
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處稅務畏懼茶官，又利於
分取息錢，例多撥許，以稅為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曆，歲
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又茶官違法販賣
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務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雖有茶山交易
最為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
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險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
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
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戶，其為搔擾不可勝言。後遂添置
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
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
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於填不足，起貼諸州廂軍，逐州闕合
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馱，計四百餘斤，四季卻裁解替往還
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遁求死，常死溝道。至去年八九
月間，邛州蒲陽一鋪人全然逃盡，沿路鋪茶鋪為納命場，此遞鋪之
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
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
年六月生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發州郡准此可見。又茶

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解鹽地分，所
損必多，此陝西之害五也。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
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
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
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為陝西邊事未
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罔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
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
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而罷置茶遞，免養兵衣糧
及官吏緣茶所費食錢息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司驟約然
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止。然臣再詳
陸師閔所管茶利，雖使之與做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
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
有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
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侵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假令萬
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
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
錢，買此不貲，臣切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
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場日新者為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
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
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曾發覺。其貪冒無恥一至如此。亦乞令所差
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竄，以慰遠方積年之憤。
轍為中書舍人，論蜀川茶未當，伏曰：朝廷若罷益利路榷茶之法，
只榷陝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
茶之斤重，所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

除公遣所榷地分外。任客人興販。如此譬畫比之頃年全榷。益利及陝西諸州。其利有五。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大秤抑勒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榷。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既榷茶利自倍。自榷茶以來。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遣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榷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州郡雇腳。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皆食賤茶。四也。往利諸州。茶貨通行。兩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擇名山梁洋二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榷法如舊。而不榷之地犬牙相錯。榷與不榷茶戶利害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榷與不榷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假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盧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通過

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榷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擾被追罪。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議。兼榷陝西東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運。賣和買之餘。成都路客人販入。不得過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雇腳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榷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illegible]見。

熙寧中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曰。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嚮於王安石之說。言皆不行。

時青苗法行。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其募民分聚。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

如私家雜償它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illegible]哉。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議謂振民之絕而抑兼并。然保十戶為甲。[illegible]無根者毋得給據。則是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產。非能人人計口受飲。但權斂償貴賤之柄。使積財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錢。雖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臻。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散錢取息。官室歲[illegible]坐待鄉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扶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

熙寧十年。知彭州呂陶上奏曰。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宿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契勘見在約支幾歲不至闕乏。帝發德音。特免數年。或定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

陶又上奏曰。臣今具本路置場買茶。并熙河等處賣并盡諸州茶貨入官。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致令細民失業。枉陷刑憲。大於遠方不便。謹具畫一條例如後。

一。臣伏以國家富有四海。山澤之利。多與民共。自仁祖臨御以來。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謂諸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貨法流行。德澤深厚。聖時盛事。萬古所傳。今天下茶法既通。而蜀中獨行禁榷。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苟於務實而妄為之。非所以安遠方之意。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等處。十不及一。日者所頒文勅。既同一法。無二門。仁不異遠。豈可諸路通商。兩川卻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乃為害之大者。故臣敢先言之。伏望聖慈特寬茶禁。所貴法令平一。可以幸遠方。

一。本路既為置場買茶。將往熙河等處。并逐旋取利出賣之後。更不許民間乘私買賣。遂令諸色人告捕。依編勅禁榷茶法斷罪。州縣官吏以拘攔後來。累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馬占等為乘私賣茶。被人告捕。有坐徒罪。各追賞錢三百千。一路之民遂生怨讟。蓋緣立法太重。有害於人。大凡官中元有之物。民間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解州有鹽。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只是種茶。賦稅一例折科。役錢亦須均出。自來採茶貨賣。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是百姓己物。擬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一旦立法。須令中賣與官。或敢私下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沒納隨行物色。別理賞錢。非惟陛下仁聖恤物之心必不如此。伏乞別立條約。以救苛刻之弊。免使刑辟滋彰。有傷和氣。

一。本州導江縣蒲村堋口小唐興木頭等鎮。各准茶馬司指揮。盡數收買茶貨入官。並已施行。民之受弊。大率為一。惟導江縣一處尤為切害。蓋緣本處是西山入州要隘口。自來邊夷入城郭部落博易買賣。其蕃部別無見錢交易。只是持到絨蠟草藥之類。於鋪戶處換易茶貨歸去食用。謂之茶米。或有蕃部用此麄澁。且慕不可暫闕。今來官中須要見錢出賣。則蕃部難更持擬繒等物入場博買。若於鋪戶處博易。則官茶每斤取三分息錢。鋪戶價例自然增長。蕃部買賣便成阻滯。況茂州軍興之後。人情方始安帖。豈宜更使茶貨不通。別生邊事。

右謹具如前。所有茶禁不通。細民失業。刑辟太重。害於遠方不便事理。已條析如前。臣切見熙寧七年。朝廷差李杞蒲宗閔入川相度買茶。往熙河博馬等事。當時使者急於徼功。不察事勢。遂認逐年息錢四十萬貫。應副熙河。後來運茶增漲。歲課不足。即便擘畫。卻於彭漢二州。以年收買綿布各十萬疋。名為折當腳錢。其實持布上所得一分利入茶利。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元數。則乞卻雇回船車般解布入川。以茶利法斷行刷。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並行收買。前後

乖錯邪曲。東。只是欲竊均貨不卹民間弊病。臣愚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所貴遠方之俗被惠安生。至如官吏費耗道途阻節稅課虧損。得不補失。則臣不敢喋喋開陳以瀆天聽。伏乞以臣此奏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相度利害。特賜施行。

神宗時。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同修起居注范純仁言。臣嘗觀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

純仁爲起居舍人知諫院。又論發運均輸狀曰。臣伏覩近降勑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此蓋制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希近効。募取周禮賒貸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均平百物。抑塞兼并。以示陛下之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物貨。買賤賣貴。與商人競錐刀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使食貨之吏多引貪饕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而欲民之睦廉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罕言利。孟軻不問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爲不可用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競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蓋謂以下從利而敗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財。惟在務農桑禁末[illegible]

開衣食之原。節耕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勸。衣食之原不廣。朝廷不先節儉。百姓率多僭奢。不務生財之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木而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之以仁。詔孝悌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德所任之人安得不慎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專利病。而其人素有貪饕之行。屢爲撓國之姦。必將以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倖。加以吏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重。朝廷雖聖有撫恤之意而不得詳。有瘡痍之苦而不得伸。忍慎一隅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貪者之術。以農桑爲衣食之本。以殖貨爲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勑。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災。且均輸未得施行。則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乞先罷其人。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民。務求實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并。又何必過爲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以言路。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不獨臣之幸甚。實天下幸甚。

純仁又乞罷御史覺察轉運使刻剝爲政狀曰。臣切以天下財用出於耕桑。耕桑出於民力。民力有餘則財用足。民力困弱則財用匱。故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如此。則財用以民力爲根本。未有弱其根本而盛其枝幹者矣。伏覩京東轉運使因進羨財。公私窘迫。今又聞本路官將綿絹與人戶。每十三兩折和買絹一匹。人戶卻須減價賣易。如有斤兩折耗。比給見錢甚有虧損。及至納絹之日。所陪益多。及

閩荊湖廣路監司，令民進納授官，有人戶家財不滿數者，須令三四戶同共進納，內只一戶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錢，太疏役侔同納者無名被斂，徒抱怨嗟。陛下方患國用不足，正宜愛惜根本。今轉運使所為如此，安得民力不傷。孔子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謂盜臣止侵末財，聚斂必傷根本。伏望聖慈下逐路躰量，如實有上件事狀，宜與重行貶降，仍乞詔御史臺覺察諸路轉運使有敢以刻剝為政者，速行彈奏，所冀民力漸蘇，王道可行。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乞復錢禁奏曰：先王之制錢幣也，所以權萬物之有無而調虛盈，人主之所操天下之利勢也。鼓鑄之權一制於公上，而下不得私之，其發散交易流布運用，雖或積于公，或藏于民，轉移出入之不常，而要皆為縣官之物，使不出于中國，用是以康盈之奸，發泄之弊，不可以無禁也。天下諸路監冶所鑄入于王府，歲之度數十百萬緡，自國朝以來積而至此，其數幾何。前宜公私沛然有餘裕矣。然今都內之藏既不聞於貫朽，而民間之匱時或苦之錢荒，此何謂也。其故大者在泄之於四夷而已。曩時著令，銅錢出中國界者，去數及一貫，其罪抵死，立重賞以購告捕，而居停資給與夫官吏之失檢察者，皆罪有差。今熙寧刪削去此條，而徒聞沿邊有賣税之之令，利之所在，人不帥於留，昧前日發之猶葉然刪既遂弛，其令哉？使四夷不勞而收中國之利，以為利之所遷之所漏，海船之所運，日積一日。臣恐竭吾貨幣，吾工力不足以給之，而區區之算耗，權其得失，何啻相萬哉。夫錢以銅為本，銅之必棄，前世固已有禍福之論。今朝廷方增置錢官，而刪去銅令，官之所積日益於散，民間得以買賣，肆為器用，以牟厚利，蓋非獨失銅而已也，而又至於銷毀官錢。蓋緣錢者，和煉之已精，其工費尤簡，便而為器，有數倍之利，然則既泄之，又壞之，欲錢之充溢不可救，如古之盛，理宜無有也。故臣愚欲乞申嚴邊制，以塞流散之路，復立銅禁，以蓄鼓鑄之費，而息銷毀之患。

淮南轉運使蘇頌奏乞減定淮南鹽價疏曰：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之數，實為浩繁，尤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已來，連併不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之人侵奪公利而致然耳。且瀕海之地，鹵所生，而又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以刑誅，亦不可禁絕。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既利於私易，則官鹽無由出賣，得行往往只是抑配與坊郭人戶及過往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夫鹽味之於人，日食而不可闕者，非同茗酤用之有時也。以一路生齒之繁，食鹽者不可勝計，而百萬之課，前後登虧不同，非昔之食者眾，而今之食者寡也。蓋未思所以制其本耳。臣竊聞曩時嘗有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設法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所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行。若且於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交通商賈隣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價，使公私之價不甚相遠，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之人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勢須越一州而販入它州界，則道路稽遲，必難於隣境官司捕獲，亦易為禁止也。若行之三數年間，課額積登，然後於近裏州軍一例裁減。此誠移私貨官利之法也。

張方平上疏論國計事曰：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以君臣貴賤等威之等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以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權輿，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

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類。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從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遞與禁軍數目殆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計會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課三百三

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如此議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蓋唐室自天寶之亂。歷代之後。國力大寬。禁軍之餉發。向百姓至接詔以供兵食。發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已。然患難既下。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去歲實元祿安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張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文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是盡。西事已安。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還實者。邦家不幸大變。仍錄嫡貢之餘。府庫虛匱。稽歲計積。蓋無餘蓄。萬一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立事於太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頗務常程。計慮籌畫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機。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勅。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講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宰執減省。以次擇其為弊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濫。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議而正之。至于雜末細務於國計纖微不足為輕重者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眾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

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寔為節度以節之。而君但遵常守故。從從細文避積弊。顧形迹恤浮議。而塵遠圖。恐人謀而微天命。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嗟悔。何嗟及矣。臣限在近列。竊思三朝。切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懷。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時銅錢宣方建言。銅錢事不盡行。而又曰弛錢禁。民之銷毀與夫闌出境外者籍多。方平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鑪歲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今數兵萩。所自熙寧七年頒行新勅。刪去舊條。削除

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閩浙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慶曆解禁民間銷毀無復可禁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鑄每歲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

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古之所謂理財者以義理之而已非謂奪而有之也如今所謂市易蓋幾於奪矣凡民之所用皆要而待之凡民之所利皆取而專之道路之所聚不得於私而必之於公市肆之所賣不得售於私而必取於公又爲假貸以括民於康衢百姓爲之怨傷愁苦而上之人方以此爲本計知東南爲詳江以南其地利在茶浙江東西所利在物帛州鄉之類以此爲生而商賈者實爲每歲舟浮輦運絡繹於路官得其賦以祿百官以養軍旅以事父母以育妻子視京師如歸焉今而市易輒行遣使以專其利而商賈不行矣利入市易而三司之稅有損利歸公家而百姓之用不足其敝非難知也且市易之法非不善也誠使如詔書所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雖聚天下爲之可也而其利亦無窮且如江東今年夏旱米斗三百銀每兩不至千浙東西今年絲每斤不至四百民在窮乏方無所售從有司因此時取之以待公家之乏利實在民而公家亦與焉今不知出此使牙儈小人日與市民爭錙銖豪之贏此計之至不善也蓋昔之御商賈之法權其盛衰而已方其盛厚征以抑之方其衰薄稅以濟之未嘗專其利而有之也唐劉晏雖萬貨輕重使天下無甚貴賤然興數年猶不及民而用度足君子或戚之今爲計晏下矣聞之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康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治年之豐耗不足則詔王殺國用國有歲比不登而稅賦之入比異時十去三四非以此言陛下乎天之豐歉無常而國之用有定以無常支有定此固已不給矣而開邊境營河渠興土功而所費益侈以此本無惟上下內外之供皆是也臣願少罷一切力役視浮費而損之以有餘焉古者三年一郊以致誠於天地以天地之德爲不可報也故牲幣薦籍一於簡而已漢及唐浮文滋甚矣而恩賞之例尤過於厚使兩文爲是聽於救世則今當從簡矣以尚豐爲是於時則今當用約矣況未必當於禮也古者以義養君子以利養小人今軍伍之賞且以爲固循舊厭而羣臣率以才藝數蒙陛下休命平時恩施厚矣於是時得封其祖考及其妻子施于子孫又以無功安受無名之賞此非不可爲也人皆曰養財有道爲此者私憂過計矣養財內有適用之術可無禮乎不止於平時而節之而聞之於不及不於貴者而均之而變於其下亦不足以言仁智矣惟陛下察之

判三班院曾肇上奏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已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illegible]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

萬四千員景德郊賚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
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
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
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
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
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賚皆
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
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
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
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
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
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

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
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較必不遠也前世之於彫敝之
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
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
知也伏惟陛下沖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
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勤
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
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鞏又奏曰臣前言皇祐治平歲入財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略盡之
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
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
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果

攬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之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
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
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
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
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
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司按國初
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殿前承
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
旨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
及之至天禧之間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總員一萬一千六百
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
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入籍者四百八十有

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
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考其入官之
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
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它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
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
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
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
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
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以陛下之□□□□而加之勵務以變因循苟
簡之敝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轉求
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初□□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

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為念。凡所施為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垛
等局減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減損大抵榷官賣茶鹽
罷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斂怨。如
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不欣喜踴躍。今來復蒙陛下
不遺疏拙。特降清問。臣雖無狀敢不竭盡愚見。伏思先帝初即位。
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惻怛。嘗令臣草詔書以寬省
民力為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群臣有論其非便者。則以為沮
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
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
甚眾。今陛下既已旁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為眾論所惑。則更張之際
當須有術。不在急迫。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不強
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須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
宜。振令下戶盡合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
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
農害民。則眾庶悉得安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
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弊。市易之
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為遠方
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
甲。尤宜先罷者也。以上數事皆累深大弊。其它詳悉非言所能盡。然
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新庶政。伏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
人為急。故臣前日輒獻愚議。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議得中
正之士布在要職。使講求天下利害。緩而以更張之術。朝廷上下協
心同力。斷而行之。則天下不難為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
之意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切慮議事者以為若更張青苗助役等

法。則向去國用必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樁
勾不許撥充軍國常費。況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既外不輕用兵
革。內無土木橫費。自然國計易給。若罷得上件搔擾。則民力已覺漸
舒。只如近日方罷導洛司堆垛場添許撥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監察御史王巖叟論河北榷鹽之害曰。臣切見河北二年以來新
行鹽法。君觀其文雖悉皆具。而所以用意於國家利於公上者不為不至。然
立法之初必以謂官不勞而法可行。民無害而利可得。臣今觀之大異於
此。運載之事名為和雇。而鄉縣無車或無可雇者。則不免有配車於
上戶之擾。主司移文則未知本府所屬。則其實均科。一歲之間
載至數四。其能勝哉。而至官者自費之。於須守留以猶有期。故賈
者又不免有分兩不足之弊。平日商旅通行。隨力大小。乘時舉置鹽
亦有餘。民間不知有闕絕之患。今車駐既罷運載不續。則又不免有
時時乏鹽。頒之良法固如此等。臣加度計議之今。必曰止籠商賈之
利以歸公家。而無所害於民。今則本末所處民間鹽價增貴一倍。乃
是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耗。所以萬口嗷嗷以鹽不
慣日食貴鹽如此。又未審買之艱難如此也。仍聞去城稍遠貧家下
戶往往不復食鹽。至有以鹽比藥之語矣。蓋慣於民。而致患於官以
為異切其誰不能。雖十倍之本無難也。而於百姓何如哉。伏惟河朔
天下根本。祖宗以來推此為意。願陛下不以損於民為利。而以益於
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
貼黃。熙寧六年嘗有臣僚建議榷鹽。以一歲之間止舊數可增錢
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仁宗尚不以為
意。而斷然發德音寢罷。詔其軍處頗食貴鹽。至且今依舊。至

今肯謄言之往往流涕其勅書刻石於北京今雖本已毀盡
陛下得見仁宗之意躬而法之以益盛德爲社稷無疆之休又
稱慶曆六年鹽稅額比一十九萬餘緡今者依元豐六年未推
行推法以前歲收鹽稅爲額自已三十三萬餘緡比舊亦增矣
歲叟又奏曰臣伏覩朝旨盡汎將相度河北轉運使說方奇所奏乞
令鹽稅收十分稅錢事臣昨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出官鹽推
買而願納倍稅者此盡出於商賈惡推買之害其利而願爲此謀主
計者但知推於商賈倍得稅錢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以間後增貴
價以爲定也臣前因論河北鹽法推買不便且錄慶曆六年仁宗勅
書繳進竊謂得紹聖覽不似定相此指揮今既未能推當罷推者勅州
從以仁宗勅不行三司推買之法又不徒都轉運司增稅之論直推去
歲遣河北軍民頓食貴鹽可且依舊一言感今論於前朝刻之院案

明君日星方是時鈔歲所增錢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爲公家之利惜
且夕那意以謂歲之實不若歲之民國於近來若國之遠哉特損數
千萬緡無窮之息以爲數百家無窮之惠歲月積而思意則新今
陛下即位之始上宜慕以祖宗一言感悅天下豈宜以小利失人心
也夫小利得之易人心得之難陛下豈不獨那惜此使者復令以增
爲可行陛下遂而用其言而增之那小則如仁宗勅書之語自河而
北人人共知不可違而違之如是下名識何臣職知陛下初無此心
特爲劉議者求之恩耳此以於官豪利言識也以移易思非志告也
愛之前日之德有不可忘今日之職心不可失至理在目了無可疑
臣乞降詔勿更特以慶曆勅書中所言者以昭陛下愛之心以塞
計主意之議則不獨可主之人幸甚實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曹貫乞罷青苗奏曰臣等累日前連章上言乞依舊諫官

□後□列早則罷去青苗　事尚未蒙指揮施行臣等未喻聖意仰
惟自青苗之法行天下困弊日甚一日不如昔時陛下靜則以堯舜
之心爲心動則以祖宗之法爲法高明博大無所不通必知行青苗
以來百姓窮蹙日甚一日天下之人議論沸騰者今十六七年矣伏
不肯復以爲便乃主而行之切聞有大臣妄進邪言惑亂聖聽謂君
國用不足觀陛下以此爲富國之計使可見其無識令臣大貧債民
利爲之不已而終必因此沉爲國患富國有大道豈設行大本豈有
匹夫朝夕之業所足爲國長久之計哉伏者四民不能其分不安其
業故所得者皆苟得所處者皆苟圖令陛下即位以來四民得安其
分得安其業天下之富何將有餘爲上者不致狂言妄作徵功倖進
以生事於四方而耗公私之財織之所惜自己銖寸一富也爲農
者絕欲求之若恩調發之勞罷不急之役寬其時之後天下復興無

逃民四海從此無廢田耕桑以時當職不開役之所入不可勝計此
一富也爲工者不窮巧於用以給兵器不假收功取以事玉帛之輸
而朴而華靡纖巧無所施於其間有所省月有所積而富不可勝用
也爲商者無均輸之爭以害其生無市易之法以奪其利而後皆得
自竭其力自運其財以流行於四方人人之得有餘而歸於家征稅之
入無算此其富不可勝用也呼者所謂與青苗之息異爲陛下大
臣不知以此開陛下之心而乃欲初而出之歲終而入之朝而出之
暮而入之以求毫分之息以與利者匹夫富者之事也豈有爲天下
而爲匹夫之爭哉陛下民富思養民不復思富國君主於富國或民
必陷窮者志在養民則國將自富勝之於心當罷毫釐之征斂之於
□也卒乎里之患惟公家之忘伏望陛下檢會臣等前奏留中
付有司速行

岩叟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奏曰。伏以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爲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貨賣之。嗟。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廢罷蒲路市易。遂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逐更生。有司岡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不爲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康熟。復及祖宗之盛。臣愚不勝區區。

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切聞議者欲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稍省。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生。大率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吃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于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决可廢罷。切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

蘇轍爲朝奉郎試中書舍人時。[illegible]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曰。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所借。皆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踰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節。尤朝本意。處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必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不可勝言。今者廟堂大臣皆異議痛心。爲百姓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己。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潤色。欲行於世。是猶月攘一雞之意。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不止。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爲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此等類。縱使不行抑勒。亦不能免[illegible]通行。然此而給納之際。本錢三一。今既罷舊請。不免[illegible]必然之勢也。又青苗錢收於豐歲之際。今將[illegible]

數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
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
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乎臣謂四月二十
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
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
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
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貽無窮之怨
或云議者以爲帑廩不足故假此法以贍邊用豈不知此言虛實若
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
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
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
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急
迫而以爲術乎父之[illegible]負放債取利之說雖[illegible]所得[illegible]
至愚至陋猶且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
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illegible]其
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
亦免後世有以譏議[illegible]近日諸降[illegible]貴速而力行助
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爲臣有詞以傳四方所損不細
門下侍郎司馬光論錢穀宜歸一[illegible]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
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
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書於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
不敢[illegible]以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illegible]法度分畫移用
取彼以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爲健

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
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常得叨居其任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
不疲乏邦家又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
寺三監各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又
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將節時應副而戶部不[illegible]錢穀
籍又不盡歸戶部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無由盡知錢穀出內見
在之數既不盡知何由量入爲出又五曹及內外百官名具財之
法中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究其間利害今之戶部尚
書舊三司使之任也而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
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
無專主之者雖爲國家公共廢置通融相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
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己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
人人得取而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可雖使天下財如江海
亦恐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者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
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嚴飭左右曹侍郎
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並令請[illegible]不[illegible]諸州發
運[illegible]提舉常平[illegible]須具狀申戶部六曹及寺監發
支[illegible]物皆須申關戶部於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illegible]錢物
皆不許戶部[illegible]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
五曹及諸寺監並乞收歸戶部[illegible]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
乞撥戶部元末事務付閑曹比[illegible]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
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曰臣聞[illegible]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
通盈縮撥盛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雖盡可

以給民之用力而仁澤被於天下矣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受財貨之入而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用財無乎
太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務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諸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為出不若周之法制全密則上下總總然常以不給為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立而隨心理財之局總於司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受納寶貨者供給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報寶貨之所入為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為之拘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籍外務不得以稽察歲之所用不得以轉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蓋扃鐍謹塵封以為固密耳取乎歲久當貨山積多不可枚舉至於陳朽蠹敗謾不知省又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

蓄之數哉臣切聞昨來內藏庫貨逐年所當奏者只二三百文夫自方邦之達至內帑每歲之費幾逾二千餘所費之宜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舊用之術而為多斂之計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為宜因官制之舊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得加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賂則帑藏有羨餘以之實而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

監察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切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熙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聚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削刻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樁上供或有增置和用之物又合自錢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以不足既無家資之可助又無邦賦之可資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斂其來乃自乎是且人主莫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之意以年歲有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迫於歲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徭薄賦節儉以措刻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永被德澤欣欣鼓舞傾心內附試用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切恐異日伏歷不辨官司則有失職之責苟欲避責侵漁之患復起而生民之大副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重立條約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一切額外那移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擾擾之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九

理財

宋徽宗即位初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遣官措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幣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又諸州錢監鼓鑄不已。歲月增多。以鼓鑄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隅。泰如丘山。公私為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界。許鄰近陝西河東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鹽地州縣。並許通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久遠自無輕重之患。

建中靖國元年給事中上官均上奏曰。臣切聞河北自來不係禁榷地界。周世宗初榷河北鹽。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嘉祐中三司使王拱辰乞本路榷鹽。仁宗皇帝降詔曰。朕不欲河北軍民頓食貴鹽。詔書既下。北京父老感戴聖恩。奔僧道作道場七日。至今碑刻詔文具在北京。紹聖四年。因宣德郎實詢羽詞朝廷。奏請榷鹽。當時韵喜父宰相章子厚遂與請施行。已及三年。臣近緣使事經由河北州縣。官吏皆以為自行榷鹽。官中獲利甚少。而民食貴鹽。被刑出賞。為害不少。蓋河北濱海諸路。如北京濱棣諸郡。頗多鹵地。既不可耕種。係出稅錢。又納鹽錢。下戶貧民取蓏小鹽貨賣。供官贍家。今來官中榷買。既非寵戶不能刮煎賣。卻依舊納稅。更出鹽錢。下戶轉見貧窘。往往犯法。一人冒禁。累及同保共備賞錢。州縣督責雖明貸之。以提舉茶鹽司按劾催促。不免經年監糾。貧民迫於衣食。不免至為盜賊。詢得州郡自行榷鹽。官中所獲息錢。然商賈稀少。卻有虧損稅錢去處。通

計一路。就使息錢增多。然民間鹽價比昔日倍貴。又多雜和泥土。素栽不精。至於犯法被刑。責賞錢。為害不細。兼河北係黃河行流。人使經由道路。每年人戶應副工役。比於它路尤為勞費。昨因大河移改決溢奔浸因應。又累年飢荒。流移餓殍人數不少。今年稍得豐稔。未便蘇息。尤藉州縣官吏協力寬恤。伏望陛下深飭有司。考究榷鹽公私獲利多寡。循守仁宗手詔德音。寬弛禁權。養貧乏。實固根本。以副陛下惻怛仁民愛物之意。

左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狀曰。臣伏見仁祖之時。臣僚上言曰。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故也。臣謂當仁祖之時。官制未立。自元豐以來。制國用之職在三省矣。戶部右曹之所掌。乃天下財用之根本也。神考理財之政。所以法先王而慮萬世。元祐之臣。雖有紛更。然天下所積財物。朝廷亦不盡取。今則一年之間。建下五勅。凡提舉司所積錢。取之殆盡。竭天下根本之財。壞神考理財之政。紹志述事。豈宜然哉。今具五次勅旨下項。

一元符三年九月八日勅。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更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待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勅。府界諸路見管常平役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更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待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勅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一日勅諸路提舉司將見在并添酒錢係抵當息錢已得旨揮拖行。今後更使不𠕅錢數並封樁準備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二日勅府界諸路提舉司所管錢物除條旨揮起發及除留出本年合支散外，餘剩更留一半。錢數不多，深屬闕少糴本。今於元祐年中所糴出役錢內撥一半充常平糴本，餘一半許權貸務令人入便，却計置起發上京充那往一路添助常平糴本。

臣切惟神考立法之意，取民之財還以助民。故天下諸路州縣各有蓄積，將以待非常之用，不使有漏乏之處。故凡官錢物不得與

別司交雜，違條輒用者徒二年。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財物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為額，以三年為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遠矣。今當繼述此意，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切大違成憲而偏用之於一方乎。且上件五項所取之類，以天下計之，為數不少。於此數內河東、陝西、京西三路之隸與提刑司者其數幾何？河北路市易與船置提舉司者其數幾何？川陝西路具椿管數目關鄜延路召人入便及與茶馬司對數交兌者其數幾何？臣謂凡八路那移兌撥皆主於邊費而已。自餘路分起發入京西飛于塞下者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天下蓄積之物皆運之于邊矣。若使一勞而久佚，暫費而永寧，則三十年積之而一日用之猶足以濟一時之擾成不得已之計。今則不然，但剗刮諸路以補一方之瘡痍而已。臣恐一方瘡痍補之未合，而天下之財之患有不可深言者矣。臣生長南方，不能周知四境之事，且為東南之西邊財用匱竭，則供億制度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乃取而偏用之矣。或有東南意外不虞之患，又將取之於何地乎。臣切考唐武德以後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置都護，列州縣。開元中置節度以統之，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然而當此之時，糧粮出於屯田，馬牛出於監牧，戎卒繒布取足於山東而已。未嘗竭天下之積以從事於一方也。今五事之所取，非歲常有之數，方主議大臣元祐之時賴此紓目前之急，為廟堂久遠之慮，當如之何。制國用者既不郵此議，乃執者又執偏見，不詢衆庶之論，不盡邊臣之說，各以利意自復其言。因循相仍，馴致大患。繼以開之為愛不遠，乃行鬻濟之類耳。神考創法比隆於三代，故中世之陋法如鬻爵之類，乃熙寧初議之所不取也。當時條例司臣僚恭議論者今為輔相，忍不為陛下一言之乎。又

況神考自有為之初，以至法度之成，憂勤不倦，非一日之積也。所以建子孫萬世之業，為四海無疆之慮。何意今日繼述先緒，乃復還至中世之陋法而行之者也。使財用有餘，則朝廷議論自不至此。然則神考十九年積學之慮，特為今日目前之費，豈不痛哉。又聞獻議之臣欲裁損州郡供給，減削吏人請受，以佐國用。[illegible]既罷陝西諸路准備官員數以節冗費，此不得已之計，非無毫髮之助也。然使神考理財之政不為廟堂所壞，則臣僚議論亦不至此。此尋不得已之事，不免漸漸為之，則萬一閤祭除錢隨貸官人錢數責御史告身之類，安保其不漸而為也。主議大臣既去之後，設有此事，則其缺謗欲使向人當之。故凡戶部不得已之下策，皆非神考大有為之初意也。新用不得已之策，頓改大有為之意，名曰建中，而偏為過甚之舉，名曰繼述，而大違神考之緒，甚矣其可痛也。陛下嗣位之初，肆赦天下，

抛遺文。此廼真宗之所當行。而神考之所欲為也。然聖從法有一倍三將之文。神考素意欲俟歲久積多。則時一弛之。所以遠繼成周赦民之法。而俯取漢文弛租之政。以悅斯民。以召和氣。以為後嗣之式也。夫上之所弛者其數既多。則下之所獲者不為倪律。周官八則所謂予以馭其幸者。雖非日行之常。要是乃馭民之美意。陛下式祖宗而行之。可謂得繼述之義。而人臣之所宜將順者也。然方今用度之之時。而所弛之物其數太多。故所謂使天下之財而使與予道者言者之所當慮也。然赦勅之所放。陛下所以廣恩惠。五穀之所聚。大臣所以備邊方。廣恩惠以救人心。有益之事也。有邊費而壞成法。無益之舉也。又赦勅所放。蠲數止於二千餘萬。五穀所取。其數不知其幾萬萬也。陛下為有益之事。以法祖宗。數又少。方乏財之時。尚不可以不言。大臣為無益之舉以壞先憲。其數甚多。方乏財之時。必可以不慮乎。切惟神考承祖宗久安之緒。熙寧之初。國用匱乏。而理財之政未備也。王安石以有天下者豈以乏財為患哉。於是講理財之法立天下之政。歸熙增損十有餘年。至於元豐之間。法度成就。路、州州縣縣皆有蓄積。天下無備乏之虞。將以待非常之用。則所謂有天下者不以乏財為患。信不誣矣。今則不然。耗根本之財。壞已成之法。雖西邊用度日前不乏。而天下方憂乏之患。將由此而作矣。豈神考為子孫萬世之慮哉。政事既在。而天下無乏財之患。今日壞神考之法。則天下之患必自乏財。而生此必然之理也。且自祖宗以來。天下諸路轉運司或有非常之用。必須乞于朝廷。既在經費之外。於理自合應副。然自熙寧以前。常患無可應副者。以理財之政未備故也。自元豐以來。根本蓄積之財。州州縣縣。殆如江海。洪防堅固。內外充溢。轉運司經費之外。設有干求。以此應副。不患不足。然而神考愛惜民財

謹守交雜之法。轉運司雖有干求。亦不輕與。故當時轉運使劉次之徒亦不乞貸者。皆被謫罰。今則邊方用度百倍於昔。轉運司莫之迫責與於昔時。雖行乞貸。理合應副。然朝廷於其所請。例皆峻拒。朝廷皆爲愛惜民財。謹交雜之法乎。良以乏財而已矣。諸路誤以乏財廢事。為轉運使者安肯受無名之謫乎。夫州州縣縣蓄積之物。一年之內皆以五穀販之。而尚以乏財為患。可不痛哉。臣讀陛下詔宰臣劄國用。惟戶部右曹之政。明提擧官權奏之法。委官選定會計所知。郡縣若干。已到若干。未到若干。自餘八路那移究竅以充邊用。若若干。陝西以東遂與蒙本路錢物。及朝廷以錢應副外。已用五穀所及外。應支五穀。兩起之者。其數各若干。除已用應支外所餘之數。尚有若干。凡已往之事不可追究。未來之費所宜會也。前此朝廷遣官會計邊費。已用之數所得。若侍潛盈虧事不可稽考。重有噢咎與補於費。今臣所論者右曹根本之財而已。不知五穀所可以為西邊幾年之用否。圖大下之力。壞神考之政。而數年之後。未免闕絕。廟堂之上今亦可以覺悟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

崇寧中。監察御史沈畸奏論當十夾錫錢。為劄子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宜詳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加斬戮。亦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貧。民貧則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倚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私鑄。又將使西北倣之。是導民犯法也。

大觀四年。張商英為相。奏言當十錢為害久矣。皆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商旅之貨交易得錢。必太半入中末鹽鈔。收買告牒。而餘

錢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內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自為輕齎之物。則告牒為稱貸。鹽鈔非得產權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內庫并密院諸司封樁紬絹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既毋更用。候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

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頓易。元嘗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迴載為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便用鈔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鹽多寡為州縣殿最。一有循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為沮法。必重奏劾謫黜。州縣觀望風旨。威厲為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以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用為常數。定為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二路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它。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池鹽為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鋪兵錢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紬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近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惟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為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損至高擡糧草之價。以就虛

數錢使官償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充。不關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乃以見錢四分。鹽引六分。権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備。復應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乎今大計無急於此。臣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錢償還備。邊備有餘。專及應豐。其法始備。比年権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舉納見錢。買東南鹽鈔。嗣增錢數以使貿易。實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符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閉人攘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為有妨。無以既往為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緣政事適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樁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遲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為輕資。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樣。轉廊既給東南末鹽錢。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數。牒唯許以鈔引既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轉留以為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其出文鈔。亦當驗究立法。著為分數支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備復既廢。亦為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略。惟詳酌可否施行。

徽宗時。李綱論理財以義疏曰。臣伏見朝廷講求理財之術以足邦計。議者紛然爭獻其說。夫以天下之大。承平之久。萬物盛多之時。經費財用。尚患不足。貴於理之有其義而已。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民之所以相生養者也。故人非財無以聚。[illegible]之本也。故財非義無以理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illegible]之以法度之威。何求不獲。而先王必以輕賦薄斂為

貴者蓋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實也方今國家用度之廣官吏廩祿之多倍蓰於前則講求理財之術誠為先務獻議者亦不容無取然臣願陛下必令廟堂之臣參議以聞斷自淵衷揆之以義而行之使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上以裕國下以裕民實宗社無窮之利也

李復乞罷榷場疏曰臣切見回紇于闐盧甘等國人常齎蕃貨以中國交易為利來稱入貢出熙河路朝廷察知其情故限之以年依到本路先後之次發遣赴闕而來者不已守待發遣有留滯在本路十餘年者其所齎蕃貨散入諸路多是禁物民間私相交易遠商物貨厚利盡歸於牙儈臣累次詳問所齎物貨上者有至十餘萬緡下者亦不減五七萬貫遠人懷久客之情不畏冒禁之法利誘無厭盡歸於牙儈往來無已或透漏邊界於秦州路今涇州新舊正要添置使商賈奔湊不惟通其有無誠亦厚其根本之勢臣今欲乞於涇州依

雄州火山軍等處例置立榷場於涇州別置蕃市以居來者更不發遣赴闕使利歸於公貨通於下亦可少補經費

復又論錢鈔法疏曰臣切見近日言陝西利害者皆言錢輕物重蓋未解其鈔法之弊臣嘗究其源陝西自慶曆元年間西鄙用兵支費不足遂鼓鑄為錢邊事稍息而時罷鑄至熙寧九年度支公輒主請復奏鑄之迄今二十七八年所鑄不知幾千萬矣此錢不通別路聚積陝西民間既多此錢輕一也陝西百貨皆視錢價高下近年西邊拓地增築州軍城寨添屯軍馬歲於年計添價糴買蕃部商蓄穀待價而不出物價愈重錢輕二也邊事稍息鑄數減少久而比之今日須重哉抑藏穀之家救價納早百貨自隨東南商貨如陝西物重輸湊入關別無回貨皆變轉買鈔而東此鈔價日重平昔鹽鈔常滯不行今昔價高乃公家之利異時貨輕則鈔自輕矣臣今欲乞下陝西轉運司有羨於物料及雜般運端闕工匠之處可以先次減罷鑄監於出產解到之處結樁一兩次及召人入粟塞下使錯舊之家不能擅價而錢穀價爲平

御史中丞王安中論罷興坑冶疏曰臣竊惟昔神考之世凡山澤之利必寓於常平仁民愛物之意異諸處寔陛下親政之初諸路坑冶惟書條轉運司歲本省自爲尚書外其餘皆發撥歸京畿費用等丞以常平條令從事官無冗員職有常守後因增廣鼓鑄乃於河北河東京東西陝西權差措置坑冶官屬考於初令因曰推廣又曰供措置既辦即行減罷積歲于此既無鼓鑄惟陝西河東出自御筆已併歸常平司若河北京東西雷未及省而九路措置之從且復出矣河北之罷也援下援及無窮既已考索陛下沛然親洒神翰令具所費所得來上則官司建延頼待虛耗財力之迹臣預知其無所逃於

睿斷若夫京東西與九路之弊獨可亦處乎京東西之近其無異於河北陝西河東者固不待臣言而後知至於九路之事與地遠遠解勢甚重臣敢不為陛下詳言之頃者朝廷遣徐禋往東南措置銅事其後又丞以寶貨禋復命于朝國增之數增舊十倍乃奏請分委所部禋蓋不察朝廷使之自行也方禋為此數時以支移禁錮人吏通監司守令承認開拓江西洪州有羅陽山場苗脈久不興發禋必欲有得不復愛惜人召開掘深入至命官何攝者暴露得其以充家稜禋遣屬官監守素鍛僅得鉛錫州縣不得已索以數十兩之數而謂鉛錫者人固疑其所自來而數十兩也猶人固疑州縣斂取之足也以此一事言之則九路之數豈皆確然可信哉禋既不免自行討索情得則使事之外別立數以規自免因若成得希世珍異古之寶器乞納書藝局者陛下聖德撫運庶邦萬民惟正之供而珍異古器之

入。自有司序如神州臣豈其所論蓋欲挾此以濟其說掊擊之計耳。遠方興事初茲可為帑藏其滲害特甚大。今新設之詔已有顧以四設官若夫州官屬吏額視發運司舟船人從券給公使之費又不特如河北京東西而已也。若夫東南漕東實藏慮禁嚴密。鼓鑄錢貨又有近降御筆令兩司通融趁辦。而青碎之類考於明堂夢賞之費。亦止逐路監司之類設有非泛拋發。何必更使種茸從官。臣恐欲望會惡加憂天下。以今奏體究河北銅錢御筆指揮下京東西及種發九路後來興修坑冶處監司依應躰究。仍乞拘會陝西河東已降御筆參酌處分。庶幾不失政事之躰。稍去冗官重叡之弊。遠近幸甚。

陳次升論中都費用奏曰。臣切觀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古之聖人非愛於利而樂於貨財也。以為理財之道不講。則國用不足。雖欲聚人守位。不可得也。臣聞元豐庫奇

年所積財帛甚多。近歲闕邊支遣殆盡。推貨務全藉貴鈔。如聞貴鈔之金已是窘乏。都商務近來商旅稀少。歲課不登。且國家外有夷狄之費。內有河防之患。百官之俸給軍旅之衣糧。凡百用度不貲。而利源闕乏。府庫空虛。以至於此。不可不慮。伏望朝廷早賜講求利害。以通貨財以實倉庫。毋使倉廩之闕不足於用。以貽國患。

次升又論渭州奏曰。臣切以國家今日之患。在於財用不足。府庫空虛。倉廩匱乏。諸路皆然。而陝西河北尤甚。去秋稍登而穀價不減。戎兵雖已減省而糧儲不繼。方當休兵於事之時。尚乃如此。萬一戎虜犯邊。費用日倍。將何支梧。如聞陝西路新築城寨。每歲所費不貲。而渭州一年所費二百八十餘萬貫。未委何處糧儲可以供贍。有何錢物可以應副。臣曾乞措置可守可棄之議。不聞如何行遣。河北為黃河決溢之後。流民多未復業。是此廣生新立如聞無兵好種盟誓

未必可保邊庭。難必無虞。此二者當今之患。要當深思熟講之。而不可忽。古人有言曰。存不忘亡。治不忘危。然後國家可保也。伏望聖慈念古人之言。思今日之患。勑大臣以理財賦。嚴邊吏以謹守禦。無使戎虜乘我之虛。猖狂衝突。以貽朝廷之憂。不勝幸甚。

次升又奏曰。臣竊以國家內外府庫之財。祖宗以來生之有道而財常至於有餘。用之有節而財不至於匱。是以內外財蓄充足而無不給之患。近年朝廷知用之而不知所以節之。知出之而不知所以藏之。戶部不獨左曹財用空匱。而右曹亦無餘。諸路不獨憲司空匱而常平司亦不足。夫天下不能常無事。忽有水旱盜賊。常賦豈足支梧。常平之積實天下根本之財。神宗皇帝經畫之意遠矣。今天下無事。而用之二五年後必甚闕乏。一旦水旱盜賊將如之何。伏望聖慈嚴勑府臣講理財之義。而常平司錢物不得輕易支費。庶使府庫充

實。良法具存。天下之福也。

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切以今日國家所患莫大於不足。不足之患非理財無法也。用財無節爾。夫有常供賦有常征。山澤之利莫不兼權。舟車之算毫髮不遺。入貸有息。免役有剩。理財之政可謂有法矣。邊陲益廣。宿兵益多。歲糴物貨。羅價五倍。闢名之用。泛濫之費。若會其數。過常費。然之朝廷非泛支賜。尋常錫賚之類不惟無名。亦且太廣。用財之際可謂無法矣。故之所患用之無節。諸路上供之外。歲計往往不足。推售之吏必乞於朝廷。巧之吏則多方斛折。目前取辦。不足之患宜救以道。臣伏願陛下勑三省下有司會計國家一歲所入與一歲所出。凡有錢支用有餘而蓄之。或不足而助之。凡有錢內外帑藏之積。凡有錢然後折而三之。若干為經費。若干為存蓄。若干為次而五路邊用之費。近貸諸元豐。遠貸諸慶曆。孰多孰少。孰有

餘數不足。爲一圖以視盈耗。目擊心計，朝夕在念，然後內節浮費。如非泛支賜予賞錫賚之類，非不得已而不可減者，俾有司條陳名件，各揮其半。昔仁宗皇帝嘗慮支費之冗，乃詔自身后及宗室、戚里、節臣以降，南郊賞賜各減其半。又嘗以齋醮之物須索無度，詔中丞劉筠裁減冗費。浮費減則經費充矣。今年議者謂邊部已寧，河隴平，省若干戍兵，罷若干將佐，減若干支用。仁宗皇帝嘗[illegible]所納息國本爲息民。今日邊用猶廣，乃詔陝西轉運提刑與經略安撫使減損邊用，併省冗官，悉爲條目以報監司。又嘗勅兩川減造錦綺紋纈綺以供邊費。邊用省則國用充矣。夫以國家太平日久，業大事繁，入不加多，費用日益廣，民既不可益賦，下既不可更損，則量入之要，頗有大於節浮費、損邊用哉。此實切於時而易行者。臣伏願陛下下三省樞密院參議立法，留意必行，天下幸甚。

貼黃：臣所奏爲言天下財用不足，乞依仁宗時減浮費、損邊用，乞下三省樞密院參議立法。臣伏聞近日文思院於內藏庫關取銀一千四百兩，種秘。本庫無銀支撥，則用之遠乃至如此。

蘇容身達上奏曰：臣竊惟神考立常平之法，知惠元元，意有深遠者。令究其而更或不度，使文思營制，致虛耗出多入寡。近因臣寮建言，申嚴約束，務絕姦弊，惠及細民。臣愚以謂唯納仁多寡宜見推行之。實使任職者悉心奉法，計置及時，官無抑勒留難，下無姦詭冒違法之入，則良民輸納日無稽違，豈出多入寡之弊。臣欲乞應欲常平錢穀逐歲於令佐印紙內批書納欠分數，使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幾知而勸沮，閣或備情。如蒙聖允，即乞詔有司施行。

宋熙以學上書，河南將行上號，司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illegible]則亟觀望而陰思，雕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舊矣，未嘗有毫髮爲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借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爲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餘佞辭而爲身謀者復得行其說。

欽宗靖康元年，御史中丞呂好問乞罷青苗奏曰：臣切見陛下嗣位之初，民心仰戴，中外胥悅，雖明哲深入，無異意。何者？天下之人知有休息之日。凡州縣動作順其意，所下詔令皆以從祖宗之法爲言也。今既日久矣，陛下圖治之意雖未少改於前，而德澤不能下究，民心歡欣不如初，何也？蓋內軍旅未弭，祖宗之法未行，議論之臣猶以爲詞，而奉法之吏何以爲表也。祖宗之法今雖未得盡行，其間有可行之以慰民心者，何待而不爲哉？臣請舉其大者。青苗斂散之法，於民爲害宜甚，於官都無利益。方今州縣常平錢等率無見在，每年俵散之時，多以虛券升降，逐都保正長等共賃請錢，若多是州縣官戶公人違法冒名，無所不至。及還納時，只逐人錢逐年登帶駁還。是人又因斂散之際隱行乞覓，此實無窮之患也。民間病此數十年矣。今春陛下既降詔旨從祖宗之法，用事之臣如此等事，白當即罷。今乃遷延卻避，例不敢言，其意不過欲俟日天下平定，復行紹述之論，則已成睽責矣。遂使朝廷曾屢數[illegible]可爲痛心疾首。臣願陛下出自聖衷，將青苗斂法先次改罷，則爲天下以問民心。其它并祖宗之法有可改者，亦行下以息異議。[illegible]

諫議大夫楊時乞罷茶鹽榷法奏曰：臣伏睹陛下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崇寧更唯是茶鹽二法，最爲民害。榷茶自唐末始有租

宗蓋嘗行之矣。積年之久。流弊俱甚。仁宗詔有司會校茶淨利。均爲
茶租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
冒禁抵刑之患。可謂公私兩利矣。當時議者有曰。私茶盜販。犯者實
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穽以陷吾民也。又曰。雁
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
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資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丁寧至矣。
罔後世子孫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如故。而推法愈密。是推之又推
也。一二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
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斤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
歲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未有茶邑。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尤被
其害。行法之初。專利之吏以配賣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其後以歲
課寖高爲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陪貫無慮十五六千。則人不易供

矣。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自祖宗迄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
獨許根究。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
司不敢沮抑。追呼枝蔓。往往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惻也。榷鹽自漢
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
會而得息。均之人戶。從民願也。熙寧中有議再榷者。朝廷不行。方神
宗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是爲不可行。則
是終不可也。今鹽息數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它
路等。其爲害深矣。江浙村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繰之用。蠶熟以
絹償之。亦爲便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
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數鹽鈔。民間陪費與茶
引等。官吏迫於殿最之嚴。皆計口撥之以充歲額。何以堪。今朝廷
不立歲額。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恬不加察

乎。前此定賦之後。蓋嘗不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
縣不覺察盜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避譴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爲不
比較。而比較之實仍舊也。臣切謂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司。
使之自便。無敷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諸路所得各無慮
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漕計不乏。則橫斂不加於民。而上
下裕矣。議者必謂罷茶鹽二法。中都必至乏用。臣切以爲不然。舊日
榷貨務所積。皆充御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儉節用。
不妄費焉。用此物焉哉。兼榷貨務在祖宗時。鹽鈔自有常數。以備經
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陛下早降睿旨。罷此二法。以幸天下。
李光論制國用疏曰。臣伏覩祖宗之制。天下財穀悉總於三司。非條
例有定數。不敢擅支。朝廷知其大數。量入爲出。故能倉廩充溢。用度
有餘。近年以來。政出多門。法度浸弛。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朝廷

亦無緣盡知錢穀大數。假支互用。不可幾察。名爲應副御前。其實發
入私家。東南財賦盡於朱勔。西北財賦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
於蔡京王黼。自徐鑄蔣彝爲常平司。宮何漸爲茶馬司官。裒斂徐楊
蔡瑛爲市舶官。應安道朱彥美王子獻王復爲轉運司官。胡直孺盧
宗原爲發運使。王仲閎胡寧爲提點刑獄。宋晦爲香鹽官。劉寄呂延
毛存爲從司屬官。天下財賦盡歸權倖之家。小人乘時無復忌憚。
今所在蕩竭。公家無半年之儲。百姓鮮旬日之積。加之兵興。府庫金
帛搬用將盡。此乃國用危急之時。所謂理財經久之術。不可不慮。伏
望講依祖宗故事。使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戶部量一
歲出入以制國用。仍乞精擇健吏通知財計者置司。驅磨諸路應干
錢物。往來移用。及見在之數。其官吏各量添俸給。課以功限。爲之
賞罰。或專遣使命就所在均集諸司人吏驅磨。庶幾利源歸一。而天

下則田州可得而理矣。

哲宗元祐元年。知開封府宗澤上奏曰。臣切見京東路青相密登萊皆產鹽。自太府卿鄭僅建請行東北鹽。其産鹽州縣並行稅鹽法。宣和三年宰相王黼用事。始罷河北京東稅鹽。其意只欲在京榷貨務入納數多。遂副目前用度。遂爲東北之害者十年。臣亦嘗論計之。行鈔鹽與之稅鹽。大段爲少。蓋稅鹽不拘錢數多少。皆可買販。故民易於得鹽。若鈔鹽非富商大賈以千萬計不能爲也。方無事時。商賈渴且垂一時要利。使人食貴鹽。況今道路梗塞。商賈不行。以今條旅鹽之。官鹽無處買販。遂令盜販者專其利。其偷竊官鹽。又不知幾何也。欲乞特降旨。自將宣和三年以前稅鹽地分。並依舊法。不惟官收其利。以贍州縣闕乏。亦可止絕私販。兼於鹽法。別無妨礙。委是經久可行。實有助於諸州縣根本。且安京東河北兩路人心。

紹興二年。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上奏曰。臣切惟泉貨之形於天下者。猶水之行於地中。其出也有源。則其流也不絕。一窒其源。則竭矣。伏覩朝廷無事已來。百貨壅塞。其生之也未得其術。而用之無節。當有以正之。萬一蔽於目前。且以一州二月計之。不下數萬緡。天下一歲之費可勝計哉。不可不慮也。況錢貨之積必有所在。不在公家。即在私室。今國用不足。百姓不足。公卿之家。盡於兵賊殘弃之家。盡於蕃夷。銷比來郡邑所輸悉入諸軍。而軍中以錢之地。往往變易輕齎以從携挈。不知何自而往也。訪聞多自淮南帶入僞境以資敵國之用。若川陝鐵錢地分。近東公然行用銅錢。及民間違法銷鑄以爲器物。如此泄之。其患滋甚。是欲實漏巵而大其竅也。臣願陛下深究此弊。申命討臣詳加講議。廣所以生之之源。思所以積之之術。嚴所以泄之之禁。觀今日之急務。[illegible]

彌遜又乞置使措置疏曰。臣聞陸贄有言。見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故其於興元平賊之後。指力請罷歲運水腳轉人充屯妻以平糴。蓋師行之際。足食爲先。不易之理也。國家用兵十有餘年。卑饋日蹙。終歲所入。才可給目前仰食之衆。水旱富[illegible]緩急之備。不暇籌畫。一有非常之役。不取則不足以濟事。取之則民不堪命。此言事者於此寒心也。臣每於數奏之間。竊聞聖訓。以國用不給爲憂。以民力凋敝爲深憂。臣仰料陛下宵旰勤恤之意。蓋夜以思相言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制始於太宗時代。而備於仁宗皇祐之後。大縣不過擇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法。究傷州郡則減價而收之。直豐熟內軍則增價而糴以補當儲之數。每歲轉般以實中都。亦可謂便於國利於民也。若今日之事。比舊昔少異。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損益以行之。臣愚竊富

於經費之外。別給糴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收糴。分屯不得兩供近用。唯以待陛下經遠恢復之規。積之一年。必有其效。三年之間當有一年之蓄。加以數年倉廩有豐實之漸。田畝有待寇之期。公私之利。不可勝言。然方省官之時。而欲增置吏員。方匱乏之時。而欲糴難糴本。方目前俯給之時。而效乃在數年之後。議者必以爲迂闊。異事者狹於計。持遠者不求近功。今捐緡錢數百萬。增官吏十數。各不可以爲朝廷長久無窮之利。何憚而不爲。孟子謂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故可爲今日道。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事。今日可以依倣置使之。伏隨此緩急。伏望陛下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甚。

紹興間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論財用疏曰。臣切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有以見朝廷節用之關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蓺

遊玩好之娛。六宮簡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產侍從多闕省臺
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
故耶。臣切觀近年行在禁衞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
數十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
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慮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榷貨亦頗有入
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常賦遂虧。無足怪者。戶部調度
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
恤之詔不許斂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所官
吏無度[illegible]理積分貴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困弊。取
之不已物力耗竭。人心驚疑。非長慮卻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春秋代邪非財不
行。今陛下振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

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開取予之權。
桑弘羊起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餉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
而後兵革不戢。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推百
貨之低昂權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斂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
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
條具進呈。或採其說擇有心計綜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
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榷貨外別項封椿等以養兵而佐中興。伏准陛
下裁幸。
高宗時李光上奏曰。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
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然則[illegible]不務理財以足用度乎。
故周官之興。厚生民之本。[illegible]成之爾。富國強兵之術則
有如管仲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劉晏之平準。皆所欲不及民

而用自足。其經理財用必有術矣。至於後世聚斂之臣。蓋非有生財
之道。不過括克生靈割剝百姓以邀媚人主。冒一旦之寵祿而已。豈
真能爲人主[illegible]使上下給足乎。今中興之際。固宜講究[illegible]
以佐國用。而[illegible]。今朝廷用議者之說。巧爲名目以斂取[illegible]
帖錢[illegible]引給換等法。中外騷然。遠近疑惑。上下愁怨。[illegible]
括其物有不可勝言者。伏望聖慈深詔大臣訪求通知財用[illegible]。別
議生財之術。量入爲出以制國用。如有世數人遺法尚有可[illegible]行者。
古人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自古聚斂[illegible]未有
甚於今日者。聖天佑主恭惟陛下。故十年之間强虜偪迫稍稍退卻。
東南年穀屢登。兵力漸振。中原赤子擕首望幸。庶幾復覩漢衣冠者。
特陛下德澤有以得人心也。昔范祖禹論奉天之難。其略曰。德宗以
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嘗艱竭。危不容喙。所

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德澤
之厚。守之以道。積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
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豈不信哉。臣每每爲陛下以不可行苛刻之政無名之賦。務存大體
者深遠。此聲一出遠近傳播。人心動搖也。惟陛下察之。
光又乞廢常平主管官歸發運司疏曰。臣謂今日急務莫切於理財。
而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固
[illegible]今[illegible]論其大者其害[illegible]常平之法本於漢耿壽昌。今州
縣[illegible]有屬常平司者名色[illegible]拘於戶部右曹。今乃以王安石
之故而廢之。既使[illegible]其主管官一員。有司莫之審[illegible]
發運司設失[illegible]豈非避其名而失其實乎。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
以漕輓中都[illegible]餉爲職[illegible]無[illegible]。今乃以羅買事委之。其

本錢盡從朝廷給降。無慮五六百萬緡。又以淮南總制司及諸路失
陷田易市易與軍等錢。然亦不下數十萬緡。此國用所以益窘也。臣
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罷常平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官兼領。罷發運
司。其措置總制等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賦
舉。不勝幸甚。

戶部尚書韓誼上奏曰。臣竊惟國家財用。特謂必有以計之。臣內外
斡旋。使山海之藏。天地之産。通而不竭。然後用度不乏則不病官理
財。內則戶部以知天下貢賦盈虛之數。外則諸路各有轉運使。則以
經理一路之財計。至於東南委輸寖盛。則又置發運以督六路供輸
之入。蓋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兵革繁興。財用
為急。諸路貢賦或侵奪於剽攻之盜。或乾沒於貪賊之吏。又復州縣
之官。散漫者失於拘催。強梁者敢於擅用。戶部不勝其煩。隨遣郎官

分道催督。並車而至。不過移文。終亦虛手安歸。而況悍將
驕兵。各據要害。自川廣東西。荊湖南北。上供錢斛不入於王府者。且
累年矣。王以寧。孔彥舟截留於湖南。李允文拔用茶鹽於鄂岳。李山
李博仁專擅於處吉。致此諸路財計。歲入之籍。則皆發運使失職之
罪也。然尚使臨總財計。國當竭力於是。上下江湖之間。置司形勝要
害之地。兼督中外經常之費。今乃坐擁一方。復司虛應之文。豈陛下
設官理財之意哉。頃時朝廷定都於中。故發運使置司真州泗州兩
處。今朝廷暫駐吳越。則發運使當在於此。而北之漕往來當遷乃為
稍稼。皆唐韓滉之在東南也。當德宗而時奉天之日。江淮震駭而滉
調發糧帛以濟朝廷。海運則兵歸東南漕路探擾。米運
則船置十等以相捍擊而達。以成中興。今之發運
不可置人而地無於數路。使非其人實知其地宜乎邦計之下

裕也。伏望下所付之有司。討論發運使置司之要。博選能臣。俾勝其
任。

韓誼又論發運常平官制闕弊疏曰。臣伏見戶部掌天下財賦出入。在
祖宗時則三司使之任也。三司使在人主左右。總會數路之數而
諸路各設轉運使以分任一路之責。三司使在內。諸路轉運使在外。
其間闕欲徵之措。方不能相通也。於是在三路則有都轉運使。在六
路則有發運使。所以迎行天下。周知盈虛之數。以制國用。自更為戶
部以來。在本部則有左右曹。右曹之設。在諸路則有轉運司提舉司之
異。運司則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左曹所令散之以給經
常之費。右曹所貯之以待不時之須。此皆內外相維。脈絡相應。而
理財之政密矣。今發運既廢。而諸路財賦有無不得以相通。提舉既
廢。而常平財物皆失陷及於大半。議者乃欲使戶部長貳周行於郡

邑。但置主管官以領常平之務。臣竊以誠然。無補於道。徒紛紛也。臣切謂
今日諸路監司官屬處數十人。若罷去冗員。擇其吏能以復發運
司。則諸路財用通而不竭矣。又令諸路轉運使副專兩員。若專委一
員檢察常平以還右曹之舊。則戶部財用無闕失矣。兩司名實既舉。
職事所及。不敢不盡。如蒙當時見因第一序。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誼又乞建使名糾察諸路財計疏曰。臣切惟今日國家財用之至大者
有甚於此時也。蓋軍旅之費。無水旱凶荒之備。月費二百萬。歲費
一歲臣嘗其所入盡在二者。則軍旅給糧之費。其費二。則韓
民轉徙。賦役之廢不均。三則官吏奢耗。費出之用無節。方今外據荒
郊。內平盜賊。軍旅糧餉之費。雖欲損節。蓋未可也。至於未作游手壞
郡縣郭。既無鼓業市帛之征。又無力役供億之事。歸官所取。獨在耕
織之家。陛下每軫天慮。視民如傷。尺縑斗粟。有司不敢擅費也。夫以

入者不均，而生財之路狹；出者難損，用財之路多。識使監司州縣撫養凋瘵，勸課農桑，裁抑浮冗，謹節出納，使疆宇大姓，贍佐公家之急，無奪貪吏，無復乾沒之弊，則國家每歲賦入，自足支費。今則不然，監司州縣，玩習苟且，財計窘乏，支費無度。朝廷灼見弊端，嘗遣郎官泰與福建二廣，假以檢察措置之名，甚大幸也。至於江浙四路，尚未付能臣使之鈎考。臣愚近者四路，如選催督造船之官，若因此使之行，委以財用之事，而不付以檢察措置之名，則臣恐監司州郡，未知陛下理財之政，持閑緩緩，是食之兵，意有所在，或藏匿簿書，或移隱財物，監司則稱巡歷而遠遊，州郡則稱去失而難覈，甚者若與行司人吏，猶相受結，盜換文曆，竄易案名，遂致輶軒使者，徒勞空竭，良可惜哉。況今郡守縣司，往往曾歷宰執侍從卿監之任，今者宰卑之僚，呼喚人吏，取索文書，當未易折簡致也。伏望聖慈，崇建使名，先賜詔告示諸路，以足食足兵之意。假使者以廣按刺察之權，使[illegible]陛大明賞罰，庶幾經常之入，得免侵耗，正賦之外，斂不及民，足國裕民，於是乎在。臣職司邦計，不敢隱默，如或可採，乞付外廷施行。

謹又論財賦疏曰：臣竊觀朝廷近年用兵以來，緣財用闕乏，多創科目，以資生財之路，雖名籍甚夥，率係於戶部之行移，而所收財用不入於戶部之經總。夫名色寖多，則有以啟誅求者之紛紜，稽考歲歷，字則無以供其用之調度，此掌計者所以難於稱職也。今有條具申實前近只一上界不[illegible]於之未[illegible]志亦無補。切見行在與諸路四易庫本司部賭錢不錢爲之，而議者若謂戶部與百姓爭利；贍軍酒庫，本都司如江東安撫司酒庫爲之，而議者謂戶部與建康府爭利；戶帖錢下及於細民，官告綾紙取於參若諸路，煮酒各增價直，廣西一路科建鹽醮。其科目如此之多，而戶部未嘗受一金之入，至於經常之賦，又復侵削過半。如上供錢帛金銀，如茶鹽見錢關引，如市舶乳香藥物，無經裁用，計其可見者，已輸一千五百萬緡矣。已用者固難於追收，未用者尚可以拘集。今幸邊陲無事，止是供億屯田泊軍馬，計一歲之用，已當三千萬緡，但倚排貨務所得，積日累月，以相補助，萬一朝廷有所須索，以應倉猝之用，決不能辦。伏望朝廷覺正科目，各任司存之責，拘集見在撥還侵用之數。二事既行，然後量入爲出，以儉易奢，上足國用，下寬民力，亦使惟新之政，無得而議，不勝大幸。如蒙採錄，乞賜施行。

戶部侍郎葉翥得上奏曰：臣惟方今要務，莫急於兵食二事，而食尤爲先。今地官掌邦財，臣之職也。古者有生財，有節財，有理財，三者兼備，而國用足。生財之道，比歲講之已詳，所不暇論。日近裁損浮費，所以節財者，亦略舉矣。惟是廢與相因，闕嚴相制，以權有無，以指出納者，理財之政，當在講究。切見兵興以來，諸路轉運司及州縣例皆乘時措撥，玩習積弊，凡所謂所當遵法令所當行，一切滅裂不舉，甚或庇爲支費，或輕爲蠲除，以棄其所有，遇有緩急，反侵取它司，饒率百姓，上下陵暴，彼此奪攘，無復綱紀，不可不及今早止之。臣試略舉一二，如和糴措置於收成價平之時，至翔貴倍蓰，乃始科配。酒務課額不與之率，乃使借貸於民，與之分剗，公私輸送，初不鈎稽，至于侵盜困市，販賣雖加刑辟，而無可催徵，散敫在民，初不經視，至于欠負拖延歲月，徒倖赦恩，而例從蠲免之類，所虧折不可勝計。甚有畏懦以謀己私，則有[illegible]申伍稱說，激增公吏廩給，姑息以邀民譽，則權數而掊直除和買等，公家之入，又併侵奪。一旦吏按籍告不足，乃舉權宜以亂法，則使常平之錢，專爲吞之入，稱情破以罔民，則縱借貸之人，中竊詐之法。此皆偷安苟取，瞞目前，不爲它人之謀，不慮後日

之計是以上日以匱下日以困若加以數歲公私其何堪乎臣竊聞
之初不敢不因所聞見妄塵其愚伏望聖慈特下明詔申飭諸路諸
臣守令使各按法令以舉其職毋得越法守而妄支費毋得增設名
而擅斂除毋得欽百姓而濟私謀毋得侵他司而辦己事應係以本
職自之經費歲終無陷失拖欠者令戶部榜諭諸路諸州縣並立
其額取其最優者指陳實狀上之其最劣者准此特加陞黜明示勸
以其舊額有當中則及合立為格法約束依奏者委本部詳論指實
備立以聞然與當此多事之時人各自奮職思其憂國用民力兩得
兼濟不令違悞它日

權戶部侍郎廖剛奏乞寬財用制國用疏臣切惟今日國勢艱急
每歲用歲入不及承平三之一而費出倍於昔日所幸數年無大水
旱適逢等處鹽額倍增推貨務入納不闕朝廷苟且目前往往以為
如此自可以度日幸然不復深慮萬一遇水旱非常之用兵盜之
世數有運鹽請鈔積在商賈官司或有阻節鈔其不來則立見缺失
然則豈能保其長如一日乎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
斯言誠不為過為今之計如節用一事一舉措不可忽也如營田屯
田二事亦一日不可忽也此實足財用之本源願陛下得以言之者專
達以為常然而不加意焉則天下幸甚臣又聞古者冢宰制國用以
制宰相兼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判提舉三司水陸發運
等使是時財用係國之本宰相所當知乎用財之道必量入以為出
也宰相而不以用之重者職為量出者不可以正猶秦入稅是人之所
循耳臣願陛下遠法古昔命宰相以下相兼制國用使得知其
盈虛而均節之則今日之急或可
給事中程鞠乞委宰相見神宗之備漕運中之政置提

東官行其法才天下何時錢穀充斥府路大縣歲百萬小縣猶六七
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
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
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于貨田舉行與寧給田募保如邊郡弓箭
手之法是時寬剩錢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亦可勝較可
見矣崇寧中始與京師校上蔡安瑞潘澤園等費盡和以來又
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費蓋三十年所費十八通者議從遣吾默寶
設行運鹽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三四以償萬計一旦自無
奇它司爭取以濟急今天下所可稽也然而轉運使借請上供
之外無了日前已論糧取無一二金之藏它日朝廷有大水旱拾集流
亡有大寇警治宮闕綵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須則
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為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提舉
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通為催發州軍應付事已得旨
提舉官元不可已也伏望聖慈亟詔二曹選用老成之士為提舉常平
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它司不得侵而異日有所
恃以為萬世無窮之基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而有不能不為者然不能以相資而物之有
餘者亦不能以物之不足者患乎權得民始有受其弊者矣
故曰之懋遷有無周之通然不可廢然以所以利民而救其弊
也自戰夫國利始有征商之法蓋過去矣特無務得侵人人要乎而
遠來欲以是抑之耳及至後世累坐此而道也而自漢以來
之有賤豈非因時之而後稍取由是言今古之征商抑其貪所以
利民今之征商兩其膠所以利國夫其而不及德已非先王之意
況其所征有甚於其十乎臣觀國家見行諸節見部利場務現元額

多寡鹽額不及者罰之若增之過倍即有成年之賞應賞而又有餘者十分之一以給官吏凡所以籠絡而督責之亦可謂盡其術矣而任其事者往往猶以為未足則彼安得而不困乎故比年以來物價騰踴日甚一日貧民下戶尤為不易皆由征稅太重之所致也臣不敢悉以所聞為言姑及近地之可見者只如自衢州至臨安水陸之所經由應稅者凡七處使其每處止於三十而稅一不為多矣比及臨安於其所販已加二分之費而負載糧食之用又不在是是非得三分之息不可為也借使善商其能於十日之間致百里之內貨三分之息乎此不然矣如是則所聚之處議不可以賤售所聚之處既貴則所出之處益不可以賤得此商旅所以不通百貨之所以久而不售乎也雖然此特常用之物而其害已如此至於用之所急一有不通其害尤甚如今歲旱乾蘇湖雖不至大歉而稍信所救十

綠不入蘇湖之米不移則稍仰上下[illegible]必至生變[illegible]而未急者如不早為之處待其流離旋行賑恤亦無救於事之[illegible]臣願權與除免使商旅轉販得以私相接濟久之價平則人人可以糴豫不至重貽宵旰之憂矣此聖主所宜留意不可緩者也餘可稅之物從未能盡如祖宗之舊亦當明諭有司視其所虧之直惟務稍減不求甚增宜足以救目前物貴之弊也萬一臣之愚慮倘合聖心欲乞先下兩浙偏及諸路災傷去處並令依此施行臣不勝過計之至惟陛下財幸

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祠部郎韓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歸三司今戶部雖有上供之目而已聞諸路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聞諸州窠名於漕司[illegible]以供急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能之可併併之並為定籍申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給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旅取百倍復為寇所迫逐田業失時寇去復歸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令郡邑招集流徙官貸之糧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

王元勃論生財之法疏曰臣聞王者之理財與私室之理財不同私室之財必待藏於篋笥王者之財固可寓於庶民是故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衆未嘗以不足為患也近年以來財既用度以之異時無事之日奉宗廟祭祀之費十不及一充嬪御之費十不及一百官廩祿之費十不及一然而切切然以不足為患者無他故也興師日滋倉無見儲諸將用廩費之寡而省戶

見數以給之此大可憂者也臣切觀古者兵民合而為一後世兵民析而為二今欲盡復古制使轉下之夫為載甲之士有所不可若稍使諸軍漸講屯田之利庶幾便而易行淮南諸州浙西數郡荒棄連延[illegible]府空閑若選強明之吏俾領屯田漸漸行之五年當得勝兵數萬既不乏於軍紀又可勸於耕農以是守則益藏甚急至乃欲蘇國計當及民財取之既已再三雖者宜無怨恨遠近結怨本根動搖則非臣所能知也

李石上奏曰國家莫重於民莫急於財既不可以其所急而病其所重又不可以其所重而廢其所急何則重民者天子之職而急財乃有司之事二者有分矣則雖今日之急乎急無財也歲賦所入之外至於山澤鹽鐵榷酤之利有司講之不具自陛下拜兵息民以來凡[illegible]自[illegible]民事獄者一切罷去又下裕民之詔申命有司擇其[illegible]

之財以裕吾民陛下得其所以重吾民之賦矣然有司吝出納有以所取寬剩為憂乃陛下裕民之意日新而無窮有司寬剩之財勉出而有限以有限給無窮有司斗病而有言誠如此則言利者得以窺主意而售其術然自臣料之前日多事賦於民與今日之取於民較之孰多有司之費視前日多事以今日之費孰廣則何必藏有司之府庫然後為富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蓄之者於而衣之者舒耕之者衆而食之者寡此生財之源由民心出也臣願陛下以裕民為財而勿以取民為術之不改則聚斂之臣諂說而不蔵病矣

增十福建兩川鹽法奏以功濟家居逆頸撒鄰虜遠之民雖疏離困苦之極而未嘗一日忘宗者以祖宗勅業之恤結民心為基本故也其於川廣福建之民尤加優卹以其疏若遠訴去朝廷特遠而疑亂竊發遏難叛比故凡鹽荷之利與民同之而不之権近以闕用窘急議権福建之鹽欲権福廣之鹽臣數已聞陳其弊言猶未行而近見孫潢中明欲福置四川鹽酒為經久之利是何中外不謀而同邊方之民亦不容其少安也以蜀人而蜀之利而宜自知之頗陛下手詔許復命及今一時評論福建鹽法可否孰大孰小毋以重失民心其為盡善惟祖宗深遠鹽策節事必而一時建議拖延殆盡獨此民心未至離叛若併此而失之大事去矣伏乞陛下留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一

理財

宋孝宗時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上奏曰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徇虛名臣等以蒙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奸弊百出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過為國家顧惜小費流俗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竊不肖誠不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循理之明於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等與勸浙東七州除一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共管和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四匹一丈二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諸州半以上緣此重困又不能堪所以子戶詭名巧為奸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匹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匹則是向來科納一匹者今增為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於舊田之在民不加於舊縣人告其重違免者多以故奸偽日滋以至此極向來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深未嘗不為之惻然動心評議措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終無定說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從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紐則繼舍游來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科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亦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既能析而為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能再析而為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適

計家活浮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為無弊。雖第五等戶昔無今有者
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真偽亦復相半。若真貧民輸一戶之和買不過
丈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戶詭名之奸頑，輸數戶積計之多，故尤不以
為便而必爭之。其力又足以扶下戶唱浮論以倡聚聽，故不察其實
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措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紛紛累年而和買
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然竊嘗深究其受病之原，則無他焉，直
以元額之大重而已。故今臣等相與熟議，欲陳此說，欲望聖慈先發
德音，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敷之法以定其制。惟慮所數第五等
戶之中，真下戶者或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
丁錢之說以優恤之。但使真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為厲已，而無
他詞，則彼奸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如後。
一、所以先裁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紬

紬絹，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
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抛一獨多。其後請本
之數遂為歲額，而錢不復支，絹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科
遂反為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光堯壽聖憲天
休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
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撞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
實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
於星火。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
令並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
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仰味大哉之
言，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此矣，而兩聖
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費至廣，卒未能有以抑

損虛額，支實價，以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恐其次，獨有擇其
甚處如紹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為庶幾焉爾。然今欲
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
之額，譬如負千鈞者，其臂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
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
減額之說，而議者顧以為有虧經費，無所從補，是[illegible]必不
[illegible]，則臣等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illegible]下愛育黎
元，如視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頃年四川之[illegible]，既用之
全。徽州之私，廣州之銀，和陽軍子之稅，或免蠲除不可勝計。而
未年水旱，施令貸給，何啻數十巨萬。何獨於此知其為害之甚
而不思捐數萬匹者以紓之。當又況近者已蒙聖恩減免夫[illegible]
稍從寬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而

計之，人戶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無鹽場江故生。四
色所放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
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
萬餘匹。欲望聖慈特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為額，而蠲其餘數。至於
版曹經費或有所闕，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
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曾被
創置冗名，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儻捐一二歸之版曹，
從以抵填本路上供所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
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謂貫頭均紐之說為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患規避詭
為下戶，愛[illegible]滋弊，莫可關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為物力
緡[illegible]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者當一百一十

萬餘貫今來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為子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謹畏法不敢為者顧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展轉倍於其舊蚤之不平莫甚於此從來為州縣者均知其弊非不嚴詭戶之禁但任隨沙隨分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措置減歲額卻以貫頭均數因物力一文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奸弊無所從出矣若稍以真實下戶創科為慮則所謂高下等第科數以次減免下戶身丁之錢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一所謂高下等第均數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卻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卻

有真實下戶不能無咨怨者故今後為此法以優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二等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五等則戶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幾下戶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困

一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戶所納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不除之間亦當足以相補矣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直降睿旨悉與施行則不惟臣等之幸實紹興闔境百萬生靈數十百年永永無窮之幸

臣又奏鹽酒課及丁役利害狀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財計所資為甚廣而民間所苦為甚深若不根究弊原別行措置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臣雖書生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嘗講聞欲條奏以聞顧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奏力請被閑惓惓之私懷不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可採欲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無待去其所患而國計亦不失其所資實為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當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若產鹽地分在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或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詰州縣亦不能詰或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爾日所委台州一處所收二

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歲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亭戶坐受窮餓有不可勝言者然已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稽賒不可稽考大略弊民以為之而聚民以資游手為州縣者為提舉主管者亦不之知然所以用行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給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亦招募人賣鈔錢恐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而使從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治

海西外鹽法。其餘州□□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
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抱額。四曰
萬戶抱額。臣竊以爲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他則亦互
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或在講究詳審。從施
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稍旣知而罷之矣。然
州郡占吝。多不遵京戶部漕司所請。仍不廣罷。此則官監除而
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
人有抑托抑勒搉挺扶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
在。終不能革。若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稽
此而抵托擾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爲便
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戶

□□卷之七十一　六

民戶之際。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數是□。定額乃爲□□□合
官戶而數民戶。若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等而私置官等從吏
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嘗起州先已施
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無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
封境。觀其氣象。究然燦與諸州不同。今欲使取其法。行於諸
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比。未可遽議。然他州課額
雖多。從來拘催少嘗登足。皆是虛名。徒掛空簿。若嘗聖慈深詔
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
爲定額。然後以此科數。俾爲萬戶。則亦應穩安民著事之一端
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於今年二月內曾具差役利害事申尙書省。乞數千言內有
除諸戶當役。役年限一條最爲詳審。而照準戶部行下乃無一

言可施行者。臣生長田間。頗諳鄉事。竊謂其書有得聖明一賜
觀覽。決須有可采者。伏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槩。然後付之
愛民曉事之大臣。詳細之。令其看詳。擇可行者。具爲條畫。別降
指揮施行。庶於陛下愛民之意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策題上　財賦論曰。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
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者無
徵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
所急。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
其而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先王以爲密矣。今
而言之。則數是也。然總其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
於今世。乃九□之幾而萬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
其爲已。則然無幾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

□□卷之七十一　七

代之所取者。是天下之正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卑過流
時則作錢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
功也。雖然。其事遠矣。當春秋利起。自春秋者之中世。而始有說然
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爰暴之虐而天下
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饒其
國。元武明帝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
征討。亦不大乏。惟秦始皇窮奢頻爲其斂之濫。漢武帝奢侈□均
括之取而內圍聚斂。大聲天下之害財以致之虛。而漢鑄不足
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既其事遠矣。分爲三國
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殆變業興。至於調度
供億。猶日有餘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而底哉。然嘗兵數冊書。寺郎
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唐最爲□。是唐之取民以租

以唐。以調遏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將帥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言矣。蓋唐之治有唐之體。其不待財力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患也。然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詳慮取捨定計以致治功之間耳。非知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自處嗇廢舉頭竭慮以校錙銖。習者稍夫為人勤勤焉徒知爭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為患之最人而不可整救。其說藉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莫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以之。所以食備其民者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實。其以文具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瘵奔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察。思有大不可言者。故臣以為不究今日財之本末。推古之本參驗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

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成效哉。

適又上論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拱門空肆以受利欲之虞。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踵之微以去其尾大之患。而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能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起。五六年不能定矣。當仁宗四十二年之間。本朝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憂矣。是故也。蓋入[illegible]子以寬苛為[illegible]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曰必於不能。所謂精擇能吏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衰斂為事。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仍勞苦賦予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均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販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求聽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相任以為其說出於王安石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衆。百嫁玉闕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譽從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以大辟作矣。方大元帥之開於河北。而張邦昌任饋餉之責。[illegible]斂數十萬緡而已。及來難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極貨自營。而收舊經總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擅兵

食自制。兼役承乾轉運所至則刷攫奪。朝廷科降大言文移督令丞佐。將臣救將在百道拔鄉户。號痛無告。雖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己利。而經總制之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至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未有今之為甚也。臣是以據事已之役四中之從遂一有暫賦斂[illegible]謂既增之後未可復減者。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賦。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豐又再倍矣。渡江之初。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鈞考。然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illegible]空竭聚米以一朝居者甚少。安在其計治道一興廢而不計財用[illegible]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之言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

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將從其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其多者勞而少者逸豈還逸而至勞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置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翁彥國為發運使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因諸路財計其時所在縣官以救急故賊侵錢除頭子錢以抄旁續之增添名錢大抵又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根括於六路未用者存之諸路雖揚駐蹕國用益困且廢治故多得實總財事四路經制等移足國用除

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在商雖未有能點之而使既貴酒雖有未有一戶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待取於州縣之錢而可供辦追之用至使得御為士人而其言如此孟庾自前者不暇及遠亦無餘也故庾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為戶部所別為轉運使不討商稅勸添窠名貸子游柳之法或以造運類衰以供軍興運添酒錢添頭子錢勢張浚相繼督師於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為總制之名看戶長壯丁寄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趨辦者不過數條成制甚矣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專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屬官困於催督有析運副至於部都皆府之分本柄解折官本茶引并頭錢息錢而有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業有勘合與賣有屋業至於後世曾通有免丁截撥有常費撥兩之為除

也歲至於二百頭子之法且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上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者皆猾吏與旁而唯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為月椿兩浙福建為印板皆其名也雖其籍在戶部上下恬然悔役以虐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或思而不能救今之新進後出角智者於行力者奮悅而從之何物而非違反先王貢賦之法毛舉計之自王安石始可言計利專務青苗免役之所令公上無所入坊場河渡免行茶鹽水軍以人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豈有所謂後有又居而可謂剋薄矣然之行錢法改錢幣遂賤商旅以盜賊之道剝其民以可謂甚矣然有收拾零細解落貢陪飲人不覺之源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不之法蔡京猶掌剝暴之

所不道蔡京之所又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言之矣平其急迫皇駭然所措其手足則雖郢與以來號為名相如趙鼎張浚者亦安焉又以遺後人而秦檜權姦劫會一世而出其喜厚其取於前餘瑣屑之間以為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甚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加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雪恥才養民以報國用在一出令而已且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例按例一出意則為妄作矣當其風流之成名節之隳猶知利之不當言之不當取蓋與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雖好耳特舉以持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業之術用矣曰從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

要為二縣則以版帳月椿無失爭勝之經常為無罪縣則以經總制
無失爭戶部之經常而有能而已矣。其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
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
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又何
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
羨餘，而版帳月椿各自以力趁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斂也。竊
綸多寡，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
者也。月椿版帳多者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皆之所謂窠名
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追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百方吏胥計
閭民。日月消削，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
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秉持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
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者，昔可以耕織自營者，皆今轉徙為盜賊

者饑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永無寬，生民之困未有已也。又何謂國
用日乏？今歲得經總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國也。
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得者乎？莫若孫氏，孤弦異不得而丐其贏之
一二者，皆其本先得者也。為國有人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量
有左右望而罔其細，碎不敢之務。凡均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
削其頭子貫陌，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使國不富，豈不
至此哉？至此矣，何以能富哉？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欲之雖急，而
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
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為版帳月椿以困民，然其額
吏劇刻之不可側者，而援用例相更刻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
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
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乏者，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

兵數少而兵以衆。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憂於多財多兵哉？
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至業之所由始也。又何
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為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
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於民而已。願以二稅為常賦也，豈宜
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僅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
買可也。求乎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有以先期
而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納……民且勿力
錢之外，浮財雪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豈若此者……明知其不
義，獨用於稱家而莫之敢罷耳。陛下雖然出令以錢二下，自今若
罷和買，取和買之為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官禁
官吏時節支賜於今之所應與者，一切不可行也。和買既罷，與民一
名，正義聲播於海內矣。又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者之弊害，國

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紬價太踊，至十餘千，而朝
廷又右之用。於是計臣始創為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宜後紬價
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
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一者為折於
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夫事無名其取無義，未有自古其國且不可而
況欲大有為於天下乎？今州縣折帛之為錢多矣，所資以待用者廣
矣。陛下如約考其凡，再而後可以有於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
折帛不罷，舍目前一班之……於八荒四方，召不能為賢良乎不能
為賢者也。又何謂茶鹽之患？權之太甚，利之太深，而十六九出其害
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廣，經制未能一一從古減經總制
罷和買折帛而措茶鹽，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權之不寬，取利
不輕，則州不省其終不可以為政於天下。使措置者有積二三年

之後臣請言之
敷文閣待制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觀近世理財之術，君無餘蘊。加之陛下天性節儉，絲毫不以輕用，蓋嘗損己以裕民，未嘗瘠民以供己。然中外廩廩而以闕乏爲憂，安得不爲之制。且如兩浙所部最號富州，故轉運司最號財賦之淵藪，比聞儲蓄頓罄，不免遣官假貸於諸郡，僅有應副一二千緡者。漕臣近在轂下，非敢妄費，直以用度浸廣無所從出耳。兩浙尚爾，外路可知。陛下方戒有司務寬民力。所謂茶鹽之法、酒稅之利，又已數倍於承平之日，不復可增加矣。惟有一事，臣試妄言之。謹按仁宗寶元二年四月，因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言罷省不急之用，詔樞密直學士張若谷、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慶曆二年，再命御史中丞賈昌朝與禁寶院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內侍省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減浮費。四歲之間，兩降詔旨，於是上自內廷，下逮百司，不急之用，悉加裁減。臣願陛下舉此成憲，委官力行之，然後編諭諸道帥守監司，汰上所之蓄，儉惡邦用之未裕者。可約己便民，亦悉奉行，下逮將遵上條貫，饋浸之違制，毋得援還舊例，曲徇私情。久擇廉靖公正之人專爲之帥，而適其不如詔者顯黜之，斯救弊之要術也。

左司李椿奏減茶引價錢疏曰。臣竊見累年以來，茶寇浸廣，動輒百十爲群，多至數百人，或相讎殺，亦忽劫掠。前年鄂州武昌縣與興國軍界茶寇兩次讎殺，官司不能誰何。臣備員湖北漕臣日，嘗具奏聞。去年湖南北界首茶寇數百人，讎殺者數十人，帥司遣兵收捕，擒獲百餘人，今方始稍戢。至茶出之時，又復前來。臣赴四川任，至澧州與陽縣界，正是茶寇出沒去處，因詢閭土人，多稱自茶引增價以來，衣糧於興販，所以私販公行，莫能制遏，或行劫掠居民，或奪取客買下茶貨，或擄掠婦女，或押鐵匠打造器甲，以致民不安居。臣契勘得長引每道販茶一百二十斤，價錢二十四貫有奇；短引每道販茶百斤，價錢二十三貫有奇。長引又有兩淮京西四路番引錢，又有過淮錢，共十五貫有奇。臣累任湖南州縣，差募弓兵，官司和顧弓手鋪兵買茶引，下有違法科于稅戶者，提舉司亦嘗禁戢，而兄茶引價高頓罷者少。竊謂榷茶與其他榷貨不同，如鹽礬香銘酒皆有所榷之物，惟有榷茶止是縣引客人自行買茶，置到陸路增用國多計其廊引錢不下四十千，委是引錢太重，商旅艱於運利，遂致私販日廣，本爲商賈變而爲盜，至於民被其害者不可以數，其患不可勝言。臣愚欲望出自宸斷，將茶引價錢稍行裁減，以救其弊。竊緣湖南北所產之茶，江浙不食，臣欲乞將湖南北路茶引每道販茶六十斤，引價錢三貫文，是長引元販一百二十斤，今減其半，價錢元係二十四貫，其半當一十二貫，今減作三貫，是四分之一。卻計每年兩路茶額料降引數，以四分給之，付逐處官司紙墨之費不多，招邀請必不更有科抑之弊。游手失業之人有千百之眾，便可興販官茶。況今來私販之多，百倍於有引販茶之數，今來茶引價輕，公販有利，則私販日消，將不止可補四分之數。臣愚謂因此可變盜賊爲商賈，化兇惡爲良善。若直待遣兵捕殺，僅能勝之，所損多矣。其兩淮京西番引過淮貼納，更不增減本引錢外，沿江稅務止收貼納錢，於近稚場稅務送納，並不須本引錢過淮者一併送納，稚場關防稍加緊密，則無透漏。其荊湖折如產茶去處，依條路監司相度茶事，雖提舉司，緣臣備員職事，可親見民間病苦，不敢緘默。

余陳懋折錢之弊疏曰。臣聞古者四民，而士也、工也、商也，皆食於農，又二焉於農也。故西漢以農爲本。自釋氏之教入中國，生僧以食於農

自張說招募兵而兵農分矣。生兵以食於農。皆以差役爲募役矣。生役人以食於農。昔者四民而食於農者一。今有七民而食於民者六。則所謂農者勞苦可知矣。加以兼并之家責債役使。終年力田而所得無幾。及至收穫之時。僅能償其欠負。卒歲之計。往然惟性與啻失業。又抵農家皆爲有力之家坐享其利。且農家之所出者布帛五穀也。而使之輸帛乃其職也。今多折變而輸錢。且錢非農所出。而輸錢不已。安得不致其困窮。未有民困窮而能足國用者也。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非虛語也。仰惟陛下勵精求治。躬行儉約。恤黎庶遊逆。監司守臣。豈不以斯民窮困上勤聖慮乎。豈非未得救之之理。其救之之理。惟重穀帛而輕錢貨。抑末技兼并而寬農民。專之役專勸於耕桑。二稅惟征穀帛不許輸錢。則民無不富。民富庶而陛下足者未之有也。議者必謂二稅不征錢。則官兵俸給愈不足。是未之思

爾。且錢者出於官者也。使能禁出異域。及銷毀鼓鑄。如法毋者銅。毋容奸。毋鑄當二。毋雜鉛砂。毋錢私鑄。又何患錢之不足也哉。臣願講明而施行之。天下幸甚。伏乞睿照。

蔡奏二稅輸本色。別定祿令例。臣聞古者卿大夫士祿各有差。士祿足以代其耕也。漢祿自百石至二千石皆有穀帛爲俸祿。何爲不可。今荊襄湖北兩淮荒田迷望。皆膏腴。果能導民耕布栽種。歲收穀帛。未知幾千萬億。乃是生財之實也。今上下交急於錢。歲錢愈闕。官私不務於穀帛。穀帛益貴。闕錢而穀帛益貴。上下何得不困窮乎。穀帛所以養人者也。使穀帛足。則人無飢寒之憂。雖乏錢猶之可也。無穀帛則雖吏不免飢凍乎。錢何益也。古人欲令貴金者主價者。豈非知務本者乎。今日監司以下至縣令俱帶勸農。有勸農之實者未之見也。昔者課民植桑。歲戶植五十株。十年則戶五百株。絲綿不可勝用矣。今惰農游手亦多用錢買而不自種。以此之類。豈非勸農者失職乎。張全義亂世之一夫也。守洛陽於荒殘之後。委十數人招誘流移之人。以事農桑。不數年遂爲盛藩。況聖君在上。擇人而任之。豈無全義之才以牧斯民乎。臣願陛下詔有司。又任守令。責勸農者課桑柘紡牧養。視其田野荒闢與民勤惰爲之殿最。毋爲虛文。二稅免輸錢。惟就地土所出。雖頭腳麻苧皆不得收錢。止輸本色。別定祿令。多給穀帛。少給見錢。或盡用穀帛。庶幾民對務本。安其家業。盜賊消弭。有以稱陛下求治之意。伏乞睿照。

林通判康甫未赴召對奏曰。臣仰惟國家養兵祿士。固當以理財爲務。臣愚謂理財且務於本而不宜急於末。何謂本。穀帛是也。何謂末。錢是也。穀帛出於民。而所以濟飢寒者也。使民專農桑之業。盡地之利。而不奪其時。則穀帛不可勝用。穀帛豈餘。則人無飢寒之患矣。錢

不出於民。而所以平百貨者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今穀帛之稅多變而征錢。錢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遂一切之利。以應官司所需。既遂一切之利。則不專於農桑。不專於農桑則穀帛不足。穀帛不足。故其價高。征錢愈急。民錢愈少。錢少而穀帛貴。上下困窮。以此之理也。況國家歲入之錢。十倍於唐之最盛時。數倍於祖宗之時。而用度猶且不足者。蓋由用其末而不用其本故也。今也尚不務。豈其穀帛而上下交急於錢。不以濟飢寒爲急。臣應將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臣竊見兩淮襄漢湖北州郡荒田甚廣。湖南江西陸地亦多荒蕪。是皆可以出布帛穀粟之處。理宜使民盡力。況自轉運守倅縣令皆帶勸農職事。非無任責者。從來徒爲文具而已。臣愚欲望陛下詔有司先責勸農之實。驅游手之民。以開墾田。非農者殿最。務在少科。期於野無曠土。然後立征賦之法。使除蹔之利。用穀帛以省用錢之處。庶幾

上下免困窮之弊，宗社無兵疆之休，天下幸甚。
椿爲司農卿，又奏措置支遣米斛疏曰：臣竊以行朝天下之根本，贍養諸軍百司，月用米十四萬五千碩，歲用百七十萬碩，有閏月，合八十八萬餘碩，若有非泛支散，用便費二百萬碩。餘米倉原定，至于每月旋營支遣，臣到官之初，會計所有，至微爲之寒心。尋具劄子申戶部，及申朝廷說，及每五日約度申部，拘錄司農寺職事，只當出納及約度所有科撥，合從省部將有指準米料撥降施行，候綱運到岸即時拘收。本屬本寺今來闕之，如此，其責雖各有司存，若不申乞措置，萬一闕食，實繫國家重害之事，豈宜相視不言。竊以謂見有椿管米斛，係椿管米斛，不滿百萬，止可爲七月之計，豈可恃以爲足。且如今年兩浙江東路上供米數，多有災傷檢放，又有截使，則省倉指準支遣之數，皆是欠闕。臣嘗約今年歲計，未有半年指準，雖是見今和

八 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一 十八

糴而來，價既騰，糴本絕少。臣若不以實告陛下，深慮闕誤事體非輕。臣欲望聖慈作詩開示省部，速行措置，未能爲三年之儲，且約一年之計。常當有二百萬碩在倉，才有不及，即須措置補足，亦不必以椿管爲名，但通有二百萬碩，庶不闕悞。
椿輪對奏劄曰：竊聞獨木橋之謂榷，榷貨者謂有以導之使爲旅，必行不得而他之。此榷貨所以歸公上。今也重取其利，又於不可取之地而取之，而民不從。如人過水，橋斷而不可復，舟滿而不可濟，則必涉水而濟，不可禁遏。茶法之弊，正類乎此。使民不知覆橋之安，乘舟之濟，而不畏涉水之險，甘於陷溺而不悔，豈可不思有以救之？救之之道，在導民於安平而悅乎陷溺，如皆有其物，惟茶之榷也，乃無其茶，自數十年來，而榷頭而其價，豈未察有無不同，茶不可同鹽，價增長，罪賞益嚴，愚民遂行，是一如不顧其罪而犯之，既罪重

罪，則輕其生，所以致抗拒官司，不畏其死，以成近日之患。所損害歲而尚欲守其斷爛之橋，欲濟之舟，驅民而濟，將見民之涉水陷溺，未有止期也。
椿又奏曰：嘗聞之經曰：何以聚人曰財。切見朝廷養兵祿士，以錢穀爲急。今米倉庭所用每月激營，常歲支遣，逐旬那兌，則錢穀可謂遺乏矣，而未有豈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椿，則錢穀固自在也。所謂椿者，本作有餘，移來就兩寺彼與此，亦數年以來，朝廷戶部逐分彼此，皆借貸，而令如市道，殊非國體，此陽城所以切齒於裴延齡者。以其欺誑罔寵，誤君誤國，爲萬世罪人。今觀史者，孰其所爲也。抑惟主上剛明，大臣方正，而令戶部移就之弊，亦能革而正之。議者咸知其非，又敢有言者，實懼之氣未振，恐言出禍生。故士大夫相與俛仰度日，但爲身謀，而不恤國事。椿衰老癃殘，以疾病纏綿三年之

八 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一 十九

久，未能脫然無功於世矣。誤蒙君父異知，再經用省，有懷言而不吐，露則含恨就死，豈不辜負天地父母之恩。用是不敢有隱，伏望朝廷鑒前代之失，懲侫臣之欺，凡百政事，不止於錢穀，各付所司，委任責成，勤者賞之，誠實者信任之，賢能者獎進之，庸謬者免之，有過者罰之，慢易者責之，黨私者逐之，欺罔者誅之，則舉無不治之事矣。聖君大臣圖治人材，教化政令，軍國大事，咸得而論之，收支細事，椿借還有如市道，豈宜上瀆聖君，而洩煩大臣耶？伏乞鈞察。
椿又上奏曰：嘗讀易之謙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謙居大有之後，如山居地中，謙之至也。聖人以有餘補不足，爲謙，謙雖美，然而不可過也，故雜卦戒之以輕。節居渙散之後，如水在澤上，所以節止之也。聖人慮後世不節也，故於六三著嗟若之戒，又慮後世節之過也，故於上六著苦節之訓，

又丁寧於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意惟恐不得其中也。切見監司郡守有以羨餘為獻助者，果有餘而合乎取多益寡之義耶。果有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耶。悉素貢賦充溢須知閭閻之艱苦。又在州縣備見州縣之窘乏。切料今獻羨餘者但見尺辰之不足，竭力以奉上則有之。未必合聖人之中道。况夫又以俾國計百分之一。恐不應其獻者繼後則希進者甚於取欲，或雖若以為誅求斯民有不堪其害者矣。茲惟主上執謙抑之心，為甘節之中。肯軒求治聲令斯民聽獻羨餘，是非主上及朝廷之意，是必有司之未察也。且古以來有天下者毋慮無過於唐，唐之言財計者無過於劉晏。晏之能令猶稱之，其長於財計可知。而考其所入止之於今，今所入遠過於晏之時數倍。國家理財之術不為不盡，以從天下無甚貴甚賤之弊，兼并之家不能肆其欲，百姓富實，今所未及耳。欲望朝廷明告獻羨餘者，所獻之錢非橫斂別科乎，非朘削掊用乎。按可以繩乎監司，縣則併訪之於州，州獻則併訪之於縣。具奏其來歷，庶幾朝廷不為人欺罔，生民不被其誅剝。仍詔有司會計天下實有所入之財，量入為出。去冗食，崇節儉，重穀帛，輕寶貨，皆不在增聚斂之術矣。庶無不足之患矣。

廣西提點刑獄林光朝奏廣南兩路鹽事利害狀曰：臣竊聞廣南路鈔鹽行之三十年，而利害常相反。今西路日不足，而東路儻有增羨。兩路利源出於一本，豈西路官吏皆不辦事，而東路多能吏耶。蓋不求立法之意，而欲利害多寡混於一體，無時而可也。臣所領惟一路刑獄，至於鹽課似非臣所當預。然財居人之命，用度不繼則有盜賊之虞。盜賊不能禁，所責在臣。臣於受君命之日，便如是過計。臣生長閩嶠，聞之父兄官於嶺海者不為不多，耳目所接乃如鄉井。今廣南鹽事，提舉言初無東西路之別，即利害多寡豈出一體。不應東路常有餘，西路常不足。如桂藤柳象去鬱林米粮次歲上熟，米斗三十錢，中熟、下熟以是為差，大率不過五六十錢。是西路終歲勞苦，米價常低。小小東路鹽船則無回貨，其所得米如泥沙。曩東販鹽上西，亦多是小客，未及數歲即為富商。西路農人日以貧，東路商人日以富。東路一籮鹽至西路或得米十四五石，其傷農也如是，而有司不以為意。今之領一郡則不恤他郡，領一路則不恤他路，領一州一路廣其事可用之一二年，即斷然行之，於一二年之外有所不暇恤。悠悠海內相習成風，雖丁寧告戒無虛日，而此風未易言也。仰惟陛下相傳一道，為規百王，必擇部使者分布諸路。若分臨遣之日，錫之誥言，其於數千萬里，倘嘗有此疆爾界限隔之殊。廣南路鈔鹽，此特一細事，臣若精白體國之人，其言利害可以數語而定也。今罷罷賣官鈔，官鈔不足，而鹽本有餘。乃至給由手假官鈔到日比折，是未嘗流通每如是。西路所運乃石康鹽，石康與對岸他處自足，前此可以高歲月豐歉，賦有所謂折苗錢，米一石不過四五百錢，納折苗錢足十倍其數。是合納一石，乃費十石。其得不附僻遠州縣，縣有常然無從上聞者。言臣已乞罷折苗錢，取廣州石康鹽，散賣本路界內人食本土所有之鹽，而東路鹽既勢須隔斷，更鹽不出，即西來常有餘。是以常計自足，民力自裕，既為西路之計，甚善於然東路鈔鹽別無發泄，東路州縣多是瀕海，海上之人豈可抑令食貴鈔鹽。此東路官吏又不得不力爭，欲其仍舊，何暇為西路計已。今西路已罷折苗錢，又聽東路鹽船依舊來西江。每鈔面雖有定，指無歲額常不足。歲額不足，又之轉甚。今柳州象州去處俸給多闕，脩是帶每之無歲不管盜賊，間作則有足深憂者。臣竊聽前後有言廣南

兩路鹽事不便若亦可數陛下必洞見其利害若廣南鹽事初無東西路之別自合通融認歲額今以西路爲貿易之場而息錢盡歸東路西路所入唯鈔面一件耳東路歲額五十萬而西路四十萬所入多寡有此相遠而所定歲額其不相遠如是令若使兩路同辦歲額除鹽本錢照兩路舊例合用之餘其餘息錢於來歲之時自可於所產路糴以爲水旱振恤之備閩中仰食於二廣閩人足食則其餘米船載可以到浙東此其爲利自不少也又廣南西路從來不立義倉若歲一不熟常遣州縣及邕州廣南仰食於我豈可無備臣素不更事以利害切心至於此咪咪前後論此者章疏具在欲望陛下皆作聖意行下令兩路共認歲額仍令兩路帥臣監司從長經久可用之法則兩路之各業被朝廷均一之惠不勝幸甚。

唐仲友又上奏曰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爲上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今從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宜急則傷民民傷則本蹙行令貴緩則縱吏吏縱則用匱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時以周備無非中正體能上下同心謹守勿壞豈非懼其財致乏可也然出令者或於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於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而壞甚則胥吏因緣爲姦而斯民深受其害公家亦因以不足矣臣願陛下內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毋以一時之浮議而變之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毋輒以私意而壞之外讀造籍自一身而中正之道庶幾無所失而一意良均受其賜足國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基本規恢之功矣

貴、

仲友又上奏曰臣聞政事所用非兩塗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理蓋均然也且以郡邑財用言之不過夏秋兩稅権沽征商之屬爾若調斂淹延追呼煩擾以農桑以至幼廢差徭不公豪猾放縱則戶口必有逃移理索不得其中則貧富無以相資過割不及其時則版籍至於貿亂若是而欲夏秋兩稅之及時可得乎憑藉不禁則道路充斥貨則不信則商旅留滯醞釀不善則人不樂酤訟隔不檢則利歸私室若是而欲権酒與商之登衰可得乎若乃吏姦不戢文書不明人情不通法守不謹則又百弊之所由生雖以歷數窮政事而戢財用之足臣不敢信也臣觀比年監司之於郡守之邑者財賦倚辦以資也平多關略假借而只守令拾任設雜雖有奉公恤民之心則猾胥豪民之所不利多方中傷有不幸罷去者而含糊不斷以苟歲月雖積書罷吏相懲創而爲苟簡趣辦之計但得官物不答則廢以爲職業至於民事類不經意詞訟留滯有句而淹延者追呼有累月而不到者獄訟版圖契券要會視爲不急胥吏因緣爲姦豪猾得志善良抑鬱催科既急勾稽不明形勢戶或蠲何下戶重併追擾戶長破產代納數年未免監察所理財計日不敢辭具於中屋良民寃號吹制時用之宴日以耗竭非所以仰承陛下愛養斯民培植本根之意臣願陛下申敕郡邑之吏使以政事理財用並以治民爲政書凡監司察舉守宰郡守察舉縣令並其政事修舉財用充足者爲事務雖辦緩於民事者毋得薦舉其刻剝民財而取辦於民必加糾劾庶使守宰各法循理勸盡職守無科擾能兩得俱全節財之利不爲小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

理財

宋孝宗時王質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於散而不能收隱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隱使處內之財自可了目前之費臣恐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為禁吝隱使謹藏當出猶為庶幾且一州之中蠹敝遮慢漁取有司之利或爲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亡臣嘗竊喻如手中之沙放手御散隙中視聽轉眼即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內臣竊料其間上下奧弊吏吾不問者居其太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混滯不集或侵漏不見滯不集者復迫不得其法則遷滯無可集之期侵漏不見者櫃靈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所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其將

壞者又不知其幾恐淹數年不復有可為之地此其於陛下關事所係非輕臣所嘗州最為郡陋窮薄之地又遭當倒廢敝壞之餘陛下簿傳高明固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奇綱運上供州郡支遣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漫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隱也則此物或陰落姦欺之便或委爲廢棄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蠢愚寡陋妄知為政徒悉臣之心竭臣之力收拾一郡之財粗辦二年之事而況郡國之人有什百於此人才之能者千萬於臣者乎近特一二儒臣所至一郡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有政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

陛下凡臨遣守臣莫逃聖鑒然不賞罰殿最則無以為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為殿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下斷出明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書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為必求引避又將有自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苟祿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薦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思省慮雖未能大治可漸冀小康伏惟陛下財擇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奏乞究和糴之弊疏曰臣竊聞朝廷已降指揮諸州和糴並以年穀豐登起發來臣竊觀陛下之意豈唯廣儲蓄以備國用將以平穀價以惠農民其為德意甚大而臣竊謂和糴之弊其大有二二弊不去反為民害不可不察其一州郡乾沒之弊蓋朝廷既已給降本錢諸州乃有占吝不將盡數置場收糴卻差委所信任

係屬受納冬苗許以差衆吏以錢適令以時回樁力大量既收錢羸餘以充和糴遂乾沒本錢以為私用此其弊一也其二縣道科糴之弊蓋州縣既承朝廷之所糴數目乃以其數科撥下屬縣令糴錢之於州非錢不行計會符移則有使用諸降本錢則有刻除洎至得錢下縣已不及元定價直無由收糴於是不免科數上戶或至中戶止據所請到錢令認數入納此其弊二也今指揮初下議者皆以二弊必至更為民害是使田野豐登之際有愁歎之苦朝廷德意遂為姦貪之資臣愚欲望聖慈專委清強監司往來巡行覺察如有上件違戾即許按劾重賜黜責施行斷在必行則民幸甚

崔敦禮代人上殿論郡縣賞罰劄子曰臣竊惟天下之事無小大無勸率以有賞罰加焉然後能者勸怠者奮有所建立焉不勞而功易集也有賞罰之不加而能作事者而況理財之大計焉可於此忽乎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圖治至於足國裕民之計尤軫宸慮凡所規畫罔不備具而獨未見明立殿最以示勸懲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有司立爲定制應諸州長吏合管財用專責者臣以其始至之成數校其終更之增虧果增耶於是從而勸賞之苟非刻剝以聚斂羨數以虛增則必優加以廉能之賞果虧耶於是從而勸責之苟非有係也匿焉并有水旱災傷則必重之以廢弛之罪如是則州縣之間莫不樂事勸功各奮其能將見國用之足如山岳浩浩如江海其效豈小補哉

表說交上寬恤茶商既曰臣謂此者兩路之害皆出於茶商因成嘈聚此徒本亦良民豈願流爲盜賊自取死亡必有大不得已起於貪窮然後爲此朝廷要當講求兩路茶商利害稍從寬恤或恐有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或取利太多而茶戶不得以自贍者或禁之甚術而徒苛歷以害其商者與夫茶引之費賤胥吏之乞覓巡捕之邀求無厭州縣之額外科擾凡此之類宜降明詔命兩路茶鹽司同帥臣公共體量事勢致究利害須公私兩便在茶商可以安業而公家不失所利立爲畫一條具取旨施行擇其果可長久而便民者遂與行下庶幾少安茶商之心潛弭盜竊之志

員興宗議害須誅臣聞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法何謂權宜之法西川折估是也蓋嘗考之可以久行權宜之法雖可行而不可久也行則其法必弊若從其弊而漸革之則其害乃可去也臣請言四川折估虛額爲四川宿弊之故蓋折估之始起於趙開之申請開常言鹽酒爲四川之利因民所產定爲官課郡縣之間鹽戶酒戶有上下之不同故納錢納引有多少之不一方其設法之始均科於蜀蜀中地力甚全民力甚裕是以開在紹興之初總川陝事一時步

而能運石貧一歲唯而能濟三軍非開之才獨能辦此當時蜀產浩浩亦有以致此也譬若少壯果悍之人使其負百斤行千里雖日行而日不廢蓋其筋力足爲之用也自開之後利源浸廣蜀之有司既無開之才惟效開之短望利則累年而必取不知地力有時而竭不可以必取也酒利則拘數而欲敷不知酤賣有時而微難望其必敷也譬如羸疲老之人使欲負其負重而行千里以同於少壯其力果能勝乎臣見近時蜀之有司無術於此只苟且大則施刑禁小則行笞箠彼知爲已取民以逃責不知爲朝廷遺責以憂民其用心果何如也是致比年四川郡縣之間鹽戶酒戶貧乏可念或者戶貧而名存或有力均而額重或勒鄰里承而首尾俱壞或預那借撥而前後皆貧或委吏推排而吏又不公或誘人宿逋而仍增新額虛逼萬狀其弊無他有司務趙折估知取其利不見其害故也至最甚者蹈襲不恤累歲開啟遂積虛額額則虛立而長在錢則從何而可追蜀之有司曰移一今月行一牒多許所欠州軍逐點發責文書諸州官吏各有定額臣不知吏之通融者以何策區今之補發者以何物色有司心悶知其不可但昧心而力行之爾頃陛下至明至哲照見廣遠籌者下四川總所增造錢引三百萬以備虛額而民間之貳歌且舞此聖上欲割費便民大隆宿蠹之秋也然臣尚恐蜀之有司循暗大體而忽詔旨雖今有除放之文恐蜀未遂獨蠲之利臣愚伏望陛下特令中朝選果開亮之臣示陰察實遍約老吏別總四川實文之數使逐歲所取合所用所用合所取如此折估可以議減虛額可以漸去也然議者必謂四川盡此之數不及實文之多是以難議臣請行以難之蓋四川諸司素實無常貴將患未節而有如諸司逐往迎來折送多至數千緡者州縣諸色頭子錢州縣羅入公庫

亦有至千百計者。郡縣籍沒田產，郡縣閑頗職田，大郡中郡歲月亦至數千百計，者其他浮泛之用，不經甚衆。若裁此不急之用，而補虛額之闕急者乎。浮費一減，既精實支之闕，補雖未甚，亦少濟矣。蓋一初[?]之時，有合降四川錢引，尤大患也。況陛下既得賢累之臣，詢訪浮費[?]去，[?]又播半實，何慮虛額之不能減乎。又前日頒下二百萬一數，併已分命成都等路州縣，從某年至某年，並與[?]兩戶，各減實數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庶幾民間通知，逆戶均減名下所欠，不致諸司州縣臨時敗隱，依舊含糊，看分依催科之弊也。蒙乞令蜀中逐[?]州各納實收實支之數于戶部。四川總所又[?]納為其諸司自今後有常[?]於實收，外會加取民者，[?]如[?]田[?]州縣自起興之初，錄係折估實收之數，元額日消不數者，亦乞[?]與捐除，如奉到事，出朝廷恩治四遠矣。

興宗議節財奏曰：臣聞天之生民，以君而司牧之，故君人者養民者也，百吏者推君之令，而同養爲民者也。民者奉君之愛，養而出力以事其上者也。上既育物以養下，下復勉力以事上，則上下俱利矣。臣觀三代之君，率多節己以愛人，故人常有餘，階唐之世，率多取人而自[?]，故人常不足，財力至此，非獨時之弊，法之弊，亦由于用物少節之[?]也。用物少節，則知出而不知入，知求而不知約，焦爲後日之計者，此陸贄之徒所以有裁節之說也。臣請舉小以喩大，今有一縣之令，下收萬家租稅之額，上有諸司期會之迫，善爲令者，必先示以開賦，預計所入之豐約，以權一縣之難易，內決於心，外集於事，早夜思之曰：吾邑歲入爲租幾何，爲雜費幾何，月合經辦者是何色額，必得補者有何事件，夫如是，則官錢可以及期，雖至期而足乎，不亂是其慮之先，定量入爲出之說也。若夫不善爲令，則遣端散亂，當後而先，當先而後，所欽之數無定期，所撥之物無常準，縣必不[?]事，亦隨聚則天下之財，果在于負計之節出之，所謂聚取而舞用，未若謹用而緩取之爲易也。蓋費以臨民，未若愛民而費省之爲愈也。悠悠千載於此潰而革之者，則必存乎其人矣。恭惟陛下即位至今，遠有三代始則罷四方貢餘之入，又嘗減諸處浮游之用，賜予屢臣莫不有節童舍節用莫不有禁，陛下愛民謹用之事，躬行既有方矣，然邇者軍旅之後，州縣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用，未暇于三歲之積也。況蜀之產名伏見蜀之用，未能爲江淮之助也。豈諸路監司郡守知取而不知其術乎。陛下比令逐路求有實用講究實有可舉事目奏無事丈具諸路終未有卓然之說上當聖意者，小臣其敢黙黙也哉。於前二議嘗指陳州縣閑雜之冗，丈吏員之冗，是最害財之大者。若州縣負閑合有揀節去處，[?]今乞爲量置，如一[?][?]轉運[?]差發[?]之類

是也。吏佯歲入千緡，上下減百吏，則異時歲減百萬緡，是其一利也諸軍逃亡而額存，有虛破請給者，廂軍贏弱不堪衆役者，汰請受者，異時兩項並數其費，以百萬之衆淘汰一二萬，未數他處，夫若以二萬爲數，通曰一兵歲減百千，一年即減二百萬緡矣。此二利也。既有倖，又有職田一入，附[?]縣大議借取三年而用之，其實可以減之也。此三利也。近淮東[?]減，起界而四川鐵錢，既已應副，淮上有司宜盡力不辭，然今蜀中所用鐵器多是暗銷鐵錢，額更申明，以禁亦救四川錢荒之一耳。此四利也。如四利既講，則浮費可以日削，國財可以漸裕。陛下躬行克儉約，已於其上有司遵法覈實於其下，其又何憂。臣觀太祖太宗，初[?]傳刑勢，求得羨餘，其費省出所以優贍，不乏者，[?]迹前事，大抵兵不冗，員不濫，用不浮故也。先儒范鎮嘗言仁宗曰：天下大計宜[?]收出入，常定經制，須詔大臣，優與太祖初賦入

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與今賦入之數。官之數。約取中道以立經制。十分為率。以幾分為給兵吏。幾分給郊廟。幾分備水旱。為之十年。則可以致治矣。凡頃之說。即臣量入為出之說也。伏望陛下不以微臣小臣之言。特賜聖察。使臣前日所奏四利稍見。記錄雖則[illegible]居日月之末。屬大為不明。[illegible]聖祖之前。屬書為不智。猶下天日之照如此。尚何待小臣之說也。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是以列此也。

建議息乞置通錄公方之士。與諸路漕臣講求[illegible]奏曰。臣聞人君之於天下。猶朝廷之於郡縣。要知心腹之與四體。實相去雖若甚遠。而其中脈絡貫通。血氣流暢。故雖[illegible]之意。識發於方寸。而旺感遂承之澤已決於四方萬里之遠矣。是無他。以其上下一體而所發同也。仰惟陛下奉[illegible]本於天性。仁厚發於至誠。即位以來。[illegible]二十年。凡夜之所思。晝之所行。無非節用愛人為事。是以天聽昭格。年穀屢豐。戎狄[illegible]境外無事。宜天下[illegible]家給人足。而陛下憂勤之意。而比歲州縣事力[illegible]於上。民困於下。以為衰敝。巧偽寶繁。盜賊滋多。刑辟者眾。此雖有仁政。而澤不下及。陛下雖有德意而民不盡知。良由人自為功。各自為政。上下不相親。而陛下之赤子始告病矣。陛下聖明。灼知其弊。歲在己亥。[illegible]發德音。命諸路漕臣各計其所部盈虛之數。而損益之期。以實惠及於斯民。甚大惠也。臣竊謂[illegible]一方。不能盡知諸路所行之弊。然臣[illegible]事也。既非數月間所能盡見。而積[illegible]又應本末[illegible]中[illegible]州縣[illegible]為虐文。臣愚伏望陛下中告在位。[illegible]日朝廷[illegible]郡縣。人知陛下聖意堅於因[illegible]為此。以東[illegible]斯民[illegible]選擇通練公方之士。[illegible]令俠與諸路漕臣相為表裏。講[illegible]以[illegible]月之久。[illegible]得悉意講求。然後制均節之宜。定取予之數。用供予內外[illegible]上下用度。為根本不拔之計。臣不勝惓惓。

知靜江府范成大論透漏銅錢劄子曰。臣聞東南諸夷船舶[illegible]中國諸[illegible]以物貨博易。近年順以見錢為貴。廣東四明及沿海州郡錢之去者不可勝計。紹興二十年。嘗大立法。禁透漏之罪。死罪[illegible]其物全給告人。罪賞之重如此極矣。而[illegible]收復。蓋[illegible]舶之利。[illegible]有法禁[illegible]不能及者。訪聞[illegible]以萬計。[illegible]致落異國。終於不還。誠可為痛[illegible]源根也。今法禁既不可[illegible]本而捄之。臣[illegible]此所來。或俟其[illegible]市舶所得[illegible]資用者幾何。所[illegible]中國不可一日無。若何物[illegible]用者無幾。又多非吾之急須。則何必[illegible]開招誘之路。[illegible]以[illegible]船所齎上[illegible]錢吾[illegible]宜[illegible]之類而已。皆非中國不可[illegible]而[illegible]吾泉貨以去。利[illegible]輕。數而[illegible]臣[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明州一處[illegible]不可以權住[illegible]錢之一。亦其它可以類推。此故本[illegible]事而[illegible]勝之道。今雖法以[illegible]又以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則當[illegible]視泉貨四散而去。勿惜[illegible]可也。惟陛下與大臣熟計而圖之。

知信州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州郡者國之[illegible]之源也。[illegible]郡[illegible]每歲[illegible]所[illegible]不足。或有水旱[illegible]盜賊之[illegible]捄之[illegible]所以為之備。州郡[illegible]之費[illegible]輸於國者已[illegible]平之時。一有水旱盜賊[illegible]之用。未有不從而失其[illegible]是以[illegible]者必以是州郡為先務。[illegible]乃大不然。[illegible]之所入有[illegible]用[illegible]因於太守之[illegible]易[illegible]起發增[illegible]以養老之人以國之[illegible]又有不時之需。以國之[illegible]如今日之所以供輸於國者猶[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如[illegible]之[illegible]養老人之[illegible]多積緩急以支[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郡[illegible]之甚[illegible]不為[illegible]大郡守之[illegible]養老之費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　七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　八

求索事之先發前不時之需則州郡之力自然而舒息不待積歲之久
然之用州郡之財[illegible]國未有不乏此當今之要術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光宗紹熙元年吏部員外郎陳傅良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即位之初詔百
丁寧皆以寬民力而下臺諫侍從[illegible]條具而臣猶以為民窮未稽何也
誠以[illegible]紹[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未有以稱明詔大懼民望也
臣身自[illegible]不知朝廷[illegible]當幾何以所親見則天下之力
竭於養兵[illegible]兵欲省則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以為不
可版曹以為[illegible]不[illegible]欲以[illegible]奈何都統司不
可也陛下[illegible]以[illegible]御前軍馬而朝廷不得知此
所謂[illegible]大軍錢糧[illegible]中[illegible]之勢今而[illegible]掌不同
則彼此[illegible]以相[illegible]不[illegible]則行[illegible]不能以相[illegible]行不[illegible]則前後不
能以相守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由[illegible]已行之久中興韓岳

奏議卷之一百二　九

未罷之前養兵雖甚盛[illegible]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仍舊貫使都統司
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
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易斷可也
行之而有後患易行[illegible]則有紹述之
說[illegible]而為[illegible]紹興[illegible]用[illegible]和之[illegible]而為[illegible]故上之
號令[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民力雖獨無是心
式[illegible]而[illegible]後[illegible]此者[illegible]不決陛下誠斷之則
今之大臣皆[illegible]一[illegible]大[illegible]今之人才皆足以受
令承教方當[illegible]去譬彼舟流未
知所屆[illegible]不勝[illegible]
光宗時淮東[illegible]子[illegible]臣[illegible]事體既定不可復有紛
更人民疑[illegible]向[illegible]且[illegible]紛更於既定之[illegible]則事體愈見其[illegible]疑

阻於已定之後則民[illegible]故[illegible]則一弊生利未興而害先
見矣此今日兩淮鐵錢交子之說也伏自兩淮行使鐵錢之後以其不便
於商旅之往行也於是始有請行交子之議自交子之[illegible]行也然後兩淮
之人始以為便臣自前年叨帥淮西繼移東[illegible]兩[illegible]所聞見
未嘗有以交子為不便者日中為市[illegible]貨貿易銅鐵交會[illegible]其
間小有低[illegible]出於[illegible]民之情願初非官司強為之也[illegible]
豈物價又平商賈皆願出於市行旅皆願出於途人情[illegible]
不樂其生而安其業[illegible]大體既定又[illegible]而[illegible]
自為[illegible]且如四川錢[illegible]引行之二百[illegible]年[illegible]
不便者[illegible]向事[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未有[illegible]為
如四時不以小有偏而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淮民[illegible]
不其幸[illegible]

奏議卷之一百[illegible]　十

恭[illegible]乞[illegible]納上供錢奏狀曰臣一介[illegible]陛下使令[illegible]當一路之寄
臣於去年八月十四日[illegible]本[illegible]到[illegible]利[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守
臣[illegible]聖[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十二月八[illegible]見[illegible]天[illegible]諭民
間[illegible]一[illegible]以[illegible]上供錢[illegible]其[illegible]本路
諸州[illegible]上供[illegible]外[illegible]十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貫文[illegible]一十四州[illegible]於歲入[illegible]內[illegible]錢起發後緣
諸州[illegible]人戶[illegible]賦入無幾諸州[illegible]上供[illegible]數人戶貫
紛[illegible]年[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州[illegible]內[illegible]錢[illegible]以供
往往[illegible]初不及民[illegible]例[illegible]者[illegible]此[illegible]名
州縣[illegible]用[illegible]吏[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言[illegible]是[illegible]
貧[illegible]者日[illegible]或轉[illegible]鄉[illegible]相[illegible]戶口[illegible]公[illegible]由此
也[illegible]前後監司守臣[illegible]不一朝廷[illegible]戶部[illegible]戶部[illegible]難於施行[illegible]

目知去別為零是請見家行下本路諸司指定逐司逐陳請乞除廣州每發上供金銀等及十三州府進奏天申節并大禮銀並依數起發外。又不願支請廣州賣鈔庫逐年撥降錢數欲將十二州府上供銀三萬四千三百餘兩盡數放免。已具狀供申朝省未奉明降指揮。臣深慮戶部必以蠲除上件銀兩有虧經費未肯施行。臣向嘗面奏昨來本司前提舉官葛世顯曾於存留豐本錢外。獻錢二十九萬文省。陛下却而不受。此錢見今樁管在鄂隨僉。臣欲到官契勘當平未數或有移用欠折即將上件錢收糴補足或與本路貧民下戶代納積欠苗稅。伏蒙陛下宣諭卿如此用心甚好。臣自交割已後二西委官盤量常平米斛。已有近地數州申。往往逐年拋撥無償欠折。借侵移用。到收成日自可補足。緣本路州縣追催稅賦急於星火不容更有積欠。所是前項鄂豐倉錢一十九萬貫未有支遣積而不散。△恐啓小人覬覦之心。臣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將此錢數并廣州賣鈔庫每年應副轉運司作買銀本錢五萬貫。截自今年更不支撥付轉運司。並從本司措置。自淳熙六年為始。均作三年買銀起發所有諸州逐年買撥上供銀。欲乞權罷三年。雖未能便行放免。亦足以少寬民力。又於戶部經費初不相妨。如蒙睿慈特從所請。即乞行下。廣東十三州數十萬戶室家相保。安於田里。而無科數抑勒之擾。流離凍餓之苦。咸知聖澤所及。示間遠邇。其大惠也。臣不勝萬幸。

彭龜年論湖北京西楮幣疏曰。臣竊惟國家興販會子所以濟錢幣之乏。若官司有以權之。使之流通。不至無從緩急可恃。臣聞湖廣總領所會子當來立法止是許於湖北京西界內行使。其裏積成兵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其會子止到鄂州便着兌使。而官司無以權之。遂使坐賈之人乘其急遽低價以售。用是一貫會子止可得五百

若本只錢會子貨物有錢又一貫文民亦只得會子。惟要得所會子壅滯矣。萬一緩急豈不害事。欲望聖慈行下湖廣總領所多方措置。須使見錢會子官私流通。使商旅興販之利。兌戍卒折閱之患。不勝幸甚

龜年乞罷賣田指揮疏曰。臣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者制田。惟有歸受之法。民既壯。則受之。既老則歸之。如此而已。未有益任官之田與民交手為市者也。唐許民賣永業田。識者猶議其非古。況官自賣乎。臣竊聞近日有賣官田。此令一出。四方之人交口竊議。臣嘗為朝廷惜此舉措也。臣照得在法官田唯許下五等人戶請佃。所以優之也。官戶及上三等戶不許。所以防其侵細民求生之路也。今一旦棄而出賣。今之回價高者得。小民雖有見耕之田。無錢可買。並民積鏹千萬。尋常睥睨小民之田。恨不盡取。而官司乃為之開其門。闢其塗。細民之田將盡歸豪民矣。昔任其勞而墾治者細民之力也。今享其成而青佃者豪民之利也。豪民以錢易田。未歸其於朝廷。而細民一旦失田。必歸怨於朝廷。朝廷但以減二分價為優見佃之人。不知見佃之人。有錢則方可獲此利。無錢則坐視有錢者取田去。而彼使之不怨矣乎。議者必謂今日國家匱乏。一日出此可得數百萬緡。豈不甚利。此特小丈夫捐淺之見。何足以謀國哉。況數百萬緡或可以積。人心一散。不可以復收。其輕重得失何如耶。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減月樁損經總制經折估。寬和買。仁心仁聞。固已四達。竊或者猶謂僅能寬州縣之力。未必州縣能寬百姓也。今賣田之令一出。則害徑及百姓矣。為人臣不能為人君同百姓之心。而乃為人君離百姓之心。此臣所甚憂也。臣聞向來有賣官田。多以百姓不便而止。臣謂與其使之不便而後止。則所損已多矣。不若不行之為愈也。臣愚

欽從睿慈，特賜睿斷，將賞田拍撲，早與寢罷，以安人心，以固國本。不勝幸甚。

辛棄疾上疏曰：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來，民間爭言物貴錢荒，軍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飢不可食，鑄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知其豈不便於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古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以謂今諸軍請給微有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爾。至於村鎮鄉落，稍遠城郭之處，已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且以見在數目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戶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並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仍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丁錢，亦以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爲率論之，其已輸於官者

十萬，藏之於家以備來年輸納者又十萬，商賈因而以會子兼販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進方十萬之數，而出織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況其數不止於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無窮，其勢必求買於屯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踊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反有贏餘，則會子豈不重哉？行一二年，諸路之民難於軍伍市井收買，而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令諸路出賣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慮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斂作見錢，令人戶重折輸納，及其解發，却以見錢於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妄費，徒使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無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總領轉運，立為條目，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或得其人，嚴寘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無事之時，軍民知會子之重；緩急之際，朝廷無乏興之憂，其利甚大。

寧宗時知潭州真德秀奏罷潭州酒稅狀曰：臣至愚極陋，誤蒙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民瘼，即聞榷酒一事，最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乃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臣敢既尋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可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患瘴鄉炎嶠，疾癘為奏，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除藉，其勢不能使之以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夫湖以南，雖非閩廣之比，然其窮鄉僻左，往連賀，風土氣候，往往相似，從今全永州等，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二稅隨伊輸而息，未有榷酤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城鄉稅，或拘前後帥漕諸司故增榷酒之法，實起於紹興之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將官有擅建之人，建議下州置屬

造酒城外，而募拍户賣之城中。城之時數量以稅，曾無人爲年末
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鉅卿
相繼與州，皆因而不改。若鄧如漢依倣其法，亦迄今遵行。至乾道二
年，李珙守平江，始增置親兵，又乞屯軍樁椎。一時補虛，白出亦不敢
輕變稅法，但增置樁米場。於南北是三樓，從官賣稱分隸户之
利而已。及李棗之來，而置飛虎一軍，欲行賦養，多方理財，取辦
酒課，乃始獻議，于稍悉從官賣。明年攄於中而擇奏，州自行
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已有所入。今變稅爲榷，昔謂不便
人多，弜委屠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以及年而未趨之本宗
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害大不便，猶不可，况初無可行之利。且
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可遽擾之乎。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
往罷，令本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於吏事最爲諳

食貨卷之百七十二　十五

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上件稅酒之爲民便已久，而棗疾改之，當
捌造營寨房舍，日從大臣告家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臣一歲，已
不及初。其後愈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應有
發罷醞户，各會賣無所從，請依舊放行醞户稅賣，而帥司擅店亦且
關防，使稅課登羨日上。朝廷從之。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
佳而易售。民户安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而不怨。
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無定例，莫之能改。及關侍二年，善恭又
欲盡罷其息，不待奏閱，遂行官榷醞户，又業犯法者多，當又數年，其
弊遂極。曹彥約到任，延請官賣之額，日朘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
彥約之議，大槩以爲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爲稅
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指以爲難行，皆官吏
自爲之計，非爲公家，亦爲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

雖多，止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麴柴水本錢與官吏
食錢，約計一十二萬一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
二百五貫足。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一分，則
司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
之旨，令用淳熙十年官私並醞之韻，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逐入
城上，并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
其地，不可禁防，即分地分，常使稅爲旗望户，欲奏看許之，永復舊是
其許之。自此外，惟南北樓每歲量造二分之一，仍收月息常
年等額，課利可三萬，以給自取分隸。自是吏
稅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減收三日，行稅既
見者無奪犍覽破，至在己及編不爲
嵗替而不之卸也。但後郡孝宗

食貨卷之二百七十二　十六

一、凡之利，鈞扶榷，且酒皆民既相違，絕重以禁，亦不爲
之辛，寧于違道，違米之人，旗益軒，則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今
異服荷校，累累於市中。下之家閉戶踰時，不知酒味，小有動相
誣訐，人人重足屏迹。焉米收糴賣之州縣，雖窮鄉之邑，鄉欲之處，並
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儈，科率先盤，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
止一州，且及一路。其後政師臣葉鄧，皆有意復舊，以爲累
然則改，紹更張，稍蘇民困。此政今日之責也。臣紹興初至今
凡六十餘載，法中雖暫改，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榷法
之行，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
之與榷，孰便孰，大畧可視矣。前曹彥約復行稅法，衛涇繼之。每
歲所入不下八萬餘貫，昔之榷無大相遠，是不科糴，不抑
疲之費，皆捨去其七，而唯然一定之息，雖門

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識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長補短。痛加節約。亦可僅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權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斂怨一道。況淳熙八年指揮初無衝改。為臣子者乃欲廢格君命。行其[illegible]。臣雖至愚。竊所不忍。謹已具[illegible]所慮人[illegible]不足[illegible]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illegible]戶者重罹湯火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昧奏聞。欲望聖慈[illegible]孝宗皇帝矜恤湘民之至意。特降睿旨。使臣所[illegible]當[illegible]之通[illegible]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illegible]永永[illegible]大願。

臣黃臣竊見荊湖之地。僻陋[illegible]風俗頑[illegible]動輒則易積。積則虧。乾道間因官司散賣乳香。敷及鄉社之擾。[illegible]人所共知者。司以安撫一道為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推酒之故。歲歲行下拜羅攤本。所倒之錢。未必能及時償所支之錢。未必盡到人戶。况又有迫催之苦。有陪備之費。其為害蓋不待言。擾民之事。自為之州縣。故尤其將何責。備非至役。稅法則歲造二十萬緡之酒。甫績至多。尚不科羅。何所以辦為一有姦民得挫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夜念此[illegible]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睿照。

袁說友上奏曰。臣聞有一事必有一弊。未有事久而無弊者。而救弊之策。要當各隨其受弊所[illegible]而力行之。蓋事有在此為弊而在彼亦弊者。以彼此[illegible]而不參酌衆論以為之策[illegible]今日弊事而明日復弊矣[illegible]官會所以與銅錢相濟。其行[illegible]而為之用也。今[illegible]三十餘年而其弊不一。其最甚者。官會日輕。銅錢日少。欲重官會[illegible]民間見易不能及所定之數。官會何由而可重。欲易銅錢。而民間見錢收拾日難。未能為稱提之用。銅錢何由而可易。如此者蓋又十餘年[illegible]之患。士大夫言之。而救弊之策亦間舉矣。既降指揮。官司上供[illegible]輸納並令錢會中半。此欲重官會也。又降指揮。民間以會子[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見錢。此亦重官會也。又降指揮令戶部支撥見錢[illegible]此亦重官會也。又降指揮令封樁庫日出見錢[illegible]使又令諸州支撥見錢[illegible]使此亦重官會也。[illegible]者不可謂之不能救弊矣。大抵如臣前所謂今日弊事[illegible]復弊無不能稱提於父處爾[illegible]閩都下官會又復[illegible]一千官會雖得七百二十[illegible]錢而[illegible]毛錢輕錢[illegible]之內幸有二三十錢。是實得七百以下也。零會則折閱之甚[illegible]亦未至如外郡之尤弊也。今近在輔郡如浙西之湖秀[illegible]之婺越。蓋見一千而得六百七十八十矣。而砂毛錢輕亦在焉。稍遠而衢信。又遠而建[illegible]而江東西。則一千止得六百以下矣。愈遠則愈輕。愈輕則[illegible]不用官會之弊至此甚矣。若更不求其策。則日輕一日。私既不能行。公亦不可用。銅錢愈少。官會愈壞。豈不為寒心哉。今若止欲以都下官會[illegible]而為之策。亦同可以一說論。獨以外之遠近諸郡。其地[illegible]不同。其說必各異。此難以一策之說救之。臣故欲各隨其受弊所不同。着參酌衆論而力行之。正以此也。臣愚欲望聖慈[illegible]以內外[illegible]日輕[illegible]下臣此奏於江浙東西福建五路守臣[illegible]指揮到日限[illegible]各[illegible]州事宜。詳具官會元[illegible]不至[illegible]折[illegible]留意的確與中尚書省類聚。足[illegible]或可行於此。或可行於彼。或彼此皆可行。擬其策[illegible]與中書省[illegible]自施行。庶幾參酌衆論。各隨其宜。一[illegible]救弊於久遠。庶官會日重。得與銅錢相濟。其

有補於國計，豈細事也。惟陛下留神。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上奏曰：臣至愚極陋，每病世之言治者務為空談，不究實用，故首以三者之政為陛下言之。然政之切於時者，未止此也。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陛下試思今之為國，果有九年之蓄乎？其無九年之蓄乎？今日之國計，版曹實司之，然版曹之責任者，內則司農，外則四總領是也。臣家于蜀，嘗身親蜀之總計矣。蜀賦總入之數，以錢計之義，約二千二百餘萬緡也。和議未絕，烟塵不驚，尚可支吾。今也邊戍倍增，府庫稍虛，斛難酬應，朝廷以日數之不敷也，歲降七百萬以助其費。此其大畧也。臣頃者留心蜀計，嘗究觀農寺之出納矣。農寺歲催之額，米以石計者凡一百二十餘萬，錢以緡計者凡一百六十餘萬，以既入之錢糴未足之米，總約二百餘萬而後可以數歲支之數。此亦其大畧也。蜀之所產，米足以供一歲之用，農寺之所催僅可以為一歲之出。求其儲積以備不時之須，蓋無有也。類而推之，湖廣總計猶是也。淮東西總計亦猶是也。此所謂總計也。然實之外，亦有積忝取辦於朝廷之椿管耳。朝廷之椿管散在他所者，不得而知也。其米斛之在京城者，可得而言也。曰兩豐儲，曰中下界，共余九四，以石計之，總不過二百萬。水旱之賑撥，歲寒之賑濟，閏月之賑，皆於焉取之。此猶曰常程也。最可慮者，江西湖南粒米狼戾之地，昔號豐土，今為盜區。虎豹橫行，鴉驅未集，賦輸不入，綱運轉虧，總所以匱乏，寺帑枯。大農之綱以周其急矣。寇賊未平，漕運未至，則兵告匱乏，不能自已也。農寺以貼降請，常撥椿管之數以償其虧矣。救援之令，不容不行，則其求償又當與之俱也。東而補西，已非策之得已。若從此而肘見，未知計又安在？識者殆凛凛焉，有不急為之圖也哉。漢王文

帝可謂富庶矣。有臣如賈誼，猶以倉廪未實為憂，其言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誼之言，憂於未然者也。臣之憂，發於已然者也。去歲浙右之地，皆以旱告，朝廷知糴視昔有加，顧弃原長動中事會，獨惜夫任是責者不務大體，規為淺謀。錙銖必較，則負販之徒安能奔走以聽命？纖羅交設，則歲積之家不免懷疑而待價。名為和糴，實類科糴，始欲趣時，終於失時。然猶幸其可以為國計之助，他不足問也。今日之勢亦矣，所積有限而所以資給者無窮，將何以為計？臣願陛下軫念事變之未急，為根本之慮，體先朝先備之美意，思相時應變之宜，說每年出內庫緡以助軍費，未論年出內庫錢緡以助糴軍糧，又明年出內庫錢緡紬絹以助糴軍儲。損所有餘，補所不足，有仁宗故事在，今而行之，推而廣之，任之者得人，則施之者有道。將見國豊而俗熙，功不成七，飽而嬉有哉，則克乎以寬一時可愛之勢，乎以隆萬世不拔之基。其於時政，豈非小補。

知成都曹彥約上奏曰：臣竊謂今日財用之弊，未可不深致意也。聞之朝廷，則窘於應辦；問之州縣，則窘於支遣。以為在總餉，則今日之總餉非昔比也；以為在帥司，則今日之帥司不一律也。臣始守漢陽軍，當湖北最窮處，適虜騎入境，催科綿千，猶且支遣解發不改常度，竊日妄論，以為財計之難理者，作縣而已，天下之作縣者易亦難，天下之作郡者雖難而易，是十年以前州郡猶可為也。越二年而攝事湖廣總餉，乃見其不可不久矣。江以之銀券以足襄陽運餉，安之鐵錢以實隨棗，移東補西，紐補長支，許數月僅不廢事，及正官交割，後其用益窘，有請于朝，又無畫降，其人至毀額自殺以救得

州經制，最宜會界分二百萬乃始集事。是十年以前總制已不可為也。又二年而得守長沙，亦當憂辦之。既朝廷之科撥未至，而諸郡之綱運尚闕，部司移文本州未免郡，況其間小小名色，不援旨價直朝廷。科撥官會則多出庫錢以使百姓，然而二年之後，比交割元數僅有增羨。是七年以前州郡猶可為也。又二年而得節制荆州，兼領郡事，則知荆州之事已不得如長沙時矣。用兵之後，事力既改，節度使寄居奉祠，則歲費增數千緡矣。有總管錢糧路分[illegible]作闕州歲費又增萬緡矣。思勉盡瘁，僅了元額。又二年而得守[illegible]，則知[illegible]之事又不得如荆州時矣。調發既多，則酒課不辦；権場不通，則[illegible]課虧矣。雖撙節用度，未至虧數，而其所以為經費者甚窘也。試詞之事錯不曾親歷，而荆州置司所在[illegible]窮荆闕矣。管軍二萬四千人，而支承錢物不過二三萬緡，支吾不行，至有奪前政究庫之物以為公用者。被旨迴避避戍卒文稿有以葬妻為名遣行小路者。是數年以來，非特州郡不可支，遂而為我司者亦有窮[illegible]無不[illegible]流之地。日夜辦財，萬竈飽師之地；日夜慮財，[illegible]日至之地；日夜乏財，使士大夫虖皇愕眙，以為天下事無一可為者。其故何也？朝廷之財臣不得而盡知，但見招募軍兵，修築城壘，增置外和糴，滿滿天下。是用財比前日為多也。錯券不足，加以增印度牒，不足，助以告敕。是生財之路比前日為廣也。國用所本[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歲幣之數耳，取入乎[illegible]所本意所以[illegible]之產耳，[illegible]及征権榷酤勸[illegible]大鹽之鹽利已竭，而轉運司之增羨不已；官昌之價未償，而茶為司之歛納不廢。是取財之道比前日為奇也。民力竭矣，不可以增賦矣。上下煎熬，至於此，將何以救之哉？故臣嘗論之，天下之財本足以了天下之用，但置分畫，要得其所載條目不可移易。故同[illegible]

則以九賦斂之，以九式均之。國朝中外上供錢各有常賦，自祭祀以至好用皆有常式。漢以吏祿公用賦於民，不以封君湯沐為經費；唐以世業口分授於民，不以留州送使為上供。古人經理天下，大率如此。本朝列聖立法先更詳備，臣獨怪紹興隆興之間，虜寇犯順，朝廷調發雖費，若何嘗而州縣常賦無窘迫之態，百姓安業無愁歎之患。大郡交割之數有樁錢之積多至百萬者，小郡見管亦有數十萬者。民間積粟之富則又往往稱此，上戶多者十萬斛，中産亦數千斛。上恬下熙，相安於無事。當淳熙紹熙，[illegible]其俗未改。近者公私之討窮歷萬狀，官吏撫手不可。朝[illegible]百姓怨苦，曾無一[illegible]之[illegible]愁如此，是不足以當變故也。是其狄使陵，盜賊竊發，上下[illegible]無業者，事至此不可以為休整。皆云開禧以來兵議繞起，[illegible]干義倉以供綱運，則救荒無先備；撥官告度牒茶鹽引為糴本與交，亦無見價。軍器之有製造，兵之有調發，儲積之有水脚，招軍之有官請，非時泛用，一切取辦，而朝廷出納雖嚴，於交承錢內支破，而州郡積常至無遺蓄矣。[illegible]發[illegible]務則月椿有停費，功賞有轉會，則食錢有添請[illegible]，況有往來之費，[illegible]之給，使宜役者[illegible]一切取辦，若朝廷應副稍不如期，而轉輸移易，始為[illegible]，[illegible]役司之事雖不敢窮問本末，然而窘於開禧之後而不窘於開禧之前，未必有以致此也。望陛下與大臣議之，定為定制，以官兵之常數責州郡，而不責以非時之須；以歲時之常用責諸司，而不責以不測之費。總所之有應免者悉與抛降，使之任之，與之罪謀；利之有增羨者，未許申奏，使之備循環之費。其有一切調發之用，則朝廷自任其責。當科降者即與科降，未必從[illegible]；當支撥者速與支撥，不使無故牽留。如八月當和糴，則七月先科降；十月[illegible]九月[illegible]先支撥，[illegible]郡守之任，以寬其[illegible]

嚴刻剝美飾之禁以泄其觀望使有志者可以募士可以養兵謹事者可以備水旱可以修城郭設有緩急亦得以仰成而取辦至於我可之事尤當知其事力寬其利源上可以閑其心下可以贍其士伸縮自如可以展布其為氣象有太平盛觀矣若夫大農之不繼則在陛下有以圖回而斡旋之耳側聞紹興和議則以內帑予歲幣中間用兵則以內帑激犒諸閫高宗聖謨以為內帑所有專以用兵宮中則未嘗妄費也烈祖中興之決將若曰是可不舉而行之乎雖然之責一說為軍政在戎帥則總領之奉使者為急務軍政在宣制則總領之奉使者為贅員不可不察也蓋軍政在戎帥則民事不得而與知命王人以總領其事無可疑者軍政在宣制則財賦之輕重當出其手總領之職特一予司耳令欲招一軍而聽命於朝論耗一色而分委於總所使朝論夜於應酬視為常事總所耻於督趣迭相委吏

宣制之事臣以為不可為也誠能使四總所之財聽命於宣制罷從之用趙開說權拾運隨急所欲如胡世將之變法於不擇杜調發不擾空取辦或欲減一軍以寬用度或欲增一軍以臨邊惡効用之有虛額者可陛為背嵬以兵之有精悍者可選為効用審錢糧之宜量出入之數使為宣制者得以專之而他司不得以撓之其有大變亦不必俟命而後行其有大調發不得乞錢而後繫則州縣制總皆得以自用其財而大農之財亦可得而稍省矣世或食閫外之權不肯專閫外之政有功則歸利於己有過則歸過朝廷有指揮則乞錢以示重費稍有寬餘則回納以示廉能人皆知以為壽勉己矣以臣愚觀之宜謂之不任事可也臣既有懷且不敢有隱於陛下惟陛下赦其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三

理財

宋寧宗時右正言 上奏曰臣聞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也不可重子而輕母也矣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弊益甚矣則稱提之說興焉然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者非稱提不急也而未嘗有言多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日寬夫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錢之寬可也閩閫之間有藏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逆之矣而至於銷毀則稱錙銖之難銖之矣高牆巨舳出沒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則人不敢仰視聞能指毫末以餌邏卒則如蔑塵焉矣若是者不知幾數百鄉矣豪家之弊猶可言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於近而富商泄之於遠泄於近則猶在中國也泄於遠則轉及外夷而

不可復返矣稽諸令甲動合重死今死者幾人耶夫一金之鑄其為貴不啻數金一金之得易籍為利之不啻數金朝廷常以數金之費而為富商謀數金之利錢既日耗則其命反歸於楮其弊必積於楮而上下之間遂一切併力於楮不知楮之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錢之少也今若縱小藏者愈窄故錢以重法收散出之彼將曰吾之錢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中國之所有而散之夷狄上不之禁而何以啓我為我是故家可空身可辱而其心不可厭盡亦反其本乎故臣以為今日之務不專在於稱提楮幣又在於稱提銅錢也若今銅錢之泄天府之者罰輕而楮者賞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為之矣若嘗贖州吏不盡力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攸司嚴滿泄之憂使捻獲之無其賞若干若干與附綱以使盜改秩以風厲之庶幾各務盡竭以從上之令而錢不患其少則楮不為虛務此稱提本務也

惟陛下哀其意。
曾鞏又奏曰臣聞豐歉在天而制其豐歉者在人二年耕必有一年
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古人事未可施於今日矣然其意而
行之莫如和糴和糴將以利民也而民或以為害是可不詳其故哉
夫有粟者之欲錢猶有錢者之欲粟也彼既欲之則惟與和糴之不
行爾而乃以為害者非其情於事情而然有由也夫民與民為市與
其所欲也民與官為市與其所畏也畏官而役吏於門故子閉戶以
失利畏官傾囷以賞官市之價增市價也一害也民無辭而官
有所向一害也市以一人採粟量無他費而官之出臨者多誅求
若無盡二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粟粟有後何之害有錢陌不足之
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每年未見其利而豐年已罹其擾是豈和糴
之不可行哉名雖為和實則強之也况藏郡國之間附者求渡而而

奏議卷之二百十三　二

多以給告民得粟即錢粟不暇為飢饉謀也朝廷除度牒以收羅與其
甚者臣亦親其弊矣一人之數奉行惟謹匪臣惡處猶恐所在州縣
未能痛戢吏為萬一如前四害之懷則其開繫邦本不輕而重而况
迭備方般積粟實塞之策充今所急设防貴容計應有積議宜措舍
有司虞備收糴則必增其價而先予之錢縮其斛而而俾自擇其美
豐歉有時隨物所藏者必異乎常如是則縱一日萬斛彼將爭趨之不
暇猶恐後之憂責併塞矣今不圖後將怨嗟惟陛下財幸
江西提舉孟堯上便民疏曰臣聞書稱監于成憲詩美率由舊章蓋
聖哲之規模子孫所不可易也我孝宗皇帝頒楮幣于天下常通而
不壅常重而不輕無他道焉有以收之而已自開禧用兵造幣甚廣
知散而不知收故其價甚賤今日更定其法固將使通而不窮宜可
不法孝宗所以收之者乎蓋楮之為物也多則賤少則貴收之則少

少賤則貴貴則通收之則通矣雖然朝廷收之可也州郡君何收之
曰是在長吏而已長吏而賢何事不集今公清者少貪濁者衆肆為
盡賊無所忌憚尚何望其財用之積而楮幣之收乎我朝家法最為
忠厚而獨於贓吏之罰甚峻深知其害未得不然當今之務稍宜痛
懲貪濁崇獎公清盡公清之士必能正身律下而默吏奏猶其姦必
能愛惜財物而冗費無所不節必能選擇官僚講理財之事必能寬
裕民力養豐財之源薄關市之征則商旅四集鍾銘銷之門則銅錢
不耗嚴支易抗見之法則泉貨頓增寧錢會相半之制則藏鏹可出
財既裕矣視時措宜其賤耶或從而收之何憂其不貴既貴矣白月
遞令價將復降則又收之非常收也視而後收也此孝宗之規模也
今為郡守者不知出此或拘民間券盡從官賣或科有餘之家強
以貫會或令民間輸納非貫楮於官者不與收接甚者課吏收務聽

奏議卷之二百十三　三

其自會而輸緡錢於官朝夕紛紛與民爭利何為太息可為寒心非
治世之事也惟聖君速救之
燮又上疏曰臣聞易之繫曰何以聚人曰財蓋財者足之命脈也蓋
惟不足則無以相生相養而遂至於離散此豈小故哉今之言財者
固非一端臣不暇枚舉姑以其至切者為陛下言之聞諸道路而籍
之儲穆然荒有財之所當用者多以乏告俸之所當得者未以時給
宮有四海供億至厚一月之間所供者幾何所費者幾何其戴于府
歷歷可考初非難知也而空乏如是豈不殆哉臣聞自古立國必有
紀綱表裏扶持相與為一內外之公議可畏不私其肩使外廷得以
與聞外廷以公道自任不敢阿私使內廷有所顧忌紀綱常存何至
不足若各分畛域私立崖籬非有明白洞達之心而交壞其紀綱則
何自而足哉留何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何之所謂政事即臣之

而所紀綱也施於朝廷則為國政行乎宮闈則為家政□之不□
毋乃家政之猶有闕歟宰輔知其患也欲以損帑度縣□之大者二
物者皆國用也數十年來則例增益愉之禁中者未為不多矣則致
于今惟見之絕若又增之遂成永例而國用益虧矣陛下富積弊之
餘可不慨然發清革其故而國其斬乎苟為同之制以修則會惟王
及后世子不會且亦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以諸宰臣則計之以是
知其非皆不會也設大宰均節財用中外一體而內宰亦會內宮之
財用雖稀於崇旨而不得自知此所謂至公也為今之計亦宜付之
外廷定其名籍其過欠者不如式且罰然後則內帑之理正見其
有餘矣當藝祖時常積此屬之強積庫備其不可勝計嘗謂胡人之
首可豈以絹易之神宗用兵欲於內庫遂欲收復燕薊也致意於燕
舊嘗親製御詩以一字為一庫多可知矣孝宗志在恢復二十八年

之間帑藏益溢陛下仰觀先朝之雖富備視今日之匱乏得失是非
相去如此願陛下與宰臣緩其租賦以助軍旅之費實今之急務也惟陛
下留神

慶知江州時上便民疏曰臣聞楮幣之用至今而窮矣法而稱提之
所以濟其窮也然今日之所謂稱提者果能有濟乎始以法令從事
兄不以者陌者必罰無赦未幾從民之便又未幾而有三分之一分之
說良有屬意為□歸于銅錢楮幣之相半是從其當而使之稱未始稱
提也經久可行之策能不亟至乎今議者無以豐財之術用鐵錢與銅
錢並當不之之時僅易有餘實不可者故其當有不然者往時楮幣
為故銅錢少而之於以鐵錢不足少于在時楮幣易故物價貴今又
益以鐵錢愈賤乎銅鐵之價固不相若鑄以為錢乾皆幾賤乘用
之於市賈貨□往上直得無忧貴鐵錢乎而作實乾甚矣運賦錢

於江南貿易而歸固將格之也然江南之銚幣易雖制之錢鐵價
三倍姦巧之民爭先取之此盈而彼虧矣鐵錢日以賤削銅錢禁不
行性惟人得安所用哉若曰格之其實□之患不知其可也且夫錯
錢之易就非若銅錢之難成豈錢如雲而起禍之轍也識其譽之人
方利其又以綠割裂之紙其使廣而已□以權楮外不足以係
權持何便於此哉或曰楮幣之圍卒已□變而通之可乎曰變
而通之是也宰而當其時乃亡廢之而不善未若勿變之為愈也然
則奈何曰詳於立法不若嚴於守法立法已明其固守而力行之自足
以維持斷世行法不守而別立之徒為此紛紛爾且今日楮幣之
輕得非以銅錢之耗散海舶之漏泄無法也而檢查之委得於情
縣銅其私鑄微其私載則使楮而去與民相鑄時錢小舟船從海洋
銅楮巨舶細載而歸此錢之所由少也獨不可申嚴其禁乎銷錢為

器未始無法也而獲利十倍人競趨之所在公行若當然若自容天
台四明池陽臨川之所鑄者以精巧為之人皆貴之無銷之以錯也
獨不可痛懲其奸乎設若有司令甲至嚴也每歲增之倍可勝用自
縣吏既沒其利而場戶復得其藝無取之之難銷錢以輸之以真精
鍊無復致詰錢安得而不耗獨不可取明其約束乎邦有常典諸若
毫一人不畏法以法繩之誰敢不服此夫守法之地又所親瞻而先
自廢法罪莫大焉何楮相半之說□其巧創為新例輸諸於官
者必令貼納是利其氣也是說相半□而置錢於無用之地也奸
民乘之逞其私欲致令臣□不□執為之倡哉臣竊觀當
今州郡大抵兼□楮幣所□不□間□用銅錢木雜
他帑者而錢每有餘□足□錮非能濟銅之所不及也加
之以貼納豈□朝廷深思往事革三分七分之弊而復

二者均平之法。此乾道淳熙之美意也。人情翕然，僉曰至當。守法之
便，錯揣如此。大決有常守，則覩聽不惑，而民有定志。法不一定，則前
後相戾，而人無信心。守銅楮相半之法，然又不變，冈異時誘利撓法
之蠹，蕩滌無餘，尚何憂銅錢之易而楮幣之輕乎。此當今之急務也。
惟明主留神，天下幸甚。
理宗時，兵部侍郎袁甫論會子疏曰：臣仰惟聖上宵旰勤政，尤以會
子極弊為憂，廟堂大臣鑒前事之誤，悉意經畫，自去歲[illegible]置局時
所在州軍，任責措總。今端緒已見，豈容輕易施行，而至於再誤乎。前
此朝廷措置會子，其說屢變矣。然每變每失，而迄無成效。何者？下朴
實工夫，庶無屢變之悔。朝廷因會子給降貫陌，亦屢變矣。然於愈多，人
愈玩。何若勿復紛紛出令，庶可以消玩侮之心。大抵朝廷行事，患在
事未舉而人先疑。近者因有更張之說，稍未見諸施行，而中外之人

已自惶惑。兩月之間，物價騰踴，會價頓削，城市荒索，錢[illegible]
區區愚慮，以為在我工夫，真是靠實，縱無全利之策，然亦利多害少，較
之變法易令，作行作輟，徒惑人心之疑畏者，蓋不侔矣。臣請先將白
劄子所言一一別白言之，然後臣之所謂靠實工夫者，乃可得而舉
陳焉。目今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七十[illegible]萬數，日形價低，其術可謂
窮矣。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會，舊又幸有已撥到數，此正[illegible]
轉移旋乾之機，四方人心傾耳以聽，若善用之，猶可以救弊。若不善用
之，則適所以滋弊。今白劄子遽欲以十八界會子旋印旋支，其說謂
一新[illegible]可當舊之五六，故欲[illegible]新，新者當出而不當遽用
撥[illegible]可輕[illegible]劄[illegible]不貴重新會，無以扶持[illegible]
會[illegible]舊會而旋出新會，[illegible]因新而價增，新因舊而價定，其思
[illegible]甚明，奈何事理之未盡然也。蓋十八界之未出也

則人之望朝廷[illegible]舊會[illegible]十八界之既出也，則新舊三界
錯然並行，而無[illegible]力矣。據白劄子雖云以新會照時價買舊會
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迫既曰不必頒造新會，則安能每月以三
分之一而買舊會，必致三界並行[illegible]此事理之當審者一也。
見錢會子，子母相權[illegible]劄子[illegible]見錢[illegible]宜放[illegible]會價
與城外相準[illegible]楮[illegible]之術[illegible]人心[illegible]
楮重錢之[illegible]官司[illegible]新會[illegible]舊會[illegible]二
界並行，民[illegible]舊會之價不一。新[illegible]
軍以此[illegible]之民必欲作[illegible]行用[illegible]不受[illegible]則甲
信乙疑，官司[illegible]以官陌[illegible]不通[illegible]此事理之當審者
二也。[illegible]新會[illegible]舊會撥白[illegible]頒行
新會[illegible]群起[illegible]新會而不欲舊會，朝廷於新會既未嘗有蓄積

外而三總，內而版曹[illegible]其將何以應之。此事理之當審者三
也。目今舊會散在民間者[illegible]數五千[illegible]劄子兩云三總所
減支見錢不過二[illegible]其言[illegible]入納見錢之數，且以見
錢[illegible]價[illegible]使朝廷果能盡將
六件[illegible]五十分之一，白劄子雖言許
民間[illegible]時價入納及其他官錢收納解發並許
用[illegible]入納[illegible]之數有限，又未免[illegible]隨[illegible]何足以消
[illegible]之數[illegible]必將愈貴。此事理之
[illegible]四方民間[illegible]夏秋[illegible]錢照時價[illegible]時則舊
會之價[illegible]三總及戶部之時則舊會
[illegible]必大賤，何若盡因白劄子明言欲待年歲間，稅賦徑令用新會
入納，此舉一措，則舊會之[illegible]制也[illegible]劄子乃謂諸軍所[illegible]

辛之錢，紐支舊會。不知三總及戶部將依民間入納時價折支以給
兵券耶，抑將別有一項會子儲備陪貼以給兵券也。不貼陪則諸軍
豈無諠譁之變，貼陪則一總戶部算無不繳之慮。此事理之當審者
五也。三總戶部歲支見錢，白劄子指擬於朝廷樁積錢內支撥照。竊
端平初元，因換會子，遂出累朝所積金銀度牒之類於諸路，至今皆罄
竭盡。言之可為哀痛。僅有界溜所積見錢六七百萬，乃行都所積，至
錢三四百萬，視為根本。若又指而空之，犯端平之失，豈不重可慮
哉。況樁積之錢，其數有限，三總所若不顧樁積有限之錢，已深望
舊錢皆由本朝廷撥，欲強總所之聽命，而總所以軍糧有踏於補足
累轉紛紛，恐終不能奪總所之說。此事理之當審者六也。總領所
及殿前兩司合支見錢，白劄子既指射於樁積錢內支撥，蜀州所撥
軍春冬衣賜，係是見錢，不知從何處得見錢以給之。白劄子雖會以

諸郡且以樁管見錢充與軍人，却以所究之會依舊樁管於本所，國
殊不思諸郡之有見錢者能幾，縱有見錢，使之以見錢而易所藏會，會
價不及官陌，安得不謂之折閱。白劄子又云毋慮軍人不願受會之
今來朝廷既許以純會納稅，民間必皆出錢以買會，軍人執會換易
使以易錢，何不樂之有。詳味此言，亦可見期望新會之意甚切，但諸
河北為何敢自前入納，輸會之害先見而濟手何可易錢之如錢易
此事理之當審者七也。今朝廷尚欠諸閫及總所科撥錢不下一千
數百餘萬，況諸閫三總薄曆見管未撥舊會，自劄相撥，既收之後，未
知便當如入納之例照時價每貫作五貫折支，將抑每貫自作一貫
行使也。若每貫作五貫折支，則在官之數未免乎白折，陪若每貫作
一貫行使，則在上之令自行背馳。此事理之當審者八也。白劄子云
諸郡悉千兌錢。一半見錢並許折納純會。如用十六十七界舊會，則

照各驗次依，如用十八界新會，則照官價盡新會之價，既定錢即會
也，會即錢也。所以斬然罷一半見錢，而純用會，豈病識為匡新會作
七百七十陌行使，姑以意逆之耳，非已有此實事也。萬一黃榜頒行
之後，新會果為舊會所倒，未作七百七十陌行使，朝廷業已棄見錢
而重新會，事兵知恐轉新會而願見錢，紬解[illegible]無見錢，不知從何趣
辦。白劄子云稅賦許用全會，則無會者必皆以錢而會價愈
之頓重。此言似亦近於人情。然臣則以為人情[illegible]盡然也。吾意其
捨錢而求於錢，終不肯捨，吾意其蓄會而自數不肯蓄，終不肯
捨則錢不得不重，終不肯蓄則會不得不輕。此事理之當審者九也。
會子立界分者，年限其法始於蜀中，當換界之時，差內外兩場官吏
辨驗真偽，互相考覈，方與支收。外場辨驗到一貫偽會，追賞至七十
貫，內場辨驗到一貫偽會，亦追賞錢，視外場又倍之，凡賞錢皆置曆

拘攏，尋以致糯高吏斷斷不敢侵移他用。民間知將來換會之時，偽
會必不逃兩場辨驗，自然偽會不甚通行。今白劄子乃欲新會不立
界限，是蓋未知立法防姦之深意。使偽會何其事，即又謂間有字畫
損壞，許民間用此入納，諸郡用此解發，朝廷自從而貼毀之，一片
之楮，又何損壞，此乃必然之理。上下相示貴於明白洞達，使其不毀
何名為毀，毀則當明，何名為貼端平所行正緣截鑿之名無截鑿
之實，徒滋民之疑惑，非所以昭大信於天下。此事理之當審者十也。
臣既以十條疏列于右，若夫匯起之策，亦非有新奇驚人之論，大抵
成天下事者，不可為煩碎之舉，致大利者必當有堅忍之誌。立定規摹
善用新換之紙，為一頓換易之計，則庶乎其可矣。臣竊索言之，今
民間皆知朝廷刻造會之陌換易，紙會大率以五皆易一新舊會，封
五十千萬，必得十千萬新會，則舊會可以盡數。如諸州樁到新會紙

已及二千六百萬尚欠七千餘萬以一歲計乎為合七
州則來年之夏可及十千萬而换易之數不尋四目下
積至來夏又增十千萬通計舊會六十千萬不昌易一
新可也而臣則謂物具大數或者五舊自多學所湖南
江西等處舊會價極低如京城及京口等處所高處一
新雖不可得五舊然極低處一新又不止得五舊合諸郡不論價精
高僅一二處價極低乃徧天下絕長補短通而計之則十千萬新會
略不足用今其害私在作急辦紙而已雖曰都司提調諸郡協力然
尹須㕘勵精神嚴號令能以國事為意而奉行如期者旌以厚賞
不以國事為懷而慢令不虔者加重罰賞罰既明官吏觀勸則紙無
辦集矣辦紙固不可緩印造尤所當急宜措日印以應支遣今既未
可遽然任造新楮十千萬之數尤當作急措置併力趲趁務在速辦

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三

然後一朝盡行换易舉五六十千萬之舊會易以十千萬之新會
工夫靠實効驗可立致矣臣劄子所言三界舊價[illegible]並用舊會一
價也新會又一價也價既二三則新會之價為舊所奪恐不可以
守七百七十陌若從臣之言旦頓换易自來足以還[illegible]舊會一券
行於世間獨有一色新會則民間自然貴重[illegible]行一[illegible]隨事此
[illegible]說也白劄子固云頓造新會其說[illegible]假使事力有所不逮
人人[illegible]使極力為之亦須二三年可辦是初不以頓造新會為非特
[illegible]其課効稍遲耳然如白劄子所獻之說亦云行一二三四年間則舊
會可以盡[illegible]是亦非[illegible]目前之効也今臣未敢以劄子不敢違之說
而行之於[illegible]造[illegible]曾[illegible]未[illegible]之理臣每見前此朝廷行事往往獨運
自私而無博盡下情之心輕易多誤而無審訂權衡之意今陛下洞
然與天下為公更而後發發而必中此豈非[illegible]深意念之至者哉臣

區區管見欲陛下力持四戒一曰戒新會三界並用二曰戒輕變錢
會中半三曰戒空鳴[illegible]并[illegible]積四曰戒新會不在界限此四戒者失
不可犯若天臣之[illegible]則[illegible]臣陛下斷以聖意與二三大臣熟究而
審圖之務在消[illegible]如[illegible]而易行勿以來夏為緩勿以頓造為停愛
惜寸陰力救積弊實天下生靈幸甚
貼黃又竊詳白劄子所陳若欲明换而欲[illegible]銷者[illegible]也 新易五
舊非民所樂故只今舊價輸賦稱而化之計意非不善也然曰
本物[illegible]用[illegible]以[illegible]舊會數多之故民方苦之如能五分銷去其
四使新會頭[illegible]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未須稍
落[illegible]色[illegible]并[illegible]所[illegible]深慮其不樂者過也況民以精直准
會[illegible]減民間所[illegible]以一易五則同雖避其名民不可愚也
與其賠銷恐不若明白收換之為愈也照得紹興間曾引錢引

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三 十二

價低困嘗以一易四人無異辭亦非今日創行伏乞睿照
臣又竊慮搽紙一事須使朝廷州郡通為一體所有給降本錢
應期發下勿復稽遲所收買楮皮不至闕之又兵[illegible]有以楮
皮不足來告者須當體[illegible]此意使有餘[illegible]如[illegible]造
舊會之後旋行齎[illegible]於[illegible]嚴[illegible]者尤宜從長區處使新會時
無相妨不致[illegible]富[illegible]如此則朝廷待以責成州郡無以藉口
兼印造新會屋宇器具雖已素備其當時所被散造會工匠並
宜盡行拘上稟給加厚勿惜小費務在專一[illegible]在都司主張
維持之力耳併乞睿照
侍御史李鳴復上制國用疏曰[illegible]用[illegible]而不知國計之虛實此最
今日之大患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以[illegible]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
為出夫量入為出二有司事耳而必為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蓋天

下之財其入也有豐耗之不常則其出也當有增損之各異權其多
寡之數酌其費用之宜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而過
取有司不得違制而擅支制與不制之間而國計之盈虧民生之休
戚天下之理亂係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考之周官太宰之職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國是六官皆屬之冢宰也天官之屬六十宮
衛之賤士則領之魚腊醯醢之微物則領之飲食服御裘服之末用
則領之以至宮寺嬪御洒掃使令之冗役則又領之是王宮之事無
貴賤無巨細皆隷之冢宰也冢宰曰典天子論道經邦調其情親內
而王宮外而官府無不統則其權重惟其權則遵論所達人主無一不
從惟其意則號令所加中外無不聽從九賦九貢既有以致其財矣
又以九式均節之周官之均節財用即王制之所謂通制國用也是
故國用不制不足以為國冢宰不能制不足以為冢宰由一歲之近

以至三十年之久皆通數而通計之其慮之深慮之遠未甞於用其
國盡如此漢宰相以錢穀當問治粟內史遂失所謂制國用之遺意
宰相下領並戴僅供有司之職又失所以任宰相之體是豈不知夫
古人設官分職冢宰提其綱群有司理其目冢宰揔之以道群有司
守之以法耳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宰國君每每
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厲則乞下中書樞密院當加國議范鎮論財
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
又特命宰相帶兼制國用使亦致同知國用事詔旨丁寧有曰理國
之要裕財為重向來一二三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遂不加省又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為出奇不念哉聖謨洋洋曷敢不敬一日
進呈條具理財事謂宰執曰戶部財計見令供具歲入名件較之支
遣之數每歲只欠二百餘萬緡若行那移亦可支遣得過是國家大

計非獨外廷不敢忽當時雖九重邃密之地亦未甞不朝夕在念也
人口之財用還民間之戶曹戶部莫之知閤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
也戶部不以白宰相宰相不以告陛下內庫已竭而諸臣方發根本
之空乃露非不止廟堂之上緇帥之間不聞一懷慮一談紙局以
為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收括帶以為理財之術而積日益多償
日益滅號令不足以起民信維以維提攜之以
耕借糟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民不聊生乎為力為亂乎知是焉而
猶不早為之計豈不大可懼也哉陛若會計自檢閱有官在上者
若致思於國計矣無置部寺年徒權官之職以近延英究其數是雖
為而何益論遂括有既論者貴有號在下者若致憂於國用矣然權
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權重圖之者未必行是雖言而何補臣
愚欲望陛下建體國人制國用之遺意近法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

詔大臣條陳經畫何道而可以足一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
蓄所入不足於何而取辦所出不繼於何而減損既思之又思之務
事理之當然度時宜而裁酌當必有轉移闔闢之用以副陛下之責
望者或曰論國計於今日不過理財節財二事耳理所當理所以防
冒濫之弊節所當節所以革冗濫之習是二者夫人皆知之皆見之
爲不辭舉以建議必待宰執建明乎臣曰不然天下大政令大更
革非人主定其意而必其事雖非大臣任其謀謨則其言泛意出於
人主謀出於大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有所不言言無不行有所不
行行無不效夫如是則國事濟矣臣故謂其論而欲陛下與二三大
臣曰為決擇而聽其輕重緩急也實宰制國用自於歲之抄以正其精
然今要務孰大於此唯陛下留意
嗚呼又論理內之道當以節財為急奏曰臣竊見陛下自甞正以來

日親萬機，慮周四表，御筆之特旨，親裁之檢會，一號令之發，必出於人心；一政教之施，皆切於事理。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其足以感動中外者，普天之下莫不懽忻悅懌矣。顧臣愚所尚何以為說？雖然，所在陛下與二三大臣力行之而已。倘言而不行，行而不力，臣恐一時之懽忻悅懌未必不為異日之嗟歎愁恨也。[illegible]閒暇而明其政刑，戒宴安而嚴警備，獨不在茲時乎？[illegible]其大要言之，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莫先於[illegible]。此猶生常議[illegible]諸五穀之療飢、[illegible]藥之愈疾，斷不容一日不[illegible]。天地開而一日含是，則凍餒作矣，隄危見矣。為天下國家而[illegible]外禦風寒，內固根本，顧乃厭常而好[illegible]，和戰守之事[illegible]民財之理，周敢[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漬[illegible]？夫兵務精不務多，[illegible]儒論之[illegible]矣。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戰士不過十餘萬，然[illegible]而擇

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繼之，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兵固不在衆也。今天下兵數視國初何啻數倍，而老弱相半，庸揉不加，乃若洛陽之[illegible]，[illegible]城之[illegible]死於[illegible]，死於[illegible]，又不知其幾，其名存實亡者多矣。近者[illegible]節次指揮而削兵額，居其[illegible]，又形諸御筆，欲令帥臣練兵，精器使，備禦之嚴常如敵至，則遲疑之意，寢式事之求，練。陛下固已知之，萬一行之不[illegible]，上下相蒙，平居不能究心，倉卒徒至誤事，[illegible]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本之當固，其來尚矣。[illegible]頃言於仁宗曰：「備[illegible]，莫若寬河東之民；備[illegible]，莫若寬陝之民；備雲[illegible]，莫若寬兩川湖廣之民。」備天下者，寬天下之民。是民固不可[illegible]也。數十年來，貪風[illegible]翦，所在焦然，重以兵端，繼[illegible]軍令峻急，[illegible]則民不聊生也。甚矣！近旨檢會節次指揮，而除放[illegible]

[illegible]力役之繁重，[illegible]戶之數，取在邊在都並加禁戢，則官吏之侵漁民生之疾苦，陛下固已知之。萬一行之不力，貪暴自如，大史視為虛文，而細民[illegible]實惠，無益也。乃若財用之[illegible]，尤陛下與二三大臣所宜加意者，而[illegible]欲重[illegible]籍而已。理其末而不理其本，[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臣竊惑焉。[illegible]以制國用之說進，今再易月矣，[illegible]不聞有[illegible]防除之策，[illegible]視國[illegible]如[illegible]閭，如[illegible]以[illegible]不當制耶？蓋入[illegible]之數，大相遼絕，欲制之而未能也。[illegible]謂[illegible]白節財始，今之所以蠹財者[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經費之冗者又次之。[illegible]以興兵，毀國而[illegible]成[illegible]以備犒賞[illegible]之棄置，遺路[illegible]，[illegible]者不知幾千萬億也。今朝廷已令[illegible]則[illegible]漏，以[illegible]錢物皆宜一一[illegible]，而處以新[illegible]，則亦[illegible]當隨宜裁制耳。此

浮費所當節一也。[illegible]故祖以人力抗天理，[illegible]之[illegible]新。今[illegible]三宮爭相[illegible]尚，以儉陋為恥，以豪華為榮，[illegible]之[illegible]至今未已。其所剝削，皆國家元氣，斯民膏血也。又祖宗置內藏庫所以為軍旅不測之用，比聞支用不節，賜予無度，[illegible]之於內，[illegible]之於外。若此等[illegible]宜不甚顧惜，此浮費所當節二也。至如經費，則內庭侍奉宮史[illegible]給事[illegible]若有一定之額，然日[illegible]月增，有[illegible]無損。建炎紹興之[illegible]，[illegible]之明，決不至若是繁且夥也。[illegible]之冗者，當汰。官吏之冗者，[illegible]獨不[illegible]外庭者，既加裁約，惟自宮掖者獨不宜裁約乎？[illegible]國家[illegible]利，此經費所當節三也。節此三費[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漏，使其[illegible]散，必使一歲之入足以[illegible]一歲之出，則[illegible]其裕矣。不[illegible]原不[illegible]，[illegible]觀乎諸[illegible]之[illegible]實[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臣未知其可也。禦外曰和戰守

其說雖三而當以固守爲重理內曰兵民財是事雖三而當以節財爲急蓋守固則可以和可以戰財裕則兵以足民以寬雖無新奇可喜之功而自有安穩可恃之理此皆先儒之所已言先朝之所已試非臣臆說也書不云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惟陛下留神

監察御史陳求魯上言曰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蠹藏自稱提之屢更故圍法爲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閫奧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興國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

銅户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鍮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絶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鈺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

殿中侍御史朱熠上言曰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户有鍋户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户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户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一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給用[illegible]下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

爲亭[illegible]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壟斷而籠其利名爲覆實亭户則變沙洲曰鍋鋪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絶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莫若還端平之舊式收鍋户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部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絶私鬬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户烹煎之利

宗正少卿兼權右郎官趙必愿上言曰財非天雨鬼輸豈可捏施妄用哉今不已而至於鞭撲累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爲國生財程异皇甫鎛之徒聚斂搜出推鼓尅剝以術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括斂索[illegible]之令下而居作追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己愛民必知勾踐之卧薪嘗膽必知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

洪舜俞進故事曰梁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暴財貨縣官斥

貲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臣聞財用之在天下如血脈行乎一身可通而不可塞王者藏富於民霸者藏富於國其下富不在國是不在民而在聚斂臣之家蓋自王道不行而人心壞人心壞而吏治壞營私趨利賤公售私朘民自封孔子所稱國奢又爲之上蠹受盜之臣而天下之富偏聚焉冀所以積至三十餘萬萬而未厭饜也夫財本吾國之有而取以助國財皆吾民之出而還以予民其理順其政公故收冀家以充王府而減租稅天下以爲快後世必以爲非不謂威帝能行之也

劉克莊進故事曰元祐初李常爲户部尚書鮮于侁爲京東漕

臣嘗考論元祐[illegible]中棄[illegible]之法行上而公卿下而賢良之[illegible]

各持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賈誼、董仲舒諸名儒啓數吾儒
而不能少殺其勢，惟本朝則不然，而用三司使知經界，察有王堯
臣、包拯、宋祁、張方平、孫奭之流，其人平日既推賢良文學之翰，一
旦居公卿之位，施為建置，然不致背儒者大旨，此其所以異於漢
也。熙寧改法，初猶用經術，蘇轍為官，猶能欲修辭向學之徒，始
進於是，司馬光得政，乃以李常為戶部，[illegible]以救其
弊。元祐紹聖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illegible]不宜遠建，不宜間斷，宜
增養不足，豫俊積今天下兵不可太冗，[illegible]言利之權不可假
於[illegible]之用，可會臣非敢立為虐之論，以理財為非也，昔之理
財者擅抑富商，臣買之盜利權者，為之什一以食口，體者不問也，
削弱豪家大姓之[illegible]細民者[illegible]以賣妻子者不問也，天地
所產海之魚鹽，藪之薪蒸，漆枲絺紵之百貨，織器陶冶之一，[illegible]蓋

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二

販夫販婦，國夫紅女所資以為命，茍為榜幹之無遺，則數萬之家
免漢弄增錢之患，建未作之人，唐為宮市，需及邊為帳之天，治世氣象
不宜如此，句也，推酤榷，然信有遺利，今蒙括括[illegible]之寬，未施行矣
利源邑困窮，獠之取邑，無生意民安也，然此之時，治世氣象亦宜知
此議者排之愈力，就事者持之愈堅，遂及維鐵鍮之類，夫先朝
前輩儒臣治獄之意，讎趾之澤思，愛尾之誘與將安取，此臣觀今
日事勢稍上奏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易言也，損末
利以裕民足矣，言陳想令三司吏參條奏法第為上等曰上者取
利太[illegible]可行以制[illegible]用其中者，其計臣之心也
工[illegible]臣[illegible]大臣之言也，惟陛下詔廟堂爲
府要國之[illegible]
金世宗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使金銀坑治，上曰：山

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
右丞瑤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問瑤
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瑤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利，錢愈薄惡，
古所以禁也。
宣宗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渡，吏部郎中高汝礪為參知政事。汝礪
從上聞汴京穀價騰踴，慮隨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
令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
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
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
易，未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
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穀價自平矣。上從之。
興定元年十一月，汝礪為尚書右丞，又上言曰：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

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二

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徵稅租率
常三倍於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斂桑皮故
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居
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
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
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illegible]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
鈔滯，更為小鈔，小鈔[illegible]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
由於上，而何以頓[illegible]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
寶，苟不能給，則有[illegible]事廢，[illegible]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
遠圖，而[illegible]近效，不[illegible]宋郡[illegible]法兩[illegible]所妨，臣非
於鈔法不為意也，[illegible]相遠也，但以[illegible]法稍[illegible]物價稍增，
害輕，民生不安，事[illegible]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

命有司減免則群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三年河南頻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上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
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措防
秋之際或至軍興已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内外
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應人兌當勒使監官功酬或增直官師
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糴粟至三千石
者將來注授升本等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
並注見闕蒸鐵人知驗多所收獲上從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
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
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其
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
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其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

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當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横泛雜役無非出於
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為本當此之際民可
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
為官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
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世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
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
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
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
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
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
取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艱其害三也
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既定著

有刑捕告若人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搆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
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
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
四年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上奏曰寶券將盡朝廷初議更張市
肆已會傳其不用問亦將至廢絕臣愚以為宜立回易務令近
上識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
詔有司議行之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同知江西宣慰司事
劉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
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羅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擎民甚便之稍有
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
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全

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
足為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宋利病著在史冊不待縷
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為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
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
世祖時秉中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聖明開世遠為國之本書法
制臨時使民受其利提綱要竈斷臨宇風從故傳其要則可成長久
之功勤其職則可以治安之效欽惟陛下貴為天子所衣不過禦寒
而已所食不過適口而已衆而治周六合仁濟羣有而不憚煩者蓋
皇天降命歸于有德惟脩身以飭以理之也臣伏以定已然之事者
須據其形審將來之形者莫如於勢察形勢之大者莫大於財力財
者義之基也力者德之資也今國家德義行乎上而下猶未之盡被
財力壯乎下而未之公私民所以罔所宜也欲下及德義

之洪行宜在上財力之方無失也夫財貨重則穀帛輕[illegible]帛重是以有子母相權銅楮通用之法焉此盖財之形也方今至于鈔法以一當五可謂害於財之形矣上好義則下亦好之上好利則下亦好之臣但以在上之利皆出於民轉相聚斂以至窮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盖財之勢也夫罷者之時宋據荊揚則其險要在於江漢金據中原則其險要在於河山以至遼人之海蜀人之棧得一郡則有開闢拓土之勲失一郡則有斷臂亡有之患此盖力之形也今立行省于八處行錯綜與遼其官有諸侯之鎮而無諸侯之權可謂於審力之形矣而靈瀰之地乾坤盖載之區莫非吾之民也但以國家一統於燕都非同金宋遼蜀之君下蓋棄之地以為民主也且本分之國形勢在地一統之運形勢在民務力之財惟軍為甚此盖力之勢也財壯於下而化易行化行而知恥知恥而禮讓興

[illegible]卷之十三　二十三

矣力壯於上而權易持權持而民新民新而王政成矣伏望陛下幽形勢之大明財力之源凡息民之務如偃兵戈之類未降者降之凡養民之道如限田產之類未行者行之凡溥天兆姓之遭諸方有[illegible]究無告者以賄石澆之凡軍役之家宜令樞密院差官與[illegible]官一同照由口產業再行定之臣竊見軍戶有財竭力屈于壯俱[illegible]而婦人嬰孺承其門籍者有壯夫百丁良田千頃而亦無負人一[illegible]應軍役者或謂軍籍不敢輕動則是敢於苦貧逸富而不致行均之政也凡軍役十年一定限內不可改移限至許告於一凡官[illegible]之法但升降軍籍之家不得已而揀工匠之上戶以充之可也若然則財力之形勢並壯而德義之化靡有不被者焉良由形勢係於下民而下民既均且逸矣國家豈有不壯者乎德義豈有不孚者乎

[illegible]曰臣聞仁義而已者帝聖之法也允執厥中者聖人之[illegible]

仁義合而為道道者利之利也孰中變而為過過者利之害也何以言之夫愛人利物謂之仁見得思宜謂之義以致民心悅順基緒堅長如滄海出於尾閭而百川益以歸之如張弓當乎不足而自然有以補之此雖不言利而利已在其中矣夫無物限多謂之過乎限益求亦謂之過以致民生朘削恒業凋耗臣下之與上爭枝葉之係本器物之在上之於下猶本之統枝葉也然物未有枝葉朘削而本獨豐器物消耗而室能滿者也此雖力征利而害已在其中矣抑然上聖鑒臨萬方明義之富然後利之可欲可以行已推於教各亦豈徒[illegible]利之利者哉盖矯枉過直者之於中而後已也今國家說邪臣之好利者以搖兆人甚官吏之嗜[illegible]者以妄憲賊可謂害乎義利之正矣然而聖教流布尚未盡從者利門未杜故也臣竊以財貨委有失漏[illegible]言于上亦正義也乃有貪[illegible]之徒傾巧之子乎地風

[illegible]卷之十三　二十四

波妄謂天下之財貨可商計也[illegible]明聖之心深飾辯言是惑明聖之聽此等已惡於民而其實豈欲增國家之利哉但欲指名搜節使剝刻除以自濟奉事之辦希功徼賞以自榮也且自濟自榮亦何濟榮之有哉皆得朱歲朘斃身之類也是故譽彰加戮終廢業而生破矣臣恐後之人昧未形之禍負望外之利亦且效其利者此盖未盡從之由也臣又以中外官吏志道義者據古義而在行志功名者念功名而自勵以富貴為懷來之物以忠孝為天爵之命豈肯[illegible]下民之膏髓以潤其尺寸之富哉臣恐有志富貴者脅肩諂笑於權貴之前昏夜乞哀於要津之下其未得之則患得之之難及既得之則患失[illegible]君子之器[illegible]心大[illegible]欲寄開奢[illegible]之心[illegible]而計心計之不足於口求之口求之不足不知身之起之手之攫之也吾家之何物未

遺造之吾家何物未究吾之王事紛紜委於後矣若見廉者則相顧
而笑之曰愚也拙也傑庸而廉徒自苦也此又相聚而疾之曰汝非
厚流非廉耶汝不知先同塵得罪吾徒於而陷之而斥之遂使廉
之士困於是非於明時廉之流者變琳琅而土苴矣彼一旦得尊盈
濟闌諸路職於是計賄多寡而決之而後任之是用被吹無恥之
徒復臨良民也如此而欲廉恥風行其可得乎彼皆知被吹而後獲守
職則益無所顧矣此亦未盡佚聖教之由也故獻商計羨餘者莫非
懷纖之人被害枝後官者例皆無恥之類纖既懷羨悪能清恥既無
矣是能棄伐望陛下大開離耀明示羣方凡財貨本係未貢而無拘
檢者許令陳言凡獻商計羨餘之議者並行禁絶不須疑議而利門
自杜於上矣凡中外掌政臨民官隶厚增其俸有受一毫之賂者
其身不假害枝而利門自杜於下矣盡以悪心之類小大無殊民

奏議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之官莫先於義也然後能私弊息而公義自行百姓足而君無不足
矣。
許衡代人擬奏劄曰臣聞天下有大利非聚斂財貨之謂也乾之四
德曰利此謂生之遂也故以利爲本此順性之順也聖人遂萬物之
生順氣物之情故能致天下之大利後世遂一己之生順一己之情
故能致天下之大害利之害甚於此判矣子曰君子喻於義蓋物得
其宜則無不利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子曰小人喻於利蓋一於利而
無義則害小人以利而行多怨後世學者不識天下之大利
而[illegible]故以利者歸於小人以小人而謀利未有不爲天下國
家之禍者[illegible]以爲諱利者其知君子蓋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惟君子之合於義也乃損上以益下斷無名之征罷不正之供
節用度減[illegible]爲家若不足於[illegible]而工地闢田野治

益蔵充溢人民樂業[illegible]草本成若以此觀之謂之國貧可乎惟小
人之喻於利也必剝下以奉上急暴横之征[illegible]屋之歛[illegible]實府
庫充國家君之於用度矣然而土地日削田野荒蕪水旱相仍閭里
愁嘆人民凍餒兄弟妻子離散以此觀之謂之國富可乎六蓄以富
驕而亡國者常多以貧約而失國者常少言利者必曰此特老生之
常談而不切於用以今諸弊折閱稱提無術君子[illegible]能[illegible]利益出一
策以爲明主獻乎臣敢以諸弊之折明斷無可稱提之理且一切罷
而不行用耳臣請[illegible]弊之說并古先聖王智慮不及後世而不能
用也盖劉法無義則古先聖王知其爲天下害必不可行也古者爲
市以穀粟布帛器用之物自相貿易泉貨未肆安有持虚券以易百
姓之實貨哉鈔幣之造特出於漢武虛耗無聊之求計歷千三百年
無致[illegible]指於其後矣以數錢紙墨之資得以易天下百倍之貨即造

奏議卷之二十三　二十五

既易生生無窮源源不竭此世人所謂神仙指瓦礫爲黄金之術亦
何以過此然後世不期於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有[illegible]之意
不能免也奸民不期於偽造而自不能不偽造雖刑以死刑不能絶
也此豈良法哉是故講稱提之策者今三四十年矣卒無能爲朝廷
毫髮之助但見稱提之令每下而百姓每受其害而官[illegible]愈甚矣嘉
定以一易二是負民一半之貨也端平以五易一是[illegible]民四倍之貨
也無義爲甚今不若以實貨而收虚券猶足以救前日之過而無端
百姓也[illegible]何益足也言者又曰朝廷倚鹽課爲國之命脉今乃
欲以之易無用之破[illegible]任而[illegible]詞以爲國乎曰不然穀粟布帛
銅鐵金銀皆足以充[illegible]以來兩千餘年之所通行何獨不
可行於今日未論古只以渡江之初言之外有强敵内有群盗所
支相尋江左[illegible]立百司[illegible]外供歲幣[illegible]官[illegible]

遠官會國家所以致富強其所以制國家之財用者亦人耳故曰遠
萬物之生順萬物之情故能致天下之大利盡由有道焉其可與俗
吏言哉青萬物者天地也主萬物者陛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
重低昂豈不在我惟陛下裁鑒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四

崇儒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還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使校書東觀

和帝永元十二年帝召見諸儒魯丕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以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聖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魏明帝初即位廷尉高柔上疏曰臣聞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群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啟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帝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

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爲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宣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斷以蒯聵之事。宣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太宗曰。信如卿言。

太宗又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爲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懿宗咸通中，著作郎皮日休上疏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封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一賢者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見其與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後周太祖嘗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

宋眞宗嘗謂[illegible]諫大夫陳彭年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曆迭改，而風教一揆。自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人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對曰。陛下[illegible]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特賜睿思，著之篇翰。眞宗爲製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後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

仁宗天聖八年，直集賢院謝絳乞開內館，以崇待士之制。疏曰。臣聞唐室麗正史館之局，並在大明宮。[illegible]太宗營[illegible]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爲題額，作贊刻石于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乃盡以內帑[illegible]，車駕數臨幸，加勞問，延宿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illegible]之後，簡編[illegible]叢，[illegible]與論其正疑文，而筆士全集有司，引兩省故事，別外館，以從編[illegible]考校之便，然直[illegible]單[illegible]民概書樓，太官衛尉供擬滋削，非有[illegible]所以隆儒[illegible]悉陛下未

曾述碑義降王號褒崇所未聞與焉之書煩有日矣臣者以謂恭
道不厲於古博士少損於前上將延訪之勤而因循相蓋不自秋哉
之雅幽辭羅為聖時措也照開小館以恢景德之制

至和二年太常博士祖無擇上奏曰。臣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是其人未死也。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則曰褒成褒尊[illegible]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武為褒為公為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為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之[illegible]謚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以列爵者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

神宗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上奏曰。切惟孔子之道。萬世帝王所宜師法。歷代之主雖知慕其名而不能行其道。雖尊崇其號而不能盡其實。今陛下發明經術。陶成天下之士。至於作新百度。又未嘗不推原其意。可謂能行孔子之道矣。然其爵號猶襲唐制。臣等謂宜以道帝以德若孔子可謂道德之至者也。宜因盛時追謚帝號以盡聖人之實。以稱尊崇之意。其冕服祠享之下有司詳定制度。又言孔子之後[illegible]孟軻揚雄[illegible]世以來未嘗加以爵號。又不載之[illegible]並從祀於孔子[illegible]立像從[illegible]加以爵號從祀以稱陛下崇尚之意。詔兩制與國子監禮院官詳定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言曰。然詳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雖當時無位不得以有行。然其載之後世。若上自天子下達於百姓莫不師用其道。則其德業盛大。不待論之而後著也。中間有唐雖嘗加以王號。在於後世尚為臣爵。誠不足以仰稱先聖道德之實。欲乞依國子監所請事加帝號。若得升崇。所有冕服祠祭等並下有司別詳定制度。孟軻揚雄出於孔子之後。能明其道以闢邪說。其於後世誠為有功。各[illegible]封以公爵。欲並依國子監所請。孔子舊稱有所未盡。乞別賜改謚。

[illegible]判太常寺李清臣奏曰。臣伏准批送下判國子監常秩等劄子奏[illegible]乞追謚孔子帝號。及乞於孔子廟庭建立孟軻揚雄像貌。加以爵[illegible]并下臣等詳議者。臣聞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明道以傳後世。堯舜君也。孔子臣也。同為聖人。道德同也。堯舜聖人也。孔子亦聖人也。而或為君或為師。位號不必同也。故道德存乎人而名稱常同。位號受于天而所遭常異。此事理之固然。而名分之所不能齊也。然則孔子雖無位。豈害孔子之聖哉。故歷代尊之廟貌為冕服被衮冕弟子侍配。自天子以下皆北面師事之。或封其子孫世世不絕。

今陛下以不世出之聰明。有堯舜之位。而用孔子之道德。以制作法度。奮育天下。其於二三聖人之業。可謂兼之矣。而左右之臣推原道之所自。建畫大義。謂宜追謚孔子而帝之。[illegible]然臣愚竊以有未同者。昔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之所不與。今無位而帝之。處非先聖之本意。且孔氏雖聖異姓也。究考古今。自非推五岳之天神。又追謚祖宗之同姓。而以異姓為帝號。[illegible]若以之顯號。眾動觀聽於天下。臣誠以為未安。[illegible]從官尊廣道德之意[illegible]大祀。使列於鄒廟日月天神[illegible]封孟軻揚雄。賜謚立像[illegible]足以示陛下興儒隆師修德明道之大旨。臣愚職為禮官。伏奉明詔。使得損益議。不敢面隱所見。以冒違異之罪。惟聖神裁察。

元豐七年，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州學教授陸長愈上奏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敕命，追封孟軻為鄒國公，長愈幸蒙推擇，備數外學，以晉州徒遭遇聖世，崇獎儒術，推原道德，發明之由，以孟氏為有功於聖人，特加爵號，不惟錫土封爵，廟祀而已，將使天下學者知所尊尚而不失其指歸。此誠曠古之盛舉，往者之所未嘗及也。天下幸甚。然長愈猶有管見，伏觀每歲春秋釋奠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先師兗國公顏子配享。近例十哲皆得分獻，長愈切以謂朝廷既封孟軻為鄒國公，則亦宜從祀。孟爵位[illegible]加贈數必異之於先師則為已隆，班之於十哲則為已褻，惟處之於顏子並稱為得其宜。至於序坐，則非長愈所敢議也。孔子之得顏回，則回也見而知之。孟子則軻也，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而為聖人之亞，聞而知之而為聖人之徒，其時雖殊，其道則一。此長愈所以謂並配為得其宜也。論其知覺之先後，居世之近遠，則門人為親，而顏必處孟上。以其聞先聖之道，距楊墨之言，後世為有功，而孟不在顏下。此長愈所以謂序坐則非所敢議者也。欲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兗鄒二公配享。帝詔太常寺定奪。本寺看詳，以謂先聖文宣王先師顏子配享，以大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之道固當尊禮，然於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於是禮部侍郎許希奏曰：臣伏見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illegible]少昊氏之子，祝融為高辛氏之子[illegible]配大庭，迎氣之日，又為之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為配享。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伏勝、高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illegible]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為從祀。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享，誠為闕典。[illegible]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哲之間，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學備術祀典之意。

哲宗元祐元年，翰林學士范百祿乞循祖宗故事視學，狀曰：臣伏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朝廷清明，海內乂安，邊陲無事，天田里無狗吠之警。[illegible]惟陛下聖德之休，明治古今，[illegible]原其所以，誠由舉措施設率循祖宗典故，而然人無智愚賢不共知此說。豐功美實何可殫紀？獨有視學之行缺而未舉。臣伏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illegible]月、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月、淳化五年十一月，真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幸國子監，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龜符三品服。恭惟祖宗隆儒師古，所以化天下之意如此。今陛下天縱特聖，日進於道，光明緝熙，體合自然，聖學之積，可謂動而不係矣。然方頌斯步之士挾書觀光者四方萬里，瑞應而來，遊於京師，分處庠序，未嘗一聞鑾輿之音而望屬車之塵。冀者陛下尊事講筵，游心經史，而祖宗以來至天聖故事猶有未遑暇者乎？臣愚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檢舉祖宗視學故事，以待萬機之暇，而躬臨觀焉。今者儒博士積經進說，以示天下文明之化，豈不盛哉！伏惟聖慈留意，恕其狂僭，天下幸甚。

[illegible]一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奏曰：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所。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殿或延和殿。[illegible]關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甚，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尚得蕭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固不必恤，然有所甚害，未得不為陛下辨之。若臨之上於移處太皇太后聖慈，曰宮

非謙靜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狂言犯陛下。竊聞陛下博覽經史，請陛下歷觀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以至公為心，孜孜為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前古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前古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保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貽孫謀於久大。貽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功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污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道，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抑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知是者鮮，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續陛下之遠圖，稱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顧臣之言是也。臣料臨之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意，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在之云，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未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豈有重於此者。臣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涵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君，執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臣講經與餘官說讀，真宗仁宗時皆召儒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論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今日則不可。夫於義有當，何害義哉。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

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而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周宣帝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業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雖未能至，然嚮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

之際。其所獻納如其、勸講官精思職業、敢不盡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任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陛下聖意高明、不虛設近職、亦將勉思義理、以獻任其卑俗之見、懼獲戾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前學日新、至若日進、聖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禮部員外郎胡寅上奏曰、臣聞二帝三王之治、至孔子而大明、百家之辯不能訕、萬世之遠不能晦、有天下國家者既得其教思、隆其報故自杜稷而祀。自古皆有吉邪無化不立、有生皆欲食、俗無禮不成由是爲之其功軼重、又可踰夫歷代致治之盛、又嗣其後、使嚴奉號以昭聖人之德、賜田給廩、以豐其享、然制度未立、聖人之祀、寢有時而不振、廢令之可行者、其要有五。一曰專其祠享、二曰優其田祿、三

曰復其廟祭、四曰同其法則、五曰訓其子孫。蓋其祠享者、常以奉官以嗣侯專奉祠事、國朝乾德以來、嘗詔其後宜延世、猶於曲阜宣使。嚴昨事、又詔襲封人、令常往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近世孔氏雖結孔聖公、爵多任外官、遠離陵廟、名實乖異、然未盡之官、則觀立之事勢雖精處、欲乞今後襲封之人、並理所入資序、當奉祭祀、如有卓異才行、為朝廷採擢、或通判以上、並擇以次當承襲人權主廟、省子孫未當遇擇近屬、與孔戮元、帝即任為帝師、錫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上書求奉孔子祭祀、詔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故霸還長子福于魯、奉元子祀。乃其故事、置其田祿者、前代復成褒聖崇聖奉聖侯、食至千戶、增給百戶為采邑、國朝太平興國一年、免其家租賦。至真宗朝、又增賜田至一百頃、後因京東監司奏、官爲制僕歲課甚薄、欲乞賜增良田、俾其家自給、庶仰祀備奉、僅得封公之祿、優其

廟。於是自漢以來、孔子之廟或以吏卒百戶守衛、或又增戶以備酒掃。國朝祥符中給近便戶以奉孔廟、又給守兵、後定差鄉兵五十人。謂之廟客、以備灑掃殿擧役力之更。此制漸削、今差使仍舊、欲乞復差廟戶五十人以守衛、而掃除則廟客充之、王祀者白直、其約束並用役人之法。則人不知勞役乎檢、不悖聖師使民之義、司其法則者孔氏。祭事恭虔、賦均減薄、使人勸、遂皆繫一時主家之人、使刻薄之吏得以抽減而爲苦。致緣其小故、以廢其大者由無立法防弊之意也。欲乞罷官就擇本邑佐掌其祭祀之式、財用之例、役使之科祖孫以時試考而懲勸焉、則弊消于未然、而師門益尊矣。訓其子孫者、孔子由阜宮廟九經書疏釋文史集、令本州選儒生講授。祖宗錫聖人之裔又如是之深、厚後人不能發明以及廢失、是可惜矣。欲乞朝廷命有經行官、或選儒生而教、以祿俾講授開甲、籍勵孔

氏、及其鄉黨、則能者成才、蠢者遠罪、鄒魯之風、教易復行、不止能保其祭祀而已。右者並用功聖朝崇儒報本之實、計撫德久、度越前代遠矣。

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乞追贈張載狀曰、臣伏覩鳳翔府橫渠鎮居住故崇文院校書張載、學際天人、誠動金石、義之所存、白刃可蹈、心有不慊、萬鍾何加。口如不能言、體若不勝衣、議論感衆、凛如秋霜。雖萬軍之將、不足言其勇也。平居與人言、退然若不知讀書者。坐而講貫、剖判是非、談辨如流、雖游[illegible]莫不足方其廣也。若著萬言、名爲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illegible]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illegible]之流乎。如荀況、董不足望於戰也。關中學者靡然就一[illegible]先生、一登其門、皆知革俗、仁義有如風成、雖[illegible]之遺于年之久、不敢一踏非義帶君

載之臨其左右前後也。自此而上學者洒然知先聖賢之業乃知鄉
者誦說之富組繡之文皆小道爾在熙寧中黨論朝廷召至闕下授
以崇文院校書求載以疾辭歸熙寧末年再至闕下神宗方將任用
使行其所言其疾再作謁告而歸死於道路當時議者以謂載身遭
明天子緣飾禮文修明治具之時再至朝廷竟不能伸其一言以終
此載之不幸也[illegible]如此當年不能[illegible]者以疾歸死之
時治國者亦不得無惻然于心也。載之死于今[illegible]五年。中外臣僚
猶錄其平生以白于朝廷者略以十數或乞[illegible]或乞錄其子或乞降
詔從天聽而迄未嘗蒙恩今載止有一妻一子衣食不足寄託親友
日來月往人情憤惋[illegible]千古朝廷何所愛惜
且君子平日修身謹行固不為身之與子孫也朝廷褒賢錄舊豈特
為其賢者之後乎。如孟軻荀卿揚雄于今千有餘年學者徒能讀

其書而已。至於捨館寂寥[illegible]大朝一代之封爵廟食[illegible]
授於世禮之賢於孟軻荀卿揚雄乎實於本朝[illegible]知臣今日之言
非為載也。伏乞朝廷檢會累次臣僚奏陳於錄[illegible]田追諡三者之
間凡可以厚載者舉一而足以使襃賢之典獨見於本朝為善之風
不墜於今日。

五年。諫議大夫朱震上奏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以教育人材為
先務教育之道在學校中正而已學得其正則意誠心正而終
於致君澤民足以成君子之[illegible]何也乃是[illegible]
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正道[illegible]之他道也學者苟得
其正則幼而誦習長而講解久而入心成德至於終身踐履不離乎
正則養就美才皆此[illegible]自陛下臨御之初惠天下學者狃習異
端未能統一向道嘗下明詔申敕有司不得於莊老出題及引用釋

氏申韓之說此可謂教天下學者適正之本也。今來科場詔已降臨
聞學者狃習異端未全悛革。兼有司將來考校自當遵前日之詔進
退多士臣愚欲乞朝廷申明前詔內自大學之官外至諸州教授俾
告諭學者一意遵守正道不得依舊狃習異端不唯自可以選科舉
之選庶幾從此入人道正[illegible]其賢材隆太平之基[illegible]伏望聖慈特賜施
行。

先庭又乞[illegible]孔子之子鯉孫伋
封爵[illegible]以[illegible]以言如鯉雖孔子之
子[illegible]蒙學於曾子得聖道
之傳者為子思一書[illegible]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斷道者
可以[illegible]聖賢之域[illegible]命之理[illegible]中和之致講天德之極致論
至誠之妙用孟子師之[illegible]荀揚韓之可企。荀揚韓尚

蒙聖朝著土之封而獨不及子思誠闕典也。伏乞朝廷特下禮官定
子思之封爵以[illegible]尊崇聖道之意乃[illegible]之舉也伏乞聖慈特
賜施行。

八年。作[illegible]臣伏見禮部員外
郎楊[illegible]上言[illegible]先聖[illegible]內出王者衮冕之服
以衣之。今乞用古[illegible]以衮冕之服臣竊惟祖宗襃崇先聖比之
前代禮意加厚而冕服未用王者之制此有司之誤識為闕典陛
下欽明稽古聖德日躋[illegible]太聖[illegible]日親祀先聖
服衮冕特降聖旨命有司改正用三代王者之禮以昭陛下尊師重道
崇儒之意則乃一朝之盛典[illegible]

哲宗時畢仲游[illegible]之書皆所以為治也然聖人不
為之斷則異端出於其間[illegible]必雜異端為治是不若無

書而治也。故聖人深懼所以然，據其可以常行之大者為六經。六經
定而異端不得出於其間，是萬世為治之本也。周衰，未任經術，聖人
為治之書既已少廢。秦為大無道，大盡燔之。聖人為治之書遂至大
廢。漢承二廢之後，講求訪於六經，僅得其完。其術雖不全，取以為凡
亦不全廢，以為不用，故循吏能以飾治，而酷吏能以輔刑，飾治尊貴
輔刑者進。是以公孫洪治春秋而為丞相，望之通經術而位至九卿，
張湯補能傅古義之上以決大獄，呂步舒執春秋之法持節專斷於此，
皆飾治輔刑資進已然之效也。然博士之官自武帝以五經而立，後
盡以家六而進，家法進而五經之術支離，或如施孟之易、嚴顏之春
秋，各立博士而不相殿，是非能為易春秋之大道，而為施孟嚴顏之
家法也。故有以數子弟者而不見孝弟之化，有以三公舉者而不見
知治之人，有增多其員者而不見補於當道，有變更其名者而不見

稱其職，是皆未能做其實也。今朝廷紫以經術取士，以古義爽材，而
欲置博士之官，定博士之員，課功用書以號天下，則可謂治博士之
職，而非治決獄取士之路也。如朝廷內以經術為意，外以經術為用，
則天下之人皆將以經術為任。夫博士之廢興又何累於治亂哉。蓋
聞儒者之道，帝皇主治之道也。帝皇不稱為儒而主治，後世稱為儒
而主治，其稱不稱雖殊，而主治之道一也。疏者不知儒道根源之久
遠，乃以道德陰陽名法之類分而為九，以謂道德之流出古之史官，
得於消虛卑弱而失於放；陰陽之流出古羲和之官，得於順天授時
而失於拘；法家之流出古之理官，得於信賞必罰而失於刻；以至名
墨農縱橫小說之流，莫不皆有得失短長。然以儒道為治之本，本
所出之久遠，而謂出古司徒之官，得於仁義而失於感，焉此說者豈
寔不通之學也。六藝歸天下事而為有道，焉有異趨之見而可拘滯

哉。所謂道德法家陰陽者，偏得儒一端之長爾，而獨謂所長不出於
儒，所短不稱於道，非所以輔經術而施教化也。若夫議六家之論以
道為無所不宜，以儒為博要少功，則其辭甚矣，奚足與數於此哉。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論伊川學狀曰：臣恭預侍臣，嘗以對，雖略
存於高稱祠宦，若有見胡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竊觀陸學之興，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
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
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經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
頤肖德純備，學則以明，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
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而師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
為辨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又
嘗官而行學，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

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
者向之，私相傳習，未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
勤、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
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
真偽。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絕矣。王子等臣嘗至行闕，有表授伸
弁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所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
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入
傳寫，而出口入耳以為盛乎？今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
如行矜讚，一為言矣，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卻皆進用，擇真其人也
乃不見知，而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擇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
命其辭曰：以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者，入大
體雖甚高，謝良佐、楊時講論問難書之，而況擇等焉為者也。

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貶，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亦分黨與互相
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狀，乞不用元祐人朱
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
而傳河南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厭服士人之心。故
衆論紛紛，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
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
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
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學者可思而得也。不然則
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
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
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
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

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
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
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
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狹言怪語淫說
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
兄則孝悌顯於家，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
雖祿之千鍾，必有所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狹巾大袖高視
闊步，豈其行也哉。夫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
國之黜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程頤，關中
有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
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等莫不薦之。會王安
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而其道不行，

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
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皆纂請益答問之
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記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
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
典，比於荀楊之列，以見聖世雖當禁錮誅罰，[illegible]代罪之時猶有崇
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
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
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高宗時，胡寅上疏曰：臣竊見建國公出就外傅，陛下選儒學老成之
士充輔導之職，將使國公近正人，見正事，聞正道，涵養器質，薰陶
德性，以副陛下欽建宗支之意。凡有舉措，可不慎哉。臣謹考古帝王
教世子之法，莫備於周，其在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始入學者必釋奠

于先聖先師，並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夫父子
君臣之性，人同稟之於天，先聖先師則盡其道，載之於六經語孟之
書以示萬世者也。故始入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欲其知道之所
本故也。若老佛二氏之說，則毀父子，無君臣，汨亂民彝，為世大害。自
前代有國家者溺心於此，無不致亂亡之禍。今置其像設於資善堂
而不以先聖先師為矜式，非所以示國公也。若謂福祐護持，俗所
不免，[illegible]君子不遵[illegible]沖[illegible]必亦以此舉
為非[illegible]行講[illegible]禮，且當崇先聖先師之像於資
善堂，使晨朝[illegible]以生恭敬之[illegible]一助也。今士大夫
家[illegible]誨童蒙，未有不然者。誠以人之[illegible]初習，謂初建首善
而可輕有過舉乎。所有舒[illegible]內錄有此書一件，未為允當，臣未敢
書行。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昔者孟軻著書七篇其末章歷叙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繼之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至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數聖人者道之所賴以傳者也道固不窮傳亦無盡由孔子而來至于軻猶可以及見而得其傳若非軻而誰故自漢迄唐知道之士如揚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哉近者陛下詔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爲師無所偏執此誠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在方冊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爲在豈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爲孔孟也若夫諸子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爲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歸內外不合於是詖說詭怪之論興詖邪淫遁之辭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學者以孔孟爲師則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更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有司審所去取按治於諸子百家之說唯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唐虞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唯今日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

淵又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夫言而不能行自古所患譬之欲之燕者北首而趍不舍朝夕雖有遲速終必至焉若坐而言燕亦何能至此傳說所以言行之惟艱而孔子所以貴夫躬行也雖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而樂之所以行也而必先於知之則知其可已乎蓋不知而必行譬之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幾弊而足吳越必不至矣臣觀孟子之道取茅茨土階之儉悅手胼足胝之勤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則其所行宜若於儒者無異矣然孟子闢之以爲兼愛無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不可以訓是豈儒者之所爲乎故是堯舜而非桀紂儒墨之所同也若堯舜之所以爲堯舜固有所未知也未知堯舜而託於堯舜以行其私意此孟子所以正名其爲邪說而闢之歟由是言之行之惟艱而知之亦未易也自王氏之學達於天下其徒尊之與孔子等動之以卓絕之行而矜之以華麗之文如以錦繡蒙覆陷穽悅而從之鮮不墜者行之六十餘年其禍已見今可以改矣而人之所知初無以異於昔也方此之時欲使天下學者背邪以歸正棄舊以圖新非反其所知以知聖人其能一變而至於道乎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聖人人倫之

至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至不越孝弟此固王氏以爲淺近而不足知者而不知同天人通物我合內外之道有在於是是之不知其何以行之哉今陛下躬堯舜之孝弟行之既久至誠感神而夷狄自格其效已著豈非有以深知之耶然陛下既知而行之亦當使天下皆知之知而行之者衆則吾道不期而已至矣前年之詔諭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爲師是固然矣然王氏之說未即禁止朝野紛然莫知所適謂宜明示好惡一切罷黜使學者膠口不敢復道庶幾各省其故而天下之真知來矣臣不勝區區之心惟陛下裁察

孝宗時國子司業劉爚上奏曰臣聞六經所載自孔孟達者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忌人議己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道義不

明達向汙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追視前日傑然道學之域。不得不
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已禁傳學之說息
邪說正人心。爲宗社之福。
寧宗初即位。侍講彭龜年論復經筵坐講。疏曰。臣竊見本朝[illegible]祖開
寶四年。召王昭素賜坐講易。自是累朝相承。凡有講讀。無不賜坐。乾
興間。孫奭坐講。時仁宗尚幼。[illegible]。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
是。熙寧元年。呂公著等請復坐講。[illegible]太常禮院詳定。於是韓
維等言。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illegible]者。獨使之立。事體輕重。誠爲
未安。請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illegible]臣等以爲不
可。遂不復行。恭惟[illegible]留心學問。增置講讀。當講之日。早晚兩講。因
已行先祖宗[illegible]御殿一循近例。講者立侍。不廢君臣之禮。既御後
殿。又復舊制。講者坐侍。且盡君臣之情。情禮兩盡。古今所難。識者無

不竊歎聖性高明。臣處有道。既有施行。而議者乃以坐講爲非。[illegible]
世尊君卑臣之見。而失先王好善忘勢之意。顧陛下不得已而從
之。然使陛下聖德不明。祖宗舊制不復識。爲可恨。臣今檢到程頤奏
願隨講殿上。不講書奏劄繳進呈。頤之本意。欲因此輔養人主
重道之心。實爲可采。[illegible]近日坐講[illegible]行爲之爲非。如臣
不學。固不足[illegible]講之列。若此禮一復。天下通經學古之士。必有聞
風而起。觀陛下之[illegible]
龜年爲吏部侍郎。又論經筵講讀[illegible]爲序[illegible]臣輒
[illegible]仰干聖聽。臣[illegible]學術。既侍經[illegible]大懼無以稱塞
[illegible]中書舍人[illegible]侍講。而臣忝爲吏部
侍郎[illegible]學[illegible]不如二臣。經帷講讀。政當
以學問高下[illegible]其臣 侍傳堯俞任吏部

而當兼侍講之日。以翰林學士承旨[illegible]兼侍讀。班序在堯俞之下。
堯俞以[illegible]閣之舊。若學識貫通。非堯俞比。遂乞[illegible]進見[illegible]之次
且以坐侍經帷事[illegible]崇[illegible]尚[illegible]是以風勵天下爲說。臣愚欲望
聖慈許臣如堯俞之[illegible]當講之日。令臣班傳[illegible]之下。[illegible]使臣愚
分少安[illegible]
嘉定八年。轉運判官[illegible]翁上議曰。臣叨以晚學[illegible]提刑[illegible]
刑。既服[illegible]官。復命[illegible]頃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尊
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思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illegible]
沒有[illegible]章。載在史冊[illegible]臣既不獲贊陳。然其間有通德隆重爲世師
表而[illegible]名之典[illegible]臣職在勸學。所當敷陳。臣竊見故
[illegible]部郎中周[illegible]判[illegible]州事。不經其手。更不[illegible]大蒞下
之民。不敢違[illegible]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被。訖今未

泯。[illegible]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
祠而[illegible]是特明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焉
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者溺於佔畢訓詁。[illegible]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
虛寂寞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illegible]不可
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illegible]之日[illegible]
亂之日多。卒不以此而順。獨[illegible]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
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以
曉然[illegible]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illegible]於俗師。則淪於異端。有
不足學[illegible]程顥程頤親得其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二人
者皆不[illegible]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
之理亂萬世之[illegible]關繫甚[illegible]不特以命秩弗崇。其節惠之文未

未能發明之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於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為言。誠為闕典。臣愚欲望聖慈特采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特賜美謚。使海內人士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如程顥兄弟併得在易名之列。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意。本為蜀人。致甘棠之思而隆及此。越職踰分。臣知罪矣。惟陛下財幸。

寧宗時。袁說友乞留朱熹狀曰。臣等竊聞陛下近降御筆。直付侍講朱熹與之外祠。此命一傳。舉國驚駭。館學皆有章疏。繼今臺諫相繼論駁。似聞聖意已即開悟。而未見收回成命。人心皇皇。為國家惜此事。體臣等備位從列。不敢自默。竊謂人主初政。莫急於收人望。其得人。盛德莫大於得人。朱熹之賢。海內共知。陛下踐祚之初。首加聘召。寘之經筵。中外傳誦以為盛德之舉。未及兩月。遽欲放棄。非惟遂失講學之助。而前日之美意。天下亦不復信之矣。其於人心所繫大於此。熹自入朝以來。凡所論奏。無非愛君憂國之言。今一旦遽去。莫曉所謂。皆以謂陛下憚其說之高大。若强人以所難。若然尊嚴所當而棄置於頃刻。樂聞於欽熟而嚴憚於切直。此人士之所深戒。陛下好賢樂善。當不出此。臣等竊見朱熹抱負聖賢之學。累聘不起。幡然為陛下一出。有以見君臣道合相得之誠。心熹平日歸潔其身。盡其素志。成命既出。熹亦不肯復留。臣等區區所論。實以國體所關。非為一朱熹而已。若今之出雖自宸衷。至於施行。必由中書發遣。云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祖宗之朝。未有以御筆直付某人者。近此是無用中書。壞綱紀也。他日援以為故事者。必以為自今日始。陛下豈不重惜於此哉。臣等欲望聖慈收回前日直降御筆。俯從給舍臺諫之請。雖朱熹決不肯留。而陛下崇儒禮賢。改過從善之意。尚可以暴白於天下。不勝拳拳干冒天威。無任震懼俟命之至。

元太宗時。中書令耶律楚材上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於是隨郡考試。雖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

憲宗即位。高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敦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

世祖時。侍講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於上曰。儒亦有教有禪。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廷臣廷辯。奉訓大夫董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也。事遂止。

歲戊申春。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張德輝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

始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灑掃。復其家。世祖時。尚書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為民。太常少卿王磐上言曰。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

置愛、八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此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關體甚大，臣竊論薦之。

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聖人之立教也，暢達情性而言約條理，以綱而定書，因天理人文以制禮，宣國風民俗以作樂，參天兩地，發揮於陰陽而為易，舉上畢下，嚴示於名分而為春秋。自上古洪荒之時，斯文雖未分，而此理未嘗不具也。統言之為道，分之為五常，散之為百行，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此之謂真儒，皆聖人之學，有諸內而形諸外，得於心而應於口，溫之為實，明現之為議華。出言皆詩，無非天之自然也。後世棄本逐末，見之緒拾古人糟粕之餘，瀝以為章為綺致，乃有聚螢積雪，孜孜汲汲，窮一經而皓首，成一篇而虛年，學自詩變而騷，騷變而漢魏六朝，至于唐末儒風掃地矣。其間權名千載卓然不群者，皆三都兩京，大人長楊之流，春草池塘，楓落吳江之類，自以為儒者之宗師，而不知其已隔於俳優之小技矣。夫儒文同宗而異派，舉世莫之肯辨也。孔門四科之中，文學子游子夏。臣竊試嘗論而考之。子游之為言曰：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之所謂文學，通所以務其本也，豈後世逐末失本之文哉。聖人以其文勝，猶抑之於政事之下，則如大聖門文不可絕，而亦未嘗貴之也。故因文傳道，道傳而文為筌蹄矣。道喪以來，秉道之人，就得推重，以文不加戰為顏孟，以咳唾珠璣為曹劉，情公綏而棄精要之說，而莫顧此之窮一經之流。又出乎其下，參選曾儒之而條人之遺缺之而減口。及其身居要職，家食豐祿，覆審圖籍，權歸吏手，號令出於書吏，無決之於掌，一介之廉，辦當時之政事，修紊眩治之紛擾，使復才同司馬，窮若屈母，考而不實，請而不幹，將安用哉。昔之振兵，兒曹及孫而相稱曰：儒者之道，我知之矣，職其名則撤於青雲之上，考其實則例於黄泉之下矣。臣以為此非真儒也，皆文學俗士。專聖人之所礙國家之職，盜竊天下之名，滋為四民之首，使歐陽論之，決為之嗚呼，使賈誼聞之，決為之痛哭。聖人曰：汝為君子儒。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今國家車同軌，書同文，臣以為莫如用真儒求未之遐棄大人之邦也。伏見方今內本京師，外連庶境，皆設學校，以易風俗，移皇化也。伏望陛下載宣天旨，命有司考問科舉，限人數以權衡天下才德之人，則儒文兩無遺棄。以從政者挨三德，八才量入政事流品。凡諸習學者充當貼者，許令試探聞實其策校以教官，凡教官考滿不限入流，入對策累中，累階與官。不然則止於教官內流轉。凡已進有考無明之法在焉。臣事無擴官，儒無虛儒，臣使家學庠，則庠序學業不究，極於道器之妙，研精於政化之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觴當代之憲章，輔社稷之福祚，安黎庶之生實，壯名教之元氣，一舉而四便生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四

經籍

東漢光武建武元年陳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上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

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少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四年初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是年正月朔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

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詔以下博士

章帝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

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帝嘉之。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乃上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下公卿。皆從防言。

魏武帝時。袁渙上言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帝善其言。

吳大帝時。虞翻立易注。翻上奏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冣。臣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冣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又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

不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少從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翻又以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復上奏曰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也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顧而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

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奢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後魏道武帝嘗問定州大中正李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惟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秘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宣武帝時秘書丞武邑郡中正孫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二地憲章典故述尊鳴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昌文光於麟閣斯實天下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粲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長無立而慈造曲覃補班秘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覩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有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

令足然經記古傳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詔許之

殄寇將軍符節令江式上疏曰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

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

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樓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眾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覈神蟲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

尉並預史官題篆宮禁擬同上者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複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義不知者則闕如也

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詔令校定羣書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大行臺郎中樊遜上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史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堂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殊無遺闕

隋文帝開皇初秘書監牛弘以典籍遺逸上疏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伏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

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集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

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采訪驗真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
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
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
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
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
王迭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
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
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寔懷懼
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
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
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
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
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唐憲宗時鄉貢進士李行脩上言曰臣竊視漢初經籍啓口傳壁藏
煥然明備其所由者脩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
以嚴師道使之然也逮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飭頹俗尊委
蒙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
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夫
羣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者所急也伏惟陛下啟其愚蒙垂懸
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論政理之風乎雅頌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
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
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遠乎顱流乎足積草木之曹津衛乎根榮

乎秒被乎枝葉上下與猶氣內外無適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
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乎下下無怏心王化盛昌成功於
神明德澤襄及變化於禮貴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
而不愚仲尼接乎其時論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流澤疑議
流滯于下宜君之何乃采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
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
陽有憂假於辭可見憂怨哀樂諷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
當治亂之時氣有懷舒之變發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
成文聲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史是以聖人全動物物莫能周未
施教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積者以之開明默者以之舒
靜道遂於是然而莫詞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是
後學乳子相語唱呪相授以及漢興雖全經有七十年師口說者四
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備而比興未究時揚雄司
馬相如由是選更觀望衍遞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辭有餘不
足稱也然以本學深盛時因災異廣起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
自殺以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臨義感繫之
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近屈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論相如不足以
達過失故居常則慚快其胸懷噫皆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
以為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
多缺故闕牽愕而怪者多矣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二百載經術
益誠周旋百度史事反為緣飾霸道乃為奸欺及陛下又登禮嚴光
發揚伏寃心聽撮猶天地相定傳盛昌言與日月並觀以詞讓伏
仰代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為鬱然積於空
虛無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詩失於秦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

逮聖朝劉逖若皖詩三千言近代知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
名儒講其異同約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使講以
多物而無諱蔽之言而得其言輕者爲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妄
若亦隨而刊正選五傳士弟子員知漢兩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聽
明命司成教之世乎是謂[illegible]本由[illegible]於天下[illegible]京師施之遠方
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illegible]之選以勵生徒
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illegible]甘[illegible]未
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疆矣微臣不知時
溺於師言謹詔尤順門昧死以聞
僖宗咸通中著作郎皮日休請爲孟子科狀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
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
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子子者罔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

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
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奭奭於
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
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
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若其不讀孟子
乎以楊墨爲達智若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
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
誘善雖深而懸科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
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有
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
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
者

宋太宗至道二年[illegible]職方員外郎[illegible]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
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奧國家之急務故周
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
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
則何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
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帝從之
仁宗皇祐二年司馬光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曰臣伏以戰國以
降百家蠭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揚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
使後世學者坦知去從國家博采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曾
方細伎皆命摹刻以廣其傳顧兹二書猶有所闕雖民間頗畜私本
文字訛誤讀不可通誠恐賢達之言寖成廢缺今欲乞降下崇文院
將荀子揚子法言本精加考校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例印賣臣

愚瞽不達大體不勝區區貪陳所見
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定貢舉
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以爲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
行未篤不稱朝廷勸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
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
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
證偏學異說固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
漸亡章句之儒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異說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
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
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於令式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
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
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

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
之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
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
雜。欲望功化之成。未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
仁宗時。宋祁代人乞存殁臣僚納家集狀曰。臣竊以周德之興。多文
以盛。二代䢖華。其協好問而務通言。巽歷古先。咸遵廣軌。聞有稗於
治體。無容廢於簪詞。緐居多微。仰稗淵嘲。伏念臣材惟闒茸。職本循
除。服君父之在宥。不汝瑕而尚未。恭者太宗皇帝。究其業識。冀少鉅
瑩等臣。充史館書庫都監兼秘閣。伊御圖書。時為聖念撰儒朝就禮
世學來與。故備覽清閑。又命臣往江浙杖訪遺書。得至。不
承好生善養。究其痕玷。朕以冗閑。伏遇皇帝陛下。政遠本圖。交修先
憲。遺簪未棄。奎牘再加。又命臣同天章龍圖閣都監。臣幸賀三朝。行

年八十。鍾漏方盡。雖愧於夜行。歷露有弛救。忘於上報。臣竊見秘書
目錄。伏覩自唐末至五代。其間有以文章取名當世者。咸存編綴列
在緹緗。載冊府以相輝。貴牙簽而有第。我國家承百王之末。彼三代
之英。所儒挺生。名臣輩出。或高文大冊為廊廟之珍。或隱居於高蹈
山林之志。使臣抒嘆。太史陳詩。炳然斯文。高映前代。然四部之內。爲
集無聞。一二之言。規模安寄。使獨文不表。則至化弗昭。後之視今。猶
孰為大臣。今欲乞降聖旨下中書。取四朝以來存殁臣僚文集之
士以文學顯名者。各許其人及子孫獻納所著家集。乃降下兩制詳
定。若其深厚溫潤可以垂耆不朽者。具姓名聞奏。官為給紙墨。差人
繕寫三本。付龍圖天章閣太清樓秘閣收藏。足使增觀本朝。取榮來
籍。開元之日大備。有司之副可求。上以見文思安安充之
以見賢士濟濟周之所以寧。臣之至愚。竊為深惜。且年之則亡

遺佚多。今而不收。後亦隨廢。與其日當使陳農訪書。杜融傳之於河間。
誤消於補亡之恵。功相萬與。誰曰不然。臣衰疾見乘。憎咪留
給。昇期觀大化之成。輕率狂言。俟聖人之擇。越干軽冒。伏待誅黃
哲宗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呂陶上奏曰。臣竊以朝廷復春秋之
時為置博士。所以扶進淑學。教勸諸生。甚大惠也。然而聖賢與傳
註之家。未能盡通其經。須宜博採眾說。參求所長。庶幾一經餘義。源
秋易釋。臣伏見梓州下廣安軍鄉貢進士王彔。自壯好學。皓首不倦。專
探春秋統解一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得其大旨。託之微。在折
衷王公諸儒。深發微。不在其下。曾於元祐二年九月中繕寫投進
訖。伏乞聖慈特賜檢會。詔侍從館閣臣僚考詳其書。或萬一有補經
術。即乞藏於秘府。以備一家之說。以廣四部之盛。
陶又上奏曰。臣先任梓州路轉運使日。於元祐四年曾奏舉廣安軍

鄉貢進士王彔所撰春秋統解及序引等篇。推明筆法。得其太旨。乞
詔侍從館閣臣僚考詳其書。藏於秘府。以備一家之說。臣伏見興文
崇尚春秋之學。復置博士。施於科舉。此乃聖世大公至正之道。尊經
勸學。必先原本。不以好惡辭說而為之廢興盛衰也。如彔所著統解
等書簡易明白。有補經訓。使學者便而習之。泝波尋源。窺見聖經
識於文治之世。不為小補。況彔年過七十。無心仕進。或家居時博收
廣採。傳以伸發平生講解之學。上助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萬分之一
不勝幸甚。伏望聖慈送臣所陳。特降旨揀會臣前奏并今來所請
施行。
六年。給事中范祖禹上奏曰。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
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
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

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
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
盡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編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
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
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
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爲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
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
向綜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
術方技皆爲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
[illegible]令天下買書宜有詳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專取道
藏之書欲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
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

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
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
言悉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術數卷講道
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旣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
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爲例豈
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愼昔
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詩人
號爲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
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校書官所
請乞更不施行
哲宗時畢仲游上論曰臣竊以世之謂文者不繫於德謂德者不繫
於文夫文章之士固不繫於有德無德而無德者不能爲有德之文
有文之人不皆有德有德之人不皆有文而有文者無德則不盡其
善矣以知其然耶今人之言文者其任蓋小矣希名率世取合當時
而古之人言文者其任不小善惡欲明是非欲辯久遠欲傳勸戒欲
信非獨名位而已也故雖有精金良帛況器重物非車輿則無以輸
遠雖有奇功偉德元凶大惡非文章則無以取信車輿不壯則雖載
而必敗文章不善則雖傳而必廢故文章蓋美之之事實也自六國
已前孔子所定不敢輕議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稱文之士
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
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辯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
間未合於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觀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
其爲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以異而口不能盡論其何如此數子之

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已事君必忠脩身必正[illegible]必厚議論必
公其所存之德旣已過人則其發見於文章者豈不過人哉在唐三
百年韓愈號爲文師而忠厚公正之德亦著于天下自韓愈以來文
章之德散矜揚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老死不顧而寡聞淺識之徒
乃始支離擬習自奮於其間私取近世之陳說而公爲儌倖之論善
惡不能明是非不能辯久遠不可傳勸戒無足信言今則近陋議古
則近愚而其甚者黨是爲非飾惡成善借平常之易事爲紛紜之精
詞以熒惑天下天下之人莫知其非故公則見信於有司退則受知
於朋友而淺由遂自以爲能[illegible]以扼腕而太息也
高宗時秘書[illegible]訪遺書劄子曰臣聞自昔右文之主遭
時艱難圖典散[illegible]求常若不及是以漢唐之間義訪以使
者或遺之金[illegible]購編殘帙時而復出國朝承五閏之後尺

簡不存。至太平興國中。始命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所闕者。募天
名於待漏院。許天下吏民詣官投進。及三百卷者送學士院。驗人材
補授。於是四庫之書複全。聖聖相繼。蒐勝之盛。跨越前代。陛下踐阼
復秘書省。倣唐十八學士之制而定其員。廣求遺逸。以補麟臺之闕
甚大惠也。臣以職事幸預校讎。視今所藏。殊未及承平時十之一二。
昔漢祖入關。干戈未解。猶且先遣蕭何收秦圖籍。今陛下天縱將
聖。萬機餘暇。留神簡策。而今日海內承平無事。內宜鋪張文物。以侈
中興之觀。誠非入關比。而典籍猶未大備。殆闕文也。伏望宸衷舉行
興國之制。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參校。凡館中所闕者。務之檢較
院。仍照監司守令。精意搜訪。凡士庶所藏之書。列其目以聞。然後具
秘閣所闕。委所在州縣給紙札抄錄。其有願進者。量給錢帛。而委使
之寫。則羽儀寢實。臣將見秘府典書。粲然集于閣下。誠有以副陛下

奏議卷二百十五　九

右文之意。

蘇穎論經解劄子曰。臣聞聖經賢傳。唐虞三代所論聞聖之書。至若
樂道尊儒。內自九重。化流寰海。金華靈門。舍訪紬繹。羅東觀辟雍
歷奮。俾天下品類回心嚮正。政事教治。三代之盛。漢唐之陸。及吾祖
宗聖功休烈。六籍之效著矣。然惟陛下生而知之。學尊舜堯。恢廓之
隆。橫經嚮治。宵旰留覽。刊說編述。建大學養士之始。崇道辟雍
恩養士。臣等曾際濟興世。經目夏陶淋。于有紳方周行。哉并就列。敢
望辟擇。多士畏而[illegible]育。死論對軒。臨當停古今之教。非列消處播遠古今
以謂不足以[illegible]。[illegible]承平之[illegible]門羽林肆習名教。以觀之盛。
也。曾飛詩之書[illegible]。[illegible]幕狂斐然。說不獲其惡。首昔
尼刪定繫彖。[illegible]刊定詩書易禮樂春秋各得其所。
舉要發端不擇其言。非不能辭也。以為辭之則隱。故略之。使仁智

者自求而得焉。夫秦斯滅學之後。出于屋壁。既非全經。兩漢顓門之
流。白首講貫。授受相傳。然不負仲尼之旨。究觀石渠擬衷重席。論難
紛紜。開益後人多矣。唐文皇時。初詔顏師古考究章程。孔穎達撰定
義疏。遂為天下定論。此兩漢鄭賈以來千載儒術也。夫六經微言妙
用。非可易解而遽曉。始學必由傳疏。近歲兵火。典籍缺逸。日諸州
刊印稍備。今之諸生所以窮經捨正義傳注。則清然矣。此非一代之
所私。一家之偏說。一人之獨智。輯合淘汰。千載吾道之公是非也。但
漢初諸儒各說注師習。詩書春秋古文。初不甚行。公穀方盛。左氏農
錮。故三代遺典。非吳不合。唐人門籍承疑去取。再由宋取大有發明
易數樂律至今不得其傳。臣願陛下特詔名儒居官。既蒐聚唐之義
疏。復收錄近世儒臣以學顯者所著講解。申敕州縣委自守貳。網羅
募錄刊刻抄錄。備之太學。臣竊思今本朝祖宗以來。名世豪傑之士。

經籍類　百廿九

體道循物。經學疏解。愈明知先儒有未悟者。條目甚夥。本朝之學允
矣。非累世神化不能然也。竊者固評品。假以歲年。加校讎會纂而
成編。古人有集傳集解之體。備吾之正義。闕遺凡說。皆通前並存之。
疑者闕之。不妄鑿焉。興起孔氏之[illegible]經。[illegible]右[illegible]實賴陛下為之統紀。
甚盛舉也。其於設科取士。考信為多。凡行道負扶綱名教。使天下後
世豫其則目。使脅不惑。寔文治之宗也。臣不勝大為昧死。謹獻上
言。

論人論取士專優春秋一傳劄子曰。臣恭惟本朝以詩賦經義造士。
崇興虞書。際當之興。於斯得人。但宗朝甚盛。適日海內。諸生窮討聖
籍。洽道藝。而蹟名家肆士。專崇不遺周孔之軌躅。蒙聞望之肯
觀易詩書及三禮先王讀經。而前評讀課。有歌程惟春秋一經前此
廢絕不用。陛下[illegible]古舍[illegible]意經傳。致令學者封故修習。今既舉行。

二百四十二年文字五家浩博以其久遠殘棄其說紛舛學者人所
講授豈有今考終恐無辭有識之士竊嗟歎息此書事乃文王之
文寖敗則周公之法禮義大宗百王通典考周之所以王有邦家者
守經事而欲知其宜變禮而欲知其權是非勸戒係天下表儀繩
進別嫌疑定猶豫至斷妙用悉所布聞博書者便棄[illegible]須精久辨解
實宗易須會也古之君子窮此學白首不輟惟經之体要因天下國
家本務治明定經仲尼脩為附傳非私意也前代稱左氏古學所載
細據二代禮樂上紀積發唐虞禹湯周孔遺軌齊晉伯王事迹千塞
於此何實為又公穀二儒傳經子夏之傳乃孔徒遠古無則非後世
所及西漢賈誼董仲舒與蓋繼此道至武中興左氏時立學文皇
早歲受講經之遊晉代杜預宗無淵源大賢所業夫論春秋之學如
賈及杜皆名世偉人臣願陛下明詔中外有司場屋詩賦策論令題

奏議卷二百七十五

措意或用春秋三傳禮闕取人特優此孔經分數不妨以樂律定去
留求求精意將俟知數通達者置在博學師儒之列如茲才俊飛
聲邁烈求必之其人也俾讀墳典學雖欲季世亦不廢而自勇矣臣
愚為及以究其閫奧極其高堅不勝懇懇披寫之誠所有悉議不敢
進畧
右正言[illegible]論經題乞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
孔孟其[illegible]義理[illegible]時然宋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
其非止口[illegible]安石學鑿謂曰穿鑿之過尚小至
以為大[illegible]其釋經遂為大害上曰差者何謂謂
可言學子[illegible]中庸言誠孟子主性安石皆
學其原仁義[illegible]語德問於禮對是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
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

已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
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孝宗[illegible]上奏曰臣聞歐陽修曰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
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以粗傳於今者豈
一人之力哉後人從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則有之矣若使徒抱
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諸儒中間之說而欲特
立一家之學者未信其果有能也臣愚以為天下之名盡六經訓詁
由漢至隋轉相祖述不勝其繁唐太宗命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刪取
其[illegible]為正義貫通異義詳釋解其中不能無可議至於剖析
度數分別名物有功於經為不少矣近世諸儒者解注者各自名家
然亦多祖先儒之舊學者喜其新奇利其簡要因其宗之遺棄知有
前人之說而最號之學微矣遠矣大之後此書之在天下者往往而

絕皇天未喪斯文陛下紹開景運肇建太學於外置官師親書石經以
幸多士聖道煥然復興中外承風咸知好尚儒雅古今書籍刊印略
備為世永賴蓋盛德之舉也但諸經疏義部帙頗多遠方寒生未易
可得恭聞太宗皇帝命國子司業孔維等校勘周易尚書春
秋毛詩禮記正義謂秋而行成平中真宗皇帝命國子祭酒邢昺等
刊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及別修孝經論語爾雅正義遂國子
直講[illegible]陛下儀端拱咸平故
事[illegible]付國子監印數百部頒其
書於四方[illegible]置之於學未有板者
命[illegible]以一年周[illegible]遍選州卜邑官知朝廷存
而古學[illegible]之辰廣經術之路而仰惑陛下崇儒右文追法
祖宗之意[illegible]

圖讖

東漢光武建武間，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給事中桓譚上奏曰：凡人之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illegible]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臣又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illegible]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illegible]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順帝時，太史令張衡以[illegible]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illegible]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illegible]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illegible]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

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illegible]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illegible]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illegible]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illegible]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illegible]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illegible]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illegible]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元文宗至順元年，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實與之合，是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翰林集賢奎章禮部雜議之。翰林諸臣上議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馬光斥其采偶然之文以為符瑞，乃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

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丕緒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使其所言悉屬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六

國史

東漢獻帝時秘書監侍中荀悅上奏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帝善之

魏明帝景初中帝謂秘書監王肅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肅對曰司馬遷紀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吳烏程侯時韋曜爲侍中領左國史烏程侯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後以曜不承用詔命遂收付獄右國史華覈上疏救之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沒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

學贊文祢塗損益異辭宜得曜學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
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
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
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
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
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
之百世。書上不許。
薛瑩以罪徙廣州。覈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
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
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
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

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
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蹤。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
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
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
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於是召瑩還為
左國史。
東晉元帝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
不必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于魏。至
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
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
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
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帝納焉。

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高祐與丞李彪等上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
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
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
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
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
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
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
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史職。披覽國
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
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
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
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

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
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
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
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
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帝從之。
宣武帝初。峻祚李彪上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出而帝道
和。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雲而鳥高陳。民師龍而職青庠。此乃
人間之繩式。亦是以唐典欽明之冊。虞書箴徽之篇。傳著夏書
之誥。詩錄商家之頌。洋洋乎周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
代。文王開之以兩經。以日中之以六爻。郁乎其文。其章大略也。故觀
雅頌識文武之盛。觀豐表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
基。聽頌而識盛德。至孔兄父之別。魯藉征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

章盡而不朽者矣自餘索志之比其亦有趣焉豈史班之録乃文苑
於春夏事蹟於泉平繁勵而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焉哉書也今大
漢之風義類三代炎劉崇運冠乎東京降及華焉陳于歲有敍焉四
人數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觀事而作者多矣
壽其本末可往來焉也哉皇覩之會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與十紀
太祖以弗遑開基武皇以奉時拓疆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牡大春
品物咸亨自茲以降迎濟其光史官叙錄未克其職加以東觀中起
冊數有闕矣隋日居著因月繕故續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坐于太
和之十二年先帝先后逮惟景業歸歸休烈若不眣史闕昧惟上素
茂功始有錄矣於是召名儒持達之士先謀關之選于時后臣衆知
衆臣片志令臣出納援臣丞職探爲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
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

著作等稿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
恐閻門既異出入生疑猛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
運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闕情弗張其於書功録矣不其闕歟
伏惟孝文皇帝恭天地之實深祖宗之業勞功未就奄焉殂殂凡百
黎萌若喪天地所遇陛下体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
履尊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謐其靜不得不志筆由是章可謂重明
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觀藻績
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燋火不滅也記曰善
求者欲以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又以世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觀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
之[illegible]今王之蹤矣洞鑒事之前代其聽察悔也時哉時哉可
不光照哉台位一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

應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
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
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
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縱辜幽漠者先皇之智也變俗
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觀虞宗於今文皇之
叡也察賓無聞者先皇之光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
者先皇之德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素也
先皇有大功二十以濟蒼生而先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
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
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
故能聲流於無窮名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
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

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
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
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物有定習貴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是史
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
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弟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則代之
官之不持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
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毁亡官
在家晝則推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彪
勤而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
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禄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
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郎[illegible]陽傳亦先于陽先[illegible]
邢[illegible]平宋弁[illegible]錄[illegible]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蔑斯事

永弗終茂續前帝作程實乳同時應舉兵掌此務令從她論官非所可喉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無茂載述致網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非頌無麗安於積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子奚誠其子遷曰當世有典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義范曄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史職缺之深實史缺之志賢愚遠矣書稱孫稱庶官時有職思其憂臣非今之所用然首恭斯任哉不以負芽自疏叛三及於此語曰忘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臣微爲之年竊尋先朝賜臣名號者遂則撰漢史之時成近則準晉史之紀統推否求義極羅不辭荷恩深澤光而後已今永都下已一靜處臨其國籍以終前志官紬事力以究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爲飽食終日已矣近則等月可藏遠也三年汗成正本藏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

西魏文帝時柳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秉筆孫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從聞後世蓋宮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注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並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陳一聞乞以贊言路之寡議事遂施行

唐高祖時秘書丞令狐德棻奏言因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缺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湮沒將無所據誠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正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而後無傳爲帝然之

太宗時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帝謂遂良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又嘗謂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假書之史冊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載之

太宗又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卿可撰錄進來諫議大夫朱子奢奏曰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鄙見[illegible]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遂刪略國史爲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爲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爲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人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代宗時史部侍郎柳芳爲史既成未良史書之[illegible]拾遺史館修撰

初吳兢撰國史爲[illegible]大本紀次高宗下既濟上奏曰則天皇后進以犯有過非德讓[illegible]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

而體元繼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
命未絶假臨大寶於謂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宜則天改周正朔
亦已廢天命革矣公以周厲唐列爲帝紀考于禮律是謂亂名中宗
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繫紀反居其下是之譜倩公是謂不智昔漢
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天革命之事特書惠已廢子非
劉氏不紀呂后而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
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爲二
紀魯以公之出春秋成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
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
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
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
孝和上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
統于帝是有司不能正夫先臣君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
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從
憲宗元和十五年史館修撰李翶上奏曰臣等與修國史得參史館
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
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
夷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闢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逆得易
定五年擒從史得澤潞邢洺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
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　入租稅請除吏十四
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
自元和以來不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記忠臣賢士名跡甚有可
爲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爲誡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
諉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
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
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
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
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姦臣也其使門生故
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
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唯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
地而已蓋亦爲文者又非遊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
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如此
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
足以取信若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僞不然者縱使
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
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册不
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
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爲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
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爲忠烈矣今之爲行
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諍而加之以正直
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爲據若考功視
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幷牒史館太常定謚牒
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
猶山畢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
使史館何所爲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
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任
戰越
文宗時帝方議政適見起居郞鄭朗執筆螭頭下帝謂之曰向所論

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謂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

時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嘗索起居注謩奏曰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誡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

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從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慶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朝謀後見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德裕又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其要官除拜者自合著明此皆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廷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自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

宋太祖開寶七年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乞委宰執抄錄言動送付史館上疏曰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階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疏遠是隔何由得聞從是簪撰之心雖紀愛君之德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曆所貴聖德神功歷千年而不朽嘉謨聖政垂萬世以為光

太宗淳化五年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乞復左右史之職上疏曰臣竊以史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政本於起居注以為實錄然後立編年之體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曆惟紀報狀略敘敕書於聖政處以至獻替事臣之忠邪善惡機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闕經國紀綱遂紊六曹故事起居郎掌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罰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誥德音政事之制臣欲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如此則聖朝綱將古必發於典墳信史成文固度越於周漢矣

真宗時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書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畢士安奏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

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歐陽脩論時政記曰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館職之士當修撰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失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罪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之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定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貶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仁宗時知成德軍宋祁乞宰相監修唐書疏曰臣先奉詔修定唐書是時賈昌朝秉政丁度以參知政事刪定其任度比病免而書局不解今度不幸逝謝臣又遠守邊郡本局止有刪修官王疇以下四員至今編纂惟延紀志俱未有草卷竊恐書無統制諸儒論議不一淹引歲時致煩朝廷請依前例以宰相監修以一王大典委屬于古今功用最大而其相繼出史之責係當國大臣商榷正爲斯文之重且方今史館修述唐人修晉氏一書亦宰相監總彼偏方閏割據猶以執政領之況今唐書恢大光明而不伸矣伏乞特賜詳度施行

宋庠乞刪修唐書及五代史疏曰臣伏見劉昫唐書及范質五代史

至是近代修纂雖粗成卷帙而實多漏畧。凡例無次,首末相違,撰唐自武宗以還,實錄皆闕,詳問等輯綴之,因舊史存體,頗續後事者,不無叢脞。至於序篇贊論,疏略大方。討之前世,殆無可采。其五代帝紀則殆是全寫實錄,列傳則更同銘誌,比於唐史,抑又甚焉。自宋興八十餘年,上距李氏歷載殆百,五姓相代,故老淪亡。語採耳傳,寖以疎闊。君不因時衡之,則二書者非徒取譏於未學,固將遺恨于當年。乃者威武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成變任學士日,亦嘗與撰唐書,以釋史劉攽文移編下,而州縣吝惜不以告知,遂以數年莫克如詔。臣誠以謂總□由帝衣之日□□□,二史未嘗不廢書結歎,但恨宋之篇籍人無歸附之比者,幸蒙陛下衷有之仁,久塵史觀,雖屬之識,每錄是正文字,見秘閣所藏唐宋紀傳詔令及偏記小說之類,名種尚多。五代實錄諸國僭偽之篇往往完具,若得裒類而通閱,猶足以整齊年月,補緝散亡,勒成新書,或補前闕。然念臣才識淺鈍,見聞寡近,必依朋類,參贊否臧。竊覩同館僚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淑,頃修三朝正史,博貫前載,文雅學奧,儒訓古定,實冠宗匠。臣弟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郁,稍勤篇翰,頗及華流,俾之編削,亦必盡力。臣欲望聖慈差李淑及臣弟等三人同將唐書及五代史別加撰著。然乞不為官局,只許於館閣內正行公文,更互假借應係唐書及五代史照對文字,各就本家纂錄,更不煩官司供給,庶得寢罷史院,資賞則足顯好文之明,意寵希古之懿風,亦十數一時之寄。臣又嘗唐張說退選許在家修史,況傳師出為湖南觀察使,亦令在州撰述。彼本朝記注,尚許私藏,況前世成書,豈勞公禁。如臣等或有外補差遣,亦乞如傳師故事。

哲宗元祐□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曰: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為法,不善者可以為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謨,誠為從學之要。然國家承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為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旦二日所能編閱,而聞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要,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頃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傳,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為圖,四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備煩文,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

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舊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先次上進。俟將來講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將此書進讀,仍令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上裨稽古之萬一,補聖性之聰明。

徽宗即位初,右正言陳瓘上奏曰:臣伏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天子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間修神宗實錄,史官遂以此書附付史院,凡日曆、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

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蓋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未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祕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於是德裕鄭亞皆授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猶諱之祕何必盡宣于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石日錄所載嘉謀嘉猷既入告而發於命令則斯謀斯猷皆神考之德也豈可以繼志述事爲名而專歸人臣之美乎伏惟陛下若稽如堯舜繼述如武王豈斥人臣不改之小孝光神考日新之聖緒思使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攘敗而正之義不可緩所有紹聖神宗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

羅文論哲宗實錄不當止差蔡京兼修狀曰臣聞公而不私則朝廷無過舉之事私而不公則天下有不服之心臣伏見近差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兼修哲宗皇帝實錄此朝廷過舉之大而人心不服者也國家自太宗以後每朝實錄提舉修撰皆有正官用度雖多不敢惜費命官雖衆不敢憚煩所以重大典而敬先朝也今修哲宗實錄獨用兼官而已豈非以蔡京欲擅史局而朝廷不欲重違其意乎蔡京得總局而將宗史事不得具官輕一朝大典違祖宗故事皆爲一京則是朝廷之所以厚京者過於哲宗明矣臣前章所謂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者此其一事也陛下篤於天倫曲致其學每對臣下語及泰陵輒變顏慘戚感動左右豈肯以天下而論於先朝之史事乎今物議洶洶皆有公私厚薄之說無不歸過於陛下矣京爲陛下畫不忠之策陛下爲京受不厚之名京無忌憚人不敢言陛下孤立人不敢助卑君尊臣陵壓主道豈有朝廷事勢倒置如此而可以久安乎昔者爲修王安石日錄專置一局今者爲修哲宗實錄則兼官而已王氏尊於神考蔡氏重於哲宗二家術習其鄉分發原其起因不過如此前古已陳之事安可以不鑒戒乎臣自十八日不得上殿求日又復隔下自知必有重譴理當誅竄然而未受竄命猶在言職豈敢以一身之危辱而棄其所當言乎乞詔三省檢會累朝元官修實錄故事每臣所言不誣乞行改正以解陛下厚於泰陵之意

時詔三史三國志晉書并設其選官校正之權又上疏曰人君稽古之學一經一史經則守之而治道之史則考之而應變天下之事莫變無窮故往古可監之迹不可不詳知也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思考歷代治亂事迹以爲監戒也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可以爲監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續脩書成取旨賜名神考繼志述事賜其名曰資治通鑑又爲親製序序稱若雲漢爲章乎天自然之巧變化出焉其略曰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効良將之方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臣嘗一復明斟禮卷數息以謂諸史所載數千年事文字繁多不可勝覽要當寒生業專習一窮年皓首猶氛味臨仰窺聖作區判事類嘉語之間蓋史之要領以畜德數施而日新堯舜之

所謂稽古。何以加此。而乃不居謙抑。俯比漢唐。自謂文景太宗無所
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得聖賢之一體者。亦皆取焉。至于荒墜傾危之
主。亂賊姦宄之臣。可觀可戒。無不悉論。以著聖志。其書既以印行。可
取而讀也。然則仁宗校正之時。則資治通鑑既有此矣。聖聖稽古。同
乎一心。皆以載籍垂示後嗣。昔之人積累艱難。非一日也。繼而張之。
正在今日。
大觀二年。起居郎石公弼上奏曰。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
正衙。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
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及仗在紫宸內
閤。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錄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
邪。皆得書之方冊。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因茲遂道一代之典。文
煥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貞觀。而謀猷設張。
制度文采。縟繡治勳。必可垂法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錄如此。錄
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永徽以
後。高宗不躬為政。臣許李綰擁持政柄。謀邪計。杜塞不聞。其後遂奪
臣。自是起居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
中。宰相姚璹始建議。執政大臣錄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
史官雖在。記錄而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為之。
賢若則推美讓衆。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泄而功隳。言
及臣奔。或慮隙開而怨讐。巧事形迹。互相依倚。不廢筆則自私。
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臣竊惟國家受命以來。累
聖相繼。百度修明。度越前古。獨史臣之職。未復故事。惟時政記。即未
免舊時之累。起居注及史館日曆。意在塞責。其負而見。以編制勅
類聚。以事月日集送。聖主言動。仗下與便坐論議。既不與聞。而筆

臣奏疏。諫官言事。留中。若未嘗宣諭。其羣若往往無傳。神機天算。睿
謨碩畫。內安社稷。外撫四夷。可以輝煥竹帛。儀形今古者。或在當時
未嘗撰述。至於異日。稍稍訪求。則必耳目不接。真偽相冒。是非雜揉。
失實傳之後世。其可信乎。事之出於羣臣者。家人故吏。因緣飾。朋
黨仇怨。得以成私。文字增加。委曲附意。虛美溢惡。不可勝紀。遂使高
文直筆。是非猶淆。賊臣日親。忠臣義士。視欲往之。晻昧不章。因有
自悔不前之心。臣竊以邪正辨而有好惡。好惡形而為是非。施於有
政也。則為刑為賞。形之簡史也。則為褒為貶。以著萬世。既有以旌
別於生前。又有以追錄於已死。如此為善者自勵。述非者解體。二者
皆人主之操柄。教化之樞機。不可不審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
學特業之士。若止以編制勅斷除免。敍年月為奉職。則但通曉文字。
承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子不以洛天下名故。起居
之職。因循曠廢。然後百家傳記之說。雖然並興。偏辭流行。不可勝舉。
卒皆耳剽口傳。轉相紀述。史辭偽廢。亂事實。況夜宮闈之私。傳致
難知之事。采獲奇怪。雖以戒史。施之當時。未免無疑。傳之後世。豈得
不信。昔者禮失求之於野。孔丘學官名於郯子。皆以事久難明。尋可
考為。必為事實。唐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問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論廣。機失於上。則柄往於下。自然之
理也。近世綴文之事。頗為傳記所論。則臣愚以為不獲其本。則其
原未可究。臣愚伏願陛下。許人告。謹承故事。稍還史館之職。使之
得以悉意記錄。言事必書。[illegible]而遣羣臣奏疏諫官言
事。或行或否。若即時宣示史臣。[illegible]書之細簡。使後世知陛
下有納諫之明。知臣[illegible]議。嘉有直臺之論。知陛下無

偏聽之聰。羣臣拜見必叙遷責之由，使後世知陛下無好惡之私。或戒史官因循廢職，著録不時，則必明加譴責。庶幾君臣行事，厯厯明圖纖微必著，後世有所考法焉。臣又以為進制起居供奉仗內而東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奏與修撰學士者皆得親見事實與聞譏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又臣嘗考漢事紀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蓋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蹟是為得廣載書可貴。此兩漢遺史所以為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不得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記之亦未嘗上。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状，行状者門人故吏之所為，非大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於職，如司馬遷、班固皆父子世家，其書悉張說致仕亦必修史，吳兢被貶以藁自隨。方今史臣遷擢不時，前後

相承，文書猥積，修舊不給，何暇議新。以至軍國政要，奏録復時。又兩朝撰事，多此類，難一一陳。至於宰相監修，劉子元以為十羊九牧，書成進本，朱子奢以為開後世史官之禍。如此等事，所宜變更。伏望聖慈垂俯察狂瞽，如前所陳，萬有一分倚合聖意，即乞諮公卿，議定其例。

四年，起居舍人宇文粹中上奏曰：臣聞人君忠利以導民，則民莫其政；信順以事神，則神饗其德。神民不相雜擾，則天下之物有非人力可致而自至者。故禮記言四靈為畜，謂至和洽而物遂其性也。周詩言貽我來牟，謂五穀順成而得所養也。物遂其性，民得所養，皆德錫符之應，莫大於此。若夫鱗毛羽介之變，光彩形色變搖之類，華實之非其時，孽育之非其類，則月令書之以為災異，五行傳記之以為妖咒，儒董仲舒、劉向之徒論之詳矣。臣伏覩近年起居注所書祥瑞之類，煩雜而無所別擇，如檜枝生花，叢裏有瑞

白氣騰空，紅光燭天，柂李冬實，選人影畫見之類，皆前世以為妖異，今一切紀為瑞應，皆恭歎其生于聖時。則伊陟巫咸贊太戊修德以禳之，飛雉升于鼎耳，則祖己訓高宗正厥事以應之。今州郡諛佞成風，或集境內妖怪繪圖奏陳，其意曰此臣治理之故。三省集諸路所奏拜表稱賀，其意曰此皆燮理之功。而數月之間，動以千數。夫物反常為變，天反時為災，所以警懼告戒者也。今不以為憂，又從而慶賀之。禮史官所紀乃天子言動，以事結命，而雜以諛佞無實之事，豈不為典冊之累乎。恭惟陛下肉德律度，昭格于三靈，澤浹遐冒于四海，天地助順，祖宗錫福，何必假此虛誕無驗以為盛美。伏望明詔史官歷禮部所開報祥瑞，以經典而載其大者，若常雨常暘，晉齊稗凡前史以為災異者，直書其事，不必點綴文辭，遷就附合，庶幾與史報既可以仰當天地之心，無虛美溢言，可以垂訓于千百世之後。

徽宗時，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訪聞前右司諫陳瓘嘗論史院修神宗實錄，多用王安石家日錄，乃是事實未聞施行者。臣竊謂神宗皇帝聰明英睿，超絕古今，熙寧元豐間，勵精庶政，更新百度，當時宰輔而執政大臣但奉行而已。如聞安石日錄多稱己長，謂一時制作皆自己出，矯詞飾說，歸非祖宗，上薄神考，厚誣天下，事非一端，其於聖德虧損多矣。瓘嘗指陳數事，朝野相傳皆謂得實，至今不得改正。謹風聞史院先因曾布請用安石日錄，遂唯得刪旨，續修入實錄，必取旨而後用，不知果有手錄耶，若果有之，不委史院專無家自手。陛下貴為天子，持萬乘之權，而神考一朝大典，縱容史官任其私意，奈亂事實，果何究治，何以彰聖孝之至。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施行。

次升又論神宗實錄劄子曰：臣恭惟神宗皇帝在位十有九年，其道德之妙不可得而名，所見於政事者，特緒餘而已，史傳所以豈能形

容其萬一焉。詔國史院官附會執政蔡卞用故事相王安石日錄變
亂事實。熙寧元豐間聖作之語，當悉歸功於安石。朝廷時政記則皆
而不用。前錄官陳瓘嘗具論列，陛下仁孝篤至，躬親省覽，灼見事實，
至今未聞施行。近又覩禮部關御史臺牒云：史院僅十年方修帝
紀五冊，其餘至未嘗撰錄，以史官直筆取信天下，昭垂萬世，是是非
非實繁，褒貶若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後世何觀，而又曾賫史院供給
優厚，遷延歲月，以圖利入，曾不以修撰為意，遷延君父盛美，抑藏而
不揚。一朝大典，久稽而不就，附下罔上，尊臣抑君，不忠不敬，莫大乎
是。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望聖慈明詔史院，改正事實，重罪史官，以
正典刑，宣彰神考之聖烈，以昭陛下之聖孝，以慰中外之公議，不勝
幸甚。

次升又上劄子曰：臣竊以聖人之治無以加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顯名於後世。若神宗皇帝功業輝歸前古，無上其所以流
傳萬世者，國史而已。今史院官先用王安石日錄，以美安石，而掩蔽
神考盛德，陛下躬親省覽，灼見事實，已行刪改，天下莫不仰陛下孝
誠之至也。然而史官之罪未正，朝廷失刑也。今朝廷既見史官蔽塞
盛事，忽略大典，僅及十年，方修帝紀五冊，而史官之罪又置而不問，
天下以謂陛下獨厚於史官，不忍加罪，而縱觀之過，未至加隆。有罪
而廢，伏望睿旨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

次升又上劄子曰：臣伏以臣往待御史日，論奏史院官修神宗皇帝
[illegible]至及十年方修帝紀五冊，其餘至未修撰，已行黜責，求見指揮。
蓋以國家叙史之法，有司承行事件，雖甚纖悉，偶稽違，必行糾治。
可謂大典所繫，國體宗重，豈可置而不問乎。今史官敢爾慢令，輕
侮朝廷，貪冒俸給，處處特有稽留遲，使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前後相
殊十有七年不獲成書。自古已來修撰國史有如此其久也。今若不
正其罪，何以為後來之戒。信書奈何日可成。伏望聖慈斷自清衷，
無牽大臣之私意，以嚴天下之公議。

次升又論鄧詢武狀曰：臣伏聞祕書少監鄧詢武除同修正史，與議
未允。若稱以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命令一出
而不可反也。詢武前日史院貽之，朝廷謂其不可，遂行寢罷，今、甫
此差除，眾議籍籍，以謂命令反覆如此，何以明是非，別賢否，而取信
於天下乎。況詢武父綰昔為御史中丞，專事險佞，求媚大臣，為安石
求賜第，為安石子婿及其婿蔡卞館職，神宗皇帝察見底蘊，親批聖
語，謂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為人，不循分守。今詢武修史，豈能公心
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而不能揜其父之惡乎。兼詢武學問寡庸，
衆所共知，前日蔡卞報綰之私恩，及欲褒飾妻父安石之美，故置詢
武於史院，以備檢討，士人莫不指笑。今令同修正史，益非所宜。伏望
聖慈斷自宸衷，特賜寢罷，以允公議。

次升又上奏曰：臣近彈奏祕書少監鄧詢武不可同修神宗皇帝正
史，未蒙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以史官直筆，取信萬世，祖宗以來
尤為慎重。咸平初修太宗皇帝實錄，錢若水主其事，薦起居舍人李
宗諤等數人充史官。真宗皇帝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以後，曾昉在
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儻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
不許，餘悉可之。且宗諤文學才名顯於一時，議論堅正，信於朝廷，真
宗皇帝以此而不授之史官。而詢武人材凡下，詞筆鄙陋，不可比擬
宗諤之父昉，亦當時名相，非若鄧綰之姦佞。兼綰自為御史知雜以
至御史中丞凡六七年，論事不公，頗附為姦，詢武豈不為父隱乎。何
以取信天下後世。前日既已罷之，今日又有此差除，公議實為未允。

伏望聖慈以國史爲念特賜追寢除命無使小臣得逞其私

肆議大夫龔夬上奏曰臣伏覩制命以秘書監鄧洵武兼編修神宗皇帝實錄者臣恭惟神宗皇帝在位一十九年勵精政事百度脩明當有一朝盛典垂範萬世光耀無窮者也宜得淳學純儒端正之士以任其職謂洵武何合乃與此選臣竊按洵武中懷險詐内行汚穢謟權要書紳不齒求親貴戚已爲清議所不容濫厠史筆浮猷先朝大典臣愚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別選名流以厭天下之望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恭以神宗皇帝史書錄元祐紹聖修史之臣議論各有所挾頗多偏係不惟不足以傳信後世今日史官曾經措辭者所以紹聖之書則元祐修纂之臣法固不容置喙臣竊意其家各有追記所以之文後世挾書必別行議陛下若曰神考乃陛下之父豈有子不爲父作好書必不信史而信別行之書也盛德大業反遺晦昧而不明當是時誰爲分辨今日所當痛思也或者之論欲重爲國實以出私挾之書并二書焚之則別行僞書如是則可史法與矣適以實元祐別行之書爲不妄也史官以二書異辭者有相抵不獨神考德業未易措辭當時預政大臣子弟或在顯位豈無顧避業已在職以編次纂類爲名苟延歲時假此以爲階至於華近遠職身去矣此史所以未有絕筆之期也況神考盛德大業事實見在陛下雖欲加損益日不可得況人臣乎況天下後世乎伏望陛下屬維時古洽聞平心篤論之士凡三數人不以彼時此時之間擢自淵衷付以史任則以一年可見成書故不爲汙染之清明不入形容之氣象讀得史筆下自傳此意而斷不可求光彩伏望特降詔書明勝朝實使臣陛下德意以光示史牒與論相持久不得竟今防之於論東傳之公聽并心爲論也不勝自服意以付史官不以元祐紹聖爲間二書並存所之事實書既卽焚之雖朕與士大夫無預加擅要以近期不以貪多爲究豈惟神考盛德大業增潤於直筆傳美於正論俾朕夙夜不皇康寧之心少安可謂等父祖之休績不爲阿論異見之所揜共揚斯休朕與汝之責塞矣伏冀留意如此所請早賜降詔施行況以淵綴已失時已後矣雖足害不可停也惟陛下勉之

翰林學士王[illegible]辭免修史上奏曰臣今月七日閤門告報奉勅差修神宗[illegible]錄修撰者伏以史氏之職古難其才乃所託之信[illegible]神宗皇帝盛德大業際天接地[illegible]宗皇帝柔遠能邇持盈守成[illegible]一紀之間致治乎百王之上宜得碩儒名義理詩通古今[illegible]於典謨之辭責以論次之效豈容塵淺猥當編秩伏望聖慈矜此微識察其非據追還成命改授名儒庶幾潤色之文不墜典謨之體所有勅命不敢祗受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六

國史

宋高宗時起居舍人張孝祥上奏曰。臣聞神宗皇帝相王安石。用私意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陳壞以死爭之者為尊。其集日錄辯等書。忠臣義士感激增氣。恭惟陛下躬攬艱難。屢發休治。簣意與儉。仁民愛物。聖德之盛。固已卓冠列而故相信任之專。禮遇之隆。又非特如安石受知於神相也。臣竊謂政事與措號令設施。一皆自聖斷。故相贊能特順贊襄而已。但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之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擴陛下之聖明。私羣臣之聲。取日曆之官因取其說者於簡策。又非專載君父傳信萬世之義。臣實恐懼。伏惟陛下既達史臣付以論謨。欲望駿發明詔。舊取去歲以前臣寮修過日曆詳加是正。審訂事實。屏黜私說。發明聖德。庶幾作宋一經。踰六為七。垂之無斁。天下幸甚。

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劉才邵上奏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謹言動。制行示勸戒。以貽後世。莫不有史。動則左史書之。若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若尚書是也。至於禮樂刑政。因革損益。因時不同。則從之人從[而]修之。以備參訂。若禮經所載是也。三者之法相須以成。闕一不可。唐虞三代之盛。典章文物。炳然見於簡牘之間。豈無所自而然哉。至左丘明采諸國之史。則經傳而言動所記合為一書。司馬遷網羅古今以作史記。遂變編年之法。班固而下因相述之。一代典章雖見於志。而以理難詳載。遺落者多。至唐正元間。蘇冕始為會要。考其纂述之意。豈非小補。由此觀之。後之為史者。實錄以存春秋編年之法。正史以備遺闕記事之舊。而會要以遺法禮經之意。豈可偏廢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制作明備。陛下光昭先功。欽若成憲。累朝大典既已全備。惟是會要肇自於建隆。續修於慶曆。凡三百卷。而元豐元年已後。近因遇臣建白。已須明詔命館職之臣裁加編次。然自元祐元年以後。尚未修纂。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館職接舊本并日曆續編類。

史館修撰常同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詆誣。是非顛倒。循致亂危。程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曆。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盡出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舍天之功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首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摭實刊修。又後緣臣僚建請。特命史官重修哲宗實錄。俟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定。庶幾譏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

起居舍人洪遵充經筵編聖語狀曰。臣恭惟陛下齊身大統。紹隆中興。萬幾之暇。銳意稽古。大開延朝來蒞。便坐延見儒臣。紬繹經史。兢兢業業。作以典學為務。而臣不肯率行倫數記注。則施細類之例實為益過。但左右二史。顧以因例旅進旅退。於微言善行缺然無所紀述。夫以職不足以稱聖天子隆恬臨下之意。臣竊聞紹興中蒙旦殿說書賈昌朝以經筵一言一事隨而成書。號曰邇英延義二閣記注。獻于仁宗皇帝。而章得象等被命相繼修纂。聖不承其書具存。臣愚欲乞特降睿旨。應經筵中侍臣引經據畫進對燕會賜齊講讀問答。命戒筆之注。斷自今年八月秋講為始。悉行編錄。以邇英記注為名。仍教講讀官今後奏對之間。面得天語。即時以實具報。無得隱漏。庶幾一代盛典。大書特書。垂億世與時政記日曆起居注相為表裏。金匱石室之藏。有以考信。殆非小補。臣固陋無識。昧死陳

嚴惟陛下財赦
進又乞修起居注劄子曰臣恭惟陛下勵精庶政光啓中興功德巍
巍視古聖王不足進於前是宜史册大書特書爲萬世模範休臣待
罪柱下竊獲纂輯聖謨入直以來不敢少懈但緣向者權臣用事記
注之官多缺不補而起居注自紹興九年以後前後稽廢今未修者
殆十五年諸處備習過本省取會貼子不肯知關報觀竊恐歲月浸
遠難以考究欲惟於敕令門下中書後省貼子取索急速者限一日
供餘二日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使之概應以時不致違慢仍
乞今兩省除見修起居注按月進入外所有紹興九年以來因循未
畢者每一月帶修兩月庶幾天德地業託然與日星並傳臣不勝幸
願
進爲吏部侍郎又乞修續會要劄子曰臣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然則
祖宗之訓垂裕方來俾之憑藉扶持有天下者所不可後恭惟國家
聖聖相承重規疊矩度越古昔延閣所藏金匱石室所載由已恭白
天下至於大號令大政事撮其機要以類相從則國朝會要最爲詳
密于以施之朝廷達之天下與禮設張之事莫不一出於此自元
豐成書之後政和中亦嘗續修而視諸故府但有舍禮百餘卷不能
五分之一頃者顯仁皇后上僊討論典故有未登載者不免會要歸
求雖公卿大夫參合考議而事成一時豈能盡舉今國家間嘗頗及
是時一新纂與屬曹見不必設置司存只令國史院總其事擇館
閣官三數人掌之開局自熙寧以迄于今名之曰國朝續會要節職片
給已有校正會要食錢微有所增亦未爲過成書奏御然後推賞庶
幾聖朝制度更相發揮垂諸萬年實爲大訓臣不勝至願

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乞修日曆疏曰臣昨待罪翰林嘗於經
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
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
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二十餘年並
無日曆乞詔有司纂集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
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
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
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
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稱前議論
之辭曰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
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爲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
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

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
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
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
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嗚呼臣下
言必成文義吠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戮一
不辜而春作宸翰孫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
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賞罰洽於人心止緣奸臣誤朝馴
致然悖今若無書記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而不知二
聖積累之功反致遺非聽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
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二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戰事之

數與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兵戎之服
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施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
一事隳。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條其懿行、安知其可
嘉。以為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而因數遂廢其書、豈孔
子及門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
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聞矣。況今日相接、尚可追求。
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此年風俗之衰、公論不
存、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
亟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淆殽、白黑顛倒、小
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
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實開為。今所領則
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
罰罪之事、斑斑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莫類帥
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群盜屏除、正朝廷寬補闕遺之時也。伏
望睿慈許臣群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
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札纂
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
藻又進書劄子曰、臣嘗聞作史之法、始於編年、故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凡事未嘗不謹歲月時日而書之。蓋人君之治天下、莫大而
見於史者、不過政事施張、人材升黜、施張有本有末、井然有先有後、
不以歲月時日繫之、將安所考乎。於此而有秋毫之差、不惟不足取
信來世、凡所謂邪說私意者、皆得肆行而亂吾是非之實。誣宗豐功
盛德亦將翳而[illegible]國朝置著作局專修日曆、既取輔相時政記

為據、又責諸司供報。凡供報不實者坐之。其歲月時日可謂信而不
差矣。然秪稽者亦時有焉。蓋叢鉅事叢、其理然也。自衆興南渡以來、
史官無一字之傳、當時大臣時政記既不可復得、而諸司所謂案牘
者、盡委於兵火。朝廷每舉一事、率幽冥而莫知其原。往往臨時取決
於胥史之口、謂之省記。况史官欲得其歲月之真哉。臣於紹興二
年待罪湖州、日力具奏陳、以為及今聞見尚新、宜亟加搜訪、失今不
輯、後必悔之。蒙恩即以委臣。臣伏思一代紀典、稍與於此、兵
大以為無可柰何、幾具目前謂之成書、亦可傾今歲月見於殘編斷
簡者、章班可尋。必欲編摩措之列聖實錄之間、而繇偏者非難在
加之意而已。故設為四類以求之。一曰年表、二曰官閥、三曰政迹、四
曰凡例。何謂年表、以祖宗實錄考之、輔相之拜免、臺諫之去留、六曹
寺監長貳之遷移、三京二十八帥之委任、皆事干政體者、書之不可
少差。而徽宗臨御二十六年間、除目以千萬計、日異而月不同、雖歲
為當通、何以見之。何謂官閥、以祖宗實錄考之、朝臣自館職而上、差
除悉書。文臣自卿監、武臣自刺史、宗室自小將軍而上、皆當立傳、而
徽宗臨御二十六年間、當書差除者八千餘人、當立傳者二千餘人。
差除必首尾相續、方無缺遺。立傳必始終相參、方無舛誤。非人爲累
歷、何以見之。何謂政迹、以祖宗實錄考之、內而百度之廢興、外而四
夷之服叛、皆當叙其源流以書。如蔭綸金選格例、河防方田市易春
蠲錢幣之類、皆百度之源流當叙者也。青唐之棄地、積地、全人之請
盟、背盟、西夏之進築、高麗之遣使之類、皆四夷之源流當叙者也。何
謂凡例、以祖宗實錄考之、有一月之例、有一季之例、有一年之例、有
三年之例。缺一不錄、未爲全書。如占星象、奏袭戴、伴臨、高年、旌孝弟、賑
大辟、百一人、賞神祠之加封、率於月尾書之、一月之例也。原廟四時

酌獻。百官春秋大宴。雖有定月。而十日不同。一季之例也。大遼夏國
賀正旦生辰。及押賜夏國禮物官。皆當書其姓名。歲終戶部奏天下
主客戶口增耗。刑部奏天下斷過大辟。宗正奏宗子命名授官。皆當
書其人數。一年之例也。郊祀明堂及發貢舉。前期降詔。郊祀肆赦。殿
試正奏名。特奏名。武舉進士。策問皆當書其全文。大禮差五使。三獻
官。后妃封贈三代。臣僚蕃國加恩宣麻。貢院差知舉及殿試官。諸文
武進士釋褐。皆當書其人數。榜首皆當書其姓名。受恩人□□齋□春謝
飲福。皆當書。曰正進士釋褐三名前註授諸班直。特負皆當書其恩
數。三年之例也。其例之不可以年月見者。猶不與焉。臣自紹興二年
承詔□編次。字字纖悉。年于茲本。欲畢區區之愚。每類各為一書
以備□□採擇。既功力浩瀚。非歲月可成。又恭聞近開史院。修徽宗
皇帝實錄。事體宏大。非臣肆外敢為。今於每類各修成一門。除凡例
一門已具呈。修元符庚辰以後三年詔旨。節文進呈訖。今將刊年表
門具元符建中崇寧年臣僚分通六冊。官閣門具宰相十三人。親政
三十三人。累歷十冊。改這門具青唐□地復地本末。金人請盟背盟
本末十二冊。共二十八冊。投進通前總八百冊。伏乞聖慈特賜省覽
庶知臣所編歲月時日。皆多方訂正。務得其真。未嘗一字無據也。
翰林學士周麟之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聰恩先獻。丕昭孝治。近
以實錄院修進徽宗皇帝實錄。慶大典之崇成。彩史官之勞動。凡預
吹編摩之士。悉遷學級。例蒙寵賞。恩至渥也。繼又以故翰林學士汪
藻嘗修元符以來詔旨等書八百餘卷。於實錄最為有力。特加褒贈
擢卿其子□□□丁此舉。可謂澤合公論。明燭幽隱矣。然臣伏見紹興初
嘗詔□□撰搜訪先朝文字。投進之家。與斟酌高下推恩。今來實錄成
書□□□餘年間。臣僚子孫有以其父祖遺事。先朝所得聖語等

來獻事。繫國體。可以為萬世法者。不可不少加纂錄。伏望聖慈申飭
有司。檢會元降指揮。令實錄院開具人數。考覈事實。擇其顯著者。量
與推恩。以示勸獎。是亦信賞不遺之義也。
麟之又上奏曰。臣仰惟皇帝陛下。以天德地業。再造區宇。見稱朝徹
聖欽曰躋。雖古之所謂盛帝顯王。無以加此。臣頃在東觀。以修纂日
曆為職。因得歷覽陛下臨御以來三十餘年間事業之富。謀斷之偉。
謨訓之大。布在方冊。赫然與日月爭光。臣闚天之智。獲而載上之精
切。嘗考其間所載聖語。大抵詳於前而畧於後。臣嘗求其故。蓋由頃
歲左右史多缺。起居注不修。三省樞密院時政記。於聖語亦或闕略
而不錄。其擇近者陛下總攬權綱。信賞必罰。更化之速。察察一新。若
號明網。發於九重宸衷之間。而風動乎天下。普實之精。厥猷之臣。而
外進對之官。所得多矣。臣區區之愚。妹乞申飭館閣。今凡與奏對
備錄所聞事數。過進。使史官皆得以具載。仍令記時政者。無務其加
詳。以此校之國史。著之日曆。作宋一經。龍舊六為之用。俾信于億萬
世。臣不勝至願。
麟之又論禁傳錄先朝實錄疏曰。臣伏見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之體
修撰歐陽脩言。史之為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
藏之有司。往時史官書成。進入禁中。其藁已焚。龍圖閣別寫一本。下
編修院以備討閱。從之。然則史事在祖宗朝。其嚴如此。豈容輕示人
也。今者徽宗皇帝實錄成。書奏御既上。諮於內閣中外士大夫。欣聞
盛事。咸思以先覩為快。臣竊惟先帝之盛德休烈。良法美意。布在方
冊。固當□□□□示天下後世。然其間所載。多涉國體。與今日政
論有相關者。□□□□聖慈申嚴舊制。令副本之在有司者。必謹其
藏。仍不許諸□司謄錄。及臣僚之家私自傳寫。庶可以嚴宗廟

尊朝廷遵祖宗之成憲

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論左右史四弊疏曰臣誤蒙親擢承乏左史自供職以來檢討記注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請史官書事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惡是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以居注翰先奏御後付史館國史書之因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愧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前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已自今起居注更不進本仁宗皇帝從之厥後使臣執筆乃復進史必擬不筆遂至于今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記注不必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按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二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動必懷姦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儀凡謀議皆不與聞文宗復貞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執事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座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座之前至脩罷職脩注者乃復立於其後今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盡聞何謂之非其地有偶於脩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脩起居注王存奏欲追貞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臣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皇帝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大抵王言綸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退以稱所得聖語關報臨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欲乞陛下復令修注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進擬之日亦許侍立政記非乞如王存所請凡除臣奏對許令侍立亦是以仰神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嘗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立於天子之側於前後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出面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立非地然獨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雖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言動之異臣欲乞於前後殿侍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答諫論奏謩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卿但宜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迺□起居注張燾奏曰近日錄例須牒閤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承旨每次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欲奏乞使面陳詔從之臣自供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閤門以臣不

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閤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數奏乃必欲預牒閤門又欲必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皇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豈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況今東後殿奏對未嘗無班次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令直前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也臣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循名責實斷然行之不勝幸甚

乾道中編脩官林光朝奏曰臣以才識短淺叨居史官執筆之後竊謂古之作史者是皆據事實而書之文獻不足雖孔子無如之何吳兢令狐德棻撰武德以來國史事迹因二家所作參之以後事則為紀傳當是時國牒具在不過特書屢書之及開元而下文字散逸于休烈請備求實錄及起居注并他書若干篇其後所得僅一二篇耳如柳芳所問高力士內廷可書之事今有唐歷四十卷以開元時事較之貞觀其用力何止十倍也臣竊惟四朝國史業部事最首二章創議蓋以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兩朝正史俟將來徽宗皇帝實錄已定卻別行撰述即置國史院續次臣燾又以靖康總宣和之後首尾相關當作一書遂前書為四朝國史此實當代甚盛之典也然筆削之重遂逾十年欲聞成編未見涯際昨來得旨又令重修徽宗皇帝實錄以前者訛舛甚所取信耳目所接為可更定今延閣所藏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實為一書往年修太祖太宗兩朝正史起景德四年迄于大中祥符九年是遂至十年而後成書之其後修真宗正史自天聖五年至八年是又歷四年而後成書是書相望何止二

十年而後合為一書也今神宗哲宗兩朝實錄纖悉具備而紀志列傳尚或斷缺崇寧大觀百度更張獨有汪藻所錄元符以來詔旨而匯牒之詳不在此書此即唐人令狐氏所聚詔冊以備一時之闕耳其他書又多疎略自非徽宗實錄編纂已定之後即紛然載筆者何從措一辭也以臣之愚見四朝大典脩編告成欲乞聖慈許先次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及徽宗實錄令同日進呈徽宗實錄已定之後即通欽宗實錄續之修纂為四朝國史正如景德天聖作兩項撰述而後合為一書則雖以日月計之可也如臣之言髣髴為可采即乞付國史院同共參酌趁分而言不任戰慄之至

淳熙五年吏部侍郎周必大論史事劄子曰臣以非才被命兼脩四朝正史輒同僚協力裒類事實粗見於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觀前朝國史雖是衆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實成一手不至訛舛昔自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捜求散軼考證同異若非參合衆智深慮不相照應抵捂者多臣嘗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脩潤庶幾首尾貫穿體製如一然恐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

孝宗時端明殿學士范成大上奏曰臣聞追孝莫大於顯親顯親莫大於述事恭惟高宗皇帝御歷三紀休功盛德陛下既已著之於聖政之編矣至退處德壽之後天旋日用豈無可紀如漢禁中起居注兼諸王所修內起居注之類向來闕此等一書使二十五年之間堯言舜行不得盡聞於世甚可惜也竊意陛下曩者久奉大安從容北宮慶溢庭闈事無家國必有授受之談訓謨多慈愛之話言以至歲時燕喜曠儀盛事無非載籍之所未聞皆當志其大略以傳萬古今事跡已積日月而新陛下孝思永慕見於羹墻恐有可以記憶者又

叅之以來親東宮之所聞見與夫宮禁老成之所流傳特命親王走
加記錄以付史氏則陛下述事之孝傳無窮而施罔極矣臣嘗考虞
書堯典一篇紀陶唐行事備矣而魯論有堯曰咨舜之訓王子有放
勳勞來之言及莊列所記遊分觀華康衢等事皆在堯典之外則知
虞舜之世述堯遺事必有他書不止於僅存之一典而已伏惟陛下
自留聖心。
成大又論三朝國史劄子曰臣聞自古有國有家雖盛衰不同而未
嘗無一代之史策以小喻之譬如士庶之家大則有家法小則有日
記雖倥傯弗暇給之時決不可一日而闕非若其他翰墨文詞空言
無用之比也恭惟國家五朝正史久已大成而神宗皇帝哲宗皇帝
徽宗皇帝三朝史書始於紹興二十八年開院纂修歷貴將處允年
于此惟帝紀略備之外其餘邈然無涯不惟舊聞失墜兼書可攷者

十三

緣是非褒貶易於侮衣朝廷既不嚴程有司率於因循加以庫未及
纂遂徙而去甚或提綱無官史筆全闕動經旬月無復誰何人徒見
館宇遂簇史胥勍年鬩罰煌煌天朝必備史策而不知文具如此臣
竊論近景德中修太祖太宗兩朝十年而成天聖中修真宗史四年
而成熙寧中修仁宗英宗兩史六年而成今之三史若只用日前規
摹更數十百年亦恐汗青無日何則自熙寧初元至今百年見聞所
逮尚難追記況更一二十年殘編斷簡漸就散逸故家遺俗無可詢
究雖悔向來之因循欲决意成之亦不可復得史讀式孔懿遷諶聽
何以仰稱陛下追孝清廟貴謨祖宗之心臣每念至此震慄汗下伏
望特賜聖意劄建討論史事立之課程勉以期限其熙寧以來
舊事本院與致普翻閱取秘閣四庫所藏及搜訪士大夫家所
存千賤文字例難求訂仍擇儒館優顯之臣數人增兼編撰庶得從

工分力。結局有期庶幾書之後薦之宗社于以上慰三后在天之靈益
身歡喜介福家邦與天無極此臣所謂繫國體重大前者親目其業。
今又再司其職不敢緘默且陛下家事也伏望特留聖慮。
成大又論記注聖語劄子曰臣聞帝君莫盛於堯舜其事遠而其書
存二典所記都俞吁咈之詞可以端拜而議因其詞知其所以聖不
然則雖堯舜之盛無傳焉後世設官以記言行意深矣恭惟陛下天
縱神聖求治甚勤親朝便坐日有謨訓凡紀綱法度之說性命道德
之蘊有漢唐之君不得與於斯者是宜史不絶書以詔萬古臣嘗恩
待罪在下竊攷記注所載十不一二蓋緣進對臣僚猶習故常例以
無所得聖語爲報縱與關史官屢有建明亦曾出榜朝堂而不報者
自若也其報到者又務爲簡略或止片言一字且陵不及所奏因依
抽衷執簡終無摹述臣甚懼焉按令叅觀聞聖語應記注事不報徒

十四

者者違制論又應報聖語而違者修注官具申兩書者書報到錄聖
語者月終類聚以聞雖有此法前後未嘗申嚴又不曾舉行類聚以
聞之令宜其所記注多遺墜竊臣愚欲望聖慈下臣此奏付閤門
內侍省遍有對班坐牌告報并許史官依令舉行將報到無聖語者
月終類聚奏聞萬幾之暇暴賜攷察庶幾大哉王言無隱臣聖謨
洋洋匹休二典天下萬世幸甚。
成大又論侍立劄子曰臣近因奏陳記注不得盡紀聖語伏蒙宣諭
正以史官侍立太遠令臣討論與故臣竊見今來左右史侍立乃在
正殿東南隅鼎欄之上漠然遙遠無所聞識雖書言記動之義雖按唐
制凡御殿則一史侍立於殿上之坐左右執筆以記言動其後宰入
閤天子臨軒即立鴻臚通唱猶耳而陛之盛嚴上載精頭皆得盡聞
王言即時記錄證據甚明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爲政時其制方廢

文宗復之至今以為成式文宗嘗與宰相論當世奢靡時史官執筆立螭頭帝謂曰適所議論卿記録未以此見雖在殿陛螭頭之下尚得有聞而記述況侍殿上耶本朝初復起居院梁周翰等討論典故雖未精詳然亦但云立於崇政殿以記言以至國史職官志謂書所載亦只云便殿侍言而無今來東朶殿之說所謂朶殿本無經見若謂與正殿一體即宜設置供奉官員閣子於幕次憑坐自如則不可全謂之殿也如果與正殿事體不同不應侍立左右若却立於帳此可謂失記注之地矣又按王容季所載稱本朝故事侍立於御坐後歐陽脩請侍立於御坐之前脩罷復立於後此事雖不見會要然世傳之久矣會要獨載脩乞令上殿自涼退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面録聖語仁宗從之臣竊料國朝修注官雖立殿上所謂立於御坐後者南見亦自不審所以脩有留臣僚於殿門面録聖語之請而又有移立

御坐前之說要之唐制為詳而本朝之制為畧其原出於唐置之初梁周翰等討論不精之故當時尚無朶殿之說今則不知閤門如何相承却止令立於朶殿隆興元年左史胡銓等建言立非其地閤門御史臺討論典故欲令起居郎舍人起居就升殿宰執升臺諫奏事權暫東朶殿侍立俟臣僚奏事時依講筵例於御坐前侍立其意以為宰相奏事所得聖訓中書門下自有時政記并臺諫論事亦悉難遠漏洩其他臣僚奏對初何妨嫌而使記注之官不得記述以詔萬世誠為漏典臣竊見行在百司皆得舉職獨左右史職記言動而職實不舉立言既不得聞而臣僚奏對又例以無所得聖語為報則是記言之職有名無實所謂記動者凡行幸出入號令頒施之類只憑諸司關報而國史日曆所亦同被受已上修纂則後省記注殆成長物二史之官號為職清地近班綴從臣而瘝官曠職如此臣所以

夙夜懇惻不忘寧居伏望聖慈參酌前古成憲特賜檢會乾道元年閤門御史臺已討論到典故斷自聖心特削史官侍立之地以為聖代成法

光宗紹熙元年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陸游上奏曰臣伏見真宗皇帝至道二年冬修太宗實錄至明年咸平元年八月而畢首尾九閱月修書者錢若水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五人而已書成又詔重修太祖實錄至明年六月而畢亦首尾九閱月修書者王元之李宗諤趙安仁等五人而已臣竊考之太祖討澤潞平揚州平吳蜀定荊楚下五嶺太宗撫有吳越遂定河東命將用師薊門關冀夏臺皆大事業庶事章議論損益機戎路攻守餽餉功罪紛然之事可謂夥矣至於制禮作樂明刑治曆修廢官舉墜典革五季之弊復漢唐之盛則帝業治可謂勤矣宜其纂成日月形容造化雖累歲不成而奏書

之速不逾一時上足以慰東海之思下足以厭縉紳之望蓋由職要人者畢精竭思之力也蓋當時命令重刑賞必尊君寵國之條處凡史官紬繹之所須者上則中書密院下則百司庶府以至四方萬里郡國之遠重編累牘如水赴壑源源而集然後以耳目所接參驗碑行述之詭辭以衆論所存朝野史小說之謬妄采天下之公言一家之私而史成矣九閱月而奏書臣誠未見其為速也臣乞身累年叨蒙聖恩起之山澤之間使與聞大典既不累以他職又特寬其期竊貴委之意可謂專矣然臣之愚遲不逮陳孝未報遲以仰讀天聽而略具梗概於前欲乞聖明詔大臣使臣供職有所陳請擇其可者出自聖斷速賜施行如臣不能自力曠職守賁聖知則竄殛之刑所不敢辭

四年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論史官劄子曰臣嘗具奏竊見

唐大順二年二月勅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修之逾年竟不能編一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於修撰亦以從臣兼之所往多近上眷遲之人率不容冬去等職改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例均分卷帙已出院多矣則一朝紀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須至取旨立限展篇章恐未免遷急草略取具臨時草草進責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傳信萬世要亦非專掌者稽古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專官故也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修史不領他官而後四朝國史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從望已貴者委以史事見謂冷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須更遷除豈曰專官未為久任今職名中有秘閣修撰右文殿修撰并舊有史館修撰事亞是三館修書官名目自郎察卿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特與二三職名置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精通熟閑修撰又精選為右文殿修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後有舊修撰亦選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察卿監可以躋至從班事體略同有專官之効無冷局之嫌庶幾大典責成有人又在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帶出為寄祿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今以修撰為貼職而以供職史院者為史官蓋書事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量妄論史事惟陛下財言

五年起居舍人彭龜年乞申嚴奏事臣僚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狀曰臣聞古者王前巫而後史史官侍于王所當不遠也唐貞觀初仗下議政史官循得執筆記之于前本朝元豐中重議臣僚前後殿坐對許記注官亦互書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元祐中復令還其讀罷臣僚留身奏事亦許記注官侍立近時此等制度皆已不舉獨有臣僚劄子所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一節爾然前後因循或稱無所得聖語是致我事之書多所遺漏陛下明謹審斷隱而弗彰史官失職莫此為甚臣竊見本朝歐陽脩奉請自今後前後殿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候修注出面錄聖語臣愚欲望聖慈用脩之言特加申敕每遇前後殿臣僚奏事退許當日詣左右史就殿門錄所得聖語其有內引者合移文取會庶幾記注得以備載俾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無愧三代不勝幸甚

執年又奏曰臣竊見起居注每於車駕過宮日分必書某日車駕詣重華宮並福宮起居如不出即書云恭承壽皇聖旨免到宮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書只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書共三十次恐非所以示後自此望車駕每月一再朝北內宣諭云云須如此書對云起居注乃繫日之書每日陛下事動皆合記況是車駕詣宮之禮安得不書宣諭云既是壽皇有旨教不奏只直書對云須是壽皇有旨免到宮陛下却豈可不去今日以兩見免皆無稽日今日以著數見豈無京日今在朝士大夫見車駕不過宮尚不知因由何況天下今日獲覩事左右者尚不知因由何況萬之史冊以昭萬世恐累盛德臣猥居近列唯望陛下盛德日新凡所記注使皆足以垂法萬世乃是臣之志願足矣若萬一書之史冊或致貽後之譏議臣實不忍也

寧宗嘉定二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請蓋將勒成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館上牌會要所須封諭敢據所職妄有陳述臣恭惟陛下賢

聖仁孝自昔著聞中貴之秋肩負大任蓋出於光皇付託之誠意聖
擁治之力而大臣寔奉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
張其實以昭萬世而臣伏覩玉牒會要所書大概承迎侂胄之意而
誇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昔紹聖中姦臣用事破壞一以奪嫡
之謗加於祐陵又定策之名顛倒是非紛亂宗社今陛下躬膺祖宗神
器之重而簡冊所記頌侂胄功一續贊之不惟傳之萬世何以為法哉凡
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儻不亟加辯正異時或將藉口以肆其私
紹聖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而未
紹熙五年以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日暦時政記之類亦
罔悉行改正陛下既命之矣歷時寖久必已成書臣願特降明詔下
國史實錄院具所修事節上之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玉牒會要所
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聖朝撥亂之美下以杜姦黨窺覦之萌天下

幸甚臣又聞熙寧中王珪建言國朝會要自建隆至熙寧十年不用
此書然上修至慶曆三年又當時止欲成書及欲廣其部帙故其間
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史文遂不足行遠乞自慶曆四年以後續修
其舊書因而略加增損以成一代之典制可其奏迄書成自建隆迄
元豐僅三百卷紀載最為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覩皇帝會要自紹熙
末至嘉泰初才八年有而為卷已百五十往欲廣其部帙之過而珪
所修臣僚論奏止操其要今或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於文移一遺
語涉俚近者亦或未遑刪潤臣恐難於傳遠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
年以來凡八載矣朝廷行事可紀甚衆必俟有司進修然後併為編
摩啟并欲速寧無為簡易若從容纂次之為得臣願特降睿旨命從
輩大臣申飭其屬其未進者益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神祖可
珪之奏庶幾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陳若獲賞切且皆職守

所在故敢不避煩瀆冒昧以聞
十五年司封郎中魏了翁論實錄缺文疏曰臣竊嘗叨負東觀竊嘗
伏讀金匱王掞之疏言神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
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
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為五百卷稱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為卷
亦如之蓋其廣記備言無所欺遺而臣嘗因官守所當隨事檢閱則
有不盡然往往月而纔為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勤是千餘言
至事關大體頗反略畧且如開禧元年為使者丁起受國
書所以論辭隱陪臣著之檢偶記而為相使為
林召大為紹慢與此相似時則內放伏羅朝臣與
在列調官其事所其速遠者須閣中一如乾道故事臣
謂寧執必有據此以關者矣乃開禧寧執言以謝鄰館為

之不知鄰然衆政而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孝道國史實錄
會要聖朝日暦諸書編加披閱則於此事或全無所載或略及一二
而實錄則仍舊書此書去扶駁賜恭酒不知是日恭酒未嘗設也又
書知閤事王抃上疏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似專美於抃而抃謂上
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故伏艦鏡事此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是歲蘇
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師旦抵罪謫臣以章制罷去或謂
內制未有封駁故實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己卯張說除僉樞張栻
繳還批詔臣已以宣徽命詞臣即檢閱實錄諸書則己卯事無所載
等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己卯申命則周必大以直學士院
止於是月戊子書節度使為嘉慶制不書事始已嘗修正至八年乙
卯事則又惑其失主宅則曰虛此最是光朝美事而前後皆不書此
又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年秋八月倪思與李壁爭論明

豈蔽文配天事。朝論莫知所決。臣因記淳熙三年三月丙午，頒秘書監李燾奏乞專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神宗皇帝聖語及錢公輔、司馬光、李受諸儒之說，詔下羣臣議，雖不果行，然實錄不當全廢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雄為相，竟白行之，實錄亦略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載，而劉樂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臣因是三事，每嘆孝宗皇帝明謨偉斷，卓越前代，若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聞，纔逢脫略。夫春秩猶若此，而紀載疏略乃爾，若不及今紀乾淳未遠，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儒故家遺裔尚可訪問，更與校讎會粹，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方來。臣伏覩實錄院見承詔旨，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增入列傳，且選從容官，併下本院令史官將兩朝實錄重加點校，儻有闕失如上所陳者，即與諸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史文不經去處，悉與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陛下寅念祖烈之意。

理宗淳祐十二年，秘書少監兼修注官高斯得進修史故事曰：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李燾奏：臣蒙恩兼領史館事，有當奏取聖裁者，謹列于後：

一、從來修書各立年限，今四朝正史開院已二十四年，其大展限矣。而帝紀及志表已奏篇，未了者止諸臣列傳耳。列傳所有底本，稍加之意，似不難了。乞自今更與展限明年春季，庶幾史官各得協心，不致有淹日月。

一、修後諸臣列傳已經四人，以陵森陵二次，俱陵兩次增康。

一、大抵舊本有誤處，及有合添處，亦須另出，若須刪去合添處，仍具述所據何書，考按是否，乃聽修換，仍錄出本考異，不然只從舊史，勿增改。所有諸臣合立傳而事迹無可尋訪者，且附合附處，不必強立，庶幾後來尋訪得見，則不妨別立。大抵只要信而有證。

一、臣聞諸稗佐輯技不兩工，故史官必久於其任，少無他職，乃可責成。若兼職太多，用志必分，雖高才任職，多至謬辦，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詳於此則畧於彼。今史官猶有闕員，自今若除充選，兼職少者委任之，庶幾專力速成大典。

從之。

臣嘗伏讀國史，竊見祖宗修書故事，帝紀志傳必一書成，乃修一書，未有併立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為之，則不能紀載詳實，傳信後世。逮以神哲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既而稍修志，又所選謝，乃命修列傳。淳熙初重有此三項奏請，列傳未成，而燾所謂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至洪邁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次第而修者凡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備。孝宗皇帝豈不欲其速且成，而書成有漸如此。以其良史之才，無出其右，亦不敢自試，且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後先相繼，其遲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鉅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十月登進，臣竊疑焉。竊有管見，不敢默已。且詔修四朝志傳，為日久矣，趙以夫總其事，不知竊加纂輯，乃欲先合九朝正史為一，而後以四朝續之。用力既費，遂將汗漫。近以夫之去，四朝志傳竟無一字。及牒標當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辭，光揖又繼之，亦復控避。及乃就職，更三史官，虛度歲月。既又兩載，實為可惜。九月以來，乃方命僚屬，然規模不立，人情渙散，既不照舊例，奏請先立年限，又不考故事，分志傳為兩次，以百餘年閒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謂速成於數月之內。抑何其怪易乎？夫神哲徽欽諸臣列傳至李燾之時已經四修，三修而修一修，可謂易於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篇。今高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人數特多，甫定，殊略無倫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只具其履歷所傳誌狀，今未經史官考核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

四修三修兩修二修前乃敢趣辦於四五月之間豈知其苟且疏畧
務趨期限希恩賞而不以傳信爲貴矣雖然列傳猶有據本者也乃若
諸志則從前未有底藁次今始創爲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
屬猶可編類綴緝惟兵刑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關繫功
力居多非可以虛爲之者豈數月之所能辦乎兼史院官例多兼職
往往一時繁劇之任叢于厥身有如專所謂精力有限擇此略彼者
而望其專力編撰速成大典難矣臣非敢爲是論欲遷延以避咎
讀至考諸故實昭然不誣乃敢披瀝以爲陛下告欲望聖慈寬論從
寬其期限以編摩未定之初檢照考究皇帝修書大意改命史院官專
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候奏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幾[illegible]以勞既
合舊典又使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集不致苟且疏畧得以實攬進
金世宗時移剌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

上以問宰相石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
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剪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
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
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
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機事則擇謹密者任之朝奏屏
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
元世祖至元中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上奏曰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
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
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
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
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
今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乎

成宗時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桷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
狀曰臣猥以非才備員史館越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竊
度歲月實爲因循伏覩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
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在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晉書梁陳隋周五
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以[illegible]唐
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儆求唐世遺書館
府以成遺事是時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於斯見之而方今遺金
[illegible]所翻閱中[illegible]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信史編次
[illegible]以[illegible]傳正獻公實書嘉定間以[illegible]秘書監事修
宋史其有成書者祖太師[illegible]公銘爲秘書著作郎遂秘書庫同
修史事書叔祖少傅正獻公爲史館編修書籍以尚書修撰實錄請
時弱息獲際聖朝以繼先躅宋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

代所宜改正書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劉餗
劉贊咸以家世習聞撰成史通史例雖不自撰廣用條析無本院案
朝名臣史集文雜書紀載志傳遺缺亦當省其書目以備采擇者
順帝時蘇天爵論修功臣列傳疏曰古者史官所以論著君臣善惡
得失以爲監戒者也欽惟聖朝龍興朔方滅金平宋遂一華夏而開
閫創業之臣謀猷材能之士前不載之簡策何以垂示方來夫祖宗
大典既嚴金匱石室之藏而功臣列傳猶無片簡隻字之紀誠爲闕
典然自大德以來史臣屢請采輯有司視爲泛常迄今未盡遺官當
職皆宜備員史官謹具四事以備采擇
一史有二體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始於太史公考一時之得失則
編年爲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爲備要之二者皆不可闕近
代所爲實錄大抵類乎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下擴爲傳以書

之所以備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間初撰祖宗實錄，于時諸
臣多在。及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錄，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
事迹錄送史館，蓋欲紀述一代之事，當修諸臣列傳，就以進史。
日期太迫，諸臣事實不完，遲延至今，竟不果作。而修經世大典，
臣事之見于簡册者十居二三，况今翰林職專纂脩，名臣復曠日
引年，不復紀載，將見豐功盛烈泯沒無聞，爲史官者無所逃其
責矣。此列傳之所當修也。
一、昔司馬遷爲太史令，網羅天下放佚舊聞，述文古事，靡不畢集，
於是據左氏、國語、系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究天人之際，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宣布于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
惡，故謂之實錄。爲夫史固欲其核實，事尤貴於網羅。今史館移
書不遍行之有司，俾之采錄，或功臣子孫衰替而無人供報，或

有司俾頹而不盡施行之，亦不能具考此也。今史官先當取
具國初以來至於某年中間功臣當立傳者若干人，各具姓名，
或即其子孫宗族，或即其親舊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取
索其人，自當具報，不許有司因而煩擾。又諸公遺文，有已
刊行，開具模印來刊；秘者，令有司即其家抄錄校讐無誤，申達
史館，嚴立程限，違者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所書有日
矣。
一、官品固有高低，人材則無貴賤。且作史者本欲紀其賢能，以爲
後世之法，初豈別其貴賤而輒以爲等差哉？殆因既有姓名入
見于當時，實德雖微，善行永傳于後世。近自金源以來，始以官
至三品者，行實登于史冊，使忠烈隱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
得書之，何以勸善而懲惡之深也？以至如此，今二品以上，雖有官

封，別無事迹，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賢，政績可紀，或隱
逸之士，著書立言可傳，或人子事親，若王祥之孝感，或義士赴難，
若霍雲之殺身，並宜登載于編，以爲將來之勸。
一、史之爲書，善惡並載，善者所以爲勸，惡者所以爲戒也。故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史臣亦云□□□□訟于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今修史條例，止見采取嘉言善行，有亂臣賊子之事，將不
復書于書，然彼姦臣者，尚不示其善與否也。今徒而泯沒之，是
使姦臣罪行得以千一時，無所畏戒于後世，彼又何憚而不爲
惡者？且如阿合馬、桑哥、帖失、倒剌沙之流，皆當明著其罪，因之
罪惡。遂之諸遺蹤，嫉邪之徒有所警戒，歟諸家下具事迹多出
於孝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實，又當參以刑曹之
過犯，吏部之行止。如此，則善惡備書，而無虛美隱惡之譏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七

律曆

東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曰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上言曰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考往較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去孝章改四分災異卒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犯以錯五者以備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

累仍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泛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眾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表其休近讖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興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興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上納其言遂寢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曰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粗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雒書甄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浸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保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以太白復樞甲子為癸亥引天從算耦之目前更以庚申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望足以知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

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起，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一歲二部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杪智，以成毫氂，毫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麤，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為曆，驗章和元年以來日變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眾疑，秘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

君更三聖，審曆數，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本庚申元經緯明文，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群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以為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無常是。是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

百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為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眾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二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雒圖讖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為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協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以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

靈帝時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求狀復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罪惡無狀投弃有征戍而絕勢路無由宜聞群臣下及嚴究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阻官用事議不行。

魏明帝時尚書郎楊偉上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曆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攗而不綿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不協曰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慝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天才通人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黃鍾之月為律首其曆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曆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稽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以大呂之月

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曆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曰顓頊，曆曰軒轅，則曆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曆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曆。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曆。臣之所建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魏武帝時，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尚書郎摯虞駮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短長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宋文帝頗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曰：「臣授性頑惰，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耽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疏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令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曆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曆數，皆未能並己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以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效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疏密，若聽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詔曰：「何承天所陳，殊有理

撿河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太子率更令領國子
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
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勅使考
月蝕土圭測影檢署由來用偏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
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
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二度以月
蝕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
日日在女二度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
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
食既在井二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衝考之其日日應
在斗二十一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
始生而已蝕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
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
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
之十一格在卯一度半景初其日日在房二以衝考之則其日日在氐
十三度半凡在五蝕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並
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閒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
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
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
前後並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
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
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

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十
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為冬
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
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
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
比舊法殊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
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
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
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
史所上有司奏治曆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
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覈晷度以播維新
承天曆術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曆詔可。
孝武帝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上表曰古曆疏舛頗不精
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
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
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
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
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
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
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卻合周漢則
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
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
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
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

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曆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亦置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實精古法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

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核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為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辯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議以為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晷變豈能刊古革今轉正圭宿案祖沖之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辨問案沖之新推曆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

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沖之以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為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

或虛盈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二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為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為北中捨形責影未足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為黃鍾之宮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為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和丙辰

朔無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為合以求天也。沖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為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和所以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為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因法興所要辯析之曰：臣少銳愚尚，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沈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員舊誤，

張衡述而弗改，漢時解鉗，劉洪悟其數，此則算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曆家之甚失也。及鄭玄、闞澤、王蕃、劉徽，並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眾謬，理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以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曆，二至先天，閏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刪滯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譏詆，不其惜乎。尋法興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楗。謹陳其目。其一日度歲差，前法所略，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徵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晷改舊章，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次改方移，臣無此法，求術意誤，橫生嫌貶。其四，曆上元年甲子，術體明整，則苟合可疑。其五，臣其曆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乘，復云非凡所

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誤謂兩率日數宜同。凡此衆條，或謬目譏，或空加抑絕，未聞折正之談，厭心之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罄管穴。法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沖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緯實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曆舛雜，杜預疑其非直。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曆可疑之據一也。夏曆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曆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顓頊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曆，非周則魯，以周曆考之，檢其朔日，失二十五，

魯曆校之，又失十三。二曆並乖，則必有一偽，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卻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可疑之據六也。尋律曆志，前漢冬至日在斗牽牛之際，度在建星，其勢相鄰，自非帝者有造，則儀漏或闕，豈能窮密盡微，纖毫不失，建星之說，未足證矣。法興議曰：戰國橫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一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終無毫忒。沖之曰：古術訛雜，其詳闕聞，乙卯之曆，秦代所用，必有效於當時，故其言可徵也。漢武改創，檢課詳備，正儀審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乖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為虛妄。辨彼駭此，既非通談，運今背古，所誣誠多，偏據一說，未若兼今之為長也。景

初之法定錯五緯今則在衛口至衆星移日蓋器踏朔望無事於候
是以器漏昏明並即元和二分異晷而不知等日度微差宜其謬矣
法興議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
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沖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
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大略沖之以爲書以四星昏中審分
至者據人君南面而言也[illegible]其詳易準流見之勢中天爲
極先儒注述[illegible]以爲中說四星皆在衛陽之位自在
巳地進失向[illegible]經文所執違訊說情此則甚矣
捨午稱巳[illegible]星[illegible]中宿餘宿豈復不巳以正時若訶舉
中語爲七列[illegible]言見所星雖見當去伏矣參妻已見
復不得言伏見伏皆不得以爲衛則名將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
實謹檢經旨直以星昴不自衛陽衛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而立

苟理無所依則可愚辭成說曾泉桑野皆爲明證分至之辯竟在何
日循復再三竊謬數息法興議以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
年九月率移一度沖之曰元和日度法興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
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illegible]十二[illegible]無顯證而虛貶臣曆乖差
半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數每
乖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
疏密按太史注記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蝕盡在鬼四
度以衛計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五
日子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衛計之日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
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衛
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興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
日乙夜月蝕盡在胃宿之末以衛計之日當在氐十二依法興議曰

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同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蹉十
度違衛移宿顯然易形[illegible]數[illegible]當[illegible]遂以爲典事驗昭晳
豈得信古而疑今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
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illegible]流火流象長一尺五寸楚
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illegible]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
稱流火蓋暑衰西移之中[illegible]爲言非始動之辭也
就如始說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一則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鄰
建申之限此專自攻料非謬矣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復在衛
陽之地矣又謂臣所立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按詩傳箋皆語定之
方中者室辟晝中形四方也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曆推
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遲
晝之意蓋謂以周世爲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雪之節自信之

談非有明文可據也法興議曰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
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之
正古今必殊典誥之言時不通軌堯之時[illegible]
則之鶉尾也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
此沖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羣像殊體而陰陽區別故
羽介咸陳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
名號也何以明之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玄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
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在玄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
失中正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稟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
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茲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
方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樂失其[illegible]至於中星見伏記籍
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

之政也。亦猶夏禮未通商典，濩容豈襲韶節，誠天人之道同差，則藝之興因代而推移。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詭，偽辭間設乎。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譏。抑未詳究。至如壁非玄武，軫非朱鳥，[illegible]實效咸然。元嘉曆法，壽星之初，亦在翼限。[illegible]人數差移，百有餘載，議者誠能馳辭騁辯，令南極非冬至，[illegible]不在衡，則此談乃可守耳。若使日遷次留，則無事屢嫌，乃至曆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典，近徵漢籍，讖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文存禁閣，斯又稽天之說也。堯典四星，並在衛陽，今之日度，遠準元和，誣背之誚，實此之謂。法興議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閏缺，古人制章，立為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盈虛，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說，四分曆法，雖分章設蔀，創自元和，而晷儀衆數，定於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曆景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調，略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晷影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曆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嘉平三年時曆丁丑冬至，加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曆紀，躬辨分寸，銅表堅剛，暴潤不動，光晷明潔，纖毫憭然。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強，折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一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為法，前二日減，以百刻乘之為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曆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曆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永為定式。尋古曆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於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謬論誠立，則法興復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革創，違舛失衷者，未聞顯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曆術，減閏餘二，直以襲舊分麤，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為乖理。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為違謬。節氣蚤晚，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謂臣曆為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月之甚惑也。誠未覩天驗，豈測曆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興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刊舊革今，復謂晷數盈虛，不可為準，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推步不得准，天功絕於心目，未詳曆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恆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為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實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虛貶，竊非所懼。法興議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為北中，捨形責影，未足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

今冬至在虛則黃道猶在東北當爲黃鍾之宮豈辟應爲玄枵之次
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西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鋒而律
呂仍往則七政不以機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
六屬安託冲之曰此條所謂[illegible]已詳於改方移虛非中星繁辭廣
證自搆紛紜皆議者所謬非臣法之違謬也七政致[illegible]之謂天[illegible]
鄭王唱[illegible]明也[illegible]非實義淺異議曰夫置元設紀各
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illegible]於當時冲之[illegible]氏[illegible]其會
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illegible]四時不[illegible]二辰[illegible]光元
嘉[illegible]景豈[illegible]天者[illegible]之苟存甲子[illegible]以承天
也冲之曰[illegible]存[illegible]不容[illegible]當時
不能[illegible]文[illegible]理[illegible]何依
古術[illegible]事存[illegible]名[illegible]非[illegible]之謂也若以[illegible]一時理

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者今以[illegible]明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識緯合[illegible]
漢史[illegible]書月蝕正朔詳考[illegible]可[illegible]以臣[illegible]協同[illegible]
虛宿[illegible]而[illegible]則[illegible]
差三日[illegible]七辰[illegible]閏可以下[illegible]於今[illegible]以爲非
正今值甲子深者復疑其苟合[illegible]名之[illegible]若[illegible]何
求[illegible]紀之作[illegible]於息矣爲[illegible]有不合[illegible]閏[illegible]理[illegible]法
興曰夫交會之元則蝕旣可求遲疾之學非凡夫所[illegible]簡[illegible]
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臣[illegible]五緯所[illegible]有時盈
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事以會今則往之[illegible]求斷可
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illegible]
不虛推以爲煩也冲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illegible]此治[illegible]
之大過也冲之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檢有數可推劉賈能

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illegible]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歲星[illegible]見超
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恒過分行天七匝輒超一位
代以求之曆凡十法並合一時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
盈次之行自其定準非爲衍度盈縮頻過其衝也若審由盈縮豈得
常[illegible]無準夫[illegible]以[illegible]析度考往驗來准以實見據以經
以[illegible]七[illegible]爲[illegible]權合以一句之[illegible]證一字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此[illegible]情之所未厭也案自近始衆法可同
但[illegible]初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協[illegible]數無同蓋爲遒前設後
以[illegible]者[illegible]尚[illegible]今實以文[illegible]言[illegible]可[illegible]也稽元
[illegible]歲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議者以爲[illegible]之大[illegible]
則元嘉[illegible]甲子[illegible]又[illegible]小
者也[illegible]虛[illegible]曆始歲逼名初日避[illegible]首[illegible]朔分月[illegible]

七[illegible]不得有盡乃爲允衷之製者設法情實寓意之[illegible]安改易遼
天[illegible]理之謙若也法興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illegible]有一道[illegible]爲九
[illegible]交右[illegible]相[illegible]其一終之理日數[illegible]同冲之[illegible]與會周相
[illegible]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帀此則當縮反盈
[illegible]損更[illegible]冲之曰此議雖[illegible]可[illegible]以日八行譬月
大[illegible]此爲月行之軌當循一[illegible]而於[illegible]動也[illegible]則交會之
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無應等[illegible]得[illegible]此無常若
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說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爲交與疾對
爲會交即疾[illegible]會交即疾即交在平[illegible]入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
値交蝕既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
之衝當爲遲疾之始豈得入曆或深或淺倍半相違新故所同復摽
此句[illegible]以何明臣覽曆書古今[illegible]備至如此說亦未前聞[illegible]

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
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詳矣而法興云日數同竊謂議者
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驗轉既云五星盈縮失度應不備記其數或自
嫌所執故泥其說先又以全為率當互因其分法興所列二數皆
誤或以八十為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謬實據其源
豈但臣曆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曆宜棄則承天術益
不可用法興所見既審則應革曆至非景極望非日衝凡諸新說必
有妙辯乎時法興為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
後魏太武帝時崔浩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
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
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釋周公孔
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

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
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
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
以奏呈唯恐世人忌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
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
後周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上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
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
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
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
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
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
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徙
少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
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為尺即是會古
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
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粟
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
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
且平齊之始已用此尺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
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
小以黍實管殊不容縱得律聲必致高下八音克諧無以成就
同律度量據古通行並皆較前經詳通此周用鐵尺於理為便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九

律曆

唐太宗貞觀初李淳風上言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稱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

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曆分日起於子半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二刻司曆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之法較春秋已來晷度薄蝕事皆符合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及尚書八座參議請

從淳風又以平朔推之則二曆皆以朔日冬至於事彌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傳或失之前謂晦日也雖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為朔可也從之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

玄宗開元九年僧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昔人所思皆未能得今令瓚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銅鐵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不足以稽天象授人時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法頗難術遂寢廢臣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可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於是玄宗嘉之自為之銘。

初李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沖之短長頗異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為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為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乎

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略同使者大相

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乃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又鐵勒回紇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胐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沒之所

僧一行作新曆較前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為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玄宗顧訪者則稱制旨明年說表上之其說皆足以為將來折衷略其大要著于篇者十有二其一曆本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

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筭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矣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爲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夫數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蓍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一策之合而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間由闢闔之交而在章微之際者人神之極也

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二千以五材乘八象爲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刻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四是謂辰法而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于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凡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于八人在天地中以閲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以終合通天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爲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揲而十分復初之朔也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揲一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而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象既合而遯行之變在乎其間矣所謂遯行者以爻率乘朔餘爲十四萬九千七百以四十九用二十四象虛之復以爻率約之爲四百九十八微分七十五太半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象有四十九蓍凡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遯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二極乘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變因而并之得千六百一十三爲朔餘四揲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遯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爲氣餘歲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氣朔會是謂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二百二十而無小餘合于夜半是謂蔀率歲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而大餘與歲建俱終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一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朓朒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算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

乾實餘分曰虛、氣策曰二元，一元之策則天一行也。月策曰象，一象之策則朔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斂，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卦曰貞悔，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朒，夕見曰朓。今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為定朔。舒亟之度，乃數使然，躔離相錯，偕以損益，故同謂之朓朒。月行曰離，遲疾曰轉度，母曰轉法，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月逶迤伸屈，行不中道，進退遲疾，不率其常，過中則為速，不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總名曰軌漏。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月之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其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為進退。其二、中氣議曰：曆氣始于冬至，稽其實，蓋取諸晷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曆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曆則壬子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曆之罪。周曆得己丑二分，殷曆得庚寅一分。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曆也，緯所據者殷曆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戊寅曆月氣專合于緯，麟德曆專合于傳，偏取之，故兩失之。又命曆序以為孔子脩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及開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

於後代，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曆者託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壽王說黃帝調曆以非太初，有司劾官有黃帝調曆不與壽王同，壽王所治乃殷曆也。漢自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光初，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順帝時五官郎中馮光、陳晃等皆請用之，卒不施行。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魯曆南至又先周曆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又推日蝕密於殷曆。其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曆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皇極、戊寅、麟德曆皆得甲申。以玄始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三為率推而上之，則失春秋辛亥，是減分太多也。以皇極曆氣分一千四百四十五為率推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丑夏至。若用麟德曆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減分太少也。故新曆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率，而舊曆所失者皆中矣。漢會稽東部尉劉洪以四分疏闊，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減餘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翊、楊偉、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乖，較傳之南至則否。玄始曆以為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為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為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直應鍾章首，與景初曆閏餘皆盡。雖減閏餘，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于春秋。其斗分幾得中矣。後代曆家皆因循以始而損益，或過差。大抵古曆未減斗分，其率

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于元嘉曆未減閏餘其率自二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至麟德曆皆減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較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曆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爾祖沖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為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餘多劉孝孫張胄玄因之小餘益強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長為庚寅夫治曆者纖合眾同以稽其所異苟獨異焉則失行可知今曲其一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失行也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景長而麟德開元曆皆得癸巳開皇七年以癸未景長而麟德開元曆皆得壬午先後相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凡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矣麟德已前實錄所記乃

依時曆書之非候景而得也比年候景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夏至凡三十一事戊寅曆得十六麟德曆得二十三開元曆得二十四其三合朔議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與周曆合其所記多周齊晉事蓋周王所頒齊晉用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

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與殷曆魯曆合此非合蝕故仲尼因循時史而所記多宋魯事與齊晉不同可知矣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原伯絞與周曆魯曆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殷曆魯曆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曆皆先一日衛人所赴也此則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其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曆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曆之大端而預所未曉故也新曆本春秋日蝕古之文合加時及

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偕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躔離或失其正若躔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使千有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自然各當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為朓朒變行或以為曆術疏闊遂常朔朔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曆所以屢遷也漢編訢李梵等又以晦猶月見欲令蔀首先大賈逵曰春秋書朔晦者朔必有朔晦必有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朔不可必也訢梵等欲諧弦望十六日月朓[illegible]晦當減而已又

晦與合朔同時不得異日考遼等曆已盡知之矣然朔之交始終相
承則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均故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
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象日之昏猶一日之昏也是以
月或皆見若陰陽遲速就漏加時不問舉其中數率其日十三度以
上而月見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盡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
爲是一以爲非又常朔進退則定朔之晦二也或一而變或以爲常
是未適於四三交會之論也綜近代諸曆以百約之分餘積其所差
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者春秋纔差一刻而百數之間不足成
朓朒之異苑行未幾從後晦朔由未知辨餘經朔相求理李業興甄
鸞等欲求天驗躔加減月分遷革不已朓朒相戾又未知晦明之限
與定數故也楊偉擬乾象無是疑陰陽曆雖知加時後天猶不在朔
而未能有以更之也何承天欲以盈縮定朔望小餘然終之以爲推
交會時刻雖審而月頻三大二小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皆
延宗又以爲紀首合朔大小餘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盈當退
一日便應以殷家之晦爲新曆之首恐法之制如爲不可故天正應
劉曰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則忌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
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
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爲是[illegible]爲有
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爲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以爲昏
晦當滅爲新曆之論後風同偶皇極皇極略於歲微以朔餘乘三千
四十乃一萬除之既全數僅得十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
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強足爲四分餘奪劉洪
以古曆斗分太強久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
煩矣韓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久當先天乃考朔分而後覆求度法故
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而覆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率而星數
不得同元矣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甲一首衆術同元而
氣朔餘分其細甚矣麟德曆有總法開元曆有通法故積成如月分
之數而後附餘附盡考漢元光已來史官注記日蝕有加時者凡二
十七事麟德曆得五開元曆得二十二其四被減例曰古者以中
氣所盈之日爲沒沒分偕盡者爲滅開元曆以中分所盈爲沒朔分
所虛爲滅綜終歲沒分謂之策餘終歲滅分謂之用差皆歸于揲易
再扐而後掛也其五卦候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
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
義今改從古其六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
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
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
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
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
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
七略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曆謬
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爲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
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
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
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
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
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
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
爲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

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群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曆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其七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紀之嘗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卻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劌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卻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為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巳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淳風以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

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說非者自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為仲冬之候何必援昴於始覺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為嫌何獨慎疑於房星哉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肇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虞劌以為仲康元年非也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韋昭以為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氏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氐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以畢矣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覿時訓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後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見又五日而駟見故隕霜則蟄蟲墐戶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為謬韋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皆非是

日在尾末火星初見營室昏中於是始脩城郭宮室故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理顓頊曆雨水後五日大伏小雪後十日晨見至大雪而後定星中日南至水坼地又非土功之始也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為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

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夏曆章蔀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為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曆章蔀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發斂亦以中氣為主此其異也夏小正雖頗疏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縣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昏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

始見其肩股猶在濛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卻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舊說歲在己卯推其朏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位新曆孟春定朔丙辰於商為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為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為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於易雷乘乾曰大壯房心象焉心為乾精而房升陽

之駟也辰與歲星實相經緯以屬靈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虛戊午師度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辰星汁光紀之精所以告顓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黿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於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返復其道經綸周室鶉火直軒轅之虛以

吳稱后稷星繫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鶉首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歲星與房實相經緯而相距七舍木與水代終而相及七月故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也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月其二月戊子朔武王生明王自克商還至于豐於周為四月新曆推定望甲辰而乙巳旁之故武成曰維四月既旁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麟德曆周師始起歲在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於星紀不及天黿又周書革命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家語以為七年蓋通克商之歲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後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日丙午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王正位三十年四月己酉朔甲子哉生魄故書曰惟四月才生魄甲子作顧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

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眾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曆以己卯為克商之歲非也夫有効於古者宜合於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蓋益甚焉是以知合於歆者必非克商之歲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卻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曆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於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焉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

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於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乃大寒地統之中陽洽於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於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初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於內動作于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維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戶甲拆之萌見而莩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億度而已哉韋昭以為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於麟德曆則又後立春十五日矣春秋魯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於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卻猶

在建辰月令以為五月者呂氏以顓頊曆芒種亢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雩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為不時矣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為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為得時杜氏據晉曆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為太早因曰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曆數同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雪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衍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方於立

書凿揆而失多矣然則唐制言以為得中天興土功僖公五年晉侯
伐虢卜偃曰克之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
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
在策鶉火中必是時策入尾十二度新曆是歲十月丙子之朔日月
合尾十四度於黃道日在古曆尾而月在策故曰龍尾伏辰於古距
張中而昏見鶉火之末始將西降故曰賁賁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
日蝕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
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為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
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
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寔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曆曰歲
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曆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度於內次
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

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覩陰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
節星度耳歆以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
李業興正光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
沖之後以為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
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為降婁之初安
得守漢曆以駮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
曆及開元曆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
有謫開元曆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於古
距辰尾之初麟德曆日在心三度於黃道退直于房矣哀公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螽開元曆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
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

火星則入角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
辰末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
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
去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
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
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
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
伏明非十月之伏之羲和已來大辰見伏三稱寂變然則丘明之
既成命後之作者未徹象以擬仲尼之旨是歲失閏寖久季秋中
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寤仲尼之言補正時曆而十
二月稍可以蟄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曆考之則

日蝕而又增一閏舊曆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
纔置一閏非是哉國及秦白卻退三度始至十七年辛未歲太至應
在斗二十二度秦曆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
室五度蔀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置閏進十
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孟月之中而衆昏宿度隨
之以顓頊曆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韋所記合而顓子歲之
倫類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雩祭太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預
又據春秋以月令為否皆非是梁大同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
牛初以為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
為正是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歲節
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為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
與月令不殊按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曆以啓蟄之日迭至

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也為不差矣古曆冬至昏明中星去
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
差一刻。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
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
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
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
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
明。於古曆星度及漢落下閎等所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八之
宿。體不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曆牽牛太半度。
於氣法當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範傳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
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顓頊曆立春起營
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度少。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

室四度。太祖沖之自營室五度。此太初星距命之。因古秦曆冬至日
在牽牛六度。虞劆等案沖之之謬為之說。云夏時冬至日在斗末。以
歲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顓頊之代。漢時雖覺其差。漸移五度。故冬至
還在牛初。按洪範古今星距。僅差四分之三。皆起牽牛一度。劆等所
說亦非是。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顓頊第十一蔀首。與麟德曆俱以
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歲。得顓頊曆壬
申蔀首。是歲秦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曆與麟德曆俱以庚午
平旦。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古曆後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則
秦曆冬至定在牛前二度。氣後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難覺。故
呂氏循用之。及漢興。張蒼等亦以為顓頊曆比五家疎闊中最近密。
今考月蝕衝。則開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風以為古術疎舛。
雖弦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猶不知。又引呂氏春秋黃帝以仲春乙

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鍾。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
反謂秦曆與今不異。按不韋所記。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謂黃帝之時
亦在奎。猶淳風曆冬至斗十三度。因為黃帝時亦在建星耳。經籍所
載。合於歲差者。淳風皆不取。而專取於呂氏春秋。若謂十二紀可以
為正。則立春在營室五度。因當不易。安得頓移使當啓蟄之說。此又其
所不思也。漢四百二十六年。日却差五度。黃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
至。應在斗二十一度。太初元年三統曆及周曆。皆以十一月夜半合
朔冬至。日月俱起牽牛一度。古曆與近代密率相較。二百年氣差一
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後天。僖公
五年。周曆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
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曆與麟德曆俱以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尚
先麟德曆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周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

至。麟德曆以己丑平旦冬至。襄公十一年丁巳。周曆入己酉蔀首。麟
德曆以戊申禺中冬至。悊王四十二年己丑。周曆入丁卯蔀首。麟德
曆以乙丑日昳冬至。呂后八年辛酉。周曆入乙酉蔀首。麟德曆以壬
午黃昏冬至。其十一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周曆以甲子夜半
合朔冬至。麟德曆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以癸亥晡時合朔。氣差三
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疏密之大較也。僖公五年周曆漢曆唐曆皆以
辛亥南至。後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曆漢曆皆得甲子夜半
冬至。唐曆皆以辛酉。則漢曆後天三日矣。祖沖之張胄玄促上章歲
至太初元年。沖之以癸亥雞鳴冬至。而胄玄以癸亥日出。欲令合於
甲子。而適與魯曆相會。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
皆以甲寅。且僖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出於表晷天驗。非時史億
度。乖丘明正時之意。以規劉歆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曆皆以

甲子冬至而周曆漢曆皆以庚午然則自太初下至麟德皆四日行太初上及僖公差一日矣是疑也以歲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亦時日在斗二十一度漢曆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洛下閎等實候昏時中星步日所在猶未覺其差然洪範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晨平昏氐十二度中依漢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太畢度以昏中命之奎十一度也夏至昏一度中此皆閎等所測自差三度則劉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二度矣及永平中治曆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然諸儒守讖等以為當在牛初故賈逵等議石氏星距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於赤道二十一度也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無牽牛所起文編訢等據今日所去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遂更曆從斗二十一度起然古曆以斗魁首為斗

至牽牛為二十二度未聞移牽牛六度以就太初星距也逵等以末學僻於所傳而昧天象故以權誣之而後聽從他術以為日在牛初者由此遂黜今歲差引而退之則辛酉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合於密率而有驗於今推而進之則甲子冬至日在斗十四度與奎八度中而有驗於古其益以之度又適及牽牛之初而沖之雖從減氣分氣待漢曆猶差六度未及於天而麟德曆冬至不移則昏中向差半次李淳風以為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璧俱起建星賈逵考曆亦上古曆冬至皆起建星兩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度多在斗末今以儀測建星在斗十三四度間自古冬至無差審矣擬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推古曆之作在漢初卻較曆狀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古曆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

漢之交日已潛退其與春秋皆曆者則以為在牽牛之首其考當時之驗者則以為入建度中然氣朔前後不逾一日故漢曆冬至當在斗末以為建星上得太初本星度此其明據也四分法雖疎而先賢謹於天象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疎密立晷儀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雖候周曆差太初星距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一度則壽王因曆宜先得其中當在營室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觀于時變而欲厚誣古人也後何能識其求于十一年以麟德曆較之氣當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以之歲四分曆得辛酉歲首已減太初曆四分日之三是後天一日入半開元曆以戊午日中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猶進至午前八度退至辛酉夜半日在斗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相沖之日四

分曆立冬景長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南極日景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應等而前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景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等無盈縮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東漢曆施定於永元十四年則四分法施行後十五歲也二十四氣加時進退不等其去午正極遠者四十九刻有餘日中之景頗有盈縮故治曆者皆就其中率以午正言之而開元曆所推氣及日度皆直子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二刻正得二日太半與沖之所算及破章二百年間輒差一日之數皆合自漢時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減之則合於今曆歲差斗十八度自今曆戊午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於賈逵所測斗二十一度反覆僉同而淳風冬至常在斗十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過建星八度耶晉武帝太始三年十

亥歲冬至日當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曆其冬至亦在斗二十一
度少太元九年姜岌更造三紀術退在斗十七度曰古曆斗分强故
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
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假月在東井一度蝕以日檢之
乃在參六度岌以月蝕衝知日度由是躔次遂正為後代治曆者宗
宋文帝時何承天上元嘉曆曰四分景初曆冬至同在斗二十一度
臣以月蝕檢之則今應在斗十七度又土圭測二至晷差三日有餘
則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度矣事下太史考驗如承天所上以開
元曆考元嘉十年冬至日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大明八年祖
沖之上大明曆冬至在斗十一度開元曆應在斗十三度梁天監八
年沖之子員外散騎侍郎暅之上其家術詔太史令將作大匠道秀
等較之上距大明又五十年日度益差其明年閏月十六日月蝕在
虛十度日應在張四度承天曆在張六度沖之曆在張二度大同九
年虞鄺等議姜岌何承天俱以月蝕衝步日所在承天雖移岌三度
然其冬至亦在岌三日承天在斗十三四度而岌在斗十七度其實
非移祖沖之謂為實差以推今冬至日在斗九度用求中星不合自
岌至今將二百年而冬至在斗十二度然日之所在難知驗以中星
則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
近於得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擁故漏有遲疾臣等頻
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大畧冬至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
出十度又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房四度蝕九月十五日夜
半月在昴三度蝕以其衝計冬至皆在斗十一度自姜岌何承天所
測下及大同日已卻差二度而淳風以為晉宋以來三百餘歲以月
蝕衝考之固在斗十三四度間非矣劉孝孫甲子元曆推太初冬至
在牽牛初下及晉太元宋元嘉皆在斗十七度開皇十四年在斗十
三度而劉焯曆仁壽四年冬至日在黃道斗十度於赤道斗十一度
也其後孝孫改從焯法而仁壽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焯卒後胄
玄以其前曆上元起虛五度推漢太初猶不及牽牛乃更起虛七度
故太初在斗二十三度永平在斗二十一度並與今曆合而仁壽四
年冬至在斗十三度以驗近事又不逮其前曆矣戊寅曆太初元年
辛酉冬至進及甲子日在牽牛一度永平十一年得戊午冬至進及
辛酉在斗二十六度又不合元嘉中氣上景初三日而冬至猶在斗十七
度欲以求合反更失之又曲循孝孫之論而不知孝孫已變從皇極
故為淳風等所駁歲差之術由此不行以太史注記月蝕衝考日度
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月蝕在婁十度至開元四年六月庚申月蝕在
牛六度較麟德曆率差三度則今冬至定在赤道斗十度又皇極曆
歲差皆自黃道命之其每歲周分常當南至之軌與赤道相較所減
尤多計黃道差三十六度赤道差四十餘度雖每歲遷之不足為過
然立法之體宜盡其原是以開元曆皆自赤道推之乃以今有術從
變黃道其八日躔盈縮畧例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
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與四象升降麟
德曆因之更名躔差凡陰陽往來皆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
而漸損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秋
分又及中而後益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燠若及中而雨暘之氣交
自然之數也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
舒後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至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說非是當以二
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其九九道議曰洪範傳云日
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謂黃道也九行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

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黃道。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採以著遲疾陰陽曆，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曆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曆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曆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曆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

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其大紀皆兼二道，而實分主八節，合於四正四維。按陰陽曆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八行與中道而九，是謂九道。凡八行正於春秋，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秋。易九六七八，迭爲終始之象也。乾坤定位，則八行各當其正。及其寒暑相推，晦朔相易，則在南者變而居北，在東者徙而爲西，屈伸消息之象也。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爲限。初，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數終於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至之中矣。月道之差，始自交

初交中黃道所交赤距交前後五度爲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終於四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一度少弱，率陰陽曆二交之半矣。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矣。日行與歲差偕遷，月行隨交限而變，遲速依伏相消，朓朒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赤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一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黃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一，月道至損益之中，黃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二度，月道

差四分度之三，皆朓朒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遲速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爲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率；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正均。故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凡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及餘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二千五百三少半。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七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天矣。因而半之，將九年而九道終。以四象考之，各據合朔所交入七十二候，則其八道之行也。以朔交爲交初，望交爲交中。若交初在冬至初候而入陰曆，則行青道；又十三日七

十六分日之四十六星交中得所衝之宿變入陽曆亦行青道若交初入陽曆則白道也故考交初所入而周天之度可知若望交在冬至初限則減十三日四十六分視大雪初候陰陽曆而正其行也其十發徧中星晷例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差徐疾不同者句股使然也直規中則差遲與句股數齊則差急隨辰極高下所遇不同如黃道刻漏此乃數之淺者近代且猶未曉今推黃道去極與晷景漏刻昏距中星四術返覆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其十一曰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虞劇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朓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

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玄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曆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於曆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未必盡蝕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蝕半強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

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蝕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帝徹饍不舉樂不蓋素服日亦不蝕時群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自開元治曆史官每歲較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晷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晷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陰曆之交也或失行而北則陽曆之交也或失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況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蝕者是也故較曆必稽古史虧蝕深淺加時朓朒陰陽其數相叶者反覆相求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曆失

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視諸掌略例曰舊曆考月蝕淺深皆自張子信所傳其術非所得而求步已也以圓儀度日月之徑乃以月徑之半減入交初限一度半餘為闇虛半徑以月去黃道每度差數令二徑相掩以驗蝕分以所入日遲疾乘徑為泛所用刻數大率去交不及三度即月行沒在闇虛皆入既限又半日月之徑減春分入交初限相去度數以為斜射所差乃考差數以立既限而優游進退於二度中間亦合一徑相掩以知日蝕分數月徑踰既限之南則雖在陰曆而所虧類同外道斜望使然也既限之外應向外蝕外道交分準用此例以較古今日蝕四十三事月蝕九十九事課皆第一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今更設考日蝕食限術得實則合于數又日月交會大

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蝕。步九服日晷以定食分，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以一術齊之矣。其十二五星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禨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於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鳥帑。其後羣雄力爭，禮樂隳壞，而從衡攻守之術興，故歲星常贏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火運之中，理數然也。開元十二年正月庚午，歲星在進賢東北尺三寸，直軫十二度，於麟德曆在軫十五度。推而上之，至漢河平二年，其十月下旬，歲星在軒轅南耑大星西北尺所，麟德曆在翼二度，直軒轅大星，上下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又上百二十年，至孝景中元三年五月，星在東井鉞，麟德曆在參三度。又上六十年，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於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麟德曆白露八日，歲星留觜觿一度，明年立夏伏于參，由差行未盡而以常數求之使然也。又上二百七十一年，至哀公十七年，歲在鶉火，麟德曆初見在輿鬼二度，立冬九日，留星三度，明年啟蟄十日，退至柳五度，猶不及鶉火。又上百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歲星當在大火，麟德曆初見在張八度，明年伏于翼十六度，定在鶉火，差三次矣。哀公以後，差行漸遲，相去猶近；哀公以前，率常行遲，而舊曆猶用急率，不知合變，故所差彌多。武王革命，歲星亦在大火，而麟德曆在東壁三度，則唐、虞已上，所差周天矣。大初、三統曆，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皇極曆、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間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猶密於記注，以推永平、黃初間事，違者或差三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自漢元始四年，距開元十二年，凡十二甲子；上距隱公六年，亦十二甲子。而二曆相合於其中，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其所以合於古今者，中間亦乖，殺一術以求之，則不可得也。開元曆歲星前率三百九十[illegible]日，餘二千二百一十九，秒九十三。自哀公二十年丙寅後，每加度餘一分，盡四百三十九[illegible]次合，乃加秒十三而止，凡三百九十八日，餘一千六百五十九，秒六十，而與日合，是為歲星後率。自此因以為常，入漢元始六年也。歲星差合術曰：置哀公二十年冬至合餘，加入差已來中積分，以前率約之，為入差合數；不盡者，如曆術入之，反求冬至後合日，乃副列入差合數，增下位一，以乘而半之，盈大衍通法為日，不盡為日餘，以加合日，即差合所在也。求歲星差行徑術，以後終率約上元以來中積分，[illegible]所未盡者，稽其實行，當從元始六年置差步之，則前後相距，閒不容髮，而上元之首，無忽微空積矣。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曆星與日合于角，次于氐十度而後退行，其明年，湯始建國為元祀，順行與日合于房，所以紀商人之命也。後六百一算至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十二祀，歲在己卯，星在鶉火，武王嗣位，克商之年，進及輿鬼而退守東井。明年，周始革命，順行與日合于柳，進留于張，考其分野，則分陝之間，與三監封域之際也。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故國語曰：晉之始封，歲在大火。春秋傳，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晉公子重耳自蒲奔狄，十六年，歲在壽星，適齊過衛，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

人事必象。歲及鶉火必有此乎。復于壽星必獲諸侯。二十三年歲星
在胃昴。秦伯納晉文公。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實沈之星
晉人是居。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善成。后
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二十七年歲在鶉
火。晉侯伐衛取五鹿。敗楚師于城濮。始推諸傳歲遲及游星皆與開
元曆合。襄公十八年歲星在陬訾之口。開元曆大寒三日與日合
在危三度。遂順行至營室八度。其明年鄭子蟜卒。將葬公孫揮與
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
在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開元曆歲
星在奎。奎降婁也。麟德曆在危。危玄枵也。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
帑。周楚惡之。開元曆歲星至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間復順行東

日合于牛初。退在星紀而盈行進及虛宿。故曰淫留玄枵。二年至三
十年開元曆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留。距子蟜之卒一終。其年八
月鄭人殺良霄。故曰及其亡也。歲在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
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
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開元曆在箕八度析木津也。十年春
進及婺女初。在玄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竈曰今茲
歲在顓頊之虛。是歲與日合于危。其明年進及營室。復在玄枵之次
景王問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
君之歲。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至十三
年歲星在昴畢而楚弒靈王。陳蔡復封。初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後
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自陳災五年而歲在大梁
陳復建明家公十七年五及鶉火而楚滅陳。是年歲星與日合在張

六度。昭公三十一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
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與日合度晉侯公六年歲陰在卯
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赤陵在卯而星紀。故三統曆曰以爲超
次之歲。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近代說曆欲以八十四年齊之。既其
所處也。後三十八年而越滅吳。蓋三及斗牛已入差合二年矣。夫五
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緯之變彰于上。若聲發而響和。形
動而影隨。故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爲之亂行。彝倫之序。則天
事爲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
在星紀。淫于玄枵。至三十年八月。始及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
之。漢元鼎中。太白入于天苑。失行在黃道南三十餘度。閱歲武帝北
巡守。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又謀大苑。馬大死。軍中晉歲宇四年
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時將伐蔡

明年三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而吳亡。永寧元年正月至閏月五
星紛紐。縱橫無常。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失行在黃道南
四十餘度。永嘉六年正月庚午熒惑犯紫微。皆天變所未有也。終以
二帝蒙塵。天下大亂。後魏神瑞二年十二月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夕忽
亡。不知所在。崔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
惑之亡。在此二日。庚午未皆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
惑入秦矣。其後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水竭
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齊永明九年八月十四日火星應
退在昴三度。先曆在畢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垂及立冬。形色猶盛
魏永平四年八月癸未熒惑在氐。夕伏西方。亦先期五十餘日。雖時
曆疏闊。未宜若此。隋大業九年五月丁丑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
血。大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巳而行。亦天變所未

有也。後楊玄感反。天下大亂。故五星留逆伏見之効。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政小失則小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著。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猶或謂之天災。終以數象相蒙。而兩喪其實。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苟獨得於常。則失行可知矣。凡二星相近。多為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曆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張子信曆。辰星應見不見。術晨夕去日前後四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則不見。張胄玄曆。朔望在交限。有星伏在日下。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去見二十二日外者。並不加減差。皆精氣相感使然。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行之失行也著而多。今略考常數以課疏密。例曰。其入氣加減。亦自張子信始。後人莫不遵用之。原始要終。多有不叶。今較麟德曆。熒惑太白見伏。行度過與不及。熒惑凡四十八事。太白二十一事。辰星所差盡細不足考。且盈縮之行。宜與四象曆合。而二十四氣加減不均。更相易數而正之。又各立歲差。以究五精運周二十八舍之變。較史官所記。歲星二十七事。熒惑二十八事。鎮星二十一事。太白二十二事。辰星二十四事。開元曆課皆第一云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

律曆

周世宗即位。外代偕數闕。備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汨陳而已矣。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期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

作渾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始立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疏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於是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正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日行分積以為變段然後以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為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

宋太祖乾德中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以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為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為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況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兩省集官詳定衆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

太宗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為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天統。事下兩省集議。常侍徐鉉與百官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弒莊宗早編屬籍親雪國讎中興唐祚重新土運。以梁室比羿浞王莽不為正統。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運膺火德。況國初祀赤帝為感生

帝乎今二千五年豈可輕議改易又去秦至周不合從居五運被閏
繼唐統爲金德臣五運迭遷觀承曆數曾文相次間不容緩豈可欲
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
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爲正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爲王者後
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符同李林
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復以魏周隋之後爲三恪崔昌衛包
由是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伏請祗守舊章以承天祐從之
端拱二年四月己未翰林祗候張玭奏直禁中太宗手詔曰覺乾元
曆細行此夕熒惑當退軫宿乃順行今止到角宿即順行得非曆差
否奏曰今夕一鼓五熒惑在軫末角初順行也據曆法今月甲寅至
軫十六度乙卯順行驗天差二度臣占熒惑明潤軌道前歲退出
太微地據曆法差疏者八日此皆上天祐德之應非曆法之可測也

至道二年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按經史年曆自漢魏以降率有
編聯周秦以前多無甲子太史公司馬遷雖言歲次詳求朔閏則與
經傳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
位圖言周穆王廿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又言孔子
生於周靈王庚戌之歲卒於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歲皆非是也
馬遷乃古之良史王起又近世名儒後人因循莫敢改易臣竊以史
氏凡編一年則有一十二月月有晦朔氣閏日辨與歲次合同苟不
合同何名歲次本朝文教聿興禮樂咸備惟此一事久未刊詳臣探
索百家用心十載乃知唐堯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
亦在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間未有甲子可據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于先王至武王伐商之
年正月辛卯朔二十有八日戊午二月五日甲子昧爽又康王十二

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朏王命作冊畢自堯即位年距春秋魯隱
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從隱公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七百
一十五年從太甲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從魯
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見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六百八十
一年從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其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兩朔頻食
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五百四十五年從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
孔子卒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四百七十二年以上並據經傳正文
用古曆推校無不符合乃知史記及五位圖所編之年殊爲闕略諸
如此事編類甚多若盡披陳恐煩聖覽臣耽研既久引證尤明起商
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
冬至此乃古曆一蔀每蔀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
九年以爲常直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

用此爲法以推經傳雖有小增減抑又經傳之說皆可以發明也昔
唐劉孝孫以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合伏望聖慈許臣
纂修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祕府詔許之書終不就又
司天冬官正楊文鎰上言新曆甲子請以百二十年事下有司以其
無所依據議寢不行太宗以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儻再周甲子成上
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遂詔新曆甲子所紀
百二十歲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開封府功曹參軍張君房上言自唐室下衰土
德隤圮朱梁氏强稱金統而莊宗旋復舊邦則朱梁氏不入正統明
矣晉氏又復稱金蓋謂乘于唐氏殊不知李昇建國于江南耳漢家
二主共止三年紹晉而興是爲水德洎廣順革命三主九年終于顯
德以上三朝七主共止二十四年行運之間陰隱而難顯伏同太祖

於周木德而王。當其火行。上繫于商。開國在宋。自是二朝遞合以為
然矣。愚臣詳而辨之。蓋可疑者。太祖肇國之歲。歲在庚申。夫庚者金
也。申亦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為二金所勝之象也。太宗登極
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之上。以壓勝之。乃天之靈符也。陛下纘極
當彊圉之歲。握符在作噩之春。適宋運之隆。與金天之正氣。戶鼓以
瑞應言之。則當年所徙貢白鹿。昭蘇進白鵲。修文之雀來。穎川之烽
至。臣又聞當封禪之時。齊鄧貢白兔。鄆上得金龜。符金符之幸兆也。
謹以臣章下三事。大臣參定其宜。昧死奏本朝。
天禧四年。光祿寺丞謝絳上書曰。臣聞古者。凡帝王之興。必推五行
之盛德。所以配天地而行陰陽也。故神農氏以火德。聖祖以土德。夏
以木德。商以金德。周以火德。自漢之興。以火德者。以須承堯之後。至
漢堯之裔也。五帝之大。莫大於堯。漢能自言是不墜其緒。而善[redacted]矣。

盛德也。國家膺開光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王天下。繼其祚
統。始傳承周之木德。而大當其次。曰朱梁不預正統者。而莊宗復興
于後。自石晉漢氏以及于周。則李昇建國于江左。而唐祚未絕。是三
代者。亦不得正其統矣。皆若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論五代之
際。亦是類矣。國家誕能下。黜五代。紹唐之土德。以繼聖祖。猶漢之
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堯者也。夫五行之位。土德居中。國家發運于
宋。作京于汴。誠得國之中區矣。傳曰。土為群物主。故曰后土。洪範曰。
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方今四海給足。嘉生蕃衍。近年京師甘露下。泰
山醴泉湧。作甘之兆。斯亦見矣。矧靈木異卉。資生於土。千品萬彙。不
可勝道。非土德之驗乎。臣又聞之。太祖生于洛邑。而胞絡惟黃。鴻圖
既建。五緯聚於奎躔。而鎮星是主。及陛下升中之次。日抱黃珥。朝祀
于太清宮。有星曰含譽。其色黃而潤澤。斯皆炳命有素。盛德攸屬。天

貴人事。響效之大者。則土德之符在矣。是故天心之所在。陛下抑而
罔受。民意之若是。陛下諱而弗答。試歷來宣河決。遂清晏。不神其然。
則天淵之勃流。水德之衰。忠考六府之序。鎮驗五行之勝。恐亦宜興
土之運。際時之宜。伏望陛下考符應。詳習法度。惟陛下時而行之。幸甚。
大理寺丞董行父又上言曰。在昔泰昊以為物生於東。至仁體乎木。
故繼天而王。木以生火。神農受之為火德。火以生土。黃帝受之為土
德。土以生金。少昊受之為金德。金以生水。顓頊受之為水德。水以生
木。高辛受之為木德。木以生火。唐堯受之為火德。火以生土。虞舜傳
之為土德。土以生金。夏禹為金德。金以生水。商為水德。水以生木。周為
木德。木以生火。漢應圖讖為火德。火以生土。唐受禪為土德。陛下
紹天之統。受天之命。而當上繼唐祚。以金為德。繼黃帝之嫡緒。彰聖
祖之丕烈。臣又按聖祖先降於癸酉。太祖受禪於庚申。陛下即位於

丁酉。天書下降於戊申。庚金也。申酉皆金也。天之體也。陛下紹唐
之運。繼黃帝之後。三世咸通。膺天之統。正金之德。斯又順也。詔兩制
詳議。既而獻議曰。竊詳謝絳所述。以聖祖得瑞。宜承土德。且引漢承
堯緒。為火德之比。雖協寬叙漢祖之興。有五。其一曰帝堯之苗裔。及
序承正統。乃越秦而繼周。非用堯之行。況國家或用土德。即當越唐
上承於隋。彌以非順矣。其五德傳襲之序。又據董行父請越五代紹
唐為金德。若其廢越累世。上承百代之統。則晉漢洎周。咸帝中夏。太
祖實受終於周室。而陟于元后。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續於遐邈之統。
三聖臨御。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姓紀號。率循火行之運。以釋炎靈
之曜。盛事體大。非容輕議。矧雍熙中。徐鉉等議之詳矣。其謝絳董行
父等所請。難以施行。詔可。
仁宗初。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鐘

律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高若訥韓琦取保信逸瑗等鍾律詳考得失度等上議曰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而成尺律管一枚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空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逐用黍長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闊推以算法類皆差舛不合周漢量法逸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製黃鍾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區鬴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殊難以定鍾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度不以權量累黍校驗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唯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數器之制參互無差則班志

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有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丁度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尺度度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璧羨以起度鄭康八尺寸衆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一寸孫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考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法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以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物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

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雜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勗等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為晉之前尺勗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勗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皆言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圓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置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兩者臣等檢詳漢志

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股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可知矣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以劉歆術業之博祖沖之算數之妙荀勗揆校之詳審之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臣詳隋牛弘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調中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

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間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為一代之樂，若令唐制以不詔誤，則可且依影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皆比古遠甚，不逮進。周禮度量法議，狀且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疏舛，不可依用。並考舊太府再造影表尺一，從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上進。詔度等以錢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逐理，并太常新舊鐘磬，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言：前狀論考太常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影表尺，累合宋、周附之尺，請宜今影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按驗較定。詔乃罷之。而若訥卒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

時判臣宋祁、田况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相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二十；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以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蓋累黍為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治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眾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旅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毋容輒有損益。下若訥等議。帝召輔臣觀庶所造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宮為閏宮，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也，儒者說畧矣。

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

慶曆四年，范鎮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由不

議其本而爭其末也。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
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
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
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
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
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疏。降嘉種維秬維秠。誕
降者。天降之也。許愼於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
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
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
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皆一稃
兩米之人謂之黑黍。縱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年歲送官。此秬黍爲
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

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
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
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案六寸爲方分。古者以竹圍爲律。
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所以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
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
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
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遵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鍾。
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璞其體正圓。故
龠當圍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
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者。此龠
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
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

禮鬴疏。度尺短三寸以爲尺。鬴疏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
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
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
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爲鬴之方。十寸尺爲鬴之深。而容六
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十
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
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
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　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
非是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
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
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
中黃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

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眞。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爲鍾。大鍾十
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今鍾
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鍾爲律。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
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
黃鍾爲磬。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凡此者。皆有形之物
也。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況十者之皆拒戾。臣固知
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
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
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
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筭數之圓分與方分
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
短薄厚而中律孰是。定不易之黍。復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

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眞黍。眞黍然後可以爲量。量爲鐘磬。量與鐘磬
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尺律本未定。而擬定備例二局工作
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何可謂緩依
違不察。而輒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
臣之所大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
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方今定
雅樂以來巍隆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
令有司人人各以所見論議條上。合爲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
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爲然。伏請權罷譯定備例二局。姑其事至秦後
爲樂。則必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譯定所
慶曆中。翰林學士宋祁論以尺定律。奏曰。自聞樂主於音。音生於律。
律定於尺。尺成於黍。得黍不眞。尺固不定。尺旣不定。律亦自差。而無

聲調。是南舟所旂無止帳之趍。愈乖遠也。故尺短則律促而聲。尺長則
律徐而長。短者聲淸益上。長者聲濁益下。淸濁不得其中。而聖樂遠
矣。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爲之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黃帝命伶
倫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爲黃鍾之宮。然後制十二管。以上下求
而聽鳳鳴。司馬遷言黃鍾之律長八寸七分之一。太簇七寸七分之二。
林鍾五寸七分之二。應鍾四寸二分之二。故司馬彪說黃鍾長九
寸。聲最濁。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聲最
淸。蔡邕、鄭玄、杜夔、荀勗等所論尺。有增損。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爲
定。始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太樂八音不和。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
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古尺更鑄
銅律。調叶聲韻。後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
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爲律以命之。其聲

皆應。時人稱爲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高則悲。非
興國之音。以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遂施
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
分。時人咸服其妙。而莫能指庭爲勗。至千載之下。推百代之法度數。
旣合契。蓋又詳亦可謂密切而有證也。而時人掘地之一尺。破周漢
之二器。亦近人喪耳而目也。隋時始用木尺律。而定律呂。鑄壞前代
金石。以息物議。大業中定議。用梁表律調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爲
合古。惜其制度文議。散於江都。無聞焉耳。是時有十五等。一周尺。二
晉田父玉尺。三梁表尺。四漢官尺。五魏尺。六晉後尺。七後魏前尺。八
中尺。九後尺。十東後魏尺。十一蔡邕銅龠尺。十二宋氏尺。十三萬寶
常水尺。十四雜尺。十五梁朝俗間尺。後周時。逆議等議。以鐵尺
爲允。卽十二宋氏尺也。其說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

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擿乃容。若以中者
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
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鄕。其色羅鳥。其形圓重。用
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殊。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
必得中。案許愼解字。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
滿尺。非是會古實龠之外。幾剩餘此。恐閒往回焉。遂擇未妙。說如攄
動取譏。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古
著黃金方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求之詳定。會高祖受命
而止。唐正觀中。又詔張文收鑄銅斛秤尺。成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
樂署。至武延秀爲太常卿。用爲奇玩。以律與古玉尺玉斗升合獻焉。
開元中。將考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勅惟以銅管付太常。亡其九管。
國朝金石。傳無周代。世宗嘗詔王朴累黍定尺。以爲律管。管旣不使

作律之尺寸。今具在。而當時實錄不論其黍。未知何用。即加測定。
且五代離亂。古器淪喪。雖欲制作。靡所歸受。時無神瞽。孰敢取中。竊
非莫知。獨是莫曉。工守書者不能言義。工多書者不能察聲。伶手習
曆之難。未可以言曉者也。故曰。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之而
無師。方今去聖既遠。知音又寡。但取朴實調叶八音。竊者太常臣肅
肅以律準尺之三分益為十二律管。而黃鍾九寸。遂不得者。更廣空
徑。乃與律歷雜管內均度。未盡如法。然深疑今尺比古差短。太常鐘
石。遂及於清流。至法部轉用高急。臣以為宜求黍上黨。秬黍如遠真
宮之音。選其精圓。累定分寸。尺定求管。得於黍纊。以所管之聲合周
時之準。苟高下符會。請編無差。即可遂為定法。頒布方國。足以示陛
下同律度量權衡之制。成有與準未合。即乞募知音別用新管參考
中聲。輪換奉音。制定雅樂。庶乎正歷代之謬。然亦何憚焉。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命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於
下。命文謙與樞密張易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
郭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
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
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又以唐一行開元
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
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
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
十七年。新曆告成。郭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
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閏。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
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

百一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
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
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
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
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
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
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
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
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
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
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二
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

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
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
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
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
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曆
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
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
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
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曆歲餘合用
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
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
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

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

十八

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

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度士揚恭懿遂與恂等俱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擬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曆元，更立日法，全蹈故轍，亦無愧焉。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

十九

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劆造大同曆，隋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並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請明制度，略曰：臣聞四海者，一堂之上。聖王撫二上之尊，頒法制以爲先，俾和同之域者，皆有度之巡狩，觀國君於四方，先之以協時月正日，次之以同律度量衡，延及舊周之時，亦司市以平物價，乎於炎漢之世，命張蒼以定章程。究而言之，由來尚矣。粤自晉魏隋時，南北分爭，前乎此則七雄之離域參

異乎此則五季之風壞擾攘欲其同也是亦難乎古制猶存者備載今國家光天蕩蕩禹跡茫茫以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然其曹會寬衡急舒皆因上之澆摩習俗之常然欲移易亦非盡得乎中而止矣若夫方方異政殊風珠俗不爲一新何以成化且天爲繩而其質地爲準而其質平東方之神其名句芒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由此觀之準繩規矩權衡所以爲六合之司職也臣考虞夏商周之法未可得而詳矣惟劉歆之義載在班書其爲說甚詳臣試陳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著之於竹帛或得其實罔不協同所謂備數者準繩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而不失故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所謂和聲者律呂以成之又干以鼓之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也所謂審度者以子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自分而上十爲差焉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所謂嘉量者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粒可實其龠合龠而上十爲差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所謂權衡者亦起於黃鍾之龠每龠二十銖二十四銖成兩十六兩成斤三十斤成鈞四鈞成石故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臣又以劉歆之法三十餘斤爲一斗今則不可徒也然其理有可徒方今聲已宣於天下曆已職於太史樂已總於太常聲已協於協律其所以雖有未定雖定而未齊一者度量衡而已矣臣居山東但見山東數郡或隔一鎮或隔一河其度之長短量之多寡衡之輕重已皆不相同矣則何以示四海一家之平制乎伏望陛下詔令郡省略立制度採劉歆之說驗其可否定其高低既約黍粒之多寡以爲度爲一尺復約黍粒之多寡平重爲一斤外似約令底以十有二斤爲斗五十斗爲斛以斛然石石重百二十斤水平爲所用銅以爲老既定頒行行省徵於隨路以爲各路之的可也截自今行之後遍者有司治其罪於乎自南自北皆制度之昭彰乎外乎中等權衡之出納聖人豈謂謹權量西方之政行焉此之謂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

諡號

漢哀帝時，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師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東漢沖帝時，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昬，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民，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復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況二母尚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

蜀先主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諸葛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魏明帝即位，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東亭侯劉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疎之數，遠近之降，蓋有

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五廟以上祖后遷自
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
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
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私[illegible]其君舉
必書所以愼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尙書衛臻與
晔議同事遂施行
明帝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尙書令侍中司
馬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
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
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
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
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以周也皆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
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
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
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
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
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
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
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
從孚議
明帝時有司奏請追謚文昭甄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
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
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
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
於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
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
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
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
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
明帝青龍中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
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
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
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
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
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
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
東晉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尚書江虨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
事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蓋以
之心豈天同極罔極四思父母然不以微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
道理窮義屈所富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
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
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二王德配天地
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
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表彰於貴
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爲孝莫大於
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來上實貴人以
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
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

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曰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廟示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崇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己。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檀公謂宜進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順矣。

武帝太元中欲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時徐邈爲明教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宣帝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二義同符王之高致也

南齊武帝時步兵校尉王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綱錄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替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籍所以魏臣懷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諱宜發舊義非錦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上倍無二之貴充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灑涕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歎感循舊類尚或深心況觀徽跡能無懷隱今扃禁嶔遙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日朝堂事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群生當刪前基之弊執厚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

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侍中甄琛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竊文盡武用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莊帝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皇帝尚書令拓跋彧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

唐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為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云齊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甫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睿宗時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謚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太府少卿兼通事舍人韋湊上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天道善善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其指貫屋騎騰戮宮和帝御玄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眾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逃去明日帝見群臣嗚欷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為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為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師過周北門孫滿笑其必敗擁兵則太子稱兵宮中為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邪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主則是為逆又安可褒此時韋氏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據謚曰戾今太子乃謚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謚者執於御前使臣言非即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即咸宜永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為辭宜易謚以合經復多祚等官若免而不云雪帝嘗然引內閣中勞曰誠如卿言然業已爾[illegible]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削行以謚時大臣亦重改惟罷多祚等[illegible]

德宗即位禮儀使顏真卿請復七聖謚號狀曰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行出於己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虞夏之質故內一文至矣而有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群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天子微謚始以兩字為重人為以虛美為義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若臣易名害歸至當少不以而多不以為褒雖其美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益不足徵唐興明崇周讀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闈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欲也若玄宗之志每臣竊惜言而亂舊法紊議以改其遵廣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皆事則忠有大聖之流皇帝則皆有睿聖之名使後之者議於今行之者質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制門下罷已之謚欲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謚則宏守舊既往之失亦以明天寶應中之聖山陵有司議謚皆不師古變而行權也皆留而尚淳華稽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盡尊號十倍於古焉而累取謚名意以字多者為定異廢高祖太宗之令典則曰愛君令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臣稽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令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昔夫當不太多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周大王至文尚質質之數始於一見奔之美是以彰文之數始於二擧之淳素之德亦

以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主所宜守之
法也。非天下之至聖至尊，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與聖主而正禮名，太宗兩
以待孝孫而備禮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明。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
宗之志，使子孫崇其德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為高祖已
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為定。謹按舊制：宜上高祖為太武皇帝，太宗為
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大聖真皇帝。其二聖謚
名字數太廣，有乖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謚法：秉德不回曰孝，
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為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
為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勝則救之以
質，至敬也。名盛而反之於至聖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
主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陛下詳擇。
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右，某宜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
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議欲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
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奏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顯號難名，蕩無得而未
臣子之心，務崇美號，或增累至百餘言，猶解述未周。陛下既撫常情，仰符至
理，恐失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
襲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巡興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萬姓怨忿，中
區多故，人懷猶危。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
以收攬群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謝過於城
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更詳思不為完事，可之。此臣之至願也。
贄又上奏曰：右，某宜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
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處分，亦
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
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有其宜者謂之天子。此皆一帝之殊號，極

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先聲自生人已來
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稱以為號者，或曰
皇，或曰帝，唯曰一字，且猶不為高。禹湯繼興，雖大聖尚自菲薄，降號
為王。及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嬴政，并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
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
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
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禍變，事屬艱難，尤
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
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
下誠能斷自宸衷，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克勵，惟謙與順，一舉而
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稽於邃古，下可
以垂法於無窮。與夫增美稱而失聖明也，損虛飾而收美利，又何惜也。聖
主所以求衆為名，常為稱首者，蓋於益美而已矣。陛下何惜而不革，
又欲加虛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貴
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辭在鄭地，春
秋書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命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
其能損己也。臣願以纖微稽承訪諫，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
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故盡其愚而罄其理，惟明主所擇焉。
憲宗時，國子博士韓愈請上尊號表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
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等二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
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備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
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將息乎混元之宮，不躡
於庭，不戰於野，坐收莫都，坐定由都，析木天衡，星宿流潤，北極當閽，
兵神受職，地不逆天，臣既秩缺外，常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

所由焉。契丹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並歲偃德
失據狼狽。收其種落。延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
如飲愛初弱。任首去姦壁。隨所顧指應時淸肅。寰天下之鰥寡。釋四
海之冤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訴詰。一和
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鍊石
能以濟其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亦其刻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
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或飭或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去三
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義言睿美。孫此功德。何其捷哉。五部傳令未
足以兪。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
誠。闕而不奏。天難人情。不過事實。斷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諸臣官屬
師輩不言。謂何考其所緣。中於義理。天人合歸。不謀而同。群臣之屬
所敢隱嚴。謹冒死以聞。伏乞 天恩俯垂誠志。令公卿大夫。得揚厥辭

敢正於辭。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聞。天下幸甚。
宣宗崩。淮南李袞簡上言。天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稱宗下其議。博士
王彥威奏曰。古者始封爲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
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晉
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號。叔世亂典。不可以爲訓。唐
本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爲
成法不然。太宗敕升平。玄宗靖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
不敢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
穆宗時。白居易上跡曰。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
上尊號。愚誠雖竭。聖鑒未迴。踏地號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揚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
印不讓。不辭。故與天合德。不得。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

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興一德。統御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靈
於富壽。全華也。偃鋒七十載之偶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
人合應。書軌混同。而此名未加。盛典猶缺。幸矣夫。紀史策無光。此誠
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羅也。今臣所以上稽大意。下酌人情。再黷皇
明。重陳丹懇。臣謹按書曰。思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
以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一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
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德被蠢化。可不謂睿文聖哲乎。天
下震耀。八荒北虜來。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雪四及。奔走來
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葉之重。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
推而直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
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𢣸謙之小節。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一聖

在天之靈。繼其志。以億兆人爲心。寧忍咈其心。將犯寰宇。請受徽號。
在安功不爲主。寧於成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無稱無擬。以實天下
之幸。甚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宋太宗端拱二年。翰林學士宋白上奏曰。臣等奉宰臣傳聖旨。以近
降御制。省去尊號。今欲只稱帝。宜令臣等商量者。竊聆睿旨。仰測天
心。見陛下謙尊之誠。善下之意。寅畏天命。超越古先。固無得而稱也。
然則皇帝二字。與策昭然。歷數千百年。沿襲不改。蓋如天之有地。日之
有月。一儀成象。兩曜齊明。不可斯須而去之也。聖意以爲非從上古。
起自嬴秦。鄙其爲名。欲歸一字。然肇于前漢。爰至近朝。唯以帝名不
能去者。何哉。蓋天下行之已久。人臣呼之已熟。方今萬世一統。四海
爲家。士馬精研。蠻夷率服。民物豊阜。前代無雙。至於徽號之稱。增加
即可。唯此至尊之字。咸積實難。況夫今古異宜。質文互變。一定之制。

十載不刊。與其改作而誅新。曷若因俗而仍舊。臣等試慮內禁上事
明庭。凡在討論。未嘗請先。如此大事。不敢輕言。謹竭微姬。各以死請。
泰山可轉。此志不移。冒犯宸旒。汗當鼎鑊。

直集賢院王暭上奏曰。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
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
為之褒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祖別無善狀。慮
定謚之際。斥其繆戾。皆不請謚。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不刊之
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歿之後。是非較然。用為勸懲。本
君作其達禮。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雖本家不請其謚。重令
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中了方行。則
謚考諸方冊。別無明證。惟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寫春秋之
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書。其故至於其始請謚於君。
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以此知有
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始俾請焉。

仁宗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竊以陛下至德合天
地。至仁越堯舜。雖徽號累百。亦無得而稱焉。豈以三載一郊。陛下報
本之際。臣子之心。無以歸美。是上故存舊典。若以達拱捧之意。舉近
年以來。天地之變。比比而發。陛下亦嘗屢懷以來讜言。事刑政降罪
戾。今者圓丘展祀。所宜責躬引咎。仰答天戒。其所加尊號。欲望不賜
恩可。如陛下已有聖意謙遜不從。只乞直降御劄。申諭宰府。具述宸
衷。使將來表若復章表五上。方亦推拒。以乃從來舊允之例。似未協
宜。以事動乎天。冀望聖明執處之。

慶曆四年。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奏曰。章獻明肅。成烈丕功。存一德
可察。謚告於廟。冊藏於陵。無容追減。章惠擁祐帝躬。並均顧復。玫衷
祐中。膺保慶之冊。義專繫子。禮須別稱。章獻升祔歲月已深。奉慈三
室先後已定。若再議升降。則情有重輕。請如舊制。中書門下覆議成
憲。衣冠文考之意。配食一體。恩之宜奉。承無私陛下之孝。請如禮
官及學士議。宰相杜衍等始紹聲章聖將吉謚。敘先後已。聖制定數。昭示無
窮。詔依所議。

嘉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
門拜表。乞加上尊號。今月十一日。准批答不允。竊見陛下恭謙持
謙。損挹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迄二十餘年。夸
沖退之德。上通於天。下信於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受福無疆。萬
民所以戴愛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稱號數字。亦人自備臣
願陛下固執推意。群臣雖十上表。堅據勿受。乞以益明積年沖退之
實。益大得天人之情。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
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獄訟繁多。盜賊群聚。水旱
相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懷義者也。
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殊高矣。今群臣皆以加上徽號
為請。而臣獨望陛下同辭徽號。為願其心則同。欲尊君而愛君。然
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天意。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
數字可盡哉。

敞又上奏曰。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讓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允。
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臣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沖之德
超絕前古。簡在上帝。人臣歸心。夫已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於義不
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謙德損盈。以保天下者。
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冲退。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

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灼之美又今歲已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矣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之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於心者也而群臣之請遜于志者也惟陛下求諸道而已敞又上奏曰臣所言疑若強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違衆不納臣豈敢沮衆人之意蓋欲成主上之美實以謂宗陛下之撝謙莫如明陛下之謙讓猶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聖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斷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群臣已上五表雖之則頓失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於嚴恭寅畏持盈克謙之義亦令四方無以窺聖德之淺深惟陛下聖鑒此不敢不再三陳聞。

仁宗時知禮院韓維上奏曰司徒侍中某公事重不俟明果而斷察事君之直節有保民之大德爰初服官政及卿職無大小事無闕易必極其忠不爲苟然任提點刑獄屢決疑獄人以不冤治於寄宜法明選公吏至謝絕不受開封號最治爲畿以剛斷無所爲姦至公居之又以其餘力惠綏民人義問歆之出於二府引義獻納有大臣風采私謁幸恩法所不可者一切裁罷問人少善稱道如不及至論國事有所曲直雖平生譽者未爲處疑似當拔其進而相也天子根其用之晚退而老也士大夫惜其去之速然雖家居上尊禮焉三遷其官爵至封國爲公賜予勞問之使歲月不絕嗚呼可謂善始令終者矣謹按謚法清白守正曰正文有成曰獻述公所以當大任爭大名始終尊榮人無間言者亦其樹立所從來遠始勤又與公分財所得無慮推不受以予昆弟之貧者又富貴無驕楊妻御之好居處被服如始仕惟其治身報國之不苟是以爲憂故其德業所致事業如此謚曰正獻不亦宜哉。

維又上奏曰贈太師兼侍中陳執中牽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望補之矣天子以從官之憂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嫡御之禮追冊位於宮闈有嫉廷朝用紛諭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權疑朝大典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寵嬖自恣人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先進賢禮以輔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達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維又上奏曰臣聞尊卑親疏賢不肖之辨所以立人倫也禮者所以維持人倫使不亂之具也朝廷之位爵秩之制車服之數金石俎豆之容皆有等也尊卑不明則尊卑親疏賢不肖紛亂而人倫斁矣故有天下者不可不先禮也竊見國家受命百年郊廟之任尚有未正朝廷之儀尚有未尊祭祀婚葬車服之制多不備所以然者患在棄禮而任人情也夫禮所以撙節人情使一歸於正今任人情而廢禮是以民俗無羞恥之風士大夫無廉遜之節禮制雖繁而下不守法禁滋密而姦不勝蓋有當先而後宜興而廢者矣伏惟宋主陛下比之於周成康之世也方當脩起廢墜興造禮樂以成一家之制典章之有失者此臣所以不得默也臣聞謚成之陛下疑所以廢中良令就宰相陳執中家門之明日變發而下禮之大不可者有四。

夫皇儀殿者，先帝先后之所嘗治喪也。雖宮禁給使之人，知其不嘗處之。而處之矣，不可一也。皇后者，上配宸極，天下之母也。位號既尊，豈容僭瀆。中宮在上，而發用殿廷，以后禮從之，大不可二也。禁禁之內，其祀用樂者，備而不作矣。祀者非天地日月則宗廟社稷也。而禋殿其禮矣，不可二也。殿而不廟，未備四時之享者，奉孝惠皇后之禮也。孝惠皇后者，非太宗之正配也，特以為未立，而立廟用樂遂與祖宗等矣，不可四也。別廟四后，章惠皇后不立忌日，又冥緣此而立之，事已施行，積陛下聖明，柔諫者之言而復止，不然此又不可一也。臣伏思溫成皇后，嫌追冊位號，其實陛下之後宮也。今以異奉後宮，而瀆臣主之分，紊天地之祀，悖祖宗之禮，切計此非陛下本意，何以言之。臣伏見陛下謙儉寡慾，於事神篤於奉先，祠享常禮之外，過自抑損，以極孝恭，未有此。蓋當時臣下莫為陛下正言者，陳執中位居師長，曾無一言之補，次為國謀事，而至於瀆臣主之分，僭祖宗之禮，可謂乖戾矣。生既竊陛下之爵位以厭其欲，若死又得美謚以成其志，是執中終始獲幸，而獨留非理之名，使後世有以議陛下也。臣不勝憤懣，謹因其家請謚，貫其大節之失，加以榮當之謚，苟其寵祿則厚，而令名不立也。其義欲使天下知為臣當盡忠事君，當以禮，又使同諛竊位之臣，知生雖苟一時之榮，而死不免萬世之譏。不然，儀定名將朽之骨，臣何獨為此區區也。且謚者，國公所作萬世之公法也。臣之所言，天下之公議也。陛下寵待大臣，亦已至矣，而使有司得以萬世之公法，天下之公議，貶之，亦天下之至公也。伏惟陛下幸聽臣言，以成天下至公之法，豈不大哉。臣備位禮官，凡儀典之違闕，得以討論。又大臣之薨卒者，得求等為議，以美惡謚之，皆臣之職也。義有所在，不忍緘默。

錄又上奏曰：臣近與孫抃等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謚，論者異同，既而狀申中書門下，臣以謂朝廷且將以下有司使議執中所以得謚恭之狀，然後決其是非，須聞降勅，考以恭字為定。臣伏思之，不勝愧惑。臣以榮靈謚執中者，正謂責其廢禮不恭矣。為臣之節，而朝廷遂用恭謚，此臣不得不惑也。臣聞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謂以難行之道進於君而勉之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蓋禮之意非恭不立，而恭不以禮行，是以招恥辱也。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言治古之時，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各以其職諫，有不知此，謂之不恭也。執中備位宰相，遭遇明主，以仁恕臨下，發事行政，惟是臣是惟古訓是式，前代人君之所難，陛下皆易之。此誠人人自竭盡之秋，而執中乃徇阿倚苟拔不正之說，僭瀆大體，尚未能成明主之易，可謂負能矣。陛下中宮在上，而妃嬪之謚治喪發引，近在殿中，此蹕宮者使令之人猶知其不可。執中尚不能及使令之所知，可謂近禮乎？有司上孝惠祠殿之比，不享不禁寵乎其議，而遂僭祖宗之制，執中表帥群司，縱不能復治古各以職諫，而首自亂猶此，又常刑之所不赦也。且恭之法，君不懈于位。夫位以宅才，才以治事，苟事之不治，雖備潔其衣冠，莊嚴其色，辭終日危譽，無少懈之容，何益哉。執中犯不恭者三，而顧以恭為謚，如此則是謚法可廢，而官守無用也。夫設法而至于可廢，命官而同於無用，臣愚不識朝廷處此，於義何當。伏望陛下亟詔有司格勅未行，復令禮官得盡論恭之說，然後許以臣議下尚書都省，集百官參定臣論，有少屈，追伏妄言之誅，誠無所恨。

維又上奏曰：臣近兩上章，論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不當謚恭，事至今未蒙朝廷俞允。竊聞勅在考功，有司以不應常法，未即奉行，臣竊

循進其惡。謹臣聞聖人治天下，所以得人而用之，其大法有五：士之秀也則教育之，其將進也則辨論之，其已仕也則校其功罪而升黜之，既沒也又作史以紀其善惡，制謚以著其賢不肖，所以教育獎勸懲懼者如此。故士之為善也固，其遠惡也力。在上者總其才而用之，此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苟簡，教育辨論之法既蕩然矣，作史制謚止以備官，而不責其實，至於升黜則非有成可考，或舉或廢，各因其時。在上者方患才之難得，官之不備，不知所以教育獎勸懲懼之法不立也。臣請以執中一事明之。夫執中學問之不講，行治之不達，而遂至貴顯，此教育辨論已廢之驗也。既位宰相，首亂天常，尊寵嬖妾之義，而優游壽寵，以一品自終，此升黜不行之効也。今日臣等欲加公議於已然之後，而同僚不以為得，朝廷不以為善，探其論不少加參考，此又備官而不責其實也。所未知者，但史官耳。若史官又處其守，則是聖人之法都盡矣。方今風俗頹靡，百職墮惰，謂宜力加振舉，以消因循之弊，而乃奪有司之職，使不盡其法，近至公之論，使不極其理，臣恐非朝廷之福也。伏惟陛下觀聖人制法之意，察後世苟簡之弊，為當今之所宜急，使有司不失其職，公論得有所立，非臣之幸，實天下幸甚。

知太常禮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書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以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有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中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以容，如天如地，念恩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眾望，不欲委之有司，聚以公議，且將捨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遣宦示于外，臣等竊謂[illegible]

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有以賜之，亦非群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名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為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為，豈不素聞。然欲以恩澤之私，强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所屬，豈可掩蔽。必以夏竦之為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為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識計國家之失，豈在細事。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嘿嘿戒之章，雖犯鈇鉞之禍，猶僭妄言，正為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審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為萬世之法。

光又上奏曰：臣等既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竊以竦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能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切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闊見辨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所謂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愞苟媮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術則貪昧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竊恐違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宮之臣故也。向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為不合眾心耶。陛下必以竦為正直無邪，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掩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漢有侍以謚為寵名，何害於人。臣等所請[illegible]

言其實。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爲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威害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雖勞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誄爲大邪。陛下舒謚之以正，此不可以擇誄之惡謚，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謚法所以公於後人者，以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毀之，使忠良勸善之士蔑然於後世，皆弱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威而固爭也。與人父子爲然，苟欲特罔務勸沮天法，不可因循壞也。伏惟陛下博採，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擬改賜謚，正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一

謚號

宋英宗治平二年，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尊號，翰林學士王珪等上狀曰：臣等參詳兩朝尊奉禮儀故事，令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翰林學士韓琦奏言：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期，則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有詔集議以聞。時翰林學士知太常寺范鎮上奏曰：竊以爲父母天下莫隆焉，至于繼大宗則降其服，何也？大宗之統不可絕，而父母有嫡庶一本也。視其服紀之降殺，而知聖人制禮之意也。知名之不可以貳也。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別嫌明微而不可以不慎也。爲父母稱云者，是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云爲伯叔報也。推今亦猶是也。漢宣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皆可以稱其父爲皇考，然議者猶以爲非，何也？蓋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陛下既稱仁宗皇帝爲皇考，又欲稱濮安懿王爲皇考，則是兩統而又一父，其甚於漢之失也。所以嚴宗廟也，非聖人制禮之意也。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國朝之制，伯叔兄弟子姪加皇字。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爲先生，則陛下亦宜依爾雅及國朝故事稱皇伯而不名，如前議爲便。至於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今以儀禮及漢諸儒論議、魏明帝詔凡五篇，其間議有是非，事有當否，惟陛下裁處之。大抵相儀禮者爲合于禮經也。

時知[redacted]諫判禮部宋敏求等亦上奏曰：臣等謹按勅文稱儀禮爲人

衰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疏曰此謂其子後人反來為父母在者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儀禮謂本親亦曰父母蓋追本其所自出者不明言父母則無辨別亦無以為言也勑又曰令文與五服年月勑皆曰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並據令文五服年月皆出於儀禮也勑又曰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謹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孫詔昭帝後實孝昭孫屬也以其父為悼皇考宜也光武起於民間中興漢祚而推以世數上繼元帝固非元帝親命為子以南頓君為皇考宜也陛下既為仁宗皇帝親立為子矣仁宗乃陛下之皇考也今若又以皇考之名加於濮安懿王臣等以為甚非禮之不貳斬也

尊無二上之義也勑又曰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臣等謹按出繼之君稱本生為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漢安帝紀載清河王慶但不名爾此范曄特變常例也至於東宮紀則亦名之安帝即位清河王尚存當時別無殊禮按本朝真宗謂秦王為皇叔仁宗謂楚王昭成太子並為皇伯是則皇伯叔之名在本朝稱之久矣豈遵用舊文有所自也或以謂可加為皇伯父者謹按荀子與史記並載周公自稱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箋曰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為君於魯謂封伯禽也是詩人追述成王封伯禽時周公尚在故稱叔父者是生稱之辭既沒則未有稱為叔父者又經書稱伯父叔父同姓之臣也前代帝王多不遵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西晉則封皇從伯父望為義陽王從叔父幹為平原王亦生之稱又

或謂皇伯考者謹按父與考存沒之稱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祖與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晉武帝稱景帝明皇稱中宗本朝真宗稱太祖皆曰皇伯考是與王享復尊位乃可稱伯考也又或謂可依漢宣帝故事稱親史皇孫如淳曰親謂父也謹按禮大傳曰親者屬也王制注曰周制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並自始祖至父皆稱親漢宣為昭帝孫屬仍得以悼皇考為親與上之皇考義同蓋親者父也皇考也不可以稱也臣等請今來濮安懿王宜如兩制禮官所議以示萬世至公之法

初執政請集百官議蓋朝士以有希合既而議者多是王珪羣言洶洶有旨權罷集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疏曰臣伏覩近降勑命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定議濮安懿王稱皇伯不合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續准手詔以論議不一權罷集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庶合禮經者臣切以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本合衆意有所適從宜可事未有定遽罷三省集議遂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謹陳愚見敢以上聞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蓋為大宗後者為大宗斬為小宗周不貳斬明於彼而判於此也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稱父母者所以別其本正於後也在屬籍當行除附所令之意又可明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公事詎嫌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叔皇兄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切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而服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臣恭以陛下纘承寶緒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也俯終祥禫尚未逾朔

謂。遂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以為然。方陛下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
顏猶懼其不足。遽復顧私恩。外親戚而忘大義哉。就如有司循情阿
指以濮安懿王為考。仙遊為妣。示於中外。得為安乎。臣切謂蓋書非
出清衷。必使臣苟惑聖情之二。輔臣不能為陛下開陳正論。又將答
其詞。隱遠首禮義。成亂人情。忘先帝之眷倚。陷陛下於非正。得謂之
忠乎。臣伏望陛下覺庸輔精勤孝治。不俾訓益以害至公。既罷三
省集議。罰參詰旨以下。珪等議為定。以前後所獻不一之論。並降
出外。辨正是非。明其罪罰。賞之於諸可以與擇群疑。杜絕邪論。不皆
何以明陛下之無私。判中外之深惑。傳之永久。所損不細。臣備員臺
憲。敢不盡言。唯冀睿哲斷之於中。早賜施行。以息浮議。
論以樞府大臣。宜同定論。與樞是非。又上疏曰。臣竊以國朝承五代
餘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領。任重體均。其實一矣。然而軍國大事。皆得

今議。今議崇奉濮王。此事體至大者。始欲集三省合議。而終不謀於
樞府。臣所未諭。兩制及臺諫官論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言者不一。而
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詎無一言以正。朝廷典禮。豈所謂以
道事君者詞如是耶。今使人進說。蔽竊中書。遂彼執守邪論。當有
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
寮。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父而不時。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
侍御史趙瞻上奏曰。臣伏見近下兩制儒臣。會議濮安懿王稱親。以
仁宗皇帝早年鞠養陛下于宮禁。遂於往歲下明詔。以陛下為皇子。
嗣承顧命。樞前即位。故用為人後者為子之義。特重大宗典禮甚明。
則濮王實仁宗之兄。於陛下尊行為伯。昭然無疑。而議者復稱禮辨
所生所養。猶有父母之文。以為論難。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乃取
大辭一字以亂正典。且如文有去婦出母。去已邪婦。出不為母。不書

其名。將何以效。又稱漢宣光武追尊父為皇考。且執不知宣與光武
遠繼祖世。不為昭元之子。寧傳為義詿誤聖朝。昔漢董宏阿附丁傅
開發邪議。師丹守正。終析僭號。至魏明帝敕戒公卿。則曰敢為佞邪
導諛時君。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今大為臣而
自為臺宪之行。復待陛下不以聰明之質。上貽先帝。下負所屬。藐引
大辭。詭為詔旨。遂下三省臺官集議。朝廷止士莫不發憤。欲建正論。
今日復傾手詔。以為論議不一。權罷此會。仍俾有司博求典故。臣愚
聞命切謂未允。且衆論本上。安知不一。國家議事本擇僉謀。要一有
司執右多士。與章必實不講聞。今云博求。豈復如此。豈由邪說直
塞群言。不思據經。自欲作古。存著未定之意。沮格前議之端。中外讙
驚。指名有在。韓鄉如此。心迹可察。伏乞陛下昭示不一之義。廷詰無
異之實。如彼於禮經為是。即可施行。或臣與前議為非。請從誅竄。况

國之寶命。不當因循。朝之縉紳。堂上學問。頗敢建議之者。使與臣等
對辨。邪正一定。以慰天下之望。
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奏曰。臣伏見自古人君臨御之始。施為厚
措。必有以厭服天下之心者。或以至公大義。或以深仁厚德。非此二
者。未足以得天下之心。漢高祖除秦苛法。與民更始。若深仁厚德也。
光武非平帝之親。以天下思劉氏。乃追繼平帝之後。不私尊其父祖
者。至公大義也。至如太祖皇帝始即位。則除五代之苛虐。禁從兵之
卷市。太宗皇帝始即位。則親試天下士。擢美官者數百人。真宗皇帝
始即位。則放天下逋負數十萬緡。仁宗皇帝景祐親政之初。則亦用
考士擇官之法。四聖相繼。率用此法者。蓋知天下之心。不可以智巧
得。而可以公義結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除擇之始。天下之人顒顒
觀望。乃陛下結天下人心之日。而大臣曾不思慮。欲加濮安懿王

非正之，乃以惑天下之視聽，有識之士遠近驚駭，以為大臣上負先帝顧託，而導人君於非義。臣已累狀奏陳，備其本末，未蒙施行。臣非不知阿順陛下聖意，乃為自安之計，然臣猶陛下非次拔擢，置于言路，親加訓獎，形于詔諭。臣若不極于誠，使陛下由此失天下之心，臣復何顏以事陛下。伏惟少留聖慮，以社稷為計，以天下人心為念，以四聖親政之始，皆有以得天下之心為法，特頒手詔，出自聖斷，罷安懿王典禮，以兩制、禮官之議為定，則陛下以至公大義結天下人心自今日始矣。

大防又上奏曰：臣等累具封章，為濮安懿王典禮乞依兩制臣寮定議，伏覩手詔再下禮官詳求典故，切知太常禮院已具典故奏陳。臣等於今月二十一日同到中書，召議執政，臣寮皆稱禮官奏狀留中不下，兼臣等曾親奉德音，且候禮官檢討，至今多日未聞施行。伏緣

陛下臨御之初，敦叙皇族，自燕王已下各加恩禮，更封進國，以榮其至。況濮安懿王於陛下有顧復之恩，封國優崇，豈極人臣之典，而不宜在諸子後矣。特以大臣立議太過，禮不時舉，致物論不同，中外驚駭，遂使追崇之禮至今闕然。仰觀陛下孝愛之誠，而未厭四方顒顒之望，非所以榮親而廣盛德也。臣等愚陋，以為濮安懿王典禮抑禮而不舉，不若屈情而亟行。伏乞禮官所奏典故，早下有司施行，如禮特使安懿如在之靈，樂於陛下之中禮，八廟降觀之鑒，善於陛下之至公，顒顒之望，四海如一。

治平三年，時濮議久不決，臺諫交章論琦。上以皇太后不悅，內出手詔切責琦等，且緩其事。太后復出手書曰：吾近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多日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詔曰：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議崇濮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以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其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置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中書判戶奉聖旨，宗朴狀，服闋與除節度觀察留後，差奉濮王祠事，改封濮國公。時判太常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覩降敕下太常禮院，濮安懿王皇帝稱親，臣奉詔禮司，晚夕惟處義有未安，不敢自嘿。切以稱親之說，蓋用漢宣帝時有司奏請史皇孫故事。謹按：皇孫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遠繼祖統，於漢家無所考之嫌，史皇孫初無謚，有司奏請之始，故

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謚，祇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稱號。且陛下以聖明之德，仁宗皇帝拔自旁支入繼大統，雖天下之人三尺童子皆知陛下濮王所生，然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安懿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皇帝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更不施行。

呂誨等上奏曰：臣等伏聞手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因已見陛下守義，循公議，事之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為安，群口紛紛，不勝嗟憤。臣等切詳皇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發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為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結，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御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宣帝之時，尚為有司所奏，禮為

人後者爲之子請謹視華昭前爲未有封今大小正統之母追稱小
宗所生爲親者也錯亂禮法失其本意若欲准此宜故事以濮王爲
親則襄國已降日當爲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
詔令而爲之子故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爲皇太子即皇帝位
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爲親則先帝詔命之詔不行而
陛下繼體之義不一況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
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姦臣之諛遂忘而弗顧陷兩宮於有過之
地使四方夷狄藏先帝之遺詔暴陛下之過舉赭面歌欣羨之心爲
忠憤不平之氣可不痛哉爲一國家長民以有先帝遺詔爲問則執政
之臣其將何辭對之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晉議之臣安得不誅
臣等待罪于家屢蒙詔言促令供職而蹤踏未敢承命者以此故也
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

爲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
路爲耳目之臣哉臣等之心有死無二伏望陛下留神熟納天下幸
甚。
誨等又上奏曰。臣伏覩六月中敕下議濮王典禮引漢宣光二帝稱
考故事今月十二日詔不敢當皇太后追尊父母之禮且欲
以塋爲園立廟俾王子孫以奉祠事。臣愚以爲今日典禮安事體不
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於外因其地葬之故曰戾園悼園即位後
八年有司言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
廟因園爲寢後議者以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光武爲
湯周文漢高受命之君繼體謂繼統爲後者考廟悼園宜毀勿脩乃從
其請。今濮王陵寢因子孫之序奉邑守衞皆已嚴具必欲別起
園寢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舊域不惟煩擾陵隔亦與□王分別

韶與僖殺有未安濮議皇止一事是爲宣帝承大宗不可先小
宗之祀故建立戾廟不爲過矣議者猶曰考廟悼園宜毀勿脩益禮
不論時而當有序於昭帝也況濮王嗣續衆多奉祀何闕陛下不專
事於仁宗而復顧於私親示諸天下其如公議何臣切原一議之意
蓋出於佞臣之私今乃繫宜陶之事遂追哀帝之迹而言權臣人皆竊笑
今日且欲進其取信衆議接下請或達之請說示今何可久也陛下
獨不念先帝所倚之廟感實陰在建禍福所繫臣雖愚昧實寒
心。伏望聖慈[illegible]無惑邪說復亂典章請順人心俯從天意其
因附循探將行追崇首議之臣不可寬宥以慰安中外若爲急務臣雖
納給諫擯去官守之罪實敢昌昧畢其愚誠。
英宗時韓琦上尊號冊文曰臣等聞大道貴虛物而不貴其報然飛
走之機必時而有爲者以知其本也君德被而萬物而不有其名然臣

群之望而安而肯號者。以獻其誠也。故報雖不責焉。而知其本者無
必辛名雖不有號而獻其誠者若不足以上下之情也而古今不
能以易也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得於天不問而式舉文之聖
鋪下行而無不備於六藝而無[illegible]師德[illegible]
四海德之譬夫大明將升光氣前[illegible]而可論哉叉手膺受
聖說普降[illegible]一地勤送[illegible]之詩聞嚴宮闈
而細大必備外止紀綱而[illegible]成[illegible]歸也幹神化而獨運
下堅錄寡慾安其生至于畏法不敢澤其[illegible]族之際也傳先乎知
道其百姓之敍也奉精乎任人若夫近見[illegible]咨訪不德有虞之好
問也抑損浮費用度日約天而之克儉也緝熙光明而躬行以興周
成之保邦也綜核名實而賞罰必信漢宣之圖治也亦會衆美之詞與
太平故自身率州謂日月所照皆奉順尊教無敢廢違以保四

聖以開休。極百王之盛節者矣。迺若肇禋吉土，始見清廟，祫而受釐，
慶將逮下。下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叩閽屢請，
上不稱以形容於萬一。而陛下持易之謙，鋪遵之猷，抱黃一儀而不
自滿，功倍八世而無所矜，冲然弗居，可拾不下。日是輿情鬱邑，罔相
責謂，以謂廢聖之烈，赫赫如此，而不能發揚而增大之，是不若禮達
知本之旁也。今三朝之言，萬玉來會，重譯有貢，八音在庭，臣等幸於
此時，簽要爾推，詩奏五上，冀肺腑竭，陛下稍熟，論報曰：不得已而俞
之。天道濟群生而不言所利，體乾也；弼事大命而甚固有之，膺曆也；
化成天下而神光日新，文也；守在四夷而兵革不試，武也；日月而百
姓不知，聖也；規寧而萬國以歡，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
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伏惟陛下無前之蹟，奉忘其名，
俯察之懋勉而是從，斯亦遵祖宗之舊而慰率土之情，極詩其盈，

奏議卷之二十二　十一

以守其成，壽考萬年，以安以榮。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時百官上尊號，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道德之盛尊，而益光輝
之神合無不悅順，竊見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群臣循故事請上尊
號，以陛下睿智聰明，淵虛謙恭，事雖微，有小可正，以屬若承而
為冥五稼穡澇，編戶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今不忠陛下當此
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吾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古，近出唐
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襄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群
臣上尊號表，伏乞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臣區區誠
欲裨益萬分之一也。
光又上奏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寅畏，祗畏天災，故
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
近，朝夕不離王者左右，禍吉選凶，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

言，豈可謂之適然無知而簡慢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
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溫無冰，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
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盛，歷兩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
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栖惶，流離
滿路，西戎內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
勤恤民隱，責己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
曾不為憂，或以為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為景星嘉瑞，更當有稱。
今者又有侍臣建議請上尊號，冀為欺罔，上天開誣海內，莫甚於此。
足使上帝鬼神發怒不悟，自踐阼以來，陛下遭此災疾多矣，而未省此
皆群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寤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
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群臣，勿上表章，勿尊號，勿受，更下詔書，
深自咎責，詳四方廣開言路，亦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為和之道。伏

奏議卷之二十二　十二

聖聽，虞復詔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
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怒，福祿大來，陰陽和平，多稼有穫，孝生百姓
莫不幸甚。況陛下嚮者郊禋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今
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
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竊見近日群臣皆以言為諱，入則稱千稽首
請加鴻名，出則錯立竊議，腹非竊笑，然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可
者。臣竊痛之，是敢安進狂瞽，惟聖明采察。
翰林學士王珪上仁宗諡號議曰：臣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
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
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竦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
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
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惟詞臣撰

議。即降詔命。庶幾不得參聞顧違神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尊謚。欲
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
有以信萬世之傳。臣謹議。
珪又上議曰。臣伏奉勅命。以七月十九日集官於南郊壇告天。請
到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illegible]臣擬議及廟號。大常臣
謹上議曰。臣聞元精磅礴。溥博物而不能其迹者。萬名曰天。至德汪
洋萬世而不有其功者。進號于帝。伏思在昔帝王。崇廣大名於紀
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以昭崇無窮之聞者。帝莫盛於堯舜。至夏隆
於禹湯也。蓋易名之典。下不得誅上。古者特為至尊之謚。必質于郊
然後定之。謚所以推天下之至公。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
自專也。恭惟大行皇帝。躬上聖之姿。承累聖之序。涉大寶之重。蒙積
累勳之緒。明苞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擅泰定之勢。而弗恃以安。因
審幾然晚。規所未形。俔慈積慮所不及。精天命之匪易。是嚴恭戒懼
底以吾虛心之微。識民情之靡常。迪池容照沐。庶以陶善類之際。知
括萬慮而不可測。思涂四垠而不可形。如兩儀之無不覆載。如三辰
之無不臨燭乎時。備康官。繼絕世。禮高年。勸力穡。戒常賦。抑末遊。屈
已以還諫哉之材。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賞罰而操衡之。章明典
禮而闢赦之宥。恕刑獄而蕩滌之。悲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
逸。愛其力而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群公庶尹。同弗寬
正。相與謀王之朝。咏鄰絕匱。同弗[illegible]神與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同弗順祇。捐與立王之寔。盡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寔之能
御也。則復耕籍於千畝之田。祫祭於先王之廟。報天於萬則入奠
于圜丘。嚴父之孝畫則再備於明堂。宗室既著則廣諸分王之愛。邦
統未昭則像有主器之屬。下議禁之詔。以考鍾石之和。置寫書之官

以紬經史之學。是要敷席開講筵也。嚴機秘守。實味道也。深思粹發
窮聖作也。飛龍潑墨綸天縱也。知聲色之靡。伐於德義。於是乎屏燕
飫之樂。屆雖先之進。躍於精神。於是乎絕盤游之欲。念組織之艱。則
卻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宮室之壯。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勞師
則連納上開之望。南蠻阻叛。不欲深入勤兵。而自致藁街之戮。時則
有命少缺。浸卑降之應。委燧圖合讖而浪之。瑞叢四十二年于茲。可
謂海內大治矣。總覽前代。前學庶其詳。自詩書之載。於所
元終都微李來有如茲之盛者也。方將勤儀休受。永祐皇圖。神撰歘
厭。邦壽上延。仙鼎已成。不逗剡山之御。至承雖在。空隕渭水之遊。嘉
祭既升。河執迫至。下華蓋於北極。引龍轄之西。照以昭國。方以推心。
三靈為之變色。百姓錄是而路[illegible]。靈廣毅有以祭三靈
而炳帝烈也。謹按謚法。一民無能名曰神。經緯天地曰文。道遠先知曰
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明。慈惠愛親曰孝。若乃群生嗟嗟。疑
之莫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主神孰能創作禮樂。除文雜燕然而
大備。非主文孰能求祖宗廟之本。實發先識以建大本。非至聖孰能戡白
亡之不滅[illegible]非至武孰能與未嘗昧之情。藉乎聰明而無所遺
非今明孰能修序。故以大祖先之志。非至孝孰能廟號之建尚矣
雖其德若聖賢之居乎所以尊明令顯中興之主。至于代祖覆
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以獨未有以當之。師當時鴻儒碩學乃略
於稽求。將天之所啓。期以克配大行之廟庶。云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誼也。大
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臣謹議。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
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勝子奏取聖

言去詭。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
為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九年。群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
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尚恥其實。終不肯有
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曰。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但曰以理言之
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其群臣懇請。乃
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
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至次年有謟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
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足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
尊號。識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
二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
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況乃
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群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
聰明睿智。雖享有鴻名。無傷。作未久。又在衰詘之中。考之事豈以未
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命更不得上表
則一舉而四善可以措應名而得實譽
者
二年。釋奠上言曰。臣昨日伏睹中書劄子。下住院以四月
一日群臣上尊號。於後世人君之多乎。
乎居為名。已罪。實於義理有害。何則。比年
地震徧天下。而河北尤為之甚。自前史故老傳聞。有若此之異。加以
冬無宿雪。春無嘉雨。風霾晦冥。反理失節。今瀛河北地震尚未止。既
民尚未復業。而諸道尚未有得雨處。而都下風霾日夕發作。乃欲以
此時歸頌功德。崇上尊號。臣竊以為非其時矣。臣陛下憂憫萬姓
請於天地廟社之司。詢其視其必須引咎謝譴。長嚴未答。而遽舉推
崇之禮。雖陛下沖挹。未必當之。然而事理相反。有異誠一。恐不足以
動天心。變假使此事是聖意切所欲。猶當痛自損抑以答天戒。况
陛下緣皇帝而稱之。而何觀此數字之美乎。伏望聖慈深思災變之
大務。以至誠為本。推而勿受。臣愚慧但知有益人君則為
之。不識忌諱。惟陛下寬其罪而取其言。天下幸甚。
神宗時。代帝王尊本親。號曰。漢宣帝繼昭帝。即
位。詔議故皇太子謚。置園邑。有司奏請。故皇太子宜謚曰戾。史良娣
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史皇孫謚曰悼。又也。母
曰悼后。比諸侯王。漢諸侯王母夫人皆曰后。園置奉邑二百家。後八
歲。有司復請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戾夫
人曰戾后。皆益奉園民。光武中興。上承元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
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十九年。尊宣帝
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
舂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東晉元帝。由琅琊繼統即位
之後。以父恭王無他子。以宗子裒為琅琊王。奉恭王祀。其後王薨。琅
琊皆更立王。終晉王世。皆代帝王。自諸侯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
諸侯王三帝也。宜不。於其父祖。雖崇園寢。置園邑。令丞。所以異於諸侯者
而不加尊稱。不封國邑。尊本恭親之義也。
其曰祖。曰皇祖。曰皇考者。有司之失也。何以言之
父祖之尊。不容改更。稱謂但以上承大宗。不得復顧其私恩。故服有
降等。而名無異稱。儀禮喪服傳。齊衰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師丹議
亦曰。降其父母恭。所以云者。欲其別於他親。於義無嫌也。今不曰父
而曰親。而與九族旁宗尊卑無所別異。於義安乎。不別加稱謂。直曰
史皇孫。則中外無疑尊卑之義自見也。至若皇祖皇考之稱 天子

侯大夫士奉祭祀之文。禮記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鄭康成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君是則豈可稱於羣臣論議之間乎。故宣帝詔直曰故皇太子是也。然則考與父豈有別乎。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illegible]〕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云。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曰匹。尊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考妣叔考妣之語。此其所以別也。宣兄之世。議者不能推本此意。以附學時主。使盡禮意。故曰有司之失也。晉元帝雖越在江介。而能定其大義。不失紀者。以當時諸儒若賀循華恒〔一云〕皆有禮學。闡辟正本末。不違越於先代。不致譏於後世。誠有由也。先帝繼位之始。深惟其故。追尊宗室諸王。猶因爵濮安懿王。無所加進。宗本之禮。不過置園陵。立園廟而已。此合乎宣光尊本恭親之美也。初議稱親。後亦疑擬封王之子爲濮公。使世世奉祀。以正其國統。此又聽過於二帝。臣恐晉室不足儗倫也。〔[illegible]〕今欲因改封故王。議諸尊之禮。莫若增陵廟以奉國之主。加本國以嗣王之名。旣合於古義。又不違先帝之本意也。先帝不追尊祖禰。縣君蓋見聖慮之深遠也。〔[illegible]〕今議尊崇。請許其所生宗室子援羣臣封育母之例。加封號。期以誕育先帝之故。優詔褒崇。特進大國。旣緣宗室之請。則不失正禮。推以先帝私親。則其他宗室不敢爲比。亦可以成先帝之志也。

十六

鄭獬上奏曰。臣伏知蔡康縣令范亦顏者上書。欲振前議。追尊濮安懿王。士大夫得其書而讀之。莫不泣啜而痛疾之。臣可無言乎。亦顏稍故者言。英宗皇帝不五年昇天。實在安懿王稱尊。此仁宗之神靈譴之也。彼若未嘗有此說。特出於亦顏私意。其誣先皇帝以及仁宗。天遠不遵於法。不啟司馬光爲中丞。自以才選。呂誨等復連疏於數。今亦顏乃謂陛下擧繼義者以蔽揚先帝之過而自取美名。敍於子道難義。豈不可以補先。亦痛旣詆先皇帝以及仁宗。又毀陛下以不孝。其可勝誅哉。亦顏稽天子將議禮。書豈謂天子不計曲直。使可制禮乎。是亦中文理而已。以先帝之聖。猶曰稽古。不用聞私意而爲禮也。其言舜爲之禘。湯武之逆王。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奉合孫度。非與尊濮安懿王之事相類。孔子之時。魯雖門而觀。宗廟昭穆不獨序。郊禘也。冀高郎之不知經。亦輒欲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帝。以明非天下之帝。則大宋已帝天下。又安有濮國之帝乎。况亦顏云。皆變色爲白。眞僞易言。非祖宗之本統。破聖王之大法。孔子稱言僞而辯者。其亦顏也哉。臣聞曩日之議也。獨歐陽脩唱其端。大臣逮附之。其下引臆而陰相和者。又數人。於時號之於朝廷。則朝廷之臣以爲非。號之於衢路。則衢路之民以爲非。號之於國邑。則國邑之人以爲非。至于海隅出獸章本。如其假言。亦必以爲非矣。賴忠藎之臣心下外。朝疊章累疏。力抗奏言。於是大本正而天下之論息。天下始灑然以爲朝廷之清明矣。今亦顏又欲逐前議而亂朝廷。臣雖知陛下必不信。然其端已萌。亦不可不黜絶之。先帝之切孝情。言亦不

十七

欺罔聽熒伊近臣議議者為不可於是輟止之。是先帝未嘗過舉也。
設以為過而輟止之。是成湯之美行也。乃是為說誠非服乃欲飾非
歸先帝或過於陛下。阿附於常相賊亂於邪俗。臣聞造作紛言破律
亂常者必誅。請付有司以治其罪。臣不勝憤懣。
哲宗初畢仲游上言曰。王者之興必有其德。王者之數必有五行。王
者之起必有其地。故有道德之號有五行之稱有地之名。聖人王天
下則三者不待求而有之矣。後世淺陋師學強以謂三皇之德有餘
五帝之德不足。故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
號因其名。是以伏而化之謂之伏羲。神而化之謂之神農。得其中和
謂之黃帝。是象其德之號也。若顓頊以高陽為氏。帝嚳以高辛為氏
堯以陶唐為氏。則因其名之號也。殊不知三皇之起必有其地。有地
則必有名。五帝之興必有其德。有德則必有號。傳其德不傳其地遠

而略也。傳其德傳其地者近而詳也。以其遠近詳略。故少昊之起。既
以德為天下之號。而又或稱窮桑者。則必傳其地之號也。不然。以道
之中始而為顓頊。以行善傳從而為堯。以仁盛聖明而為舜。是豈非
執之號哉。先儒之妄可見矣。如五行之相承則伏羲以木。炎帝以火
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頊以水。推而至於前世未有不於五行之數
也。若夫三代之正。王者所以新民而更制也。故夏以十三月為正。平
旦而為朔。商以十二月為正。雞鳴而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而
為朔。故二正三朔之相更。如春夏秋冬之相易也。然古今學者之謬
不至於太過。則失於不及。其太過者。以謂車服旌旗章繪皆然。是
有所尚。夏尚白。商尚黑。周尚赤。蓋象其萌芽之變也。其不及者。則
謂天地四時生殺終始。雖一日而不可易。易則生殺失其常而終始
亂其序。是以三代之正未嘗相變也。然信其說之太過而謂色更有

所尚。則周官車服之制。旗有大白。冠有緇布。犧物為色。各在其方十一
尚也。若信其說之不及。而謂三代未嘗相變。則秦又以十月為正矣
三代果不變。奚為取而更之也。故孔子曰。行夏之時。言其夏則與周
之不同明矣。是以一王之興。不能用一正。而尚白尚黑尚赤之謬亦
不可取。
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
婉儀。又贈淑妃。陛下將為之輟朝掛服。群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為
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內侍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
微。頃[illegible]方[illegible]嬪。今送終之禮。太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
近世惟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蓋以下承之列也。內侍本以
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
方給鼓吹。後至中宗韋后始建議。妃命婦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

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
無大盛過分。甚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
不意今茲以既沒之董氏而有司論曲加崇飾以褻紊制度。瀆輕
名器。使天下之人謂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聖德也。況禮數
既崇。則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
急。凡元元愁苦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
虛名盛飾。豈復知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
司。悉罷議謚及策禮。其葬日更不給內侍。凡喪事所須。務從裁損
不必盡一品之儀。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八年。禮部侍郎范祖禹上奏曰。右臣伏以大行太皇太后擬謚曰宣
仁聖烈。臣恭以先太皇太后極功全德。保佑皇家。光越前人。遠映千
古。雖究盡謚法。不足以形容盛美。竊聞陛下孝思欲極罔極之意。臣

竊懷愚見，不敢不言。謹按謚法，聰明睿智曰獻，若以獻字易列，實則功烈可從而知。又明肅太后上二字曰章獻，慈聖太后下二字曰光獻。今議先太皇太后下二字若曰聖獻，則於稱號尤美。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酌，以慰答神人之望。

徽宗時，御史中丞錢遹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削去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旅進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黜削忠彥等，及追貶大臣論罪，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況既為先朝所廢，明宗廟祭皓淺時為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發正廢事，斷以大義，黜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陛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亡之事，不得而備，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服廢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間然，若孟后所據泰和殿之宮，宜明盛之朝，而猶襲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趙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使享，陵寢不可祔，祔於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言后由是復廢。

翰林學士王覿上欽聖憲肅皇后謚議，曰：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舜帝之所以帝，始於嬀汭之嬪；文王之所以王，本於關雎之化。蓋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皆自近本末之序也。恭惟大行皇太后生于慶門，世濟勳德，在父母家已能躬儉約，禮不以公卿之閥驕其心。方神宗皇帝龍德潛邸，已作之合，其遵詩禮之訓，克循子婦之職。及帝握乾符，御大寶，恭事一祖四宗，維國之具，稽考二帝三代善治之道，登延儒臣，崇尚經術，以昭萬世之業，后亦正坤儀於內治，上以奉慶壽、寶慈之懽，下以廣麟趾之實。恭承明祀，述宣陰教，以為六宮之律。故神考之休德盛烈，渾然無窮，懿德之徽音茂實，光于不朽。此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之願效也。承天保之祿，十有九年，奉東朝之養，十有七載，率經本緒，尊而先於求賢，則懷輔佐之志；於鞠子則推均一之愛。服御簡素，不玩珠玉；覽觀圖書，增益自得。深戒私謁，尋常以親屬干朝廷，神宗每語家事，輒無所言。錢務未決，翼以咨之，從容討理，多出常情之表。遂行日隆，文高盛旌，變治舊術，識不偏周，與貴德至。於是有戚屬恐懼之語，無踰君儀從之錯，華歲推恩，宮壼有定數，以次及之，間或偏厚。哲宗繼統之初，崇慶聽政之際，群臣宣事多中外陰受其賜。哲宗富於春秋，不憚未幾遽至大漸，帝及懿王元兄權臣，人情恟懼，神器莊獨，伏大義，請帝自其肩揚，不命援立，仁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守正不惑有如此者。皇帝踐祚，權宜同政，御後殿，近制也。辭之而弗處，避家諸常禮也。試之而毋辭，事無易，雖克己不吝，心無遠矣。惟善是從，曾未春年之間，歸中還亂之命。皇帝涕祈懇至于累日，確守不撓，還復明辟，其委遠利勢有如此者。遂致政事，寰家外氏宗田宗族，咎寵以異數，語有欲官，聖持不下，帝雖屢請，慈意愈固，終不行。已覺之後，易銷其惡，豫防患有如此者。不豫之日，皇帝未不解帶，累心觀嘗藥，思多方禱祈，冀望康豫。問所語，皆軍國遠慮而已，言不及私。實閨宜事為世▇譏之休名，遺書大眷同山荊期。

時行以禮臣竊嘗稽風雅於古詩考紀傳於前史有后妃之德者或
無遺愛之功有遺愛之功者或致辱咸之譏至於功德兼隆始終無
玷者惟倜儻未有大行太皇后之全也然則雖欲以言語形容惟
是字於誥令頒於士民巍巍乎其著明者乃使扶陳其概然爲君夫
精微妙察則何能名之有謹按謚法敬事而用曰欽威儀悉備曰欽
通達先知曰聖揚善賦諫曰聖刑政四方曰憲博聞能法天曰憲剛德
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不加飾於籌謀推致于於權輿升降遷遜
皆有法度左右親信等見惰容可謂敬事即用矣可謂威儀悉備矣
坐鎮危疑濟務時艱於天人相與之際有藉亮先見之明其動也時
能斷大事可謂通達先知矣可謂揚善賦諫矣母儀三世克慎終身
淵深專嚴婦德自化海隅蒼生咸蒙藏護可謂刑政四方矣可謂聖
能法天矣內睦外順好蹤而成以天下之大公任天下之重責力安

宗社鎮安生靈可謂剛德克就矣可謂執心決斷矣稽是數美實爲
大成質諸鬼神而無疑參乎天地而無愧斯足以形容典册名冠
有列先以詔後世
欽宗時趙居師劄安國上奏曰臣昨例職經筵專以春秋進讀緣春
秋正文有淵聖御名方具奏劄未及進呈得罪去國伏聞經筵議事
乞以它字易之定讀爲威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第已施行臣今者
吉纂脩於經傳本字既有詔令可遵即未委臣所纂脩出於己見謹
引他經子史有犯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告遷避有所疑
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與稱有稱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
帝之名而堯與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
諱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編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
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諱其文至於不名詳畫依本字

至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匡王名班而書曾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
侯夷恭王名句而書晉士匄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
書戊申朔寅王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按春
秋書成宮楚莊王之朝哀公之世旬乃恭王之名也哀即三世之孫也
宋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回避春秋
爲尊者父而作仲尼豈不恭君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以來此義
不行臣子習爲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避爲適者
易人之姓以避爲嚴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爲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遷
諱爲言甚去其文其甚則有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名實既
紊名實愈亂本朝沿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
尊春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凡所施設動以春
秋從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脩經寫進本恭引他經子史之

類欲乞應犯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普所述春秋解
例並依監本空缺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庶幾以責臣
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書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尚存軒氏欽王之
義明恭順之實
高宗時黃次山上奏曰恭惟陛下君太上皇帝躬仁厚之資體明睿之
運自初即位則收召耆俊開諭德政旦夕孜孜宣明祖述唐虞之內
禪之業在宥天下二十六年撲所既其昇付豈不甚盛哉
若乃玩心神明體精究典籍令溫雅麗古有光經定刑法與民更始
養生葬死將策之無憾既富而教恩底於有成戴白垂髫含飴擊壤
物殷地大治久安生歟天步方艱而人心益固天未絕晉堅予勿畏
民之戴商景命者顧惟春韓問而中外遐邇號慟隕絕不啻若喪其
私親此蓋人力也蓋有以得乎天矣詩詠有德樂舞后功其經同

宣明盛德之所隆也。屢遷動華至于文武纘昭憲崇益觀睿韻七十
有二君垂世行遠。今爲叙已矣。惟稽古之君煥其可述者文也。與子
之志斷以不得其學也。昭人滿象其仁無所不及。備道全美。其德無
所不盡。制禮作樂。損益三王之顯。繼體守文。盡天子之孝。經曰。夫王德
素懿恭懷保小民。盡惠于宗公。孝思存之。所謂微也。誠以元大孝揚
雄之所謂詩也。至王之美。微妙无遁。不可得而名。思存之所以聖若
然。是矣。愛惡作而晦而明。詞武受之。克昌厥後。對越在上。作周四
体配二宗。然後於紹於七世。景炎之緒。於戲天之至德。昭肅之四
光。不能言殊。稱之無謚曰文聖仁德皇孝皇帝。肅然徽號。
監察御史周必大上議曰。臣聞襄贊古所難之事。若不可況。當代已
隆之迹。若堯之禪舜。固美矣。然猶在既光之後。未有泰嶽尊盛紀
方疆中。外無事而能脫屣爲禪。親授嗣聖爲萬世法如本上皇帝者
也。誠不敢加上尊號。致推崇之誠。誠未爲過。然德之盛者言難多而
不能盡。況臣愚敢字乎。今天下之所傳誦者。太上雖名之德也。天下
之所願欲者。太上無疆之壽也。日者既合二美而名宮矣。因而用今
其說。蓋有二焉。不矣。然寧却尊號之施。又有以稱陛下事太上之學
一也。語簡而所該者備。議全而請者大。二也。卽所居而稱名。因
我作古。三也。一舉而三美具。豈不懿歟。太上光之德而盡陛下事
親之孝乎。太上皇帝伏請上尊號曰。太上德壽皇帝。太上皇后伏請
上尊號曰。太上德壽皇后。仍候來秋奉上冊寶。庶幾舉者文物得以
備焉。
翰林學士蔡□上議曰。臣聞聖人之應世。苟其始身以退藏於密。
則韜而無爲。晦而不彰。斂道德於一己。謝功名於當代。民無得而稱
焉。及其遭天下之變。覆天下之危。智士失圖。勇夫拱手。□斷然一心
任者待我而後定。危者待我而後安。則感焉而不得不爲之應。迫
焉而不得不爲之動。於是起而赴之。不煩指麾。不動聲色。而天地之
位奠。日月之躔。鎖神器玉璽。既墮而復興。皇綱帝紀。將絶而復續。所
謂變而克正。危而克扶者。收功於俄頃之間。而垂休於無窮之間。非
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嗚惟昭慈獻烈皇后。躬發順之資。蘊神
明之智。起家而儷宸極。若固有之。釋位而避宮闈。若可惧矣。逆不
失其正。從以不違於仁。此聖人之至德也。逮其遭變屬危。援撥濟難
天意所屬。人心如歸。掌祖宗之統而親授聖皇。除城社之妖而再造
明時。郛容房闈。計安邦家。若辛一時。利澤萬世。此聖人之極功也。雖
德與功成本於聖。而宮官累紆方。獨關焉。宜合上心。以爲未足。而群
工有司得以進議也。夫以高而堂天地。不能窮其大。當乎而亦日月
不能極其明。由盛德全功而觀聖人。亦烏得而盡名之。昔日議者以
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明容知曰獻。安民有功曰烈。是
四者爲應謚法。先后之美因有矣。雖然。昭既主功。慈既主德。而又
以烈聖宗載於宣德。而言若有所未至者歟。是則無待於評。而有閑
於聖孝宮之際稱謂之間。謚未足以對越神寶。而下社群臣之議
無稱也。維我皇朝母后之謚。由漢以來。蓋未之有。愛聖烈皇后甚
至。蘆祖傳序於陵。再御嶽德遐安大。高仁聖烈皇后雖佐君宗。始
終九載。无私之路至今稱仁。欽聖憲肅皇后。當元符末命。定策宮中。
扶翊上皇於於獨斷。一時繼踵。如相授受。是以徽稱咸主大聖者。昭
慕欽皇后。遭事宜仁。欽聖肅穆婦道。取法母儀。于時之難。存安社
稷。功等綿並。力則倍之。按其□同兩聖。則鴻名顯號。極其推
崇。雖合是而有稱焉。臣知天下後世臣子之心爲未厭也。竊嘗考之
上古之時。人道未立。居而野處。飲血而茹毛。蓋有不知母也。聖

人者出因時之宜而致其利。使人知所生養而無不足之患。於是得自别於夷狄禽獸之群。而三綱五常之道與焉。易之繫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言聖人之功其大如此。雖然聖人豈區區有心於造為者哉。時違勢迫不得不然。是故由其血食而為之作罔罟。由其粒食而為之作耒耜。以有無之不齊則合之以市易。以往來之不通則濟之以舟楫。至於服牛乘馬重門擊柝臼杵弧矢。宮室書契之用。凡一物之設。一器之制。取給天下之求而已。不自為也。後世之亂。故有甚於民無生養之初。而聖人之功固有出而救之如古昔之為天下利者。由是推之。則先后之聖蓋行而形容矣。當其失位而退處。視邦家之計何所容心。及夫時移而事變。慮臣民之求良非得已。於是時也。持賢之際呼吸之間存亡禍福所不可測。乃以柔弱之身立危疑之地。重安宗社再扶尊極。使祖宗舊物永有所

傳聖人大寶永有所定。天下神器永有所歸。元元之民遂蒙戴吾宋而弗淪於夷狄禽獸之域。然則備是物成是器以為利天下者。諸國母乘耜之作。亦莫大焉。然由所建立要其成功。雖以母后之聖而二追擬義列也。故塗山興夏。文母造周。內助稱賢。奚足追擬。諡法備物成器曰聖。今群工有司之議。蓋出于此。臣愚知不足以合天下之公願。而仰契孝心追報之萬一也。昭慈獻烈皇后尊謚請以祖宗之命改號曰昭慈聖獻皇后。

孝宗時議高宗廟號。太常少卿尤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鄭僑上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視徽宗子子為祖。而更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猶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太上之心有所不安。詔群臣集議。袤復上議如初。邁論遂屈。

衛涇上疏。袁良士乞以謚奏曰。臣聞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禮曰。謚以尊名。君子恥名之浮於行。蓋士大夫盡忠竭節於國家者。生則有爵祿以榮其身。死則有褒謚以傳於世。所以示激勸之公。非以徇人情之私也。苟生無節行之顯著。已叨榮祿。既沒之後。聲迹湮晦乃妄有攀援徼幸寵名。則朝廷典法殆成虛文。於無以昭示激勸。而為善者怠矣。袁希稷。若臣不知其何如人。徒聞以賀契家申於宗邑。中興記錄無所登載。據其子良士陳述。不過從舉制詞數語。使謂曾有戰功。又稱嘗蒙高宗皇帝召對詢及兵事數陳謀略。一無實迹之可考。不惟法不該謚。且不知所以易其名者。又輒引姚興為比。臣照

得姚興嘗紹興之末與逆虜力戰死節著在國史。已經贈官立廟。然因趙善堅論奏乃與賜謚。希稷何得援非其倫。兼朝廷比年以來褒表忠義。如岳飛劉光世等追贈王爵。中外有志功名之士聞風興起。以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易於感發也。今若以袁希稷姚興例得謚此例一開。僥冒者紛然。凡前日所以褒表忠義之人反而輕視之矣。寺禮所當頒不輕。然無臣備數考定。故以良士一禮部陳詞。本寺勘當。臣以衆議不叶。不敢保明。具節次難以施行。因依申上省。據良士有以制干求特旨。是以有司職守為可廢。而朝廷之所為可欺也。臣忝長職既謂不可僭溢稱。當遂與書行。前後自相背馳。臣實無所逃罪。是敢不避誅斥。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將袁希稷賜謚指揮特與寢罷。庶叶公論。在臣守官之義。得以少安。不勝幸甚。

尊崇時從上太皇太后謚議曰臣聞論母后之極致者蓋女子盡事
尊之孝而饗壹閑之養備母道之極全者莫難乎閑親傳之盛而為
擁右之功故禮義致化周詩所以首一南之本也大合弘義易所以
贊乎坤之象蓋后妃之德始於閨門刑於邦家推於來裔其體則一
而其用有三承順於上則欲揮其婦道之勤儆戒於中則欲觀其內
則之助保艾爾後則欲來其保佑之謚三者備而後二南無餘蘊坤
道無遺功矣嘗觀以來往配於方祇禮崇於東朝為國壽母光安長
樂者何代無之全於始若始益終善則異典則在昔盛時未有致焉故
春秋嚴於當始而或罕全乎建事之源慶長於祚祠而或莫遂乎
含飴之譏二妃媲于有虞親逢授受之舉矣而先父并一門之美太
任媲于周姜嘗為宗室之婦矣而文特不並世而隆丈惟天功斯於
渾全人道難乎具備舊緣族系西世祖孫全者有幾則夫嵩山沁蘆

之興大明思齊之作以言乎奉親則克共孝敬於三朝之上以言乎
齊家則輔佐憂勤於二紀之久以言乎詹佑則翊我神孫於再傳之
際皇乎休哉無而全之未有如太皇之盛者也恭惟大行太皇太后
端靖而誠莊敬而柔令德聞光於形先德儀刑于六宮洪提之事
希從閨史之識自嬪御之肥是則蘋藻以躬化始閨闈風行邦國有庸
選之節有徵嘉之作其無答之初禮相多異則有以著保天之衰
受明之夕日華宮明則有以彰天作之合母儀界斯壽盈七袠褕祭
衍於六字瑤聞侈乎四上尊崇之養康寧之福殆乎不可尚已若乃
發揚其解儀之休推羨其難名之德則若此之類殆未能縷縷其萬
一焉伊昔思陵康強暇豫克奉大位無愧陶虞重華協帝家令定省
共為子職抒迺曾閏時惟太皇身備壺職雞鳴問安而無憂有常蠱
節佐饋而旨甘必進忍千秋之節則每候於獻爵上萬歲之觴則克

悅於能循服者既與聖嗣之無違承壽益喜極塗之盡愛於是五日
一朝之禮風雨弗渝兩宮九閏之餘二紀無間及乎節華承代慈福
承年傳歸於子已居太母之尊思媚益姑猶執寢門之敬以至疾視
湯液喪執哀麻始終之際無遺恨焉此則送往事居婦道昭矣洪惟
阜陵朝夕諮如湯日新履華袞歸象禹服菲師孫述縣如文懷保
時惟太皇某御僅禮度嚴內外脫替之識形於無告相以翊勤
者之勤於常儀式效之衣數年不易者以佐克己之儉遵傷
生之戒推不忍之心日服一羊是專慈先有以廣愛物之仁是以人
倫既正朝廷既治坐乾淳熙之盛薄海仰宵旰之誠三十八年之間
當宁無聲色之娛遂夫贊乾剛之斷決裹子之策相與齊采於揖遜
而不以既儀為太逸奉承高蹈於希貴而不以澤泊為難能二聖相
撲千古同符此則宜家刑國內助著矣紹熙五禩社稷奄舊而遊升

光廟焚然而在疚慈皇獨斷於心寧聖協謀於內時惟太皇三德一
心是翊是保神孫御極式遵慈訓不缺不愆無偏無陂皇嗣既立貴
養隆閑緣車娛侍聖情擇愉風流萬厚衣食滋殖暨宣造陽有誓謨
儲造偽學私鄰錢繇戰士貴其視袞大練衣無闕之政心充有遺焉
此則垂休閣極而詒謀遠矣是以初定長秋之序則稟命於庭闈再
舉鴻名之典則歸尊於儀範不原內攆之助則極一時其係若斯三者
雖漢唐而曾未前聞惟皇天佑于我家惟我宋代有賢后是以大行
太皇太后全前世之所未能兼備昔人之所未能備易詩所載二南畫
坤之德聖人復起不可有加矣嗚呼始初序冠四如歲踰一紀和平
遠下又而始正位躬則關雎之樂得淑女也亦分江介賞本高華而
述其世緒懽然形於撝損則尊卑之不忘母家也外門之無私謁也
昭和卑宜夫豈一端哉盛德至善則皆于前三有矣蕃朝介壽倚衆

綃儀忽魏取之上賓。隨仙遊之莫返。因山有制。光遠告期。皇上過熾
祖武。躬執通喪。申諮禮官。遵經據律。節惠易名。錢於所尊。率循舊典
謹按謚法。博德均一曰成。夙夜警戒曰成。能執婦道曰順。嚴敬
曰肅。夫徽音懿鑠。演迤四世。垂範作則。與宋無疆。非成之大者乎。飭正
宮壼。宣暢陰教。上惠于宗公。下庇於雲仍。非肅之至者乎。竊惟繪畫日
月。形容天地。摸擬有限。而德美無窮。揚厲鋪張。姑述臣子之職而已。
大行太皇太后。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成肅皇后。
厥又上奏曰。臣仰惟聖朝加惠臣下。寵榮終始。生有爵秩。既顯其身。
沒有易名。俾垂不朽。至於懿德節義。[illegible]著不以官品。亦將命諡。
其經德立國。雖無官爵。所屬奏賜著為定令。以詔來世。如邵康節
之在元祐。徐節孝之在政和是也。二臣官不[illegible]學不[illegible]屬亦。而特將
賜諡者。以其學術重於將等。行推於鄉名。位雖卑。道尊德隆。責視品

秩。所以崇儒學。獎[illegible]抑厲風俗也。臣竊見故承事郎右文殿修撰張
栻。魏國忠獻公浚之子。家本廣漢。從父出蜀。因居潭州。師事南嶽胡
氏。盡傳伊洛之秘。還以其道富於所有者。講學開迪後進。四方士
子皆宗師之。其學雖本於仁義誠敬。而論理精微。通事機微。居內
外治民訓兵。理財聽訟。所至有績可紀。[illegible]出諸儒之右。隆興初始以
軍事入奏。首勸孝宗皇帝以明義復讎。正名[illegible]孝宗[illegible]其。而君
臣之契合。凡奏對開陳忠義懇[illegible]。未嘗不以[illegible]天為
憂。此宜其銳意用兵。輕舉躁動。而時事有以恢復為已任者。請虜衰
弱可圖。還遣使致問兵隙。栻又獨為上言。兵陽財匱。官吏誕謾。未
有必勝之形。而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不在決機兩陣之日。
又引諸葛亮景延廣為喻。在辨名實之分。無令小人投隙以售。上
為歎息。復諭以為前所未聞。及[illegible]以知閤門事[illegible]說[illegible]事

栻為講官。初無言責。徒入手疏極言不可。且詣宰相質之。宰相慚憤
不堪。上獨不以為忤。覽對疏尾。使宰相諭旨。栻復再奏。上嘉感悟。[illegible]
已中寢[illegible]宰相實陰附說。出知袁州。中說前命。言雖不盡用。說竟以罪
謫。使關節兩宮。權姦擅朝。[illegible]之時。有如栻者豎議誠懇。宰正
不阿。以其萌芽。則朝廷必不致有過舉矣。緬懷忠賢。若世可師。孝宗
皇帝重其儒學。兩已引為勸講[illegible]讀者忘倦。寵眷不衰。遂師
二藩。有意大用。而栻不幸沒於盛年。位不克究。然而學者至今尊其
道德。相與私號為南軒先生。官未及[illegible]。其家既不敢自請。門人弟
子又無通顯於朝者為之請。士論鬱鬱。三十餘年。暨臣到任列詞陳
乞。臣今將去。即當又隱默不為一言。則是上無以昭聖朝崇儒重道
之公。下無以慰遠方尊師尚友之義。[illegible]所屬為史[illegible]甚矣。臣愚
謂宜下之太常。使博士狀其行。簡[illegible]以美名。使天下後世知

儒學節義之貴過於品秩。於以激勸。[illegible]非小補。
表說 友說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號議曰。比準尚書吏部牒。准尚書都
省劄子。今月十七日。奏赴尚書省集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號。具
議以聞。[illegible]為之議。[illegible]惟[illegible]學者勢除位尊者名顯[illegible]致
三代而下。[illegible]光[illegible]功德隆厚。[illegible]未有如我宋之
盛也。故廟號稱美。極其尊崇。[illegible]歷代之隆。[illegible]臣民之耳目。為
世無極。四方歸尊。至若功高德[illegible]為[illegible]而無能名。一字不足稱
揚者。臣無得名議。則太祖 太宗 高宗之廟號。實用萬古同尊之稱焉。
太祖皇帝開基立極。太宗[illegible]繼志述事。高宗皇帝撥亂中興。功高
無紀。極德大無比。擬曰太。曰高。以萬古同尊之稱。見[illegible]形容之意
今來恭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號。其獲以從[illegible]其間。取以[illegible]
言上[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太曰高曰世曰中。此四者實萬古同尊之

稱出於謚法之外也。曰太曰高。謂功高德大而莫能形容也。曰世一
字。則與太字高字並行。盖言祖功宗德已盛於前而繼統之主復能
以功德世之於後。故必以世字稱焉。古人有言曰。世世備禮。盖能世
其美也。世世廟。廟主能世其祀也。天子之子曰世子。世天下而為
天子也。諸侯之國曰世爵。世其國而有其爵也。卿而曰世祿。官族
而曰世功。[illegible]兩而世之為言。其意則一。歷稽往代。以
世為謚號者。[illegible]顯覺紹祖宗。臣民難以定名。不容其列廟
等。而漢武帝為世宗。當時之議曰。謂功德茂盛。不欲盡[illegible]光
武為世祖。朝後世之評。則謂祖功宗德而能中興。以此見世之為號
既以當時功德之難名。且以祖功宗德之有繼。是故皆以世稱焉。下
至唐太宗。[illegible]且因[illegible]遠就以全其名。周世宗亦且修大武功以尊其
號。豈非一代之主。皆合以世宗同尊之稱。以嚴其廟。有不可已者。方
今曰太曰高之號。既見於前矣。則世宗之稱。可使後有闕文乎。甚惟
大行[illegible]壽皇聖帝。神聰睿哲。聰明英斷。有大有為之志。有君天下
之德。在位二十七年。[illegible]闕。高宗上賓。終喪三年。孝於
事親者極至也。求賢變異。日勤政施。[illegible]言引[illegible]。盛於事
天者極至也。春秋[illegible]高。儀勤萬機。[illegible]怡神。[illegible]泊是以付託為
重。不以天下為樂也。薄征省賦。[illegible]者什[illegible]。以四經常。是以
民生為重。未以天下自奉也。思[illegible]公[illegible]義。形間門。總攬權綱。無有私
謁。齊家如是其謹也。除授合人望。[illegible]黜當功罪。尊下[illegible]事赴功。
官人如是其嚴也。夙興視朝。日昃訪問。夕召儒臣講論。機務勤政有
如此者。食菲衣綈。不事華靡。圖無增。下無横賜。儉節有如此者。刑
貴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於死者。[illegible]。天下感壽皇之仁。綱[illegible]勤中[illegible]
會而數邪莫能適。天下服壽皇之明。[illegible]

以媚天下無大[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馬[illegible]狄有鄉化之意。撥提能言之書
終不知載勝而念氣之[illegible]均[illegible]聖躬不豫。而天下之人。願大請
命以祈[illegible]壽。[illegible]而天下之人哀痛激切。如喪考妣。功大德盛。追
述祖武。如天地[illegible]載。[illegible]力。如日月[illegible]底止。雖欲多言稱
稱未可得也。不識何以謚。[illegible]而能盡形容乎。未其說於一字之微。則
恐[illegible]此失[illegible]百未以稱美。[illegible]也。夫惟上以紹太
祖太宗[illegible]規中。以繼列聖[illegible]成之業。紋以[illegible]高宗付託之重。克
世為人之[illegible]。在天之靈。功德盛大。[illegible]祖有功宗有
德而大行[illegible]壽皇聖帝又能以功德世之乎。其[illegible]斯議。[illegible]擬
大行[illegible]壽皇聖帝廟號曰世宗。既以見祖功宗德[illegible]於前而孫謀
之有繼。又以見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功德著於後而紹述之無愧。總
括衆美於無得而言之中。全備功德於世世相承之際。雖曰前代已
用之字。實與曰太曰高並稱。是足為一代非常之主之謚。不[illegible]之議。
惟朝廷審擇焉。
理宗時[illegible]才上奏曰。臣聞謚者。行之表也。自周公以來。為不刊
之典。盖以明是非別邪正而示懲勸也。考之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
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讀誄。夫曰賜曰讀。[illegible]於有司之舉行明矣。
乃若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者蓋春秋時。周禮盡廢。有司不知舉
行舊典。禮經故不免於戍之請。然非成周之初意也。夫定於太常。覆
於考功。集議於尚書省。我國家[illegible]亦宜之。初何待於子若孫陳請耶。
竊見近年有官品人品俱不應謚者。紛然祈請。至如[illegible]要官以必遂
其志。遂使國家節惠之典。幾為循用暫為之物。其何以彰[illegible]懲惡
闡揚請哉。臣愚欲望陛下推行周制。詔有司。自今官品合該謚。及
一節一行有[illegible]於國家。[illegible]節惠者。有司以次行之。不必[illegible]家陳

請使爲惡者無所遷避以伸國家懲惡之公而亦庶幾無聞之人知
所懲勸不敢妄爲所謂以齊公明擧[illegible]之實此[illegible]職也臣丁未歲
備數博士嘗受教到局議所以由[illegible]以來論行應謚者尚多有之而
手擬歷職羅列於諸議之上每在擬議方欲申明而行之會去國
不果今茲待罪[illegible]敢復申所懷伏乞聖慈下都省公議而行之
公道幸甚
遼興宗時翰林[illegible]蕭韓家奴上疏曰臣聞先世遙輦
可汗洼之後國祚中絕自夷離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
朴未有尊稱臣以爲三皇禮文未備正與遙輦氏同後世之君以禮
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爲
帝昔我太祖代遙輦即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
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厥後累聖相承自夷離堇湖烈以下
大號兼加天皇帝之考夷離堇的魯猶以名呼臣以爲宜依唐典追
崇四祖爲皇帝則陛下弘業有光墜典復擧矣疏奏帝納之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上奏曰臣伏覩唐之追尊
高祖以下諡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
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尊號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謂人臣以
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
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諡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
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諡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
丕烈傳於無窮
時文武百寮太師宗幹等上廟號謚議曰國家肇造區夏西征弗庭
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撥亂光啓大業太宗文烈皇帝繼志[illegible]
皇威原其積德累功所由來者遠矣且禮多爲貴國[illegible]
德流光貴本窮源之先務伏惟皇九代祖[illegible]君人之量擬御世之[illegible]虞
與生俱蘊德於負冒太王遷狄邑以岐山望洗來歸天啓肇基皇八代
祖[illegible]之代[illegible]家[illegible]不[illegible]始緒之名經大振族之皇
六代[illegible]從治[illegible]播[illegible]足戴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擇[illegible]載興卓與之
列[illegible]代祖[illegible]雄[illegible]百里日[illegible]之功戎車既飭
[illegible]在[illegible]之亂大[illegible]師實自[illegible]成德爲民望無藉
[illegible]不[illegible]始皆宮[illegible]歸[illegible]皇曾祖太師威稜震遠[illegible]絶
人[illegible]勢[illegible]敵愈盛[illegible]若[illegible]皇叔祖太師[illegible]遂
心公無私物[illegible]方[illegible]勤諸部歸懷[illegible]威兩隆威德大定皇伯祖太師
交于[illegible]國亦惟[illegible]謀必周[illegible]學無不濟累代祖妣[illegible]道[illegible]主[illegible]
艱難[illegible]內助之[illegible]著始基之漸是宜采群臣之公議以[illegible]事以
遵行[illegible]于郊[illegible]天以[illegible]謹按謚法布義行剛曰景主義行德曰元
保民者[illegible]曰明[illegible]聖善曰懿請上皇九代祖尊謚曰景元皇帝廟
號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和純備曰德道德純一曰思請上皇八代
祖尊謚曰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爭曰安好靡自克曰節請上
皇七代祖尊謚曰安皇帝妣曰節皇后[illegible]民治古曰定明德有勞曰
昭尊賢[illegible]曰恭[illegible]德好[illegible]曰靖請上皇六代祖尊謚曰定昭皇帝
廟號獻祖妣曰恭靖皇后愛民在政曰成[illegible]有德曰襄[illegible]政
曰威慈仁和民曰順請上皇五代祖尊謚曰成襄皇帝廟號昭
祖妣曰威順皇后愛民好與曰惠[illegible]其國曰桓明德有勞曰昭執
心剛決曰肅請上皇高祖太師尊謚曰惠桓皇帝廟號景祖妣曰昭
肅皇后大而化之曰聖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一德不懈曰
簡請上皇曾祖太師尊謚曰聖肅皇帝廟號世祖妣曰翼簡皇后中
情見貌曰穆博聞多能曰憲柔德好衆曰靜聖善周聞曰宣請上皇

曾叔祖太師尊謚曰穆憲皇帝廟號肅宗妣曰靜憲皇后慈愛忘勞曰孝執事有制曰平清白守節曰貞愛民好與曰惠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謚曰孝平皇帝廟號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愛民長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夙夜恭事曰敬小心畏忌曰僖請上皇伯祖太師尊謚曰恭簡皇帝廟號康宗妣曰敬僖皇后仍請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為永永不祧之廟頒寫宣告咸消日備物冊上寶用藏于天府施之罔極

元仁宗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年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殿中侍御史月魯帖木兒獨趨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願陛下正大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文宗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廷臣議之吏部員外郎白雲謁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嚴宮曰英宗時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自當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尊稱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

褒贈

漢成帝時梅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乃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俊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

帝懸明厚賜賚命之臣靡不殫揭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
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閫
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
門不閒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
臣蚤卒早終尤可惜之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
褒賢顯功之德上亦悼寬中甚厚
蜀後主時習隆乞立諸葛亮廟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
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
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
之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
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
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
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
以崇正禮
晉武帝太康中議郎段灼上疏理鄧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
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
之反也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
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之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
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
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
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
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
授之以兵為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
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
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
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
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
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
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逾時而巴蜀蕩定
此又周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
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
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
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
強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
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愍艾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
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
傑然後乃能興動大眾未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
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
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
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
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
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
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
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嘉其意
惠帝時趙王倫誅解系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系解為冤
首倫秀既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
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達
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

之後多見民滅差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為革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卑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位右職然敢殷納忠誠若合聖意可群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身為奸邪所疾[illegible]罹橫禍冤痛已甚如之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否臧使冤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征虜將軍司馬王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

東晉元帝時周札一門五侯王敦憚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殺札兄弟及敦死札等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莚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札要善時衆所未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實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何昔宋文失禮華樂得不臣之罰齊靈嬖寵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一贈復位之有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以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竟異若原情考微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使隗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為責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睹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考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本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莫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宗華為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與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節。亦不毋為君學

當死也。漢祖適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侯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受戮山郡不負忠義明矣。若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

成帝時蘇峻之難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卞壼率勵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與賊苦戰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後朝議贈壼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人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竊見壼歷三朝。

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石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壼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允愜眾望於是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壼下詔曰壼立朝忠恪喪身凶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家無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壼墓屍僵鬢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東陽許孜郡察孝廉不起常稱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賢所以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故處人許孜至性孝友節清苦其如宗讓言行不忝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稱譽有甚無以過之孜是積年異于尚存俾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為孜之禎祥世所希遠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旌既往以勸方來陛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惟聖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其子孫

穆帝永和十二年殷浩卒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故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之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illegible]撫風等動聖懷仰憑皇威群凶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為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崇其名德詳議明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責而不恕使有餘恨方今宅兆已成旅櫬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嗟九泉無自訴之期[illegible]良哭天問無若使明詔垂哀拯救[illegible]從本官追影幽昧斷則國家咸慰有無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武帝初吉挹為魏興太守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屢敗之後賊眾繼至挹力不能支城陷被執不屈而死車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輔國將軍魏興挹祖閔以孝顯挹身守節挹世篤忠孝方心本朝臨亡死難昔戎咸陽寧攻南鄉將二萬眾求降嘉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特垂褒異[illegible]以為太[illegible]所在前年寇賊既逮淳河而下挹孤城獨立眾無一旅外無救援而能內固其要處賊舟船停城千有餘賊并力攻圍始歷時日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眾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故身雖幽執而心存本朝以隕將吏持守固不即虜遠不移口無言語[illegible]而死挹參軍史穎逃於賊中得還[illegible]執挹手疏具說[illegible]挹之忠志[illegible]稱存可錄若蒙天施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忠隆[illegible]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武帝太元中封羊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户以杜玄[illegible]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illegible]無酬[illegible]臧文以為深嘆[illegible]氏[illegible]管仲所以稱信功高可百世不泯[illegible]無謂業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illegible]之宇[illegible]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蒸嘗莫寄以為何元功[illegible]絕世[illegible]謂鉅平之封宜同鄧國故太尉廣陵公[illegible]

兇戮賊倫禍加淮南因遂為利稱謀大邦値西朝政刑失茲中興因而不
奪本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謫廣陵國宜在刪除故太保衛瓘本爵
菑陽縣公既被橫害乃進第上公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
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還其郡封復邑菑陽則契齊有倫善惡分
矣竟寢不報。
王敦之難刁協為先發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
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
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
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為
責者豈以於譏議之間耳即四凶之誅以為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
逆之時尼實誠刑書自已害是以元帝慮深家乃以協為此事由國計盡
不為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
在於義則直中興四佐位為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逃窮非謂逃刑謂
宜顯贈以明忠義
恭帝時傳亮以代宋國公劉裕作宋加贈劉穆之表曰臣聞崇賢旌善王
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徒南康郡公穆之德之休明政而弥著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文業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
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
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宏
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
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
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
聽若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幄亦遂隱其詳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
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
左右未亦寧濟其事者瑱論居宰之勳國華讓及封爵既殊施自抑絕所
以勳高當年而未有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蹤上宰
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
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懷上合請付外詳議
孝武帝建元初後宋建平王景素秀才劉璡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
而沈浮于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信也不必可恃
昔者景公恚之於對臺之下宋人賤之虞叔為衛軍陽難於晉公子璋
之事故非逆節之類而非今春之卒遽君不圖其功賜以刑剪隨盡白
有同義慈生事主漢霍不明其忠受戮被刑被數手若屠身插青雲之上
而因於迍厄之哀誠以冤抑不容於衆世矣立衆尤於衆人加說論蓋
其中以隊蜂飛而至哉也臣聞徒潤之行骨肉雖親疑似一至君臣易心
以中山所以獻歎奉書所以悽慨盡理者也臣每惟故事將宋建平
王之抱悲極有體氣賦孤本使悲塵遑見神致物產罪而實兇究四中臣
欺不居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其理臣聞孝子為志者不以私上害于
不悼新而忘其不為基也泰伯知其可為傳也臣聞王之事太妃
也銷少不違容書若不見色恨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餐太妃起居
有不安王停行廢寢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
其可明一也當泰始之初微中王公貴人與為恩寵隨者皆王獨抗情而行率以
謹時於義出鎮入朝必備拜陵所至不過先君豈肯令君乎其可明二也
王博聞而容衆敢諫而從言與人言必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欣然而遂若覚人
之惡掩而諱之乃為遂庭之寒喜也王而訊之何李稱等宜間王之
罪也王視事以升之王虛己以厚天下之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
圖相讒搆害是可明三也臣倩以法曹參軍奉親於朕朝之帝王每問徽降
辟觸和顏色以待士女之餘時見虞伯以童子顏王慢然改貌有不

徐州留識飽王旅扶策降帶以觀民之志錫理寬疑惑急錄於所在
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是有仁於民爲而虐其宗國者無
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而盡瘁於蜀之娛外伽田弋之好
每所臨識未加穿鑿直行不繫第宅觀玩荊州高齋剗拉柏構王殿
而不廢晉朝廷欲賜王東夷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屢於
簪纓無他嗜好不耽內寵後姬數人皆給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
器用充素時有獻鑄王器王顧謂何爲寫田裁特此安所用哉乃謝
而反之王恭己踐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祝初
高宗明帝新棄天下京邑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徽入爲太宰是下人
士亞動勿下王謂爲臣而踐先皇之命不可爲子而棄親之宅若不奉
於是棄西州之重而留伏北闕王之素志欲從擬便應高枕江湖何爲
屈折而受制於人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書切據伝

士庶慕德殺從者忌明闕枉者毀毋猖狂爲鈞振一作百行生款
噫是生風塵會王季符負乘孤使事會衆人之心擁既相應識來書
募王辭適照辭凶而識分於歟數情中字揮奉滿其燕斯之何使歸
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藩後求會接降階外於麾疏於
燠晉爲徐澤識以叛者備留至勝王若俯仰雅應倘事若斯其可明
七也自是以後日同疎論書悟之衆德既彰擧小大無還孫應下盡
其善上不可使時長王兹見誅勳公卿如納虎尾衆人含含莫不注
仰於王爾閒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忘不顧奉執同天賜而新
主以卑王宜與等造司馬孫譏歸欵朝廷王若欲掇非覬掌富如此
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遺路皆謂陁佃夫等欲潛圖宮禁
因與北夷而黃回高道慶等僭據其事武人擾亂更相恐脅至六月
而京師擾賊車莊將講報北臺初郡妃嬪命者暴作壇林祖內民情

囂湧搖摩北齊給辭惑變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挾門巳闕殊不
知臺中安眾王既素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勢志在投艱咻炭在
擬相惡遲積何聞兵以問出師爲逆動生於往來之人證譁幻惑皆
出龍戰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後無何呼北兵以至皆登陴
抽刃而未亦七月斷猶繼帶從實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鳴兵簡甲
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又何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
太后某官不安中撫淚人孤忠之深撫擔而噫曰吾恐二才於斯絕
矣義豈不哉在本朝以天下爲憂者自非深遠無累孰能身殲之不
恤備恭恭因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正在臣叔劫難
旅極燕燕非他故也謂較古今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觸運長既
佃夫爲有寧邪焉無以垂訓若其無罪何故爲賊若其有罪吾之何辜
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illegible]錫以斧文之象[illegible]白文人非不泰也

建以還屬陵毀奮力無所用之號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者乎然
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愧於天下夷臣聞武王克商
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禱於代備信陵之祀
存歿崇尚皆由文命而進王陵之究而詰其孫爲郎夫比干殷宰
之罪人也無忌魏之逆臣也尊殷魏之逆將也責寡齊之賊而晉室
也逯遺問明之至運劍側暗功誠傷撫爲諸識天下之善也或殊
世而相明殺以斷成濟其令問一后馳光於萬葉君子崇其禮小人
服其義今陛下自英雄之高躬振世之奇聲倚至仍聚世之異議
以偪賢人之名家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猶積臣懼方今之今不復
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蕭衛爲世之後其能無窮陰乎
若前良可擬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未
亂宋範之如此偽能降明詔識枉遺使往王得洗謗識拯冥塊賜以

王禮反葬莿民之從義猶若四風之卷革也臣聞鶴鳴半埕前降陰
吐雨騰蛇律躍而洸雲鬱溟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洪 亦神高聽邈
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無將來知王之意耳。
明帝建武中臣形代范雲作表求立大宰竟陵王子良碑曰臣雲言
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言而藏諸名
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
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
致之於堯禹故謂嚳安容必窮鑄勒之盛君長一城亦表刊刻之美
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
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
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
藝業述作之茂道枯蕪將事止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將
歲年臨瑀東從松槚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
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
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貴見刑我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枚如
仁功參微管本宜本常均之外故太宰淵蔡相薛親賈臣執即爲成
規已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驛
長辰賴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執值肅網之弘施寬容之
蔭荼名委質忽晨二紀馮先大馬厚恩不答而舛惟殘蠱未蕃蟻蟻
珠縞于墨遼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騁素南浦長
歸北陵既由遂荷施寵仰覩徒澤隔缺杜預山頂之言庶存焉馭必
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從魏孝文帝太和中爲作佐郎成淹上表曰臣聞經聽啓字寶良將
之功不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酂侯秉旄興

山漢之業故能賞延當時名垂前史若闇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
猜疑良將懷懼雖殺所以甘痛冀即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
寧國赤心使然而鏡同見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至治代崇舊不
顧命。周里浮江應機直指使舞陪君臣與歸入侍大功亦蒙讓書蹤
至內外官和日錦寧波徵習武之騎亦致於館寧安每覽其事常爲
痛心竊見明東君武澤家至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清南王慕容白曜文相寄世首東第進呈運籌勤臣節
業白曜受王國恩服道披身利上略漢登帝伯基天安初江陵遂
業敬在王命方外于江城亦顧闌秦在朝首探擬聖朝乃舉南
領黑微並勞人議謝堂罷畢元安首察問首僉曰推允遂推登秦城
授以專征之任率衆十萬杖鉞一方咸浚河潛明淮徐震懾乃出無
莫而中首命校首新北太原同時消隕摩萍坦畜桶拜奔走反心慶東
祈進固狗壁偃陽築郡向和請命一時宋弱來平文學去皆先文惇
長崇佇禪東不犯秋毫遙勝無歸遂並收陽漆聯通遠兵淮海承塵
鋒起拂控而至混撥青齊士民如始哭不面顧時兵殺既多咸有歸
心而白曜外宣聖風內盡方策身操四海與士辛同安撫初附示以
恩厚二州懷服鏡之謳新民欣東蘇之澤遂使僭抗拜建碑撫躬順
軍門文武革仁衆誠究趣於陽頤之望壅南奔赫然虹吳風擬擁濩
及青州克平之秀而綺海狹消淨齊克定遂拔東來不爲國有使
天府納六州之貢淮泗息烽燧之虞斷絕宗紂挫之蹇開山川望秩
之序新級宗廟之饗神昇所授樂柳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氣附既靜
爵命亦隆榮竊當時舉譽日遠而民得其上妾生光曉因其功高議
言竟聽巧偽亂真朱紫難辨偽訛未辨合門屠戮諫數盛德長亦舞
聞者識之建藏不懼陰臣謂白曜策名王府豐尚參掇寵司出將世

戴忠矣亦以疆場之勛致閫閭之望攻城十一年勤於戎旅之際
契闊於矢石之間能爲勇壯有能亂及方難既喪身膺高貴受非
河山與國存降戎十七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之明識遠之宏悅悖
更邀非望者書且於時國家士馬之積京南諸州連結勢合雲集圭
將驍雄按御在所莫不殉急死難効節奉時民之不可無心白曜之
知之矣况潛速阻兵營縱亂加以王師所屢州郡屏翠齊民勞苦
伸膽俱憂亡爐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與謀勇衆白曜累
將晉武帝聞其勇學不安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己懼強兵之
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
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二聖宰世風冠宇宙遺越百王開國以
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給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曰
暗人書功高嬰禍海復名誠同陛蔭命無紀天下聚歿咸其衆謀

之餘況臨有甚異類陛下揚日月之光明發臣之精忠天地之施無
偏是之鬼使含宿堂蒸疫有餘轉逐其宗近子孫嬴錫以徹聲樂
其絕嗣進可以叉勸將來近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更大之恩死
者言骨肉之恵豈不美歟仰惟聖明鑒悉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
高祖覽表嘉獎之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行幸過漢太尉楊震墓傷其以忠非命親爲文以
祭之僕射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天枉殺百年後方遇聖君停輿駐
蹕親降神作此可謂雖死猶生沒而不朽使伯起有靈當欣躍於
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可不勗勵名節知爲善
之效矣
玄宗天寶末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進士
李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
推輤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下
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睢陽扞衝以存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
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以烏合之衆當賊心腹處吳楚中兢
業等舒翰敗績潼關賊逆臨神京二京南臨漢江西過岐雍摩
師列城望風奔潰守臣不爲却賊保障出軍後以捍江淮巡退
軍睢陽北東南扞賊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
無窮殺賊凶醜九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
也孤城粮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帥膚而食知死
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罵賊嚼齒見賊黃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
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
情巡握節而死非虐殺也所殺以畢其志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
過宥刑在易過揚善爲國者錄其[illegible]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

殺紘節莫以功掩過莫以刑恕情可揚可據錄而用之非所
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illegible]巡官得相比肩從賊巡官不親安
不幸[illegible]一士之一節之強是奮身死節及勸義旅率讀忠孝以數
千卒捍強賊論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
之資兵[illegible]而財積巡結盤據以向[illegible]雖以城成其勢日待東西矣
今訣鄙一戰天下騷然[illegible]其東山天使遮擊江淮以
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illegible]以侵伐猶分災救患請同
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因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而及人則
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
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illegible]明[illegible]相公[illegible]封禪[illegible]不
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蔑古[illegible]罪較於[illegible]擇興復之功重
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守戶口充完宜

割百户俾食其家且彊死為鬼有所歸則不為災迎身首分裂將士
骸骼不掩宜於所陷村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又
與遐荒表延死難未顯休明宜令名其祭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實
恐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然生死不得誠可悲憐謹撰傳一篇昧
死上尚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常懸是感悟而遐入前白於世義士
多之。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曰。右田緒使節度隨
軍劉暐呈書與臣異書狀以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
故遣前件馬絹等以申書既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子今年竟未
銘頌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餘於有德俾而
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待執職者畏昭寡而欽慕瑜瑤善者觀清
識而知懼仲尼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董狐書之以武義之以刑戮
褒貶苟明亦足勸懲田承嗣阻兵犯命罪惡不為先達天休令師上
壤以乃先朝所恤懷義士所危嗟。今田緒向于寢疾請為遺愛碑臣
溢過實愧於心懇承聖恩備位台輔既未能排除姦惡匡益大猷而
又歸其德詞以贊凶德納彼重賂以襃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强是
以屢當執論不能措詞輒投所掠息而止緣承聖旨嘉懷奈昨
見田緒使人令臣亦從為報答但告本所為碑頌旨奉論旨既異私情
難承厚既恃稱休縱繪當撰成既無拒絕之二必許亦不敢從限其來
書諸封進所遺馬及絹等合劉暐使領卻迴說來敕不受。

貞元中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
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以人。令將師立
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
郵有舊祠請諸葛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一公太
重。贈兵部尚書可也。從之。

宣宗大中初。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上江
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上
即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宋仁宗康定元年四月。長垣縣蘇舜欽上疏曰。臣近聞閤門黃德和以
退軍反奏劉平石元孫叛降賊廷已從軍法處分矣劉平石元孫
以血戰陷沒元於賊手。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
德和既已伏辜。一族未霑恩澤。連遭累日。人頗知或言者。合詔祭贈。
賁其速也。此雖敗衄。是亦勤勞於時。伏望陛下特自審意詔有司於
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哀哉禮畢之後。素服冕
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蓋據古者之義也。伏願即日降明詔追贈。錄
其家族。訪其子弟使死者有知。其無憾生者懷感。忠臣盡忠。其士
義夫聞之。激然人人思為用也。劉平子宜辭不識聞其頭知
遂事用激而冤必有成功以圖報家欲兵於他得聞其用子宜居拜
田布即其義也。

至和二年。知制誥劉敞奏曰。臣等據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
奏。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本
死已賜謚矣。臣竊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眾在漢則曰褒成。褒
聖宗聖。在晉宋亦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
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為褒成。為侯為公為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
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為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
謚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之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至而
謚之不經甚矣。況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誼。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
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

之盛典也。右奉聖旨送兩制詳議者。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焉。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侯，褒成君。至平帝元始二年，始更以一千戶封莽為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邑也，宣尼者謚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太公君稱宣尼，以為褒號，非用褒成以為宣尼謚也。后世不深察此，遂以褒成為夫子之謚，因致霸等號封褒成君者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封其後文宣公，尤為無稽，失事實。國禮既重，至今不改。先帝既封泰山，親祠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以崇儒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孔子後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謂無稽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侯，乞改賜爵，合名褒成奉聖之比，足以尊顯先聖，者不可陪之勢，下不失優異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居之奉，法漢之舊。得旨從也。正名又嘗稽古之事，可以永年，此類之謂也。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論后妃封贈劄子曰：臣伏睹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案禮之所慎者，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味大夫諸侯以大夫貴近於君，故雖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故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為皇后猶為女君。參封贈之典，混而為一，臣實懼焉。惟陛下聖明，當辨之，皆貴賤有倫，是無僭偪之愛，斯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卻慎夫人席，帝怒。盎曰：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喜其言。後少頃同席，蓋猶以為不可，而況顛倒尊卑，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一。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可肉春減製萬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八年，光又乞罷進奉補外親劄子曰：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授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應奏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致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况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例，減省諸色奏薦之類。其進奉之人皆得一官，則偕又增數百人仕之，今向來減省陰蔭奏為虛設。今纔不能裁罷此等恩澤，其進奉人若係五服內親者，乞等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吉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光又乞於恤陳洙遺孤狀曰：右臣竊見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資性忠孝，愛公忘私，興命不永，奄辭聖世。當漢之際，拯上章薦補一論

嚴不嗟惜。宜有旌嘉異於諸臣。家業貧乏，孫遵頗艱窮，葬闕於遺塋陵。建伏望朝廷特賜矜閔。仍監察御史袁行狀宗體例除子男一人官。庶乞降朝旨下備信建三州，俾逮其舊墓，差人防護，津送前去。亦足以示朝廷褒直勸忠終始之恩也。

知湖州胡宿乞為晉太傅謝安置守冢禁樵採表曰：春秋之記，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謂之不朽。聖人之制祀典，大災能捍大患則必見祭。至於封表閭墓，禁止樵蘇，是所以表而崇之。蓋雖得而跡，舉雖聖賢相去事蓋有間，遠異人指，所以褒德旌功而已。竊見晉太傅謝文靖公謝安，挺生江表，急存王室，甫從衡門，果擁旌節，已積台輔之望，便繫蒼黔之心。及起東山，相簡文帝，攘拒溫九五之逆，破苻堅百萬之衆，名蓋當世，功濟諸華，號之文之儒，人為風流之稱首。張文規所撰吳興錄稱安墓在長城縣南六十五里，初葬建康之梅山，為謝始興王叔陵發其冢，安裔孫夷吾為長城令，徙於縣南三鄉蒲林，長城即本長興縣。臣昨受詔除知泰州，徑到官之日，遂移本縣訪墳。植所存樹，大理寺丞知縣事裴大亮狀，於縣南為安鄉三鄉蒲訪得安冢，墳地十畝，有野老相傳謂之謝墓也。按吳興錄所載，冢旁有社戶一百戶，歲時祭祀。昔有叢祠，茅茨甚陋，臣並以公帑錢委大亮剏置佳處，重建祠堂，凡屋十二間，遣工繪塑其像，冠服儀衛，悉用當時之制。然祠墓並存，人跡罕至，若無給復之守，必罹樵牧之患。昔信陵獨世之公子，漢初嘗守冢之給；介推霸者之陪隸，晉復存緜山之封。況如安者，高德卓然，雖人隔本朝，功託前世，穆然清風猶在庶物。臣每見郊丘所肆赦，前代忠烈立廟所在，莫不申飭，吏嚴加度奉。欲乞聖慈特降聖旨於安冢旁中禁樵採，給復五家，以俗洒掃守護之役，勅州縣官吏歲時祠祭，以明聖朝紀元功褒有德之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三

褒贈

宋仁宗時包拯上疏曰臣竊觀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之節義端勁功烈卓偉其始守樹立遂於皇朝名臣當太祖太宗時裁靖亂略剗削僭偽駕馭英傑撫定區夏而明感會風雲之際周旋金革之間勤勩王師生擒偽將舉縣下諸表卒江南絕咸大功論籍第一臣每見其事遂想其風采雖歎惜明才未盡施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謚名爛史牒德暗泉壤臣素欲表聞於朝乞中乘勸今乘遇寄復睹明之曾孫雄州防禦推官臨沂著家傳國書之外補完遺實利人及物之盛迹之撫紀恭惟陛下奉艱難之業懷忠力之臣宜留寵光于駿幽魄至如楊億馮元曾興明等或以文詞侍從於先帝或以經文勸講於東宮而皆崇以徽章追賜美謚竊明佐祖宗之休運垂竹帛之異勳

既不霑贈爵之寵又未及易名之典使傑烈大節及有遺恨仰祈聖慈特賜諡合降付禮官僚定謚法庶發明於茂烈昭示無窮於將來

神宗時錢琦上奏曰臣讀唐史見魏元成之輔太宗能盡忠切諫卒致貞觀之治所以後代欲治之主知納諫為貴是其功不止一時而實及百世此其裔孫乃竟民伍又本家貧執役於州縣判簿詩免差役今乃一制義易之文衛聞真可憫閔欲乞朝廷特與除官優遊敏一官仍免本戶差役庶使為臣者聞異代忠賢之後猶蒙襃錄則今日能忠於朝廷者誠有所勸也蘇臣據魏道嚴貫到遠祖嚴授冶官誥二道嚴授乃元成之孫冶乃重孫今道嚴等鄉里在臣官下既再有敘陳令具數奏

張方平上言曰臣奉勅撰故相陳執中神道碑銘今已繕寫上進執中器資敦厚有大臣風節陛下眷寵再登元宰且請公正始終不渝薨謝之日恩禮隆至昨者有司定謚曰恭天下聽聞臣聞古為謚法節以一惠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貴人之備於義甚者又揜其所長而專揚其短則是朝廷之內士無行義之全君臣之際恩無始終之寵春秋傳曰太平之君子樂道人之善太祖讓之降人相稱善成太平之風教化之美也昔魯哀公問孔子近世人君孰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以為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蓋聖人之是非如此斯可謂不成人之惡者矣臣竊惟陛下勵精求理以興化朝廷推公存疑以求治執中在相位無交黨倖恭正色陛躬之答千進好名者忌之當議論之際僧愛搏擊比而不周加之以惡名古者有之下流則上替者積衰之漸不可長也臣今所論者執中事跡皆實錄乞更付中書看詳有所未當不妨改定免致降付本家刊立之後復招毀訾重誣執中之累亦以上全陛下君臣之終于宸

國家風俗之稱

哲宗時侍御史劉摯乞褒贈呂誨上言曰臣伏以樹大善而教來者人臣之充識褒遺忠而勸贊德國家之令典日常觀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樂天下俊乂之人下士民亦同不相期以望太平上下內外羽翼翕然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為御史中丞獨以為不然皆有奏論其罪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已沒其後安石與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為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宜害殘民之所同欲興民之所同害敗同朝建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種事增虐之人識安之權與遺端黨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之論皆以繫姦邪折權勢最後尤

以直道大義為公論所高，至死於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
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子今在生事職簿者，手皆碌碌小官。恭惟
陛下臨御以來，恩雖生民，遍究厥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
世。而開獎言者，收攷聽納。其臣子在前日輸忠獻身，曾有一言于朝
者，莫不收拾襃用之。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於今日。此天下有志之
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願陛下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
不獲用，利不得及乎世，襃其忠節，特賜襃贈，及賜諡以表顯之，錄其
諸孫，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
為姦諛者，非小補也。
摯又上言曰：臣等聞有功而不見知，則無以勸天下之忠；有德而不
及報，則無以勸天下之義。忠義之心，雖與為國，此自古明君賢主所
以不敢一日忘於此。雖微必錄，雖久必伸，以為天下萬世忠義之勸
也。伏見故贈兩書令忠獻公韓琦，當仁宗春秋高，儲嗣未立，琦任輔
相，自任憂責，遺身忘家，兩進疏而乞忌諱，請建大本。累年之間，其言
不可勝記。又嘗挾孔光傳進，面指漢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
事，卒能感動仁祖。天心開悟，英祖遂自宗藩立為皇子。曾未踰年，晏
駕。大統使琦猶豫畏縮，如衆人以全軀保妻子為計，遷延數月之間，
安危大策，蓋未可知。此琦之功，萬世之功也。恭惟英宗皇帝亦潛躍
藩，乃天之所命，以開佑我祖宗，人臣何功之有哉。而聖人以謂天命
必假人以發之，故推功臣下，然則固當考是非，擬離易以敘其實，乃
可以示天下，信後世也。琦與同時在位者，歿既久矣。今有貪功徼幸
之人，出而攘之。元豐三年，嘗參知政事王堯臣子同老上書，言其父
至和中與三四執政請立皇嗣，大議已嘗定矣，補既明先臣忠烈。書
既入，朝廷疑若有所詢考，遂上明詔，雖論可以信天下者，朝廷於是

行賞於卒殁。詔下之日，公卿大夫之知當時事者，莫不謂朝廷
過舉。於時史官闕遺，迎合又以其事書之，公論為之憤鬱。今者伏遇
編脩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臣以立傳，臣等以謂不可不明辨直
書，傳信後世。謹疏列九事，以明是非。按同老徼進私藏之文，謂是先
臣議建儲日覆與詔草，指懷而進，屬後仁祖聞允，即宣召以定其
事。今詔草非得於禁中，而出同老，則其有無真偽，猶未可知。借令
有之，緣先臣復懷之而歸，乃未嘗行，所議已格矣。詔草雖在，侍功
之有，果有已定之言，則此詔何用之矣？不應懷而歸也。然則至和之間
大議未定，此可明者一也。按皇祐詔書襃諸臣之功，皆中外論建
臣莫有知者。臣等竊觀英祖即位踰年，先鎮行當卿遣官制冊言在
在至和之中，嘗同冢宰之任，且陳計策，請建同儲，遂並續序，乃出詰
論，則是當時搢紳近臣，非不辨等有建儲之請，而朝廷亦非不知
報其德，爰世不聞，天本已有所屬也。彼珣自為諫官，表言臣嘉祐中
雖嘗從論建儲之事，仁宗兩批其請，其於陛下如在昧暗寔之中，
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親策功勛之深切著明也。珣自言止嘗從
議，則明是當時所請別無主名。又去兩批其請，則是仁祖未有先定
於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者二也。今據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
月有定議。臣等按諫官范鎮，其至五月初，乞預建儲副以安國本，
比至十月，凡十九疏，言皆激切，未見聽用，遂待罪乞郡。又兩移書執
政，責其不忠國計。若四月已有定議，則何至使鎮半年間懇懇如此？
安得不累形已定之意，止鎮再三之請？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
者三也。御史中丞包拯言：今大務惟根本一事，而猶豫不決，推折
聖心開悟，斷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祐三年閏十二月，則至和之間
大議未定，可明者四也。仁祖末年，五日降出諫官司馬光及知江州

呂誨請建儲章疏。琦屢以先奏進說。懇請甚力。遂定大策。故參知政
事歐陽脩論光不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群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
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敦陳激切。感
動主聽。仁宗豁然不疑。考脩此言。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五
也。按諫官王[illegible]仁宗遣親信中人就第諭宗實赴宗正寺供職。其
辭云前日未命之時[illegible]上言早定儲嗣。今日與一宗正寺是逼人
人觀望陛下[illegible]言何哉。前日人患。今日人不忘也。孟前
日未有主名。既為公宗正。陛下不疑也。以此考之。先臣之時。陛下未敢
有所主名。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六也。先臣章言因樞府闕官
乞召韓琦充樞密使。以琦忠義。必能當此重事。此則不攻自破之論
也。既去上意已定[illegible]云謂無疑矣。何當某時決策成之於韓琦耶
琦使成之。夫冒嫉者之情。見他人所就。尚且奪之。況功在其手。可成
於乎汲汲仡仡之間。而乃肯以屬人乎。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七
也。琦自入為樞密使。即有建儲之議。及為宰相。當謝之日。首進劄子
乞擇宗室為嗣。其略曰。如陛下已擇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
奉而行之。以慰中外。議琦為宰相。其先臣章奏甚遠。為前日已有定
計。則因琦進言。必有宣示。併緣而感。數年請者百計而不聞一言哉。
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八也。嘉祐末。琦請愈切。一日仁祖發言
曰。朕有意多時。但未得其人。因問琦宗室中誰可。琦曰宗室不與外
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此在陛下聖擇耳。仁祖曰。宮中嘗養二子。小
者近不慧。其大者今三十歲矣。琦因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更不
須論。蓋琦之意。欲專屬英宗也。自此仁祖意有定。歐陽脩時與琦同
坐。退而書之。今其家親筆具在。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九也。大
凡自皇祐至於嘉祐中間。臣子以皇嗣為請者。莫知其數。不可盡也。

如先臣輩在輔弼之地。以此閒導示其宜也。但其議紛紛。終無敢有
所主名而請之者。直至嘉祐六年十月。琦輩進說。於是英宗之名。為
子之業。始定於君臣都俞之間矣。臣等載惟人臣之於廟社大計。以
言之為難乎。以成之為難乎。及屬人為難乎。以已任為難乎。人為其
易。琦為其難。廟社之功。不可忘也。同老上私藏之虛文。徼天下之實
功。同時之人。又助其復。是可歎也。琦挺身危疑。擁立聖嗣。以為宗廟
社稷計。非以自為計也。非以為子孫計也。天下知之亦可。不知亦可。
於琦誠心。足以貫天地。列神明者。無所加損。而所惜者。朝廷信實可
以奇謀取。而不中於懲勸之義。忠賢勳烈可以單辭奪。而輕變於存
亡之間。使真忠失意於九泉。公議乖望於四海。至如歐陽脩以英偉
之才。忌諱之節。與琦協心。決定大策。其助最力。皆無功賞。天下共
知。二人既歿。眾從其後。擇而有之。豈不惜哉。伏望聖慈。特賜下詔。辨
正是非。褒顯琦及一時同列之功。使之明白。以慰士大夫之心。仍乞
以臣等章付實錄院。與修者照成信史。遂之當世。而無愧垂之將
來而不謬。非臣等之幸。天下之幸。
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觀祕書少監劉攽等奏。乞劉
恕同編脩資治通鑑。功力最多。及書成。編脩屬官皆蒙甄錄。惟恕
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
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勅編脩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脩。恕博
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脩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
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
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眾共推先。以為功
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充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脩。今書成
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霈。頃屬編局官可

孫倜欲乞如紱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
竭力不為虛設。
知樞密院事孫固等上奏曰：臣等伏見故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
在仁宗朝文學行義名重一時，所傳經術堅正，以扶持名教爲
己任。嘗與孫復、胡瑗爲國子監直講，教養人才，丕變風俗，故至今論
學校者稱慶曆之風。然介志氣剛大，不肯枉直以阿世，而言於分別
邪正，無忌太明，以此忤權貴，取怨謗，遂頗陷累，其死亡不明，天下皆
冤之。其發誣謗雖已明，而歷年浸久，無復爲言之者。今聞其子孫
民籍農業，日有飢寒之苦。上嚴此以勸賢，遂使名
臣之後，零落至于此極也。臣等不勝拳拳，欲望聖慈特詔有司錄介
之後，以子若孫一人，賜以一命，使繼壽祿不墜厥世，以副聖朝崇獎
善人之意，而爲天下守忠義者之勸。

給事中范祖禹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曰：臣等伏見直集賢院兼侍講
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康，操履端方，學問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
爲能繼其父，陛下采於人望，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近推誠未竟，館
命。不幸疾病，遂亡七月，唯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二歲，一女幼稚，家
世清貧，只曰遺孤，乞閔憐之。伏望聖慈特從優賻贈，以旌忠賢之後。
仍乞多差兵人與士卒，送本家一行，并差河上船及女檐載送行
李等往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令處主處應副。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見故樞密直學士知滑州劉庠，志趣
高遠，有古人之風，論議堅正，知大臣之體。治平中曾任御史，多所建
明，號爲稱職。當是時，英宗皇帝富有春秋，亦以不豫，中外臣僚不敢
以東宮之議爲獻。獨庠拜疏乞早建儲貳，神宗皇帝遂繼大統，雖天
命與于神器有歸，未假人言而後定，臣子固不當論以爲功。然其之
關之心，能處大事，忠義之節，貫於金石，而晦蔽不言，人無知者。二朝
奔走四方，邊塞流落，以至老死，遺孤郡，指斂之日，私無餘積，士論惜之。
臣嘗奏事，嘗蒙聖語，聞總音嗟庠之死。伏望聖慈垂憫舊物，錄庠之大
節，使庠之主處得雜異恩，以慰存歿。
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孫甫，清德懿行，有
聞於時。英宗臨御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
謝。搢紳之士莫不惜之。而又三子皆亡，門緒衰替。臣竊惟先帝聽時
之臣，如孫則所有傳，維陳薦、孫永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於有
已任館閣省寺者，蕩然未及，有是班閔。伏望聖慈念恤遺老，朝不
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哭遷，庶有以稱陛下追遠尚舊之意。豈唯幸
甚。
徽宗時，趙鼎臣上奏曰：本州管下[illegible]縣有夏禹之廟，去縣城十里，
載在祀典，千有餘年。祠宇有僧寺一所，掌廟之管鑰，及其學隆盛四
勝絕，堂宇具備，前此敕額。比因大禹之寺因循相承，有失奏請寺額，以
朝廷方復禹績，昭揚天下，會稽乃禹之所葬，固請具存，神靈昭格，不
與他比。雖有史永祀，答饗以時，壽民祈歲祈報以禮，而主守不專，護
治不嚴，未足以稱國家崇明祀、奉禹功之意。今來欲乞朝廷詳酌，依
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特賜本寺一敕額，許度僧
一人，使之承續洒掃，世守廟事。凡祠宇之脩，縱草木之封殖，責以歲
時，毋致有壞。郡守縣令時至而謹察之。有不如令，並罪主者。庶幾廟
貌嚴飾，明靈順依，以慰一方歸嚮之誠，仰以祝聖壽延長之慶。臣
等不勝至願。
李復上奏曰：臣按[illegible]治平初以進士擢第，歷官中外四十餘年，遷
職守義，嘗通判河州事，景思立敗衄之後，經輯蕃漢人，情懷附，後通

判蘭州負賊攻圍抗賊堅守終能保完城壁幽聖間爲環慶經略使進築橫山興平寨闢土廣也措置要害足招納劉豫首李誠嗚尚考膚倩問料要領元符初移帥熙河築會川等城直通邈原前後措置實而不華求蔽虜飭以爲再可又能愛惜民力臣近以朝廷講究邊事如路解者及者謂具論奏今被旨令勉關奏畫然路雖已得病以久懷邊事本求尤歎力疾遂訖一陳所蘊尉有補於朝廷兩路士夫皆深歎仰不幸頃因宣忠疏於永下平生清白自持家貧子幼乘共傷惻伏望朝廷優推贈典例外官一子或孫持給時哥俟待秉舉葬令所在州縣量行應副庶使天下知朝廷不忘有功以爲來者之勸。

欽宗靖康元年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曰臣聞之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書曰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夫惟不匿厥指則是非明示好惡使民知禁而自從也所謂好惡者賞善而罰惡勿任已之私意而已矣臣竊見朝廷近日用人賞不首稱進所以好惡不合是非不別臣謂陛下宜先推明以示四方潛德隱惡各有所歸以定民望有不可緩者元符之末多士盈朝敢可諫陳瓘江公望正言張庭堅任伯雨鄒浩侍御史龔夬等皆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觸犯權閹不顧妻子其後蔡京趙挺之等肆志得加擠陷意欲使之必死不遺餘力巧發奇中眾爲寒心賴太上皇仁慈乃爲保全得免誅戮死亡之後妻子窮困至今未復今京黨正典刑而此數人尚在貴籍事殊陳瓘人皆諱聞獨陳瓘已贈諫議大夫任伯雨一子得官外江公望張庭堅龔夬等並未昭敘非所以示好惡而不匿厥旨也伏望陛下特降睿旨將公望等盡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使天下後世爲善者知所勸惡而爲雄鉅惡亦有所懲此誠所宜先也。

高宗時直秘閣俞汝礪上疏曰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雖然雜於眾玉之府人莫知其所以爲玉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器傳儒粹精藹然有威神森然儲亂寵盛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循是也方無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故臨大事踏不測持義明壯巍然不亂若大盤石望之尖氣而宗廟社稷逕增泰山九鼎之重社爲天下者賴有高城巨欲以爲之防衆權治度以爲之備是夫漢卒以爲之賊而撤忠臣義士以爲之守是奮社稷而付之敵也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寶也臣竊念之自靖康遭夫而來持節守官義人烈婦豈無捐軀狗國死患觸諱負罪冒之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顯使忠烈埃滅義骨永淪歲月益遠無所討正雖有志之士何以儆時而切責也伏願陛下申敕史臣搜自靖康而來凡忠死難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傳擬近日明詔之所褒旌有司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職者以爲靖康而來閱歲滋久所書所以昭殺而論著之臣謂孔子立言褒貶之間而書中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則上推魏晉隋書則逮包累代足蓋尚推神祀錄之所傳語父老竿月之所接信以待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官宜考郡縣之奇書採史官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參本家之行狀則遺卿老舉言無知段太尉之忠者學書生銅人豈無記高懸女之烈者乎拾甲子乎事豈無知李新聲之義者乎于以採十一於千百振已沉之幽光庶足以討權奸總不執建守揭立大範由此正太史之列而又河竅哉漢高祖制詔御寄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是元初永寧之未復排細引卻不敢稱正號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衰絕殺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臣竊非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

番手齊光勵亂勳科明赫凜凜尚在者以陰拜其臣而錄之耳孫
蜀何足畏哉。忠義之功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庶幾國家臨危
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清白之衛。天聖中有敕以顏魯公真卿之
商孫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帝以嘉愍之後也。其官之。大歷德
宗投真卿於希烈虎穴積怨之中。不屈不變。無復顧惜而卒。仁宗多
真卿之義。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所以勸忠義者亦微
矣。

章誼上論奏成元事疏曰。臣竊見今年三月五日。勅開閤門始授刑
司保明到借補保義郎權衡州茶陵縣武尉奏成領兵迎敵賊溺草
闕十等被賊圍掩陷陣。聖旨奏成特贈保義郎。與一子槐甲頭。切詳
奏成既已贈官。其子又蒙補授。則此事之狀蓋明白矣。然臣觀軍功入
官之法。甲頭僅出齊民一等。品第之低。則非品官之類。推則與其
為者曰蓋為奏下者也。奏成本是借官。又為權縣尉守職者也。
此人情之所甚難也。能人殺身為人之所甚難。徒贈以賞甲之所
易。臣謂不足以為死事之勸也。近世寇狄內侵。盜賊竊發。迫逐之
人多矣。事之官少委避逃之官。則是未嘗顧義。其重者不過贓罪。如
罷其職者亦於罰金降官。既更赦宥。則安然自若矣。至於死事之令
淵然空棄身者。其家之父母妻子幾天永訣。或官不能自存者又復飢
寒。以死則其賞有甚於刑誅之罰矣。陛下若不重地其功。使與官擧
則走而往者為得計。戰而死者為失算。豈社稷之福哉。今論一奏成
不足為時重輕。臣區區及此者。誠恐天下職守之人。觀以奏成為戒。
無復死難之志耳。伏乞聖旨裁察。不勝幸甚。

起居舍人陳邁上奏曰。臣以愚陋無似。世受國厚恩。濫厠從班。當思
補報。輒進狂瞽。上塵聖聰。退就重誅。無所伏竄。臣比奉等親宣諭聖
言。以張俊艱難以來。功冠諸將。小心恭順。終始一節。其子子正子顏
並除待制。子仁除集英殿修撰。繼讀除目。乃知陛下用清大筆。不忘
舊勳。所以旌寵其子孫無所不用其至。臣已即日奉行。貳念且以所
被命書之制書頒天下。後世知陛下此舉所以不輕假人。所為
然者。正以張俊有實戴元勳而已。然臣又謂自今功臣子孫
承襲當主侍從五人。久任在京宮觀。永為定法。臣退而伏念。有大不
可者。且陛下所以異于子正子顏者。法使者先以為後而已。今乃於言功
臣子孫。則以序遷之路。既則侍從待書之列。有今遠可以當日積久
待之。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官雖十人。其任職事官者。始以兩歲一遷
為郎。自寺監丞為郎。自郎為少卿。更少遷遷則為卿。不過三四遷而
極矣。帶職之人。自直秘閣而升內閣。自內閣而為修撰。又自修撰遷遷則
為殿撰。亦不過三四遷而極矣。五年之外。十年之內。此一十人者。皆
坐致西清次對之官。朱唯輕用高爵。使人人有覬覦之心。且與陛下
甄異元功之意。似不為稱。恭惟陛下屬精圖治。綱事卿將輩業乾乾
勤以祖宗為法。如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立大
功臣。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
用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璨瑋以功名自奮。審琦之子承衍守信之
子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為節度使。爾不聞有序遷待從之例。今陛下
一出使十年之間。請積散閣之地。類皆將種。實非朝廷昭示天下之
美觀。欲望聖慈不以臣人微言拙。將賜留覽。東擇反小臣收還前
詔。上以遵太祖之成憲。中以惜國家之名器。下以合一時之公言。臣
不勝懼懼憂國之至。

趙元鎮上奏曰。臣伏見故右奉直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邵伯溫康
節先生雍之子。伯溫自少出入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韓絳韓維范純

仁之門，程頤、范祖禹衆知之。元祐初，伯溫爲布衣，韓維以卜材薦之，
備講讀，後以經明行脩命官。維又薦學官，范祖禹薦於經筵。司馬光
卒，庚子康亦亡，乃特差伯溫西京教授，俾教其孫，伯溫因以經紀光家
事。紹聖初，章惇作相，意欲用伯溫，伯溫安於窮處，泊如也。元符末以
上書指時，名書黨籍，坐廢者四十年。靖康初召用之。時名士諫議大
夫呂好問爲諫官，嘗稱其賢，欲以東宮官處之，時戎事方興，不果
用。建炎初，除利州路轉運判官，遂請宮祠以卒。臣官學關陝二十年，
接其議論，觀其爲人，嘗歎其不可企及也。竊惟陛下褒賢念舊，凡黨
籍上書人皆被優恤，況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平生所學，造不獲
用，深爲聖朝惜之。臣輒錄伯溫元符末所上書進呈，伏望聖慈特賜
褒錄，優加追贈，以示寵光。豈獨伯溫九泉之榮，實爲士大夫名節之勸。
臣不勝幸甚。

龍圖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顏真
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曆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迨今
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奉事
於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
日以乏興爲憂，如真卿之祠，況謂不恤，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竊惜
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群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蓋莫
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
前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今車駕駐蹕臨安，
真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建，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
量給度牒指餘道付臣，市材葺治，庶遺直之觀，激懦夫之氣，誠非小
補。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上奏曰：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州彭陽縣令

李喆，建炎四年原州陷，虜移治界上，以爲彭陽縣令，執以獻虜，虜三以
官，二辭以疾。後指爲歸附，特轉儒林郎，喆辭，自言曰：我因捕獲，不敢受
歸附之賞，封還之。劉麟聞其名，委京兆府以禮津致，終拒不起。臣入
陝西，又訪諸與在原州訪之，則喆於今年六月已死，遺孤尚幼，生
理蕭然，臣分所哀，所嗟憫。伏望聖旨特詔特賜優贈，錄用其後，庶
幾存殁皆知忠義之有報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初入陝西，即訪問爲守之士，有奉議郎原州通判
朱璞、朝請郎前知階州劉化源、奉議郎前僉書涇州判官廳公事劉
長孺，是民衆曰一時驕雄，當廢齊亂常，僞爭立之日，杜門謝病，終
不受汙僞命之人。見璞則知有朝廷，今雖衰推飲退之後，原守龍城，
城既能書字，現六年將死，隱入河北，從旁諸隱民間十年，今李不屈爲
以歸。長孺尚活，將訪以之，臣嘗致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歸，輒爲之

稱疾致仕，除告歸內之百日後，復起之以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
本貫涇州，當僞齊亂離以來，錄直不降，品高風著，行爲衆有聞。臣
於本州津發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若足疾廢，化源等已老，步
履艱難，作與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終不能就道。伏望聖慈
各賜俗沒，以獎其志節之爲，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俾
其之曰從璞，祠祿爲門戶，庶營激厲風俗。
[illegible]
□以少卿史浩上奏曰：臣仰惟陛下天錫聖性，躬孝如誠，屢因慶壽
推錫覃恩天下，蓋莫不被當色之澤，實聖時以增飾戶戶大患也。而
有司奉行不體上意，拘以歲月之限，本阻抑使爲古譯而有不
給之衆，臣甚惜之。茂子欲親榮其致，州縣則發自爲措期，後同
升里閭門，寫第遠相，而獨不獲其澤，豈無向隅之歎乎？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府旨。隨紹興二十九年五月一日慶壽恩合封祖父母。諸州已具聞奏下部未施行者。並乞於今年九月明堂大禮赦內該載放行。所貴破有司拘礙之文。全陛下罔極之報。鴻恩溥博。儀載愈光。不勝天下幸甚。

忠義大夫曹勛上書曰。竊以連年征伐。暴骸盧月。凡功烈死事之臣民。及無聞。致孝子嫠婦無所旌顯。昔太宗皇帝不忘勳臣。猶次敘其列傳二百四家。今建中興之功。豈可不成一代之典。人死留名。實惡所共。而聖王之耻。臣有五。慕欲乞今所在州縣有忠義報國當時功烈出衆所明知者。許搢紳之儒作為傳記。經所屬投陳。從長州府繳進。旨付史館。并嚴戒內存常優給其子孫。不惟仰昭聖縡。下勵將軍。臣可激勸方今死節之士。

孝宗時。胡寅上奏曰。臣竊見陛下加惠元祐忠賢之裔。既昭雪其冤錮之冤。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施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為判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末路僥倖。死義營私。無所不至。若范正國者是已。謹按正國。秀故朝奉官公純仁為季子。自廣東轉運判官被召。既至。行開節度。賜對。憂擁甚矣。錫以章服。與江東兄同。嘗歷具恩綱。世皆以純仁之故。在正國未有以堪之也。既而反江東漕事。嘗辦之難。請判一郡。改畀祠祿。則又以謂由監司為太守。失其故步。誠之不當。遂四域外。必欲陛擢。每語人曰。獨予直方尚得為鄉。而正國反不如也。爭走中歲。經營甚力。乃有今來除命。公論籍籍。咸不謂然。且外臺耳目之寄。乘勸列城。非鮮廉寡恥者之所宜厠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至及異姓。次及於貧乏。其兒姪子孫而多未命者。以是高其操。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子之在世德者。而視兄之子孫。豈實擇為人。以為其行已。處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古者世祿而不世官。子以報功。故其世可述。建官惟賢。故其人當擇。是二者不可相貿易。如正國以其父純仁之故。使有祿是矣。而為之擇官至于再。至于三。不惟其人而惟其世。此公論之所以不平也。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倘其輕上撓亂大法。乃以同何正餘風相勸。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居彰勳賢之道則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朝要臣不敢拟行。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見故兵部郎宋南強之父汝爲。初建炎間。淪陷偽境。忠節凜然。著于北方。後間關來歸。對建康。以處州通判。未及顯用。會故相秦檜欲復還兩宮。中外為義。不肯屈。遂忤秦。子退去。變姓名為趙復。其匿跡之志。雖窮伏狼狽。猶冀國家克復境土。以雪前日之恥也。其後流落蜀道。飢餓困苦十有餘年。竟死于蜀嘉泰子承康軍青城山時。人未有知者。至乾道改元。朝廷嘉其忠義。錄其一子恩書。南強遂得補官。見任知南劍州沙縣。顧以改錄。淳熙十三年正月九日。已齊指揮。仕郎己到部。今省察臣昨家居自閬移蜀。經由南鄭之境。屢得南強書。備言其父汝爲平生忠義之節。處患危苦之狀。又自言其方幼弱時。與其父別。音問隔絕。竟不相聞。以至于死。雖秦檜官籍經錄。仕身官卑俸薄。無力入蜀。訪尋其父。讀之令人慨然。念非朝廷特加矜恤。則忠臣孝子之志。顧莫伸。伏望聖慈特賜指揮。除南強一蜀郡差遣。俾得盡其子道。非惟上廣聖朝孝治之美。亦足感厲天下忠義之氣。其於風化。實非小補。

汝愚乞褒表孫松壽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追隆德備。恭默一心。懋明孝治。光先之澤。數錫洊臻。無有遠邇。靡被聖化。民莫歸厚。風行相高。今其卓然者。自致不世之廣德意。以所見聞之實。表上姓名。仰備采擇

臣竊見成都府郫縣朝議大夫致仕孫松壽實秉純正內行修飭方其蚤歲奉事繼母雖屢空窮必致隆甚稱其歡心人服其難自爲小官至作郡守卒以忠信慈惠爲主不爲赫赫之聲治行皆可稱述曰嘉州除利路運判當朝廷擢用之初松壽斷然未老挂冠方退歸親戚朋舊力挽不回識者高之家居殆二十年常廬先塋歲時薦享與蒸衣切年垂八十猶以其母之亡屬方童幼乃議追服斷斷持義益布慘戚于今三年見者無不敬而泰之臣考其始終一節不渝咸有可觀欲望聖明特賜褒表以勵風俗足以紀德主行爲世所重多所感化庶幾仰稱九重崇德廣孝之意

光宗時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臣竊觀近者贈吳家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錄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不愛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爽而捐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爲不顧身爲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親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爲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爲明致之功之首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爲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躋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推暴善錄衆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則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爲御史其後時議不同寅亮以官澤不及後遂以之死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敭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意以勸忠孝

秘書郎彭龜年上疏曰臣聞夏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古之人臣各揚其職以獻忠於上如此晉知悼子未葬平公擊鍾而飲酒宰夫杜蕢揚觶以罰師曠李調其當言而不言也臣等非材忝負三館乃仲夏辛卯有旨令秘書省故事置酒館中恩至渥也臣等豈不以拜賜爲榮屬以六月十二日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于位朝廷方議輟朝典未下矣禮大臣禮臣此陛下之本心也群臣若會陛下歎賜之榮致前日輸郎之酺當不有愧於責哉足以顯有言爲臣聞祖宗優待大臣備極其禮至於死生之際尤爲隆厚端拱中簽書樞密院事楊守一卒上親臨哭送終之禮率加常數咸平二年樞密使曹彬病上幸其第問之踰月彬卒臨其喪哭之慟未幾樞密使楊礪卒冒雨臨其喪礪舍在委巷中乘輿不能入至步以進景德三年樞密使王繼英卒上即臨哭賜白金五千兩遣內臣護葬併爲葬其祖宗寶元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時上宴金明池既聞而奏訃主即趣駕臨奠如此之類不可殫舉且建德中書詔鴻臚寺入內內侍省太常禮院群臣當赴贈者聞務不得過兩日慶曆中太常丞議天子臨喪禮不可緩若奏訃在未前當日出未後次日出其速如此蓋君父也臣子也未有子喪而父不哀者元首也臣股肱也未有股肱傷而元首不痛者情之所鍾豈自應爾臣等竊見胡晉臣卒已半月餘而朝廷贈卹之典未下陛下體貌大臣無異祖宗豈於死生乃不遑卹近者士民之卒即日輟朝未應聖心賢否遽異人心惶惑未免驚疑非大臣未敢以聞乎抑太常不舉慶曆之議以告陛下乎或謂朕內省不能守累德之聲乎不然何以至此矣贈卹之典不下在晉臣雖無所損所損者國體耳晉臣無可議所可議者累陛下盛德耳況大臣在殯而小臣燕樂死者未贈卹而生者掌飲暢其於傷國體累盛德尤不細也臣聞仁宗因宰臣張知白卒燕罷社燕富弼以

曾要上任時姜成秘知禮院並言於上曰君臣之義處難所同請駐
春秋以表優卹仁宗從之此陛下家法也按考典故以備討論此三
館士之職分也臣等輒冒昧緣事以補護聖聽初大臣早識明晉
臣卹典所有纂書會與夫聖鑑杜撰故事施行嚴異典禮之行各
當其宜上可無愧於祖宗下可見識於天下惟陛下留神無棄
知漳州朱熹上奏曰臣按以歷錢備員倘州仰體聖明收用變技之
意惠其繼統仰報思分故悍聽訟決獄之暇不敢不盡其愚卒事踐
年自前人戶皆一向負親者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
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亦存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
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賈忠義
氣節孫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首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
罪直言無人不可犯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並所極論試官

惡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詔靜江府古縣令
是時秦檜當國所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寓是邑欲為立祠且侵其書
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拉其罪狀
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消水灾之
所由語聞益怒以為陰附趙鼎前官從容州以死檜死之後語以口
語為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已細存之無不昭雪而登以遠
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
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展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
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
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魂必不以此
為憾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識者猶竊惜焉臣竊得
恭思假守其鄉目睹遺事為之嘆咏不能具以上聞則雖罪戮不

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踐祚以來虛心克己容納讜
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無間至論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
言猶雖許肯終涵其罪竊揆聖意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
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
勸慕誠非小補臣不勝昧冒干犯戒懼惶懼隕越之至
寧宗時朱熹為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為漳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
事臣廟乞賜勅額略曰臣前任知漳州日伏準紹興五年七月七日
大赦內一項節文應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
竊見東晉元帝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
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守鎮南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
以忠節死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稱異無以仰稱聖朝褒顯

忠義之畫乞下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證其本
傳并象其參佐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舉祀如諸
方行考究未及營奏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
本州必已起造了畢欲望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量應
施行庶以慰吞忠魂為天下為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願
湖南安撫使真德秀奏曰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素易知也平居暇
日飭自備敏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紜轇轕叫呼及之嚮安危係
焉乃能從容區畫指揮群咒陸梁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
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
馬遵不善撫循致此紛擾臣某當劾奏以聞奉旨罷免矣遵疇者郷
然咒卒猶宗蓄自知以軍伍之微邑嘗犯郡守劓掠居民戕殺保
丁罪在不赦歸史合懷異謀日深既會取州郡文帖為諭賞之畏且

以將領自稱擅出文引役使郡縣鳴鄉聚衆興戎役者方其結衆作
亂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復行劫而
意諭富家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己內積自富亂欲心藏禍心
實有叵測獨賴本軍簽判葉夷者字時亮以寬厚爲其民所信愛自
初變作司馬遷託疾在告莫敢聽任惟諭之責使將宗等不敢大肆
其兇臣等得報亟令葉惟擇郡事且密設計策使葉圖之又雖况湯
弗露外示撫寄而中爲規畫以措置火政爲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
結什伍更番守宿遷廢既寄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宣示其
中之可使者數人使爲之用於是群卒爭奮遂梟將宗等三人之首於
衆剿之得自餘兇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閩郡吏民數百萬生臣等
竊見宣教郎簽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摹學問該洽操行
端脩平昔備歷兩試邑令始在事任以和平爲政縣人稱之雖在逆

賊猖獗之際令猶賴其判斷謀畫周達曾閑守備承數月攻圍獨
懸孤城卒賴葉氏被寶恩今兹之難殄除兇逆窒煽國風使軍律已壞
而復備民情方搖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其功非止
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干天聽伏望聖慈特異優加褒賞
仍賜旌擢以風厲當世使凡爲國竭力爲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
下幸甚

金章宗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先海陵時伐宋太常使祁宰上疏諫言
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人至是尚書省擬奉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
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容義之
士爽傷厥心世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蓋大惠也昔武王封
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以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卒在
議謚之例臣竊疑之乞賜全一名方得書其遺時居官食祿者不爲
無今皆畏罪緘默當不敢出一聲直一策以爲社稷計辛伏立名死
節之士類出於賢下之流宰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
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
曰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四

禮臣下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悅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前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漢孝文帝時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甚得上禮之恭常目送之中郎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四方賞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張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後數月竟拜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扶陽節侯韋賢卒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按

驗古文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從賜丹爵關內侯。

時王嘉坐薦梁相等。謾國罔上。不道。下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罸。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家尊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春。祭遵卒於軍中。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産兄午以遵無子。娶妻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先典叙爵理
詳案謚法以禮成之曰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衰副法。
光武時徵周黨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
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
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
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
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
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
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
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

而終邑人賢而祠之。
馬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
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
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光武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
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
時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采
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
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
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
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

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
寧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
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
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
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
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
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
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
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

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
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
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
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
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
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
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
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陳元以父任辟司空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以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安帝以陳忠爲尚書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究見所有興遣之不敢希意從旨以謗于人而謗讟日聞罪足爲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灾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所建

桓帝時有詔公車徵揚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貢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

吳孫權時周胤爲都鄉侯以罪徙廬陵郡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荊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耳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騭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

晉惠帝時。河間王顒表。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征西將軍范陽王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爲社稷之貳。不可久虛。所以共祭成都王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茂生。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顧。賊臣等雖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方前臣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此皆所在興爲。又以太宰惇德允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効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果達變。遂守前志。致紛紜。然退思惟。此是其不易之節。且應事期之後。爲天下所罪。徹來即四遷。見其本事實無瑕。竊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捨實由朝廷。善之失。寡不相容。知以一旦之驚。棄其積年之勳。既無同體護功之恩。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蓋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今則鄴已下。悉選舉授任。小卿成茂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咨詢。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嶽郡令群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悉如舊。如此則忠臣義士有勳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捍城。藩屛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曙。乞垂三思。省臣所言。

成帝咸康四年。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宗廟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鄉射楚子饗之。鄭玉辭曰。不忘先君之好。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寡君之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則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采薇以遣戍役。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哉者。尊重亦宜然。按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唐太宗自觀中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襪繫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

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爭覇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者。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是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以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弑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薄厚然則爲人主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降秦晉或業與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有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奸此非堯舜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故堯舜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疏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爲堯舜則臣爲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

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傑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不夏殷周漢夫何足數

徵又上疏曰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後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餘載矣威愈積上施爰康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僞直爲狡獪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強直者畏擅權而不得其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皆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應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顔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不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爲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哉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如此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徵嘗詣朝堂抗表忠左光祿大夫附崔雄奏稱臣在隋朝備經喪亂如臣飄蓬死亡略盡臣得奉太平又得蒙拔擢恩澤既治惟思報答但臣先有眼疾比加風疹時加增劇更覿陰晦數步之外全不見人倉季轉動命思心哉間既方今天下無事君臣如林無容病疾之人久在樞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申遇見於廣補闕非敢虛飾與冒臣志願太宗令崔敦禮詔之曰國之安危資於輔弼得其人則日隆日化失其人則致不救時公寬以接下忠以奉上朕每有乖僻公未嘗不言社稷安危惟公是賴假使公全無兩目猶當昇公置於左右朝夕諮詢況公所患非重使欲拂衣高蹈匪獨乖於朕意忝議以爲未可

時或告大將軍薛萬均嘗與高昌婦女有私物大理卿孫伏伽推鞫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對問魏徵諫曰萬均兄弟誠效蕃著姦私之事虛實難明若罪狀顯然錄付伏伽自可若事無指約萬均必是有辭遣大將軍與破亡婦女對辯姦穢辭既不伏聽者必疑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賞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故秦

穆公嘗溢焉之緍楚莊王赦絶纓之客且楚莊秦穆並狀之嗚後列名
五伯垂芳千祀況陛下以萬乘之主道高先舜作之不法何以示遠帝納
其言而罷焉帝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弘演公之臣
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納懿公之肝於其腹中今覓此人恐不可得
魏徵對曰昔豫讓爲智伯報讎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
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爲報讎今即爲智伯報讎
何也讓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
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亦何爲無人焉
諫議大夫張玄素少嘗爲刑部令史帝對朝臣問之曰玄素 大夫褚遂
良上疏諫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
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很褊良史書之以爲非美陛下昨見問張玄素

以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
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
創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
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群臣窮其門戶棄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使人
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慚玄素亦屬臣竊惜忍
協禮不加人不自勵者無故思眩使其羞慚鬱結於懷衷心靡寄焉其伏
節死義其可得乎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自義寧初
咏懷遂觀勸乃爲多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恩可進退
之以禮上然之自書遂遽召其第載與還宮
張公謹卒上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准陰陽書日在辰不可哭
此亦流俗所傳上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日辰遂哭之
玄宗開元中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奏請杖

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
辱臣嚮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若有罪何以卑
隸待之事往不可追但宜慎於前失上深然之
時禮部尚書蘇頲卒帝猶視朝徒居舍人呂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
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之恩上有惟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慕昔晉
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頲子兼文
奉事餘二十年今忽不還朝人痛嗟惟陛下蓋之股肱之臣風宜爲輟
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國朕意也即日帳次哭于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
曰文憲吳日帝崩成宣不禁將攬之口臧且葬我忍自娛哉乃促遣
德宗在奉天闕段秀實爲賊所害帝不朝年相以爲方之卑侍不
宜無爲標天下其贈何太常博士陸京曰以宰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
獎賢臣天下所以寄況中丞時異者乎帝曰善

宋太宗淳化二年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宰相樞
密使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御史臺宣命中外臣
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説謂姚元崇外
則疏而接物內則謀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
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群官何以盡知外事若今都堂候見
官請見各事無時是大臣常傾被百執事於政事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
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爲國作衰季之臣權當
此之時乃可爲慮今日陛下聰明睿宇宙總攬萬機朝廷有直言之士方面
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
奈何疑執政之臣爲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木樹猶得使三日
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棊捷書至而客不覺若臣端審如此雖妻子猶不
得聞況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焉若杜

公嘗謂兒之禮豈無私室手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徒乎此非陛下持
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議謂當澤昧於大
體要本曾聽以叡聰明往謂之言不可行用上覽之喜數即遂進前語
仁宗天聖二年左正言劉隨乞優禮李允則兒詢狀曰臣伏睹近降除書
以宗者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常州防禦使仍於鄆州與差遣給行
恩口較舊章也李允居擇帥之臣功勵公忠之節誼以李允則素懷韜
略動有機權當邊防務期安輯未遂功以生事無縱敵而失謀雖古之
名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喜必爲制置守邊郄邢近
大臣威幹之外若召而賜對詢以方略則先將帥緣必有所長臣又伏見
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忠直植性淳清自扃歷任二紀垂五十載細覩所制
輪二十年先帝寵遇使參議求與禮議論詳正典有預焉以總司文柄
時謂得人今之臺閣請還州郡稱吏迥之論辦所以居多近君引年致政

斯爲達禮矣第五行蓋無闕爲文苑指爲宗師朝野推爲君子有益儒雅
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兩宮聖慈特問先則近制賜以金帶豐其餘
居或就朝廷特行大禮時議大政常同議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書
儒訪疎必有可觀每遇萬機餘閒暇亦得所詳延二事賜之眷顧俾就在
古治亂之因國和經術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當朝書史乞言有
光於古昔發禮宿舊顯尊莫時風俾人方來用先史所任以爲文武班中
功名耀望緣始一段以至高年皆歎此二人先謂時望念須旌別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奏曰臣聞公之官至重所以經邦爲
事之統實繫賢否之端理故明主躬親庶政體貌大臣常資進見之間
俾盡論思之道蓋君臣相遇則可致時雍上下不交則謂之否塞向
在詩咏承弼諭訪嘉謀使下情必通上澤無壅斯爲國有家之大務
也臣伏見中書樞密院之官是皆選自宸衷委之柄得須一事之允

佐爲機之副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乃每遇開展奏說升殿外朝始得
延英以對中覆奉行祗循常務以天下之大民事之眾安非敢刻之中奇
畫研貌之理欲望聖慈當擇閑之燕見召兩府臣僚賜坐使殿俾其極獻
替之說揚古今之宜究治亂之源達幽隱之意上以成可聽之務下以申
納忠之誠明良之歡上下同體是效乎時而論可明其體要之要臨事而
辨或近乎遽說之據以資濟之明而天婿察邇言以漢之文之達亦曰無甚
高論取實通關體用揆智之大端也至於米鹽之細務叢脞之末節斯特
有司之職事下當取決於宸斷宜詔所司料簡去其正大小之務選擇
義之中足納可議用直聖智提綱總要叶大猷之不宜近睹虛體用爲籓
之派備臣竊以爲宜酌舊典考其卑置減繁使越無地
皇祐三年知諫院吳奎上奏曰臣伏以國家謹禮法以維君子明其官以
御小人君子所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刑罰也然文武二選爲士大夫

是皆君子之地也儻不以禮法待之即是廢名器而輕爵祿也七十而致
仕載之禮經臣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留擢之至也自
三代以來雖衰微之世未有不謹斯禮以塞貪冒而厲廉隅也近者光祿卿
向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並以年高特與分司而被風動群僚
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所奏施行
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覩御史臺告報百官至理都堂宰相
文彥博富弼若誠除拜也爲未除之以虛禮執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
權自陛下用文彥博富弼爲宰相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
不得詣宰相居第其官不得聞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未任之以權而以
卿迎虛禮待之也伏乞賜百官卿與兩命兩制百官僚得就第見執政以
訪天下之事而以達陛下之聰明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
嘉祐元年右司諫馬遵上奏曰臣伏覩近制兩省兩制官非公事不得與

設之一臣相見及臺諫杜絕往來，兩地大臣非休假不得接見賓客，誠彰陛下有疑臣下之名，而實無益於事。已曾論列，未奉指揮。臣歷觀前代以及漢唐之盛，亦大之臣往來相見，並不曾有禁止之文。惟唐德宗之時，朝政多僻，臣僚或過，蔣多令金吾伺察宰相，不得於私第見客，徒以猜嫌，無補奉天之難。及憲宗英斷不疑，委任裴度，遂除其禁，得延英俊，卒立淮西之功。乃知馭臣之體，在於明聽斷，而不在於設防也。陛下聖明必照此理，若謂新制已行，未欲便改，臣請以先朝故事言之。淳化二年，用右司諫王禹偁奏請，令兩府大臣不得於本廳見客，以防請託。時有左正言謝泌上疏，極陳其不可。太宗覽奏，即追前詔，並令如舊。乃知事苟未便，何憚而不改耶。切緣此事本為大臣，若非陛下特賜指揮中書，雖嬌重於奏覆。伏乞早賜聖斷，以釋中外之疑。

達又上奏曰：臣聞推隆耆年，則民德歸厚；崇勸高節，則薄夫以敦。此當

籍之通規，而先王之達禮也。竊見嘉祐中明堂大赦，曾召兩府舊臣杜衍、任布等陪位，雖各人辭疾不預侍祠之列，陛下降詔諭遣使勞賜，予備厚，復懇其子孫，殊榮異禮，照耀一時。陛下優賢養老之意，白於天下，而人知勸矣。今杜衍且八十，德望愈隆，使古禮復行，宜在更老之位。至如近侍致政而歸者，張昷之公直，劉夔之清苦，如此等，皆謂良士。今陛下享壽安之福，行長對之儀，凡在高年，正宜加禮。臣竊敢乞聖慈指揮中書，候將來大慶禮畢，並會明堂恩例，特賜施行，使衍等黃髮，復見太平之事，書之史冊，延為美談，庶幾冒榮違禮之人曉而知恥，化薄歸厚，或出此矣。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委任以政，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排大臣為名，從而攻之。此豈為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皆為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昪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昪迹不相接，無纖毫之嫌，竊料其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勞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昪者，則使昪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所廢也。若昪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擇德望材器為眾所服，知王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叙而為之也。

光又上奏曰：臣等伏見朝廷擢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棲遲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為學官。烈辭讓未受，今

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僕福州勘到烈為妻林氏疾病，屢疏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污陰詐，行無細完，蓋進奉前後所受監令。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為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脩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希常違闕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以可敦勵偷薄。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登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敗名教，外飾詐偽，沽釣聲利，則朝廷舉者以為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為罪惡亦不細矣。其始若薦舉之，今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轉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遣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所虧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

不憂橫辱待以安福於閭里若實有賊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
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
充又奏曰臣聞聖王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旣醉
行葦鳧鷖之相樂乾餱之失德禮有帶帛饗餼行於邦國贄獻
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
以飲食免重其吏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
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卑民為容令民有言部亭長受
其米肉還者免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禮豈鎮遠此
乃人道所以相親法獨不欲備之雖欲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民曰
然刑律何故禁之是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民而以無
怨為以律治法法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
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案底逃盜

以峻法爾聞知鎮戎軍曹偁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鞫
以贓罷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劾院劄子責所起請除舊例送
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并有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
置亦并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
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今曹偁因陳首雖免書罰尚
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令有司看詳至今未奏臣竊詳
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所送
見錢令曹偁所受止於轉酒隨而自首己為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
之剖析一條以為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希朝廷因之遂為著令
臣恐忠厚之俗益衰輸薄之風遂勝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矜攝
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為曹偁除雪贓名欲望朝廷
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

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准律定奪分節贈
遺人而受其還荅入己者准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
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
貪吏不能為姦者亦有所循守矣
仁宗時傅堯俞上奏曰臣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然則上之待下也既重下之報上者必深此古今之通義而人情所
必然也如武臣者尤資寵獎有典刑可以威制若使臨利害而無
變節鋒刃而不悔者臣謂非得其心未易論也况虎武之人頗愛寬
弛而易驚之性非可速懷朝廷狃於無患憚於用文武臣職任頗侵
奪之縱沮其心不能無怨方今夷狄多民力困竭臣恐文治不常
獨當其他事權未敢論列如提點刑獄實為要任文吏不甚稱職武
臣不皆瞻宜一旦不擇能否獨罷武列近又聞臣僚上言乞差文臣

知鼎州事臣竊觀之未見其便望陛下以職任還之精加擇選但精
於選擇亦得材實帝或疏闊未容過貸無狀被黜其心自甘如此則
畏威戴恩緩急可使幸陛下不以孤臣棄其言也至於武舉亦宜循
復今入仕之門雜而多者無如此時何憎不以十數人思所寵四方
所施不窮之材為行之有常取之有法亦可以得士自謀人學兵推
陛下留意
河南府通判謝絳上論曰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宮清宮內
太宗皇帝肇脩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
石閣下景德中因書寇廣眞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二聖數臨幸
親加勞問近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
權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遺逸迪燔未逞中尋或引兩
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官民個叢接天官衛尉供假茲彤虧體傷

風奧燚盂其惟陛下未嘗遠慕崇降士大夫參升附朝與馬之音嘆有日矣議者以謂暴遠不篤於古待士加禮於前上無延訪之勳而因循相尚不以激策之非術對竊為聖朝惜之乞開內館以振景德之制詔可。

陝西經略使范仲淹等奏曰臣竊見朝廷下陝西宣撫司解到勘會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七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待羈聖朝頗小則而亡大體且今賠民矣名歲不下百貫今歲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衣糧廢十余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員每季春秋設宴犒勞將校都督監押中人員並無宴犒之恩縣官有司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百文已來官務添酒二升與蔬無公用更不起送亦不張樂以當朝廷息勞將校之意州郡間聽道路皆謂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省公使錢能收還食物權擬戶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令更出入條貫物厭民食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省公用錢處並令依舊應副使得精悉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又在邊任深知此事近武極廷宜當減罷。

知諫院包拯上疏曰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本為明誠。所以優假老臣遂其安逸使不違達尊之養且開知足之端歷代所欽治宜敘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年實非近世雅之以俸特以優恩其於數勸之方可謂至矣其至也然而近歲寖成弊風貪冒之間會留相尚但觀了昧迷封殊根著遲之官職未求於桑榆負厚顏於鍾漏不知其過行以為得誠非朝廷所以待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分也臣恐及此深燕評下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武班簿檢會應有係年及七十者令臺察諷其致仕如敢眾後三兩日內未見抗章祈請乞自朝廷降令致仕所貴稍遏貪營之弊頗敷廉恥之風。

御史中丞賈昌朝上奏曰臣伏見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夏竦赴知相州夏竦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辭平章事乞免衙謝並開上件官各並乞只於後殿見謝辭者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請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遠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緊臨時特旨其等位高官制又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赴正衙或只以張君義拜而受賜既稱衰病自冒寵榮雖出上眷特免參特推與數待宜更見容示恭恭豈可隳上奏封自求優便今國家外扞邊戎方任武臣所宜重示恩威未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怙習避之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六

禮臣下

宋英宗治平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奏曰臣伏覩前古至治之世君臣相與之際必以至誠而無虛飾故光武能以赤心置人腹中而取天下唐太宗納魏鄭公之言不事形迹而開忠言之路竊見陛下待遇臣下禮數大隆雖使臣以禮聖人之所重然禮既過厚則誠有所不通至如富弼病足不能待禮請解機務章十餘上凡幾及一年孫抃懇至表以牛馬自比而陛下不納張昇年幾八十精力已衰聰明已耗而宗廟之務紛然不舉昇表乞骸骨而陛下不得其奏有三年矣自古人君不呼其門而陛下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免不能當邊事至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為請而陛下不從外間物議衆皆以為不當然而臣亦以為過矣稱賢臣也陛下特用其人不止於今日使其病時得休於外則不病之日為報陛下孫抃老耆才臣也陛下特用其人亦不止於今使其服衰之日得盡其身於所親則服除之日必能盡忠於陛下矣昇與戡皆老奏文皆哀請而求去矣陛下欲盡君臣之分則皆與之閒務使盡其餘年如此非獨稱奉昇戡之幸抑使中外羣臣皆知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虛飾而事形迹使四人者之誠不得通於陛下哉伏惟留神財幸

侍御史趙瞻上奏曰臣伏聞國有大政必諮故老君所共事必任舊人是皆書傳據謨歷代所尚至若田千秋乘小車入殿蔡義用兩吏持行虧漢史所錄著者焉然於武昭之朝選臣誠厚而若千秋及義則後世終不稱此為賢蓋於進退之分有所闕然也陛下自即大位已再周星將相大臣無不獲信如張昇程戡屢上章請情皆從封諫臣愚固亦嘗論列陛下皆未聽從此乃復見大漢之盛事矣然臣亦君之恩遇爲已厚矣二臣之誠禮爲已備矣天下臣子亦莫不知之矣今幾務諸繁邊防要重而陛下猶固留之非欲用其力蓋欲用名位寵祿以榮之也夫寵名既昇揚歷事任久著聲迹師府盛望甚孚國家得今足備書錄今乃於筋力衰朽之時當內外將相之任未即引退遂無虛曠使天下士大夫之論不以為是本欲榮之終為陷之是陛下待賢者之意未深而爲君成之恩非至也今之臣僚上書求去或亦聊塞物議未能盡是本心士論之是非可曉也然則陛下獨有推恩之美而戡昇難進持祿之譏惟陛下全二臣始終之善辨天下稽日之謗逐其勤請成其令名實亦戡昇之幸矣太子以

三年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上言曰臣聞君尊臣卑人倫大義所以立朝廷之體定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故君前臣名書自上古陛下給唐賈令先宅為邦降意崇禮優遇群下卜大之臣進對率稱其官此乃等衰相攝民史奉上之言非所以正尊極而隆堂陛明王制而業主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以至臣事不舉刑罰不中真宗嗣位之始每待先朝宰臣呂端李沆初不呼名二臣上表固辭尊如常禮陛下應數在躬及茲四年君臣之際尊卑之分形迹明微在乎言動願陛下攬權操綱感恩垂用呼官避禮已從寢罷曰公曰卿足正名分長戀違取使無遺力則百職並脩庶務以濟此遠者大者之體也

神宗熙寧二年翰林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勞以仕其事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賞并推恩子孫

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識者以衰羸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致壅於庶政而害民故若今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為監當於一二年未致仕者亦不加多矣當為之作而令趨務雖至愚之人豈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仕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被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致仕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凍餒是以雖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引去識者不推其本則以為皆無恥之人豈思所以重辱之哉朝廷之恩所以若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罷軟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感被恩德而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可有增臣切以為今日所議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祿故未嘗絕如自此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閒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生廉官之節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賢者必所先務使之詳酌施行

時宰相呂大防以宰之罷除右諫議大夫梁燾上奏曰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削其過惡輒奪其位使保其進退之者而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待義重謙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害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畫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豈要動心

於人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豐不敢挾權勢以自强此其所以得罪為受以妨賢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眷眷猶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常去而不去以固位爵祿有識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而罷遣之然不過一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寇準合攻陳摯者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以法令臣下而臣下大夫化之皆磨礪操守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為計遂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若莫夫位之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竊為之嘆惜惜其稱官敗其名累聖其過非終以就絕朝廷無以全人而致用之疑其蔽心之不測豈其請議之不容辛不敢用無用其以吏部安得人才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而退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言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其如此若陛下許大防令以禮去不惟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戾不為言者之所指摘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真有天地之賜是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尚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之大臣

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為計以治亂為念以養人臣之
譽望為意以勵精措紳之廉隅為術保完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
它日之用。競謝畢刑之紀。銳厭懲懲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
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同知太常禮院劉攽上奏曰。臣等議以謂侍從之臣見於天子應對
顧問講論古事不可安坐。自若講席立講乃是常禮。今公著等自以
傳先王之道。求尹其禮。是大不然。可以曰。右凡九經章句之說出於
近世諸儒訓說。每據本必皆合於聖人。今侍講之職傳通章句之學耳。
是使與舊史諸子雜陳於前。而明主一采擇之。然則朝廷所以待
講居侍從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其可知也。今忘其章句之細而自
謂道德備已。不察侍從之實。而求以師道自見。異不亦謬哉。若又謂
天禧之時侍者講者皆坐。天聖之後皆立。至今侍者得坐而講者立

以謂有司之失。臣等以謂侍從之臣預於開藩坐立不同。人主可以
專之。案不可討。按前後歸遇有司並於人臣求自殊異敢必於上。則為
不可。昔仲尼正假馬之名而孫下違衆。臣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今
人主之侍侍臣。自始見以及退。講皆賜之坐而從容問之。意優厚亦
以至矣。不可復以暫立為歉。如公著等議。臣等以為不可許。
張方平上奏曰。臣讀春秋傳晉叔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
執政韓起為言叔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蒙寬宥之意。起與之同
乘以言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蓋祁奚之言為國。不私叔
向也。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軾之所坐
而早嘗識其為人。起遠方孤生。遭遇聖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
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獎
由是材譽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

緩。闊於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為陛
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嘆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僭易輕發之性。
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譬如天之無不覆。如地
之無不持載。如四時之無不化育。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
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含垢則人才
有可惜者。昔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
毀詆魏武。魏徵謀危太宗。此五臣者皆至大而不可赦者也。遭遇明
主皆為曲法而全之。卒為忠臣。有補於世。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
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
之事語涉謗躪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之疏憲宗以為
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最不恭。憲宗怒而罪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
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為罪。非有他逆。臣恐付之狴犴。罪有不測。惟陛

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念朽
質。豈得與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
室而申請叔向之義。僭越上言。自干鼎鉞。不任惶懼待罪之至。
知審刑院蘇頌上論杜紘擇執曰。臣聞古者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不使始當萬與徒隸辨訟。所以養廉恥而崇禮節也。賈誼曰。廉恥
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黥劓之刑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不曰不廉。曰簠簋不
飾。坐汙穢淫亂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者不曰罷軟。
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尚遷就而為之
諱也。古之所以待士大夫。一以禮義。此之意也。國朝推鞫之制。令
官犯贓罪。亦先勘干連人證驗分明。方得追攝。其餘有犯。如事狀明
白。三以推執。即勘令本對。是一命以上犯罪與庶民有等差。若其職

列貴近上嘗所加禮以待之者誠宜寬其縲紲以存事體也近聞龍
圖閣學士祖無擇昨知杭州日爲不公等事發已降勑命就秀州置
院推劾仍差內臣押伴往彼竊以無擇嘗歷政因循自始物議固當竄
治以警貪吏以遠過三朝擢在近列出典藩服業惟一道寵郡未
久一旦有罪是與其所犯至輕更難對曲直不唯彼處吏民瞻望不
思抑於朝廷事體顯爲虧損嘗聞祥符中樞密直學士邊肅知鎮州
日以公費錢貿易規利又令部吏強市民羊及買女使王嗣宗以其
事聞真宗皇帝以肅居近職不欲屬吏特命劉綜往中正以嗣宗奏
示之肅即引伏遂詔黜官嘉祐中翰林學士孫抃知杭州日在任
不法諫官御史交章論列仁宗皇帝止令本路體量得實而黜之翰
林侍讀學士呂溱知成德軍日使用公使錢本路追究時不令深鞫
勑直行貴降本無擇所犯未甚於此三人者仍乞令來檢書自推鞫

訐盡當原減而不候取問便令赴彼對獄其爲俯屈甚矣況已有御
史章奏制院可以依憑根究不必親令即訊然後當罪也臣等欲乞
如意以無擇職在近列嘗爲本路寄輔之官特許免赴秀州制勘只
令淮南州郡從帖推擇使就獄具日朝廷據案斷刑引伏即依例責
降如其拒抗自有常法如此足以彰聖治之朝待遇臣下盡禮
免令州郡長吏盧披因屢在於朝體抑有授助也
知杭州鄭獬亦上奏曰臣竊觀漢有天下皆秦之弊自宰相而下有
罪皆繫之獄文帝時賈生嘆指而言之自後文帝養臣下有節本朝
優寵近臣雖有罪而就獄者亦鮮近時如孫沔呂溱亦止於制官未
嘗就獄今龍圖閣學士諫大夫祖無擇因御史言治杭州時事詔令
就秀州獄臣嘗見制獄中文移及所出左證之人問之頗知其大概
無擇之所犯大者止以婦人薛希濤及與田員外郎中任浩等追錄

鍾事臣勘究希濤事皆云無之證左甚明就使有此朝廷不容不過
重劾官而已詩就鑄鍾事無擇亦不知任浩等受賂其餘請射屋地
給賞祠部及酒務等官錢出息以助公帑造作亭等事此皆前後
知杭州者常行之孫沔時又請地至多遂連山林以爲之造中和堂
費用殆五百貫去有其堂蔡襄造有美堂沈遘舉民造南塔土
木之費非一今亦比無祠部取贏錢以資寒士此雖廢塵皆無給納
曆至今猶有清界於所曾將見略至高餘錢只見轉運司防遏
募人告稱事亦無吾已造書附下還十數緡而已不聞給然若至
爲給價臣今所犯蓋知如此若陛下用御史言以則黜官又則廢爲民
皆可也乃令數千里召其寮佐辟就獄無擇官爲諫大夫職爲龍圖
閣學士無一路鈐轄列郡貴臣矣一日辟就獄乎乎四顧對獄訊問
供答甚在不得休息亦嘗臥病不許養疾至今五六十日獄猶未奏

如聞王宗師追其家人以爲證驗無擇於先一身既已至宰文藝子
弟豈家之內止有數好爰之京師今若拔追而來則是破其家矣罪
不至誅而破其一家其如公議何無擇之未就獄家寄僧舍隨行惟
一僕一指使家又素貧常用盡猶常將銀器一隻質錢秀民設解
皆不敢留惟曰就僧寺假借貸數百錢以供朝夕欲有於者爲之具饌
餘因見其皆爲號泣士大夫及庶民州之亦爲感傷涕下杭民相率
或就浮圖設齋且祈福祥亦嘗詣臣投訴臣已具事狀驗奏誠使無
擇有大惡雖在要係皆稱亦天下所共嫉然其所坐不至於此所以
人心未能厭伏賈誼有言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高
則難攀卑則易陵今無擇儀學陵夷矣陛下得不念易陵之漸也
今制獄所以稽留者以無擇所坐與言者不同故鞫覆根究尖毛不
已務欲合御史之言根甚之下何求而不得實恐獄成有飯錄之失

非所以盡獻情者也。臣欲乞聖慈特賜省察，出無擇今在外供職無
擇屈辱既久，豈有抑抗，惟恐不早得罪去，怨至其成，督陛下擇其所
犯雖重黜之，無擇柯辭如小小則罪無擇，亦可謂寃矣。無擇無子孫無強
有力為之營身在權，訴未見天日，雖有為言者，臣不住痛傷無擇一身
之辱，而實今並屋之廢，非所以尊朝廷，厲臣子，示衆庶也。臣欲乞陛
下私為無擇昔日之冒，為昏無使悉切，候罷。
哲宗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曰：臣近見詔書，以年收入，磨召
前宣大臣太子太保張方平，詔陪侍，今聞方平已有辭免之，臣謹
按方平，成德才，先其學識，高蘊極高明，而盡精微，在仁宗時，以文學
論議，居風憲侍從之任，皆以獻替風采，朝野而稱之，知神考
之遇，雖寡，初擢為參知政事，未久而以家難去位，除服還朝，而王
安石秉政矣。方平論既不合，又四方不肯少屈，於是去國在外以至

這老，平生之才，曾未少施，天下所惜。自陛下臨御以來，收進耆舊，凡
名德之老皆在朝廷，臣入陪降，有以敦風俗而重廟社，化成感而鎮
浮伏中外，翕然復見祖宗人物之盛，豈不休哉。而方此時，獨遺方平
未見及之，士大夫竊以為疑焉。且載惟國家每遇郊饗大事，必召耆
人，故老使來侍祠，乃君臣之間，至恩盛典，然從未止舉故事，備禮一
詔之，故其人亦備位一時之，少有至者，上下恩意誠然，施之座文而
已。今聖上春秋鼎盛，太母垂簾，施政於新時也，惟急舊德之不盡集
於朝也。況陛下初展帝饗而方平天下之大老，臣愚欲望聖慈特遣
中使稍加禮數，以大禮陪位詔之，則方平不應不至，既至召見，賜
之從問，詢其議論，考其志識，或有可用，則留之朝廷，以自輔翼，亦不
必嬰以職事，處其無之，以當聖心，則祠事既畢，以禮遣歸而已，亦自
可以成就陛下食賢貴齒，渴見老成之意，臣不勝寃愚。

摯又上言曰：臣伏見陛下降詔，遣使召太師文彥博赴闕，推彥博以
親名之重，歷四朝，可謂社稷元臣，當率陛下思見其人，而加禮起
之，以尊成事也。臣竊觀自古以來，文不備而何尚，漢宗工大考，遇之
必以禮，或之必以有故，或號之以為師保，或養之以為三老五更，或
使之朝詣一朝，或引適朝廷，平章重事，或有大政，就而咨決，考於前
載，故事不在今日，之來在以有以處之，待一見其儀形
而已耶，又將有所咨訪，將留之朝廷以自輔弼，又將任之以政耶。
今外議但見宰相虛位，又未除人，皆以謂陛下必將以一者，在官命
彥博矣。雖臣愚意亦不免出於此，然臣謂紙咨議，若將材，付以二者
之政務，考官則有職，有職則有事。四海之大，萬務之繁，大小無所不
總，日夕裁决，朝會陪降，非八十餘年老臣之精明，才力所能宜
也。有職事則不能無得失，使任其責，則傷恩禮，而不問則廢法，又非

所以養元勲而尊舊老也。彥博雖老，忠厚，數太足以鎮士大夫
心，其氣略足以彈壓豪傑，其成望足以鎮淹高於議，宜今日使侍佐
依以為朝廷，已告之人，以元成有過於此，則豈為是也。臣欲望聖慈
詔將以本官割過有軍國大事，特賜召問，以籌策，不煩以
官之夫，以獨求天子請問，欽納以次大議，而不勞以
事陛下之所以德者至矣，不於權以造強居，遺不匪於
職，以休養老，使而無累於出處之際，此亦臣子之可以履而安也。恩
協義稱，無以易此。伏望決自聖心，使天下無異辭，臣不勝區區。
摯又上言曰：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
以尊儒重道，旌崇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為也。然臣竊惟
進退者，臣子之大節，辭禄者，天下之公義。進退不失其義，則入道立
爵禄不輕所與，則士心勸。二者蓋不可不慎也。始頤以節操自守，不

縣意於仕也。陛下高其風。故以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力辭。使
而赴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待之。頤既至。未即受命。
而陛下又賜之延對。留之以通籍。置之於經筵。蓋頤之進退不苟。而
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竊謂頤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孔子
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時乎為貧。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行。遭此盛世。其心豈徒欲以聲名自高哉。
固頤有所就也。頤親老家貧。欲有賢得官。不遂而死。在頤之義。當
仕也。家貧而仕。則若孟子所謂辭尊居卑者可也。今有舉而不受。辭而
加集賢。於是知頤之不敢受也。若夫紛紛之論。致疑於頤者。非獨如
臣之言也。皇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
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者
蓋亦不少。彼無所援手。故不聞耳。又以謂頤辭免。為命之言。皆前

朝召舉布衣故事。具有是頤之志。欲為种放常秩而坐欲得處侍待
從者。竊臣固知論者之過也。然而是非疑似。陛下亦不可以不察
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陛下審
真偽。重名器。聞方辭恩制。已降指揮。依頤所乞。就其節。且授以
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於似是之謗。而後
日見其可用。進擢未晚也。於陛下待德樂道之道。無過不及者。不
亦休哉。又聞頤有所建請。疑者以為紛紛。使臣出語之類。又有非
所宜言者。議者以為笑柄。未知有是事乎。唯望速降聖旨。依頤辭免。但
命之以初官。試之以西京教授。處其盛成頤之志。完頤之節。以息群議。
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夫廉恥不立於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
苟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惜哉。
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札明堂。召前

兩府杜衍任布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一人
進士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闊之典。前留召前宰相龐籍陪位。臣竊以
籍嘗守西邊。立功實多。陪宗祀。復佐皇化。其在宰府。屬蠻寇憑陵
寇驚。親國事。勞苦之節。竭力捐軀。聖辭榮保去
仕家居。今之昔依衍故事。伏望陛下用杜衍任
布例。特推恩賜籍子男一人。以慰其心。且以示養老優賢聖政
之美。
侍御史上疏曰。伏覩近降聖旨。令隔截門下中書兩省。諫
官別開門出入。不得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傳聞之。初臣不敢以
為信。蓋以之間。有同有異。戶而出。不相見之理。及觀敕。本乃是信
然。臣愚不肖。朝廷此舉。其意若以謂欲絕漏泄之弊。則臣以謂漏泄
在人。不在門戶。門戶之事已甚嚴。今更加申敕足矣。何必以隔異

門墻為事哉。諫隔異者。乃二三諫官而已。諫官為陛下耳目。陛下每
不惜推赤心以與之。何於其所舍反若置疑也。倘其人為可疑也。
則斥而遠之。使勿居其地。為可親也。則宜與之無間者也。陛下不與
諫官為密而擬。臣知陛下無此意。然事行則然。若陛下
耳目之寄。諫官所以獻替。朝廷之間。使下外為彌縫不嚴
則今若多臣朝廷之事。諫能使諫臣不知。素禁
之雖嚴。不過緩一二日。給當聞耳。苟有所未善。能禁其勿言。既不
能使之不知。又不能使之勿言。則不若令早知而論之。為有補也。臣
以謂廟堂之上。號令而當發政令。一出。天下無可得而議。此乃所以
為密也。今外人皆云非所以嚴制敕院也。乃欲以限隔諫官。使不聞
省中事。此聲流傳。恐非朝廷美事。臣竊為陛下惜之。伏以陛下誠心
好諫。而聰明有所蔽。一言一動。天下莫不欽。莫以為中理。不可誤信

此事使天下有疑於聖德也。伏望為國家愛惜大體，以慰衆心，特留
陽裁，所有指揮且令仍舊。幸甚。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上奏：「臣等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十
月，降聖旨：勘會司馬康將來在陝州夏縣，撥所仰河南府常與照管
本家骨肉及園宅等。至十一月，又降聖旨：司馬光置到西京第宅園
池及賜書，令司馬康常切照管，不得破動。今司馬康身亡，子植纔十
二歲，本家往陝州夏縣營葬，却歸西京居住。光有一班借職溫景純，
係司馬康居喪日奏留本宅管勾，理監當資任，今至元祐六年十
月任滿。緣康妻子孤幼，今來居喪營葬，更不比康存日，欲乞特再降
聖旨下河南府，令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并乞降指揮，所有
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本家常切照管，不得破動。及乞候溫景純
滿日，特再差管勾一次，與理監當資任，仍乞下西京帖付溫景純照
會遵守。昔唐憲宗時，魏徵子孫典宅於人，令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
請贖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太宗嘗輟殿材為徵起堂，今其子
孫貧不能守，官中為之收贖，不宜令師道掠美。憲宗深然之。然則優
恤名臣之後，當使其施之於上也。今司馬光父子忠賢，皆已逝沒，不幸
而妻子孤幼，已蒙聖恩優恤備至，其第宅及賜書本家必當係官吏。
乞降一指揮，并留一使臣再任，則其家始終安穩，皆出朝廷。伏望聖
慈特賜矜察。」
祖禹又上乞留文彥博劄子曰：「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彥博求退，降詔
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彥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唯是得解重任，歸
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故其累請而從之，為彥博身計私
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彥博為相四十餘年，歷
事四朝。仁宗時平貝州之亂，名聞夷狄，英宗、神宗時為樞密相，八九
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蓋藉其威名宿
望，以為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彥博之名，以為在朝廷
則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
去。朝廷彥博雖老，精力尚強，既置京師，足以為重，外則西北一方必
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萬一
非常之虞，彥博在朝，非謂日月有用，蓋備緩急，或有時而用之耳。
昔先帝之時，足以容彥博閑退，今二聖垂拱，委政大臣，尤宜得老成
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於
典法也。孟以其經歷既多，但問以衆朝之事，所知尤廣，他人況
其別有所補哉。今老臣唯彥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
無復前輩矣。若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宜更惜。臣自聞陛下許彥
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陛下若欲彥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重

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顧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尊老貪
賢之美，足以繫老天下人心，所得實多。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
議，然臣職在侍從，苟有益於國，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更賜裁
擇。」
祖禹又上言：「臣近准樞密院錄白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河北
第六將楊永節為母亡乞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不許
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已降指揮，奉聖旨依高陽關路總管司所
奏者。臣檢會元祐編勑，諸武臣丁憂者，若係小使臣及元是軍班換
授并見任管軍，及充緣邊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
都同巡檢，雖係大使臣，並不解官；其乞解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
授朝省外，餘並聽。臣竊以小使臣不解官行服，已損孝治之風，朝廷
恤小官非体，体無以養，不得已而為之故耳。自大使臣以上，官既升

朝祿亦足養而緣邊仕使亦不解官其它行服者又須奏候朝旨帥臣因而奏留朝廷重違其請稍側奪服唯伏詠是狀青之子帥臣為之奏請特許解官當今緣邊與內地帥臣遣使者無不解官自餘將領寄仕輕於帥臣非有金革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全無義理若言籍才則方今武臣常患負多豈盡執人可使若恤其貧則在內地者均是人也何獨於緣邊恤之若以解官為便恐長特如狀青之子然後許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從政豈可仕至升朝以上而不使執親之喪臣愚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緣邊任使並解官行服如偶有邊事即許本路奏留自朝廷指揮庶使武臣皆知禮法有益風教而蕨要籍才亦不失今章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施行

貼黃臣竊以奪服之禮本非古典祖宗時文武官向多並因聖前代權制不許解官今承平日久更自遵當使人知禮教或遇有邊事籍武臣宜力則奪其喪服無所不可

七年十月甲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右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救兵寡不敵為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賞其諸子慶孫昭孫宜孫昌孫孝孫孫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顧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為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官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餘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本者寄食晉州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寧適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歷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勸獎之道不為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常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

哲宗時軾又上奏曰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免拜禮詔書臣遠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昔臣不遽周天子賜齊侯胙曰伯舅耋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也不許其不拜不能遂足疾乘車就見下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世遂足為法而為近矣不拜蓋是臨時優禮並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是臣有司合守典禮無以彥博公著敬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先其所請若聖意眷閔老臣眷眷不已謂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

軾為翰林學士上論張方平奏曰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待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讒翹躡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厭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

不復用。今已遷光南部以懲眠不出厭心鵠形興世和忠。臣竊以為
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
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
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
共疑，以為闕典。頃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
恩禮，或遣使就問，因曾觀其所論，或有過人。臣今備禁近，不敢自外，
昧冒陳列，職諫侍從。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臣聞三公者，上應台階，下同元首，長正萬邦，
儀刑四海，不必備其官，不可名以職。委任之重，則以論道經邦、燮和
陰陽為事；體貌之隆，則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非若六卿、庶尹分曹治
事而各有常責也。漢世以來，與事因革，與古不同，乃以丞相為三公
之重。至成帝時，始從何武之議，特置此官。光武中興，章明舊治，皆號

勵精以親庶政。然而不知稽古建官之本意，未明道揆法守之異宜，
乃以吏事課最三公，其人或去而其禮稍替，甚者有至罷斥詰辱之
累，君臣始終安得不薄。今太師文彥博弼亮四世，任冠一品，才業推
高於朝廷，威名取敬於夷狄，陛下嘗見儀刑，特隆名給，俾緩詳有
身恩數優寵，前代鼎臻，深合古先聖人尊崇元老之義。有大論議，詢
之而後定，可也；有大措置，審之而後行，可也；與論道揆，以師氣
嚴矣，處使在望字，則國體重矣。若乃居以一官，責以庶事，則臣愚
猶以為未安。蓋三省之務，參總萬目，臣至於命令機撮細，至於簿書
期會紛綜雜叢，悉自交於前，而承轄之職，無所不總，一有闕失，責亦隨
之。雖彥博康寧強健，材力裕然，獨若問暇，而年過八十，無預齊，豈
可勵之以勞，推宜待之以佚。且古之養老以親，優寵綏居其前後，豈
必所養之人皆至衰耄而從之？蓋情之所恤者深，則禮之所加者隆。

安可因其康壯，則必煩以事執。恭惟先帝考古作法，裁新官制，以三
省大臣執國之柄，處治萬務，推師傅之官，虛其位，而有一人焉
以四世輔弼之舊，進居此職，則固宜以論道經邦責之，不必累以官
事，庶幾上副朝廷崇敬德之意，下副四海具瞻之心。臣待罪言路，
不敢以輕瀆自默，惟陛下裁擇，乃求之以義。
徽宗時，陳瓘言：奉詔令尚書獨員上殿及文臣
帶一路兵鈐及監司得詢之殿指揮，吏不施行。臣竊
惟尚書之職，其來多自此官而除執政，朝廷所
以待之者，謂厚矣。元豐之初，始有不得獨員上殿之法。紹聖之初，李
即改正，所以示優禮而去疑貳也。今復罷此指揮，其故何哉？監司當
一路之寄，兵鈐受方面之託，皆人主之所倚仗，使之遵守其一對，請
究何由而稟聖訓？況先朝之法行之已久，竊恐大害未宜輕改。臣今欲

乞今後尚書許獨員上殿，及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
日並須上殿，皆依舊施行。
高宗紹興二年，吏部侍郎綦崇禮上奏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事君如腹心。施報之道，在古如此。方今
國步艱難，當人共濟，正陛下任賢使能以濟中興之時，收用人材，誠
急先務。然於號召之際，或不能敘以其禮，以待之所謂真賢實能，特
奉懷而去，彼有材者，非誘於利，則倖以祿，欲其盡忠以為腹心
之用，未可得也。臣伏見祖宗舊制，凡在外除授內任及被召臣寮，若
學士以上職任及新舊宰執，必降詔書以為赴闕之信，至其下則或
尚書省給劄，吏部給符，以聖旨行下，然會催促而已，所以別等威、示
眷禮於貴近之臣也。自興兵以來，急於除用，降詔之禮，一切盡廢，乃或
有如故違聖旨重寘典憲之令矣。豈所以待賢能之道哉？臣愚欲

望聖慈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職任并前任
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者自外除授或被召赴行在者並令尚書省
日下報學士院須降詔書以示特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
以辨其官守仰稱陛下任賢使能之意。
高宗時裴浚奏曰臣聞祖宗時優待臺諫之意欲以正紀綱補闕失
實天下國家休戚所係不可忽也然祖宗施行賞罰必務覈實若有
臣寮章疏論人在外則必委監司體究其大者遣使馳驛審驗在內
則必稽考公案研窮取問然後施行責罰縱有不實置言者而不問
此祖宗優待臺諫許風聞言事之本意也故當時臺諫所言無非事
實若宰相擅權陰私以快已意亦未嘗根有言辭致傷國體未過論其
事為是某事為非某為君子某為小人某為政有稱某為政無狀而
已自崇觀以來大臣各立朋黨援引臺諫去其異已者每有章疏劾

廷不論虛實。一切施行以無為有以是為非致有遠不報之訪幽隱
嫌之辭士大夫平生立身。一遭點汙遂為廢人況其間報宿怨陷正
人情狀百端難以立辨此最傷和氣敗風俗害教化之大者。今陛下
選用賢才任處臺諫以革前弊臣愚欲望除二府大臣每有臣僚章
疏自今即日引去外餘乞體究指實然後施行至如事屬陰私則無
跡狀曖昧而不問是幾風俗漸厚更乞睿察
浚又上奏曰臣聞孟子之言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臣以為大臣用捨進退天下所視以為重輕
古之人君必待以禮貌稱其選求非區區私之也謂不如是則朝廷
不尊人望不孚天下不服其用意蓋甚深也後世貪利急仕之徒專
務詆毀誹謗求為速進其自謀則至矣使大臣不難之辱惡暴露於
天下而啓敵人輕侮朝廷之心豈有國家者之利哉臣仰惟陛下
天資神武知畏勉懿是必欲慨然有為於天下矣時江淮之間非並
用大臣則不能以鎮撫中原之地非列置大臣則不能以彈壓當平
日無事適之以權結之以恩殆未可一日忘也臣竊見廣東西路及
度吉之間盜賊間作今已數年謂宜以大臣為廣州兼廣西路探訪
使荊潭州兼湖寨探訪使各許置寮屬將佐明下詔書宣示置使之
意民情利病得以上聞盜賊竊發得以應賈其時福建兩浙皆大臣
鎮安撫使事陛下進而有為可以忘南顧之憂矣伏望聖慈出自睿
斷詳度施行
浚又上奏曰臣聞古者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非特百姓為然今使吾賢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
俯無以育妻子且不有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勞獎勵才智
何以風動在位使自立於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

得其歡心亦在乎本人情而為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
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官不為俸祿計者鮮矣借曰有之擇人
人為之則天下之士盡為山林之遊人主安得而使之哉至於左
右近習之人宜深察而體究者彼其生長富貴奉養有素首用不給何
以責屬將自營其私耶則有侵漁細民之擿而謗日益生將受遺
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賂之罪而國體日益損臣謂不若有其身優其
俸禁樣責之以善則其從之也輕然有天下國家之大計人主不可
忽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上奏曰。臣嘗謂靜退廉恥者吏之所當勉
然中人為善之心非聖人養成之無以自進故善治天下者制禮立
法嘗表禁厲未嘗不有勸沮之意焉。臣伏聞祖宗舊制選人關陞令
錄滿六考致仕與初等職官遇大禮許其封贈如滿六考而有贓罪

者止以本官致仕遇大禮無復封贈之榮所以崇長恭廉成就中人而俾之為善也。臣謂若變磨選人致仕不得陞朝而此道亡矣將以言之郡邑之吏既難望考第甚榮親之念又不能一日忘前前有致仕陞朝之路則此前迫之人所恬然自守謹俟掛冠而去寧復干求徼倖為得已不已之事乎有如鄙賤嬖嬖不自愛重則致仕之法繩于彼陞朝之念動於中當較重輕必知顧惜所謂崇長恭廉成就中人為善之道莫大乎此朝廷斷此一官之後念觀求進者甚詳資品猶淺欲暗仰各待待盡途遠者望絕知路有至自棄而貪冒其傷多矣臣愚欲望聖斷令有司講明舊制照閱陞令錄補六考無贓罪致仕者與通直郎遇大禮得封贈如法上可以崇長廉靜之風可以禁戒貪冒之吏是於朝廷之虛名雖若有所費而於陛下之風化誠有補焉陛嘗有言曰國惟義與權謗人惟名與利惟陛下幸察

右正言陳淵經筵進故事曰：前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王憚而寢謀世謂黯之志知其不可惑無不允甚諸伉許振長之而不敢發蹤於是為有功於漢矣臣竊以黯之忠古今所罕有使武帝尊而不用黯言何所發其淮南寢謀耶曰惟黯亦武帝門下之功也何以言之方武帝欲崇儒術以興禮樂則用公孫弘為丞相欲定律令以振紀綱則用張湯為御史大夫欲攘夷狄以強中國則用衛青為大將軍丞相固上所親信御史大夫尤為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大將軍貴寵無二公卿以下皆畢奉之而黯嘗廷詰弘以為齊人多詐始與人建議後背倍之又責湯不能安國富民何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為又武說雖以為大將軍尊重亦可不拜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黯之正直不撓如此以然朝廷一時貴臣莫不憚之蓋不特如是而已武帝招文學之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黯時在位誰不惴恐而獨面折廷諍以謂天子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帝為之默然變色以黯為戇又以為愚之以為不學者不能堪者至於助淮南以必以社稷之臣目之此固武帝之所甚重而深畏之也故史載武帝之待遇群臣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燕見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之不冠不見也蓋武帝之所以尊異黯者於丞相大將軍如此則凡為將相大臣者安得而不憚彼淮南輕視將相大臣惟憚之也將相大臣惟黯則武帝敢禮之也然則淮南寢謀非武帝之功而何臣又聞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惟我所欲其誰敢抗之以其莫敢抗也蓋于居於民上

無所畏忌則聲名猥福亦將遠引深藏不復為世用矣嘗看元世用而讒謟而欲之人得志其不及於危亂者無是道也故如武帝之好兵喜殺窮奢極侈宜無足取然其敬待汲黯以絕未萌之禍傳世不可不法也祖宗之設臺諫官所以崇獎之者無所不至至於近歲雖無汲黯之直諫於不憚使當時之人受不受除而輕去之臣知其難自蓋屏息矣蘇軾有言曰故神之始用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應也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崇獎臺諫莫尚於祖宗之法惟陛下念之

淵又上論宰執不和奏狀曰右臣近聞宰相秦檜與參知政事孟先因御前奏對互有異同不知所爭何事而外議紛紛以為大臣不和有累國體臣身在閣門之外得之傳聞恐非其實以此累日未敢論列今又聞檜以疾在告先亦乞去則是大臣果有不和之迹矣臣職在諫省豈可不言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

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夫功成作樂寫人心之和而已樂作而物應其理固然此所以感之則出於人心而非樂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中者和之隱於心而和者中之見於外者也此內外之符也人君天下一氣耳動於此應於彼間不容髮矣致之有道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行而不育乎其所以爲舜之時乎且中無常位以偏而後見中足以召和而偏亦足以生乖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各以類應而固也容有輕重之蓋自古及今未有朝廷不和而能有爲於天下者也今陛下新行著事萬邇人者罔不以兵事而猶七自復臣雖愚陋亦知其所自矣而朝廷之上一二大臣陛下所與同心協謀以致中興之功者乃且各持偏見不能共和以濟國事臣未見其可也且況與攙更其事之小大緩急臣固

不得而知之也然事小而緩亦當進而合議進而聽旨鄉命之同一言可諭何至廟堂之上聲色俱厲嚴定四方乎首先爲小官已能力抗朱仲及陽朔之姦一時稱之遠方宣城舉望允著然其性素剛不能下人屢進屢退昔緣難合而捨亦喜其爲人引與共事允又諳捨陛難嘗有不得之節欣然肯來惟上所用亦既踰年矣今者不預往日之契而驟起異同之論事之輕重有不及慮而分之上下有不暇恤則其意必有在矣恐非一朝夕之積也必欲其再合宜非他人所得與者在陛下訓諭之如何耳若復丁寧告戒以今日之所當務者使之忘私以徇公宜若可合而猶或不能無芥蒂於胸中則其不能相與久處也可見矣縱復可以久處其不能降氣以相從協力以濟務又可見矣夫事有是非理有曲直非獨二人者自知之陛下固已深知之矣臣去就固自有義進退之際惟明主裁之

書士唐文若分教瀘川府給事中句龍濬爲白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濬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皆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而宮邸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使顧高宗大悅

除中侍御史張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勤恤民隱親勅官吏至誠惻怛內外具矣德宗從論也國家自真宗皇帝復圭田之制養廉息貪民用不擾此祖宗元年六月之詔茲推仕臣議者之意所謂國步方艱廩庸未給然計其所得數亦不多無益邦儲有傷國體惟仁宗皇帝朝固嘗議罷范仲淹慶陳其不可慶曆之詔罷爲等差行之至今未見其害又況州縣小官俸有常格比年以來物價騰貴數倍曩時多錯職田所事倘有一旦奪之則在官者必紐法以奪民得替待

闕者亦必犯義以輕利清白之吏恐致損節苟非所以厚風俗興廉恥致富強也書雖至微爲害甚大伏望聖慈依舊給還庶幾仰稱陛下養廉愛民之意

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祿至薄往往陷中人於貪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令外縣知縣俸給不得過十五貫此事何以糊口而取名色甚緣增加前後相承其數反多自非采稼成則自之廉不能飲水之儉則或懼違衆或樂因例有所自甚[illegible]一旦偈因而事勢猶所恃方且依前下[illegible]其爲免望其柳[illegible]強取之亦難矣臣伏見近制宣除知縣辟支供給錢四十千天邑有大小任責則均且以鄉守言之有鄉闕者其大者有小鄉供給之數皆為一等豈於

令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特送中書勅令所將天下知縣縣令供
給敕而近制著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
責其清廉，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為民之意。
光宇按：熙寧四年，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劄子曰：臣聞人主
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
聲望之為美；徒畀之以兵權，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
朝，爵位隆而聲望益重，然而操履關此公論所在，不與也。公論不
與，將焉廉？今則尊貴之至，是所以毀之，禁之者，乃所以摩之也。恭惟
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三百年之間，卓然回唐而與三代
絲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脩、余靖、
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事不當[illegible]罷[illegible]，而仲淹脩等之賢果信
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節而苟留兩存之，則

雖仲淹脩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仲淹脩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
呂公著、蘇軾之徒，亦嘗以單辭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
於天下，為特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節而苟留兩存之，則
雖光公著等不能果白於世，而況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
人才莫如全其[illegible]，而後可。不然，持論齊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無倚
顧而守門[illegible]如此，固家所賴乎？則亦非主上之[illegible]利也。以臣所見，近
代人主覆護臣子，奈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也，以為愛惜人才則未
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者[illegible]，待恩寵之間，而
不務明其去就之節故也。比若有以臺官察御史者矣，陛下皆由之
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兼用為卿將，孰是孰非邪？有以從者官職從
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事中，廢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
降為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祿官就大臣者矣，而陛下欲進

用之。若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且無[illegible]
否混殺，何以為勸？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袁[illegible]以祠
會不應辣，嘗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祠
不賊棣，然而其人乃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近復有古今兼他官，
則中書後省與黃門私侍，而不然，恐命自今可嚴戒，尤不可曉者。臣
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
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節，陛下誠以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去
就之節，請自今臺諫官以言為可，宜使令則當去，內侍以臣為不
是，宜使令則當去，臣亦請罰，則群臣各務明，且群臣各務明節，
而後聲望不虧，操履無闕，群臣之聲望不虧，操履無闕，是不謂有
人。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固非臣之私便也。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少卿呂祖儉上奏曰：臣恭惟國家[illegible]之在靖

康而亂所從生，實自宣和之御筆。夫內侍廢置，皆從中出而不從外
庭，是誠可以快意自便。然宣和因是而成禍本者，蓋始因大臣藉此
以鎮壓異議，復因左右假此以濟私，威權日去，忠言者獲罪，順從者
得親，是豈予宣和一言喪邦之[illegible]，今[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與
靡為市，為在人心，則又靖康覆轍也。[illegible]不使登用
忠直，天下盡將日望惟新之政。今[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其
也。昔和之夫，宣為[illegible]邪中旨直下，無復[illegible]，固非所以重股肱論席
之臣，所謂耆艾者皆紙罷還，使為宗黨所謂[illegible]者論及近侍去之
罪，[illegible]至成憲，諫之官或一[illegible]而遷以調守，而補外御筆行下，復
冕[illegible]邇者，以相[illegible]罷，雖[illegible]陳[illegible]忠力果為不多，而後臣
僚有間陳者，則與郡[illegible]旨雖[illegible]，仰惟陛下始欲威福操柄不假
諸人，[illegible]可照示純德之意。然宣和[illegible]則已異，不懷盡以陛下既

疑外廷則腹心之謀耳目之用不容無所寄矣左右前後地近情親
巧伺意指間皆以順從爲恭然其間豈無其人所說偶合聖心因陛
廢置因而時得關預保持恩寵招勢弄權勇若無人設無顧忌者使
其氣燄增長而威福集於私門必欲望趨附者謂爲獨公盡忠者謂
寡臣深恐陛下不得盡聞事理之真實將孰與維持宗社哉伏望陛
下鑒觀治體或在宮和顏陵廢置益務當申體卻大臣以尊朝廷容
養忠直以壯士氣有言逆于聖心者宜遷罷有言遜于聖志者宜遠
棄凡左右前後近有將嚮偏爲有激發則又類推原切念初政凡來易
遠從法仁祖之規擇用公議爲乎善哉忠良者獲用順從者日疏
而左右前後守其常分亦得保全寵祿將見國勢日以尊強賞罰日
以脩舉雖有變故當審於所持而不免矣臣志在忠君不避他嫌
惟陛下財赦

本說卷一百八十六　二十七

金宣宗貞祐初丞相高琪主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君司諫許古奏庇
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
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
犯無輕重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
加所非所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罷者不已甚者
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是專事督責故
日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爲與凡庶等則事辟極
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以曰猶不免民復何
賴則奇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恥則苟犯之心
益肆矣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前此一切
之法幸甚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大易有云天尊地卑乾坤

有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夫有國之諸侯有家之大夫猶不可闕以
於有天下者哉是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上有常尊下有
常卑如此而已昔者聖人之立法也君以御臣臣以臨民民非君而
難安君非臣而孰輔是以內外諸官咸班於玉筍之中或宣化於
黃麻之下或爲四海之綱或爲一方之表儀皆國家之所以委治
者也皆陛下之所以仰成者也疑而勿用用而勿疑若其欲用則倚
於左右暨諸大夫咸國人以盡其誠設其誤用而罪著則或降之下
秩或屏之遠方或黜之示不齒或賜之以自裁皆可也今國家立鈌
以來百官犯罪上自宰輔下及庶人共付之理官而例於小民以鞠
訊之有織纍之於市井者有徵笞之於官署者有裹其首以裸裁更
逆者有踐其軀以兼蒸天地者甚非尊上卑下崇禮厚俗之方也古
人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本說卷一百八十六　二十八

則堂高陛古級廉近地則堂卑是以賤則之罪不及大夫君命與衆
庶同與則是刑者偶棄市之濟寧則堂不亦陛乎矣卑賤者皆知尊
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如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臣自等十五六
時誦漢書至此未嘗不三復其文也且盖係風俗之盛衰邦本之厚
薄會史之廣否天下之治亂非細事也或者以爲有罪之今與衆
之何足以恤以臣意意之猶但得其末節而不得其本者也臣建此
議豈欲恤夫有罪之人哉但惜王政之大端也夫中人之心禮之則
無地自容而爲善之心與矣辱之則自暴自棄而廉恥之維缺矣以
不素無恥之人豈能與化不能興化則害非一端民心不和天史上
應水旱相因下民困苦將何爲哉伏望陛下裁審方今之務定爲
文之規精選賢能在居職凡百官有重罪而過誤則量等流之凡
大夫以上有罪者宜令李賜之凡大夫以上有死罪者令不

加刑但聽其自栽可也如此則官無廢民化之政成而乾坤之分定矣

文宗至順二年河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一百里又不當省里之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御史臺臣以聞命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集賢奉常禮儀院議之

順帝時御史臺臣言故右丞相脫脫有大臣之器向在中書政務修舉深懼滿盈自求引退詔封鄭王舊國辭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統軍征進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言搆難奉詔謫貶竟以隕已豢錄用其子還所籍田宅更旌其勳著其所撰令錄之

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六 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六

巡幸

魯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漢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東漢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七 一

桓帝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

百姓怨聞旌旗輿馬之音。舉手頻眉之感。蔡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
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詢析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戀逸遊之害人
也。書奏不納。
後魏孝文帝車駕將水路幸鄴。巳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御
史中尉高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與言。君人之盛務。匡諫盡節。臣下
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虞夏日甚。標博聽采。今忠臣既諫。會淮
掌榮負司蘇獻。竊惟當然。否則渠思舉翰。漆貿見竊以都作營構之
材。副別科提。康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檝。永消居守之
功。作營時遺擴之用。損耗殊倍。致爲棄物。且于來之本務營起。今
乃備繕舟檝。更爲非務。公私回惶。舍際怪嗟。又欲御從發舟。由石
濟其險。阿挽道足。已荒蕪。舟檝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妄拒至流。假濟
之危。舍其慎。若欲挽掌取進。從水之易。觀彼水陸。然亦視人君子
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
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
群寮。聽將妻孥。舟檝之閒。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雷今晉御
休明。惟新式序。禮教調風。軌物宗宇。竊惟斯舉。有乖法獻。若傳天順
則之望。又氏胡[illegible]。盛督民
睽叢每違不執。關鑑閒隙。或生[illegible]。從萬。今
嘉回息譏覩之望。邈遠絕關鍵之心。臣尚性愚直。知而無隱。臣匡丹
志。冒昧以聞。
宣武帝時。車駕將幸鄴。司徒左長史李平上表諫曰。伏見己丑詔書。
鑾軒整轡。將幸有期。鳳駕龍驂。翊駕近日。行欲指武陽。又習鄴鑑。
馳騁於綠竹之區。翱翔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所祈。人靈共悅。
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京創構洛邑。儆營雖今踰十餘。根基未
就。代民至於殆。欲向嵩資。雍催於還。發伊嵩。望於葦。連陵太行之險。越長
平之艱辛。動備經傳。遣京闕畐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無歷歲從戎
不違多慶。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
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
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所攪所廢。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
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勝必殷來。若端拱中秦。招四海。耀武
萬歷。禮射伊洛之馬。與渡浴之。民有康哉之詠。豈不美歟。
唐太宗貞觀七年。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
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
事。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
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十一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
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舊征行處。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
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
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
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
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約。參蹤前
烈。昭訓子孫。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爲
不足。萬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後。庶幾無
如此事。
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苑隋煬帝所爲。所謂驅役
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爲虜。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昔詩
人云。何日不行。何草不黃。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
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爲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

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亡理不可得也司空長孫無忌奏言昔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全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代永賴矣

十四年上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特進魏徵奏曰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戒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覆陛下縱欲自輕奈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進諫力稱烏獲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孝元郊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欲安宗廟社稷何馮婦暴虎未之比也臣竊思此數帝以畫木石猶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出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戒

太宗嘗校獵同州秋稼未就咸陽丞劉仁軌以今歲秋稼盛足百姓感茂收纔十一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治道路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覽書嘉納

玄宗開元五年帝幸東都國子祭酒褚無量上言昔虞舜之狩岱山川遍群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尋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存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錄在文房咸得承襲帝納其言

十三年帝東封泰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

玄宗將西幸已有旨與宰相云西幸有日頃遣已定何闕京畿百姓猶有未豐稔來歲幸東都人無間然雖重復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春發秦鄉耆舊慶以為何似時張九齡等奏曰洛陽城闕緯曰皇都至於宮苑之間制度本殊然風土氣候亦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為心萬姓以陛下為命億兆所繫咸在聖躬聖躬若安億兆顧小小陛下遂當行動恐未降德音利於人與何顧情發亦側聽致動神祇臣等奉聞至言不覺承慶聖恩宣旨逮及於此又敕臣等商量進奏伏惟恩至德為可使朝臣不知聖君為名豈可令史官無述臣望宣聖旨反用來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本狀編示朝列并宣付史官

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屋之變天所以示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姚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壞尚不免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朽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為人不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奉歲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

玄宗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委以政事盡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

大柄宋可假人。權威一移，既成難復，敢議之者，上下忧力，垂頭首謝罷，上意乃解。炉上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肅宗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車東京，將親征，考功郎中知制誥蘇源明上疏曰：屬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隋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至廐馬見飛沙之下，餓夫執食，作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餓殍，衆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嘉大獄空，逆竊接擾攘以擾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盡請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遷蜀之初，郡內財賀空，民貧庫藏空竭，遣路之手，至有乘馬跋履入宮，致聖皇君，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暴時遠矣。伏恐東行，殆賊臣詩揀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霤，請危亡在於頃吏，臣不勝鳴咽，為陛下痛之，積遠監李，罕然痛吐絲，揭己托跪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辟殺，江湖叛逆，詩曰：中原有蔽，蒸民宋之，彼思明、楚元皆未殺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逮戍之，邪甚不可六也。犬河南北，舉為冠盗，王公以下，寒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宋祇往年，衆因雜伎，危風。今日陛下未得穩然高枕，殆緣此也。自非中書揭使太常正樂外，其一切放歸絲長伶物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觀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季光弼救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戚遠析，文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輸關，只遣二室節豈山陵，雖四亂然而西征賊失勢，蹙手繼山之下，比不敢違主律，東不敢過鄴，子計日及擒，而且大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猶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仗猶爰思耗，實有關耗，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佛視聽，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當言于刻，慕口於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為苟榮冒祿，閭寧之物，不若也。臣鉞至賤，不能至尊，用年之中，將使熱夫芸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奏言：若先須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即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塗堂尚艱，小大散慨，懼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氣未殄，乃是示椒將分之除，吉凶多變之時，深速鎮安，理宜假借。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并，其備禦由於智慮，其役用止於須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叠財，上下竭力，暑寒大業，其勉者勞，答應叶泰，聖規安敢，復作戌命，良以豪鍥毀四蒙既畏途綠側，遷於菊靡，究栈於紆壁，或百里之內，急險具千载一程之內，涉水數四，若遇積雨，必為崖谷蕩流，臣石崩不行，險阻隘盛，漢往來不通，豈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斷須之積，歲月之間，倉黃境，然皆不可則，臣夫當時尚且過防，况萬乘所行，千官景從，向可以踏不存之險，冒無御之災乎。如或磴路崩陽，直遊北嚮衝之儀，少附屬車之馬，從饕紆有傳徒，何所為用，陛下欲臣疑慮奔可得乎。又或霖潦更深，縣輸潤皆溢，道路阻絕，傳遞無由，进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之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紛憂，固亦難矣。凡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殆猶已深，不幸寧更及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儻煙雲少歇，問晴則發，期雖延，步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靚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稽闡屢選，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

敬宗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行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從來言事者皆謂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數罷脩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價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愼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甘泉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遊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濟臻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

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蠱惑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閒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所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將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脩違經之祀不合民心不恤違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誑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遠遊祠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

七年奭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

者此傳蟲以事陛下也明皇之與遊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
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
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
邪佞罷興土木示禁兇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
稷之福也
真宗時翰林學士李迪上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
舍或州治為行宮其令加葺壁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
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哲宗時監察御史陳次升奏曰臣伏聞有旨今月二十日幸金明池
者臣竊觀孟子之言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
遊一豫為諸侯度則知天子遊幸與民同樂起天下無事之時也今
聞聖駕幸金明池有旨不過御橋豈以主當至重社稷所繫其出入

起居誠慎如此實天下之福也臣竊觀御識以所造龍舟窮極工巧
華麗尤甚陛下必須乘御以臣愚見乘船危乘橋安陛下尚不乘橋
豈肯乘船耶雖然陛下若不乘船臣先事而言亦無所害萬一有之
可為未然之戒臣安可以緘默傳有之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
子不倚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倖又曰乘船危聖主不乘危伏願陛下
念之哉
徽宗政和後多微行曹輔時為秘書省正字上疏曰陛下厭居法宮
時乘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遊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
有忌今乃談以為常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
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
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
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閔然惟恐其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踰

踰禁城幾觸寶懸何天之休帝所保佑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
負於盜哉況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
引咎安分萬一當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蠱蠹之姦
肆窮獸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
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燕閒默當警蹕臨之以崇高之勢行
之以日月有常之度況其出也必史擇日有司除道儀衛百官以前
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有所不可闕損所未當
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蹕行同臣庶陵夷民生姦望不
猶愈乎
高宗建炎初將駐蹕建康車駕詣神主船燒香畢次幸普照寺尚書
右丞許景衡上奏曰臣竊惟陛下巡幸奉迎太祖太宗神主載之前
舟有司嚴奉如在太廟而陛下未敢升舟燒香者蓋以非時瀆神為

失禮也盡者當俟駐蹕恭行奉安之儀然後禮文為稱今來道出淮
泗亦謁神主往駕佛祠臣深恐天下議者以陛下緣致恭於僧伽獻
神靈於宗廟不獨誠意有所未至而於禮文亦未為得也若以為行
幸祈福耶則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天地神明所共扶持豈
在商旅細民每過淮泗則徼福祈禱耶以祖宗聖德無臨佛祠
設浮屠故事唯章聖皇帝東封還由泗上遂臨張廷許迎廟為之瞻賞
表其忠義之節以為臣下之勸而已於以見帝王一顰一笑豈
然輕而發哉臣愚欲望聖明思奉先之孝謹守祖宗之制無戲乎
識者之誚而為有識者之所非也臣不勝拳拳忠愛君之至所有
臨幸普照寺塔下燒香指揮伏乞特賜寢罷
紹興三十一年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上言曰臣伏見漢章帝幸河內
詔曰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脩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

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務省約但恐不能枕衆斂歛耳又南幸詔曰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又見唐太宗備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極諫太宗謂房玄齡曰元素所言有理宜即罷役後日或以事至雖露居亦無傷也夫以章帝太宗當安平無事之時而行幸之際務從簡省至於如此恭惟陛下清心約已無所嗜好仁民愛物惟恐傷之比以虜人敗盟將士冒犯矢石之故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爲之避殿減膳今將親御戎輅大巡六師而臣竊聞沿路州縣自詔令下即已預爲之備供辦之物名色猥衆其未必它日所當用者十居七八往往裒斂倍蓰於民而胥吏又得夤緣以濟其貪至於塡塞田畝毀撤廬舍以開廣道路甚非所以仰稱聖德欲望明降詔旨嚴行禁約有不奉承者坐之以示陛下恭儉仁厚與夫今日行幸之本意天下幸甚。

孝宗時羅願奏曰臣聞帝王之出必嚴扈從故有大駕法駕小駕爲騎衛而不可省所以示尊嚴戒窺覦也陛下留心典禮出入有節自郊祀孟享之外惟德壽宮溫凊之奉一月屢出兩宮相距不遠既不欲數煩民往往駕輿行者未止而扈從之人積習生常悠然不戒至於已事還宮左右禁旅喘汗而相見小黃門諠哄於馬上此何爲者也天下又安君臣簡易不過於觀美爲不足今北有強敵方窺伺人誠不可以不戒也每春游豫與民同樂雖亦頗寬禁旅然豈與不御以萬乘之尊幅巾匹馬雖於扈騎之中能出湖山數十里或道觀者窺近天威臣子之心不能不懼又毬馬之設雖以閱習武事然皆昧爽期入宮掖弄突馳驟揮霍紛紜雖武將胡人亦精此技有如萬分一馬不受控手不應節咫步之間何以相及願明詔有司出入之營中嚴扈從恭其尤不爾者謹游豫之防省毬馬之書陛下安則九廟安矣。

理宗時牟子才上奏曰臣恭覩指揮車駕以十月三日詣西太乙行欽謁恭謝之禮臣切謂自漢武帝始祠太乙其後或隨太乙所在築宮廷祠大率皆則方士雜引道經星曆之說而爲之比者國家以五福太乙臨蜀分乃建西太乙於西湖之濱以爲禳祈之地肆嚴有故事然是役也土木雖興一時臺封駁奏已交言其非而或者又切議陛下他日必因款謁而爲湖山游幸之舉今宗祀禮成親行恭謝陛下豈將敬休神天提福庶民尤豈以觀游爲意然道途之言皆謂有司飭備舟楫除道路辦供給適爲勞擾又傳是日欲張水嬉陳樂伎爲一衆出於此豈不重或者游幸之說而有失陛下敬天愛民之初意事。違迎者之論不過謂祖宗嘗屢詣西太乙而南度以來亦有湖山之事臣以爲此承平時事今邊警未靖事大異應爲何如時豈可盡循承平之故戲以恣豐亨豫大之心乎恭惟陛下踐阼之二十載圜丘前後未嘗輕出郊也三十年間嚴恭寅畏初無遊豫則今日之出臣尤以爲不可不謹況衆與出郊非它時比臣之隱憂又有在於言之外者陛下其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思乎非不知聖意已定未易挽回觸忤威顏必取誅斥而區區之忠不能自已用敢覩書此奏昧死以聞伏惟陛下察臣愚衷深加思慮以其意特召大臣詳議其事明詔有司亟止此行庶幾舉動合宜史書之可爲萬世法而疑慮潛消宗廟社稷幸甚

牟子才又上奏曰臣比者西太乙指揮初下之時嘗密啓陛下乞自以聖意明詔有司亟止此行蓋慮臣愚忠愛之志欲救正於未然乃蒙淡薄未能感動繼聞諸臣陸續亦有奏疏迄今議不謀而同非臣一人

之私言也二十四日伏覩內批陛下非不敬悟此意而欲謁之行給
未即止是猶以臣等之言為未然也其曰為閔祈一切與其已臨幸
去處此意固甚明白但湖山嬉游歌舞之地民庶游息於此士大夫溺
志於此堂堂人主存一敬心隨寓皆福初無分於東西也又何必親
出郊以勞千乘萬騎而啓諸人游幸之疑乎其曰應干排辦並務
從簡約此意固亦甚善但乘輿出郊十里而遠所至除道所不能寔
穿究勞民與其省約於道塗之間曷若勤循禮義謹重一出之為安
且遼乎陛下之意不過曰幾輔之境近已肅清及今一出亦未為過
不思淮甸未定蜀圍未解邊遽赤子殘命鋒鏑者不知幾千萬億陛
下苟念及此切念聖心未嘗不慘然變顏也又不過曰百穀順成在
在豐稔及今一出亦未為過抑不思湖湘襄蜀皆以旱告赤地千里
民無宿儲公私之積良可哀痛陛下苟念及此切料聖慮未嘗不
戚動心也又不過曰勝事太宮陰雲閣兩宗祀世室昭昭雷空天地
祖宗眷佑昭垂也今以冬享行恭謝款謁之禮亦未為過抑不思暴
星慶雲非福我者也淫風若雨祐微乎者也敬肆之念一分治忽之
幾攸係前日畏威夙夜不敢荒寧是以有佑順之休今以一晴霽之
故遂謂之得天而肆以樂之唐宗知春融可長保於陛下詎見其遠
遠覽古今其亦知臨幸之為害乎中散亡閒驪山復奈此遠幸也華
林甲觀禁園廢宴此近幸也今陛下尚鑑於湖山間香閣幸近
幸矣安知近幸不已他日不轉而為遠幸耶又有一說於聖明頗有
關係豈知問車駕時出正宇曹輔諫曰萬一乘輿既駕之初一夫不
逞發蜂蠆之微逞窮獸之計雖皇天后土宗廟靈神並垂護持然亦
傷威損重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此所謂胡虜起於轂下也可不戒
哉臣讀史至此未嘗不痛恨於當時宣和衰亂之志也今陛下仁慈

五國君民一心萬無如倫所言然有不容不慮者四郊多壘山多姦
宄賊臣之餘副寇於舊海兵之餘黨伏於近畿禁衛何所而偽符
得入宮闈何地而妖訛相應曾以建祿王本氏逃竄塗則曹輔之言
臣以為未然為之也此一身之慮也又當為子孫萬世之慮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若何今陛下臨御勤倦業與一出遂為
故常仰之後世又則習為常矣以陛下聖明閱歷既久猶難備知游
幸之樂猶不能自制忠讜之論猶不能盡容後世子孫豈能皆賢自
恐必有以今日藉口而窮靡晝夜盤遊於湖山之間而又有甚焉者
矣當是之時國力困於供億民力疲於土木忠臣義士死於諫諍未
必非陛下今日之舉有以啓之古之人君抑情制欲以為子孫貽謀
之慮陛下不此之慮何策何開而繼之乎陛下一幸西宮而開子孫
奔縱之禍亦豈忍見至此也陛下試於燕閒之際廷然遠覽[illegible]淫
思甘一身之虞及子孫之虞以及天下國家之慮審權利害置其
行所抑者甚微而所存者甚大苟狃於左右迎逢之說玩細娛而忘
大慮臣未知其可也臣又按漢史武帝元鼎五年立泰畤於甘泉親
祠太乙武帝即位至此幾三十年為有此舉措其學不足以明理
理不足以勝欲無足怪者陛下講學今二十餘年此乃聖德成就
之日所當同符堯舜而方欲效武帝親祠太乙之舉臣竊惜之始武
帝既祠太乙遂下詔稱揚以為望見太乙若景光者有二遊心傷哉
其後又封太山祠后土築建章巡海上作甘泉通天臺靡所無虛歲
蓋其侈心一萌不能自止可不懼哉且祠太乙所以致福而臣以漢
史考之其初祠太乙之年日有食之既是年旱蝗河決蛇鬬無所不有
而南越之叛匈奴之寇亦在是年至於東方盜起巫蠱禍作下又相
尋所謂福者乃如此武帝晚年始悟下詔以為平生所為狂悖[illegible]

亦已晩矣。武帝之言，謂其所爲狂悖。陛下試觀其所爲，豈不眞狂悖可
笑。而奈何欲效之乎。武帝猶知所悔，而陛下豈甘在武帝下乎。豈以
既而後悔乎。既而悔之，豈有及乎。故臣願陛下以三十年講學之功
回符堯舜，而不願陛下與漢武比也。臣既效審洛之忠，敢忘廷爭之
議。用敢自前緘來，以聞欲望陛下痛察臣衷，收降指揮，特寢前命，以
聞人言。又援諫著帝王之盛德，陛下欲駕車西宮而止，以人言屈已
從人之美，度越古今。其能於執迷不復，使後之執筆而議者皆得以
歸咎於今日遠矣。惟陛下留聞之。

貼黃。臣竊聞。王欽若等建議封泰山祠汾陰，是時王旦方相眞宗
心憚之。一日。旦曰：得無不可歟。若曰：臣得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
旦既亟而從之，其後大書之事不復異議。議者非之。今日之事
臣切料陛下必無畏相之心，而二三大臣相與違理爭之不得

諭而後從也。然則亦何賴爲。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二三大
臣尙可以王旦藉口乎。臣以爲非陛下能無以理制慾，當止此
行則二三大臣決不能力陳正義以回聖意也。

太學生劉馥上疏略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
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困於又安，四嘉須服事，國日久，傷
心備生。若漢武帝之勇于懷觀，高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化遊
無辜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
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逸□
則不暇，曰：吳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適。比年以來
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有輕視世故，時忽天下之心，華于未嘗寢
齊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比遊未嘗無辜而有明皇宴安之酖毒。陛
下春秋尙少，貽謀垂憲之機，惟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干數

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乙宮，而又示之以遊，先之以導之以祠。蓋之
以虛誕不經之祀祀乎。曰：多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
可破。詣符而止之。且西太乙之役，倭者進曰：太乙所臨分野則爲福。
近歲自吳移蜀，不知祈禳之說，西北神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
全者不能十數，既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同太乙於長安，至晩年
以虛耗受秘而後悔方士之說，雖且悔之，帝早能悟之於始，終不知悔者
也。大凡人主不能□□□□□□□行審執持，當言之，給舍臺諫
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
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在廷而不一言，旣夫言之而不力，皆
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臣以陛下爲不足
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未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金理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元鳳上奏曰：天子皆有建
狩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
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選恐郡國新民，遠未學本習，皇恩之汙舍修
詐偽，或有不明之獄，措監之刑，或役無時，四民失業，命臺輅省方，特
舍古行事。臣願天心同於堯之襄，或鑒王風俗，或□幽□以甲寬，其
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如古巡狩之事，皆原所謂問疾苦求民瘼。如
此則和氣宣通，天下至平，可坐而定也。

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薛王以涿州等處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
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古柳潛之流，帝之遊也。
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上京中都不同，尤非
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者，□□咨□，廢其費數倍。至
於頓舍之處，軍騎調發，主客不分，馬牛風災以致，牧職□逋逃而莫
得。尋環瞬眄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

殿與臺卑陋未免困□。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殃及衆人。夫傷無辜何□□此等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浚池，深居遠□，帝王之□□也。□□□□□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城廣宇□池之固，是□其□□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矣。□□□□□□□□□□□野□冷□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周廬者□數人。一□□□積□甲弓刀□雪□□□，豈堪為用。□□□□□□□□□□□□□□人已疲矣，馬已羸矣，□□□□□□衣已弊矣。□□□□□□□□從□隸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日。雖□□□□□□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猛鷙之□□置勿論，設於行□□□□□□飄風暴至，塵埃蔽天，宮□四□□步不辨，以致翠華有□□之□□城之遠，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此□□□□□□□□□□□能不可以失所之□。

生不可以輕行，設謂此也。所次之處□□□□□□□□□□唯用□布。押宿之官□□之□□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屈□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為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議，要在處己於無變患之域也。□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南臨區夏，若坐堂陛，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以得統馭，控制南北，坐致□□□□京都□□□□□□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居廬□□松平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天本以限中外，關夫金湯萬世之基而設也。□□何□□□□□居草萊□□之聖躬受沙磧之□□。烈祖宗之大業□□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林谷晦霧。上有□□□多□□□□□可□□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才百許

□□武帝□甘泉□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殿，啟□□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離政亂，□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征，其禍速皆可為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國□□□□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斂之繁。可謂□□□矣。而遊畋□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臨之至□□□大宗將行關南，長□□而□□□文帝欲馳□□□□諫而還。上是陛下□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中主之易□，臣所未諭也。且□京之□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還□□不離□□今九重之中□□□明□安□清何暑□□諸若謂陛下北幸□□□歲臨□大小前□後□□□□□□□□有遠不可予。臣愚以為生

於不武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將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知其不可，循習為之，則□後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古人稱善，謂之以為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為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趨不過臨潢之□，亦無重山之隔□□□□□□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為業，穹廬為居，遷徙無常□□懷□□小儀物□□□帶不多□□□□方能一行，□歲歲皆如此也。我□□□□根本在山南之燕□□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宇□□不便□□古今□□□□□□一□承平日久，御府珍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思之。

欸。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故備不可廢。宴安鴆毒，今夏中不可過。當今邊防驛傳久患，先調萬有，打獵無禍而服藥也，或欲習步，不足度關涉易，雖得非剗之塞，地廣且平，且在郊城之中，獵田以時，同伏念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雖高之路，安慶中都，見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從削黜，大則身首分裂，其為身計，豈不為寒心。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幸垂聽納，則小臣雖被誅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世宗納之，遂為罷行。

章宗明昌四年，將幸景明宮，御史中丞董師中及侍御史賈鉉上書諫曰：臣聞古語以頤勞人盡其小，有變生不虞，所繫非細。聖人法天地以自動，故為萬全。今遠都不測，反側無定，必思所守。元會歲序，何所可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無傷。夫萬行所念，今備思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游，遠覽山亦安，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里遠行，路留遠增，遠駕從以，不納，中外大號曰淡明，已永言，不急之役，有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循建行宮，供之於事，實為不急。况北二京雖豐，比歲不登，加以民有屢歲螟蝗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者，尚從行役，又必增借，且經升合者，以為數苦。籍北京等路有數十萬，書或不許，是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而為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比聞數十年，揀選者為心里哥李元詡，臨潢，之而豈可為全之道哉。近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連明始散，天之示象甚有以警於聖，自周秦迄隋唐與遼，皆以戒可不也。

泰和二年，將幸長樂川，御史書切諫曰：方今戊辛寶務，百姓騷然，又兵北陲防外患，無閑小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狭隘，而深邃，不若北宮池臺之勝，遊也。上不從。夏四月，金復諫曰：北部使我舊驛千有餘里，不能雲復欲北幸，旦有警，柳塞极，使開邊不足恃也。况今未立，群心未安，豈可遠事遊游哉。上異其言。

元世祖時，王惲上言曰：臣聞先王之臨制也，為上務之，而不以為上治之順天取之，而又以順天守之，其四邊有警，中夏未寧，方方興隆府之心，在在棄更之民，將欲濟世，不得已而用兵，事在合宜，必非自僥倖，大而安不忘危，因時講武，故春夏秋冬之節，有蒐苗獮狩之田，以為門獵，以為教，遣大即由不常，三驅，以順而習，以辨號名而請書田業而是務，戰事之不識，舉儀而已，天

議之尊亦志於斯猶爲未可況乘龍之後而非大器之重存情于此
云何自輕國家每春日載陽衆卉[illegible]遇金風肅爽大駕南巡周田事
以運車𨌺奔玲舁以供食膳臣恐太甚殿聖慈衷庶陛下之思之[illegible]
蜀苑而不廢夫彌旬延月出伏[illegible]細柳之龍麾擁長楊之熊館
寬[illegible]日雷鼓震天元重之兵[illegible]舞爲衆之淺[illegible]進
何[illegible]人馬紛飛鮮備揺蕩[illegible]以紫[illegible]峻阜[illegible]數衣林路[illegible]但
於[illegible]何於九折觸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陛下[illegible]無倫音
[illegible]顛冒此險哉夫弧弓[illegible]矢長戟利弋窮山野以設置[illegible]令
宮[illegible]而[illegible]大[illegible]霄香[illegible]無可[illegible]之捷禽[illegible]谷支鮮無得逃之[illegible]
莫不摧翎御羽[illegible]角[illegible]於荒蕪[illegible]物不入耳[illegible]以君子
見其生而不忍見其死[illegible]族家[illegible]解而行[illegible]術今陛下[illegible]聖人之寶
居聖人之位貴洽好生之德用推不忍之心豈宜屢爲此事哉文王

不敢盤於遊畋周公美之誠之[illegible]財私兒皆山[illegible]之至於[illegible]
畋當觀射於[illegible]廟之表前有司存代望陛下消神太素端居[illegible]存
愛物之心簡夫游畋之事第[illegible]旬之例或先武夜歸之失[illegible]
觀動植之物揚雞雷[illegible]激之[illegible]則承恩率致於吉拜國[illegible]田之
而事無使有知之民[illegible]戲[illegible]之國[illegible]化未宜且如廣厦之下
細旃之上公卿在後卿[illegible]居前以治道以調化職討論以和王體
周旋揖讓不甚嘉哉又何須觀勞[illegible]騁遐雄心於兵馬之間屈犯塵
埃取激樂於獸蒙之上故曰好動不及好靜有爲不若無爲斯天下
之想[illegible]乃聖王之大道也
御史大夫[illegible]居[illegible]鳴山之[illegible]何[illegible]將畋于保寧[illegible]馬
驟[illegible]諫曰古者帝王燕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
於乘[illegible]走[illegible]非其事也帝[illegible]其言

世祖車駕[illegible]幸[illegible]都[illegible]曰大祖以上都爲清暑之
地[illegible]行幸歲以爲常[illegible]有[illegible]安[illegible]有鴻稚[illegible]塵患所以保養聖躬適
起居之宜存[illegible]故之心[illegible]今[illegible]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illegible]
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方以[illegible]心[illegible]降[illegible]香[illegible]行宗廟祀之
禮[illegible]動植無[illegible]而不撫[illegible]天道[illegible]臣備[illegible]風紀[illegible]言
者[illegible]職[illegible]大駕[illegible]大[illegible]進[illegible]幾之暇則令
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illegible]聖學乃[illegible]嗣之福也
成宗[illegible]察御史李元禎上疏[illegible]臣聞古人有言
曰[illegible]民[illegible]社稷之心[illegible]推所見聞而不聲[illegible]
者[illegible]得[illegible]言之今朝廷旣不設諫官[illegible]察御史職當言
路[illegible]官也[illegible]所[illegible]視得失[illegible]言以裨益聖治[illegible]分之一[illegible]伏見
五臺[illegible]建寺[illegible]土木旣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illegible]附近數[illegible]供

億[illegible]勞不[illegible]耕女不[illegible]織百物[illegible]則民[illegible]生[illegible]其[illegible]聞
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illegible]福利[illegible]不可行者[illegible]五何則[illegible]盛
夏未[illegible]方茂百姓[illegible]計全仰秋成[illegible]從經[illegible]其[illegible]不
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illegible]勞[illegible]數千里山川險惡不
測[illegible]無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即位
[illegible]日兄上舉動必書簡冊[illegible]
[illegible]三也夫財不天來[illegible]
[illegible]以奉上[illegible]不可四也佛者
[illegible]號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
[illegible]家爲蒼生宗奉祈福未
[illegible]思親之[illegible]其不可五也次
[illegible]以[illegible]先皇后之

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心如此則不待祈禱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陳說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武宗初即位上都即巡狩三不剌之地翰林學士王文用上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都以慰安元元宜亟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即日可其奏

文宗幸大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監察御史[illegible]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陲不靖此當恐懼修省之時豈宜縱遊以忘不測之憂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

順帝將畋于柳林御史臺臣奏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氷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奈宗廟社稷何

外戚

漢高后立諸呂為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

惠帝元年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

宣帝即位霍光既薨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

承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後禹山等謀不軌事覺。帝誅斬夫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而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

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宣帝思報大將軍霍光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元帝時。劉向以宗室遺老。上封事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

爲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

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患之。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

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瀕。恐嫌於僞。蓋義不得不

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哀帝雖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

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

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

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哀帝時，鮑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

人反惑，請寄為姦，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

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而已。

平帝時，申屠剛仕郡功曹。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宦。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政，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

之路，明四目之發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緥，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人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臣，卒以宗黨權柄外戚，結貴論權，至於圖危，毀之族滅之禍，殃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

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積蓄之際，孔父傚數，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至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屢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群聚，且以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燒焚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東漢光武時，蔡茂為廣漢太守。時陰氏賓客在廣漢郡界，多犯吏禁，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宜於此時……勑京師側耳，反其業……外戚……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章帝初立，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

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臧，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illegible]鄉里所稱

君畏陽女躬在患[illegible]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若其不法收繫論之今
來防所議者或[illegible]乃以為從事將恐譏及朝廷今宜為選賢
儀以補助之不可[illegible]請人有損事望而有所懷敢不自聞又
緒焉得罪歸[illegible]眞[illegible]得以空虛之質當[illegible]
之任素性[illegible]狗迫大義退自藏[illegible]擇地
又況親遇危[illegible]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感趣邪路莫能守
正伏見[illegible]貴[illegible]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
卑[illegible]上交結之[illegible]出入[illegible]者頻[illegible]
[illegible]守[illegible]鄧[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之徒[illegible]其門[illegible]
以[illegible]驕佚[illegible]生也[illegible]以貴成[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也及[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觀也
臣愚願陛下[illegible]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

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元和三年太尉鄭弘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
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
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
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
和帝永元二年以竇憲為車騎將軍詔使者為憲第萬[illegible]並起邸第
興造勞役百姓愁苦侍御史何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
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
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體大聖之姿匈
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
咸懷不悅又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敞
[illegible]之人誠竊悼之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

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
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
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
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
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
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
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
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說喜今踰年
無幾入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
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
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
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

平周勃誅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
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
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illegible]之謀上安主下存主
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
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
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
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樂
恢為尚書僕射見憲兄弟放縱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
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勢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
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
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
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illegible]

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四年。大將軍竇憲誅。河南尹張酺上疏曰。方竇憲等寵貴。群臣阿附。惟恐不及。今嚴威既行。言者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寧不過厚。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尚書翟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

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

如欲宗廟亦安。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脩身恐懼。則禍轉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共疾之。

永初中。鄧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採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

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就第。

質帝本初元年。[illegible]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太尉杜喬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illegible]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illegible]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

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竇憲事之權高抗順抑。傳曰未有常數。拔救害心。若不抑損。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閒臣亦時側目。功高。臣特以童蒙見教。敢忘忠諫。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晉武帝太康中。遷頠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仍使頠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右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何心可以安處。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咸資元輔。或以[illegible]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illegible]民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

東晉明帝即位。以明穆皇后兄庾亮爲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

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疎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寵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成帝時。蘇峻平。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道。[illegible]不敢違距。上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必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

長逸使四海[illegible]議訓[illegible]祖約蘇峻未堪其憤擬[illegible]究[illegible]由臣
發。社稷傾危[illegible]先后以憂逼發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民怨
爪牙[illegible]臣之[illegible]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
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
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illegible]而不戮。自古及今。未有
不孝不忠如臣之甚。不能伏刃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
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
思[illegible]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
願陛下鑒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於草[illegible]
[illegible]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
隋文帝仁壽二年。兵部尚書柳述尚[illegible]
直長常言起以外聞不便事。[illegible]

兵機重要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
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
唐太宗貞觀七年。蜀王妃父楊譽在省[illegible]婢。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
勘問。未及予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
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决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
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卽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
社鼠皆微物。爲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况世家貴戚。舊號難理。
漢晉以來。不能禁[illegible]。武德之中。以多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肅除。仁方
旣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
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備
豫不虞。爲國常道。豈可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毁隄防。臣竊思度。未見
[illegible]。太宗曰。誠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擅。雖不入

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武后旣得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中書令裴炎
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
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illegible]異。
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
中宗神龍元年。立韋氏爲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左拾遺賈虛己上
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
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
玄宗開元中。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
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璟蘇頲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
璟等建言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illegible]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
[illegible]人子於哀遽。則未遑以禮自制。故聖人制[illegible]斬總免。衣衾棺槨各

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愚者務企以儉。此謂至德要道者。
中宮若謂孝謹。踰制[illegible]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
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
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
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情。比來人間競務奢侈。今以后父重戚
不受之用高墳。大[illegible]不假無人。有事官給。一朝可成。而臣區區有者
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況中宮情不可奪。請准令一品陪陵墳
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絕綱天下。於后家有[illegible]邪。然人所
難言。公等乃能之。卽可[illegible]又遣使賜絹四百匹。
憲宗時。宰臣延英奏事。[illegible]及前代外戚專寵害政。上曰朕每以
此爲鑒。外戚不惟止於[illegible]正爲此也。宰臣李絳等
[illegible]性古之失。然當今之制。[illegible]百王。今妃后家外戚之

勢訓小郎不知行檢畏恭慎常恐有違至於職位賜與賓客飲宴惟樂以節制宜亦不甚常人所以自陛下臨御已來后族戚里之家無一人有犯法豐貴蓋制於未然之所致也上甚悦曰今豈得如此乎若有踰越朕心寧捨之卻是安全外戚之道也宰臣陳執中曰陛下檢御外戚之道從古帝王無及今者此引遠廣光昭可垂萬代之法也

文宗開成三年以郭旼爲邠寧節度使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爲此官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八

外戚

宋仁宗天聖七年群牧判官龐籍上奏曰帝王行法必從近始使左右貴戚畏而不犯犯而不捨則天下孰敢輕違哉夫左右之臣貴寵之盛出入禁闥綢繆寵遇非常之恩所望惟恩恩不已驕恣益積諸為甚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驕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於是有緣位之心繼以覬恩之意未有不縱踰輪檢縱肆無憚者矣過惡既發然後寘之文法此前代之所以自覆族也皆由驕之大過制之不早故也所謂待貴戚之道者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驕知有過不赦其罪知無功不賞則使各自慎舍諸罪所謂威之以法則知其過之以爵加則知榮是也使其蓄畏自守常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懷感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王者

待左右親戚之至仁乎況若養成驕恣使至夫瀆也臣嘗見開封府奏曹參軍伏見下世融因陂本府客司軍將杭保違法償勑任且杭保豈有走吏其世融貴戚之子也陛下貴其權而違法傳旨此實國家待戚里之深心也若陛下制取左右貴戚皆如世融則何畏[illegible]行而人不畏[illegible]況此數年[illegible]聖心[illegible]物[illegible]宣[illegible]事登而送寨[illegible]不[illegible]有[illegible]事陛下何[illegible]法[illegible]知過後或因敘文稍加[illegible]敘[illegible]陛下須遠其身也此乃公法[illegible]也計過則此重而彼輕也論[illegible]則[illegible]也[illegible]此實刑中[illegible]思中外有求救之者緣之以時是同罪與罰矣因而竟之是法[illegible]矣昔漢

武時，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
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帝所
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
其奏。哀不能自止。且隆慮帝妹也，昭平帝婿也，猶以其贖死而於
不貸，貴者益食言之娟小而廢法之失大也。故臣願陛下謹法制以
壽中外也。
景祐三年，右司諫供諫職韓琦上奏曰：臣竊觀方今[illegible]見右[illegible]從
[illegible]務等務於修。是故抑其勢則權安，縱其欲則招禍。拱衛聖神御宇，
惠愛及親戚，務全恩義，宜杜漸。臣竊以新授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起
於微時，本無勳績，特緣恩澤，冒竊榮階，尋[illegible]於列城，使監武於要
地，曩懷犯法，所在奏論，於貪[illegible]寶貨，恣無改。近者在惠皇太后上仙，
豪縱，時所宜哀號，夙夜以極追懷，而乃未及辭葬，遽忘慶恭，丁謂

故宅，昔已賜給，制度宏壯，宇室逆奏，都盡之下，輒克擴此。況於左右
民舍，已從安處，一旦聚令移徙，不容寄卜所居，使之悽嗟，轉輾溝壑，
老幼悲，令暴露，咸使怨嗟，復近於殿，廷聽其冤，泣數宗而死亡，逮上
聰，務惟安靜，至嚴清光，豈適？臣下所願，爲路爲[illegible]在於[illegible]會之間，稍
無畏忌，使之州郡之內，熟遊使陵，苟不棄劾其行狀，恐此後其使無
知之，或居職任，受爲小過，謂親寵而不問，臣愚以爲當於
是斷有斷而故違其憂，推恩而不保其終始，上仁且傷聖化，臣欲
乞出下有司明發其罪，或屈法以伸之，爲義或中，斷以懲其不恭，盡
睿宸必察，與議，臣狠參諫職，但嘗可問，回不示，來陳以傾人相財
而今事蓋由陛下全外戚而降恩，亦有國體也。
慶曆四年，右司諫供諫職余靖上奏曰：臣竊聞已降敕令，差職方員
外郎張堯佐[illegible]小職，皆言堯佐識見庸近，依託

後宮嬪嬙之數，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內批與省用差遣。大
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磨昇提點。伏惟陛下損節渾費，放減後宮，絕
針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人言籍
籍如此。臣深爲陛下惜之。大凡嬪御親姻，倘多與財帛，是表恩意。至
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望，與之差遣，何必躐等待之，以廢物
議。磨昇提點，比省府判官，固是降等。其如呂公弼亦是辭二司判官
就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陞。議者不論其才，但言是故相之子，所
以進用太速。將來堯佐若循此例昇遷，外議亦只謂是針封私謁之
類。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遂郡正，以表
陛下屈己從人之德，於堯佐實厚，亦無所損也。
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曰：臣伏覩近日后族戚里并非次改官籍
者，朝廷爵賞本以寵待勞臣，非素有勳績，即循年考。今積恩遷竄

輕授無度，竊恐近戚之家，遂相攀援，人懷其望，若各從所求，即是名
器高下，皆以恩授。陛下至公在御，凡一爵賞皆循典制，若此恩澤妄
是近歲戚姻入內有所干求，聖心含親親之議，不能拒絕，所以致冒
賞。今進之人眾，而煩瀆聖聽。況舊有條約，不許親命婦不時入內投
進文字，求內批旨揮差遣及非次改轉恩澤。如有內批指揮，即令逐處
院覆奏。其此條貫欲奏不得輒使施行，朝廷著令如此明白，臣下尚
不遵此。若從而遂之，即是啓僥倖之門，塞公平之路。此風寖行，爲害
不細。伏望聖慈以義斷恩，特賜指揮，其近戚千求非次改轉恩澤，一
切止絕，所貴重惜爵秩，以允公議。
皇祐元年，郯又奏曰：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兵
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
祐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

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illegible]政。至公任使，[illegible]

疎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尚爲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

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與宰相侍衛及樞要之任，

仍立爲永制，以絶後來非冀之人。

三年，郯出知漢州，又奏曰：臣伏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堯佐，從歷三

年冬，從開州來，是時猶作南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六年間，遂歷盡

要近，遍尹京邑，乃因計藉。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緣

致寵用，人情皆以上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況三司使位望

任使，爲二府之亞，設步從至今，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illegible]之書，

衆議謂陛下以醻勞爲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命行之

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當違言者；聽

用言者，即須罷堯佐。前之兩塗，必難並立。然用堯佐而違言者，則累

德；聽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illegible]則損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恐

聖躬無所損，外戚無所怨，莫如寵賞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

處之，正得宜也。前古近戚成敗之明，甚鑒不遠。[illegible]須令負禍

者。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於安全，[illegible]其處處之，抑亦因隨而與

衰也。此書傳所載，不可悉數。陛下聰明，[illegible]親覽，[illegible]以爲社稷之

計。前歲陛下備禮冊命貴妃，外廷紛紛，已有物議，然臣當時未嘗論

列者，蓋以天子列嬪妃之位，明有典章，若不干預政事，固亦無害。今

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況又進用二府，則天下之議當以爲

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問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復言罷黜，

追罷。其人臣願[illegible]陛下已損[illegible]其者先事而言，冀陛下

審處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矣。臣以言責在陛下

左右，[illegible]入爲大[illegible]無不論列，冀陛下

多賜采納。今以親老方將外補，唯於堯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違

一言，則異時臣負諫諍不盡之責，故於郯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

焉。伏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公議，不徇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則

雖盡南山之竹不足載德美之盛，與夫寵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者，不

可同日而語也。

皇祐間，知諫院錢彥遠上奏曰：臣風聞閤門使李璋，被除軍中職名。

竊以李璋本由戚屬恩澤入官，三五年間，坐躋顯仕，未指邊防，經歷

事任，加以人才暗弱，剽無勞效。臣之師旅，未協公議，安危之寄，所繫

非輕。且諸將有次，況選擇主帥，須其才勇，外戚貴屬，在李璋上者尚

李璋爲比，乞軍中職名，朝廷何以却之？臣之恐當失宜，不其之

則中心缺望，何以爲之？陰措置，[illegible]臣李璋既主兵馬，即須[illegible]

書[illegible]之遠，訓練之嚴，爲一[illegible]，新人何以授[illegible]

實害之也。或朝廷以李璋戚屬，當加恩禮，不若俟其少有勞效，擢進

官資，則事體兩全，名實相副。[illegible]罷李璋管軍指

揮，應合中外公議。

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僅三十年，[illegible]

有反道敗德之事。陛下固知之，乃近六年，超擢張堯佐，群臣皆切議

于下。然以逆其過不在陛下，在左右[illegible]輔政大臣也。何以言之？

蓋[illegible]陛下之所爲，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illegible]，莫不猶

有[illegible]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諫，下以大義，乃從諛順指，高官

要職，惟恐[illegible]不滿其意，使陛下[illegible]後宮之獨也。此豈愛君之

心哉？且以本朝故事言之，昭憲皇太后[illegible]祖宗有奉命之烈，其諸

弟杜審肇、審瓊者，纔得一節度使，[illegible]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

川得宜，[illegible]有東宮之舊，終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才用

爲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學士斷以尚書左丞爲三司
使以及陛下之朝李維爲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陳堯咨爲翰林
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觀察使夏竦主兩府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
得換節度使後二年方加宣徽使戴亦曾任樞密副使以資政殿
大學士知并州後方加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酒之類
則孰若杜審琦兄弟未謂之賢而功孰若當有勞李氏皆若水之而
宣徽節度使者以與之若以內外擬處宗戚濮之王守忠以武堯佐叨
遷如此無盡不知身有朝之識污何者之地哉也倒下測之民陽精
開貴戚者哉天聖閑求人事不悉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霜要情
造責佐尚哉之尽不得已並罷節度使揮取其一仍罷群牧制
置使之命俾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聖斷
盛德矣

㯰又奏曰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復下物議喧騰
況臣等以言爲職豈敢自默虞各爲身計哉直以爲舌專行若因
寺前議復乞追寢於朝廷有損亦似未安所以避退惟恐不即出對
群臣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亦不可不然臣等不得不極陳也要堯佐
怙恩寵之重況求典宰不知紀極然欲得宣徽使今既行前命與
之矣雖出領外鎭將來必來入朝非關既供職以是欲相兼任者
容之矣者無所曾緣恩私職久而不見必快也欲以黑約天下此不
可不深察也伏望忠已[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則行降詔旨中敕中書門
下前以貴佐[illegible]臣私不以史押[illegible]爲[illegible]將來更不令
遷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遣就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
杜問隙臣等不勝爲國納忠激切之至
趙又奏曰臣等伏以陛下凡事克己解情過舉上於堯佐事甚不祭

衆口方非若厭物情揮須裁抑然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天下
皆仰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今衆臣中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
奪者蓋爲朝廷曲全事體亦冀如人恩不可頻假聖心不可固違假
之數則損威遷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爲念檢會臣等前後
劄子以賜施行不勝懇激之極
御史中丞王舉正奏曰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
堯佐素之材誠以恩緣[illegible]使傳驟遷[illegible]計[illegible]材以擇經貴
堯佐恨戶其職[illegible]成謂非[illegible]進者[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蘇[illegible]任
使而復加崇寵[illegible]于[illegible]便又[illegible]子科[illegible]賢愚一同無不
明驗夫爵賞名器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illegible]武庸常之材過授寵
以史忠[illegible]義[illegible]所激勸且堯佐[illegible]戰[illegible]紛紜固書引于辭避而
晏然特賴[illegible]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覩大用及其恩既[illegible]復託以

假告未祇受其意尚若不足嗚有徼求不度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
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娶甚有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時妃之兄止授南班散秩是保
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妨僭盛以啟賄寵伏望陛下遠覽前古美事近
守太宗皇帝[illegible]跡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塞中外之議伏以陛
下自臨馭以來[illegible]發[illegible]令[illegible]此事有橫望嗚呼[illegible]實
必行則朝綱[illegible]政[illegible][illegible]之二邪萌經國之心臣
方叨司[illegible]除[illegible]陳除指揮我
臣言之不行即乞[illegible]
舉正又奏曰臣[illegible]以得[illegible]除[illegible]三省論奏且人君御天下
惟賞罰爲大公典[illegible]非當則天下[illegible]姻本當才但以賓緣後宮
叨換非分自去年冬罷三司使除宣徽使制命方出中外[illegible]不肆[illegible]

其時臣與諫官御史至留班欲廷議而爭，尋罷宣徽使、府本節度
名品。今四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與擢有以任用賢直，則何以上答
天戒、下慰民望哉？兗佐自罷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尸厚祿。
今復授之，益增鄙詬。此乃執政不念祖宗基業之重，頗固寵不能
執奏，命既行，[illegible]負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兗佐
蠱[illegible]位之與臣[illegible]以謗，不識忠讜愚直之人。
驗中丞同知禮院[illegible]馬光上奏曰：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illegible]猶畏懦而不敢進，又况震之以威[illegible]之以重，而望忠臣之
至[illegible]入[illegible]矣。[illegible]不[illegible]下[illegible]而天下安，為事治者未之有
也。臣竊見[illegible]諫[illegible]以說[illegible]上言[illegible]陛下執之益堅，郁之益固。
[illegible]宮[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
[illegible]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illegible]曰：吾恐後

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兗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
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彼雖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
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木而甚愛之者，盛夏
日方中而灌之，不旋踵而其種而[illegible]之，非不勤也，灌之不以其
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illegible]兗佐[illegible]其[illegible]天下已[illegible]臣執政而
[illegible]為兗佐寒
[illegible]官不得
[illegible]範五行
[illegible]之象，氣此
[illegible]有如教
語行道之人，皆知其[illegible]陛下[illegible]納直言，深明得失，此
非[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知也。獨[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象。

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常[illegible]違古今之明鑒，畫一之簡策，使天下之人
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兗[illegible]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
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而為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
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
使竭其所聞[illegible]其言[illegible]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斷
忠讜之路[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豈有窮哉？昔漢明帝
作德陽殿，鍾離意[illegible]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
在，此殿不成矣。然則[illegible]所以屈竟罷之義，從令諫臣
之職而聞直言之[illegible]也。今臺諫[illegible]前後言兗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
神[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所欲為，人臣豈能強變之哉？雖
自今以往，事復[illegible]嘿拱手視之而已矣，此
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群臣猶枉本，陛下猶雷霆，[illegible]可以力救哉？惟陛

下察之而已矣。
兗又論李瑋知衛州狀曰：右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兗國
公主入居禁中，瑋[illegible]生母楊氏歸[illegible]瑋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
悉令散遣。外議藉藉，無不[illegible]以陛下[illegible]追念章懿太后，還瑋
使之尚主，欲以申[illegible]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
析，家事乖異，大小[illegible]殆不聊生[illegible]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
太后[illegible]下[illegible]故[illegible]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懷
傷之心乎？[illegible]其公主宅祇應人等
降作[illegible]出外[illegible]行，物皆安堵不移，以
候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illegible]應，率德遵禮，復歸本
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illegible]李氏之志者，則今日
致此紛議[illegible]聖聰，皆[illegible]公主[illegible]所畏懼，遠君父

之命，陵虎夫家，豈可使李瑋獨家斥逐出外，而公主自邑請全無
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駙馬都尉李瑋家指使小底
已及四五十人，至今不住傳宣差遣。又門下出入衆人，多皆豪室子弟
僥倖無賴者。又修建主第，功役過甚。伏以陛下只有公主一人，其駙
馬所宜愛之，納之於善，不可陷之於不善。今李瑋年少，正當向學，而
多使僥倖無賴之人在其左右。修建居室，侈大僭侈，非所謂納之於
善也。欲乞指揮約定指使小底人數，量留外，其餘人數令逐便。所有
出入衆人，今宜揀選，免致將來使永[illegible]，別指人言。仍定居室之制，
以防僭侈之萌。[illegible]宜[illegible]李瑋之事。伏惟必為施行。
四年，[illegible]又奏曰：臣伏見陛下躬親大祫之禮，撫見祖宗之靈，所
以崇祖妣之恩，識昭穆之叙，凡在宗屬，莫不助祭。至於配祔之[illegible]，安

后之家，年祀浸深，子孫替陵，屬冀之際，其何以慰神靈之祖哉。臣竊
見漢章帝詔曰：四時陵廟無人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此眞宗所以
發德音也。今駿命在廟者不過一二近戚，至於杜賀之家，未得之族，
興微繼絕，未有聞焉。唐開元初，詔昭成皇后四從叔太子洗馬竇令
檢校本宗子孫，此亦前代之令典也。明德皇太后誕育二聖，為一代
善任。今子弟失序，宅宇蕩析，房[illegible]貞[illegible]猶贈第，還付其家，[illegible]先后
之遺屬。臣謂宜因給事大慶，應先后之家子孫替陵老幼，合賞與
隨材擢叙，量其所業，加恩恤。臣有所見，不敢緘默。
五年，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竊觀祖宗故事，[illegible]進戚西山，量進晦
內職，[illegible]慶與[illegible]數十餘年，未嘗有轉官之寵，蓋謹重名器，必
[illegible]邊隅效，[illegible]之遺。今李瑋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
外戚，[illegible]臣恐天下謂陛下忽祖宗謹重名器之訓，開覬覦僥倖
之門，曲緣私恩，輒用[illegible]者為[illegible]功者復以何官而賞之？是以
不敢[illegible]。
七年，御史中丞王疇上奏曰：臣聞[illegible]之要，號令必信，賞罰必當，而
後[illegible]不行[illegible]賞雖行而不中，欲求貴倖斂縮，紀綱振
舉，不可得也。[illegible]刺史[illegible]以[illegible]有功不得遷，此實陛下謹守祖
宗故事，欲使[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不私也。今劉永年特以章獻太后族
屬推恩，遷[illegible]人不得援例，[illegible]以[illegible]例為不足守，而朝廷可以自作
而自廢[illegible]以令[illegible]公於[illegible]人而作之，又私於一人而廢之，何以取信
於天下？[illegible]謂永年[illegible]而當遷，則刺史以上豈無一人識月積深
於永年者？今日指揮，但使孤寒之人隔在恩外，不得與永年為比，豈
至公之道哉？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

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
與推恩。臣愚以為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
復[illegible]。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且未可施行，且俟他時徐議其
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
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
神宗時，知諫院楊繪上奏曰：臣竊以人主之於恩命，不可不謹其源。
其源一開，攀援其例者數十年猶泯泯而不可止矣。向氏之宗於陛
下為后族也，高氏之宗於[illegible]之宗於陛下為祖母
族也。伏觀[illegible]防禦使向傳範知[illegible]州，[illegible]皆[illegible]向傳範[illegible]東
之命，[illegible]臣獨不[illegible]之未[illegible]果有[illegible]不轉，觀察使果知
鄆州兼一路安撫使之任，臣誠不諳國朝典故，然耳目所接，近制未
嘗有防禦使知鄆州者。[illegible]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

子判是爲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爲雄職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舉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於后族而不厚於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舉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安撫使凡幾州。而可以爲外戚之地乎。外戚之任皆擁要藩。於理得爲使乎。若曰傳範之用自以才耳。則他人何肯自謂不才乎。臣恭陳其欵。畏避而不言也。伏乞陛下謹其源塞其例。勿徇一時之易而難於五七歲之後。幸甚。

哲宗元祐四年。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伏覩內降指揮。皇太妃親屬滑州韋城縣百姓任備。昨因斷撲酒務。少欠下官中課利并本息錢等。諸納前界少欠錢。可與均作七年送納。所有已拘收抵當與書

子利等並特與次給於本人。餘人不得援例。仍與免差人監催。臣竊伏思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百姓任備是皇太妃親屬之故。特爲寬展納錢年限。給還契書子利等。在於縣官事至爲末。然此令旣[illegible]以成倖轉相援。[illegible]請之風開倖[illegible]慮其敝也。臣聞君[illegible]以此也。況皇太妃[illegible]陛下。每內承仰。必不肯以私恩[illegible]紀綱。虛損德美[illegible]人情[illegible]至不得已者。然臣竊謂皇太妃[illegible]子之全[illegible]以上頗諮今降此律。使天下[illegible]以存。則此臣[illegible]太妃[illegible]從[illegible]一得[illegible]及指揮未出。猶可追還。庶使道路之人[illegible]所補不細。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臣心無他。竊抱惓惓愛君之忠。不敢爲姑息。而已。惟聖明照察。幸甚。

諫議大夫范祖禹上奏曰。臣竊聞韓嘉彥已選尚公主。此先帝遺意而陛下成之。韓琦勳在王室。使其子尚主。天下之人誰曰不宜。此於太皇太后陛下爲至慈。在皇帝陛下爲至孝。然臣伏見國朝以來。祖宗諸公主婚姻之家。皆無預政事者。今嘉彥已選定。宜緊而忠彥執政。此非祖宗故事。不可爲子孫法。使後世如戚預政。自陛下始。臣竊惜之。陛下一言一動。當以祖宗爲法。以執政繫安危治亂。最爲大事。一開此例。後不可止。陛下自聽政以來。於□風無毫髮之私。天下之人無不服陛下之至公。今獨於韓琦如此。非以報功也。陛下念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勳舊也。若趙普曹彬子孫何嘗執政。豈是祖宗不念功臣。自用忠彥以來。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之爲姻家之有名。陛下欲富貴之。但使曾歷執政。與之前執政官。無所不可。若必待其有過然後罷之。則已傷恩

是致厚韓琦之家。反害之也。不若保全忠彥。無使至於滿盈顛覆。臣今已蒙除新職。罷言職。不當更論執政。然臣前上殿已嘗言論。今又變祖宗故事。所繫甚大。雖欲去職。不敢不爲陛下一言。臣與忠彥是親戚。無嫌隙。但不忍上負陛下任使。不欲陛下有所不知耳。今在朝廷之人多出於韓琦之門。雖忠彥不協人望。以琦之故。皆莫肯言。亦乞陛下知[illegible]以來無[illegible]根據朝廷。今忠彥罷執政。宗尚公主。恐撓政大體。宜防其漸。

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曰。臣聞治國者自家始。治家者自夫婦始。夫夫婦婦。天地之道也。陰陽之義也。夫婦之分不正。欲其家治。家之政不行。欲其國治。未之有也。周之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詩人美之。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姬車服之盛。以其執婦人之道。所以爲美也。且車[illegible]

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乎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乎德故其人
化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彝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閫之域
蓋始乎此夫夫婦婦不子君臣其義一也今為奪以不能下長公主
而廢是婦得以勝夫矣婦得以勝夫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
漸一開其流有至於不可塞此不可不慎此閨軌延無故而除三閫
練今又以私事而窺一都尉人皆以為政在房闈矣夫天之命
也故雖朝廷之大人君之尊有不得而專之者天命何在至公而已
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事至微者天猶監之況其
大者乎此不可不畏或曰皇帝陛下仁孝深至出於天性內患所以
致皇太妃之慈外患所以致長公主之愛故有此行臣聞以其道
事其親之謂孝以其義而愛其骨肉之謂仁今使婦得以蒙其奉則
人倫詩於上風俗壞於下豈非皇太妃所欲為者也今雖能陛一嘉

奪然使謗議歸於朝廷謹諸行於後世所謂愛之適所以傷之也夫
婦之情貴賤一也故雖有朝夕之小隙貴未傷終身之大愛此惟陛
下有以靜而察之而已夫天下至大一安一危指顧之間而已今陛
下致沸於親而安行之大臣不敢沸陛下而姑永之如此而欲安天
下國家未之有也惟陛下慎之毋忽
元符三年御史中丞豐稷上數聖皇后疏臣竊觀自古母后臨朝
危社稷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手書還政恭有如聖母還柳遂
難之盛僅可為萬世法議者陳揆何從而知尚興政要臣愚其奏非
宮省親近之臣即外姓擢者有傳於外臣今外則宜閑內宗四宗
良籍者妄作致戚於人內則推薦張耕裴彥臣等以謟媚進翰林學
士承旨蔡京交通其間宮禁陰私之言中外宣傳人雖不知諫官隱
蔽不勝哀德獨充抗言真開言一望之以其悉欲色戚館外家亮悉

珠等轉京於外望毋此處宮闈小心翼翼以入之學不斷詹底
聖子晨昏之奉四海之養恬澹無為以永萬壽而宮和娛朝廷清明
非特援立功德輝映古今即亦合易之謙卦天道虧盈益謙鬼神害
盈福謙之義坐致五福凡今所以於無窮豈不至善至美乎臣自疏遠
伏遇陛際蒙擢至此不敢緘默孤負明恩憐憫愚誠伏乞俯垂聽察
哲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竊聞以祖宗場賜蓋在為宅者恭惟皇后
配儷宸極母儀天下瑤人之察乾四不寬然誰作蒨場密通宮禁其方
在處其封歸賞東方者胡之也其子位中宮人之家猶恐侵犯
況國家社稷之垂萬世而未有子之傳位者之地所可互然
事關宗廟後宗來之者不但不可以宅在為宅則
在之宅府其東禁城在其內以尊卑之則不明以堂陽言之則失
宜況祖宗以來時賜成宅第未有如此近者亦防微杜漸之意也伏

望聖慈別賜在宅先來所賜推擇指揮乞行追寢
徽宗即位初右正言陳瓘上奏曰臣聞知幾而預慮則君無過事先
事而早諫則臣無智名君明臣良上下兩得治道所以隆也臣以驚
散之材冒處言職適遭明聖之朝幕良由是天事有臨機不容默
者堂可有待不早言乎家有天下一百四十二年矣太平之久光前
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也聖知無保之人作邇百歲猶當兢兢畏慎
護安元氣然後以惠子孫乃能建承宗廟享之福矣祖宗
以聖繼聖皆得此道故能行者皆無天覆地載一餅一
唱為物無成者家道蒸光
可謂盛之極矣盛必有衰可不預戒乎漢以外家太盛人
不敢言以至亡國陛下何視祖宗之成法監觀漢之覆轍宋德方隆內
外無患然以臣所以順戒者者一事為恐陛下未知也恐皇太后

未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濁亂撓權，陛下知乎。皇太后知乎。皇
太后功隆德備，格于皇天，陛下極天下養，不足以報，縱使我宋國萬
年不墜之基，外家享無窮之福，猶不足以爲報。漢唐母后預朝
有至終身。或欲威福之柄外出于己，或因左右之請，貪戀權勢，幾我
皇太后恬寂，是以外戚福，蔑明之以擬左右，不待祔廟，果於復政，事
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竊以借外家
不足以爲報也。邇者復政以前，陛下欲除向宗良等開府儀同三司
將領學士院矣，而皇太后詔寢此命，中外傳聞，忻然歡仰，知皇太后
以爲謙爲德，而陛下以養志爲孝也。漢章帝欲加恩三舅，馬后曰：吾
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何必營外家之封邇
慈母之拳拳，至尊之孝孝，爲主。此吾家之事，故得專之。吾當含飴
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於是章帝不封其舅。今皇太后盛德兼備，與天

同功，非爲后之比。臣之所言，但欲有補於外家而已。想亦皇太后之
所樂聞也。君不違理，發之心，而自爲猜嫌之慮。當言不言，臣所不忍。
臣謂馬后之所以詔其子，章帝之所以順其親，以慈外事而待之矣。
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協謀戚志，正與此同，天下之所以服也。漢
哀帝之初，急封諸舅，孔光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
貴。不宜倉猝若是，其不久長矣。帝以迫於傅太后，不能從也。今皇太
后詔寢成命，不待孔光之言，陛下恭稟慈訓，亦無倉猝之衆。此乃前
古難行之事，於今見之。皇太后之盛德，可勝言乎。陛下所以報皇太
后者，宜如何哉。臣竊謂假借外家，不足以爲報也。陛下雖受天眷命，膺
數在躬，然而乃推異功，獨定大策者，皇太后也。爲有功於陛下者，莫
如皇太后而已。天道公而不私，陛下之所以報之者，宜如何哉。皇太
后爲而不恃，功成不居。陛下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陛下以

道，制情無一毫之私，則可以服人之心。服人之心，則可以得天之心。
得天之心，則可以合皇太后之意矣。爲之所以報德，望審用此道
也。治平之末，韓琦爲相，中外協心，定策[illegible]政當
時與琦定策爲難。然則皇太后之功，[illegible]聖又爲先矣。陛下之所
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唐之衰也，[illegible]以定策之功，付于務伐之臣。
於是責報不已，而有負心門生之誚。[illegible]弱可見於此矣。今者
功出於母，國家既正，陛下求[illegible]所以圖報而已。大公之報，報之上
也。假借外家，以爲報乎。[illegible]
前之禁，恐不合倚從之[illegible]及侍從希寵之士，無出其
門。[illegible]
以謂爲數之弊，[illegible]除皇太后之今節也。良由中外關通，家有禁
戒，故好事之人，得以[illegible]非自皇太后明論[illegible]籍

籍之口，未易塞也。仁宗於舅家尤以李璋爲賢，[illegible]管爲將領，
璋言家有賓客之禁，無以知外人之賢否。仁宗特許璋見賓客，而命
日抄所見賓客名氏以聞。蓋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委曲周旋至
於如此。神宗徽聖曹佾，加以王爵，然而佾口不敢爲一人，佾門不敢
接一士，曰：飲醇酒以自娛樂而已。神宗所以厚佾，而佾無厭者，以其得
外戚之體也。宣仁聖烈皇后戒[illegible]對，[illegible]絕[illegible]請謁之禍。
其及門以外，而高氏之族終[illegible]則宣仁訓戒之明效也。皇太
后功德之大，光於前人，心保持之[illegible]爲無窮之慮，事成其漸，正在今
日。[illegible]亂也。凡未有之事，今[illegible]之段。
或[illegible]戚也，漢之馬廖、[illegible]之舅也。傾
[illegible]私暱三鯛，第五倫之所言者是
[illegible]無王氏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

親以為威重。內外要官皆出其門。推薦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劉向之
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豈可以不戒其漸乎。杜欽谷永自託於
外戚。專攻人主之身。而無一言敢及王鳳。遇有災變則退推天異歸
之他人。以為外戚之地。懷二心之士。如欽永者何代無之。今雖未有
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成帝之時。外家子弟擅勢滿朝。成帝欲以
劉歆為中常侍。臨欲拜官而左右皆以為未白大將軍。不肯奉詔。帝雖
堅決。終不能奪。由是朝廷之事。又由外家。不由成帝。今雖未有此事。
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王音王根奢僭不法。天子怒之。於是兄弟欲自
黥劓以對太后。封后之日。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以王氏為言。於
是大將軍惶懼。乞骸辭職。然而外家威盛。致人主之威。終不得行。今
雖未有此事。安可不以戒其漸乎。神考有言曰。荒[illegible]驕亢。可見前車
之失。亂賊亟宗廟[illegible]禍之漸。臣所以謂欲見前車之覆。則推古史

八 奏議卷之三十八 九 十八

事。不可以不考。欲推漢室之漸。則為今之事。不可以不戒。老子曰。合抱
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事之有漸者。無不然也。漢之王
商王章皆當時之賢臣。因為王鳳所惡。一則死于晻昧之過。一則死
于縲紲之中。當此之時。外家之勢已如合抱之木。九層之臺。豈一手
之所能拔。豈一鍾之所能平哉。尚幸臣可據而論諫。得時戒之。不
見何益於事。今臣所論。乃在於毫釐之漸。未萌之初。道萌杜漸。何難之有。
若陛下從容為請皇太后一言之。以[illegible]已而白皆。戚里使權。使為後世
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也。州縣之吏。只要權出於一。若使
守令之[illegible]。[illegible]觀成交通竊[illegible]州縣。如此則萬人鼓舞。良民[illegible]
矣。此亦[illegible]了以皇太后之所不[illegible]。以小喻大。猶以異乎。臣竊以
[illegible]慕矣。[illegible]之說。遠[illegible]。[illegible]谷太母之心。以臣此疏[illegible]
慈聞[illegible]。以直以慈御之。自今日以後[illegible]之[illegible]

十[illegible]欲湖淡自劾而無所畏矣。臣下需鑒告之忠。朝廷以不諱之責。
甚於如庚寅不若如成湯。以德日新。治道日隆。我宋國高年不拔之
基。外家事與國無疆之福。豈特裁臣一身之幸乎。如其不然。則臣有
借易之言之罪。臣無拔竄理不可逃。在陛下命之而已。臣以孤遠寒
賤之迹。[illegible]家陛下過有拔擢。貴臣不肖者。臣方望。臣是以及時而言。
先事而諫。[illegible]欲以身之不肖而行職其所當言事。孔子曰。君子不以
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臣雖不肖而臣區區之言。有益於朝廷。有補於外
家。若不以臣之不肖而取臣之言。則忠言由此而進。若以臣之不
肖而棄臣之言。則諂言由此而交入。夫言者之基也。信讒亂之本也。
國家治亂之幾。在此一舉。臣一身螻蟻之命。安危生死。豈足道哉。臣
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權同聽政。所以

八 奏議卷之三十八 十九

協濟艱難。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本朝故事。惟章獻明肅皇后垂簾
之日。與章獻明肅皇后。宣仁聖烈皇后事體稍異。然猶久之方始復
辟。今皇太后乃深自謙抑。不敢引三后為比。初降手書。漸以祔廟禮
畢。不復與政。既又不俟祔廟。纔踐初喪。上自古以來。方所聞賢母后之
美。未有如皇太后功德如此之盛者也。易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
聖人乎。皇太后可謂[illegible]矣。[illegible]。[illegible]二尺童子。尚知歌舞
稱[illegible]忠義有識之士哉。陛下天性[illegible]孝。思所以報功德者甚切。是
以向者[illegible]以次[illegible]擢。莫不曲盡。[illegible]非陛下以此為私而宮禁
之間所以奉皇太后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所不至。蓋可推此而知也。今士大
夫或不深惟陛下尊待母后之意。[illegible]奔走其門。務相交結。甚者陰
使腹心密致誠款。以[illegible]因緣勢力。以為進身固位之地。一時公議頗
亦疑之。然臣聞若果向[illegible]手[illegible]所為稍有不善。皇太后必遣使切責。

以此人人恐懼，唯務迎合，而向宗回等又素以憸飾見稱于時，縱使士大夫切於自謀，決不為之啟擬，但恐向族子弟至多，其間豈無忌憚不審之人，偶一為士大夫所誤，不能遠嫌，以動公議，臣恐有以開者，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不行，則無以正祖宗之法度；若行之，則無以慰慈闈之望。今不惟陛下難處，在皇太后處之亦未難也。且陛下之立也，大臣固有異議者，賴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為心，斷然不搖，大計以定。陛下既立之後，天地協應，人心自歸，六合之間，盡為和氣，故雖蠻夷戎狄，遠在聲教之外，莫不稽首面內，率不世出之遭遇。是則皇太后之功德，又親得而形容之邪。功德如此，皇太后乃委而弗居，旋自還政，雖帝堯之克遜，大禹之不伐，何以復加。方且含飴弄孫，壽考太平之福，請陛下問之始，天長地久，安可使纖毫之事累有累於天下乎。臣愚伏願陛下於授受者行之際，先以此事稟皇太后

乞自皇太后密加覺察，若外議無實則已，果有其實，乞自皇太后密加訓敕，以杜其漸。然後外則不傷祖宗之法度，內則不動慈闈之至念。使天下咸仰陛下奉親之聖孝，咸仰皇太后慈子之功德，永永萬年無有窮已，而向族子弟保其令名，亦有無窮之福，豈不美歟。臣昨以罪遠竄，分死瘴癘，蒙恩生還，復以舊職貢在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垂簾之日，今身體髮膚，皆陛下皇太后之所再造，所以圖報大恩，尤非其餘臣僚之比。若於此時有所見聞，禁不啓口，至它日臣聚有奮不顧身而言者，雖後亦從而言之，則臣之罪大矣。敢不據以奏陳。伏望聖慈，赦其狂妄而納其愚誠，不勝幸甚。

大觀元年，御史中丞吳執中言：臣竊惟祖宗垂創百有餘年，戚里宗屬，不以寵致非倖之濫，遇之不予也，其原流處事，可謂至矣。之以豐祿高爵，所不使之相攝擢畀，從宗進退，以求保其安榮，誠所以尊之不屬也。乃者陛下降德音，下明詔，追述成憲，戒前世禍亂之失，俾有司勿復援辭恩例，以戚里宗屬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甲令，布之天下，飜以為不當繼。嘗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而後宮恐懼，知詔旨之不可違也，懇請罷免。陛下以其陳義堅懇，終不可奪，即以居中為中太一宮使，詔書褒揚者欲，有以見陛下正家以治天下之效也。曾未半歲，乃復以前命擢用居中，自此中外未免疑矣。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手詔富與謂更傳示萬世，而遽自改易，以開他日外戚任事之端，非所宜也。後宮承陛下道化，乃能推遠權勢，以祖宗典則，畫陳義懇，請居中儒者也，不知出此，處居位留冀之地，獨不以八季，祖宗遺訓著之金石，陛下明詔煥如日星，然曰所親不可換也，為居中計者，宜察白聲，傳以遠疑，僭避祠宮，論淥聖世，坐享寵榮，長保優厚，豈其有居中比者，伏願陛下勉徇公論，申明丁亥二月詔旨，罷居中政事，俾復以宮使奉朝請，信示萬世，以釋群疑，臣不勝幸甚。

高宗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侍御史常同言：徽猷閣待制非祖宗法，煥換武職，忠厚還舊官。中書舍人□□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云：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罷。今兩無所問，而光遷官，此未諭。臣雖不肖，竊附於司馬光之義，光之言事，要后莫若其得戒書事若醜謝，臣若罷，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厥忠肇以非法，非所謂恩；不日而遽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旨敕同封，趨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居正猶不釋。翰林學士汪藻上奏曰：臣近准中書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邢煥係太后父，即令換武職；忠厚係隆祐太后之姪，並前銅非

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仰奉太后之意書讀行下若臣聞人
主之委公與私不兼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
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茲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
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詠聖德不已者以其出
於公法也今以孟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
聞然不息然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論終莫能解者以其
出於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固辭不
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議毋請處泰
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要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
封關內侯而已故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奉法如此豈不以婦人
內夫家外父母爵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
者無他在於能建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陛下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

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
內之人非特得以議陛下而於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
揚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
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讀
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謹錄奏聞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聞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傳說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夫爵人於朝而稽之於士大夫或非公論稽之
於先王或私意則所謂者必以爲不可不謹也臣伏見近日戚里
除授每加優異於往不用祖宗故事豈以比年以來外族例疏於是
深軫聖慮務極恩意而然歟此固陛下睦姻之美德也然而德陛下
之賜者甚寡而不以爲然者天下皆是此不可不知也前日孟忠厚
以郡王出守鎮江今承宣使以嗣濮郡都尉除開府儀同三司是也

歷考祖宗朝駙馬都尉惟石保吉以履歷外任嘗著成效於行營乃
於晚年纔得使相自餘皆無此除如以郡王出守則未之有也忠厚
正爲儀於艱難時嘗有勳勞在人耳目則以常制而寵異之其誰曰不
然今徒以有親之故而廢祖宗之法恐啓僥倖於後人臣恐從于與議
之未享也然謂有著說已數日又處日以傳千里矣分付者人已就郡
臣自愧以心諸蒙陛下屬意道其所以矣臣之師傳同知兵無及於
事然說者臣之職也於嘗謂臣祖宗之法不可輒改臣以謂上行
法則知從上廉潔則下亦莫之守矣已蒙陛下特除趙孟忠
望之望時保一時特恩後人不得援例自今除授有非祖宗
法令今更議論未當小備改如此庶幾倖門杜絕而天下皆
知陛下如天之無私心也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竊以理王御極總攬人群股肱之臣以固根

本貴其左右任使必擇姻戚以居肺腑使之親疏相錯維持周
護之義雖不可全用而加恩戚畹俾與宿衛以藩屏四海之人且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世以子貴自古皆然陛下即位以來定親外戚
戚杜陽使恩禮不得衆爲所以安宗廟重社稷盡德隆孝至親也
今母后之屬久處下邦斂散在邊達不得日望清光誠非慈孝承上之
意況離亂日久人情異諸戚令不行敢述僧號至或託言搖行營禮
宿衛以求衍進召一二姻戚任以散官使奉朝請防未然之萌
察群下之端願陛下月賜之親豈不恩禮兩盡仰孝得至誠從望
聖心幸甚
孝宗時左司諫陳良祐言陛下躬行節儉弟姪貪利或者託肺腑之
親爲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
舟招蕃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

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併令戚畹。碩嚴戒敕。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
其不悛。以義斷恩。

理宗時。劉克莊進故事曰。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愚
之民。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紹興二十
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參知政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
者不以外戚作新。是之事。然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
可加以爵祿耳。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深思極士守
四方之日。不亦乾祐之宴。節以藩侯不能撫養其民為憂。戚者為本
朝國祚。要長民。以固結人心。禁苛征。務綏輯。有以慕之。陛下祖邦遐徠
元才較界偏州。不異而必親。獻其不欲得良二千石與之共理乎。
朝家綱守不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資格。如其當得。無不予官。苟

一者之俱無。忽一朝而畀之乎。蓋談聚漢字。免紛紛曰。某戚某家也。
曰。某貴介子也。况國仕版即舊瑯序。有輸錢得官。帶虎符者大
為代者昔人。以四十事執為發令。不待四十矣。雖重任重將之若
固多英妙。然皆入御家之後。以為老成臣。當為郎監部。見年未三
十人。不許注三省寶場務。郡守要於場務多矣。奈何以千里之壽
子付之四姓之小侯乎。士大夫除在朝清望官外。必三二考字邑。兩
任佐州。歲月雖積。然後知民所乃發請。慶幸而得之。舉三薦人。共守
一關。而指匠戰如使也。青巴江折以來。猶可歷指之。郡縣以待近
臣之功。侯名亦少補矣。厥後繁之。賢者不多。以慶左戚。然問世富
事。始說安寔門者。雖付併長。專所私。鄉之地。問有諭執除權臨
遺之際。中難於為臣。謂乾德四年之諭。為世人主撫藩侯之法也。
紹興二十五年之諭。為世人主持外戚之法也。陛下合當一通。道

之座右。則臣於之遇。不及私恩。飭戚之恩有所限止矣。臣謂陛下
天性至仁。已予者不可奪。皆是勿予可也。已遣者不可追。然是勿
遺可也。昔大臣爭執。有司論駁可也。自若熙豐稍益列聖仕而
周泰。許史丁傅。稍有聞而漢微。獨本朝戚畹謙下損抑。異於前
代。蓋祖宗但賦以祿。而不任以事。乃所以深愛之也。豈必使之與
寒士爭進哉。惟陛下垂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九

寵倖

漢文帝時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申屠嘉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武帝元光五年上自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游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乃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哀帝時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爲吏二千石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遂下詔上因東平事以封賢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王嘉乃先使孔光公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並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之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而止

時帝愛幸侍中董賢詔封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丞相王嘉因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

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輟而不作今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

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
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
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
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
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
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
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
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
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往
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
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

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
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
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
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
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
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
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
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
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
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
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
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

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
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
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
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
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哀帝時置酒麒麟殿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
如中常侍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
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閎出閎
復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
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空竭帑藏諠譁道路
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
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
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漢家
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
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
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
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
收還武庫
東漢安帝建光元年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
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

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莊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

安帝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震時為太尉，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

等司隸召求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順帝以乳母宋娥有擁立功，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幸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咎，死為海內所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

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
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
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
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
梁太后臨朝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
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
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
征戰鮮不挫傷官民并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
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
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
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
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

黨收入財賂以塞痛怨以荅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
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
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
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
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
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
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
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
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
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
言不盡心
桓帝時太尉楊秉奏中常侍侯覽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

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
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
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
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
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
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
四佞放而眾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
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
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
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
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疏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
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
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
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
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
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
黨下比羣佞陛下或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
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耗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
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
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
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
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

力役窮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雖時有征役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民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孔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矣

靈帝以張讓趙忠等十二人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illegible]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隋文帝仁壽二年大理卿梁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寵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奸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

唐中宗景龍元年[illegible]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illegible]干求未厭陛下數年不[illegible]有無涯之請責官常法以遵天意疏奏官賞益[illegible]

玄宗開元十九年開府儀同三司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婚且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所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密則失臣[illegible]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遽奏之上怒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遠惡處

憲宗時以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翰林學士知制誥李絳[illegible]能奏止詔[illegible]數承璀累無功選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曰承璀出[illegible]師喪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將利于賞陛下何以處之帝怒絳謝曰陛下許臣盡慮之

敢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勤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是能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宋仁宗時。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閤女御多遷擢，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本而未以留意。臣故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觀望，遷拜者甚衆。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閤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其後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有驕慢之心。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卿之不可不以其漸也。[illegible]才人之奉，月有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與，不在此。以給侍之故，不[illegible]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理宗嘗祐一年，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牟子才[illegible]門事奏曰。陛闈宦不及私昵，前代以為美[illegible]客省四方館事，四方賓客之事。是為華要。[illegible]威畹世族，性行謹悍，肖居之。今天下除授，乃屬之吳子聰，臣考子聰貪既非威畹，又非世族，特以宮嬪族子，夤緣姻婭，冒得此官。[illegible]公論甚矣。況子聰雜揉廝役之中，而[illegible]實深，方其通於城社之時，盖有[illegible]之勢，凡所以交通闈掖，轉輸貨賄，挽附權勢，亂政經者，無所不為。至以爵祿為市，而一職無恥之輔，紛然[illegible]其門，往往而售。此皆公議所切齒，非臣之私言也。緣自比歲，積失忌憚，而[illegible]尚存氣脈。未斬陛下奈何加之寵光，是崇是長，使復出為惡乎。昔陸贄興初。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權知閤門事，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疊繳其命。由是二人遂罷，其後[illegible]二人，然[illegible]于外。天下以是誦孝宗之明。然二人者，孝宗[illegible]也。欲望陛下以孝宗之法待今日[illegible]子聰知閤事。是亦宦官不及私昵[illegible]之義。臣特罪而[illegible]分所關，必論不容[illegible]有鉄黄臣未敢書行。

子才又上奏曰。伏準[illegible]欲傳奉聖旨宣諭臣。吳子聰之除已一月矣。今日方行繳奏。子聰[illegible]閤門事。在三年無此書乃歸舊。[illegible]奏臣以讀聖訓。不勝皇懼。臣服得吳子聰除知閤門事，乃十[illegible]日御筆也。今月二日黄甫過臣書行。自祖宗以來，於舍[illegible]頭限，今四選凡一十餘日而後至。大有可疑。臣竊意其必延引日月以待子聰之供職，使[illegible]待而繳之。學子聰朝供職而繳奏暮下，則子聰之計行矣。豈舍紀綱之地。所以為國家憑藉扶持者，在是，乃使此輩得以行私計於其間。我違一惟其意，則紀綱掃地矣。況子聰係既供職而後書黄。[illegible]入知是事事如此。則何用給舍為哉。臣昨見平都有旨，與勘[illegible]行正欲治其猾遲之罪，以撤紀綱。若是臣稽延十餘日，於其供職之後方行繳奏[illegible]時給舍雖於放行，遷使子聰謂[illegible]為可遵[illegible]觀陛下[illegible]祖宗之成憲。今豈無他職可以處[illegible]何[illegible]如是耶。陛下舍[illegible]從[illegible]陛下一一從行。君無適[illegible]獨於此人，乃為[illegible]從合從諫之義。若夫明[illegible]則臣負中外之責。不聞除則大臣受中外之責。陛下曷不倚[illegible]也。欲望陛下以

堯湯之心為心。亟賜施行。不致私情愈熾。公道漸微。紀綱大壞。天下
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同前奏奪以奏聞。

近習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
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
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
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
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
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
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
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
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
也。

漢文帝出。宦者趙談參乘。中郎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
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
是上笑下談。

元帝初元中。以石顯為中書令。蓋以政事。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
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
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
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東漢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御史張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
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
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

近倖貴賜賞無數，金帛貴重人放家給人足。天狀聞十四國僭富任信邈遠，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所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司隸校尉虞詡輒案之，而屢寑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赦詡還，拜郎中。

朱穆為冀州刺史，宦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穆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八年，以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太尉楊秉上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屏斥遣歸本郡。

桓帝時，閹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城門校尉竇武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

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讁。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公卿大臣。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彊。敢以死陳。

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臨朝。竇武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陳蕃為太傅。志誅宦官。[illegible]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

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

光和元年，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因上疏以陳[illegible]宮人還妾[illegible]主制[illegible]承[illegible]小人是用，陰陽乖剌，因不由[illegible]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illegible]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邪咀嚼，致邕刑罪[illegible]。今群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烈獨昭，一身既沒，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中平元年，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詔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靈帝時[illegible]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臣之所懷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專權，忠臣不進。何者？夫邪正之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

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魏齊王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稷，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

吳烏程侯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illegible]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若[illegible]失之[illegible]所不至[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illegible]賢者之化，豈不可得也[illegible]才雖[illegible]戢寵[illegible]之冒，多所淹[illegible]清苦自立，貫通是用，何可隨才授職，抑黜群小，然後俗化可[illegible]政興熾也。

漢[illegible]劉聰時[illegible]中常侍王沈[illegible]以中常侍[illegible]劉易、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illegible]極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

又乾一本也邪佞者宰相之蟊螣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
寧周相靈以庠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昔古明王之世求
賢自官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政事乎今王沉等乃實常伯之倖
握生死予奪於中外恒為內變憎任之樞舟謁言欺誑日月內為陛
下外任相因感稱之童倖者人主矣王不見之駭因弗渾埋陛下東
鈴衡迫之選舉不復以賢士以為粟此以賄成多財者復踐要忠貞
知王沉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為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異
三察誣加沫戮於寃宵冤魂入九泉四海悲寃賢愚傷懼沉等當刀
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知主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雨澤之陛
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皆陰相公任易宵而亂方據要實啟而
滅此皆覆車於前毀不遠此年地震日蝕雨大雪皆沉等之由
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內高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

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遂其高削厥之自稱如
氣星釋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狄勒將有跨頗之志者陛下有王
今務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亡蔑四方尚虞無為彼讒之
成致禍理恐讒成相後禍貽之災後將欲懲之其如禍何讒見沉
等宜侍者同室羅

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
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
趙高傅之教以刑法及其纂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
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承乾選賢能紹師範之等
為今既非三監又朕居實位縱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孝孫
溫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賢何也故微劉曰中人可與為善亦
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兇人

之命旋致升平豈細誠之徒能累聖德但傳太放斥群邪遠佞人近君
之開未以為虞太宗稱善

太宗時閹寵之宦官多所奏稱太宗甚患魏徵進諫曰閹豎雖微狎
近左右時有言論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
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曰公言朕安得聞此言

德宗時端負上言曰宦官及監軍等權傾天下恐但應事書於之事
不宜委以兵權不從

憲宗元和五年詔內官吐突承璀不法當收其監察御史元稹奏論
擅命侍務訓以為不可罪有內侍後至驛門
入爭驛廳復引稹面之李絳崔群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
使凌辱朝士中使不聞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
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
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六年出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
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其驅使之
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憲宗時任宦人為館驛使柳公綽拾遺李吉甫奏罷之會從敎陳
以中人領使尤為驕放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號內以京兆尹道
者相分總判文按監臨又御史為之使以祇迴開獨有不職則宜
明科條督責之耳惜無使以官闕臣頃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臣惑
分職奏臣事不甚識於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
役官之原此位之漸

許孫學士李絳崔群論宦官權倖侵害政事撓敗憲政觸罷聖殿上曰
此等之徒無有朕將置之其可放斜或擯朕豈用其言哉澤封

曰陛下不信誠取足逸棄兩義之事做以上皆爲悉閒之如爲不親
事實好惡使隨順聖心而言。此豈忠信所爲賢阴邪也。中人太情唯
在財利若趨邪行路肴雖事難瀚踏智如財祿而因使陳啓慈謂賢
才。若守正不通清理行同頗閒理等顯貴民宮中傳謂爲[illegible]不知
仁義不分邪正此其天性也。臣不敢言聖意知其如此遠其喜怒盡
以常在左右。積於狎習能用頗巧之智擾成疑似之端上聞而怒之
因而信之卽謂之爲公也。如此事於備載史言巧拙爲萬今古同病
上曰此等是朕[illegible]豈有信其讒譛如有此事卿等一一條論取旨處
置勿容朕宦。

宣宗大中八年有敎從遊陜右悉歸嚴粮羅吏見血尚少進以聞上責
敎使謫配恭陵莫從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屛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
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
畏之在卿若要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
擇有才識若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
緋已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
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僖宗時黃頭將郭琪夜燒營劫城邑帝與田令孜保東城自守宰臣
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
則同喜危則共難。昨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illegible]北尹悉
碎于賊。唯內臣中尉以家與[illegible]之在者宦官[illegible]陳國百
官若無作[illegible]有顯[illegible]與令孜闕城自守不召宰相
不許群臣欲入不得[illegible]若爲社稷太宗之天下非北司
上[illegible]下司[illegible]天子[illegible]於南司群臣
寔[illegible]敎[illegible]使不對皆被暝貞安有天子

播越而停相無所豫府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咏而來者猶
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

昭宗龍紀元年宦者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
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
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
兵或爲方鎭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
上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天復元年上患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illegible]之韓偓曰事
禁太甚此輩亦不可令絕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
問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
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內家之外無
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旣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
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今不若
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
者使爲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
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
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
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天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
然。

宋仁宗慶曆元年[illegible]上奏[illegible]內侍別立三司官
[illegible]通禁[illegible]所以分甲闕之
政不便狹[illegible]以[illegible]制者臣以
宗[illegible]令[illegible]近習各守行職宜令轄于國
柄[illegible]天聽[illegible]出於吹噓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

以先朝奉翰寺數人嚴行端謹節義淳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出則
總處方之官歸則守內宮之職俾之無領亦不授官止守使名終無
殊命今聞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外干閤門引進之上恐國家之舊典
起官寺之威權況內殿起居則別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其閑異數籠
榮橫行蓋因幹當局務之閒多與文武官員同處爭列名銜自專位
號遂欲改革品秩僭竊儀注漸隔階級致紊紀制今遠陞用武賞罰
是先遂挾官資尚敢勅當閹寺之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侍帥
之臣恥居其下策勳之際不要此官大參紀綱事亦非細伏望陛下
守祖宗之規式藏左右之權傳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論有先序
制子下閤門重定都知押班名次已更不施行。
知諫院張方平上奏臣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差在閤門位
之上物議諠起皆以爲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情故已失之

今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常秩上更加一等或事累行不
唯違越祖宗法度顯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
阿親倖之醜內侍有恣橫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默之尤且都知押班
地處親近宜爲謹愼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
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其漸也漢之事自當爲陛下言之矣
伏望聖斷深賜察酌其都知押班奏蔭恩例伏乞一切舊制
方今文臣官爵論思經綸一代之制凡在君側宮御大夫士庶商之
世未聞有爲黃門宦者之徒得與人之處于宮主宮中門巷禁紫出入
時浸開寵以預政令託於權要之間遂表微官紛紊
亂所干人才伯貫寵傳至于列爲近職然作監觀察之也
前聞天后之任宦官受詔令陪從典兵自謂帰得爲之職多爲士人
儒者之選且定嗣後爲恩例遂至依然遊于後庭瑣碎隔

十故請奏捷事多由宦者而始待政矣遂爲兩京表政之本焉東漢
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餘蔡相乘中官遂大專竊國命掌握衡
軸賢才死於鉤黨黨錮氏學於閹宦三綱錯亂四海離離喘編生靈毒
爲臣寇而桓帝乃始比德權於伊呂靈帝方更指讓忠爲翁母害傳
所議隋亡之速未若相需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侍官階不得逾四
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典五局及在閤門守御黃衣廩食而已泊
明皇續御崇重宦官乃有爵爲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
則有衛仲以方鎮官者察傳命留主當要職謂之監一軍誅宗
貨賄必千萬計裁動天下帝紀刻剝綱紀內則思藝爲府庫之府心外則
琢磨爲樓山之資以羞宮成禍發則禍稱于其爲宗有轉國之
遺而不得分以千萬處之柄代宗爲元振所制而不能庶將相股肱
之臣德宗自山南歸覆屢而遂不欲武臣典兵始乃置兩中尉分掌左

右神策天武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
矣藺竊擢臣諸鎮節帥自其首由之遺宦觀福之柄並竊天子所
執元和柳武之功猶不書策昭宗者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
太和之朝令狃竊於乾符之後廢其孝世于宣如絨南北朋比中
外亂起內則陰邪悉孽家權相殺戮將人居相位爭權交構剝
削相傾故黃門過軍邊將押師蔭師令然本爲自殘之謀遂成敗國
之禍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咸曰三代而下二統年祚
之治國雖若思焉何以其禍而亂由此延世以不然何歟
臣對曰是惟一統乎之治間以此何以謂其大爲國者未
在外雖必有內變固非聖人之識能成乎無患然而物理或當其一
之爲大臣類廉之急承乎以淡而驕之世之匪勸惟繹遠求是專藏
躋軍變故之流勤質大臣之輔和而壽存大體而略細故險人常伺其過

柔佞會而竊事權。致弊積於甚微。卒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夫魏氏承乎江左。建事外授。朝廷多虞。雖有暴世之君。肆其殘淫虐荒。宮闈閹寺勢不得長。嬖倖奸聲旋亦殄殄。故上惟之望于下也。無適要深固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周嬌之暇。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憲宗之來也。既大矣。其亦奈何。始可取戒乎漢和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善良之虐乎。始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銜命出使。以省其怖動郡縣之虞乎。始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侵監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操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黎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于非道矣。

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疏曰。臣伏見內官為承用。近因過失。為臣寮論奏。陛下觀覽審諦。不私小人。黜納雅言。遂去左右。中外之吏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特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盛傳云却得旨就坊司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勒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特寬貸只與外任。尚為優幸。若更逆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為過惡。無以戒勵。承用經來過犯甚眾。人皆畏懼。不敢明言。其狀却入內以來。竊弄漸多。彰露內庭之事。臣不細知。外庭作過。備有實狀。今若不行遣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向遣獄訟生事轉多。其為承用狀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仍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拜物論。

皇祐元年。侍御史何郯上奏曰。臣伏聞近日入內內侍省都知職次有闕。例當遞遷。緣此職任日夕在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所宜選擇循謹無過之人充選。其有罪累降出者。不可復議除授。既朝廷近日申明內臣條約。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內內侍省都知等職次。自用臣此條約。今方第一次遷改。切宜遵行。以明命令之信。其或自奔定制除授失當。稍恩命行之後。舉遷不免。必致人言煩瀆聖聰。臣所以先事論列者。欲乞斷自宸衷。選擇凡一曾貫經有過差者。服人心。伏望聖慈特賜宣諭中書樞密院大臣。今來入內內侍省都知等職次。並令依近日申明條貫施行。其過犯曾經落職內臣不在選擬之限。所貴選擇親侍。預遏非倖。

近習

宋仁宗皇祐元年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聞昔者楊懷敏先任入內
內侍省副都知管幹皇城司公事宿衛不謹致逆徒竊發宮闈
嚮非宗廟社稷之靈陛下幾與賊遇及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
人之口天下之議罪在懷敏楊景宗二人而已臣每念此事痛心撫
髀陛下仁聖未忍加重誅止解內職令居外任今內奏事忽有此命
蓋再復內侍名職且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內侍省之職也若再居
內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無條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之職有過降
充外任更不許再居舊職所以防一切之弊戒遂過之法制也伏望
陛下令有司檢詳勅制遵守令命法制一壞後之良難有此違戾臣
不敢草制其中書送到詞頭一面住繳封還

五年權御史中丞孫抃上奏曰臣伏聞內降詔旨付中書除殿入內
都知王守忠充節度使臣初聆此言驚駭未信何者自陛下臨御以來
三十年矣其聖意卓然高邁前古者有三焉家一戒顧治法度中宮
近戚亦自斂戢內侍貴人未嘗敢踰越此皆前世所難之事而陛下誠
勤訓勵解有妄干天下大賢正人歎頌褒美皆謂周成康漢文景不
能如是是故雖夷狄外侵盜賊內作而元元晏然不失太平乃陛下
識慮感天地信生靈使之然今一旦以統帥之官付中貴豈陛下之
心哉陛下謹法度制人總攬大權當之職今使持節則謂之節度使所
以尊寵將帥專制軍事寵及戚賦以繁爲賞宜中官侍處其任太
宗朝王繼恩平劍南有大功朝議擬除宣徽使乃制之
宣政之職以寵之陛下是以守此勸籍識久則富祿之安伏望受賜
之可也何不當假大官紊以臨根宗典法以損陛下聖明臣謂此處

必不可行外取天下四夷之笑伏乞聖斷於制敕未降已前特賜寢
罷
至和元年知制誥劉敞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當制送到詞頭內園
使綿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押班石全彬除利州觀察使充入內內
侍省副都知者臣伏見今月十九日已有制命除全彬宮苑使利州
觀察使此出聖衷又參酌論未能一日復改前命朝令夕改古人所
非若因全彬自陳按其勞效之意出於所求以悅其心使是朝廷恩
典本無定制惟幸臣所將微兌宣布天下必以爲惑傳示後世必
以爲笑何則陛下宣言當信天下當徵後世不知全彬功勞凡有幾
何昨者頒外之行已嘗受賞今來再成是賞又不得不知優是於
來還進制廷亦當受榻惠體無宜輕改成命全彬聞之宜而如此
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於全彬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當持此禮不

敢撰詞謀誥惡累聖德其元送到詞頭臣已封還中書
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彬等驛召成奏
事妄冀恩澤陛下上新月入內十七成重請對祿不可輕授是時陛
下面諭臣本無此議又云不與此事謂官是朝廷之柄也臣退而
竊喜陛下之言明白而實足以爲外議不足信也比自臣按伊回至
遜莫聞道路傳聞石全彬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觀州防禦使轉利
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轉兩資臣恐天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
者如此以全彬等曰久承請從不重通以大臣又不爲陛下執奏
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者審慮當文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獻
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功德於陛下其
蒙恩日夕歸護之臣遂行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
天下之人議陛下爲盛成之變而有輕三后之心實由全彬輩之冒

濫也。然大臣之不執奏也，故胡□伏未有緣技藝而輕授者，臣為諫官，若不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也。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為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為是，乞追還合授誥敕，以塞衆議。

二年，殿中侍御史趙抃等上奏曰：臣等竊聞內臣閻士良已得旨揮帶御器械。伏覩前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任五年，又轉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曾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帶。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聞下樞密院降旨令執守施行。今來纔[illegible]未免已開除士良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意矣多是承例敘遷，押班則是自御帶之任，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況士良[illegible]役押[illegible]未與中外大臣交搆結托。又在河北張[illegible]發天下最知[illegible]有贓罪至徒。今

來寔虧紀綱，無執守。[illegible]今[illegible]有士良新命[illegible]罷，別擇善良以慎勸陛下左右之人。

嘉祐三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伏見設官制祿，以待其人，今用為賞勸，過是則非所以公於天下也。竊見近日除官，特令翰御藥院入內供奉劉保信、王保寧、鄧保壽並世守之人，遂郡團練，劉文[illegible]閣門守外，驅動人聽。臣竊以閣職班帝之品，黃門三十年，供奉官十年一轉，蓋不使此輩坐而竊機如歲序中除，致使入內內都知奈僉美[illegible]有終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內閣使，兼判史，即不知保[illegible]立何勞效，與秦翰[illegible]是秦翰將無名之例。伏乞[illegible]命，特與平轉[illegible]多事之際，思閣此內無功[illegible]然[illegible]不肯用命，嘗有秉軒衛之[illegible]意斷有國者[illegible]之際[illegible]私昵害天下之至公，乃臣不爭之罪也。

元年，誨又上奏曰：臣伏聞寶元前[illegible]閣分內品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外，又請公用料錢、四時衣服，又取三司折食價錢，冗費甚多。臨此歷天[illegible]大乘御藥院最處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之一切小勞，便理績以待，曾有一[illegible]超資躐等，謂之暗轉。內品供奉不數年間，致[illegible]便遷領刺史、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閻昭應、張[illegible]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暗轉，則俸祿隨而增益。如此豈非特亂先朝之典制，較之今古，亦未之聞也。如前班武臣，更歷外任，及經戰陣，立功勞，或有未[illegible]貴善足之建。而竊以國家官爵均[illegible]才能[illegible]貴世用以成大業，豈特為內官假資而賞天下之[illegible]謂主上恩庇於私昵，甚為[illegible]拜借之。臣即不知祖宗之制度何緣而敘，當陛下即位之初，大[illegible]臨朝詔命，主於帷幄，成楊假於內官，遂特[illegible]致使之入，故外廷詳得因知暗轉之例，自茲而始。[illegible]而後，陛下躬覽萬機，此司之弊，不開剗革，奈何復使藏於前[illegible]命降於內省[illegible]敕，亦開於兩府，盡自來上下相掩蔽，而不以陛下[illegible]標榜為私恩，定結貴侍，因緣致身於近臣。若此比有之，以定[illegible]陛下無由得知[illegible]於公害，莫善於此。都城之下，高門大宅[illegible]貴[illegible]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illegible]所取[illegible]恐神人怨怒，非朝廷之福也。故若保臣[illegible]出居外任，薄示勞效，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illegible]賞秦翰討賊之功[illegible]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乞旨揮入內內侍省[illegible]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數過多，即行[illegible]暗[illegible]內東門御藥[illegible]各限定人數。或良三年一替[illegible]入內內侍省將印紙曆子具有無公過事件[illegible]如因勞敘遷[illegible]即時與敘遷，送中書給[illegible]內[illegible]

將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載赦狀特以畫公文暗時降命一切非制。
伏乞裁罷。仍追錄劉琢信前命正與平時俾中外臣僚隆遵均一可貫
有所勸。天下大幸。
六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初。人心未安恐
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
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鈇鉞隨之。是以此曹皆知
畏憚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相安。何與異世聚風移
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官屬悉被此
屬輩其迹禾實作威福私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
則擧動言語皆被抵摭乃至審病國家擇天下英材以為公卿大夫
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
加之死罪。使之幽縶囹圄被羅楚毒事而不自誣服使能辯明者更

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不加懲誡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
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豈合祖宗意哉。
光又論押班須年五十疏曰臣伏見朝廷近降帶御器械任守忠
內侍省押班臣竊聞祖宗舊制內臣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為之。
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推用臣恐今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為例延有年
尙經未及蒙被恩國之指章內臣懷壞竊為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
寢安靜前命以存典法。
時諫御史吳行伯上論內臣奏曰臣伏觀先朝實錄竊見真
宗常因內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擅權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
戒至於班賜與不使過分。有過未嘗於赦此革常守等
對曰先代之跡招惡足以為鑑戒而聖慮言及於此實社稷之福也。
竊見近年內臣親鉄任便宗稍悉恐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

明神斷若罰必當此輩或不敢為大過。然在制之於漸庶免貽患於
後。伏願陛下留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曰竊聞近日內降指揮樞密院除何誠用帶
御器械並有臣僚上言違戾誠用事有不得傳諫臣納忠。天高聽卑遠
行追寢。上下無分亦得中外之心欣慶然而猶有所未諭者伏以內
降之名。書命以為非是陛下不容其所乃制防格行之有司既而輒
復追之。傳人言不復止。在納諫之義則無古無其。於聞一之德未為
增益伏望自此凡左右敢以私事干陛下者乞抑廢斷根遣嚴加貶
責果陛下以為必用者不必後中降旨於祖朝之際與大臣公議可
則行之。不可則罷之。不使如誠用事驟暴於人聽則陛下日月之明
無虧分寸若臣區區無狀行陛下任使思以靡蠹粗裨臣不
以人廢其言。深留聖慮則不勝幸甚。

堯俞辭李允恭不合補特永言為入內黃門奏曰伏聞入內都知李
允恭奏男使堯佐之子永言為入內黃門竊聞內臣許養
子一人。而初補入內都知宋恩典允恭既不合為孫堯佐兩未當
養子一人旦破此例事出於此命一行必有相援而進者則陛下
之成法遂廢凡因事以啓倖僥為防以限恩澤則冗官費之
弊近方祖革微得稍制然未能剗除者甚多。其已行之法惟
陛下持之如金石不為轉移則天下幸甚。永言新命乞行追寢允恭
及行左右序例非不詳知以遠例較可望特行勘責況內侍不條例
堯問乞追陛下以昭聖聽伏乞指揮寺細勘會允
致審哉。
堯俞又上奏曰今月二十日有奏狀一封一狀論列入內都知李允
恭不合奏入內黃門一狀論列宋顯不合干家內府內

付有司合行執奏與敢損上部不當不合返合禁要條策試士至今未蒙降出施行臣排徊假忍數日方今內外百司滿溢越敕畫誠以報陛下君妙阿私以負陛下者多事不公當而佞違於害官者幾十之一二矣或隱避不敢以煩陛下者又十有八九如充恭之公違制勅韶士等徼求私徇罪甚明白公議不容臣忠憤所激不顧權倖謂陛下必然收採則奏暮出議法於總聖之外以察秦綱紀而方留中不下殊未喻此非陛下至公之意且何以風厲百僚臣備官為法吏職有言責得官舉職豈敢顧望中止伏冀陛下憐臣悉觀其兩狀付外施行儻臣狂妄可誅雖百死無憾。

充愈又上奏曰臣近累狀奏彈勾當御藥院李舜舉不雖家進士又韶士不合于求內降內侍省且不依條執奏敢勘韶士郡不監門擢律條策韶士尚未曾勘責又入內副都知李充恭不合奏乞充恭

之子永言充入內黃門錄內侍只許養子一人而初投郡知刑無忌典哲充佐爾充恭不合為孫充恭在則充佐未當養子已蒙收罷還退還原事狀明白御史中丞王畤若有劄子論列皆不蒙降出臣忍既已既未能感動天聽斷惜之誠[illegible]知所讒構公陛下進為法令以維持綱紀俾臣壞之執政既拘而固從法官論之陛下又寢而中止無法令伸於四海而屈於朝廷請求禁於疎外而行於近密上之所為如有甚焉者將何以揭下後來取信天下陛下之法動未動拔無狀若為敢干紀懷姦而容之則誰與共守臣恐綱紀之紊亂甚於此矣且綱紀不可不盡臣雖疏外竊料陛下至公之[illegible]仁執怨有不忍[illegible]門[illegible]乞抗[illegible]行狀懇懇之辭謂臣與王畤同劄子奏狀皆不經審[illegible]雖此事必煩[illegible]而聽己斷決望陛下以臣三狀并王畤劄子遂付[illegible]司依法行遣無少私枉以正刑典

充愈又上奏曰臣近三狀論列李充恭朱韶士等皆留中違於今月初五日具劄子乞以臣前狀并御史中丞王畤劄子付外寺於垂拱殿進呈臣觀本德音末以臣言為非是樞密院轍復不行然口籍籍留須李充恭當押張君入樞密院代事詳深德音力為保庇仍風閣門樞密院勘會李永言傳得實前後舉人數以以上之敕聖聽且條貫前私身表報何獨永言特被收採并同私具使成法此而不為使臣何言既陛下左右使令[illegible]其伊秦動勞不當史有所論非分之恩獨行於充恭公然前郵附考稱已作何況用得以門錄內降曾經內侍[illegible]首之令獲其於翰上陛下知不忍於數人而不知失天下均平之望臣實恐臣為陛下痛惜陛下累以臣言為是則乞施行倘以為非則何惜一令之賤不加竄逐以快權倖之心臣亦無顏出入禁違以視朝列此狀不盛臣且用聽軒陛重煩天威并書誅而後已。

充愈再乞追李永言恩命奏曰臣近具劄子乞罷內侍押班李充恭孫永言恩命禁政殿進呈日蒙宣諭以入內侍省例而傳聞者指揮不與請受然他人不得援例臣雖至愚竊所未曉重有近律僭恩敕條干法又手[illegible]公議故令所削而近密必以入情曲為庇護此事談行宮政非朝臣非不知狗情聖聽當違罪戾但與充恭素無嫌隙但愛惜陛下法度國家久遠計耳臣未知不直請處是何等法官言不已[illegible]為用貨數千錢或設百官行未合任子者閣職諸濫膺官賞以事臣謀州相繼合濫推祿傳給可得已[illegible]今除授具存充恭力有或之方後臣[illegible]他人不得援例何得知後日壽力如充恭者臣未信其能守也[illegible]上下重輕之分得無悖戾[illegible]內而寵親之惡舉陛[illegible]天下而公議之伏望陛下先賜

永言之官然後議其恭與提察院之責則天下洗然無有蒙蔽此事
一行萬務皆理儻如是猶職臣雖百死猶生也干冒天威無任戰汗
之至。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有狀乞追李允恭孫永言恩命及等供奉官趙
繼寵差遣皆不蒙降出事體勝因猶力難移晝夜留思指身無所措
伏念倖人繼寵破壞常法搖害院尚徇人情恐其求請致臣區區屢
煩瀆聽然臣所以不避疏遺而喋喋不已者冀陛下矜憐特加收拾
防杜微漸絕止綱紀臣若觀避使不復言日往月來必以習甚不知
於朝廷損害益甚凡事止於暴其甚易為力謂小無害積悔將累昨
李永言若即丁典刑餘罪者豈敢妄有覬倖今此一人蒙不追奪則
兩省內侍攀援競奮生意於繩墨之外矣冥官重祿畢峰私意明
勅著令畢為空文惟陛下留神念之此豈為政之體今朝廷闕失稍

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一　九

積臺諫官數人故陛下時有所聞豐此一途聰明何所臣請其言可
從願陛下審然行之有不能容者美明加罷黜忠義之士猶有不顧
而言者如其是非置而不辨章奏入而不下使黙黙以食是悠悠於
國家則有志者豈肯為陛下安職業而久留哉是不獨孤臣之為國
亦非陛下之福至於今後依先降條指係人不得援例如此指揮最
為深禁臣雖之狀不勝數聞陛下豈不思之但未之思耳伏乞將臣
前後論列李永言文字及趙繼寵兩狀付外早賜宣法施行。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累狀乞追李允恭孫永言恩命等供奉官趙繼
寵差遣皆不蒙降出忠義之言乃可陛下不先權倖之交曰深而
陛下不察臣晝夜以思伏以[illegible]不可變涉冬僅踰百日如未賴士而
壞條千去者三事[illegible]不知當今事若非務因循則內侍
者條貫將盡廢矣不復[illegible]臣恐不均之怨日以增多為害非

小雖士以殺今後[illegible]復有名繼寵永言等當辨正夫用狐危攻近
侍者以為難猶人君扶中外之助乎臣所以屢但而不休若無使
以為古人之說可謂[illegible]臣以竭盡之心[illegible]公叡之主豈慮於終
不畏[illegible]若執[illegible]貴利[illegible]沸鼎猶有延首僖身而不顧以犯天子之
禁者今陛下至明至聖[illegible]容納直言雖甚震怒不過斥逐臣何憚何
惜而緘默以負陛下乞賴再煩天聽以期必賜採聽伏望以臣前後文
字付外盡法施行臣不勝懇惻之至。
堯俞又上奏曰臣累狀乞追李永言恩澤并趙繼寵差遣終未蒙降
出近聞鄭昭緒若[illegible]等許前事後[illegible]又因當後苑人言奏已
倖進相仍事開榜御史不據駁回條祿引傳無已時皆有為法取下
而執政不用諫官使言而陛下不聽如此是條禁不須置而御史可
以廢也臣非不知擬拾細微聊以供職上不違陛下下不負臣可

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一　十

以無患害而速留貴恐臣今日所得未多陛下異時為禍已甚故獨
區區願恩而不能自已者也援弄廢陛下之法倖倖臣之濫覬言
者謂如無人臣畏者嘗任御史廣知雜事遂為中執法當日謂陛下
者云何而今乃所為如是陛下略加省察可以見其心矣伏望聖慈
出臣前後論列文字依條施行不然誅臣以快權倖臣忘憤所激言
不能文惟陛下留神裁擇。
英宗御位後中侍御史司馬光等論張茂則劄子曰臣等竊聞祖宗
指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
今陛下踐祚之初未宜違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而天下至公
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俟之如此間二年俟其年歲然後授之又何
晚也臣聞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蓋一之法從此壞
矣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獨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

皆在此而已。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論任守忠疏曰：臣竊聞入內內侍省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宮，以為功，仍受中宮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表裨益忠，巧諂公取官物，自賂私恩，貨導樹房，晉為傍靡，既來權寵，又分犀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

光又論任守忠疏曰：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素知守忠據姦罔上，諂佞貪婪，竊弄權柄，固非一日。暴為讒慝，交構兩宮，欺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欲中宮為不順陛下為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已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內外之臣莫不震懾。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擁佑之故，陛下寵遇逾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大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

光又論任守忠第三疏曰：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章豢養擧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毫以詖諂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繼即近侍委之，左遷而陵忽同列，恃尊自恣，附己則愛悅，違意則憎疾，擅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為不少，而資性貪婪無厭，甚及其發得官除，受納貨賂，綵帛珍玩盈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放縱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儔，招權擬勢，與選習聽，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鈎羅成書，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憚守忠無以為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貪汙匿恩賜，凌皇族，乘其有喪，丐乞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讒毀於宗親，以為不肯使彼謀譖惑帳成冤，以至宗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以懷大策，累思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危疑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為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構說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為陛下之父，不得為父之恩，陛下為先帝之子，不得展為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纘統未幾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鬬構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致疑於陛下，以曾閔之孝，亦有負恩之謗，交搆兩宮，幾成深隙，詳其陰謀，姦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睿，執義守可傾移不惑，嫌疑之隙，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至諸臣既懇太后歸還大政，守忠不能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志，以成孝德，乃今意而相時隨勢，翻然更欲詐論新主，以巧佞讒惡用於時，讒陛下之計為今日譏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怏怏成疾。守忠但知夫私，自為之謀，不顧天下之人，離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中闈，新天下想，釋令德，守忠輒為皇后畫策，不顧聞皇太后，擅傳教旨，開封府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怨於時，又坐享厚賜，逆導嬌之禮，開驕侈之源

奏議卷之二百六 十二

奏議卷之二百六 十三

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利爲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謾爲姦恣横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數守忠之罪明下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

光論內侍差遣狀曰臣竊聞上[illegible]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一切委之都知同任當時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行此挾勢背公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只聞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聖明斷而去之然猶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illegible]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當經差遣條貫令都知同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賞勾集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

選擇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擢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逐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悚德畏威竭忠効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

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恭以聖朝承五代擾攘之餘祖宗外平諸國珠寶委積皆歸於內府非國有大事旌賞勲勞未嘗有一毫輕費其籍秘嚴雖大臣及主計者莫得知其詳實有以知神武英謀所存之深遠也先帝恭儉節用聞于天下然自至和中服藥而後府庫不嚴宦官專之用之一分而隱以百倍中外聞之莫不痛惜臣近聞外議內臣任守忠以奉宸庫珍珠三萬兩黄金一萬兩奉於中宮守忠自邀酬獎仍固恩寵果如是陛下得不念祖宗艱難貯積之意哉矧先後中玩好[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議[illegible]也此甚玷中宮之盛德也見宦者之伏討姦惡[illegible]使小人得討窺伺陛下之間隙動

爲宸院則何所不至臣欲乞今後奉宸諸庫宜謹其出入不使小人窺覘將備國家緩急以濟大事惟聖明留念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御藥院王中正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狀曰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第聞後因陳承禮到者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幹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職最爲親密遞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適以防微杜漸銷禍萬世慮深思遠欲自古帝王之所不及乎[illegible]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稍竊權勢又貪利祿遂求開理寄資[illegible]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哉陛下即位[illegible]綱紀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大之法以[illegible]防[illegible]今因[illegible]行[illegible]一有隳壞[illegible]之則漸致積數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illegible]無有窮極不以祖宗

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况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生一居高也伏望陛下依前降旨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侍供奉以下謹直廉謹者使幹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

光又論王中正及不當令內臣采訪外事狀曰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illegible]蠹政事得失民間利害皆令列狀奏聞明白條陳其有尸祿竊位及欺罔者不則罪黜之則疎賤[illegible]敢不盡公竭誠以[illegible]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途說之言[illegible]曲[illegible]以[illegible]臣賞以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進其

信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誚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幹當公事有知
涇州劉渙等曲加結納邠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其意俄而渙等進
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當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也有其
驗今陛下又置之心腹雖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投
之門金帛賂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
有遷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
者夫以堯之聰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夫之於鯀既可
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倚賴左右以求自售齊
威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
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惟憑進退群臣故也
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
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差任之臣僚

敢相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充又論高居簡狀曰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言
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幹當御藥院高居簡性資姦回工讒
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
崇班以上卽須出外蓋以日侵從官資稍高則防其恃恩竊
弄權柄深鑒漢唐之禍爲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內臣以
尊顯要官當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實以此一事欽陛下
之又以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爲狡獪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
外指目咸謂聖德臣職在繩糾未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
幹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並授以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
竄逐以解天下之惑
充又論高居簡狀曰臣近曾上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

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昔在文武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蓋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
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況陛下嗣履寶命聖德
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旦夕常在左右又寵信
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
伏望聖明體祖宗舊制應幹當御藥院官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
高居簡仍乞遠加竄逐
充又論曰臣昨日上疏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
柄陛下復寵而任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
施行至今未聞有旨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惡也居

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
其權使人主溺於衆惡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
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偏聽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亦
可不察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猶得弄權天
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
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狃習已定則異日之
禍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伏聞陛下欲待
居簡自求引退從違去臣竊懲某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
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
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居簡作惡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闒茸小
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險人而尚是爲之隱乎
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寧可蔽乎凡

居簡所以能為患者以其自託宮禁驟如狐鼠依憑城社故中惡然
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群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
逐居簡赴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
知諫院楊繪論不當差王中正等往外幹事狀曰臣謹按春秋君之
始年與一年而謂之元年者欲其善於始也與一月而謂之正月者
欲其正於始也恭惟陛下肇升大寶新布大令天下之民傾耳拭目
以觀聖功聖業所謂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時也凡百注措
可不謹諸近聞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往陝西幹事續又差勾當御
藥院李舜舉繼往秦鳳又差押班王昭明繼往御藥院押班最為親
近之職祖宗已來差出甚少蓋外之官吏均奉上所親近之人不唯權
民抑甚駭物今乃旬日之中差御藥院一人押班者一人接踵而行
陛下以此等為腹心乎則館閣臺省之臣乃朝廷所養以備用者豈
無一人可為腹心而必用此等乎臣近又聞太皇太后[illegible]御藥
例遣相國寺聞有小黃門隨而抄劄姓名臣不審陛下以之為耳目
而使之然乎抑此等自欲以媚於上乎如陛下使之然則非前[illegible]
明人主不窺私之義也若其自媚於上則藉陛下之聰明其可畏哉
臣切意陛下之所為慕居堯舜之上而反有不鑒漢唐之事臣竊惑
之伏乞委腹心耳目之任於世之賢者無俾宦者之權從此漸盛乃
所以為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術也
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乞定著內臣員數年未四十不得入諸閣閤
狀曰臣風聞日近行遣內臣白茂先事始末先所坐固在誅戮之科
貸以不死聖恩甚厚然內臣出入宮闈皆在防限臣聞先帝時後宮
甚衆內臣出入皆便相戒勑將條祇候在仁宗朝入內內臣各有限
年年未四十者不得入諸閣閤臣謂因此事定著員數仍以年為限
然使使重為保任苟非通詔令之處一切減損蓋宮省之內不可以
不齊而防微杜漸亦宜及其未然
九年侍御史周尹等論宦者措置邊事狀曰臣等伏見朝廷以熙
河路邊事為重遣內侍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
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
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已降迄于秦漢魏晉隋唐上下數千載
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
易以驕恣陵慢以御[illegible]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
也唐自肅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於承平日久忘大事者
猶未近皆有宦官觀軍容[illegible]之徒猶以宗
楚客為大將護及軍行[illegible]中[illegible]以為招討使雖有諸識[illegible]
爵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illegible]思北史思明討僕固瑒
而特功權命幾危社稷僖宗元微險[illegible]心者數月以經元振判元帥
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和故事[illegible]逆淵大戎內侵幾累天下矣無
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
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
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改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
以無功往諫得罪及[illegible]而唐之禍有不可勝
言者[illegible]起於[illegible]之也[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承嘗不以先王為法忽
降詔命以中人為帥[illegible]天人[illegible]知所謂以陛下之仁聖神
武萬取[illegible]雖[illegible]臣等知[illegible]能為也然陛下獨不使念邪慮
為身世計乎使後此援以故迹以為常也門下人幸據其柄則天
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illegible]其惡[illegible]元故[illegible]天下之
[illegible]乃今[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文武之才[illegible]中外豈無一人可以[illegible]陛下達

事。善出入邊寨，衒國寵榮，驕下之日久，甲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
待罪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尹等又論李憲曰：臣等於十九日奏為用李憲專措置熙河事
宜，乞罷成命。至今未蒙施行。臣等重念古者宦官以典司內事而已。
雖漢唐之始，亦未聞任事。至後世始以總戎使兵柄假於所私，而漢唐
自是衰矣。陛下鑑事立法，遠取於三代，以漢唐之衰為不足道，而肯
安蹈已敗之法。蓋因既成之命，臣等備數憲用，終未敢安也。惟奄人
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使令以逢人君之嗜好，作為陛下既熟假
寵於憲，則其類莫不毀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邀功益高，貴
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自習於
驕大，然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李陛下於是此不可
不戒也。臣等知陛下聖智神武，以大為用，寵賚鉅衛勒，必無枉逆奔
躐之變，而臣等區區誠為過計，然反覆思念，自古未有以兵寄奄人
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
宜屬之憲，後孰以為例，則兵權必歸焉。陛下以藩岳親役於奄人，習
以為常，則士大夫必別懷疑，傷天性必然之致也。惟陛下深念之。臣
等以謂鬼章之亡，[illegible]之和，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
漢憲及唐，祖宗以兵定天下，方其時中國依術為八九，世方乏才人
不知學，而祖宗尚能於攙槍擾攘之中，所以安寧者有自多士而已。
未聞此屬有與[illegible]皆非可取之與國也。祖宗恩德充
實之久，陛下作成人才多矣，非無可用之忠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
忽忘天下之士？忠功臣之心，[illegible]陛下神明洞與群摩臣
所能窺測，然臣等私竊以為念之不熟而無疑者也。陛下謀于心，臣
等謀於衆人。陛下欲權一時，臣等為萬世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指

抑綏邪以安物論。
監察御史袁行、孫承植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曰：臣伏觀詔除內侍
省押班李憲充秦鳳路計議措置邊事，其一路時節皆取憲約束。臣
等伏見藝祖之朝，中官不過給使，太宗使以營給事禁中，方是之
時，四方可謂多事，不以不備之罪，而天下士民罔不服從，以之興大兵
傳後世，謂隋之晚乃以此實求權為招討處置，而奄寺從之官，論奏不
已。憲宜以天下之議而用之，終以無功而罷。蓋一方之警欲以授一
路為難。以天下之力，於一小警為至而此理順故也。理順則無違而
不從，理屈則違逆而弗服。洮州小警，夫不過戮卒，朝廷之書旅歲時
之賜與，小不過欲以動於本界急書牛馬、呪封轄之臣，所屬者一路
之事。所用者[illegible]也，彼成夜職，鐵以捐軀命而來犒責，乃使
潛氣屏息以順清奄尹之指，今命臣等又聞若一日不在，在者有在事
必在在義，今雖委曲傳就，更為計議措置之名，其實使一路將領皆
於指縱，乃是行招討經略之職，欲以事計議者，安可得乎？況今天下
之廣，士民之衆，豈無一忠一賢而頑必用之？何以示天下以不廣哉？伏望
朝廷思藝祖太宗之所以戒御中人，業承若此，念唐憲宗所以崇用
之，而功卒無成之害，彼時所與以稱所施，天下幸甚。
承植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曰：臣近年疏論列李憲不合充秦鳳
路計議措置邊事[illegible]之患，陛下數賜狂瞽，開納聽受，至今未
奉[illegible]事實繫
國[illegible]不達意而意以敵給
辭[illegible]不能盡[illegible]萬一，而惠朝夕
得侍清光，不復巧[illegible]蛛蝸螽之動，而憲內外之人觀望
稱羨以為才能[illegible]萬[illegible]工賣權貴者

片一身之計重念祖宗基業之艱而臣荷陛下[illegible]使之盡言
不忍緘默自同衆人惟陛下留神而熟思之
承禧又論遼李憲措置邊事第三狀曰臣自聞詔除內侍省押班李
憲充秦鳳熙河討議措置邊事臣兩有論列未奉聖旨指揮臣竊以
陛下通知古今明曉古體非不知中人之出為害政中人之納兵不
可示後世而必於使之者非以其便致能逢於旨令與非捷給能有
以應對敕非以在熙河曾經行伍之間事此聖意所以采於用之欲
以救生民一時之患而忘其可慮之疾者臣故仰服陛下無意於一
世之功矣然而便捷似才捷給似智又曾經行伍必以為有功臣請
言便捷之害於政者天下中人之出務於集事而不度事之深淺一榮
以秉下為能既居兩路經畧使之間則必以陛下之威氣使兩路經
畧使不敢議其可否凡事有未便則無敢言者矣無敢言者則將有
害於邊防陛下無由而聞矣臣請言捷給之害於事者陛下深居法
宮之中群臣進見以時而憲以親侍陛下言之親莫如憲日侍左右
莫如憲其為日已久其信從而又嘗歷熙河其性慧巧必能有以投
陛下之意其所言邊防有害則陛下雖聰明無知之者憲之威熙河
軍之有功也豈憲之獨能然哉上有大帥下有偏裨熙河軍奕以陛
下假貸信之出也有功必推憲其無功敢以隱以聞上手故憲能累
積以至此豈憲之必能然哉而以陛下之明照之有以照見而未肯
遂易者[illegible]以此其臣有一言[illegible]以熟之陛下令
命諸路之帥鄜延經畧[illegible]七十餘人
以為可以押領矣然於[illegible]者不可勝數不有事
實豈無一人可任者至於中人[illegible]兩路雖曰討議文帶
措置之名而[illegible]秦鳳熙河之綱紀帶停

自己難給而又一二十日[illegible]之兵以食[illegible]若如[illegible]已通去臣
恐憲應無功矣別生邊事以邀覬伏望聖慮特回德音以慰安中外
天下幸甚凡今得侍左右皆有以將順而臣獨仰[illegible]聖旨臣之所
欲[illegible]惟陛下思之干冒宸旒不勝萬死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奏曰臣昔者論不當付寺人以兵陛下
以為非是及寺憲帥出[illegible]自此以西邊至無事而臣言始矣
臣之言非以為[illegible]不足以成功其實亦不在憲故臣言自然其疑猶
信天下之事固有趨時而為之者然其大綱亦不可以一槩言也今
以周官[illegible]不及百人而所事可畧可見以今觀之其多
少輕重何如也[illegible]者因氏之有是疾故擇而任焉非以使令之替
刑無罪之人而為之也彼其特有無聰明賢智然故使以刑逮其衆
[illegible]其類至踰千百焉此非先王以仁愛人之道也古人惟[illegible]
監司服守[illegible]而已其它莫與焉今以一道之[illegible]之兵非先王以義
制事之意也[illegible]不聽[illegible]以為腐儒兩費自是不敢
回顧士人矣[illegible]則以[illegible]事[illegible]見其面雖達官大吏
俛首不敢與抗而[illegible]之人稍復[illegible]以僥倖萬一之利陛下以是
觀之使其有可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心如何[illegible]朝廷比年之役其最為
陛下憂者兆西[illegible]之役今日之役最為大
者[illegible]之役[illegible]人是陛下[illegible]之士大夫無一可
屬任者也且彼[illegible]可用之力及稍任事者則窺覦
親寺[illegible]士大夫矣[illegible]陛下戢取處唐以
來宦官之事觀之足以知矣古人君方其無事之時未見其害
則士大夫之言為不足信亦莫之聽也及其禍亂[illegible]作本末顛沛至
[illegible]可[illegible]而[illegible]也[illegible]非一二也惟陛下為宗社計之不

時事甚

哲宗元祐五年。御史中丞梁燾論陳衍採訪外事狀曰。臣風聞中貴陳衍採訪外事。密奏兩宮。衍近來頗自表暴。押衆黨。氣岸不遜。臣以謂兩宮聖明。輔陛下聽斷。有宰執論事。大有臺諫。百司各守其職。循名責實。則事無壅蔽。豈可使閹尹賤隸。玷瞞聰明。至此入言爲可信。有傷聖德。漸不可長。

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論宦官劄子曰。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出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之時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甚衰。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手弄窒罰(?)

劉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殃及五宗。黨錮之殘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漢帝播因(?)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起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憂崩。肅宗以驚疾崩。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皆懼。吐蕃寇陷京師。遂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晚餌金丹。爲陳弘志所弒。敬宗爲劉克明所弒。文宗欲誅宦官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新進。誅其族。流血成渠。劉蕡(?)年(?)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遂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

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弒之。因以篡唐。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而(?)承諸撰(?)倖得(?)。究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故杖殺存戰(?)。而配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時。任守忠往來交構兩宮。故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交奏其罪。斥蘄州安置。盡去其黨。然後慈聖與英宗母子如初。宦官請爾(?)至熙寧元豐間。宦者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二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燕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

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及誘夏賊。致永洛陷沒。在熙河借撥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推冊(?)紛(?)。置推場。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遷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君內臣十人。皆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侄在其中。又除押班一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一人以敕(?)政言其有過失罷。二人以舍人繳詞頭。且執政(?)前來指揮。皆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狂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亦擯斥(?)呂惠卿等及羣小人。以示肆(?)爾清明(?)。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罷小人。使(?)宮禁肅清。內省無由入。故天下安靜。[illegible]十年(?)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

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未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事南面之尊崇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謹守法度規矩增損將使過於無厭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躁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宦掖漸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悚動則他日所為有順在之易人心悅服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則可解體也日聽有未當人已不信在前習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昭於遷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之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預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要在明慎選左右至人擇其良者使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

常宜以聲色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臣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雖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美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以憂勤損壽凡不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今盡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則與差遣已入者亦別外官則中外之人鼓舞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解疑惑之惑況陛下之資明知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令異政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待罪經筵八年日望一日竊望一效朝陛

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僭越期望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愚力竊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所係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事屬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惟陛下裁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二

近習

宋徽宗時陳次升彈裴彥臣狀曰臣竊惟人之無禮於君者臣子疾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況身居言責其可默乎臣訪聞今月十三日御藥閻守懃在御前呈進文字內臣裴彥臣對君上用手敲守懃幞頭高聲道莫錯斷人莫錯斷人。雖是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可赦安可置而不問陛下縱不以身之安危為念其如社稷何其如天下何其如公議何昔漢唐之間閹官秉國柄制國命者其始於陵慢其餘至於跋扈而不可制蓋日月以積驕悍如此豈可忽之而不慮後日之患乎。伏望聖慈特出睿斷明正典刑以為無禮之戒。

次升又奏曰臣伏見本臺今月十四日據依閻守懃狀為內臣裴彥臣對君上高聲爭事已具申奏乞行根治未聞施行者竊以宮禁之中理當肅穆故有聲徹御所者在法不容況對君上高聲辱君而無人臣之禮者乎。夫人主之尊如堂堂高則難攀卑則易陵彥臣恭於陛下之前如守懃所陳頗屬不敬而有凌上之心若不明正典刑以懲其惡盡無畏憚何所為而不可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事起於至微儻不防閑及其成也終至於不可制陛下當以古人之言為戒社稷之重為念除惡於未萌消患於未形毋使滋蔓以至於難圖後悔無及矣伏望聖慈特降守懃狀詞付有司考究虛實因依施行

次升論劉瑗疏曰臣訪聞陛下在潛邸日祗知都門親事官有劉瑗援故例奏留占役使此事之小者也非有犯分難行之理干紊朝廷而管勾官劉瑗恐其恩非己出乃輒奏都監使臣為之干請置之於罪又朝旨嚴宗室所令限勘監司入瑗乃揭榜府第高鎗中門遂為防守不許出家親戚之門蔑萬乘之貴命勇如無有也援瑗乃本府之舊者年一庭之人奉事陛下及此狀令作威若跡其所親用情作情以執其所事此人內之莫不伏附僭越陛下雖受天命入奉累神宗顧瑗宜自知咎畏懼引去尚敢依附所思擅權要務受恩施行彷徉於陛下之左右雖陛下天地德量寬容不誅其如社稷何其如公議何昔晉文公為公子過衛衛文公不為禮焉及文公既入而主夏盟伐曹與衛春秋謂其伐無禮而不識其修為怨夫伐不以刑禮以主政此文公所以霸也今瑗以平昔恃悍陵慕之迹猶朝夕親近而領力役之政臣未敢謂其無包藏禍惡之心也臣聞而不言使陛下之失刑政則臣之大戒也又聞英宗之京非內侍都知任守忠為因循遷延未加斥逐交構兩端英宗聞內侍大臣當時諫臣論奏以節度副使安置由是先獻得以消其惡英宗得以

全其壽觀瑗前日之迹陛下之左右豈瑗所宜既懷疑忌心不自安為豫保其無他耶雖今日聖德艷然宮殿清肅必無可闚之隙然小人奸險挾心之危慮患之深遠事非一端可料安得不思患而預防之也伏望聖慈特正瑗之典刑以慰中外。

次升又奏曰臣近彈奏劉瑗充潛邸管勾官日輒奏都監干乞留親事官及為鎗府門遇為防守躐有凌蔑之迹乞正典刑未蒙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惟陛下聖德淵懿出於天縱頃居潛邸御下以公事上以信中外一人無不傳聞瑗為本府管勾官當之允為至職未陵瑗私不存上下之分且如奏留親事官為其有勞也瑗慈其恩不自己出乃訟奏以使都監干請之私例而奏之非有欺也瑗以謂不當留之[illegible]奏以對[illegible]聖德又府門啓閉自有時限瑗乃揭榜[illegible]鎗[illegible]知[illegible]耶之悍悖不忠所宜知此宜即

誠欲令陛下入承大統，堤殷恩彌縫人情，不防閑，雖埋度包藏
惻隱，皆爲宗僚之蓄，未忍加誅。陛下屈德如此，何負於瓊，瓊之負陛
下實多，亦當以社稷爲念，較其孰輕孰重，斷以大義，不可循以私恩。
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宜以爲戒。無閑瓊自隙，投懼膺請
去小人之心，疑懼既生，防患之慮，何所不至。竊以刑者，事若不早
正典刑，是陛下爲瓊屈公義而撓法也。宗孝天下之所以共天子者
行而私，皆謂昭乎君臣。隆慮公主之子也，辭箴玉何建對話論，武帝曰
吾弟有是一子，以死屬我爲之。涕泣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也，用弟
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夫昭平君帝壻之
親，尚不敢以私撓法。瓊雖係隱龍之人，其術過之，恩豈宜過於帝壻者
之親乎？無聞當時更有內臣一人敢建議奏，都監干請留觀事官臣
不說姓名，亦乞勘會詳實，二犯重行黜責。

次升論內侍李僴謀同臣寫閱，臣下頃居諫職，指寄厚天倫之愛，甚
過甚矣。陛下忠信恭默，未嘗以愛憎之私上干朝廷，實以本府都門
觀事官晨昏啓閉，甚爲滅例，奏請貫昌、伎使非有他也，其事生疏，有
何紀分？臣竊之家尚許損名義，凡隨行況天子之貴，今專豈有不可
者乎？御藥李僴輒敢陵侮，情狀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陛下受請
永年？今陛下繼承祖宗之業，位乎天位，豈僴所欲？僴猶領職，業已於
事左右。臣聞良士，思不捷隱，日夕爲憂，竊謂古之刑人不在君側者，
蓋防患於未然，慮於於不測。今日安可恬然不以爲慮？況僴陵侮之
迹甚著，疑忌之心必生，心既不安，慮患必深，若不早正典刑，嘗禁之
中，成關掖，如前日任守忠之事，亦代聖躬，體英宗之聚斷，早賜
施行，以清宮禁，以防後患，實天下之福也。
次升又奏曰：臣近彈劾御藥李僴，并奏陛下當留都監干請乞留郡

門觀事官事，乞正典刑，不蒙施行。看臣竊惟陛下之意，必以僴給事
宮禁日在左右，不忍加罪，所以示恩私也。雖然，恩固可行，亦有時而
不可行。義重於恩，則恩不可以廢義；義重於恩，則當捨恩而從義。僴
前日既有陵侮之迹，今日必生疑忌之心。前日已嘗犯分，今日寧保
其無反側乎？陛下宜察其姦謀，酌其情犯，斷之以義，不可牽於私恩，
乃可以爲宗廟社稷之計。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當以爲戒。
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無貽後日之悔。
左司諫江公望亦進讜疏曰：臣讀王珂之書，至其不勝，曰：乎謂薛
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蓋知成人君之德非一人之力也。周公作立政，戒成
王，繼繼爾左右攜僕從以吉士，乃知左右前後雖僕從近習亦

惟其人也。人君位尊勢隆，惟左右大臣日一見，有事則公言之；諫官
御史月對不過三四，有事則密言之。天下之士獲登文陛以望清光
者萬無一二焉。我宋祖宗含柔不出諸口，剗除讒諂，天下利病，武與
陛下朝夕起居從事，其於左右前後便嬖近習之人，一不審所擇，則
檢佞柔媚裏近於君側，承風順指，悅意使情，有所不材，欲無不得，有
所不聞，聞無不盡，朝夕曰浸月潤，切於身則盡，於命之情近於
外則移朝廷之政。廟堂若忱，士良嘗語其黨人，君不可令閑暇，必
觀書見儒臣，而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矣，莫
若以財貨聲色蕩其心，極侈靡，使悅不得息，則必斥經術，
暗外事，萬機在於我矣。此尤先從便近者，不擇之害有至於士良
亦足陛下詳思，嘉納之，言以求多士之助，佩周公之訓戒，雖攜僕御
惟其人，親士良與其黨陛下斥納朝夕從事便嬖近習之路，安知無刺

□□對鷹馬[illegible]獵聲色之欲皆萌於心左右前後既無違逆之人朝夕
從事其匪□□人善上雖欲為之不可得已夫宮不及大而論小事不
損遠而涉邇非所當及也然小者大之基邇者遠之積知微之貴尤
所當戒陛下思之毋忽
欽宗靖康元年述英殿說書楊時論不可復近宦人此曰臣竊考自
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唐之末是也漢之掌武何進以肺腑
之親因天下怨怒欲攬英豪如李膺陳蕃等共起而除之卒不勝皆
驕騃受戮唐之昭宗信押官者皆有東宮之幽其為患世之禍大矣
國家用童貫譚稹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致不得開中外
乾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
所親見也臣願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童貫等服掃除之役而
已不可親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
可蹈也使氣焰一熾則複不可制矣惡悍於[illegible]得[illegible]上皇既[illegible]
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
時又上疏曰臣竊見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禍者漢唐之末是也比
年以來與曹氣焰尤熾皆緣蔡京王黼輩青為亂階曉通宮禁假以
寵任使相應接僥倖之門一開至不可遏童貫握兵權於外梁師成
擅大柄於內陶鑄時相垂二十年其餘恩倖挾權肆為貪暴故人為
神怒致使邦序其禍根皆蔡京王黼輩為之也陛下即位天下響
應果時之為惡者碎於國人之手援策請命乞寄官資不煩乎兵而
咸自竄伏似非人為實由天意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今為聲惡
冀不稍應比聞外議之語有謀叛息矣務為身謀而不為國家遠慮
夫得所京黼輩所為陰謀之術[illegible]今用事以陛下之英明可斷又當
智其[illegible]行[illegible]臣[illegible]持為伏見梁師成李彀之徒皆持權日
惡氣焰復熾未識陛下亦當察其所以然否乎臣竊謂梁師成為大
理寺所對簿承受將為陰縱故縱罪之人不可枚計罪盈惡貫人所
切齒陛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院未何意耶李彀書寄許宣威監
進軍路務欲使為陰所不至近與復濟之役謂夫毀禹武朝口食殘
害百端役夫死於轉路逃亡不可勝計近在國門之外陛下其亦
聞之矣至於自下元豐庫取珠子及建觀事官於開封府處所之類
莫不繇由三省外議亦以為皆宦官為之故能擅衰使陛下受疑於
天下所繫豈小哉臣謂昔童貫監百執事者初不之人何者信用此
曹當覆車而發其機也如那成章輩人或稱之以為稱有其賢然
此曹縱賢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掃除之令可也蓋與雜處日見一見
其用事則向風觀望陰以為用腹心之託內外相應遂至無所忌臣
恐不利於國亦非所以利此曹也大抵此類善伺人意巧為便佞
潤實善為難防自非監古觀今以為深戒日益親之漸本有不為所
惑者禍亂之機發於至微漸不可長奉石之多積而為丘山不可不
懼也臣按之閹古人所戒有在方冊非臣私言謹取五代史宦者
傳錄奏進乞以宣付三省之際一賜覽觀亦為龜鑑天下幸甚
右司諫陳公輔論宦人盛飾人主狀曰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莫未
已大漢自和帝據宦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殺竇武陳蕃以逞
志然卒稱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
故雖飼血恐害以甘心然朱溫因之唐遂以亡大抵權盛柄手外以
內報且今則大臣危懼主權[illegible]漢唐之告
皆由此權盛不衰我朝惟本朝則不精慮吾其亦非有年之長固非漢
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宦官使令之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
恩濫賞更及閹寺故宦官因之而成驕寵盛權炎為害難測七

大夫憤疾之甚，嘗無以蔑之，乃緣士庶伏閤獻書，因而誣譯遷延積
年之怨，殺害百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于人，使此曹
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
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今日所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情，因而指
揮此輩，未使復振。臣竊聞[illegible]俱用事，如盧公裔、王若冲、鄭咸
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illegible]以來，聲色狗馬游玩封
一切屏絕，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蠱惑人主者非一端。唐
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閑暇，閑暇則觀書近儒臣，吾曹不得進用
而恩澤始衰。不翻構戲亦成，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遊戲，
得恩澤及財物皆擢陞遷。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
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為戒，無使其乘間伺
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
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聞，蓋賤其所以附麗以
進者，貪饕無恥，險陂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皆將
此曹為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蓋為小臣
之[illegible]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七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竊考觀載籍，自春秋以來，國家之大，世非
絕永者，惟漢與唐。至於我宋，易是萬世之統，此近古之三代也。漢唐
亂亡，皆由內侍。為我宋[illegible]謂明矣，是以不可不察。漢唐之季，世平
積久，人主不憂敵國外患，而宴於佚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
於是奸元得乘其間，以宮室苑囿聲色之觀，教以治靡曼傾國之色，
以蕩其明；為讒諂險詖之辭，奏靡曼放蕩之音，以亂其聽；
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使之無[illegible]，以壞其志；
[illegible]以尊之[illegible]

私相竊語，一類一突，皆能陰瞞人主之意，使國家成禍，皆務於是。太
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事勢之流，相激生變，
為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
季致忠良禁錮，賢儒衰弱，衆天下之怨，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北
司太盛，權重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之禍，而惟閹
之隸，專陵人主，廢置無不如意，朱溫乘天下之怨，起而誅之，而
後唐亡。本朝北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寧懼久矣。前日緣太學
生伏閤論奏，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號呼，天導之從，北司之勢
不誅而自折，則奉昭不復施其詐，而朱溫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
之靈，社稷之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惟天而已矣。
凡進退者無所歸怨，而兩制大臣乘一時之變，而建萬世之利也。

八

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但緣務導國是，下酌民言，皆其忠怒，以至
於此。漢唐之季，變出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君子奉
規，邪所長耕，一言撫之而萬姓返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當世萬萬
也哉？此臣之所以為陛下賀也。臣竊過計，猶慮事定之後，邪說鑿
衆，於成物之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按周官寺人掌[illegible]家宰禁內，
小臣上士四人，鄭康成以為賢其貴者，皆不過侍從十人，未有發于
下士者也。然以內侍之禍不產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
而世守之，則內侍得以保身，而祀宋[illegible]因之蠹化定
治不[illegible]內外[illegible]亦誅乎。故願下臣章[illegible]內[illegible]獨示成
憲，永戒前非，天下幸甚。
李光[illegible]臣[illegible]曰：臣歷觀自古進用[illegible]未有不致危
亂者[illegible]師[illegible]郭最曰[illegible]之等也。

區區諸侯之師，使老人厭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乎。自童貫秉軍政二十年，將士懷恚殆盡。賊遂生變，取笑四夷，致今日之禍。陛下躬履變危，亦可以鑒矣。而譚積累至于今，皆久握兵柄，侵師辱國。臣請陛下更易弊習，盡如擇揀資敵勁閑一人，總管句城壁事，並合辨之際，士大夫果無足委任者乎？雖差倖臣，鄭王需等，措知解此，曹用事日久，將士習熟，但知中官，不畏徒官。況虜人屢犯朝廷，兼將細大必聞，非所以壯軍威而增士氣也。伏望陛下亦自將斷，毋賜斥逐，所有四城壁等事，乞下行營使司，專委徒官，派差文武臣寮，同共管句。先論渠師以刑，臣伏觀事將內寇需索犒軍金銀匹，下以宗社生靈爲憂，永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以下，至於民間首飾之物拘收殆盡，大小官吏之家，不免有取，獨未聞宦官給體陛下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用拘遮，競或逮遲

臣寮皆論漏弄威權，以厚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縷陳其事。權傾勢焰，黠老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鋪作威福，斜其家貲，無與爲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重取之數。臣以爲之臣造禍師成出入禁庭，逾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綱紀壞遠，賜與公行，姦邪朋附而爲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潛通表裏，蒙蔽引用奸黨，布滿中外，保護殘賊，枯辱聖朝，以至海內思亂，禍亂已成。今日之禍，其罪惡大合誅夷，乃陛下踐祚之初，聖政日新，時談人咸知是惡，而師成猶然居中執政，大臣畏其妝繪，多言誣一切從得進用，貴戚勳舊。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有司，鞫其叛貴之罪，以正刑典，因以風厲，宦寺庶有懲革，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左正言鄧肅上疏曰：臣近侍而當省劄子，奉聖旨令逐臣僚兩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宦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觀輿以爲中興之道，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黃門比之上皇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此固嘗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而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既責臣以言，臣敢緘默乎？臣於初十日侍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羣臣吐舌變軌敢肆，何嘗試遂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濘，莫敢不然者也，以爲尊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爾驕恣。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徑入橫門者。今良弼之寵，方之童貫，晉無爲分之一，已敢壞祖宗法度，失禮如此，儻之天下，有揭竿之竊竊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爲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大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漲

滿，一時之功，未可關也。臣又以爲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高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理也。朝拜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然，亦所以銷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

靖亢鎮乞抑內侍，奏曰：臣前日奏事殿中，伏奉聖訓，以宦官張致遠論列士大夫有陰結內侍者，陛下既賦且怒，以謂此風寖不可長，宜收之禍，流毒至今，不可不戒。自陛下紹開論皇，令有司立法，禁止臣僚罪將輔說，未知言何用。陛下不惑於甘言，無狃於近習，鑒覆車之迹，灼知治亂之端，好惡一分，邪正自辨，帝王盛德事也。雖嘗小人無他志，在退取不復顧籍，至於壞紀綱，罷肥納諂，謗公正之言，及於黨國亡家之禍，皆所不卹，誠宜可畏。然今雖有可斥逐而

潜形秘跡，人莫得知。拗論所謂聖心未曉者，臣不知其有無，而亦不
能保其必無也。臣願陛下力懲而丕革之，與其因循玩法，孰若絕去
根本之為愈。臣嘗見齊威王封即墨大夫故事，及本朝歐陽脩奏疏
仁宗皇帝，其議論事跡皆可稽考，謹錄在前，庶見臣區區將順之意，
亦因以獻規於陛下，伏望寬仁察斯忠懇。

孝宗時，吏部侍郎李椿乞裁抑中貴，奏曰：臣聞憂先於事故能無憂，
事至而憂無救於事。臣私憂過計，每先事而憂，若庶幾乎無憂也。宦
者論曰：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蓋中門之禁，女宮之戒，宮門閹寺房
室不可無也。故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臣伏覩熙寧五年詔書節
文：前後省內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三班
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
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

內供奉官已下至黃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
內臣諸司使副合該奏見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進內臣。時上諭樞
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轉官者又不入內，此絕人之世，仁政所
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臣以此仰見祖宗好生
之德，不惜加等推恩，以全人之生世，誠至渥也。臣不識今尚守此法
與否，但見中官比之陛下初即位時人數猶多，其勞勩咸。臣又見近
年有士官大夫者，蠶室之燒死小兒，可見宮刑之害。宦官之家當有
之。臣又聞蠶室中十死八，不得一二，少得生全者，豈稱祖宗好生之
德。臣聰陛下所未聞也。切緣自古宦官之盛衰，繫有國之興亡。臣不
敢遠引漢唐之禍，切見宣和之末，梁師成、童貫等罪惡貫盈，軍民怨入骨髓，
京師百姓群起而攻宦官，殺之者不可勝數，旋致靖康之禍。建炎間
之閹以結宦官，不恤軍士，遂激成苗劉之變，逮軍士求康履殺之得

及其事著致，明受之變，前轍不遠，言之痛心。其宦者權盛既致，狂情
益張，猜疑驕妒，不期然而然。其間雖有忠直之人，亦多衆所不容。前
以互相觀效，漸以恃寵，交結受賄，以貨相高，專用過度，奉陛下節儉僮
使百姓，興建第宅，遍亘街陌。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畏且惡以致
群起而攻之，必貽國家之憂。仰惟陛下神聖在上，宦者雖衆寡，人雖
畏之未甚惡也。於此時若以裁制之，不至于極，則永無前日之患。於
宦者亦保富貴，與國長久。此臣所以欲先事而憂者也。裁制之道，臣
願出於聖斷。宦官蠶室，遂精求其事者，常之所進子者，申嚴舊保學
入之，俟子從務保家，如或不育而再進者，聽之。臣雖不育之天不
許也，即聽進外官以為後，以絕陰閹傷生之害。其妻付差使門禁宮
戒之外，毋使干預人材政事。嚴禁士大夫及兵將官與之交通者。稍
遵太祖皇帝之制，宦官品高則外補。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顧良為閹

寺也。閹者止於門，寺者止於巷。聖人之戒深切著明，不可不察也。臣
非不知言出禍生，但自念荷陛下恩遇特異，不知所報，故惟有忘身
殉國，庶幾萬分之一。如臣言可採，乞出於睿旨施行。

秘書少監遊似論陳源添差總管，奏曰：臣先準中書門下省送
到錄黃一道，承樞密院開具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恭奉太上皇帝聖
旨，提舉德壽宮陳源為應奉有勞，可特與遷郡上轉行兩官。臣伏覩
陛下天性仁孝，欲承太上意，兢兢業業，惟恐不至，故臣仰遵聖意，
即日書行。當時實不知陳源別有兼職，今再準錄到告詞，其
後提舉陳源可特授永州防禦使，依前右武大夫，特添差兩浙西路
馬步軍副總管，暨臨安府駐劄，親隨德壽宮。臣竊惟陳源作內侍而得
參預一路軍政，臣不知其始自何時，除授係其事體重害，不可長。
蓋非太上建炎詔書之意，臣請為陛下詳之。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

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
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
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
意也臣伏思神宗皇帝時始命王中正李憲將兵進事是時朝廷法
度峻整若無甚害而卒之童貫梁師成輩開邊之禍靖康之變
至今言者使人心寒陛下試以視今日若無甚害而遂忘前日之戒
耶陛下若堂堂然特降指揮除邊依太上皇帝聖旨與轉行兩官外
所有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職事特與寢罷以為萬世子孫
無窮之法成太上建炎詔書之意宗社幸甚
光宗即位楊萬里召為秘書監入對曰古之帝王固有知以一己攬
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
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

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
後已可不懼哉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恭惟本朝立國之規模所
以上接乎唐虞三代之統紀而遠過漢唐者非假夫強大威力也非
資夫權謀術數也獨恃夫君子以為國而已然君子之能為國豈有
他哉亦以其議論氣節可以培根本而支變故也國家中興遠追慶
曆元祐之吉論風旨固有以開紹興之正論然而秦檜用事導諛成
俗近歲安靜和平之說復壞人心議論氣節虛廢乎息所立國規模
終不可忘紹熙五載夏秋之交海內聳皇天未悔禍小大之臣盡誠
勤力大明繼照危而復安則陛下固已親見其所以為國者而下
元之謂矣始政清明登用忠直天下之心蓋將以望維新之政今之
日當幾何而人之觀聽則有異於前所陳之臣殊異其當交而生之

哉因且論事而許之大臣諫之官或以舊學有勞而優遷或以繁難
關守而補外中批除下曾意雖明想謂陛下之心祇欲昭示獨斷以
防壅蔽而不知我之操柄則已潛有所移矣大外庭與內庭之勢殊
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
謹陽為無他默伺處置陰得關預時獻微誣或可施行經歲稍權柄
如自上出而盜竊貴弄則益難知彼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為矯
激外廷之欲論事者則共指為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違避
事務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為得體議論氣習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
其心幾無以將失所守天下之物由我自分疏所以維持者聽外朝
以為公持君子以為固然後能守而無失某頗從近密御而知不遠
掌先施私非使人不信外達則無由可以擺罷翊今國勢重定人
心猶搖盛事有繼鍾之憂夷狄有窺伺之速信任君子猶懼弗濟倘

或大戚又將時依伏以窺陛下聰明之剛之國之規模惟念總攬權綱
之要道外廷情實而宜效察內庭或寮充當深防絕去私邪之門使
得自係寵祿開公正之路使行其素履以夫然後朝廷尊安君子
遂志議論氣節足以固國家之政振於本朝而可副慶曆元祐之治
矣臣志在愛君不違他恤惟陛下哉憐
理宗即位國子祭酒□□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建舉動皆有要矣小
人縱有素志于求之心猶有所慚而不敢發今者安然保小人之
不能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與少拂陛下為天下君當建
皇極之偏大公不徇私徇小人之所求凡為此者皆或曉肺腑之
親姻近習貴幸之臣承之使令奔走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
君之聰明果天下之機謀下以擅官爵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然而
下之言不顧於綠之言如以動善類誘引衆人之譽而進拔儉

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勢不可得知矣。陛下秉鉏在身，然當敕戒宮庭之間，嚴無所嚴，慎擇攝御之人。又積若衆多，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所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景定四年，禮部侍郎牟子才論董宋臣不當除押班，奏曰：臣十年處患，伏老山林。蒙陛下收召，復寘諸禁近之列，常恨涓埃未足補報。今既數月矣，不敢少有所獻陳者，蓋以陛下內更化，整內禁外，窮察正成，禁群陰為除，而又稍事告警，文治具舉，竊共尔任臣之分也。近日以來，在廷之臣，學校之士，乃以內臣之復用，逼章公奏，紛紛未止。臣意陛下之用此人，不過念其平日給事之勞，欲拭而用之耳。而諸臣深憂過慮，則以其前蹤之可監，而慮其舊態之復作，謂今置以押班之任，而日侍陛下左右，將如木之有蠹，蠹不可不亟去，亦不可不之有蟲，蟲在心而人不覺其禍。雖陛下謹謹關防，而學士大夫之慮，終不可解也。臣靜觀數日間，諸臣或以此而決去，就者陛下官君而復留之。大臣為國家大體計，為保兩局計，為愛惜善類計，所以扶持而安全之者，無不盡心。為竊意一堂都俞之際，必消除長之君累斷之決，使天下無可復議，新廷庶可安而寧，臣又何所容其喙哉。埒乎有鬭而倘來也。伊聞諸臣欲去者猶未肯留，已留者猶未思去，而興議之禍，自於在位者略不少戢，何以謂陛下昭昭聖明如此大臣執政敢於如此，其於此事猶於關闊，為亦且易獄。臣愚見，不無望於陛下早有以處此，庶幾一時[illegible]動搖之處，風休雨止，而有安怙泰少之勢，此亦好之章，進之福也。臣甫此模寫，非不欲德美吹噓，保全未路，原怨上負明主，下負夙心。用敢冒昧一言，惟陛下等敕。

五年，牟子才為給事中，繳李忠輔奏曰：臣伏觀臺臣論列閻貴及李忠輔，奉御筆李忠輔降兩官降職，臣有以見聖慮深遠，天斷英發，是將昭天公而塞後患也。然惟成周之制，閽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未嘗得以事權假以預其政。宦事之漸，自漢以來，顯之用事專恣，制臣之側目[illegible]而斷任以職，要又何以禁其長柄顧籌之隙，以防微杜漸者[illegible]自來止以小璫為之，取其服勤[illegible]日增月益，嚴生氣長，以臨害[illegible]二十年間，皆掌與戚權相中外[illegible]攻志穩，乃真所為[illegible]利係上行私，事皆出其所欲。而忠輔新進氣銳，為術特深，為害愈烈，大作威福，動轄台臣，阿而同奉行，惟謹其害。生靈使人破家蕩產，往往死於非命，權則歸己，怨則歸君，而甚者窺覬中詞，稱摩塞報，曲為恩倖之地。陛下灼見其奸，奪其內轄職，責降，旨揮內轄以三年為任，立為定制，又以臺臣之言，降官放罷，天下莫不仰陛下之明斷。但觀臺臣所論，則忠輔處心積慮，傾險反覆可畏，又有甚於前之所陳，使罰止於此，安知其不復出為患耶。且宋臣未嘗不罷也，而又復用；未嘗不退也，而又復進。使其不死，禍且不歇，抑亦可以為鑒矣。此萬城中贊依戚姑於宋臣之屋，城外婦婦亦發於忠輔之[illegible]今陛下[illegible]於忠輔，而宋臣遂死矣。毀日之間，慈若惟天仰[illegible]陛下嘉歎二十年，構根亂本，一特而空之。蓋宋臣所厭，既復然之虞，而忠輔到虎冗，有出押之身，倘陛下蓋行貴臣所[illegible]之意，以蔽其根實，惟天惟祖宗之意，而陛下子孫萬世[illegible]之據也。所有將來繳黃，係臣書讀，所敢冒昧先具奏。

闕

金哀宗時近侍干預朝政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illegible]奏曰

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為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三

封禪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漢武帝將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

子縣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祈神明嘉
百官之議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惟聖上所由制定其中非羣
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恐將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誠莫能
咸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
垂萬世之基上然之
東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張純上奏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
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之風成於頌有周
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内之亂脩
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
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倉龍
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
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
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
大夫從幷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太尉趙熹上奏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
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脩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
賴福海内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
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
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
中元元年正月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
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李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
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
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
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
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爲
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
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
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
遺跡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
懿德未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
君而嘆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百王
之季亂拯流遁之艱若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世之廢紀自武文至于聖
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
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
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
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吴虜於江漢今
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内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
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
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
斯言使吾汗出流足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
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
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幾于此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
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美矣非助我者
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左僕射山
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

從神策廟堂應以天地宗社惟顓頊以四為家龍[illegible]之功格于天
地宜同右典勒封書崇告三府太常為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
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
者七十有四家其諡號可知者十有二焉亦無得而詳者不
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略虞夏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禮樂
彌縟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于漢興而修文來復大晉之德始自重
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
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
阼弘建大業羣生仰流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
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其餘殘賊其類還雲覆雨
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蒙周之其世
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
之徵不足過也加以騶虞麟趾嘉瑞並臻昔夏殷以玉宗為稱周武
以烏魚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
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
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
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民黎未康此盛德
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今案衛于溟而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
戶[illegible]靡[illegible]莫[illegible]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
宜有[illegible]以彰禮典於時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如前
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
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
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以有不可讓前古遺也而明
詔謙沖屢辭其禮盛德似在推而未盡又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

冊府元龜卷三十五　四

物國之大事敢藏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
除經略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備此禮至
於撰定成日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凡奏如前下議詔曰雖
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當息隆大化以寧區
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用大功復為煩
擾等又奏臣聞唐虞二八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
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百王德無與
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
時至而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謙
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
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江夏王義恭上表曰惟皇天
崇稱大道之始行揖讓進于有晉雖事隆前絕而昧論言登封紀於竹
帛者烏可單書紹繼雖建微辭流風升中錄霄自無以永可傳而
不朽者乎有四其間仁厚而道成群載而德宣鍾律之允乘世
繼雖存而闕往者明者通因易稱先天事遺後天奉時
[illegible]內屏施以商始之[illegible]不由其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于後矣
漢[illegible]則[illegible]與人之際龍躍帝服鍾玉送成昌
[illegible]明稱[illegible]成上[illegible]大[illegible]優美德山龍啓符金玉頤瑞
[illegible]承[illegible]紀元[illegible]之[illegible]文豹於天曆之會
[illegible]二祖之[illegible]軒轅壽深尊壽而稱乾行鈞奉言
封禪之事[illegible]海禍[illegible]烈疑懷帝祀天政錄上稽乾玄
[illegible]昭[illegible]相[illegible]明乘日月[illegible]八區已
[illegible]寄[illegible]横流之世[illegible]亂亭民應天人俞遷徽洽于海表盛誠震于

冊府元龜卷三十五　五

外太祖文皇帝[illegible]聖獲[illegible]述業興禎正樂頌作家廟明達通於神
祇至澤被於上下仁孝命世緻武英挺道運屯否三才歷試運龍飛
五洲飛對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入兆之表度岡應高身之康風
雅符泰運之辰[illegible]逆形清晉禮尺地華始天帝更造宜與彼承
書[illegible]復馬厚[illegible]其數嘉圖異文著尙年而試我令龍麟已至
鳳皇已儀[illegible]亭[illegible]茂[illegible]降[illegible]宮樹珍露至味於禁林
嘉禾積穗於殿黌[illegible]理合[illegible]圖[illegible]根蘭[illegible]大蕭
毫至文業韶[illegible]河山[illegible]之[illegible]草木[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語挽
驊[illegible]祖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言[illegible]天[illegible]其[illegible]天
入之語運先王之則[illegible]法[illegible]山[illegible]於
東序韶[illegible]於西[illegible]天闕使啓關[illegible]太乙[illegible]天[illegible]雲門
寶[illegible]起[illegible]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illegible]具[illegible]與[illegible]曰太[illegible]

[illegible]卷之一百九十四　六

秉如此皆之民王永保鴻名帝爲稱首田斯直矣朕遺家多難入纂
丕基德薄[illegible]瑕[illegible]鳳[illegible]積[illegible]瑞[illegible]符[illegible]見[illegible]
猶[illegible]仰述大志招清中[illegible]武
四年四月[illegible]有司奏曰[illegible]以[illegible]王[illegible]
八[illegible]以立言是以重代列[illegible]上[illegible]來分[illegible]光
[illegible]而因[illegible]若[illegible]則[illegible]閣[illegible]
[illegible]遵[illegible]錦[illegible]絕[illegible]年絕世代代[illegible]可得[illegible]金[illegible]
[illegible]遲以禮[illegible]德以[illegible]而四[illegible]之禮曰觀[illegible]封之
[illegible]神明之業[illegible]易[illegible]以降[illegible]于[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私[illegible]位[illegible]洪[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以[illegible]非[illegible]
書[illegible]兩[illegible]神[illegible]可言哉[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問[illegible]存[illegible]太祖文皇帝以啓遁泰運景[illegible]
胡風[illegible]禮[illegible]宗[illegible]上[illegible]河[illegible]金[illegible]
[illegible]晴[illegible]神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明[illegible]元[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元[illegible]天[illegible]中[illegible]
史[illegible]聖內
[illegible]
[illegible]日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卷之一百九十四　七

[illegible]江[illegible]之列[illegible]以飾[illegible]代之[illegible]
邑以待[illegible]非神[illegible]
王臣[illegible]太宰江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乃詔中還備武猷大駕祥鷁舞因里根谷動神晉山傳稱寬朗哉辭年問老陳詩觀俗歸爲告神來遠請朝光異之盛者乎爲古所亭之列施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翦燃明世求教管闚未足言道且等忘渥纖代往渝絶捃摭遺文辭明訓誥

梁武帝天監八年睦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備古之虛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撿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盡善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詔問升中紀號秀州長史樊孝謙對曰臣聞巡狩之禮勒在唐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在一柱封金刊玉德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誚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英精更起四海安流天下輯睦鉅陽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言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高等衆抗議將濟上曰於爾後職然孝豪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此屬小將士祀啓聖之期鉅爲昌會然白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赤芽絶貞哉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圖謂一統以臣劉居三分而事主豫州妖盜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殺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職置之度外嘗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多異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甌越苞長洲而池江漢總迎風從

大是文共契按此六事泰宇九代大周晉牙揮鞭馳竹使義在齊非關好戰至如擒鼠忍器之說孟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令三臺令尹六郡良家翕然須時爭先轉詔未若龍驤虎眼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奔因取荊南之地皆秦梁長羊金精食昴楚攻鉅鹿狂矢宵流呪我威靈與協謀但使彼之百姓一觀六軍似見周王君達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採命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兄不死于陽尚存使我集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擬功多然後列升中告謂臣用蒙謝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累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來議者不絶公等以爲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已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擾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歸之於天群如玄齡等功臣將有益於國自然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以於此然朕意常以爲高既足中岳何謝泰山公等評議

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群臣又稱述功德以爲時不可失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爲不可帝曰使欲卿直言之朕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理耶曰理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封對曰陛下

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
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
所以竊為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疼痛
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
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
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馳今
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
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
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
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帝稱善於是乃止
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登群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
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跡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

後群臣言封禪者多乃命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
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
楊師道博採眾議奏上之其議曰為壇於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壇之
廣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
寸其印齒如璽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二寸廣寸五分厚
五分每策皆五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
事而歸格于廟藏以金匱匱高六寸廣足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
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纏
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上以五色土高九尺
廣五丈四面為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為
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方石纍封以受命璽而玉
檢別鑿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illegible]不用又為告至壇

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羣神遂議于禮
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太常博士袁守真奏古者郊祀天
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牲帝不親也今檢禮
前祀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
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事早於禮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
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人帝常立以視舞樂
既乃詔守真并言二舞成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有詔庭
執事厭功不應效舞別申嚴奉詔可
玄宗開元中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張說等侍中主之
詔祀天神太祝主之四門助教施敬本上言以周制太宗伯鬱人下
士二人掌祼事漢無鬱人今用近臣漢世侍中職甚嚴闕掌事臣為
之擬漢那國自侍中處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皆起居無虎子蓋褻

臣也今侍中位宰相若當鬱人比祝者為主人意於神非職也古二
君相見卿為上擯況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
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貴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
太祝乃下士以下七品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
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猶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
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
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常侍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
差異等今謁者班微職輕名忌重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
說引敬本狀宣議
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上備法駕至山下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
俱攜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
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我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宋太祖時孫抃上書曰聖宋受天眷命皇帝陛下撫萬邦諧定混寰宇治邁同由是聖時者答及公卿臣庶僉與拜章稽顙仰遵封禪而皇帝遜謙厚模罔迪俞允詔闢帝吉而神人胥協草茅賤臣堪擅俯稽拜手上稽古訓昧先作封禪書一篇雖不足以數衍洪烈營述盛庭稽揖下誠質蕩能書臣之志也其文曰惟宇天地權輿細縕混茫分肅判黃品物用章於是庶類之衆膝旁元者殊之氣布護交會充不已必競爭不息必傷克則懷伏作而類亂亡傷則狂暴端而生矯殊惟天地也能迪物之生罔克異類之庶寧能愈庶之事罔克奉倫之自章越乃應運夕惕撫其家綱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裁成之獻時與然後命衆孫也輔相之範克篤素後功章成也至命元功元者就從於是有登封以助高焉有封禪以報厚焉稽康靡德所以告馭命也所以告懋功也所以登德祠也所以答電

祉也苟非至德應時淳化洽漏同符天休命節地宜實撫之北上皇上膺底靈孔彰延譯群其今而晰晰其符故雷命者嘉瑞並心者獨妖突華自生民君宇內以數治者雖聖王殊稱道異義務稽所以克符景命克簡帝心者罔不曰仁義禮樂而已是以二帝之盛三王之輝雖殊代有殊質文相質罔不淡淳仁以懷柔禮正義以幹邦貫大禮以辨上下之宜發至樂以結士民之愛然後風聲遐武獲參兩儀迹邁心之妖萃富命之福粵周既進文駁古告握圖厚經者鮮不從承陸以繩跟續盛武以悶邊會填端以至麗任巧氣以周行故仁義之旅禮樂之時稍寂於兩漢寖衰於魏晉觸蕩於群孫枯槁於周隋暫斷於白唐滑剝於五代其本將而復也如是然猶有殊小康而最盛禮撥淺惠而冒洪威將如頌於前代同貫於後世者之徽慶于世宗啓關之基推乎光武稽其所以克動齊聲威惠武揔

垂緒聖世胡其相為然大宋之道昭明前古盛德洪功考乎日敷則仲尼所謂堯舜庶王業也後則繼其攻諸為邦舉偏也是故黃鉞初指則獠渴革隱者洗罷庶所以昭武王也洪思所被則匝斯起昧斯釋惟大所以精唐堯也治皇帝詠續丕圖鍾陟元后兩霽之所豐潤日月之所委燭靡不懷息休光於嚮孚澤暉暉煌煌雖幽必彰狂狂洋洋兼邊術慶猶復權古典之未數狀黔之未裕由是訓罰裁於古刑決陰陽也懼戮戮於雲雷窮式威也為霈霽於簡易慈惠誨諭也起後入於郊野斷巧僞也於是刑清而民和先從而道益隆焉隆而修篇融習所皆益樂至則樹仁義之根而復植之禮樂之精而翦爍之使九有之黎甿飫乎淳化之濡焉遷于正義之紀燧暢乎大禮之鏗鏘移乎正樂之流至泉明鬱鉛之條祗祀文物之重雖古昔之所不行乎不知乎過於此時首闢庶規模訪典故大化流

也淡泊乎邦國浹洽乎萬庶遠矣於斯舟車載道考在昔帝之業高之符相離也湯之禹文之湯未百世也前聖時帝易歸之治德助康易治也還取教患易犪也然而流極之罰嗟於夷拜音之原勤於禹昧衆之坐怪於湯日昃之憂痺於文然後舜禹為之渾南成邦聞之聲湯開來所之忠武殷盛發之推為柔暨家冠于古之下風提千古之弛綱後源清流解紐復繼化一變而仁義時道一反於禮樂同乃作帝之淳至之方民乎翱翔前之修往之顏良乎陸遷由是上帝時諧祥符屢彰既而宛之精坤之形樹與絡繹入臣為珍紛靈攸在也則星瑞愈發秘輝甘露榮光霧散雨霏在下則靈芝林峙醴泉洪發羽毛鱗介之瑞庶異代瑞牒之所暇標前史之所罕聞納鶻鸐卓出古流則隆信之崇高展勒成之至儀時乎時乎盛乎是帝也遇成業之崇矣臨于泰淑之

采行徹諸冊牘非漢明之所行者也古語曰非德以錫符者符以行事是故續跡史冊爲之大也德埀帝闕傳之甚也聖王固握數而動靡甘慢而害宜乎抑揚壞之瑣言春宮之龍豈循事蔵儀詳禮不伯鳴鸞五輅揚旆九旗黃麾避蹕宗配黃軒伊嘉聲降衰於萬世上獻書錄於一時其不休哉臣生長蓬戶無任飢渴不宜越次措筵讞譏文思厭以惠迪興讓求修大賢恫削遠古參倫望生如有本件爲定獻首陳列陛史命之勢次叙一帝三王飛啓之域紅漢道書階啟因納之論然後知鼓神靈扶棘基叙成錯樹非儒望峙犯讓啟關揚拓新文之與芳乎恭以煩聲之間本諸木鐸先民遺範詢于芻蕘則書稱之問者兼志者錄可伸也故獻書快愚忠述贊典符然擬略罪遷乞俯伏俟命推聖人不以人廢言是所望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五

災祥

殷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illegible]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是時史請卜之湯廟下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晉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平公以石言于魏榆，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公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之，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將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熒星三徙舍。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

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

宗廟迫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失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
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
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
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雜，
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所謂重難之
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
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
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
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
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
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雨雹，東海蕭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下
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奏曰：臣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
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
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
矣。奏對，天子拜望之為謁者。
元帝時地震，弘恭、石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蕭望之等，劉
向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
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

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
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
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
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
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
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
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
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
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
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
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
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

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
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永光元年，劉向見周堪、張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
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
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
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
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
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
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
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
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
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

其離心以事其先君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
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
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
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
不橈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
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
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
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
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
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
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
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
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
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
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
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

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
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
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
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
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
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
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
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
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跡循詩
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
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

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
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
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
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
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
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
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
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臣聞古

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

元帝因日蝕地震之變。問匡衡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

連犬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

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而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因乏。或至相食。

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初元元年翼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

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明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又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

只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是以自東欲[illegible]
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以爲撫成周之民。無無庚之機。萬歲之
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未識雖重居而
爲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
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無聞者
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
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
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
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
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
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
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
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
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
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
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
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
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
常陽城侯劉慶忌舉谷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
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
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
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

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
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
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
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
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
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効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
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
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
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
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
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
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
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
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
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
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
王靡有違命。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
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
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法
天官人也。[illegible]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
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

此時刑後之徒未得郎エ不人日錯侯又日隆紀曰。三歳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又以爲德成事後人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黎賢布於官
而不治者也。負遺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爲十二州。割遠之消。彼帝無
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
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董天宮德表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
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用温良上德之士以親
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剝時之役。不患守丞之政。不疾酷烈
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
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
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
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

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
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
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又奏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
關於聖聽。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
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讕
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
不可欺之效也。上復問永。永對以色黨女九虞。在皇后。地震蕭
牆之內。咎在貴妾。一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亶
日食。則妾不見。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亦故動變則
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
道。隔遠衆妾。妨絶繼嗣者。此二人也。

永始二年二月晦。日有食之。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蝕。酒
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
別。禍在內也。今年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
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茲重。而百姓
屈竭。禍在外也。
永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
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
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
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
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
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
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

千里。竊據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
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
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
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
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
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
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
自絶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
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
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
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

四方貢賜與饑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㦡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旴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宜鑒明聖之德，昭然遠寤，以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

旅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出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元延元年，永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宜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德，下及膏莢之思，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尸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陲，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

之天下也。王者則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逆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事，喋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鄉，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紀，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成帝因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之士，合陽侯梁放舉直言杜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

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之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乘剝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禱而不獲？孔子曰：「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

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饋，致耆舊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遊豫為宗，不可以奢泰持也。惟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寵待詔其人名顯不記姓者）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illegible]驚怪連日。

都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illegible]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晁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諂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音，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illegible]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

之。」

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王甚厚，大將軍王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而許之。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遂奏封事言日蝕之咎，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

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乃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

王鳳專政災異寖甚中壘校尉劉向上奏曰臣聞伯禹戒帝舜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illegible]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哀帝即位召李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隱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

日中間差殊。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稍衰於始初多矣。其
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未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
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亂妾甘言悲詞之說，
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
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
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軼。臣聞月者，羣陰之長，消
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
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
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
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預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
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惟陛
下親求賢士，無强所惡，以崇社稷，尊强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
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
失度而盈，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
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
卬。得者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
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
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
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
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
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無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
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
下也。政急則出早，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
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

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成，欲速則不達。經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
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
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
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
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不生者，非人心不
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
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抱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
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
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
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
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
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潰，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
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
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
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
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
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
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
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不足言也。弘，
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無人，則
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

以為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哀帝與宜陵侯息夫躬議事，躬因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

哀帝以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又正月朔日蝕，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鮑宣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

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

侯章育樂杜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則足顧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從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並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并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神，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哀帝以日蝕後十餘日傅太后崩，乃徵孔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災祥

東漢光武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文城侯朱浮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育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建武六年。徵鄭興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

八年。郡國大水。杜林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衆夫之路。去華爲實。長崇之徒。其本根芴。使條殖長其易也。古今通。遺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俱。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强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强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宜龕之痛府。以之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即[illegible]。[illegible]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皆以永享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流傭。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休之意。微幸之望。蔓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

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從橫。六年大雨水，淹暴長湧，泉盈溢，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從雜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曰：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勢，淪失常所，百姓安居，陛下相為害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會連有變異，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

章帝即位，徵馬嚴拜御史中丞。其冬有日食之異，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求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

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相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鮑昱問曰：旱既大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時校書郎楊終亦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啎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考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眾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瘴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和帝永元四年，丁鴻以[illegible]。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各

損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
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
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强盛侵奪主勢則日月
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
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
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
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
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
差而天下遠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
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十數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
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
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
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
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
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
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
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
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
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
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
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
以塞天意

六年旱久祈雨不應司空張奮上疏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
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以穀為命政之急

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敘心願
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帝召太尉司徒幸
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養奮對曰天有陰陽陰
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
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
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
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
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誑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獄訟不
為誠百姓虛耗家有愁心也

安帝永初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尚書郎樊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
侵大侵之禮備而不製群臣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節
儉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
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
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
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
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
徙置荊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
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
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祗畏天威懼天變既已責躬博訪
羣下皆在位力不任職勤勞儆於一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
蝕之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

嵗之中，天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搖宮最甚。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土主信，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坤陰，今乃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墻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群猜猶宜察宮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為已徵。是時江后用事，七子朝。今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黜退諸后兄弟群從內外之寵，采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上深納其言。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諸有道術之士，极陳變眚，以為季孫親附其數，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

四年，馬融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諮問虛實，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冀有所施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盡誠。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親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聞，限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萌氣干參，臣前得救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雖羌叛戾，豹和知[illegible]動兵，駱略數。今復見大異，申識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illegible]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蠻占顯明，著羌及烏桓[illegible]遮之，將吏窠動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粉國家一時之檮，不顧為國百世之利，務若羌近功，恐其遠則各利不大。疾[illegible]從[illegible]不虛。孝子曰：國雖於其易也，為大於其[illegible]也。[illegible]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得以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禍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興雖振，兵伺未衛，司民之吏，紫綬墨，雖有殷家所差，無數其賢罪，戒身自取禍，否姓未被其大傷至遠郡，牧御失和，苦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不嗇，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恣溢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遵還非常，矜能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上下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者，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安帝嘗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以君上威儀不穆，臨在不嚴，臣下輕慢，貴幸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

考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等矯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太尉楊震因地震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支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明年，太史令張衡上封事曰：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偽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為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聞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順帝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李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灾，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當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歎。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號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之阿母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

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　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順帝以災異數見徵郎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昊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淸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孛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不往則暑不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

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且務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驗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惷不識忌諱故出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而自改本文武之業修祖宗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頑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且如狀對其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當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

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其二曰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其三曰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樂減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其四曰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

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其五曰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又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其六曰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秦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illegible]人[illegible]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

輔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擢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其七曰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萬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厭善則出厭惡則已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illegible]對[illegible]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異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貴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請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而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曆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

出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以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阼以來，

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閭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從使君子恥貧賤而爭富貴，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栗栗，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

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稚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咸否共歎顗，況門臣僕，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

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其二曰：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疏而不失，隨時□□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燒棟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殘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其三曰。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其四曰。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

十九

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爇。比有光曜。明此天見於人之[illegible]。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

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請雨。又禱祀名山大澤。以尚書周擧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群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擧對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搆。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敎。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絶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竪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

二十

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擧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擧等並對以爲宜愼官人。去斥貪汚。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敎。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汚佞邪者爲誰乎。擧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

蜀客者，琅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以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爲司隸校尉。

卒爲諫議大夫。時帝召於顯親殿，問以變眚。張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強宗大姦，以時會討。

順帝時，大旱。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

太史令張衡以政事漸損，權移於下，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異既極，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惟解自奢侈，皆將其戒，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桓帝延熹間大旱，劉茂上疏諫曰：古之旱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白獄，刑擾赦大不安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發於三朝，若善改可以已之。願察臣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奏未省。

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侍中爰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
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
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
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
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謟之人納謇
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
除帝省其奏
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襄楷自家
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
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
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
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

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
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
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
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
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
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枯同
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
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
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
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
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
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

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
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
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
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
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
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
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
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
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
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
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
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

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
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
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
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
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
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
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
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
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
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陛下宜承天
意理察冤獄為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

事天不寿則日食星闘。比年日食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
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
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
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
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
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
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
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
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
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
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
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
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
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
楊秉為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
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
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
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盤遊，降亂尊
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
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奔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
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歲饑荒，災異數見。劉陶時游太學，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
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
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
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
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
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
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
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
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
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
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
之魂，貧餒者為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
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
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
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illegible]
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
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
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
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奸黨，掃
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
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
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
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永康元年。徵拜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

災祥

漢靈帝建寧二年。青蛇見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大司農張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災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奐言。

謝弼亦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殞。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

多坐吏事雖從錮禁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除其禁錮天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郃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忌諱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少府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光和元年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張文上弭災異疏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災由人者象暴政若賢而暴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叙意探指求原皆象群下貪狼殘賊政教失叙或若蝗蟲宜敕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illegible]傳台小國誅矣勤政脩己序退邪臣尚蘇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眾之喜[illegible]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兼禹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講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帝所詔問曰吁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

公卿吉應聞忠言而不存採竭實盡心議郎蔡邕經學深奧故密
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
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
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
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
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
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
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
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
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
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
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
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
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
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
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
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
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
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
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
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
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
邕之[illegible]災異[illegible]上災害屢見頃歲日蝕地動風

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
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
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是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迅身
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楊賜賜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
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
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
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illegible]者陛下
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成妖象若群臣有
所毀察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移忠言不聞則虹蜺
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嫌疑分主邪各得其所勤守斷錯威福
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

時頻有雷震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
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
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
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故
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
易稱安貞。陰氣憤盈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
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
白與月相迎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
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
一。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一。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人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一。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一。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一。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一。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臺閣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一。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

狠三十六日。雍遜轍之者父子丞親公卿臣愛恩之重皆展
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虜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事私之恩。又無
祿仕之實。間隱思遠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
心。義無所依。至有奔軌之人。逋容其中。懿思皇后相戴之時。東
郡有盜人書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虞瑀雜猥。難得
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告。或經年陵次。以冒蹄見偽。或以人
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鬥於道路。天子官屬。宜按處。今振留
有罰取丘墓為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
詐偽。

元和元年，春日食之異。尚書陳禪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
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
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聞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
霧晦暝。比年地震。孛星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
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變。宜有其
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賢。二曰原禁。三曰懲讒。四曰備寇。五曰僭禮。
六曰遷宮。七曰御下。八曰徵利。用賢者宜使州郡安察賢良。隨方委
用。原禁者選擇厚禁。凡諸讒鍛。多杵其罪。可加放黜。中常侍樊豐
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
勅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廣王之家。威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
宜使給足以防未然。備禮者。應變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隆明於義。
懷服災異。遷覓者令。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
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徵
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
時連有災異。郎中宋人寇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
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
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宗輿。志清朝政。
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
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
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
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
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
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
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
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
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
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
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
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
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
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
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
之路。

魏明帝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
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光祿勳衛臻上
奏。以為民耕者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
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
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

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而無庸積，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

青龍中，崇華殿災，詔問侍中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又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凌霄闕成，鵲巢其上，帝以問隆，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時有星孛于大辰，隆又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錯以五福；民怨叶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帝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將作大匠楊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群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

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
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
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
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
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誡懼矣。曩使
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
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
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
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
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微細之初法漢
孝文出惠帝宮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選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
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

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既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
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
齊王即位曹爽專政嘗有日食之變詔群臣問得失太尉蔣濟上疏
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
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
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
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
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
也。
吳大帝時步騭上疏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
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
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

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
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
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晉武帝泰始四年以傅玄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上疏
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
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諫
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
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
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
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
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

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
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
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
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
為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
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遍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
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
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
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
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
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
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 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

書乃悉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裨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雲翕赴討，能制之，唯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于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於武庫井中，帝見龍，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降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武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衛將軍司馬孫楚亦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潛于重泉，或仰攀于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所務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帝詔賢良方正直言，於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脩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摯虞上奏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時舉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東晉元帝即位，時陰陽錯繆，刑獄繁興，著作佐郎郭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辨依爻象，粗有所占，對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

警理有重遝。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犯月，月者屬於刑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膚近，不練內事，斟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沴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濫，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摽。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雊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

斷，可謂令主，然屬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會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沱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群心。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著作佐郎虞預上書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狄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

亂之瘳未有若兹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覽，振紀綱，肇頒
近被上天眷顧，人神營[illegible]，雖在中興，其宮[illegible]命，少康宣王，識亦足敵。
南風之歌可皆，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
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而其可用擇職必舉，高宗文書迎佐，而漢拔
巖徒以為相，義釣[illegible]而師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晉王郭隗而二
士競至，魏文[illegible]而秦兵退。今天下雖幹，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illegible]以可[illegible]未嘗於丘園潛翳而不寫。
所以大化[illegible]有闕者也。
成[illegible]和[illegible]舉各陳致雨之道，廣延上議，以[illegible]開[illegible]通貴
信[illegible]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illegible]人也。義是
以殺伐[illegible]刑罰在於必信，屢賣貴於平均。臣
聞問者以來，刑獄轉繫，多力者則[illegible]延以積年月，無援者罪嚴
其積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放怨，感傷和氣。臣愚以為刑罰貴
速決，遲緩犯[illegible]因重加以請寬猶恐，後務遵節儉，欲[illegible]朝臣使各知
[illegible]老牛不[illegible]有常制，而自頃服官拜授，祖賢輔相，專向唐殺牛
犢，動有十數，群酒請[illegible]，[illegible]服度，傷財敗俗。所關不少。昔殷宗脩德
以消桑穀之異，宋景[illegible]以退熒惑之殃，楚國無災，莊王是懼，斯德
之君未嘗無災，應以信順，天祐乃降。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
元帝[illegible]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illegible]之事，猶冀每[illegible]本
欲[illegible]和之實，於太極殿前庭親執慶[illegible]。尚書左丞孔嚴諫曰。鴻祀
雖出[illegible]書大傳，先[illegible]所不[illegible]代[illegible]之興，承天接神，可以紀行
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illegible]恭敬，留心[illegible]，可以消災復異。
皆已[illegible]行之德，[illegible]神明[illegible]矣。豈須屈萬乘之尊，脩雜祀之事。
君舉必書，可不慎歟。[illegible]上疏諫曰。臣[illegible]史傳，[illegible]事[illegible]文志

劉向[illegible]行傳，[illegible]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
為[illegible]而[illegible]大遠不[illegible]之事，非常[illegible]所祭。按[illegible]漢儀，天子
所親之祠，[illegible]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
詣壇所。其餘群祀之[illegible]在幽靜，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
承明之庭[illegible]之制，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
臣聞妖[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通[illegible]宋大逆度，[illegible]禮[illegible]
則殷請以[illegible]代[illegible]不易之定理，[illegible]星[illegible]頗有變異，陛下
抵[illegible]天人[illegible]所[illegible]嘉祥
之應，[illegible]今日而[illegible]感動之，自然洪
祀有[illegible]其禮，[illegible]其文，[illegible]祀也。
陽[illegible]四時之序，[illegible]令[illegible]違[illegible]今[illegible]文而
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illegible]其失不小，帝不納。又上疏
曰。臣謹更思尋，[illegible]之時事，今[illegible]戎權於關[illegible]狄鄴，於河朔封豕四
逸，[illegible]劉神州，長蛇不恭，鈕鼓日[illegible]，[illegible]人困[illegible]，[illegible]人事其於下，
則七曜錯於上。災[illegible]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越月之
蝕，表見詩人，星[illegible]同[illegible]五行，故洪範不以為[illegible]。陛下今以[illegible]度
之失，同之六[illegible]，引其[illegible]方之重，眷[illegible]萬於禹湯[illegible]日昃
特脩大祀以禮神祇，[illegible]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
號，祀必有義，[illegible]祀之文，惟神[illegible]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illegible]國行祀
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無[illegible]之[illegible]儀注所用，[illegible]非一。若
乖文而行，則眾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illegible]其源，漢侍中盧[illegible]時之達
學，[illegible]法不[illegible]則不敢[illegible]以[illegible]行，深遠[illegible]道幽昧，[illegible]之者難以
[illegible]思[illegible]不可一[illegible]非[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有一[illegible]。三日[illegible]各有兩[illegible]五

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大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眾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眾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

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

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書其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酉小衰困囂喪者，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者，赤牛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陛下宜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呂盟津之美，捐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祥，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秦王苻堅時，大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為尚書。苻融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則可，不容不言。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不諱於一日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惡未緝而名識其言。詩如毛人，鮮克舉之。君子處高戒懼危險，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脩德

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恤外患哉
許生時。長安大風。發屋拔樹。人䭾時宮中奔擾。或指成壽宮門事
開並日乃止。生指言災者殺之。刳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韓平諫曰
元正歲早。日有蝕之。正陽神鴉。脅風大起。霖水旱不時。歉災未息。此
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戾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早垂
百姓。棄纖介之嫌。舍山獄之過。欲敬宗廟。禮公卿。若秋霜之威。垂
三春之澤。則妖回寢止。災自消。乾靈祇祇。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
宋文帝元嘉二年。范泰表。[illegible]正昇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
陛下籍日新以嘉德。仰乾元以顧祉。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為
虐。亢陽愆度。通川詠沉。方同昔。老弱不堪遠汲。傷耕穿井。於祖
輸役重賦。稅無限日。如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
氣不交。豈惟去荒。必生疾疫。其為憂慮。不可備序。宜崇之。以減食

事。至枉帝增罕能有感。上天之譴。未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元旱
三年。及祭其墓。尉由立應。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維
陛下式邁遠猷。思隆高世。[illegible]之愛。務寬枉之獄。諧心下民之辭。
居思幽冥之紀。令諸本開誘鼓鳴。翻察冤訴之言。總執衡之書。如
此則邑桑可繁。荒災無兆。為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
之罪。殷湯以為方之過。太戊責躬以進德。宋景藉躬以消熒惑。斯
皆因改以消災。往事之明驗也。稱未俗者雖為風就。臣恐昔為雅
聲疾。臣當夕不諫。報會反歲。慶得一關。遠微哉少亮。無恨報壞求
達聖[illegible]
二年秋旱蝗。泰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
政事。恐出群心。譯數日。百姓命[illegible]皆以為過其時也。災變雖
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臺府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極。有堂之

獻。娛宮多掠民捕之。無益於枯苗。胃傷於穀。宜臣聞秦穀時亡。無踐
所傷。楚昭仁愛。不禁自痊。卑茂無知之氣。宋均因有異之虎。理生
有由。非所宜殺。古五能為星不行。隨春秋之有所宜。詳察禮。婦人有
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
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貫微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
有所感激。况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
有在。禮春夏教詩。經一而聞也。臣所[illegible]當在入年。陛下經
略遠慮。存民食。入年[illegible]則田野歸入。秋治庠序。入
冬[illegible]多以淹稽為戒。不遠為患。任臣
[illegible]日觀成化。驗其
子[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可採。從
頻天聽。謝作反。則書奏上乃[illegible]

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方早歉[illegible]疫未已。方之常
災。實為過差。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
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
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罪。言動于心。道敷自遠。無殺生割
而雨。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乃所以大啓聖明。雷而文明百
姓。改喉虐之來。有問[illegible]陛下亦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
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
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哀意聚禍。九服
徘徊。有心喪氣。佞倖之臣。假權為亂。宮天[illegible]道已淪。自非
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illegible]其義尤大。足以古
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帶之術。未
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

加之以萬疾。重之以惛愚。言戲辭書。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壹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七

災祥

齊武帝始親政。水旱不時。驃騎將軍竟陵王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民何以爲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殆若遘禍。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釁。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咎。苟以之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要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愆。充積牢戶。暴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爲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強。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夐絕。一垂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因循撫運。誘開受撫。置之度外。不足紆言。今縣單遠代。非復前世。緣殊寡之勢。異以逆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邊調兵。以足軍力。民丁勞分。事乖習讀。廣則積歲無年。遠州兵糧之加。以發徘以歎。怔憂懷懷。貴賤所懷。不宜輕舉。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

□月以有可食之理。甚起發動費役之勞。劉稍覓中以助御中。
力。故舉。無寇自服。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年七月。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百官詣闕引
在中書者。帝在崇聖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來。不欲見。將何為
而來。揚州大中正王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群臣惶不
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是
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
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民未闕一餐。陛下
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
以濟民。朕雖居群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
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
蓋僧。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

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見。陛
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昊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
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今
復遣舍人答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
□□虞必欲使信而有徵。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使命太官欣
然進□□可以近郊之內而愜悅望天。若其錄也。朕之無感安用
朕身以擾兆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
宣武帝正始元年夏五月。有獻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
郎趙邕以問太常卿崔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洪範五行傳。漢宣帝黃龍
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
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
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

將為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
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
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
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
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
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博達之士。
考物驗事。信而有證。可異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眾多。亦群下相
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
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視之而慢。所以致
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
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比。若。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

恨之痛。殘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
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殉。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群生憔
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
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
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賢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
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牢。宜宗成廟。時應親肅郊廟。延敬
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卹貧瘼。罷宮山池。減撤膳飲。
書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賢良。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
祥集矣。帝覽之大悅。
光為撫軍將軍時。天下多□。□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
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

門閭所錫磨叢蓍而代朝菊代之蔬蘭謂表非有根種來駝之留
烟殘遼易不延旬月無拔分所以尊生植落機渥之地草起殿臺高
華之所今稗宇崇墮擅藥工蔬冀於弗加治諸不屬而孤菌歘樓殿
妖趺臻識足異也夫對本生朝野爲入廟古人以爲毀亡之象然瑞
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惟先國興而妖孽是故赤殺拱庭
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興自比鵲鵲巢于廟殿宋殿鳴於吉[illegible]
菌生宮階軒生之正律諸往記亦可爲識臣南西未靜契葉不良亦
旬之內大旱嗟時民物惟身此之甚乎太子肖者所宜於恆伏願
陛下追觀二字感蒙一貫側身讀誹勢聖道節夜欽之祈禳朝御
之勝蓍方富之年保今王之慎則觀乎可以承陰世壽等於山岳矣
孝明帝正光二年嵩光名司徒侍中時顏免黃鳥於宮內端以示光
光表曰蒙示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鶩在梁解云充鶩也貪惡之

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
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
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臶惡鵩賈誼忌鵩
鵩鳩蟹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
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鶩鶩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
梁時或饗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
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
聲哉撫俟婦謂禽爲鵬剪天風哉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
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
清心畏慶放無用之物委山澤斂懸琴書頤養神性帝覽之大悅
孝武帝永熙中有飛鸐之變謡詠漢書罪州刺史王椿上疏曰伏承
[illegible]風[illegible]百辟誠興福於四海家象鄉

切恐在疏論統華[illegible]以霜居伏惟陛下當辟應期馭育萬物水
緩流之非遠等級緣之危始以發曰異求東朝俾上帝下臨感茲
暴豪水旱講默而禽民昧夫作害中秋上帝照臨爲不虛受寵惟風
爲鄉今皇天以之威電有乳微陰陽有所交爭殆行令殊節舒急
失中之所致也昔尉雨千里冀輯收祀之誠災精三舍寧非善言之
應歸不空發宣[illegible]唐維謂善賞存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至
神遠察循賢啓士博舉審官推中儒然啟窮者後使夫涵冰陵川之
屠寡居朗而儀表丹青之位未歲靈加國士絕五羲之民捨日息予
門之費巖巖獵窮熱不遇之士松竹輝獨荊酒吊之思則物見盼靡
人如休奉徐泰貞咸一也無論偶鳥之歎豈不天人幸甚憂抑咸祚
唐太宗貞觀六年帝謂侍臣曰朕比見衆議以祥瑞爲美事頻有賀表如朕
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

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有郡吏
燃連理木煮白雉肉吃豈得稱爲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秘書監王
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焚香以讀皇隋感瑞經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爲
可笑夫爲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國之歡心昔堯舜在上百姓敬之
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
也自此以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群臣皆曰誠如聖旨
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問侍臣秘
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樂降服乘縵而祝幣以禮焉梁山晉
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
大水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
帝時青蛇見御坐[illegible]大蛇[illegible]三百步[illegible]齊地[illegible]入朝中[illegible]

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爲怪耳今於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沴過冬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

時有彗星見于南方長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公誡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星沒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爲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擧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服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旣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惕而震懼魏徵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誡懼反覆思量深自克責雖有此變必不爲災也

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尙食斷肉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郞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旣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遠隔寧謐旣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尙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敎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日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旣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以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人云哲王雖休勿休日愼一日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爲念明選擧愼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獵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道陛下所常行臣之愚昧唯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況雨水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天譴之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知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帝深納其言

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於南陽而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竝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高宗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侍中張行成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

臣衆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頗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旌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

時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憐社稷未以行戒若何太傅于志寧對曰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

武后延載元年以杜景佺爲秋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也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來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備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眞宰相

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群臣入賀監察御史王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味道不從旣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于朝曰今陽氣僨升而陰冰激射此天災也主蕃臣佞寒暑失序成戮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石司作禍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我群官震恐后爲罷朝

中宗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右衛騎曹參軍宋務光上書曰后王雖開諫而不興拒諫則不亂雖開諫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下猶上此所以亂也臣竊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主者即

位必郊祀天地嚴祀祖宗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爲屢見又求者陰陽之沴氣則水氣溢漬虹蜺紛錯暑雨滯陰勝之診也後宮...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親覽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心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頗備...之人其...之不雖災禍變已成雖西國之痛求決...復...尚何救哉夫寒暑應吞皆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市徵巫鼓天道哉必不然矣坊里人乎坊門爲...祖...風雨天工人代力爲虐鼓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殷

庶且富哉職閑則百姓衣焉亏之衣食夫藏之食乎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孤孺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暴政敝償焉因斯侯人窮斯詐起爲姦宄從而刑之是可敗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鋤以黑吏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綏艮刀役久除之極則以數死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者頼擇賢窮早建儲副安社稷元良盛之闕謗議所集精誠患懇氣生災變之適以塞之也如此...可識不宜...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操書...鄉...于...挾...朱紫斂銀賞爵國錄...天道...於未危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孽

景龍二年武平一上表曰臣緣修起居注太史監奏李有隣臣伏見

從去歲以來彗有出入異發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天文志并非休吉之盛咸為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何得不憂惕畏上玄故皇天不言以災告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馳驅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發因心致崇盛族漢之諸后氏恩洽外家從以恩周豐因惠戚臣寄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依既承國姻復加枝葉如華戴金腰珮通來頃之寵秩遵西京之許史光輝煌赫古今所無既陛下薄於親寵降於恩澤臣未忍識諫深於寵貴過榮而損輸抗任遠處而登通朝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昃物有變衰之理是得有輪環之次時不再來豈難久義者永傳之後遵經務攀王室多難先聖考連從藩處居實歷臣諸房弟姪無宗子爵列祈繼穩祿疏封寶週星紀今皇明復輝聖

政惟新旨令恭守國度進承雨露庇影椒房之家階觀望之餘今乃昇假寵靈賜與渥姻伏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降寵禁闕積位高班序但進無退位以此太陰氣侈陽亢又告變臣頃年以來阿諛說遍衆都西京俱有水潦宜以陰氣太盛所致皆王家驕貴權福上書寶氏專權丁傅進權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閻鄧之后皆以恩寵偏深驕盈過溢一朝傾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履霜人救公館依稀恩抑損之宜澤及遠子眾或令安車就第韶符臨州逆之以機樞之以閣近上恭乾乾之場下令親親之道則而彰國圖鑑錄著陳設賢招照罰憚懼皆懷照心不弃篇鐵備官史冊哀緒某申錄陰氣一積孤屢端招柳未絕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猶伏乞及名外郡以遷禮私庭並存識異以劃硯貫臣殊光視淵是複丈大既因災告誡思宗國所採我微言萬預幾

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飢詔求直言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啟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決掃氛埃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亦錫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者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天和是皇天於陛下眷顧厚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以宴安為鴆毒誠頤約以制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升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廄場無蹴鞠之玩野無從禽之樂從遠境罷戎甚之擇撫薄徵賦去淫巧捐珠璧不寶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為怒風雨迭錯荒饉日甚則無以臨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從此羅蹊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紫微令姚崇奏曰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脩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

在克滿加穫蓄急。且河南河北旱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失業之
且討蝗。蝗不能盡。不勉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
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蝗。汴議大夫韓思復上言曰。夫河州縣飛蝗
所至苗輒盡。人皆食至憂。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盡
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以答譴怒。
其驅埋使一切宜罷。崇奏寢之。

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
子然。酒舒闕公褚無量鄙其言以為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
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其畦良擇賢。
罷辭賦。慎刑網。該事。審諂諛。絕逸世則天人和會。災異可息。帝是崇
語。車駕遂東。

七年。日食。帝素服候變。徹樂減膳。因多所貸遣。疏郎吳惠罷不急之務。侍中
宋璟曰。陛下降德音。歸人隱。宋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
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其有德合。臣以
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
甲不壞。官不苟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祈
禳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動天以誠。無事虛
文。帝嘉納。

十四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太子左庶子吳兢上疏曰。自春以
來。元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
災旱。上下蔽隔。庶位逾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
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
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
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兇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賦調大行。是
賴攝廣。法令未革。是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屏群小。不
為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
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

代宗時。米此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衮率群臣賀。中
書舍人崔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聞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
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
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
敵。臣愚以為當令有司察貪吏。戒邊候。則貓能致功。鼠不
害。帝異其言。

德宗貞元十九年。大旱。中書舍人權德輿因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
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請於天地。一物可祈。必舉其禮。一士有請。必
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
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毫
請道路。蕭租多時。雖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
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
則恩歸於上矣。

給事中許孟容亦因旱上疏曰。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群望。而天
意未荅。豈當軫有未至陰陽爲寡乎。竊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
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
賦。則京師無流亡。拯災扞難。又應有察冤滯務。防當還未盡役作崇
飾當釋。未輸貸負可蠲送者免。凡何當撫卹望仰之。以順人奉天。
若是而神弗答歆。歲弗穰。未之聞也。
於帝問禮部尚書崔群所以禳災變福者。群對曰。宋景公以善言

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移過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業自聖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當不德該託諷焉

文宗太和六年大旱詔詢所以致雨者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言曰雨不時降旱陽驕熾皆欲稿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由御史臺推因鄭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者一二者而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之故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遺勁也為人忌之而不遑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窮矣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権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

懿宗時羅隱上疏曰歲旱殿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大為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黑水鹽香滿翁鐘鼓數於坊市門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跼起病榻間以為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若時哉然不可以為辛除矣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誘祠亦已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崇四瀆之宏遠陛下令百執事皆祈禱付嘗不以心祝之雖萋搞萬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存也今以蒲萋爲請者豈陛下詞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陛下之公輔也陛下之土田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受祭祀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萋何以動天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猶陛下有澤恩雨澤可以委曲千之陛下澤恩亦可以委曲千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可以記事也事然後付太史氏臣以恐其得以示蕃狄傳今冒死請退癸巳日張雨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稻野而百姓不賑緩豈蒲萋筆之所及乎昔辰湯之代民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固廿以貸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蜀主王建時奢盛上災異頌曰倉廩者國之本穀食者人之命固其本則邦寧實其命則人富今粒食中皆生蜂蠹切疑在位食祿奪民衣賊戕害人命故天生災異以為警告又蠹皆乘此而行恐近郡不寧乎又怨是錢鏹相怨人不堪命伏願少稽聖慮與大臣恐懼修省以答災異

後唐明宗時宮中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當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非所習也然王者抑禳災異莫如修德帝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

而法之

宋太宗雍熙八年右補闕知睦州田錫應詔論火災疏曰臣伏念臣才謀不逮於古人識見忝居於諫省故不常思精研用答休明去年九月十二日詣閣上封陳兆言事陛下於是下御札俾人宜諭降敕書奬臣敢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再上奏雖入遠而不知達與未達臣言雖於用而不知行與未行今日陛下有所以方端闕至言有所爲方切請直諫於聖旨成修德穰祈臣聞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下而不在陛下且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當也入封奏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則制敕若行之封駁則下之狀任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覈無不精則無為失當被駁不一審則論爲執政之爲制令夕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兩責於近臣而未常咎也臣又見陛下有諸近謀者

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無入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以累異事有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諍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既一致陛下謂昇平自得賢陛下以功業自多且遷月務淺成聖性虔敬不奉無苛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以謂協或可信陛下行一事乃以謂堯舜可繼自謂大位于今九年四方未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無調陛下謂之太平臣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臣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為民求福致天之功有事於太山展禮於上帝人誅雖見天意未從大于禁中得覺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遍布告於兵人近臣固陛下之臣悟之言寧不謂為諫官固陛下憂動之節靜不防從臣所以謂遺補近臣未在理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然臣而居上職而

陛下不用一二今臣在外而陛下委之以分憂敢隨冒陳之靡暇且望有志忠諫諍之本能令幸天若聖心神鑒遠藏陛下處佇待紀綱之諫致陛下專精求理耳之言臣是以再瞽忌襲復仲部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且而等康者展師瞽而不嚴者東肅也臣所謂陛下有拾近諫遂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掌綱不得自人而委員郎房遣近臣專受事而求令錄封章也自此尊康必多聽用必康勵用既康則術制必繁術制既繁則依從者少既家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則由體三不當有如前年敕下令鄰近州府及差司理判官至今年敕下卻令本州仍舊差置又如前年敕下應征科官吏限前得了即與超資限外未了即書降黜即不以縣有大小之分執有難易之征土田沃瘠之不同歲時豐歉之不等風俗動情之各異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概以程限所

拘一例以疊降為定自後未聞限外欠者降一官限前了者陞一人此無乃甚之空言示之寡信乞今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事陛下察而書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若臣下言之則須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易不定是詔恩慮之不精繁多雜擾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書曰聽下以簡又曰擇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臣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眾人也百官若舉其職願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為備員而待之若完缺也[illegible]職若舉則並事從而自理百官未稱則為務從而小器[illegible]上下一心則上下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從生謗從生[illegible]謗生則父子之道或偏睹者為害旁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廢成於怨尤親文振讒謗書陛下固當知

之今執是有辨論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始終全得為上恩信方謂君為元首臣作股肱

諫抵二年臣知制誥詣一奏疏曰臣今年敕差在太一宮用青詞文設醮行祈禱者竊以時雨久愆聖慮焦勞自秋涉冬諸寺及廟郊祠禱未霑咸通以至陛下親謁泉興弼詣諸廟寺觀有以見仁主憂民之旨聖人卹物之心雖災沴流行何代無有而帝慮殷勤不遑寢食令歲以來水旱以然深當震撼以旱蝗之沴可虞饑饉之災此實曠典誠關上侵下之職而獨理未盡下如上之失而頃歲以來[illegible]詔書[illegible]戒天文示變或沴氣生祅昨陛下以天意論告之旨[illegible]行赦總青朝發狀星夕消天不言而感和召影神無賓而應答遠速令以衆善未歸甘而未降人心不寧災[illegible]實甚懇陽乾[illegible]於

寒燠。厲疫乃生於癘疫，民咸流亡，數必翔貴，尚賴陛下聖德深廣
寬容，休徵戾凝，逆招咎愆，然諸國底貢，吏修不然，人心一揆，宜計斯
得何以靜潢池弄兵之醜類，何以制胡虜南牧之奔衝。惟是秋冬大
無雪雨，此乃天意尚欲恐戒聖心，亦深思宜刑罰之間尚未平允，
法令之設尚有煩苛，或力役未息，矜恤或有虧，未盡搪言路壅塞，
姦誣若未必一一聽從王道，雖行承苦，有未安人，人受賜，或刑實過
於常理，或喜怒失於威中，嘉言納忠見破，并擬議任賢，格下或難於
至議。若然，則雖旰食勞憂，宵衣軫念，致致萬務，遑是患於冤賈
小心，尚未臻於至化。今舉大略，六犯宸嚴，伏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今朝廷所言或異於是，諸銘稍嚴於審覆。
令出無偏於改更，以是知急速頒行，無錯行，臣之愚意，豈宜於
此哉。臣之遭遇，妄思負於聖明，是以因事上言，庶裨萬一。伏望陛下
因此時早，更降詔書，引咎責躬，以答天戒，進擢賢良，以安民心，萬或
拒諫，稱財料禁，搜察，論薦登進才良，猛士守方，急使難晉召賢朝臣
與群臣宜選廉任能，或旌則勤勞，或宥闕遺從，嚴屢遷賞以徵惰戒，
加恬恤以備闕之蓄，或深藏之處，士族隱伏之家，哀亡鄉，存恤孤寡
俗苦，善疏冤獄，拔沉冤，閭里再命，投役除冰，寡量優其給賜，俗餉
奉已以合禮，謹修德以安逆，評施惠，敦之臣，詢究災祥之理，務要
求理。正在此時，變沴致祥，屬當今日。若早冷不已，歲歉相仍，豈衆書
蕭。伺隙而動，狀衆難宗，事只為虞，是則國家之憂，實深朝廷之憂非
淺也。

太保兼侍中趙普上奏曰：臣昨覩御札，制于天所謂妖星讃見引謙，
古今莫知所指。自見及著，實不隆學，每以恤寡矜孤，卿等應知敢書。
又云：予思萬慮，冥測其由，或臣等伏接宣喻，同承聖旨，說[illegible]惶恐。

不勝任，其間老臣亦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切虞。一千載之明
君，有何補報，謬列三台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疎遺，寧免祇
星譴異。撫躬尊之懷抱，皆臣下之作為，鄰翳蒙蔽聰明，隱藏苦疾，被
虐者無由拔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難衆議以明知。柰皇情而莫測，隱
護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得罪。令則人心頗欝，上象仍差，起
狂夫思叙一得之愚，廣紀存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惟有今年倍
須保護。伏冀陛下知妖異觀諭，德音使欲編史，豈思優加賞賜，發
此一言之善，須增爲福之祥，今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竊經句
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安諫邪佞之言，深感聖明之德。竊云妖
異，今誠與丹臣竊慮，但是諂說未明真偽。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
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陳，未委按何經典，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
呈。伏望陛下親賜看詳，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並於五嶽四
瀆皆居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歸其丹
封，豈不屬爲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復以尚書
經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到故事五件，謹具分析如後。

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逆則變
為妖星。石氏云：為欃槍、為枯。又曰：彗星者，所謂掃星也。其本
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者或竟天。其狀如幕，亦為孛。孛
然或如紛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
所生也。見則為兵為喪，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
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徧天下，干戈並出，
四夷來侵，餘災不盡，為水旱飢疫，亂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凡
關天象變異，下方必災殃。如人臟腑生疾，必先形於面色，象不
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

一。按左傳云。齊有彗。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簒奪之禍。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又按蜀志先主傳。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峙。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卽可知也。往者熒惑守心。而魏文帝殂。吳蜀無事。此其驗也。

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殂。武帝嘆曰。壽曆亦應天道。

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見於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已上上封事。及言得失。許敬宗上言。彗孛而光芒小。此非國告。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與高麗將滅之證。上曰。我爲萬國之主。豈得推過於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

臣今撿尋故事。閱書窺聽。抑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望陛下動求理道。備出前王。雖然舊星星祆。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陛下親行。變災爲福之祥。乃爲陛下已有如此。則高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實財。須行大賚。伏望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允關世事。否泰相循。倚伏盈虛。豈能常之。聖朝開國。已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偽並變。雖除渠一兩。不亡無一人敢敵。討論艱難。宇宙震驚。舉天。君非聖德神功。何以當茲盛事。又關物忌太盛。前聖不欲恣情。今則表象頻垂。兆民未泰。爭戰勞役。常有弓期。雖昔后修德。本意固無於斯開。而群生遭業。隨緣應有。於感於像。時運以剝。違於聖賢。而不免。兌水湯旱。乃是明時。臣又竊聞。陛下自親星文。咨詢帝命。轉積動天之誠。思罪及物之愚。則知多難興王。但傳說於往昔。殷憂啓聖。方式見於今可。禍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更有誠意。思遠見識。仍須與與數陳。不敢將子解量。伏限言討。賽游氣力。衰羸甘從福術。任作既自巴。發動多有風姚。如或一息不來。使憂一討難措。以未情迎。惟有藏傷。乞於闕聞之時。伏望睛賜。豈嘆賞。將徽細。皆宜奏聞。無緣臣自知。丈貞爲懇。因此合專時有。伏以臣諸將都陋。虛弱罷勞。既不能數生妾民。又不能除兵殄寇。切援秉鈞之任。忽如搔之秋。方既和衆調理。實難安於祿位。伏見前代。每逢天變。必免三公。今遇嚴時。乞行罷免。明加黜責。用激忠良。

眞宗咸平二年。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應詔論事。略曰。臣伏唯詔令內外文武臣並直言極諫。容躬以聞。此乃陛下祇畏上穹。憂勤庶政。懼一物之失所。俾下情之盡達。廣視遠聽。求治深切之旨也。臣雖不佞。幸明詔承德音。有所蘊蓄。豈敢緘默而不言乎。臣聞皇天無親。至者無私。上下合符。有如影響。苟至失缺於下。則天譴見於上。自然之理也。切惟陛下受先帝之顧命。膺兆民之樂推。大孝彰聞。小心畏謹。動遵法度。不懲舊章。所宜得天心。獲嘉應。而踐阼以來。三年之內。彗星一見。時雨尋愆者。豈非以陛下未盡服政令。未盡順天。所以示無警戒也。夫災變之來。必以類應。故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何以知其然。今北虜未賓。西羌阻命。劉爲狂之器

江浙多飢餓之民。應其來犯違禁為賊盜時也。撮聚之衆須使司
平。累宿狗偷之輩。亦嘗逮捕。此無一輩之所以見也。陛下即位年數。臨
朝聽政。軍恩而宥罪。施恩而及無辜。然未彌充幾稍。許行權利山海之
寶。悉歸於上。酒稅之饒。不流于下。元元之民。未盡蒙澤。此時雨之
所以怨也。陛下宜深惟二者之弊。所以然設備以禦之。修政以撫之。不
然。則事有可慮者。蔓延不測者矣。更治而改張之。聖朝尊國四十年。
於地一萬里。經營亦久。然御世不衆。而治成未至。政或有闕。遠者
法制變更。有可改而更張者。雖不敷。豫救修舉其事。陛下當
意而察之。臣聞兵者國之本也。其制兵衆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
勝。此二者存亡所繫也。方今之患。在兵少而兵不多。兵多而戰必勝。
蓋兵少則田疇未墾。兵多則用費不足。錢糧費少而兼致艱難。愛民
財。量時增國用。量入於軍所出者。國而國貧也。夫周公之制用。稱
九年。此堯舜水旱而民所以無菜色也。今郡國關三月之蓄。貧民無
終歲之食。稔不一載。則有飢色。又兼軍儲有餘不足。何以賑貸之乎。
且地方百里。每畝取粟一斛。歲計得粟五百四十萬斛。今切縣之內
凡方百里者百所。曾不無供足其食。而區區運粟於江淮間。餘盈所
得。不過百里之出者。由是而觀。以見農政之不修也。臣愚以為陛
下宜詔三事大臣。輔相天地。燮和陰陽。使風雨節適。又事不作。省徭
役以寬其力。勸游惰以增其粟。毋恣心於賦斂。女盡力於蠶桑。從此
以積蓄。必能積不出數年。自然倉有餘食。而人有羨衣。書傳有言曰。
積財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克。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為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
本土。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歸南畝。則人蓄其所食。
此農政之修也。國家養兵百萬。而稍精選甲堅利。可謂無敵於天
下矣。然自然焉失律以處負逆命之後。軍聲不震。廟勝無聞。土紀
子孫。蒙恥未雪。何者。將帥用命而委任不專也。卒乘驕惰而不習
知進事也。有以見軍政之不修也。夫將帥者主之命者。登壇授鉞者
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
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於陣圖。事從變遷。而指授以宣命。勇敢無
所施。智謀無所用。是以動而奔北也。孫武曰。不知軍之可以進而謂
之進。不知軍之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此之謂也。臣愚以謂疑
則勿用。用則勿疑。謹擇其人。專委其任。有功者賞以爵。有罪者誠以
斧鉞。刑賞斷在必行。號令不用命戮。古者井田之法。兵則民也。
民則兵也。出則戰。入則耕。人各自供。官無所賦。今農人不知兵。戰士
不知農。判為二途。絕不相用。臣愚以為古制不可全取。宜參酌今
便利。酌中而漸制之。況江浙舊有義軍。奉隆見也。擇壯執材取其
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衆。各于郡縣置義軍木戶興
復除。歲時少加賞勞。動則就使召發。靜則任從營養。陛下養之數千
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之天下。孰敢動搖。於州縣本城隨宜安營屯
戍。若不令招買老病者盡放歸休。果行此道。則天下之兵減太半矣。
緣邊人物。氣稟堅剛。便於弓馬。勇於鬪戰。蓋天性也。措置之術。如上
所陳。妙選有文武才略之士為吏以統之。仍以學射召募願為正軍
者。隨郡大小差額。以備城守。止於題纔之間。少屯王師以兼其稍。
亦大減戍卒之太半矣。且耕且戰。足食足兵。削調徵之煩。可免飛挽
之勞苦。此軍政之修也。臣愚以為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富
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
者。不能為陛下計之矣。刺史縣令。親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蓋
三代之諸侯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亦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誠重之也。田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共理委也。上自僕射、尚書，下至京官，本職卑多輕受，未盡當任，不足以底吏民，祿不足以忠賓之政，皆苟且事出因循。甚者國家以刺史之官為武夫之任，有支賜公使之費，兼奏蔭倖府之例，望難其也，而不以授人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文武陞朝官、諸司使副，不啻千餘員，代不乏才，豈無循吏？但未選任之耳。臣愚以謂宜詔執事，精鍊名實，明揚俊賢，各以檢校官出為刺史，不得支賜公使，奏薦僭尼其數，令乃予男之任與民最親切者也。臣未除授，率多冗從諸司吏人，分據大邑，贓賄則莫餘，渴然祿餘則免，將蕪州縣之職，大抵相類，欲其盡誠於本上，極力於字民，其可得乎？臣愚以謂宜詔有位，舉所知，申令銓司，并才是擇諸司吏人，不得授大縣，不得為長吏。凡數宰者得擇其

月入，受空土為其田，俾其衣食之以卹，案章庶足以示眾。事其任以勸激，委其權以□事，漸業教導，專務勸課，歲久用令，文考課之法，以戶口墻城□多少，定其殿最而黜陟焉。如是則人受其利矣。簡易者寧不踏部□者，對有餘。今建置之過也，官吏森羅於郡邑矣，命之煩也。使者旁□於道路，廩祿之費，耗□務之鉄，給何可勝數。無名之賞賜，不急之□作，亦無限量。土木窮其麗，工巧極其淫，他費百端，動計千萬。故兩□之外，悉取山海之貨，酒榷之饒，而用猶不足也。加以教化未甚明，□賦未甚均，刑獄未甚簡，溝澁之佚未甚固，權姪之謀未甚戢，法有議尊之條，吏無惻隱之實，其餘背理傷道，侵文自營，詐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編舉也。陛下亟宜詔輔大臣，以書世之務，如上所陳，湯沐而補治之，曠職而糾正之，使百度正，彝倫叙，生靈泰，社稷安，上下協。章程明，叙建皇極之道，致太平之基。陛下聖

九重，黃扆尊嚴，高而聽斷，端拱而無為。無為者務之始，舜光祖宗之大業，豈不休哉。臣愚以為當今之急，莫若修兵農之政，擇牧宰之官，節軍國之用，講究權之利，稽古以行道，隨時而立法，易權宜之制，定久長之策。陛下撫一統之運，居萬方之尊，號令必行，禁止必禁，數者易如反掌耳。傳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謂陛下生聖功之時，興王道之勢，則陛下躬陛大寶已三年矣。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民，古之人民也。歷代陳跡，簡冊具存，三王已前遼而難見，載籍而下，陛不足數。陛下自視當今事勢，何如漢唐之盛時哉。有土者不可以言爭，有民者不可以言弱。以陛下神聖聰明，賞之以天下之大，而未能比隆於漢唐，竊為陛下惜之。伏惟陛下念王業之艱難，祖宗圖之宏遠，跡布維新之政，博求無隱之言。臣備位周行，宣風外郡，管大之見，冀高明留意之言，頗裨於國體。臣又合

御札云：言者必加旌賞，短者亦為便宜。臣不聞忌諱，輒進狂瞽，謂短矣。事陛下便宜之。

是年，知黃州王禹偁上奏曰：臣除會呂辰，恭冒通籍，既在分憂之任，宜忘祿祿之心，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休咎，宜有非不諱之朝，即犯時之忌。今者不避嚴誅，用陳狂瞽，伏冀聖恩，稍寬死罪。臣本州去年十二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鬥，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便位比徭，伏以降嫌開，行在臣但只隄防監賊，撫平民而已。又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夜，群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鼓聲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兩漢五行天文志等，此辭報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地當大為人君明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竹孽之兆。又云：雞夜鳴主兵革。皆

人聞雞夜鳴是矣。[illegible]水不失其性則有冬雷之變
雷之地。饑饉[illegible]皆[illegible]於傷[illegible]不在[illegible]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
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
將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
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與書星見宜[illegible]奏請於
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為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
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明慶[illegible]入[illegible]地。是天以文象告人
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務[illegible]已下皆見臣書。今黄州有大災異。亦
殊依前發[illegible]不[illegible]於無累於聖明。[illegible]事數言而細中。然恐
戮。今年秋小稔。日下無[illegible]慮。恐應在他時。即合先有制畫。伏望陛下
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于淮甸之間防饑荒之虞。假令災祥不驗。
臨事要備矣。臣又念[illegible]之偏[illegible]政[illegible]虎渡江。臣則有虎
相食。唱。魯衆雞則桑下。臣則有雞夜鳴。百里萬田雨隨[illegible]。臣則有
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少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
人陳奏。臣則有昧蔽之愆。否悲聖慮。無任惶越
六年。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奏曰。臣伏覩去秋以來。京西作沴。近畿
諸處。水潦為災。雖聞[illegible]賜免租稅。又聞[illegible]低下。聞決[illegible]
恤之心。似有所濟。而利害之本。莫知適從。古者有事。[illegible]時慮妨農穡
或遣[illegible]。即念困窮。或有賑貸。發倉除放。[illegible]役免。今[illegible]
今兩家為少閑。軍營防備邊戍。兵皆[illegible]陳蔡汝潁之間。[illegible]
鄉村揀選强壯。得五七萬人。訪聞降宣命指揮。令在本城防守
及至秦[illegible]都數。卽差抽赴京師。非近臣何以[illegible]。如此失信。令下民
寧懷怨望。豈得無詞。况陛下[illegible]。有儒臣時得侍講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微旨。豈有命令既宣[illegible]

而獄官不由於[illegible]若外國差人在京探事。事無鉅細。境外既[illegible]
知。[illegible]而國[illegible]上未得安静。其所謀者。竊古者以民為邦本。食為民
天。今國家[illegible]以失邦本。以失[illegible]傷去食。[illegible]有民天。[illegible]何止
無餘糧。[illegible]以此乘時。此外國所謀之小者也。其
所謀之大者。以關西去年秋歉不登。京東今歲[illegible]。已失國家警敵
之不暇。廟堂[illegible]慮之未精。欲以新舊未[illegible]之兵。[illegible]材勇之將。使
律求勝。輕敵寡謀。此外國所謀之大者也。如以自春以來。多陰少晴
每遇朝風。其來勢且不[illegible]陽春和平之令。為邊塞動靜之占。臣不
既古書。可以[illegible]以經史所言之事。求災祥可見之證。以愚畫裁
[illegible]不得已而用之。民為邦本。不得已而取
之。今[illegible]使[illegible]以災
餘之[illegible]足為戎狄之制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傷乃是盡
名。行賑貸。且非實事。斯乃今日之務。宜慮而非時之患。可憂也。臣竊
見千年不足以聚蓄財貨。十年不足以生育。[illegible]元二十年間。治之
得其宜。則無應治之失。其[illegible]則[illegible]患。非二十年而未得蓄聚財貨。生
育黎元。况臨事欲制。[illegible]陛下[illegible]目之急務。慮非時之所變。示
指以給[illegible]不由中事。出慮外。恐國家多難。有今
日[illegible]陛下指揮。不敢不奏。
[illegible]天[illegible]奏聞
[illegible]以動天聖
仁[illegible]致非徒
[illegible]陛下知
上天[illegible]其遣
[illegible]且念國家開[illegible]已來[illegible]

六十戈之役，皆不得已而用之。然而太平興國至咸平而來三十年，
內邊防多虞，並兵之人，數殆百萬。兵者其義主殺，殺者其事屬陰，陰
氣之盛，不亦宜乎。微念致治之術，惟息兵爲大務。前年北胡之求講
欲通好，陛下不矜兵力之強，不恃邦域之盛，始以安民在念，恐殺爲
事，不阻其誠，許以盟約，由是動植遂其生全，億兆知其休息，然後發
德音，施惠澤，賑貧民，省冤獄，數求時病，精進良吏，飭身思道，不苟於
已。蓋兢兢焉冀昊感，答天譴，得不感群心，召和氣哉，故未踰暮在
有是福應，所謂德動於天而垂象招瑞也。昔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
拱，太戊修仁，桑穀遂枯。妖不勝德，見驗久矣。今陛下修德可謂至矣，
非獨殄妖災，復能致瑞應，斯實我朝之盛，又深前代遠矣。然而皇王
之道，奉天戒，謹休祥，著至而謙德愈下，不恃太平之基而保盈不矜，
大寶之位而兼思理亂，居治必興危思，危者安必久，高斯前代之明
鑒也。古之君天下也，患不治黎元之疾苦，患不知軍旅之勤勞，今
修政遺之興廢，患刑獄之不節，患政事之不勤，患賢愚之不辨，患
諫之不納。今陛下省獄緩刑，極德施惠，崇務稼穡，以恤黎元之疾苦矣，
優恩將士，厚賞德功，解衣推食，推心置腹，知軍旅之勤勞矣，官賞
樹末以奇衷官工，罪御史與不以虛過，制誅賞得其實，所以審刑獄
才。絕修廢之風，舉長才之孤之娛，棄於利而不疑，舍覺之戒，利民而無虛靡
被出患，仁及鳥獸，去畋遊之暴矣，禁府新聲，國伶如伎存而勿廢用
之有時，善達於樂矣，觀書乙夜，求衣未明，躬決萬機，親問十數事
隆者得寒暑，德於一日，雖細風暴雨，不廢於常朝，克勤於政事矣，明
四目，達四聰，群塞罪於權倖，使下情上達，以塞蔽之方，已流聞於天
下矣。延直臣，答言，降詢求，讓謙，開上失，納諫之規，固超絕於百代
矣。斯不亦天下幸甚。陛下誠能宵咸數業，躬休勿休，則瑞運不斷

亦習諂於無窮而青史有光矣。苟異於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
衆人之賀矣。夫善言古者必有證於今，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自古
以還，伏富强之基，居隆盛之運，忽於政事，以致危亂者，不可勝紀。況
今西北兩陲，雖罷征戰之役，然而比夫古者，屈膝稱臣，獻塞內附，則
亦事異而體殊矣。猗不虞哉。臣以謂一星爲瑞，善則善矣，若倚之而
負承平之休，自寬群心，小弛而警備之方，因而不謹，豈惟聖慈之
大失不周知。臣聞三才者，人居其中，乃天地之和氣。人心和，則陰陽
和。陰陽和則日月星辰咸順其序，雪霜風雨不失其時，則知陛下一
言之善，必上動於天心，一事之善，必上契於天道。人君舍動，必豈必
上法於天，法天之義，誠深矣大矣。臣聞稽諸卦，稽之於大易，雖知之
矣。夫乾之體，其陽備焉。乾之用，萬物生焉。人君之象也，非聖人孰能
行之。孔子稱其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天之運行其道不
已。終古如一，未嘗暫停，苟息於一息，差於一刻，則六氣大乖，萬物咸
病。王者之道，亦當如是。今陛下法天之義，亦已至矣。行健之德，無不
備矣。復能念此乾元，終始不易，則萬方受無疆之賜，萬世享無窮之
休。臣愚陋無取，謬道誠淺，然猶名叢服儒，素知之方策，得之所傳，知
君親之義至重，諂道之要至大，故不敢避刑辟，愛身名，殺而自守，枉
夫之詞，聖人擇之，或足以裨朝廷之諮謀，開諫諍之路，伏冀天慈，或一
益於萬分之中，則臣不勝至幸。
大中祥符元年，龍圖閣待制戚綸上奏曰：臣伏覩詔書，受天書者，臣
謹按稽載籍，考驗文字，惟帝德之隆，瑞應將而臨，種見天人之
相接。驗靈祕之垂祥，然未覩昭晰炳煥若今之明著者也。伏惟陛下
道格百王，功高三古，躋二聖之丕業，啓萬世之鴻基，恭孫之孝日隆，
畏翼之心無怠，勤行金道，恭惠恩元，寬仁爲布政之規，慈儉示國躬

之寶。巍巍盛德。不可形容。磐盂令猷。固難擬議。武王壽考。既見丹書之言。漢武虔祈。遂降竹宮之拜。然是上天眷顧。昭彰發應。遐齡之兆之祥。昭示臨民之戒。於鉌景命。冀九齡之足稀。然爽謀俟伊七百之何等。臣叨逢景運。獲睹嘉祥。爲太平之民。已知文章。遇希世之事。實聲聞。啟戴神言。識由通應。萬一有補。是爲愛君。竊以流俗之人。召今一按。悲詭國朝之嘉瑞。復生幻惑之狂。聞或詐託於神靈。或偽形於木石。妄陳符瑞。廣述禨祥。以人鬼之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少君欒大之事。往往有之。伏望陛下端守元符。凝神正道。察內境修身之要。賢五千殽治之言。建皇極以御人寰。冒大和而延聖算。仰叅天眷。措惠蒸黎。

三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奏曰。臣聞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羲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鵰

山鹿畫形。奏簡狀早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者識盡然。上玷聖明。不爲細也。

天禧三年。兼知河陽上奏曰。臣伏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僞屢奉使職爲鈇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以至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中外臣僚及黎庶靡不痛心疾首。不敢直言。臣所以不避死亡之誅。敢言之者。識以佩荷國恩。思報萬一。竊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而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坐誅。漢武以爲誅文成五利。而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亦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于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勝等。皆王鉷田同秀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于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相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應不妄言。今按唐史。自安史亂離。東興播遷。兩都覆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儻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西內。以餧絕。此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明皇以犀哲之賢。疑焉明之祐。禍患微至。曾不開知。豈由在位多年。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復又內惑寵嬖。外任姦邪。惑于鬼神。崇尚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于山中。大臣阿諛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左道師帝。致於天下。用誠不復振。及至祿山犯亂。輔國劫遷。老君寧肯興寶符以安危。排難解紛。見名厚負。鬼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爲。頗似王鉷等事。願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才。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享萬世無疆之休。

時宮禁火災。左僕射王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

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八

災祥

宋仁宗天聖五年右司諫劉隨上奏曰臣聞天地之位陰陽運行二氣至和萬物資始且上天不言不能自治遂生聖人以治之聖人至尊不能獨治遂求賢明以佐之前聖人推誠以御下賢臣盡忠以事上刑罰當其罪爵賞合其宜賦役均平暴橫不作天地之間熙一泰不獲無一物失所則至和之氣爲豐年爲祥瑞爲安寧爲壽考其或刑不當罪賞不當功勞役不時賦斂繁重君子在下而未見進用小人在位而未聞屛黜侵壞綱紀怨讟並興有一於此足傷和氣氣或繆戾則爲凶年爲水旱爲災沴爲疾疫自古常然甚精甚審本則而宮明聖信任大臣一日萬幾宵衣旰食刑必審謹恩無偏私誠宜感致豐穰物無疵癘而乃去年大水包山襄陵墊溺居民傷害禾稼今

年經夏時雨甚愆旱苗欲乾晚田未種兼聞磁州大水損壞城池仍知河北數州蝗蝻作孽緣災若此必有其由竊慮執政大臣措置失所遷除之際或異至公聽受之間或有私欲任或牽不急之務或疑難隨之情偏黨自安彌縫或爽又慮九闕百執官守因循事有依違或公行請託侵剝及於苛細舊怨由於愛憎刑獄之中不無寬枉或從之內豈盡公平或慮諸路使臣州郡守長擬侵漁之夫剗剝下民既校拾之苛碎復事實或文移折變有所不均或配率科率不從由度以容姦爲大體以受欺爲吉人賦役之徒善求迎而無失清廉之吉殊取舍以致獄則有互換擬疑指爲和聽巧詞詭辭自爲辨官商求若訪於吏人善惡混乘於審實是以紀綱失序寬猛不中如此之徒十常五六積其灃鬱有傷至和水旱蟲螟始因此作臣職雖愚昧備位諫官參校古書比方時事上塵聽覽伏願睿鑒惟伏乞將臣此言宣

示兩地究其事類何者改更拾遺補闕臣之職業

六年隨又論星變疏曰臣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上自帝王降及輔相宰制萬物感應天文是以政教乖於下則謫變於上自古聖帝明王兢兢業業不敢私縱者畏天命也若政有失而不改天垂戒而不懼者危亡之道也近者天象變異屢騰群情避殿由敢深叶古典臣雖不知星緯之術備覩史策之文謫見於天警誡人主使自兩宮恤勞于孜七年體貌大臣延納直亮矯諱犯諱者未嘗加罪巧言令色不以究其非恭儉化德動遵典禮故得上下無壅華夷乂安闕政無聞然將在臣晝夜思慮疑者二焉切慮邪佞小人急圖富貴其貪求求探陛意致有階緣結權臣爲表裏謀飾陷於端士朝廷用於明時不忍撓致國家且務致身榮達稱頌以悅天聽動是長府史太白晝見白虹貫日者皆古人精思密探之驗也惟聖聖慮深加審

察邪謀不入奏其自清雖處三聖在天百祿繁衍定王之外封未行離於禁審之間雖在附屬之下北宸無垂無以咸示遠方聖祖貽謀實欲本支茂盛因循歲久未果典章百官內有嘆美三聖董繼勤念伏望聖慈恭皇族中選其賢明依唐朝故事封國王郡王三五人以應祖宗之意用固盤石之基其次選用大臣必從公議古者擬於御史諫及庶民審重之至也至於才高位下公議所歸亦因例合遷六未但久者乃一申命與府以第次行甞者宋景善言秋星乃退商湯自責化爲豐年而況太后聖明皇帝恐慮上天變異不足憂虞臣職在諫垣殊無器識敢陳狂瞽不避重誅

貼黃臣伏見唐堯聖知四凶在朝大舜繼明方乃誅逐是知小人君子自古並生君子多則小人衰而天下治小人多則君子衰而天下危自古治亂莫不由此太平甚少其故何也蓋佞言似忠

謀身巧計。是以小人多獲進用。直言正色。邪佞憎嫉矣。以君子
多遇譏讒。此乃邪正各異。故相憎也。失於防察。禁制斯難。故書
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今兩宮明聖。君子道行。小人之黨。皆不
遂志。多方求進。或受貨財。保證姦邪。上惑天聽。伏乞聖慈。特加
防察。

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太廟齋郎蘇舜欽上疏曰。臣聞烈士不避鈇鉞
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
腹誹。則上下之情不壅。教令之出惟允。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
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容之則必行之。行之則
治之主。三代之遠也。頃陛下留意鳥獸。伏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
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幾於十九。民情嗷嗷。咎在有司。加以
任之失人。政令之多過。賞罰之不當。所違也。天之降災。蓋欲警陛

下。近朝刑獄濫冤之致。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念如是則殺人者
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為濫冤。則又加甚。古者決讞平獄以要本罪。
不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冤生陰。積陰生陽。陽生
則大災見焉。冤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錯下。雷燭四起。霆霹為
壘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禁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
正殿。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無狀
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故事
荒之言。庶幾變災為福。天意及法之間。不聞有此。告當竊知陛下將
計工役。再謀興修。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橫議咸謂非宜。曾
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然所費甚。乃作宮觀。
及其畢功。而海內為之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饑饉
而賦斂入。而百姓嗷嗷困之。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

貨耗於內。徭役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謝天災。天災之已為之兆。欲
逆天意。無災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違於祈禳。能其可得乎。蓋天意
告而陛下弗寤耶。豈知而固為之耶。豈拜詔祈天之語。臣下不得及
覆而量也。今為陛下計者。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
使百姓足給。而寬其租稅。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
修德遠以除凶亂。君無數天不說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德
之日。書責躬。昔漢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迺者火災降
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
朕過。以至於斯。將何辭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不大於宮也。彼
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古帝王皆恐如此。夫天不大上之罪
為是。為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叙。帥由舊章。敬重
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

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而不救。
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其臣之
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
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而內省之。有而改之。知之顧陛下
修過而違事之罪。舜遠之務。後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塞群示天
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盡國體之萬一。陛下宥察而行之。三
代兩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累拾五年。冬。東地震。舜欽詣闕上疏曰。臣昨初到京。所聞河東地大
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壁。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竊感
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聖
接緒。內外乎寧。戎狄兵革。偃息國與未衰。殊未衰亂之際。頓異是
何災變之作。迅速至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

臣以謂必無是事。是亦傳言之誤耳。屢聞一二朝士皆曰有之。間退
思念。天人之應若今之舉。大可恐懼。比朝廷政教昏違。天下受其弊積
陰體不和之氣。上動於天。天於是為之變異以警戒之。使君人者回
心省備。翻然向道。則民安和。災息。是故古之王者遇天地之變。則必
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照明所
作。必諭。有弗知懼。則非常之變隨之。今此異既昏。豈徒徹貳。則王者
宜常恐於遠慮。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者豈有非
賢才。或專成偏以便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豈有不便於民者乎。深
宮之中。豈有除戮不當。或以婦道進者乎。內外之吏。豈有冤滯而有
豎祀頤之心者乎。兪自從遠方來。未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
禁夷狄之事。固未可知。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興論而有聞焉。是何朝
廷知此大異。殊不脩補闕政。以應天戒而安民心。然不如平常

無事。特諫官御史亦不聞從請曰見補陳受言之端以開上心。然民
情岡御數有機議。咸有憂慄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獻古以
為事耶。又念有天下者。未有監古而亂。棄古而治也。豈上位者務在
緣舊。未須與民同憂耶。則又民為邦本。未有本搖而枝葉不動者。豈
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變。天之所為也。民雖愚夫。豈意我災
復思。苦不覺驚恒流汗。甘以世受君採身盡國命。以濟惠憂。以此
難。使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以見范仲淹以朝臣所直臣。果罪中
傷。言不用而身竄。誠為可悲。正是時陛下天下共知職。言事臣今
尚務激切。不避禁忌。恐損益。仍無補於時。因自悲嗟。未知所措
既而孟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悲臣無不為陛下言者
唯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恕之。果能霆發明詔。許
上下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又謂雖有災異。陛下[illegible]講求為

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為善祥也。旬餘日來。閱頗有言事者。其間
豈無切中時病而施一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亦空虛言而不根實効
也。臣聞唯誠可以感上天。唯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
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災亂也。豈大臣蒙
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此則未可
知。今臣竊見綱紀壞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殫舉。謹述大者二
事。務進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將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
言哉。狂瞽乞付臣僚。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
治家者先脩於己。脩己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也。今
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以來。多引俳優與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
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賜予過度則心侈。志荒心侈者政事
不親。心侈者用度不足。臣竊觀國朝祖宗。逐日視朝。時其方務

猶坐於後苑門上。有白事者。並得召對。委曲詢訪。少暑必對。真宗末
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
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効也。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
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誤矣。政事
不親而用度不足。誠大可憂也。伏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而鑒物。
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
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効祖宗之勤勞。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
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
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慎擇。輔王隨自
吏部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超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
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邪謟。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
故疾纏其身。火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由鑒之。又石中立

陵朝行以誅諧自任士大夫有冀其吉語以賈笑
令矣之道輔不問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
不尋畫遣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朝
奴輕笑中國伏望即時罷免別選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媒觀為御
史中丞馬存訥為司隸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用叢攫
且和驕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快意不敢彈
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
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
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拳拳又皆得人
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由而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非有補也
臣不勝區區之至

時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御史中丞王曙恐朝廷議修復
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
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
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
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感悟
遂减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

滕宗諒遷殿中丞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上疏曰伏見掖
庭遺燼延燔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劾火下者於外獄中外莫
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縱尚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
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是累和氣祥符中
宮掖大火先帝嘗索其類冀之法或恐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
虞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藻政以慎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
者特從原免以安變下謝而諸祥來林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

知諫院包拯疏與作既曰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
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為災
異皆以朝廷政令象形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
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盛焰安
起是為火不炎上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崇奉為之德今火焰
之者豈禁衛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或有警其天意者
欲於陛下乎固宜勤精治道謹修人事以答天變可也伏聞道路云
陛下將留遺聚材有繕修之意未辨虛實或擬復增說天下多言謂
營塋奇觀未嘗遠邇未宣可先不急之務重無名之費哉且宮
觀之游自於唐室非古制也若稽先聖真宗理當欽奉則本意固中
靈錯嚴守宗祧可以奉安何須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直罷其
之之理豈悉重固之也然外議紛紜願甚哉衆欲乞特降詔旨諭以
災異以

書又論日食疏曰臣伏見四月旦日當薄蝕陛下特降德音避正殿
減膳節用修政以應天變此誠古之聖后明辟克謹天戒之至意也臣
聞漢書云天垂象莫大乎天災之變莫大乎日蝕蓋日者陽之精人
君之象也若遺德為陰所乘故蝕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聖王日蝕
修德月蝕修刑等云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說者
云月蝕非常比之日蝕固常也日蝕則不臧矣蓋以陽為月法尤忌
之甚是有伐鼓用幣之事救人君或請去燕遊發德音克己責躬
明君臣正上下起納家議以輔不逮如是亦可也今日陽之月而蝕
日蝕而又允陽盛甚史冊繼作害乳大為時非上天有以丁寧垂誡
於陛下耶伏望陛下奮乾剛之盛斷畏天地之大異發號施令審思
乎刑政賞罰無聞於私暱聽斷不惑勤儉為先抑除奢陽防微

杜漸，然後日御便殿，引延公卿，詢訪直言，講求古道，勵精為治，以奉天戒。如此則積異消於上，禍階絶於下，足以導迎善氣，馴致太平。惟陛下留神省察。

按又論星變疏曰：臣竊見歲星逆犯房宿，迫鉤鈐之位，于今月餘未順。按天官書，房四宿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曰四輔，股肱將相之任也。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卯，主豫州，宋之分野。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主歲事，為木德，奮好生惡殺，安靜中度則吉，變色亂行則不為福。或有淩犯，居留不去，咎在仁德未備，誅罰未當。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況國家盛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為福星。房心又是宋之分野。今歲德失度，逆守于房，復近鉤鍵之次，撫細未退，本書亦謂人君猶豫欲有所為而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意，所以萬佑聖衷

丁寧。陛下如是之至，夫變異之來，各有所以，當警人主，猶嚴父之明戒。可不戒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善則災至。要在所以應之實之速，非誠不立，非信不行。伏望陛下奮精剛之德，提獨斷之明，內修至誠，深思天戒。以天下至大，祖業至重，不可謂承平無事，而可以佚豫為治。外則是防之大戎狄，可憂，內則機務之煩，紀律不振。況今政失於寬，而紋在姑息，官弛於苟簡，近下詔命，澄汰流品，而才者未之進，不才者未之退。蓋有司務在因循，憚於甄選爾。方內治亂，在陛下所任，疑四方惟先正，兄左右，未有左右臣，而百官枉者也。中外臣僚其有老懦貪殘，奇刻無從，不當居職者，豈以時嚴選？蓋選溫良博厚之吉，實之於位。令海內昭然知本朝之所重，量不休哉。然後擇庭之中，蘭去幽曠，宮竪之內，裁抑重任，賞罰施令，在乎必行，官德罰罪，在乎不濫，採

舉綱目，杜幾萌，消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禍亂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合天地之協氣，致邦家於永寧。禍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如忌諱，惟陛下不以位疎言賤，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按又上謹天誡疏曰：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分，熒惑犯鎮星於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木成冰。傳詢前聞，固不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月犯太白，熒惑犯鎮星，皆外兵之徵。雨木成冰者，說者謂主陽施不下，適下陰施不上，達故雨亦為之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亦曰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陽失其節，主兵。蓋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也。今季冬而震雷，而霰者，陽不閉藏而發泄，皆失節之異。夫月者，衆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亦主夷狄，鎮星所舍，宋衛陳鄭之分，若金火凌犯，國不為福。況又箕尾為燕，虛危為齊，設或內非其應，則北虜之患，山

東之憂，亦致大為之防。以上頃歲有星孛，以異示近，復有臣驕之變，不可忽也。今四方災異，分亦未復，雖遣使賑攜貧乏，雖給而上下困竭，仍歸伙狁，此乃天意，苟有所感，寧陛下如是之至也。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王者當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察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退而責躬，思慘修德以應之。有不可拔者，則為儲備以待之。故宗社[illegible]下省災異之本，驗休祥之應，謹奉上天之戒，以救當時之弊，則天下福甚。虜之廣，戎狄寇盜之可慮，內則機政之繁，號令賞罰之未該，周宗[illegible]擇賢俊，擢張知，俾廣開衆正之路，屏絶群枉之門，仍選忠耀，為重特納，近自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如此則庶幾稀患可弭，仰聖度，戢微。

按又論地震疏曰：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鎮陽、瀛州五月朔日

地震北京貝州諸處蝗蝻蟲生皆天地先意示變也不虛發也謹按
漢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
之職專陽之政其異孰甚焉又夷狄者中國之陰也今震於陰長之
月臣恐四夷有謀中國者近雄州控拒北部滄州密近東夷今歲以
地震山摧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頃歲前代地震等以異就拒命
近者廣南英連等州亦震而嶺寇內侵皆必然已驗之兆耳臣近曾
上言乞過擇帥臣在得人乞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
守河俾訓練卒伍廣為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懼貽國下之憂患也
況災變之作未有無其應者惟陛下特留聖意
拯為戶部判官時上疏曰臣竊見去冬以來天下旱既為厲而陛下
避殿徹膳累下詔書勤求直言疏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之盛帝明
王責躬罪己之意此亦善焉故詔音所至當謂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感
於下天意聖德若合符契當上穹眷佑之如是則陛下尤宜勵精求
治以脊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
不可不慎也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兩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
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
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臧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陛下臨決大
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
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
治之國無不從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況旱之災天之常數固不足
貽陛下深慮惟陛下留神省察
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
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
秋成絕望此皆天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
水不潤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溺事有知誠曷絕
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孤頻張赫災荒上下皆叛孟謫陽其咎畧
天道指類示戒人豈知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
告殃然變史理化下罪己之詔備順時之令宜群言以導壅屏近侍
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政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
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災
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道行遺以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
屈端撥之紛不出居闈以盡罪重知所在廷之臣未聞被黜對之者吐
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僥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者而嘗曰
官地震水旱之異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太宰為一時之
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和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推任不當耶或
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莫之不然則更選賢才而黜奸邪者
易進守道者難窮政出多門僥倖由此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
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序無敢建白德不明之甚人可勝歎
今異解未畢河決水災行猶循之迹行尋常之事臣恐不
足回靈意至哉古者歲不登則膳災屢至則降服去年不登豐
宜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上封議切禁
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使刊崇私恩更進直道宣示德化以休息
天下至誠動乎上災變決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惟聖慮納之
絳又上書曰臣竊見田野坐入郭郭郊鄉官寺井縣皆湯三言時教聚
以為家公用田獄讞取於民朝廷敕馳之法近於誣罔不以臣愚所聞
似更不甚稽而召其失如今典城牧民有類方面之勢才者恃功取
名以嚴急為術或禪鑄無實飲聚將錄思者期會簿書以吾異是二
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擇則民安氣和

而災息願先取六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罷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冗費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靜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猶鬱而聖言罔感歟

景祐四年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群臣就觀監察御史韓琦上言曰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

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近聞西京南京及畿內諸縣近復蝗蟲秋稼全

損池等未設齋醮此必司曆者陳其象之變以獻于上使陛下聖懷欽畏勤懇如是雖古先哲王觀之感悟飭身正事無以過也臣去歲中不曉禁忌嘗進狂瞽以謂上穹譴告惟增修德政可以除患而致福若禮神究過師仲穢謗非方冊所載消伏災害之暴前奏粗悉不敢煩述今又聞金芝產于化成殿柱率詔近列咸觀嘉事臣竊以春秋之法但紀災異至于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人者聞瑞則意安觀災則心懼意安之蔽則其政息心之懼則其德修聖人垂誡之旨其在斯臣竊伏望陛下開發聖慮特以天戒為事於政教之間思所未至隨其變以應之亦猶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理是也至如珍祥奇瑞雖陛下仁聖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穹昊垂貺蓋陛下寅畏之心生靈受賜陛下憂患之深自然家給人足時和年豐以獲上瑞之報豈不盛歟

琦又上奏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諫議也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赦徒隸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也載籍所記前哲垂誡不敢煩陳祖此舉臣伏觀近者興國寺災延及開先祖殿不踰數刻仰有遺焰伏觀垂象或失經行豈人事之已形致天災之譴蓋其猶影響誅非徒然當是時臣請陛下宜虛宁以求讜言側身以修庶政有功則賞以勸其職事之咎者罪則罰以清其禍患之原甄別賢愚撙節財用抑褻私過度之費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御於必行所以紓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春三京以科赦寬走群望以祭祠祀日者書挾外及觀寺延設齋醮是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煩師命使賂

就祭法侯列在近塞備禦殊乏宜無所慮之人往適祈禳之事徒爲自惑哉請無贅雖陛下欽順皇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銷伏災害之道則猶未爲大張刑綱以賞禎祥之民積國貨以奉世情之業將欲居至尊藏害心是猶卻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舉作照然矣伏苟隱情惜己不能獻忠者使陛下常以禳禱營爲僞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懼災思政之意哉按五行傳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賢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數赦虛僞讒夫爭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焚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此臣前所謂宜科賢否明賞罰謹命令戒奢侈者爲此而言也曷有流化與政之若是而天不降福者哉且地震者以謂天陽也地陰也陽爲君象陰爲臣象君宜剛動臣宜安靜若女謁用

事陛下專政之應。此乃飭宮壼戒宗戚臣鄰奉法以當刑戮又衰秋寄
亦中國之陰也。今震在北。或恐上天致兆譴告。俾思患豫防之為急乎。
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勅守臣。審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斥去懦弱
之士。明軍法以警驕惰之卒。豐廩實以增備峙之具。或曰。今夷狄守
盟。誓約甚固。朝廷有禮物無釁隙。保不驗動。不可生事以疑戎心。
此寬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為國計則踈矣。臣雖意狂踈不識禁忌。儻
陛下聽斷之暇。一賜睿覽。采而行之。少助萬分之一。則臣退就鈇鑕
死無所恨。
時又論星變疏曰。臣近者竊聞星變數見。輒貢瞽見。倘天之譴之理。
殆將百日。不賜妄言之誅。是陛下知臣所陳歸於朴愚而非敢上干
訟也。然臣意有所未盡。更思竭愚臣鄙識。萬一開悟。臣近日又聞
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場。及分遣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設醮。臣
以為陛下猶徇常禮。不得已而為之。是亦達宸衷之孝敬也。臣竊以
天意收變。允是夫異。前世之君觀之。疵情以為祈禳之法。則無救譏
議。臣竊聞別大臣重責下詔以求讜言。側身以避正殿。是以天意
悅豫。轉禍為福。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復恐以後宮中或有宴飲之事。
歡聲沸於常時。稍用減節。不得作樂於天威所當。上安於靈祇。臣子
之心。所以昧萬死而敢言者。正為是也。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
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陛下非天慶會朝不能一
至其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
尊威神也。昔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貞曰。前
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于別殿。詔可。備載經史。帝納
之。即令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
以絕衆求。亦之朝。復存可事之職。宜抑無隱。惡而為報。誅陛下特

震在咸一加料飭少見可否
時又論星變地震災異疏曰。日前竊聞民間傳言。星變示
變。及京師皆有地震之異。亦聞朝廷建置道場。臣自登朝職。因受
變陳事。竊惟陛下祖訓二日。故違近永敢更獻愚瞽。數日來又聞河
東忻州地震。連日大壞官私舍宇。傷損人命。臣慮陛下近歲以來頻
有災異。以常事待之。以為之多出聖念。但命羣臣建道場而已。臣是以不
敢無言。臣思古之賢臣所以寅應天則天見報以德勝妖。則妖何息。今
上言頻煩。竊見以感陛下。蓋欲觀變而懼。增修德政。則時轉禍而為
福。豈其虛發哉。若陛下以為無足可驚。不思警懼之理。或上天保而
且恃則然而為福矣。今罹此之變。知星者必具言其事。至于地震之
理。稽于書史。則大臣專政。後宮用事。陽不足而陰有餘之應也。今朝
廷凡百行事。皆由政府。陛下雖知其是非而不加一聖詢。亦大臣專政
之應。後宮之事非外臣所知。亦望禁其太盛。以答天變。臣願陛下每
觀災異。先詳其理而應之。然後省身之所未思而思政之所未盡。夫
睦倫類以訓九族而能德被於天下。節宴游以謹萬機而勤政事於
天下。亦修身之大要也。輔弼得人而無務勞兵戎。賞罰得中而二柄
歸於上。遠陰慶倚而精擇將帥。擇其材亦修政之大要也。陛下若舉此兩要
而行之。則上天豈不降福而何災沴乎。況陛下昔自相久病。高所無定。
修煙上帝無暇。陛下今同位。上下分聖。不足人言。假令病
愈而出。則中書之事必更紛倫理。蓋才短謀暗而然也。陛下豈不思
求才而代之。使修正紀綱。亦禳消之一端也。又今冬以來尚無積雪。
旬浹之間將及春。序不惟已覺愆旱。寔恐人民疫疾。望陛下躬行
精禱。庶獲嘉應。今舉朝之人皆以不言為利。無人為陛下切直而
曰臣非不知直言之患。然還任之恩不欲碌碌。苟固患人。敢昧死

論列，不與鼎鑊之罪。此望少寬狂愚。天下幸甚。
琦又論衆星流徹月入南斗疏曰：臣竊聞近日司天監上言，占見衆星
流徹，又奏月入南斗中。臣職在諫列，得於風聞，不敢隱情惜己，容默於
位。竊願輸忠悃，有補萬分之一焉。臣聞人事失于下，則天變發于上，惟
明聖之君，覩之感悟，實脩德，所以除患而福至，是猶影響相應之速也。
而朝廷自去年秋熒惑失度，及太平興國寺災，乃命號理禁內，自大慶
殿至諸寺觀，並集僧道以爲禳謝之法。繼之以地震，狀郡遣使興建道
場。近者又聞太陰失行，復詔三京、恤降罪人，於金明池等處亦設齋醮。
臣屢上封奏，極言無益，所冀庸妄之說，少開聖聰。而前月中，梳州又奏
有大風雨，悉壞官司廬舍，復有寇謀于陸，看乃降敕本郡，命修事以
禳之。外方有識之士，必有非笑者焉。陛下若以災異數見，非政教之失，
不可竭對以來，惜酒賞禁以贊罪惡，是謂天戒可畏，靈心必回，則今日

之論見，又何從而致哉。今天之譴告，役役不已，若得非陛下未忘嗜好
之喜，延夫赦者，前覽以爲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行也。而行之則小人之幸而君
子不幸矣。又金銀錢帛出自庫，生青虫，取之以供因之用，尚宜撙節，又
況私貸以資兩省之僧道乎。以陛下之聰明睿智，諒又知其不可。今者
乃舉禳災之術，復肆前欲，適是謀陛下也。臣不敢妄究是誰，但取前史
所載，開陳其端。夫月爲太陰之精，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象
也。故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又南斗者，蓋相太宰之位，
主褒賢進士，是授爵祿。若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衆庶流移之象也。今天
之所戒者，恐宰輔之任未副聖心，褒賢授祿，或失其宜，故太陰爲斗以
應之矣。代天當軸之臣，未副聖心，則政教浸壞，政教浸壞則陰陽失
和，而水旱移時，水旱移時則衆庶流移之心亦從而至矣。漢史曰：宰
相上佐天子，燮理陰陽。戴記曰：近臣守和。近臣調和君事者也。今

聞政府議事，未甚和協，互執所見，或有違之。即如近斷一大刑名，與
特有司之事，又復別召議定，於理則[illegible]，兩執紛競，上煩聖斷，豈
大臣之體哉。廟堂之上，論道之際，必有甚於此者，固非下臣所知矣。
如此而望陰陽調和，君事和政，不失于下，變不形于上，其可得乎。方今
之宜，莫若注意賢哲，協輔朝政，使其同心一意，推用所長，然後賞罰
二柄，更思其中。謂名器不可輕授也，則賞不加於無功；謂紀綱不可
廢弛也，則刑必行於有罪；知財貨之有限也，則量用度而裁之；知
軍旅之久情也，則明號令而約束之。令之出必信於人，一言可裁
必用其計。舍于任使之路，杜諛悅之言，推此以斷天下之務，則陛
下高拱而以太平之基成，陰陽同矣，雖有象緯之變，不行
之矣。宜轉災而爲福，轉敗而爲和，氣矣。臣言不曉，兼恩有報
君之久。顧擇之過，非敢訐上而取直也，唯陛下孰察之。

琦又論石龜疏曰：臣聞甬利軍奏，衛樂民得石龜一，其上篆刻讖文，
略云：道士趙永昌於顯慶元年鐫記，後至三百六十五年出現，時有
聖君治世。並后劉氏令有兒子紹位。觀其文字鄙俚，固不能上感天
聽。臣竊計唐高宗顯慶元年，至國朝天禧四年，方及三百六十五年，
蓋是當年造僞人妄求恩倖，有此判刻，後無事迹彰顯，是故隱而不
言。至今又經一十八年，方爲縣民所獲，即於讖文自己乖謬。陛下聖
明，至明洞已洞鑒其妄，即緣却降下本處，置寶庫收附，乃是未詳其
僞，猶示秘藏。臣恐中外聞知，有以表欺誑之漸，欲乞特降聖旨下本
軍，令知軍當面毀弃訖奏。所貴僞端不起，群聽無疑。臣以其事雖小
而於體大，故敢上言。
琦又論地震春雷之異疏曰：臣伏聞陛下以災變頻數，已降詔敕，
以求讜言。此乃陛下欲畏天戒，憂勞聖心，舊章之間，不勝至幸。臣備

佐諫列近因災變之發累上密封。既懇且忠無敢畏避事順明白本
見義納。臣應應詔而言者雖不即加之罪。而言者亦不用其說則是
與詔意相戾而於朝政何益哉。臣欲望陛下應有臣寮應詔上言二
一親垂聖覽。事知可行。即望早加聖斷。或所見非長及辭涉詆訐亦
望寬而不問。庶成陛下引咎思政之德以欺上穹順道為福之應。臣
前數有所陳。伏惟陛下以一臣之言所見褊淺。未能符合天意。臣竊
不勝忠憤。昇貢狂直。更不敢廣有引援。煩瀆上聽。伏見先帝令來使
陛下可行者。凡十餘。具別狀實封進納。又詔書以謂或政教未協於
理。刑獄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然官有貪墨之吏。御史臺官
搢紳百寮察疏以言。臣竊以四海至廣。非一人耳目所能偏察。若只
許在朝臣寮論奏。實恐言路未廣。臣欲乞頒示天下。亦許所在官吏
條詔言事。附遞聞奏。

劄又上別狀曰。臣伏聞降御札求讜言。求有狂聞之見不敢不竭上
瀆聖覽。謹直述其事條列如左。
一。政府大臣乞選用忠正有才識之人。則紀綱自正。陛下得賢而
無憂。如有不堪其任者。望早加聖斷。賜從罷免。使時政日新。天
下咸悅。
一。賞罰二柄本君上執之以馭天下。若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罰。
是猶寒暑禍福[illegible]而望成功。亦可成也。臣欲乞凡行賞罰務協中
道。或陛下聽斷之際。知其可賞則賞之。知其可罰則罰之。使天
愛出於宸衷。無令國之二柄專為臣下所持而任其威福。
一。近日歲星之災。多因入內之際。或無功而望遷轉。或無勞而求
錫賚。唯國僥倖殊無厭足。況莊獻太后朝尚書懲戒。望陛下廉
明當守而不抑其奔競。欲望特降詔勅嚴行止絕。如有違犯宜

加貶責。
一。今之國用不足者。蓋在於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而所出者無
涯。遂令內外帑廩皆未充贍。臣欲望凡百用度務令節約。及乞
差公正才識近臣與三司詳定減省冗費。
一。自茶法改更以來。連年行銀絹配率。河北人戶生民困竭。明宜
卸內庫物帛。既虧卸指額課利。欲望選差公正近臣參定。兩[illegible]
之法。以濟經用。
一。朝廷備禦之急。唯在西北二邊。其如牧守將帥多非其材。而士
卒訓練未至精熟。乞聖察諭兩府大臣。常切體量二邊牧守將
帥不堪其任者易之。更用才略武勇之人以壯國威。軍兵之出
務從嚴整。無令益其驕惰。
一。竊以陛下萬機之暇。當有宴飲之娛。所以寬憂勞而保壽康。本

然頻數則有妨政事。無益聖躬。亦望節之有度。則天下幸甚。
一。宮掖之間女御之衆。豈無繁冗。從在幽閑。望選其當用者存之。其
令出外。以消陰盛之變。
一。臣寮中有以言獲罪貶責者。必不敢忠非狂。都望等之人。表
望復其職任。使言路彌廣。人思盡誠。
一。消變之法惟修德以禳之。則天道示感應。自古皆無[illegible]
實不可恃以為福。亦望特賜開悟。更思節減。
大常奉司修設齋醮。判三司[illegible]史館[illegible]
上疏曰。天以陽動為之道也。地以陰靜為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
易此則亂。地為之變。乃十二月二日丙寅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
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舍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
里而及郡下。誠大異也。竊惟災變犯而[illegible]治曆者則極而聽陛下憂

勤庶政方夏秦寧而一歲之中占變倂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
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走四方禱
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
之人鉗口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
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
寶元元年清臣爲右正言知制誥上奏曰臣聞王者上承天之所爲
而下以正其所爲君政有治亂天應有災祥蓋天人相與之際甚若
德之盛通乎天子民義實一體昌治之世未必無災殃治之主能以
德應則災爲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瑞之主德不能堪則反祥
爲妖故治亂災祥不可常在德之厚薄耳仲尼脩春秋記災異之大
者日食地震爲先理固逆漢史記日食之時則變見三朝爲尤異者
今月正元日日有食之不幸昌治之辰遂有元異之變正在朔之會

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九 三十一

適當然耶意上天譴告有所屬耶伏惟陛下體德度益謹寧先詞義
競業業于八年于兹四方承寧萬物咸遂百工備職象緒不闕俗語
世矣然而天變如是之大必有中譽以格聖神臣嘗學書考究考爲
志日陽德也君道也月陰德也臣道也等食必於朔謂日月之交會
也會而不食陽勝陰也其在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臧是則陽德君道或有所虧則日爲之食又曰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是則天變於上君愛於下怙不爲變其禍
將甚臣竊謂災之初逆知當食陛下宜出次撤膳伐鼓用幣百官守
司爲營救之禮庶幾天悔其咎陰不爲害今瑞已見歲不可追則當由
下責躬之詔開敢諫之路伏請求陰所以勝陽所以對之理復其
所闕備其所勝絕其萬一可保天戒其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無咎凡言無者言本有咎以能補過故得無咎然習常而致之

人多曰此常數也不足以爲盛德之累苟內朝左右之臣以此安聖
慮外廷進對之臣以此紓官責臣恐非敬天之怒無敢渝之義請
歲河東地震頻年太白晝見考占辨應精稽著驗今爲此變豈安發
邪伏惟陛下深思災異之大博咨政教之闕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待以無諱使之極言言或切至采而行之以之謂能以德勝
災變災爲福者臣竊以霑潤徧寰遠盛且臧在制策宜居諫冶圖書有
能勸不聲竭明君之道應可錄爲天下幸甚
右[illegible]四年待[illegible]也知[illegible]上奏曰臣聞天以實不以文動人
以行不以言以人事順感而人心悅隨也伏惟陛下躬不言之至
德緣積甲[illegible]恭式應文武並用選賜不待求較屢屈嘗而林
各以考塞雷不時流星爲異今又地震并析之郊儀瑲人命甚可畏
也推本天戒必有所由以陛下恭儉實畏勤謹抑藏宜六合治致災

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九 三十二

信臣竊恐之恐在時要有所囊失人情有所壅蔽也將恐慈天之天回
動乎人必當求其實而爲其行誠在陛下與執政之臣力行之也方
行之道莫若先正其綱紀而以祖宗賞罰其刑名在守而勿奪可爲
生治將外刑四海當首自京師故三聖以春因事立制凡百司舉措
著爲程式所以禁防遏姦保律也而或不因一時爲例而成之或因臣
下營私而廢之也既弛捷政成務畜而欲訓齊諸司理表天下難矣
故要在執政大臣持守之也持守之者要在以身率天下先因按以
下醫之意爲爲以子孫之計爲未至公既立雖欲爲私焉得可以守
無一之法除入無肯越竊私謁之路使無僥倖苟悉必爭不以歸地爲
其罰罪惡賞不以恩私爲官國之紀綱此實至要在力行之而已至
於前代用以天地之異變異不廣求厥理而消復之下罪已之詔開直言
之路人人自畏於下則天理順於上此誠今之切務未聞朝廷行之恐

伊用釋道齋醮之文無所益也臣近述孫地其材蒿識關上疏陛下天地父母之恩獲全忠義之地故冒天威輒陳愚悃者亦犬馬之思報也惟陛下矜憐而察之

寶元元年守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知太常禮院宋祁上疏曰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令而神至道失而咎特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降君以祥自恣故至修而趣亡賢主以咎懼德滋愈長而豪牡升祥無益廢咎無害必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告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視法而尊乃有彗孛流星之變地當安而動乃有郡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澄雷豪介福教大異何見得非事有召奸法有階除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兆象告以啓聖心欲陛下弩易圖難緣微暫兼舉招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以先五害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實政直諫不可不究省乃群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始已則邊戎窺閻臣下擅恣后妃將戚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大災興國寺浮屠延燔數相持厲已而盡壞字翁如焉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曰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二四年隨方報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詳察精慮推求其故方本典刑設張上下提携而臣便論老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之戲有蕩析以何業固安假有飢空以何理振敢既致窺閻哥任之特謂誰擅擅恣可防之奸有戚大異不驗何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數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慶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斯言一決宸衷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天威稱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慝當罪賞皆從功恐要之事出于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樹私者必攜傳曰倒持太阿以授人其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味必含言矢之不可收也若夫掖宮戚里宣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戒使恩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益三王之世逢享引慝宣王成周之衰恩恚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救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覽與今古至詳至執參驗昔日著中外暴闡而罪已之間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誠不留於渦遠委遠天戒虛而未喜時越月群下蔑然聞者但引稽黃霧疾夕咀備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精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屢遂為旱矣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嘗詔百執各責所職庶幾天下作某某元元見無任瞽狂待罪之至

祕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疏曰

臣伏覩丙午詔書以靈文流變坤載震搖先春而雷眾異間作陛下惕然戒懼惠所以當天意變下明詔延告庶官凡上列之惘遺政刑之闕失附狂之誠寡問為姦咸使密疏以言悉心無隱約之親臂摩及有司臣伏觀詔書悵然感悅遠惟祖宗造基之法之勤見奇持盈無裕之意勅天之命撫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陛下天資神智英叡聰明紹隆基圖恭承帝業治民祇畏圖問戒逸豫左右儀臣皆聰明睦良協心弼違將順其失陛下可以高拱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輔翼之材因循敷衍偷取一切治而無法弊不甚救沴氣成象變咎著殊還過為獨尤憂於陛下也臣愚孫遠學識疏陋叔違語旨論于篇策綱將探天人之情參合古今之論上原災罰之

本。下陳致治之方。惟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芳饋之下克振聯於
譯孫是由陛下至明豈獨微臣受賜惟陛下留神察臣狂言。臣伏思
詔書曰。星文流變朝臣訪儒不通天官之學謹按前志況春秋至陽
如雨爲王者失勢臣下專恣之應況紫垣太微上帝之座天子之庭
列星布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近臣不恭其職相朋附下僭亂旨
密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載震搖者臣竊考載籍歷世以運地震之異
未有若今茲之甚者謹按前志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
有地震。震者謂不陰夫坤爲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陽道
陰而不能騰朋乘和震且定載之地左王城西北。西在乾位君極所
在。天之譴告夫豈徒發。方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
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悅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
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發猶

陽不閉藏殺泄無度也。又臣月以來日蒙少光數數日不解臣謹
按前志蒙如塵其蒙先大溫已蒙日不見行善不請上蒙有作福
蒙微而風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
出蒙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庶蒙大陰也。臣聞上天無
言。示人以象。人君宜躬應天以實。是故考跡者必本於天論災異者
必推於人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春秋之義舉性以明來執
著而愚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灼然皆見無所疑矣。故大星隕而隕
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不解其咎皆由於陽德不舒陰道專擅下
爲阿比以蔽聰明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排明七事。臣聞之書
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言明王求理不遺丁言也。臣竊肆鄙議以
爲今世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雖而如是陛下幸加意不以臣之疏遠
而廢其言天下幸甚。何謂七事。其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

言路四曰重國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何謂密機
事。臣聞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故
春秋之義譏君之漏言是以人主造膝而對詭辭而出人君明以密
之斷以行之慎之至也。蔣子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臣比見群下之
言事者深言切論陛下或播之於左右或載章密顯陛下多付之於有
司。凡國之廢政得失之跡莫不繫乎二府君故謂臣下之言其有指
摘時病及諸君書則用事之臣必所不悅而陛下更暴其言而露
其章緣是而家諱者有之矣。此豈陛下體輔大臣爲其議於初載躁
外群下忽其言之未然大臣固不可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輕信然
亦不深思其義貪於察其情僞參請理遣辨其威否言苟可行自當
聽納言之未善置而勿揚使下竭其忠勿所見則姦讒辭拜不爾手
下若獻王論曰開于上致理之要何以先此今清廟之對封奏之事

開言爲怨府履端爲禍胎沮忠義之言成忌克之俗人伸復言敢
獻獻下情壅隔國之大禍也。臣深願陛下先務此道以爲立政之本
凡臣下入告之謀宜斷在聖心。請問之言愚慎於尤謗。合大易失臣
之誡防春秋漏言之譏則天下有心之人皆爲陛下用也。其二曰用
威斷何謂也。臣聞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
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故春秋之義誅意之罪以
其擅於操臣也。君人之柄惟賞與罰信賞必罰惟斷而已。故乾體以
剛天行以健故能中正無邪運用不息人君之德配乾而法天當是
取乎剛且健也。以陛下之英明溫敏而濟之以斷天下不足治也。雖
年茲數暴蠶陛下親政革弊去蠹拔材賞忠斷自淵衷不撓于下莫
則立正。臣謂一新天下翕然皆謂陛下天機如藝祖神略如太宗萬
世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陛下寬厚毅懦柔廣容

事存大體。動循成例。臣竊惑之。凡蓋怙權之臣。得以攬取邦柄。故說陛下以為人主之孝。莫大於奉先志。守成規。夫祖宗之所以建長圖。垂謨訓。炳如日星。信如四時。雖百世其可易諸。至于攝紀律。明賞罰。以人云。邪慝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隨權宜。各有云設。或迹存而理異。或法久而蠱生。必改而行。以為無改於祖宗之道。尚安足以為孝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違常守故。非明人之事。因時損益。乃達治之理。昔先王之作為爵祿賞罰。設事而制宜。是以為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寧不能退。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議不能自擬。罪若政無大小。人無大小。施張用捨。一取諸例。足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有書也。男奪之柄。於陛下何有。一吏持簿書按例而足矣。以蓋用事之臣。日肆之處。不才而例進者。收恩在己。才而例退者。歸怨於人主。欲賞拔志氣。擢用才俊。而用事之臣不悅者。輒曰。於例不可。用事之臣。援引親舊。屢被擢用。而人主欲詰其故輒曰。於例宜然。故致今庶事闒茸。混淆賢愚。株雜典刑。都殺名器益輕。于後執時柄者。援引例之說。然無發明之言。臣嘗讀漢書王嘉錯之事。惟錯謀策達。速遠於儒義。有致主經世之志。然不無鏡之口。而史氏不能發其忠。更議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惜。屢痛忠臣之難為也。臣又讀晉書何曾之事。譏其子曰。吾每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謀之道。身而已。且曾為上公。國之不建謀。任其咎。而史氏亦不能駁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悅。使庸欺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誠之無報。淑慝之不驗。其已久矣。又可禍長媒於茲乎。臣愚伏願陛下奮乾威。發天斷。裁正無不忍之愛。采技閑賤之禍。大抵諸小不度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其三曰。廣言路。何謂也。臣聞書美堯之德曰。詢于衆。春秋之義。大君命議大夫之寺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結知於人主。思見知於貴臣。願歸恩於强臣。不願受恩於人主。何哉。特强貴之心。希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蒙陛下之遇者立未及安而已罹禍咎。今夫大臣有所薦。從陛下重違其意。矣勉從之。陛下之有暴遇者。而大臣獨不能以陛下之故。姑收其畏而擯而失之。何陛下之待貴臣厚。而貴臣之待陛下薄也。而又多延善人。指為鉤黨。使陛下腹心無所寄。耳目無所託。義無所發。惡無所彰。元重之漸。漸成於主。陛下天縱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豈其不悟。嘗讀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禍變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馬式。有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史官入聽對問之。言有補理道。即從而納之。此唐文皇致太平之務也。至代宗時元載為相。邪慝不法。懼為人言。因請凡群臣奏事。皆先關白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顏真卿奏疏曰。他日李林甫欲君獨擅權用事。群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顯為條約。以絕言路。以為元載之惡。過於林甫也。惟在陛下闢延諍言。虛心持納。無限卑遠。罔逆騰而有盡。雖犯類而必恕。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言路乎。其四曰。重圖任。何謂也。臣聞書曰。邦其臣哉。此帝堯所歎以為典已。孫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四鄰。此帝舜所歎以為在已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義。以為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均一體。宰相之職。朝夕上所論。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聞君

雖者乎。大臣疾病，君為之變容，上當治疾時，使賜問數賜，告加恩意
禮厚矣。若其偃息臥家，遂辭其朝謁，積時彌歲，則未之有也。伏以合
司為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疾之所。朝廷之儀不可使輕，綱紀之重不可
輕。況今災異荐作，人心洶懼，安危所繫，實在於此。臣伏願陛下為宗社
之大計，略恩禮之小節，爲選德望，考慎所相，應諫告於上宰，示大公
於天下。且自災異之作，陛下憂勞詔設，數降德音，廣諸闕政，數議罪
己。而元臣當國，莫肯任咎，苟安寵祿，以妨賢路，揆義度勢，何以訓下。
自餘三事任政之臣，悉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陛下知臣之明，悉存
乎聖慮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謂也。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
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者主要，卑者任勞，所以正任分，明
體統也。人君逸於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道，九卿分職，群有司各事
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隨，衆務百職，各安其局。今夫律官事

夫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紗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煩瀆天聽。三公不
備其職，而反侵群有司之事，群有司苟謀朝課，莫安所守，上下姑息，
習以為常，偷惰懷安，風俗益弊。臣愚以為方今國體所繫，府而下
分職之重，豈有備矣。而冗冠之匪務之士，蒲綱鮮替否之言，當衡鑑
者循資格而無賢愚之別，無勸賞澄清之義，運計籌者甕空竭而會
銲刀之末，無斂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居弊，由來漸
矣。臣愚伏願陛下少運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弊，宜有所改，擬其機
要，謹其關捩，莫若擇任一定，切摩治本，使夫執白挺者則謀用庶官
之長，列庶長者則各舉服職之任，付之柄而責其効，盡其才而要其
成。官守與司無相侵奪，有廢厥職，必正乎罰。如此則陛下優游太紫
之上，執賞罰之柄，而群下莫敢不奔走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
曰信命令，何謂也。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矣命令者以簡為

重，以信為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易從則不犯，必行則可久，此之謂
為國之要，為政之經。臣尤見朝廷出令，或尋即衝改，或俄復停廢，更
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實害政之作
者。夫謹彰召乎巧詆，文煩所以法輕。今條令重紊，盈乎几閣，日明習
者不能徧觀，況郡縣承用者乎。臣愚慮於正事，雜元元之不達，其咎
由乎條令之煩多而不信，故姦吏因緣而為市也。臣請今後凡諸臣
有請改舊條制，審覆勘會，並加詳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詐之端矣。息傳
文之巧，杜私吏舞制成中有慶矣。其七曰示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
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是故政無失以傾其邦，或有災以
興其國。無災者恣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禹湯遭水旱之
期，中高有桑穀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則以脩德而弭妖。今晝

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備而已。右承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
其阿諛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寵，戒其私謁
之蠹。服著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苟內無小人，倖費無濫恩。四方惟
邊之備。謂小人作業之萌，至于邊防之守，兵食之儲，器械之用，將帥
之材，臣謂宜皆存乎聖慮矣。故臣曰：惟備之戒，與其繫矣，此脩省之
方。揚厲之意雖陛下兢兢夙夜，不忘于懷，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故
春秋左氏傳載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為之
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屢譴之異，衆變重累，
何啻乎山川之災。臣愚以謂陛下宜於常禮，有所降損，齋居澄慮，深
思天意，探陰陽之道，察政教之闕。其在陛下者，臣願陛下勿憚其失，
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願陛下內斷於心，明正其罰，俾參倫咸警，
以激天之福，則七世之廟，傳於無窮，烝民之生，華同於慶賴矣。臣

世罕而言前有陵越之充逆跡而意思有與竹之咎但使臣言一無
聖覽徹悟主心。庶以消塞災國家而有補焉，雖鼎鑊捐軀命而不辭
下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方平請因郊廟致誠以謝災異疏曰。伏以精行于郊，乃陛下所以恭
事天地嚴配祖宗而對越百神者也。故非多儀備物之為貴，在乎外
致精虔內盡誠志而已。自景祐五年郊祀之後，災異數作，三辰失次
于上，五行作沴于下。水旱蟲災于內，羌狄侵寇于外。臣伏思陛下自
攬寰圖，其難其慎，恭儉之德，奉己無斁，惕懼之化，視民如傷，宜乎三
靈降休，萬國歡祉，而天人之際未為順叙者，蓋由左右中外百司庶
職不能盡心將順以德，以上承聖敬，以臻至治。臣聞為福罪己，其
興也勃焉，禍曰陳恐，天不旋日。陽者君也，言人君若發心致誠，上感
於天，其為嘉答速不逾日。臣願陛下惟災異之來，莫必有以因時郊

祀齋居精清，上思祖宗付投基業之重，下思生民託命無疆之意，遠
思前代邦家興亡之故，近思朝廷紀綱得失之體，內思宮禁帷幄左
右之蠹，外思夷狄邊鄙侵軼之患。總此十思，將有違於理，則思之於
己而改，則思之於心而審，至于入廟與祖宗相見，登壇與神祇相接，回
顧恩澤之藹，致辭發之誠，引咎在躬，祈天永命，以示陛下知上天告戒
丁寧之意，誠乎人，天知陛下畏災備患之心，則感應之答，不旋日。
勃興之福，不獨在乎高厚，亦將昭發嘏靈之祉，所見者蓋鄉村庶
緣臣職在彈諫，茂有稗益，消變於既萌，必以良言以已
慶曆六年，方平為御史中丞，奏以臣伏見諸路地
震日到，兩川峽山東河北陝西至于廣南　忻州地震
之後矣，鄰及今適當此際，事若出常雖　熒惑者
帝忘之言，是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　任內外

之象，師無排難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非獨霆疊而已。西北
二虜，朝廷以為大患，故於守禦最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徭作梗
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衛州軍又及島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
輕忽。而又南海交趾，氣候不常，漸強，近淮河，南方之事，理須
經慮。昔唐室之衰，廣有中原之難，始黃巢入京城，而土宇尋復，至宣
至懿宗時，失南詔，諸李璟失於撫御，蠻寇侵擾，遂致用兵，及又因戍
饋食，方鎮叛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蘇此，以至亡
亂。則知事當起於細微，備當成於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今因擾
盜賊，句屏殺戮，盜亦嘗歸，猶安靜以鎮天下。然每忘乎憂，試戮其中
所幸盜，將置撫必不大至，然若因之以遷移，加之以飢饉，法不勝
於姦宄，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巷
等揀刺強壯弓手，宣毅軍，後又總其徒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言李

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空虛，由此一
事之失也。其諸州宣毅忠衆，情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殺勇之所軽
選也。後緣光化軍賊黨，邵興，朝廷隨於遍遣宣毅養者，僅至
悉誌。臣比在密刑，諸州叢刺官殺兵士之某，無日不有。又則諸官吏
知覺，厚小則誘飲，甚則民戶入山林，多至一二五十人，少亦一二十數以
告。當之者，亦收捕叛繳門，驛敷，乃同見殿卒為軍焉。臣謂
官私不和，人從作□，亂□季戰，必有感慨之事。此其亂階一也。
初定強壯，凡係教閱，接力弓等，各常習，役於射之時，既稱僕
人充代，而其強壯，本所□，大作各不點，農業遣雍，情游攬擾里
閭，投便細私，游玩治以遂，為養而冒祿，因藏扇搖，民結
為盜賊，必先此類，唐之黃巢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
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祠，以為祥當之事，或於禍福，往往奔湊相

從褻散遊相嚴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彈詰寬使滿意君旨成
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帥由積
妖而成也。晉盧循葛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
異。儻在民與變矣。此其證可慮者。漢州劉渙請毒士也。恐并邊務之
才。並抄畏毒先宜推擇才畧皆毅克矣漸謀消弭之術。民之先任強
壯藉者。其手法須禁絕獨別立峻防頻闌民間籍多。當時所教兵法
亦合。氣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廟所在毀拆嚴加察捕民之習
妖者。此亦照患豫防之大畧。伏冀留納施行。
劉敞上奏曰。臣竊聞刺議以元日合朔。欲自二十一日避正殿臣以
謂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準禮然後爲允。按三代之書日
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而日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
食居其一。此皆親有變而戒非登此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
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罪。得一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却朝會不
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後。未有先時旬日者也。此憂太過
春秋所譏。今虜使入朝。遠方觀禮。□播失中。或輕爲所覘伏乞詳求
書考於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

災祥

宋仁宗嘉祐四年劉敞論天久不雨疏曰。臣伏以古今之道。惠迪吉
而臣等。陛下親聽萬幾。日昃不倦。與群臣等勤矣。今又閔以天久不
雨之故。降服減膳。躬自暴露。夜郊升壇禱祠。旦旦不寐。此則聖躬之
勞過於群臣。群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未勝其憂。且水旱
之數。未可盡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身以爲未之證
爲群臣代勞。如今萬一當風寒霜霧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
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自愛也。詩書百家
聖賢精語皆一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至矣。是以君人者
及四海爲富。以宗廟社稷除患與之國。雖復如此和氣豈庶
而應先先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衰謹所刑罰所失倉所蓄
天意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陰陽害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慮
於此則臣至愚。而其幾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減膳躬自暴
露。冒風寒霜露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視群臣
百姓如子。群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之故。而自憂不
避災疾。而責方以暴然自苦。不可謂孝。臣雖賤。切不勝大願之心。又以
謂救旱之術。本亦不在此。設致旨陳闕。惟陛下裁幸。
至和元年。以知制誥又上奏曰。臣前月十一日延和殿奏公事。臣論
吳充鴻臚寺本末。而蒙宣諭云。中書怒其太直。呆與合宮。臣其時
嘗奏。書者如是。則大臣欺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若盛
動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
臣所言五日之內。而又京師雲霧霾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
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事辯而

之必震況其不一乎人尚書洪範庶徵惟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徵廣
則蒙氣起以此參者合之益知有異也然皇天保祐陛下未嘗坐屨
以災異隨事無患欲望陛下觀變自咸求諸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
不憂今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
在外畏憚已非當時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燕閒思明聽
塞諸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聞特乞
留中詳加省覽
二年以旱求言之本疏曰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衆多皆扶老携幼
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壅四塞壽疾鶩
聞聖慈憫其如此方救濟此誠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群
心臣猶謂但可寬目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醫爲病者
先審其病源病源不除雖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災旱無蕃
不能相保餓殍枕藉不能自存殭者没轉朽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
原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
者其端在人事不脩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
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除陰陽不和之理而責臣以其
職使之達天人和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
皆已得人所施爲皆已應天則水旱者直無妄之災不足憂矣若天
人之際少有不合實得安然坐視其病而不思救之哉臣嘗
似近其理實切今群臣爲陛下謀者不過責辭示名爲救而其實
亦欲歎聽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反寒率多
常風雨澤愆期秋成不可必矣陛下達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
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嘉祐四年後又上奏曰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難用

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
失所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繫然矣前古賢哲之所莫
能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勵而自天
之爲見朝廷每有奇應佳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懼之
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聖賢將順臣子之常禮而於儆戒吁咈恐
未盡陛下豈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深嚴切誠四方所上奇物
祥變妖孽沴疹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
若其言果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是以廣聖聽如近日雨雪暴寒人
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聖聰明睿智尋原思深順時儆戒不
可不慮也臣恭近列愿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有高宗肜武王畏天
威事雖非之盡誠輔陛下留意於此不勝區區
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上奏曰臣學術空疎才識庸儒謬蒙獎擢遂
賤諫垣苟有見聞安敢緘默伏以日者君之象日食則人君恐懼脩
省損膳徹樂素服避正殿求爲務所失詳自家上封事食於當時
已謂非吉況在歲旦尤爲深災今月一日午後伏觀太陽虧缺既而
觀御樓諸局精可謂人異臣竊聞我使在館欲取今日御宴若用常
禮盛饌作樂是重夷狄而忽天譴殊無恐懼之心臣甚爲陛下不取
也設今夷子有西陛下未欲加責且示戒勸而觀無憂懼恙情如故
然亦之當何如也天之留意於陛下亦猶是焉伏以陛下出自聖
意罷此宴會或恐定制不可違已即宜令或使館旦還蕃
賜御筵更慮夷使已入難於中輟即令之會教且撤樂亦無所妨不
可稱之猶望亦不謂之輕易天文猶見萬姓皆觀謂宜徹樂不出內
庭非張之也故天之災惟恐不達威天之意未可不亦觀變側身宜

不旋踵。非輕易也。如此。則上可以祇警天戒。下可以慰塞人心。消伏
戎人見陛下脩德禳災。傳聞外夷。是為鉅益。伏望道法事一切不用。以
外更乞陛下夙夜戒懼。以塞變異。則聖躬無疆之壽。宗社無疆之
休。臣不勝大願。非因中禾時注赴翰苑。於街衢間見此蝕食還夜。拔
進文字不及。伏望聖慈恕此忽迫之罪。
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趙師民上疏曰。近觀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
陽之常。亦應是天意欲以戒動宸心。臣非蓍龜。不知天道。但率愚意
言之。其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正陽。月掩日。陰侵
陽。下蔽上之象也。詩以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
微。謂以陰如陽兵其敘也。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謂下陵上。僭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
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

宗周之闕。時王失德。今而引於五事有所譬。固當不慮是天之示警。
由人君有失。不然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甚。虐害奢侈無
故。不師古始。若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稽典
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壅之。安致此變。陛下朝
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滔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保
東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為群邪所蔽。庶則優
北之幸也。
慶曆元年。右正言直諫院孫沔上奏曰。臣竊見經春已來。時令失度。
沉陰不雨。蒙氣連霄。日無青色。天光慘黯。按漢書所述洪範云。皇之
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竊議上者。臣晝夜思之。莫知所以。天道難
遠。人事不欺。人心至微。氣感必應。豈有變異昭著。而終無其應者也。
伏惟陛下至明至聖。繫之難之臣。職當言事。心所有疑。不敢自隱。

蒙者之盡虜也。臣又聞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若臣
逾於君。婦陵於夫。夷狄害於正。則有陰蒙之變。蓋人事動於下。則天變
見于上矣。今氣象如是。在陛下尤精勵意。深察所以致變之
因。行所以消復之道。以答上穹降鑒之兆。則天下幸甚。伏望陛下以
表子感傷。宸心悲懼。又將廣嗣是念。仇敵為虞。豈可不於深宮之下。鋪開
珠玉之宮。是沖和未融而結蓄未解也。伏望全神節思。養壽加膳。優
游適性。無憚燕居。節嗜欲之情。戒寵嬖之惑。轉姐於閨閫之上。兼
得適度。豐畜防微。任聖和以為寶。發斷剛之斷。決嘉謀於臣下。蕨
左右於恃中若百孟。先釋宸萬福來同。庶可以克謹天戒。永綏國家
者也。
二年。右正言歐陽脩論澧州瑞木頌曰。臣近聞澧州進瑞木。成文有
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

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有汲叛之
未平。北虜驕而未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
西則洞蠻。南則湖廣。凡與四夷連接處。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
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誅
滅。只是僅能驅散。卻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加
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惶惶。何以存濟。
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
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
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犯。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
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
非星象灾異不虛出。欲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
不可信憑。漸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

蓋其文以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觀方今但見其弊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畢聽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少衰便謂無事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漸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人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海相傚爭造祥瑞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

至和三年時為翰林學士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實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臣以

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大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存者屋宇推塌無以容身纍纍上雨下水累累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溺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者近者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憂悼至仁之心廣為諮訪冀以消弭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召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憂安危禍亂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

之患也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嗣所以承宗廟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大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其材高年長者列於朝者亦衆而為其君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早年子孫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偏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是當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天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慶必大

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冊立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遜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蓋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君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主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天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畏不敢言然而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須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舉朝人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中外臣早

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母，古者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未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愛陛下之極，屬望陛下之恩深厚，屬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謂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illegible]述本支之義。為陛下計之，[illegible]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以禮養之，宜以為子，[illegible]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初議者以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能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illegible]宗社，則水為災。陛下嚴奉宗祀可謂至矣，惟未[illegible]警戒，害至於水。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illegible]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之，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為陛下言。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嘉祐元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廣

一人，形罪己之言，並百辟，無遺策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抑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文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自近有上封應詔論水入國門，大臣奔走，至陵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禳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聰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亦非一言而可明。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多，未來而可慮之事無窮，亦非獨會一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眾賢共之。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然特其大者耳。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眾賢以濟庶務，則天災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昧，不能知人，然眾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貴顯，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雖柔和，內有剛守，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illegible]進人而言行端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皆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眾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名，稍

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
已著，伏乞更廣詢訪，亟加選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
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夫嘗思澤
稍暨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
伏見近年災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說國家將有
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恐懼脩省，
廣引賢俊，與共詳議，未有眾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弭災異銷禍
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西皆有災傷，並當存卹，而轉運司已遣
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差轉運使兼，則但虛為行遣，兩路
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輕重，以謂不遣使路，本
朝廷優卹之急者。蓋又放稅賑救皆託運司，用物於檢不便，盡入運
使，未必皆得人，其材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兩員自相書行職事，又
豈能專意撫綏？欲臣以為選差行遣，自依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
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給，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
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其就委運司，實利百倍也。又國之大事，
在於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
饑，國家之物，官亦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以三司今歲又轉羅來
已有二年備。外有三百五十萬碩未實之物，今年東南既是災傷，則
來年少納上供。此米借之，亦無不可。不惜少少損以濟急時，亦未有
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乞量撥五七十萬碩，與兩
路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二州，只作借貸，候時歲熟，不妨還官。然所
利甚大。此非獨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不勝，伏望聖慈特賜
裁擇。

慶曆三年，知制誥田況上奏曰：臣竊見比來災咎頻仍，煌滲繼作，陛
下責躬引咎，不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走群望，靡牲之遺。竊謂至
誠求當世之弊，驗致災之由，其實在歛重而民愁，和氣傷而為沴。夫
歛之重由國計之闕，國計之闕由冗兵之日滋。今天下兵已踰
百萬，比先朝幾三倍矣。自古以來，坐費衣食，養兵之冗，未有如今日
者。雖欲歛不重，民不愁，和氣不傷，災沴不作，不可得也。昔董仲舒、劉
向以解春秋所書災異之說，往往以賦歛重之所致。今陝西、河北、河東
三路民力困弊，人共知之，臣不復言矣。且以江淮之間言之。今江淮
蠶麥已登，米而貴，民輸斛數計之費，米供一斗之價，物遂大賤，而農
傷。綃已輸米，民間貿易無餘，而猶令復下文配市之鹹，販之家黨不
足，雖而刻盡歸于富，豐累年已來，刻剝不已，民間累貲已遭竭，其充
百料，艱峻陝事，利不可勝計。使聞東南之民，大半中產已下，往往絕
食。民之困窮，致傷和氣。如此而未聞陛下與兩府大臣議所以救之
之術，乃欲以一爐香數祝於上墓陵祭。此臣所以不得已而言也。夫
國之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若不然者，則為冗食。今諸路
宣毅、廣捷等軍，其間孱弱者甚眾，戰又不堪戰，小不堪役，徒使廣
募，遂其實籍，復顧國家之利害哉？臣今竊以遠揀諸路宣毅、廣
捷等軍，其不堪戰者並降為廂軍，廂軍之不堪役者並放。議者必
曰兵驕日久，一旦遽加沙汰，則恐立致亂。此慮事者之踈也。且驕
之兵既不堪戰，則勇猛者恥與為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
有為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顧惜細故而不思
救弊之原。臣切憂之。惟陛下裁擇。
諫官孫甫論赤雪地震疏曰：臣聞洪範五行及前代變驗，曰赤雪者
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

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違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并州趙分地震六七年無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者也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戮殺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奸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盡出之以省嬪嬙宜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

甫又上奏曰臣竊見景福內宮祖宗積經費之餘以備非常之用近歲諸路物帛多入內庫中外盡疑宮中之私費唐置瓊林大盈二庫供奉儉揚奏陸贄請罷之今日景福之積殆類唐之二庫後宮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三司計內侍者千餘人又有私身當不啻數千人矣臣近聞染院計置染綾羅甚急以備宮中支用言至藏庫所積紅羅去冬已絕他物類此則浮費可知也陛下當之主可感動人心以消災譴嬖倖嬪寵恣市恩澤漸以萌大后者臣竊也其餘妍妾兼貴幾有等用物不宜過侈供古寵女色物不制而犹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知諫院蔡襄含時上奏曰臣等伏見自春至今西方先旱白虹地震變異相仍有以見上天垂意於陛下至深至厚臣不知陛下何以報天戒之孰乎臣聞古之人君遇一災異修省德或以六事自責或避正殿不居或減膳徹樂或遣使恤察或求直言於朝究悉苦於下於是轉災為福者有之矣若天之戒告而不懼民之冤隱而不救柔亡事之會其變不可量也伏望陛下避殿減膳以自修省仍降詔書戒敕百官各舉厥職遣使天下採訪闕失或有官吏貪殘而不舉刑獄冤枉而不治賦斂繁數而不均徭役頻仍而不息孤獨無所養流散無所歸朝廷之恩不達於下下民之情不達於上皆得條奏而施行之伏惟陛下鑒前王戒畏之理觀當世安危之勢留意而行天下幸甚

襄等又奏曰臣等近以亢旱請行自古帝王消弭災變之術避殿減膳發詔書遣使者上以為天戒下以慰民心數日頒然德音未降臣聞天地之氣與人相通陰陽不和本自人召今若不修人事則無以回天意而召至和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外有二邊百萬物給之費內有四海飢兆愁苦之人方此公私匱乏之時必無拯救災傷之力將來飢民必衆盜賊必多憂在後思慮無所及既朝夕以來祈禱未應人心如渴天意益高陛下為蒼生憂念非不勤臣等為國思慮無不至凡人有可為者皆勉而為之以救災害況避殿減膳發詔遣使此乃典冊常行之故事帝王修省之盛美伏望陛下早賜施行苟能下悅人心則可上消天譴

四年襄等又奏曰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為孽旱暵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伏念災變之來實由人事政令闕失或動天地以占之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徹常膳深自刻責所以致之之等次之之理以至冊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之此皆消災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契丹驕恚境第中國盜賊縱橫盜劫郡縣賦兵至冗揀將不精配率頻繁公私當之內外之官務為游事而少於恤之心天下之民急於供應而有嗟亡愁怨如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

朝廷雖有警懼之意，然而因循舊弊，未甚改更。今日災變頻數，至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凶爲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而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制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猷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倚用，此大臣之過也。制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見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拙黙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並進而不能辨，四夷交構內侵而不能謀，有傾覆之憂而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大臣不稱職之咎，伏乞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若督責之又無近効，則用更畀冊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別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擢，不能稱職，以致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竄逐，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以振紀綱，上副聖選。臣等謹具状待罪以聞。

褒等又奏曰：臣等伏見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爲孽，引咎責躬，告謝天地廟社。臣等伏念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列其事而言之，終以自劾，乞朝廷遠加竄逐，別求方正才識之士，俾居諫職。臣等待罪于今七日，曾不得報，夙夜惶恐，不知所措。竊以今天下之勢，外有羌戎結連侵脅之憂，內有邊陲守御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斂暴興，生民膏血，掊取無極，譬如投石而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蝗飢荒之變，盜賊乘時而起，將何以禦？今日視前一二年，國用民力固不如矣。況且日備，無有更改救弊之術，後一二年返視今日，又可知矣。昨竊不如今日，其患至大，縱有知者，亦不能爲謀。臣等以諫名官，見天下之勢至危如此，既不能開廣陛下恩信以固民心，又不能竭心大臣闕失以救時弊，是致災異頻數，中外恐懼。臣等上負陛下選擇之恩，下負生靈困苦之望，憂慮終日，譏責論身，尚何顏面入出朝中？臣等乘答實深，伏乞朝廷必加竄逐，以謝天下。

京師旱，知諫院王素請帝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是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素官請不在扇車閣進傘蓋屏從。日甚熾，埃氣翳空，比與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

參知政事范仲淹奏災異後合行四事疏曰：臣近日屢聞德音，改更

災數見，以天罪己，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解表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推忠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竊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咸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弊，民怨叛哉，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愛生靈，聖心已行克勵之心矣。如更行克勵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必還見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能引以德自見，擇用一德。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災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雖秋，繚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己，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速議，臣請行此數事，以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曰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勒之，昏懦者逐

之罪。能法擇吏而糾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
官吏有最上件之殊，希意望進，或矯偽廉節而爭為猛政，求
暴事之名者，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條文。政尚虛聲，人
受實禍，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
天下怨叛之本也。恭以天下怨叛而亡，須以救弊之弊而興。臣
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劾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
中，別選察己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有的
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升任，或陞陟差用。如此，則天下官
吏知陛下憂恤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
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今刑迪
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使乞納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甚多。民訟不能辯，吏姦不能防，

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計其虛實，豈能盡
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十百事中一
二事耳。其奏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
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
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
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為來戒，豈虛言也。況
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等，切
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
奏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
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
誤可存留者，著為例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達，遂使提點刑

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及時收
糴。每有災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賑
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要，本尚務農，
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
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州縣糴以防災沴。并詔
諸路提點刑獄，今後須管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斗數
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交割後方得起離。仰司農
寺常切糾舉，及委轄臣等，速定勸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來，官禁
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
私販者徒流，兵捕盜取者殺戮，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
與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

旅，則增息非多，而國家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命。所聞臣請
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
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仲淹奏乞災異後合行頒決刑獄等六事，略曰：臣今早親聞德音，謂
從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詔臣等擇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民之
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illegible]。[illegible]明德之要。一曰：[illegible]發藏特
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己，祗畏[illegible]，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曰：
遣使四方，疏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illegible]。[illegible]詔天下州縣，散吏訪問
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恤。四曰：詔逐處籍出降之之家，察其寡
弱，別加存養。五曰：邊陲之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曰：詔
諸獄於今已後赦恩，除放者官司吏不得催理，違者當史科違制之
罪，自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詳察。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慰民心，上答

天戒。昔商中宗彝穀共生於朝，惟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illegible]者十六國，號為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五年，御史李京上奏曰：臣伏以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商大戊之桑穀並生，宋景公之熒惑退舍，無以異也。然臣近竊有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虜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復入地，避群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數遣臣備夷狄，戒輔臣[謹]出令以戒禍於未形。夫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必有假媚道以蠱惑天意者，宜丞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罷擢準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

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胡宿言：陰陽五行災異之占，足上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

七年，知潤州錢彥遠上奏曰：臣伏睹兩浙轉運司錄三月十九日詔敕節文，以今春大旱，恩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言當世切務者。竊念臣近以直言極諫登科，思權不次，敢自緘默，苟養資身。謹條古今急政要事，求旱原本，少當千慮之得。臣聞天地有常數，陰陽有常度。當進退盈虛之際而適均等，則氣和；氣和則風雨時；風雨時則萬物育。然陰盛則水，陽盛則旱，二者皆然之理。故陽主德，陰主刑。德不可以獨任，德過則弛；刑不可以專任，刑過則傷。天之愛物甚矣，春夏生之，必秋冬以節之，所以相為表裏而成歲功。求其端，正其本，實人之事。故在易之泰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言泰極則安而無節，無節則過，其害猶不及也。惟元后輔相而裁成之。春秋魯僖公之三年，春王三月，夏四月，尚書不雨者，以僖公能克己求過，放倖臣，理冤獄，精神感天，不雩而雨，故聖書不雨以旌之。此聖人精微細致，謂天人相與，應如影響，俾人君戒之謹之之旨也。伏自陛下即位二十餘載，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適，承近侍備諸守法，未有專擅之失。前歲地震連歲，閩諸蕃寇及荊湖猖擾千里肆往，特定實之異，未有大於此者。今復大旱，以臣愚料之，非他也，蓋天意陛下貫誠以國家備邊之術未盡，果救民之吏未盡良，天下之民未盡安。上天毒盡陛下，欲因而大治，故先出災異告焉。陛下如天戒所在，因而修之，則宗廟社稷之靈無疆。苟簡忽大事，規規然用之，言事誠常膳避正殿，臣愚謂非應天以實不以文之意。臣願為陛下列白明之。臣前所謂禦寇之術未盡要者，夫西北二虜者，我之堅敵，天性驁悍，以戰為生業，非可與以前事爭校一旦之命。且古之所謂夷狄者，猶今服從於羌夷耳，來不遠馳略，光弱易虞。故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於戎狄。逐出山後，諸鎮元昊盜竊武[靈]，銀夏皆我之州郡。其侵侮車服等上王，結與漢同，欲加以日夜伺我閒隙，伏我亡敗，遂其深心，非此賊略害産而已。往時元昊負恩不服，朝廷責戰甚速，出入五載，遣臣未有救首虜者，而天下已耗然困矣。下及牛馬諸畜，皆殘剝罷極，由物可知。然納款錫命，亦朝廷不得已而為之紓一時之患可也。我當被之以書戒，節財當用，諸邊救失，論長短利害以

困虜。而臣見自元昊之叛，上下安然，罷擁擁豐洛，專精錢穀兵之官
備邊。長吏皆以次補用，不復銓擇。士大夫高冠博服，私言律旅。臣恐
一旦北虜負恩，棄刺送元，西結元昊，爲道並來，則國家之力未易支
也。臣嘗中夜以思，寒心疾首。臣恐如景祐、康定中待元昊之謗，則始
矣。北虜土地廣，甲兵壯，而黨多，非元昊比也。臣願陛下無輕待為事，
不稍備，不可慮救。此陛下宜深留意。而又湖廣一道，蠻獠雜類，隨其
戎宮劫掠生民，流離顛沛，發督徵軍，積百出，而置之不問，但責一二儒
生，非有奇謀秘略，但能治文書，辦期會，深可歎也。亦用兵三年，未聞
尺寸之效，歲月持久，其憂不細。惟陛下以此三方之患，因天武之明，
命大臣講長久之計，以安元元性命。天下事甚，臣前所謂教民之吏
未盡良者，先生民之命，舒慘休戚，繫之刺史縣令。雖遠近闊要，有
郡縣大小，然耕田鑿井，出租納賦，皆陛下赤子，而守吏之失，則一方受

奏議卷之三百　二十

弊。旦夕利害切於身，飢寒偪於內，彼不起為盜賊，則官危苦毒死而
死。況苦愁怨之氣，所以致水旱。臣伏見江淮諸郡，遠近容舊曾因家
之外，府而守吏年七十者，十率三四，往往耳目昏蔽，神用耗竭，罷癃
備位，以主田耕，食為意。縱有心力克壯者，則侍其年齒，厭棄吏民
夫長吏執千里之柄，而昏蔽耗竭，則必輸其柄於下，而吏操判史
之承而滋良民之所不堪，甚於長吏之自貪也。江淮一方，計之亦戚，
如此，況天下郡左右地乎。況縣令之猥眾乎。臣願陛下急擇其門闕
功狀，命之緣辭致仕，優賜子弟官秩，俾之自養。精擇天下良吏，以推
本之論也。議者特云國家恩養老臣，不當如此。謂之曰：古之養老，盡
賜珍膳財帛，豈任之以政事？且陛下胡忍以老耗百千萬不忍天
下千萬人，安其弊頑。陛下思之。臣前所謂天下之民未盡安者，臣聞
隋唐之制，有戚租庸調四者之入，自楊炎變兩稅法，天下窮受自王

代。迄今斂名雜出，兩稅之法漸弊，民已竭力供矣，加以非時配率，和
市和糴，殺利益歸官，而主計之司未復議，輕重均輸之法。兼用兵之急，
唯督取諸路緡錢之用，遂濟經費，專運以從四出，欲迎郡國季書
風，吉竭取乃已。殊不知錢者所以通流移用，則利入公上，民得貿販，今
四方之錢，月取歲輸，一去不復散天下，之民愁苦窮困，尚業復榷商
算課入益繁，此蓋專取緡錢之過。平日已言，置不足濟，饑饉水旱。
在先朝，請常患其弊，嘗有三說之法，俾商人入粟塞下，算請受邊若干
物於內，郡邊食不復給，緡錢則天下之貨遂乎，其三說之法到今有
司，辯延遠事，先帝請臣皆能言之。陛下果而行之，然後詔主計者，講
利害輕重之術，不許專取緡錢於諸路，俾百姓息肩，易曰：何以聚人
曰財，所以厭人心而天下和平矣。再念臣身遠處，省緣陛下詔書
而言之，故安危之語無所隱避。伏願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諂忌罰

奏議卷之三百　二十一

陛下意。才俊謹明賞罰，庶幾災異消釋，導迎善氣，天下幸甚。
宋庠上奏曰：臣伏覩聖旨，以星文垂見，特開寺觀三日，令臣僚為民
祈福。仍許士庶燒香者，伏玩詔旨，顯見聖心同堯舜之匪常，恭神理
之中。臧特使祈請以示懷，除然珍宇大門，都人聚集，群優雜技，夠聲
賈逼。遂移清靜之場，翻為遊玩之所，閭里咍笑，目為奔驟，甚不副陛
下側身修德之本意也。臣聞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恭天之渝，不
敢馳驅。今都下以燒香為名，士女填咽，奇謔戲褻，莫司以祈福為
名，輦馬遨遊，奔競馳驅，矣若令鑒觀在下，氣渝為災，以與應天恐懼
不類。臣伏乞今後或祇若天譴，只令宰臣以下恭詣祠廟，齋心祈祝，
吏不令士庶喧譁寺觀，庶可銷除復咎。中建至誠。
殿中侍御史韓贄以時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錯王總
群吏，如歲四時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

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之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脩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息而威德日起矣

皇祐元年昭文館大學士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等上奏曰臣等各以非才忝居大任不能輔補聖政燮和陰陽以致星文屢有變異下傷人事上貽聖憂陛下曲示包容未賜罷免實以未效使之極言詔旨丁寧廣恩寬大既受伏讀兢惕失圖恭以陛下堯舜用心爲湯罪己欽若天戒增修聖政彌災召和宜集休應聖詔曰德政闕脩刑賞差濫臣以謂刑不爲貴近而屈賞不可僥倖而求則無差濫矣刑賞不濫則德政自脩又曰人有冤滯而無控訴之路民已墾田而無寬恤之實臣以謂人有冤滯若由郡縣及按察之司節級陳訴若稱未伸又許投匭極訴固無壅遏之理然更須州縣官吏常得其人爲之伸理則民絕冤滯矣今冗費無藝國用寡乏故歲一不登下民艱食雖欲恤之而力不足也若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及兵籍官吏之浮冗者稍稍汰之則庶幾國用不乏則可以有恤民之實矣又曰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紀綱不振臣以謂爲官擇人不使僥倖者求而得之久於其任考其殿最而升黜之無使屢遷速易不爲苟簡之政則職務焉敢廢弛祖宗之法備在典冊舉而行之似若甚易但不爲權倖所撓則爲至難苟上下一意守其典章堅如金石行此號令信如四時則綱紀振矣又曰科役煩重賦斂暴刻軍政簡惰而莫爲經制臣以謂前之所陳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汰兵吏之冗則國用不乏國用不乏則可以省科役之煩重州郡官吏常得其人雖有科役亦不至於暴刻矣慎擇將帥精練戎旅撫馭士

卒不務姑息勿使貴臣監將統於其間則軍政自肅而有經制矣又曰號令輕出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以謂令出惟行慎乎始出出而不慎故行之未安近歲以來蠹弊頗甚由議臣輕建言而須必行行之無効而終無責或雖有嘉謀而事無近効人之多言輒爲沮議朝廷不能持之故多中變循其事狀此類尤繁衆賢任宰相之職宰相不能悉知其人但當慎擇臺省長官及州縣大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又曰恩倖妄求而不抑此臣今之所急臣等竊曰議之矣又曰恩澤旋壅而不流臣以謂朝廷推恩靡不下究蓋恐郡縣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物合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不釋如此類者更宜申明聖詔曰特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擇其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宜具條上朕當悉心詳究即議施行者以見陛下求治之心勤切之至所恨臣等空疏不能上副好問擇言之意不登羈恩殫竭有所補然今所陳者其大略蓋慮繁詞綴成虛語徒煩容覽無補大猷臣等欲將十二條事目舉一兩條如近令更張振舉事件逐時而奏要曲盡陳所言之由行行之必當斯亦義爲事陶于謨都俞之義也臣等不勝區區聖詔曰德政闕備刑賞差濫臣等近奏以謂刑不爲貴近所屈賞不爲僥倖所求則無濫矣臣等竊略舉一端如往年蘇舜欽劉巽以進奏院賽神輒用官錢即皆坐除名去年翰舜賓宋永宗賽神亦用官錢其罰當與舜欽等均而曾與等止得見任近日史昭文等以不覺察手下人吏取受稱場錢物衝替未得與差遣等有監稱場官閻經隆等却爲昭文所發亦是不覺察事與取受二例衝替而昭文即時却令與差遣其同事馮經亦連茹乎後而繼隆等衝替如故此蓋昭文曾與輦以親近而從輕罰舜欽經隆等以疏遠而受重責又去年親事官作過皇城司官吏當坐重

責。然皆是近臣貴戚。止於降秩補外。才逾年即皆復職。或更遷官。往
年張洵以保州及李歇事降黜。雖經大赦。至今未復舊職。官體則皇
城司事為重。議罪則張洵等事為輕。升擢廢棄。理似未均。不惟刑罰
失平。實恐貪倖壞法。臣等以謂今後用法理當振舉。更務均平。貴與
之徽。則如近日司天監周琮李用轉止以選擇日辰。便乞轉官任子。
醫官別無勞績。妄乞額外轉遷。如馮琦潘象蘇惟和沈遇明之輩。
陛下聖斷。皆與裁抑。然未悉如先朝之制。及前後條貫更令申明遵
守。聖詔曰。人有冤濫而無控告之路。臣等謂人有冤濫。必由郡縣按
察之官。循級陳訴。若未申雪。又許檢鼓院投訴。計無壅遏之理。今欲
更敕約轉運司提刑司。凡有理訴。並令子細究詳。如事理稍涉重枉。
即選官就近覆勘。勿令煩擾海延。允致貧窮無資。不能詣闕者。抑而
無告。聖詔曰。民已困匱。而無寬恤之實。又曰。科役煩重。率或刻匱

等以謂國用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困匱。民力既困。國用自此殫
欲恤民。不可得已。臣等請言其國用窘乏之由。恭惟祖宗以來。重兵
與吏。及賞賚賜予。皆有定制。量入以出。故財不屈乏。自慶曆用兵之
後。添募新兵幾四十萬。數年以來。雖逃亡減廢之後。猶不減三十餘
萬。每歲所費衣糧錢物等。共約三千萬貫匹兩石。衣賞養之數。不在
焉。然自慶曆二年後。來添給二虜金帛。每歲共四十餘萬匹兩。加以
頻遭水旱。優除租賦。則國用不得不窘。故國用窘則科役煩。科役煩
則民力困。今將恤民之困。寬民之科役。正在省冗費而已。省冗費
之大者。在減冗兵。臣等已曾奏述。欲於今冬別立揀兵之格。審降付
遞路轉運使。使主帥者。依常年例。計會帥臣。同共依新格揀選老弱。
以減冗費。其次則罷不急之土木。停無功之賜予。抑僥倖之求請。省
員外之冗官。衣服用度。務從敦質。多方節約。諸事簡儉。年歲之間。漸

期足用。國用既足。則科役不煩。則是恤民之實矣。聖詔曰。官局具設
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臣等以謂官得其人。職務自舉。
選才任官。正是臣等之責。若官須擇人。不甚拘以資。他事須責官當
時校其殿最。三載考績。必行黜陟。百官備能。孰敢懈弛。臣等請略舉
其弊。只如省府之官。及外計之任。近歲以來遷改頻速。有如傳置
郵舉職。所以務為一切苟簡之政。而職業不得不弛。臣等欲乞更須
詔敕。約束中外之官。必須二年之外。方許遷替。考其殿最而升降之。
若特敕擢才。則不在此限。所謂典章者。朝廷之大法。祖宗之舊制。舉
而行之。執而用之。豈有綱紀不振哉。蓋近歲已來。緣貴倖之臣。重大
法壞舊制者多矣。臣等略舉其尤者。祖宗之制。官有定員。今員外而
置官者多矣。如勾當皇城軍頭司及醫官使副之比是矣。又倖雜之
法。各有定制。等級嚴固不可差。今則有任觀察使而請留後俸者。

如此之類。其徒寔繁。臣等欲乞今後更不濫舊額而置官。違本官而
受俸。一守祖宗舊制。不為貴倖所侵。則綱紀振矣。乞特頒一詔。敦慶
分。聖詔曰。軍政簡墮。而莫為經制。臣等嘗謂慎擇將帥。不務姑息。勿
使貪臣驕將害之。軍政自肅矣。聖詔曰。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臣等嘗
謂慎乃出令。令出惟行。若輕出之。必有未允。則數易屢改。此為政之
大弊。若近日錢令鹽法。偏弊不細。而建言者謀之不熟。未嘗有責。此
所以致輕改作。而易受弊也。往年建言諸州招刺義軍。去歲卻揀配
諸軍。人心驚惑。其始不能審慎。致不數年便有改易。臣略舉此數條
蓋事之稍大者耳。聖詔曰。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等嘗謂舉賢擇才。輔
臣之職。輔臣不能悉知。眾才惟當慎擇臺省良官。州郡大吏。使如近
制。各求所知。庶幾無遺才矣。然臣等敢不益勤奉思。博求才智。將期
得士之美。上副任賢之心。聖詔曰。貪倖妄求而不抑。臣等以謂近臣

責成醫工卜祝及諸司人吏因緣請託。妄述徵禁。希求内降。如此之類。責守條制。一切裁抑。則官邪之路可以漸塞。聖詔曰。恩澤旋豐而不流。臣等嘗謂凡有推恩。靡不下究。猶恐州郡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物當除而未除。流貶之人可釋而不釋。臣等欲乞應經前年大赦合放負欠物色。如省司以未見條明文字。州郡以未受朝省指揮。至今尚行催理者。速令勘會依赦蠲除。編配之人。除屬提還路分外。有已經量移情理輕者。令具元犯奏聞看詳。依赦釋放。

三年。知諫院吳奎上奏曰。臣竊見近歲以來。水不潤下。蓋職獲是皆陰盛所致。陛下寅畏天命。宜推善祥。而反應以災。然其故何哉。夫帝王之美。莫大于進賢退不肖。賢者進則君子各以類升而陽勝。陽勝而善祥可致也。不肖者退則小人各以類伏而陰斷。陰斷而災沴可銷也。今天下之人皆謂之賢。陛下亦知其賢。然不能進。天下之人皆謂之不肖。陛下亦知其不肖。然不能退。重以内寵驕恣。近習回撓。奸放蕃熾。奸邪交傷。陰盛如此。災害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采。皆沮抑而不行。又從而媒蘖譏之生事。如河北河東邊戰。行路之人皆已傳布。大臣不以爲事。至執通判傷延捻然後倉皇議救。路之間移易官守。立重賞以募之。未亦晚乎。事將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幸陛下留意。